首都圖書館 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29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29

学苑出版社

PDG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29册目録

吴越春秋　三—二九（五本—五八本）……1

[General Information]
□□=□□□□□□□ 29
□□=□□□□□□
□□=500
SS□=12248060
□□□□=2001.12
□□□=□□□□□
□□□□=29800.00□□□□
□□□=□□(□□:□□ □□:□□)
□□□□□□=□□□□□□.□□□□□□□ 29.□□□□□□□□□,2001.12.
□□□□=□□□□□□□□□□□□□□□□□□□□□□□□□□□□□□□1600□□□□1700□□□□□□□□□□□□□□
□□□□□□□□□□□□□□□□□□□□□□□□□□□□□□□□□□.

吴越春秋

三

時才話表忠孝王用忠鉈挑了付馬直龙把那些三軍只嚇的魂飛魄散少發了一声喊竟自逃生而去伍辛如走無人之竟直扑了正面可旧路將下来且説把守西山口內是付帥元勳連忙報往响炮五营来至江坊橫櫊去路英左借灯光留神观看只見此人滲金盔熟銅甲录战袍左弓右箭掛劍悬鞭坐下毛班豹馬手使熟銅棍生的面似瓜皮兩道黃眉一部紅須身高膀乍英左看罢殺父的心急故不通名道姓撒馬掙鈴就来交战不上几各回合王榮敗走好汗杀條血路咻喃〻催馬望松棚台直貫正往前走抬頭观看有一道山涧橫櫊去路英左在馬上細边一道忌俙鶯愁涧十分凶險怎見得

波濤滾〻涧水瀑〻波濤滾一片鵝毛沉底涧水瀑〻半枝芦亲不見来兩遙远湾〻曲〻繞过会稽山南北宽涧杳〻冥〻直接松棚岸白茫〻野渡无人乱分〻旌旂掐展果然是鶯愁羌不过是一見也消魂——

但只見　陡涧深潭有万丈　波濤凶勇似雷鳴

寬里足〻有三仗　要想过去万不能　又則見

断魂高桥鉄鎖断　截住别人路不通　英左又望那边看

五国的兵馬乱縈〻　点着那　油松亮子如白晝

灯毬火把照天紅　旌旂坐盡无其数　鉈刀斧鉞亮光明

又听得　满营只管拿活的　别放江東人二名

好汗听見心明亮　旧知老父未丧生　松棚台

困住天倫合聊盖　我想答就万不能　鶯愁深涧將我党

怎能越过這涧坑　忠孝王　勒馬站住只發怔

急的熱汗似蒸龙　听了听营中交二古　鐙口踩足搓手胸

愁只愁　涧三丈宽凶又險　只怕我父没救星

又听得馬叫人又喊　战古催似雷鳴响　自急的

好汗伍辛将牙咬　双眉自皱把心横　寧可死在鶯愁涧

去救年残老父亲　忠孝王　想罢圈馬提战杆

低頭主付馬白龙　駝着我蹚过鶯愁涧　全自仗

馬的憤力显其能

小豪杰把馬一抖主付說馬　呀　一来松棚救父遇見這道深涧过不去今日全仗着你的力量你的命在我的命在你要是跳过涧去答救老父别説騎你是生旧是我的恩人若是跳不过去吊在涧里你我的二命双亡列位想是馬有三分龙姓听見好汗的言词把双各耳朵直竖宗尾乱乍嘶跳咆哮吼〻乱叫英左一見别〻〻連打三下退五有十数多步一伏身咻喃〻跑到涧边把嚼环一抖望上一提那匹白龙駒四蹄一縱只听咴一声連人代馬蹤过了鶯愁涧去

羌天豹　蹤馬跳过鶯愁涧　大小三軍魂嚇京

英左馬上精神長　闹近千宝万馬营　口中喊

大小三軍快向路　神兎战杆挑敵兵　不言伍辛踹大隊
有人来　報与守洞三英太　劈会劈貴弟兄双
奉令扎芒守洞坑　听見伍辛跳山洞　二人披掛代領兵
弟兄双　一字排向掏去路　揚戚輝武等交争
门旂两杆灯紅挑　大炮京天振耳鳴　弟兄双
金盔金甲紅袍襯　大刀紅馬似凶星　鎖守高桥掏去路
后跟三千長勇兵　忠孝王　抬頭看見双員將
高声叱咤把名通　二人年听微〻咲　大叫伍辛休逞能

吾本是　杭州招討元帥子　劈会劈貴二人名
究家你有多大胆　敢就子屑跳洞坑　小豪杰
會听馬上双眉皺　那个狗子休逞能　过来撇馬比一比
立刻叫你喪殘生　說着話　好汗催馬朝上撞
手指艮兎滚素纓　劈惡劈貴双動手　三个人
鈴刀并斉闹輸迭
弟兄二人一斉施勇双刀供斉困住忠孝王好一场仇敵恶战
怎見得有賦為証

三將江坊战俱是英太汗劈会拜青龙伍辛艮鈴顫劈貴輪
砞鉄刀光如闪電这一各鈴挑前胭匹水龙那双各刀劈項
上塞光現一个是白花戰馬似麒麟又个的渾紅生季如赤
炭一个伎艮花探爪似前心双个伎泰山壓顶劈面而三將
江坊釣手争三軍了〻斉打战咒鼓吶喊助威風花腔战古
不打搁後来也見忘支争不相今朝过坊战
小英太　大战劈会劈合貴　不由猪恨皺眉頭
神鈴摆闹龙擺尾　战杆如樓風点頭　喊一声

大罵狗子休撒狂　不然叫你一命休　只見劈会掄刀剁
伍辛架过把鈴拙　使了個　毒蛇吐信有兇狠
这鈴正剁在咽喉　响亮一声紅光濁　鮮血直冲往外流
咕咚〻　死尸吊下渾紅馬　裁哀一命奔荒泉
劈貴一見疼难忍　怒氣难消恨不休　口中說
拿住伍辛千刀剮　掏心摘肥报冤仇　說着掄刀搂頭剁
好汗一見罵賊囚　我叫你　弟兄双个全喪命
鬼门関上好间遊　看刀臨將自一内　忙跨白龙代嚼秋

劈貴他　一刀剁空自形恍　英太那肯把情饒
反背掄鈴往下打　斜肩代背战杆拙　只听的
吧的一声着了中　脇台砸崩鮮血流　望前一栽吊下馬
鳴呼哀哉一命休　英太打死了劈貴　喊一声
催馬掙鈴鐙双睁
英太鈴挑杆打死了二將一馬冲入大隊这些三军如何还敌
掏好汗一微馬冲过了桥边望正北上觀看只見一片灯球人
多就如那里打仗呢伍辛不管好歹催馬望里内闯口中大喊

不等闯路毛天豹伍辛采也說着揮鈴望里那路真是这青鈴
扎近者秆打坐下馬橫冲四面掌中鈴力覚八方只杀的那些
三軍战將斉牲两边剁闪口中只喊不好了一个紅的还没拿
住呢又来了一個白的了〻比紅的还利害呀这们一嚷里边
京動了遭困的宋平王柳盖只因他保着明輔的鈴馬被五国
的兵将團住杀了半夜这英太使了各般武力尽
宋平三　杀了半日合半夜　使的頭迷眼發昏
又將樓麻刀难舍　呀〻氣喘汗湿身　又有那

兵丙王了鈴合馬 第啟刀各要逢拎 柳盖着急要自刎
外迎来了就命的人 怎听得 三軍吶喊一陣乱
借着灯光看的真 馬上一員年姓将 艮盔熹甲似天神
東平王 現瞞認的是毛天豹 好比作
古人拾了一定会 口内高声吽兄長 快々各救受困的人
伍辛奋听留神看 認的是広王拜老根 闯至跟前吽奕弟
可知父王信音真 柳盖說 伯父逕困送鈴馬
把我困住怎脫身 正午未到交三古 在迎一刻命难存

伍辛說 不必遲疑咱快走 松棚去找老天伶
恶兄在前你在后 保着鈴馬可留神 東平王
口中答應說知道 登時長起精氣神 小了伍辛催战馬
掉鈴乱挑乎三軍 小了柳盖跟在后 又各人
鈴刀並举亮如艮 口中叱咤嚷闯路 誰要擱挽命归阴
恰好似 一对蛟龙弄蝦蝦 又隻猛虎湯羊群
杀軍尤如湯發雪 斬将好比棒打瓮 杀山了
这生国府催坐李 松棚高台眼下存 只見各国人共着馬

犹如霧聚似雲屯 伍辛柳盖朝上闯 刀鈴名動乱杀人
正是二人冲大隊 有人来 报与国台的乎位君臣
乎人奔听唬一跳 这不旧把一个越王勾践唬胃真魂

真是猩々惜猩々好汗愛好汗又道是江後浪催前浪一輩鴉
見一輩鴉伍子胥就愛拥展右拜為朋友是少兄老弟这如今
是伍辛柳盖又結生死真正是父往子交的朋友二人都是好
汗来至了松棚台喊一声往里就闯一个的神衣鈴乱跳三軍
一个是元熏刀飛舞上下真是瘋魔猛虎酒幹蛟龙不言二人
冲睏大隊且說五国的王了在高台之处正然督着兵将围困
明輔忽見一各旗牌左下边跪蹈口中說报乞乎位王架在上
这正南上闯近了一将渾身扱素白馬艮從正午旧在杀了各三五三

近将各国的王了付馬正副元帥不知杀坊多少口称是程州
淮南忠孝王吽伍辛元来是江東明輔之子闯至恶虎蕩愁涧
又鈴挑了碧会碧貴常此不迅請我主与乎王駕的龙義之奔
越王句践奔听魂飛海外魄散九肖各国的王了只唬的面目
更色一各々都在馬上發怔忽听得乎三軍一陣大乱个々借灯
光望正南上抬頭細看
各国的 諸王馬上留神看 借着灯光瞧的真
只見一人朝上闯 后跟一位小将軍 但只見

刀剁頭盔人落馬 鈴挑战将命归阴 恶似凶神如太岁
瘋魔猛虎下山林 乎人一見刀剑胆 唬坏了
陳蔡亭波四国君 探背位住越句践 口吽杭州是紫君
指炎葸村全是你 為什么 設摆松棚要害人
你看国富民安泰 反伤各国乎三軍 只因听信你的話
会稽山 令兵五国共仝心 那知江東人驍勇
苍天不佑向忠臣 也不知 明輔怨渲為好汗
大战西秦百萬軍 如今元赴松棚会 又有伍辛这条根

这旧是 龙生龙来凤生凤 虎豹还生虎豹根
说的越王低龙挟 半晌无言似哑人 寔只望
害了明輔旨一統 那知放火自燒身 天下宗亲来埋怨
好叫我 代愧含羞怎見人 勾践越想腮落泪
五国諸暗伤王心 不言勾践重人事 急回来
再整松棚受困的人
不言五国王了心中後悔且説這困的明輔自從杀散了撓勾
今可日投五国兵将困住不杀至死也是不放子胥明輔所伏着

这一口太阿宝剑好一坊仇敌怎見有讚為証
咕嘟：陳皮古响唰拉：狝磨硃砂栟榔馬上叫活拿人参
党参留下怨恼石黄官桂鳥頭上正过硇砂威灵仙子吱麦
芳菖蒲劍砍半夏生軍各：鲜退附子最怕生麻石高大战
金良花王不留行令下焉究令声振耳千葛巴戟山查防風
一陣乱如麻鉄甲将軍京悯
只杀的 大小三軍心害怕 偏将人員鬼梦京
明輔难把手困蹈 埋怨却蓋悞軍情 只崖你

担快我的鉈合馬 要山松棚万不能 子胥杀到多半夜
汪身上下筋骨疼 吴西王 四肢酸無軟旅力
太阿宝杀把摸松 低下頭去黄汨滚 指起頭来眼朦龙
耳朵内 叮噹只听鐘磬响 沂似飘潑一盏全
明輔心内説不好 怎在乎困大战征 大料着
一命难逃落人手 有祸躲潼赴会名 子胥想到伤情处
暗把旋包叫儿声 我的兒 你在包中不知信
相争只在睡梦中 任員正在為难处 只听外面喊連声

吴西王 强打精神留神看 只見進来二英雄
頭里却是攻前子 后跟柳盖小英雄 伍明輔
看見伍辛合柳盖 就如明珠落掌中 高叫爷兒快救父
進来危刺我命攻 忠孝王 抬頭看見生父亲
痛坏往南小耗星 鉈分死尸豁条路 慌忙々
滚安弃季下能行
小豪杰杀近了重围指頭看見了明輔慌忙来至了跟前用鉈
把死巴拉了已拉外跳下了坐季柳盖拉着馬也来至了一处

眼含慟泪口叫爷々為兒的就護来遲望父王休得見怪明輔
金听望前跑了几步眼含慟泪双手拉住伍辛叫姣兒若不是
你前来解救只怕你父难逃这龙潭虎穴这如今四肢无力如
何是好柳盖説伯父自管万安小侄兒有配的百草人参糕伯
父吃上几塊又能生津解餓添壮精神馬吃几塊比草料旁强
百倍明輔金听不由的滿心欢喜
東乎王 説着下了青宗馬 戳住兎意巨虔刀
伸手鹅囊忙取藥 掏出人参百草糕 打開了

色兒取出好几塊 明輔接过口内嚼 另味清香甜又苦
吃将下去解心焦 登時間 渾身通泰精神長
吴西王架樂滔々 白龙战馬喫及塊 二人也吃仁参糕
伍辛説 你我保父杀出去 好闯那坐鉄尚桥
子胥接过艮战杆 宝劍刀鞘把身挂 一伸手
接过自己白龙馬 兎身上了战馬乔 伍辛当先也上馬
手拈神兎鉈一条 口中喊 大小兒郎快闯路
如若截搁命难逃 明輔居中威風抖 柳盖随后紧跟随

各国的 战将兵丁斡上呆 刀鈴乱舞把兵交
伍辛明輔斉施勇 柳盖摇閃巨齿刀 双条鈴
犹如怪蟒差多少 刀如雪片放光豪 刀砍鎚扎只听响
三军乱墜战安乔 五国王𡰪心害怕 一个〻
馬上观瞧發了毛
大元帥𥖁敌心内着急 把金背砵鍊刀一摇 暗傳軍令手将一
見不致怠慢打四面八方往上一裹 好不利害有讃為証
四下里征云靄〻 八方上杀氣恭〻 战古催三军猛烈安上

将好似凶神顛巍〻 鋼鈴就刺劉拉〻 刀劈頂门味嗆〻錚
砸頂门花卿〻 又刺前心 金背刁偃月刀 松纹刀蛟龙出水
奕门劉五明鏈 必燕瓜猛虎呼風梨花鈴 諸白鈴提炉鈴金
数擒海倒馬都流金 帮赤同迎彩风恭嚮 着刀的身歹那世
重鈴的面見閻君 安王李陵公魂不付体 陳貞公秦仲公嚇
哥真魂越王勾践 面皮青劈元帥心神不安
各国的 諸王馬上留神看 个〻着忙顏色更
今朝走脱伍明輔 再想拿他万不能 劈元帥

馬上不住傳軍令 兵丁将佐往上攻 三人一見微〻咲
个〻着急眼元睁 忠孝王 神威战杆扎又挑
苦死兒郎披甲兵 明輔施展鈴一杆 左右夾攻往外冲
東平王 巨鱼毛飛急如電 三尼坐坐似活龍
杀了一隊冲一隊 杀退一層又一層 过也是
苍天遂定逢劫数 松棚台前死生灵 怎耐父子真驍勇
一死相拚舍命争 只杀的 星斗旡光灯昏暗
尘沙抖起满空中 鬼哭神豪京人胆 陣〻風吹血味星

只守的 全方妍沆塲满地 折弓搁刷似柴棚
死尸横倘绊馬腿 逆安代馬乱奔恭 明輔等
奋勇施威只一陣 閻王龙澤扁血坑 英右引路朝前走
窩愁涧在只起中 明輔說 焚兒快些偏正走
过了浮桥好回營 登時来到看观看 展西王𡰪吃一京
看了看 鉄領桥边都砍斷 涧下水响似雷鳴
明輔回頭将兒叫 折断浮桥了不成 倘然是
后边追兵苦来走 除非是 人生双翅馬恭空

父子们正在着急处 忽听大砲响咕咚 一隊軍兵擋去路
当先一将喊連声 口中只把子哥罵 你父子
要想活着万不能

正是閻王天罗網又遇陷人坑 父子正然着急只听一声炮响
打松林中撤出一支人馬 当先一将横搁去路 三个人留神观
看 只見来人鉄鉄盔 烏油甲 皂罗袍 烏錐鈴 渾鉄鈴 生的身高
膀乍 鉄面剛須 豹頭还眼 三人看罢 伍辛說 父王万安 待為兒
的打發他回去 說着把馬一催 用战杆一指 叫 当先的賊将 尔
叫何名 报将上来 那人拿听 微〻冷咲說 寃家 尔莫非是伍辛
広也 问我 听真 宮拜陳国付帥之職 名唤尚越 保主上杭州設
会 所為捉拿你父 亲知吾利害 早〻下馬受縛 但若延遲 立刻

叫你銳下作鬼那時休得埋怨伍辛撒：冷哄好賊不敢說此
明言大話軍前落你走三个四合士不姓伍好汗一边說着枕
把迎猫下来了隱在於杆之下尚越听見此話心頭火起一声
怪叫哎喲好小輩氣死我也別要走坐守看我来取你催馬上
撞意恨〻分心就刺要在用左手武杆响一声隨閑人挨馬滂
撞了各滿怀好汗右手拾起喝声着打只听嘡一声响亮
只听得 响亮一声着了傘 撥了陳国保架見
脊背着迎前甲架 老龙退下一雄兵 过尚越

我及我来忧及忧 險些吊下馬安心 把安吐血敗了陣
京慌失色怕人跟 忠孝王 一見並不追伴將
喻退陕国大小军 父子来至驚愁澗 明輔現瞻覓又深
原西王 馬上瞎〻来祝告 祝告虚空一切神
弟子有命蹤过去 無命父子尽歸阴 一来是
楚国荘王洪福大 京動地与山土神 隋中保佑三匹馬
那馬乳叫往前奔 忠孝王 把心一横忙催馬
四蹄一縱似券云 明輔柳盖抖坐季 三人蹤过澗一条

後边的 五国兵將齊来到 搖旗呐喊振山林
看見三人过了澗 諸王君臣發陸昏 一个〻
嘻声嘆氣軽發怔 赵王句踐氣分〻 傳旨快把桥搭上
一边提住楚伍辛 手下的 大小三軍忙答應
七手八脚似云丸 現成是跳合木板 登時间
洋桥搭好為行人
只見人多好做活五百軍兵一齊動手及岸上都有人釘椿的
釘椿掛前的掛前搭上樹挺木板用土鋪平在墻上一層木板

这才交旨这个天就有四古了勾践傳令过桥不表且說明輔
伍辛柳盖三个人馬跳过驚愁澗一个〻謝天謝地心中欢喜
原西王大料前边無什庅阻撓了說着催馬竟扑來山口踊將
下來且說二王了勾屋正然督兵有人來報昏王了的御架明
輔伍辛柳盖衝大隊逃不了二王傳令展旗放炮等我孤王去
只听得大砲振天京動了明輔三人抬頭觀看
三員將 正在前走炮声响 一齐代住馬征駒
对面俗神現仔細 引軍及杆素龙旂 又則見

灯球火把明又亮 亮子油松好些枝 人負使將排馬道
一隊軍兵到搖齊 当先下 一員大將臨軍陣
凜〻威風更偉代 頂代民盔双龙戲 素色贅英里九回
身上穿 亀背措鍼民葉甲 進鞍扰嵩鐙鋼鋭
五風龙袍如粉旦 梨花朵〻粉團齊 九吞如
一十八扎双獸面 鮮甲鍼繩九股絲 黄心宝鏡如秋月
腰中宝代玉檽貼 佩一口 斩軍新將莫邪劍
玉匣一定吐紅亮 掉木湾弓力不小 及胁弦掛紫金煞

走獸壺 答搭一桐搭釘雨 硃紅扣子是金批
五彩花靴登鐙内 獺尾征裙是虎皮 坐下跨
賽雪欺霜扒山玉 越領登山快又快 手使画杆搗金戟
上陣冲鋒常对敵 生成的 古面大耳身高壮
頦下飄阳三綹須 明輔看罢心好惱 認的是
二王勾屋把話提
子胥灯下一看認得是勾践的御弟名叫勾屋回頭分付吾兒
你玉去他答話小李杰答應一馬当先說那奸王少往前伸馬

有伍辛在此二王拿听捞馬抬頭覌看見英右娴良盈良葉甲
白龙馬神尧鉈生的白面清奇就如那咤一樣勾践秀罢喜之
不尽用手中指金戟一指說你就是伍員之名子叫伍辛本英
本点頭二王說我孤非别乃是杭州越王胞弟你王卩名唤勾
践知我的利害早〻下馬受死伍辛拿听說我的家父与你们
无仇无恨為什麼設計謀害取何元故
忠孝王 馬上把鉈脱含咲 叫声二王請听言
有恩不报非君子 負义忘恩有上天 全不想

当年西秦臨潼会 天下王卩顛沛间 我父台前争过頂
武对甘英胆战臣 又对过 百里丞相誰敢比
餐透十条計套圈 拳打卞莊踢蒯聵 劍劃梓桐美名傳
只因為 蚪王打碎温凉盞 現过玲龙心与干
立逼秦楚結秦晋 活捉穆公王潼関 黄河套
独免秦兵八十四万 保主斉过界牌関 当年不亏我父就
馬有諸王在世间 為什麼 無敌生非将人害
不以為恩反变冤 為何設摆松棚会 不怕傍人作咲談

若依着 伍辛今日来鮮功 能保杭州国永安
撒了兵来敗了战 你我情义两双全 如是个
牙崩半个說不字 我先叫你丧黄全 勾践拿听这句話
不由怒氣冲眉尖 叫声小辈休胡講 你要想
者也之乎难上难
勾言全听微〻冷咲說伍辛你說有卷劉香鉈要想脱越那是万
万的不能我孤奉哥兄的詔遣捉拿你父子双个别要走生守着
看我取你說着二王催馬双手搖鉈分心就刺伍辛一見慌忙用

鉈
急架相迎东在当场战在一处怎見得有讃為正
二人大战在江坊全恐龍罢定家卸这一个指動神鬼心分
利那一个方天戟架响叮当这一个胸中志氣冲牛斗那一
个腹隐良謀保国王这一个扒山玉宗毛作那一个白龙战
馬四蹄揚这一个力闯松棚若救父那一个杭州扶主称楝
枪戟刺鉈迎叮噹响只杀的星斗無光将士壮
江坊上 二人大战分高敗 强存弱死動刀鉈
白龙战馬宗尾反 扒山玉走乱咆哮 这一个

灵鉈便王龙探爪 若人一下难逃命 心太胆壮能征战
松棚救父把名標 那一个 画杆揣金乱代挑
心中怒恨皱眉梢 献住明踏人二个 安心力义挣功劳
只听满 戟刺鉈迎声乱响 就如鐵打把銅敲
它友古打如暴豆 三軍吶喊把旂摇 双个人
正然厮杀分上下 忽听大砲振九霄 伍辛馬偷睛偷看
明輛柳盖也覌瞧 但只見 灯球火把無其数
万馬奔騰似海潮 三至贼叫拿活的 别教明𫝑父子逃

就如是 五国逞兵来至此 小了瞎〻好心焦
有心在要走几遭 贼兵一到反劳叨 这如今
馬又乏来人又困 在要遗围怕难逃 不如擒贼活拿住
免得動手把兵交 忠孝王 想罢左手擎战杆
举着擎人仔細瞧 勾践馬戟分心刺 英右鉈的
伝了个拿火把天燒 挫下一壑碰云去 一伸右手抢絲絛
石起云鐙旧蹄高 喊一声 勾践挑过战安挢
走馬活擒越王爷 喜坏柳盖小英右 五国諸王才赶到

唬的人〻胆战消　越王勾踐說不好　吩就御弟扎拔刀
傳令將他快圍住　千万的别叫伍辛把命逃

正是打虎號是亲兄弟上陣須得父子兵越王勾踐看見亲兄
弟叫伍辛活挾过馬去只嚇的目瞪口呆连忙摇刀傳令我国
的兵將快些上前答就二王了要緊只听吵喊声發喊可就把
明輔傳團住且說二王了被擒心内着急渾身叠勁旧使里魚
打挺要跑伍辛微〻冷笑把他挾了个結实用胳把他押住說
好二王你是要死要活勾居不能逃脫口中說好无要死怎么講
要活怎么說要么說要死呢只用我把望你的心口上一扎你的
性命休矣要活呢你看白兵將都在四面如今其把我們圍住

只用你吆喝一遍叫五国的兵將往四下里闪开路出一条大
路放我父子三人出山回去我旧放你的狗命勾居說忠孝王
岂不知蝼蚁尚且貪生為人岂不惜命我可有一句先說在頭
礼伍辛說有話快講勾屋說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难追你可想
着饒我小英么說我從小兒起不撒謊二王了在馬上点頭只
听他口中喊叫
　勾居王　只為貪生口中喊　各国兵將仔細听
还有宗亲正付卯　你等休得動手征　忠孝王

留住不肯要性命　施恩饒放我殘生　放他父子出山去
快些周圍撤了兵　手戰將　闪听撥馬擎兵刃
三軍不敢往前攻　越王疾弟忙傳令　放了松棚赴会的公
明輔当先撤战馬　兵丁吶喊圍生季　闪出大路讓人行
安上横担二王子　後跟柳蓋小英么　忠孝王
他只听　左手提鞭往外冲　任义縱横無人党
出离龙潭虎血坑　迎正是　劈破玉龙飛彩凤
頓断金鎖走蛟龙　登時出了東山口　只听勾居叫一声

將軍卯　送出父子离虎穴　算承孤王也有功
若肯放我回国去　二载难忘今日情　將軍你
別当撥草尋蛇打　只当闹龙放鳥蚕　饒了我宝放了我
券造浮屠七級塔　二王了　馬上哀告俟號啞
伍辛只当耳傍風　望前又走几里地　迎英么
馬上回頭看分明
小英么一仝明輔柳蓋出了会稽山来至了平川曠野之地好
汗回頭觀看只見後边的人馬也出了山口英么犯想抱有兵

將我不怕又听得勾居王說君子一言如白染皂英么說卯是
自然之礼你既要回去我也不能改口如打發你上杭州好見
你的令兄去二王全听满心欢喜又招呼人馬退后王兄御弟
退後忠孝王放我去回呢且說英么一挪腿將鞭押住回手掤
一声拔出了宝劍口中說我打發你回去說着用左手掐住哽
嗓右手的劍尖对准了心窝就是一下
　只听得　咔的一声着了事　代甲連袍一見紅
伸〻腿来瞪〻眼　三魂七魄赴幽冥　这伍辛

分開袍甲劍豁肚　寶劍忙々入鞘中　伸手揪住心肝肺
只听咯嚓响一声　咕咚々　死尸倒在地埃尘
血淋々心肺手中擎　一声叱咤如雷吼　各国奸王仔細听
皆因為　勾践設摆松棚会　要害我父命殘生
蒼天不佑五罗綱　勾屈死在我手中　那一个
奸王再要如此作　拏住勾屈照様行　說着把人心放嘴
只嚼的　順着嘴角淌鮮紅　諸王一見唬破胆
嚇坏兜鍪掛甲兵　生吃人心当作飯　惹着英雄了不成

且說那　越王看見刀剜胆　浊氣攻心朝上攻
哎呦一声往後仰　吊下征駒生不哼　丞旁的
保駕官員魂不在　各々跳下馬能行　搀的搀来叫的叫
主有差池了不成　送越王　甦醒多時睜開眼
御弟連々叫几声　摘了心肝死的苦　我一定
拏住賊子祭亡靈
勾践越王越思越慟越想越恨我孤王一定与賊子伍辛誓不
丞立傳旨那一位当先赶上伍辛將拏他住与二王卩报仇雪

恨只見勞欽跪倒口中說我主万安待為臣率領战將三千兵
馬捉住子胥父子還怕他元上天去勾践会听說元帥我孤与
列位王兄都在此处等候音信聽元帥吞應慌忙翻身上馬
代領人馬往下追赶一个々呐喊摇旗就如雷轉星飛一菜懷
揣可可赤赶上了英雄且說明輔伍辛柳蓋听見有追兵呐喊
三个人代轉征駒抬頭現看
伍明輔　一个伍辛合柳蓋　三人争目細端祥
只听炮响兵又喊　星飛電轉奔江坊　路且近

门前一派兵列隊　当先一將似金剛　頭代金盔攀四凤
硃缨飄灑在丞边　揍一副　尚子連环金龙甲
春口獸面似金莊　内襯征袍腥々血　团花朵々繡的鮮
絆一根　九股紅絨十字絆　宝鏡胸前如月光
打將金鞭安齐掛　殺人宝劍鞘中藏　飛魚代
弓湾挺把龍角画　壶中箭插豹皮囊　扁如靴挑插金鐙
征袍又窩王彩相　騎一匹　上陣冲拳渾紅獸
千里追風怪又良　手使三亭刀一口　硃缨似月又奪霜

又見他　身高八尺多威武　腰元膀闊甚風外
方面大耳三角眼　頦下蒼然一尺長　他本是
越國杭州為招討　刀馬純熟本領强　青石山中貴享义
師尊道号是青揚　三人看罷驚元帥　認的是
杭州元戎一棟梁
三人看罷思听東平王柳蓋說仁兄你把这件功勞讓与小弟
伍辛說賢弟不必他逃一代兵迎了來所恨的是我你改日再
說罢說着把馬一加用鞭一指吗杭州賊將慢來有你的忠孝

王伍辛在此父等多時元帥金听連忙收住了坐李用刀一指
罵声狗子寃家你听我告訴你知道吾非别者乃杭州越王架
下称臣官拜五国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你老卩名叫歸散是也
伍辛說我半天一使没找着你听我告訴々々你知道々々胩
日由打張飛鈴挑王封拚死姬芳哥射樊昭鈴打楽真王標打
成文三國争王豆龙鬥惡鬥貴尚越句屈全死在我的手刁
英右說　表四馬跳驚慈淘　杀尽五国將与兵
松樹台下若救父　闖五高山要回西　算起來

旧短劈敌賊一各 該当小了要成功 挐住老賊千刀剐
朋子抽玉拌火绳 把你的 賊皮剥下漫了古
剁骨熬油到点灯 罵的劈敌紅了臉 流流腮边冒火星
哎哟哟 狗子竟來氣死我 吾恐饒你万不能
挐住伍辛将他捉 各国宗亲享祭奠 說着話
双腿双磕浑紅馬 三停冈刀举在空 踏近接頭往下剁
伍辛一見闲跎逦 及个人 江坊之上動了手
急於他敵一死拚 跎刺刀劈刀鳴响 刀剁跎逦火焰生

防元帥 三亭刀砍如闪電 剁丑探腮左右攻
上下飛奔劈又砍 灯光哟哟耀光明 忠孝王
神鬼战杆扎又挑 不离双肋共前心 跎跎只点致命处
招架不住丢残生 只示的 征人探碎連环甲
战馬湯碎紫金令 二人恋战十数遍 伍辛夤着后边松
皆因他 杀了半天合一夜 精神耷尽是实情
馬蹄倒退流之汗 英在口内喘連声 自覺的
上下浑身無旅力 双膀酸麻掛醋瓶 对面吼坏名柳盖

明輔一旁也怕京 柳盖說伯父将心放 等我帮助暗立功
東平王 說着仲手将標取 对准了
扬頭忌打杭州的劈抬戕

時才該衣伍辛在江坊强打精神与劈敌交战有心[illegible]去
又怕来名敵玷免强交兵对面上先把明補嚇了一跳[illegible]
柳蓋說伯父自管放心有我拮助他一膀給他一個金風未動
咩先竟晴算無常死不知說着一回手把金備象鼻壶取將玉
果援去塞見取玉了一根打將金標托在掌上只見
亘木繼金杆 通稍二尺長 一片黃金色 虜頭一点銅
落在熙元首 着人箴奇竹
把扬頭对准刷一声打將玉去且說劈敌正与英应交战作梦

見也不知柳盖暗算于他元帥才要圈馬只听吧正打在了左
膀之上鑽皮入肉足有二寸元帥哎哟一声險些見栽下了生
李一挺身形回頭現看瞧見了柳盖横刀勒馬元帥暗想說准
是这瞧小子幹的屯生劈敌增氣予把標横玉來扔在地下只
覺的左膀疼痛不敢交拳朝下大敗伍辛一見就知是東平王
助他一膀之力心中欢喜
小袁杰 暗暗誇講名柳盖 英应傻又長威風
看見劈敌敗了陣 伍辛一見不留情 口中喊

大罵老賊那里跑 老了犟好立大功 大撒征它随后赶
一前一后跑如風 白龙驹 四蹄登闹如闪電
赶上了杭州劈抬戕 追了个馬頭顶馬尾 伍辛欢喜在心中
仲石手 揪住劈帥袍合代 浑身使劲力無窮
喝声老賊过来罢 元帥劈敌吃一京 一松手
接了朱緩刀一口 手把安揪不放松 他两脚紧登鞍鐙缺
浑身備約望上冲 両下裡 一拧一揪刀不小
只听喨叹一声响 撕了袍甲断了代 走脱杭州劈招戕

这英右 揞氣子扔了袍衣 又進恩牌掛印卿
手中拧元良战杆 代背迁肩下絕情 只听的
吧的一声蒡了手 砍断九股絆甲絕 我双戠来慌又慌
险些吊下馬鞍行 这旁叔 把安吐血无命跑
两处着伤先怯疼 三千軍兵發声喊 八員將
一齐撒馬奔英右
八員战將看見元帥失机一个个魂不付体弃領着三千軍兵
從上冲跚明翀柳盖參催坐李大杀了一阵柳盖又刀劈了兩員

战將杀了各大敗至黔奔甲岳匹脱逃而去三人並不追赶看
了看东方大亮只得催馬直扑了黻風頓而来这且不言且說
武右王坐等了一夜只見探馬来报乞上老王爷在上千万之
喜忠孝王在会精山杀了个三王三近把忠正明辅救將西来
近了鉞凤領的山口了又得全勞小人哨探的明白特来禀报
西王爷听滿心欢喜賞了探子艮牌一面吩咐拉馬
武右王 賞了探子心欢喜 吩咐抬刀拉征驹
戎鞋已罷上了馬 連顿無江心内急 只听得

花门响了三声炮 迎接准南伍子胥 紧撒一譽来的快
东至東北看虚实 但只見 迎頭来了三匹坐李
看見子胥与二位英蔆 盔歪甲斜渾身是血 血染征衣馬代泥
柳展右 看罢心内如刀攪 弟鐙离鞍双淚滴
拾身撩袍双膝跪 叫了声 小弟的仁兄細听知
昨日去赴松棚会 小弟領上把兵提 听見号炮连声响
旧知反目又挣持 我在那 葫葫領上一场战
一千軍兵喪溝渠 好容易杀到東山口 来但伍辛去对敵

我在那 手中萧了整一夜 扭京吊胆把心提
說着哭的如酒醉 就特小弟救護遲 屈而王
今听此話腮流泪 拉迎展右心惨凄 愚兄老赴松棚会
可嘆我 元里脱生脱了層皮 若不虧
但男伍辛人去救 伍員一命喪溝渠 双將累倒塵埃地
傍边里 嘆坏二位小英右
伍辛与柳盖石旁解劝武右王与明輔爷把泪痕止住四个人
搬敎上馬直扑了大老营去不表且說元帥禁敗被伍辛撒袍

携代又按了一鈴行洋身疼痛又見三軍大敗只得敗回了东
山口外早有探子禀报五国的王爷說大元帥追赶明輔父子
被柳盖打了一标元帥敗陣又被伍辛撒袍携代又砸了回上
一鈴大敗而逃又杀伤了双員大將軍兵無数如今明輔三人
回上藏凤領大营去了小人打探的真实特来禀报五国的王
爷今听只唬的魂不付体
五国的 諸王今听亲破胆 越王長嘆叹三声
杭州設擺松棚会 捉拿伍員命必亡 誰知道

伍辛柳盖救了父 費尽心机總是空 欲代去战伍明輔
难老江東虎一棚 四國的 諸王聯祝心犯想
难坏了寧波陈龙秦 御弟元戎都喪命 治国忠良输下坑
安王说 咱們若在杭州住 只怕都作外喪魂
到不如咱们撒馬人 不當杭州廢与吳 一个个
眉来眼去拉战馬 告别杭州更紫龙 松棚全战不敢募
傷指請邦救万兵 說着話 各个伤心流下淚
連把王兄尊又称 指望松棚害明輔 誰知枉費計牢龙

反到把 各国貴王松棚袞 元帥傀元起命坑
我等無能微人馬 想与江東納近倷 這越王
聞听此話氣作肺 服望諸王叫王兄 你們回国自発去
我与江東堵鬧争 這腔子熱血姑倒懸 會叫那
江東吳国土变紅
不言句賤生氣且說周亭王除貞公祭中公寧派的李陵公俱
冬年領殘兵敗将也不问他竟自採寨而去且說越三句賤只
得年領人馬進了会稽山來至了松棚台濃安下馬俺神現看

只見死馬亡人屍骨堆積如山不由心中悯感傳旨召劈敖見
朕只听元戎啓應跪倒勾賤一見沖〻大怒手指劈敖罵一声
老賊你說先擒龙手焉能下大海分付左右御下去問斬只听
承迎答應人声發喊立刻把元戎五花大綁推〻擁〻望下[illegible]
走元戎着急口叫我主寬枉寬裁越王耳听問說什么人喊冤
又傍說元戎劈敖喊冤越王傳旨將他放回我問
衆武士 挑去綁鎖將他放 元帥跪倒地流平
不斬之恩微臣謝 越王坐上怒氣沖 口中說

狗官既無京人墨 焉能為帥作元戎 思拟五国拓討印
提調住糸掌標衛 松棚会 並未堅住伍明輔
反怕多少将与兵 不信狗官看一看 台下堆滿死屍灵
各国的 王子元戎皆喪命 戰將軍兵把命坑
二王国你将身喪 摘了心肝死的苦情 孤問你
还有合言來答对 我孤寬恩把你容 劈敖听說將頭叩
我主留神在上听 皆因為 狗子伍辛多万惡
俯的人多都怕京 別者之人不用講 閣主吩付馬要拡更

這个人 手使一根降魔杵 身高丈四力無窮
金剛寶龙英名大 会死在伍辛手（中扣） 窩洶愁
一來一去跳及次 為臣之子把命坑 為臣拚他着鮀打
撇艳擄代是真情 想來是 神天保佑伍明輔
要想爭强万不能 陛下開恩將臣赦 捉拿子胥狠孚爲
為臣的 師尊神通多玄妙 青楊道号有奇能
快掛香案重祝告 青楊子 家師一支下山峯
恼一恼來想一想 明輔父子傾刻坑 不是劈敖說大話

管把故蘇一扫平 越王听說心欢喜 說快請祖師下山峯
碍元帥 這一聘請楊青子 下回書
苦坏了江東一影老英広

古語說的不錯口開神氣散舌動事非生不因劈敖提出一个青揚子來怎広会闹出一場大村佛仙闘法雷振杭州（呢）此乃后事休提且說眼下越王聞听遲疑了半晌說元帥（吕）是劈敖此話可是真広為臣焉敢撒謊越王說你請不清揚子（呢）是將功折罪請不來清揚子那時二罪俱罰我孤万不容恕元帥答応磕頭謝恩越王傳旨有远探上藏風島打听京東營的動淨又叫人撤回兵且進杭州大展上在議論軍情說有欠身上馬文武保駕進城不表且說明輔展広伍辛柳蓋來至了轅門一个〻奔李軍辛接過了三匹坐李在營外

連忙揭了安嚮刷洗不表子胥說夫弟先在中軍等候我父子三人到后帳就来展昏点頭明甫三人亲坐發帳一个々摘盔卸甲家將伏侍淨面更換衣袍卩兇三夕人来至中軍衆將迎接上帐明甫归坐衆將恭見已畢武左王傳官摆陀飯上来与你展西王ア押京職下边吞左吹口之力摆上了酒席明甫一見不由的口中噗氣

中軍帳　左王傳令摆陀宴　噗坏臨潼李㤗匠
高坐拉住紅山将　杀人的屏目吊心间　口中說
惡見老赴松棚会　犹如重生两世人　越州杭州合兵馬

奸王此計妙如神　我也曾　閣宝夫谷魚腸会
那時悪兇不掛心　今战会稽松棚宴　伍員（沒了）气力是实情
若不予　伍辛侄男合柳盖　吾命昨夜早归陰
悔只悔（初当）行的錯　不信江东武丕人　在姑蘇
我若听了武子話　那有非灾祠奔身　明輔想起名柏配
姜立石番焦休欣　安仁杰　还有盖英合盖字
郁呈志怀一拜朋　只知伍員来赴会　那曉松棚笛难禁
早知道　越王勾践將我害　至死江东不動身

明輔說有心傷感　衆將兩淚沾衿　忠孝王
一全柳盖心嗟嘆　左王不住也傷心　口中只把仁兄叫
何必傷心两泪淋　迭如今　既然閣去松棚会
且自開怀飲盃巡　分付柳盖快斟酒　与伯父
一來押京二洗塵

衆偏將等一齊解功展西王点頭与左王归坐飲陀伍辛与柳盖伺候明甫說吾兇与姪留不必如此今是在郊外行营只管同坐飲陀老夫亦不見罪比不得在卸州怀南坐席展左閘听欢喜分付斟陀

双手高擎先遞了明輔三盃分付把功劳簿拿来吞左官轉至明甫的跟前展西王叫衆王姪男柳盖忠孝王爲兇伍辛在松棚会見战你二人把功劳訴々伍辛就把閣山杀了个三出三進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柳盖新講保守鈴馬杀賊標打劈敖刀傷双將的功劳也說了一遍

武左王　一旁听見將功报　誇獎明甫拜老根
奇功莫来六十四　杀的是　付馬王架掛印臣
比上柳盖強百倍　杭州大战掇天倫　左王說（兄仁）寫上墨

夫姪的劳（功）到十分　明輔說　依我不必照姜写
到叫夫弟你寒心　不如二人分了罢　好上江東报捷書
两个人　正在中軍言此事　跪倒兰旂报事人
报々王ア得知曉　四国的　請王拔营兵起身
子胥摆手說知道　小校磕頭下中軍　左王說
兄長如今怎庅兼　是回江东不甚人　還是兵围杭州府
還是捉拿句践君　一句話（注向）任明輔　點々兵言口向心
明指說　有心兵围杭州府　將少兵微郝是真

左王閘听双足跺　滚々腮边肖火云　口中說
兄長万安休憂慮　我合句践拼一拼　傳旨兵上杭州府
务見高低方趣心　武左王　坐上一路吞暴飑
喜（了坏）臨潼閣宝（的）臣　既困杭州別退後　左王說
誰要抽頭不是人

明輔分付寫了两道指捷的本章一道上江東一道上淮南打吞差官前去傳令一千軍兵飽飧战飯收什拔营兵上杭州又与左王等用酒用飯登時吃飽傳令拔营只听砲声响喨离了藏風嶺一路兵

辞朱至杭州咕咚々三声大砲安下元营立下大寨不言明辅在点
门外安营且说杭州的兰旂官飞馬進朝来至丹墀朝上跪倒报乞
我主在上衬從天降今有废西王忠正明辅在城外安營不敢不报
請令定奪勾踐聞听只嚇的宗疑不止劈叔啟奏我主万安快排香
紧請吾師下山捉拿明辅
这越王　殿上傳旨排香案　忙坏該值荅应人
紅漆桌擺黃金顶　白玉炉焚紫降真　這越王
淨手拈香炉内放　一撩袍服跪在塵　上告玉皇兆大帝

下告天奇仁聖君　还有那　无量壽佛諸神圣
城皇土地日遊神　一不告天求富貴　二不告地求子孫
為只為　江东姑蘇伍明辅　本是淮南郢州人
杭州請赴松棚会　还有諸邦五国君　誰知道
子胥伍員多驍勇　貫戰能争小伍辛　松棚跳澗来救父
杀傷将士眾三軍　我弟子　勾践会奈来祝讃
特告虛空过往神　勾践若是洪福大　天差先祖下山林
如若是　勾践会有洪福分　穩坐高山別動身

勾践談石腮流泪　嘆坏文武眾群臣　越王他
嗑頭已畢忙站起　劈叔旁边把手伸　取出了香（信）焚几焚
用牙咬碎往上噴　哧滴々　一股香烟冲上界
直扑东南快如云　不言君臣将香降　听正那
一位修真養性人
不言越王君臣焚香且說青石山青陽洞有位青陽祖師修真養性
道行千年自混沌出分就修成了大道这一日正在三清打座思然
一陣心血来潮只覺的婆似人揪耳熱眼跳心神不定老祖說奇怪

我出家人修的三尸斩断六魔不侵為何有此魔乱想畢急忙袖占
一課早知其意不由的心中暗嘆元来是徒弟劈敖在杭州惹下了
明辅他焚香一全越王請我下山与伍子胥比並々々欲代不去又
怕越王恥笑罵了出家人下山去々忙喚童兒看我的宝劍脚力
青楊子　未從下山先嘱咐　叫声童兒你是听
我今下山杭州去　不过几日就回程　你二人
扫地休傷螻蚁命　愛惜飛蛾紗罩灯　用心看守三清殿
忙里偷閑唪卷經　千万的　金炉不断千年火

玉盞常明万岁灯　总然不得神仙作　修的不老壽長生
青楊子　嘱咐已畢往外走　童兒送出古洞中
老道上々梅花鹿　一拍脚力就騰空　且不言
清风明月回古洞　先把青楊明一明　五色祥云鹿里下
空中云雾响风声　离了那　青石仙山青阳洞
直扑杭州一座城　下方茶吊送来滚　十万里程途頃刻中
正走空中低頭看　望见杭州只尺中　这老祖
收云搅雾朝下落　到了朝門喊一声　相煩黄門去啟奏

青楊子　特来拜見越主公　黄門聞听說少待
跑至金闕跪流平　啟奏我主万千喜　午門来了一仙翁
坐下騎　一隻梅鹿珍宝劍　生的古怪異形容
青石高山青陽洞　青陽道号来見主公　劈元帥
連忙出班口尊主　這是家師下山峯　越王聞听心欢喜
双手加額謝苍穹　果然勾践洪福大　天降真人至杭城
忙傳旨　文武百官随我朕　一全劈叔朝外迎
這一边迎接青楊子　准備有要害江东的眾群臣

時才詰表越王帅領文武与元帥劈教下了金鑾展走出了午門一
奇争眼性对面观看这宗老道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為証
道巾抡鳳一字　鶴氅五色生云　麻鞋水襪不沾塵　腰計煞
縧聚瓣　腕跨昆吾宝劍　手中探動拂塵　面似水皮露青筋
撩牙巨口發滲　眼似同鈴一對　扫箒眉通入鬢　一頭短
髮似金針　熟氣光流〻　身高足一丈麋鹿在後隨跟　青
揚古洞苦修真　要替劈教雪恨
越王看罢慌忙往前走了几步托地一弓口尊仙長不知鶴架降臨

小王接待未遲望乞恕罪青揚子一見稱相还口中說不敢越王执
手相讓又見元帥劈教与師付行礼青揚子說徒究請起說道与越
王携手挽腕同進朝门有人將脚力擠去不提來到了大展青揚子
口尊陛下就將来意說了一遍勾踐心中大悅說仙長既是為来扶
保我孤所朕加封〻仙長為茲國軍師賜上方劍一口外管文武内
轄大虎提調本国的人馬
这越王　大展加封青揚子　老道山呼謝了恩
天子傳旨排酒宴　慌忙該位茶左人　急忙〻

擦抹調台桌桌椅　掌桌菓品全是新　文武多官全賜宴
慶賀修真養性人　擺上了　香蕈木耳金針菜
嫩筍解蘑共海參　豆腐皮究良煞粉　山葯各漬炒麵筋
这越王　亲自执壶把定盞　螃鰲執穎把酒斟
滿斟三盃黃封御　遞与青揚老道人　口中說
酒薄菜淡非為敬　聊表孤王一点心　老道接盃將恩謝
君臣归坐飲杯巡　御樂司　兩边站立斋奏樂
鳳管龍笛各凑音　花腔鼓打十六回　抓箏弹瑟与瑤琴

只听得　先吹一盘新水令　朝天子与滿金门
君一盞來臣一盞　文一巡來武一巡　这正是
貪欢擊碎象牙板　美酒斟干白玉鍾　席前言講江东事
提起伍員与伍辛　老道說　我主只覺將心放
有我貧道治伍員　青揚代酒說大話　这不說
若怀臨潼争宝人
勾踐擎盃代笑口尊國師不知多偺与江東交戰青揚子說貧道明
日就臨陣当先我主万安不是貧道誇口要取江东就如探囊取物

一樣越王聞听十分欢喜君臣說話机只吃到日落傳旨撤席文武
辞架出朝越王說孤家陪着國師在迴龍展安寢青揚子点頭一夜
無詞至次日五古黎明越王駕設早朝文武恭見已畢只見軍師上
展見架口尊我主貧道今日要出城臨敵勾踐說仙長既要出先須
要小心仔細不用我主叮寧吩咐說着番身要走越王傳旨快些斟
酒伺候
大展上　勾踐桌遞三不酒　老道辞王出禁門
搬安忙上梅花鹿　腕挎昆吾劍二根　这騎文

辞架急上教軍場　挑選能征五百人　八員偏將齊介冑
跟隨修真養性人　一蕳蕳　穿街越巷來的快
出了杭州東正門　城頭响了三聲砲　三軍吶喊隨後跟
小〻過了那　海河吊橋齊撒馬　引仙旗擺左右分
紫撒一響來的快　看見姑蘇大寨門　青揚子
單代然江扠住鹿　仔細抬頭驗做真　旌旗招展分五色
鎗刀劍戟似蔴林　又則見　紫微中軍生殺氣
風摆出纛隱征雲　周圍四面人護守　又了鹿角插轅門

又則見　迎风小校披鎧甲　瞭望兒郎佳戰裙
一字長蛇二龍陣　明显三才按四門　五方陣
六陈七星分八卦　九宫十里把兵屯　前有出兵發馬路
后有屯粮運草門　这老祖　看罢江東連苍寨
鹿上看他口閙心　怪不的松棚难券取　伍子胥
果然用兵妙如神
老道看罢説元帥弟子發救前去討战元帅答应来至辕门挽线江
江擂住坐季用手中刀一指高声叱吒口营门的小校报事的兒郎

備你口中言信我心腹事报与伍子胥得知就説有你元帅劈老了
前来討战时化出来早々的送死去旗官聞听不敢代曼飛身入青
紗大帐参夕跪倒报乞明輔老王爷在上杭州的元帅劈敖在轅門
口々声々要战特来禀报请王爷的軍令定奪明輔把库腕一攞卯
藍旗官磕頭而去明輔望下開言説誰去当先見上一陣点听下边
有人答应
伍明輔　快上之言还未尽　班中曼两將英豪
樊城自幼别过母　習季鈴馬曉六韜　伏庵寺

認父代楚先王鄭　只杀的鄭國魂消魄　松棚会上显手段
救父淮南美英豪　口中説　為兒不才臨軍陣
去上杭州走一遭　明輔吩咐加仔细　英広答应把身摇
出中軍　順手提鎗忙上馬　兵丁五百闹吵々
八將戎庄排馬道　来罗门旂是認標　咕咚々
营门响了三声砲　一將当先来氣高　元帅攏馬留神看
認的是伍辛心毛内　皆因是　前者交兵敗过陣
首係搗代又勲艳　去奈高声来將手　某家在等把兵交

飛天豹　聞听攏馬对面看　認得元帅叫劈敖
大罵老賊去蓋膝　又与軍前逞広驍　各國的
奸王害怕収人馬　君臣迎進老窩巢　今日老了拿住你
立刻剔眼把皮剥　把你搞了天靈盖　你王了
不是撒尿就作點　再不然　陪罪哀於我的父
把你君臣一齐饒
列位白听々這是什麼話别説劈元帅受不得是人也嚥不下去元
帅一声大喊哎呀好寃家你罵苦了我咧别要走我来取你催馬掄

刀接頭就剁伍辛用鎗急架相还二人来在当場战在一处怎見得
旌旂連斬秀旂摇杀氣騰々万丈高这一个鎗来刀架叮噹响卯
一个刀去鎗迎火焰亂一个説拿劈敖五鳳樓中要画影一个説
捉伍辛凌烟閣上把名標當王根業安天下使尽黄公三略韜從
来也見將軍战不相合刺鎗对刀三軍擂鼓声呐喊画古如雷不
住歇
两个人　江坊来勾將多会　不清了杭州劈敖是
有心还要走几盪　只怕线生鎗下坑　怪不得

松棚会上来救父　狗子委果鎗馬欺　元帅想罢忙旋馬
虛砍一刀走似几　飛天豹　一見劈敖敗了陣
不由心中動無名　你要敗陣我要赶　拿住老贼好报仇
这英広　説着催開白龍馬　犹如弩箭乍離弓
劈敖看見伍辛赶　口中喊　師父快救命残生
青揚子一見忙宝取　撒袖筒花手中擎　口叫徒兒別害怕
快在身后隐身形　这老道　对准太阳晃几晃
一道金光往上冲　随声急来通声唤　拔了淮陽小耗星

自瘖的
兩腳蹬不住描鐙全
折了神飛能一杆
戳了通胎鉄範弓
啼坏了隨征五兵日
一个七
八將一齊跳下馬
抬能拴馬抱尸首

兩眼發黑頭又暈
當啷斗吊下馬危白
吊了長畫鬚蓮松
身背后
一齊抽弓忙接箭
迎頭乱放梅針箭
七手八腳不消停
風捲殘云敗進营

不辨南北与西东
哨啷七
別折了一壺刀帶細
八將一見說不好
乱七炸七作了营
掐住青鬃得通翁
一个七
蓋旃一見往里跪

進了中軍报一声
子胥听見伍辛死

忠孝王卩中邪術
往后仰登時氣斷來了幽冥
江坊如今把命坑

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万事休忠孝王伍辛被妖道青楊子用攝魂筒將他的三魂七魄將在筒兒裡面过七天准死去柳英左的魂魄出壳自然是身形無主吊下了坐騎青鬃子伏劍催鹿耶个意思要割首級多亏了八員偏將五百三軍捨命搶回了老道八將把伍辛的死尸搭起來駝在馬上敗回大寨老道在轅門外射敵不表且說守汛的蓋旃官一見不敢代曼急忙七跪進青紗大帳叠膝拜倒口中說报己戾西王卩在上衬從天降明輔說衬從何來蓋旃說忠孝王臨陣与唐叔对壘杀敗了唐帥少王卩會伽追賊不料

门旃敵下隱藏有一个妖门老道不知用什麽邪術治死本人搶回了死尸現在营門外候旨明輔聞听此語不及细问哎喲了一声往後一仰竟自絕氣而亡左王一同衆將慌忙扶起叫勾了多時戾西王甦醒二目中落泪分付快把尸首抬進中軍蓋旃答應不多时搭進了死尸放在地下明輔離坐那騎觀看

戾西王
伍辛的白面如帋金
一見心中如刀攪

離坐番身往下跪
唇如蔽葉一般同
只把姣兒叫几声

双手抱住死尸靈
这明輔
我自從弃走樊城

你母賈氏是我生
丹阳受尽苦無窮
只因為
吾兒奉旨來上寿
施威救父名声大
与我擇丧好祭灵
这明輔
左王一旁心酸痛

我為你
伏虎寺中兒認父
越王設擺松棚会
赶至会稽大交兵
誰知今日把命坑
我兒杭州傷了命
傷心獃子如酒醉
他把耶

串国遊耶十几載
子胥算是有后程
來至杭州大会兵
松棚台
人七带兒済當老
老父归西誰送終
嘆坏金斗鄂一朋
苦命的姪男叫几声

分付左右抬軟榻
展広子胥哭好汗
宣台耶
吳王坐上叫愛卿
我孤坐臥不安寧

后帳暫停死尸靈
先把吳王明一明
軍师武子見朝廷
自從明輔去赴会

且不言
大展三禪聚文武
孫遜去班忙見架
这几日

吳王姬光說國師自從明輔上杭州赴会音信不通我孤放心不下意欲差官前去打听七七不知可也使得武圣人叩首说我主行的很是吳王听說往下便問那位卿家上杭州打听明輔赴会的書信

吳王的言还未尽只听班部中連声答应一个々越众出班口尊陛下臣等愿去吳王在坐上往下觀看元来是盖英盖字柏配姜之后斋安仁杰休欣七将吳王滿心欢喜說列位皇兄領詔上杭州我朕放心侍旨看金良二十四抬表礼一十六扛粮草三千列位皇兄押解上杭州交与明輔

吳王說 会稽山前交明輔 犒赏兜部馬步兵
侍官大展排酒宴 孫与王榮亲送行 鎮江王
孝众磕頭將恩謝 每人飲过酒三盅 辞王别架領表礼

出朝上馬代家丁 叙軍坊 挑選人馬三千整
砲响三声技大营 不分昼夜朝前走 拔星代月奔途程
众好汗 一心直扑杭州府 三六時中不定停
三軍不雇天炎熱 四野陣々刮薰風 五月裡
石面花開紅似火 六水三山一片青 人々想念伍明甫
八拜相交结弟兄 九里池塘魚舟摆 十里香
荷花出水藕蓮蓮 佳人才子摇画扇 乘凉避暑賞花亭
又則見 双々蝴蝶花中舞 对々蜻蜓戏水中

陣々遊蜂採花蕊 双々西紫鳥河中 路上的
客旅往商支凉伞 農夫歇晌柳傍濃 漁翁江上晒魚網
負薪樵子担青松 众英広 心忽慌观江南景
不怕暑雨与粗風 那有正走人来报 前边是
庚西王了安大营

兵行正走远探来报已上王了得知前边正是明甫的後营门不远將来稟报鎮江王傳令把行营止住一全众人出了大隊撤開坐序未坐後营门一齐滚安下馬眼望軍政官說快报庚西王有江東的众將来到芸旂官不敢代更息忙々跑至中軍跪倒报乞王架在上今有姑蘇的王屋七将在后営门等令且說明輔正然痛哭伍辛呢听見了这句話連忙止泪就唤請芸旂官答应往外飛跑傳出令来閂放后寨門七將手拉坐序進营門留神细看

一个々 端帶櫕袍坐裡边 来至中軍吃一京
隊伍不齐人心乱 帐中傳看小后生 鎮江王
一見啼的真覌看 后边六將也担京 情知营中有更变
慌忙進帐不消亭 焦休欣 緊跑几步忙恭見

众人后边把礼行 明輔抬頭往下看 認的是志你一朋
慌忙的 高坐起身往下跑 拉住江東众英広
只說列位想杀我 望梅止渴一般全 休欣說
請安未遲休見罪 望乞仁兄要逐容 明輔聞听腮流泪
呼声兄弟列位听 只知我 杭州来赴松棚会
那知伍辛把命坑 众人聞听壮追問 兄与何人打伐争
庚西王 從頭至尾說一遍 众人聞听眼元争
怎应一个栾毛道 胆人欺人了不成 这个說

等我当先踏軍隊 那个說 我把妖賊拿進营
这个說拿住有剁刀 那个說將他剜了眼睛 不言众將齐發恨
先把那 老道青腸明一明

不言众將且說老道用法宝治死伍辛見有人把死尸抬進大营連壮伏劍催鹿来至轅門用劍一指可営門的小校听真只叫為首的伍員出来納命芸旂官不敢代更来至中軍禀报了一遍子胥說知道了芸旂磕頭出帐而去只听一將当先喊叫說不必害怕待小弟前去把狗道拿来与姜姪报仇明輔一見元来是柳盖広說姜弟既

吳当先須要小心仔細 左王点頭連忙 介胄出營提刀上馬軍政司
早已予备五万兒郎八員偏将
只听得 营門响了三声砲 兒郎吶喊不絶声
八員偏將乘良季 保定红山柳展左 好一似
手里擒月羞多少 雖花旗擁壯丹星 兩杆红旗押陣角
催軍的战古似雷鳴 正居中 一馬冲出臨軍陣
京動仙山了道霸 梅花鹿上面神看 兩杆红旗有威风
但只見 頭代金盔甑烈火 頂門堆墨將红纓

身穿大紫黄金甲 征砲血染秀團龙 護心鏡
胸前悬挂如秋月 勒甲擰成九股绳 美玉无暇究四指
殺人宝劍翁中盛 又則見 左代湾弓右別箭
虎頭战靴把鐙登 愛騎走陣班豹馬 巨齒飛鏢手内擎
生成的 面如獅蓋红須作 扫帚眉趁眼如鈴
鬓边赤髮硃砂染 四丁獠牙唇外生 說什麽
擰碎雷車辟歷鬼 抑折閃電夜叉神 怪金剛撇倒嬰樹
惡判官推倒鄷都城 青楊子 看罢展左高声喊

來將收駒通姓名 左王聞听抬頭看 打量老道甚形容
則見他 九梁道冠披宿氅 黄絨絲縧計腰中
水襪凉鞋斜挑鐙 身高古怪惡形容 坐下跨
竪雲架务梅花鹿 昆吾宝劍手中擎 青石高山来修煉
扶保勾踐起刀兵 展左看罢青楊子 汝氣吳名往上攻
手中高舉飛鏢刃 赶上前盖頂接頸下絶情

吳越春秋

四

右調黄鶯兒
無影又無形　捲揚花西復東　江湖常把扁舟送　翻黄葉舞
空　推白雲出峰　過園林乱揺花枝動　吼青松穿簾入戶〻
銀燭影搖紅

残詞急訴一不多覽下演一部通俗抄録忠孝英勇呉越全傳此書言至何方表浄归提至那段節目昨朝話表的是子胥老赴松棚会伍辛假父兵困杭州青揚子下山治死危天韵七將上杭州左王臨陣俱是上文書交代且說武左王看罢了青揚子一声叱咤好道問

某听真吾乃江東姑蘇吳王架下称臣忠正明輔麾前調遣官拜武左王之職姓柳名唤益超双称展左你呢叫什麼名字妖道說我出家人在青石山修真青阳洞叅性杭州越王架下称臣官拜護国軍師你祖師尸道乎青揚子左王說你既出家為何貪恋红塵会明又勤帮助勾践是何道礼依我尚金石良言早〻的回山去罢

武左王　馬上掄刀身挫背　叫声青揚納吾言
貪恋红塵去好处　修煉一塊枉徒然　可记得
圣人可有一句話　修行容易煉性难　飢吃黄虀和松子

渴飲洞下水清泉　好容易　修成不坏神仙体
為何下山賭閑氣　劝你急早回心罢　治活了伍辛快（下山）
你若是　牙崩半个說不字　只怕你
出頭容易退頭难　青揚听罢前後話　不由鬚乍怒冲冠
叫声丑賊听我講　我為劈救才下山　要叫我
回轉古洞即容易　鄉出明輔摘肺肝　左王聞听心大怒
催馬掄刀殹任刪　青揚閃翻忙招架　二人江端把朕畨
这一个　危鳳刀剁如閃電　那个剑架吐光寒

一个是為国争天下　一个是因徒才下山　武左王
大閙周朝称好汗　名揚四海滿三川　老道煉性能征战
修行了道几千年　两丁人　江端大战三四盘
青揚應上到心煩　一边厮杀取法宝　取出了
混元宝鏡掌上是

青揚子取出了混元寶心鏡托在掌上手内掐訣口中念咒唱声真魂还不快来且說展左刚圈馬回来自克的眼前花潑耳後生風咕咚吊下坐麽身归那世命染黄泉八將一見率領三軍開弓放箭擋住了老道把死尸抬起扑大营取走明輔正坐藍旂未报乞王尸在上武左王出馬被老道治死明輔聞听痛哭傷心传令把尸首抬進大帳停在軟擡之上展西王与衆將傷心把一个柳盖只哭的死去活来人报老道在江坊要战子胥才問誰去當先只見柳盖上了大帳

但只見　一將出班朝上走　座前拜御小英豪
怪男不才臨軍陣　拿住老道把皮剐　展西王
聞听看見名柳盖　不由一陣好心焦　口說英雄須仔细

好汗答应〻如〻　慌忙〻　我趁介冑大披掛
順手斜提巨齒刀　五百精兵随主將　八員偏將保英豪
咕咚〻　営門响了三声炮　元帥旂揺左右凱
江坊京動青揚子　鹿上留神对面瞧　見英左
盔頂珠英飄烈火　團花袍就錦征袍　蟠頭大葉金貿甲
腰束獅蛮帯一条　又見他　胸前明显護心鏡
勒甲撐成九股絲　弓湾秋月曲律蹄　壺中寨插点鋼鑿
打將的　百練同垂金貿絮　来人宝劍可吹毛

飛廣刀幸如閃電 珠豹征鼬混海蛟 生成的
面如藍靛形容惡 獠牙巨口赤髮飢 松棚会上保了架
大戰諸邦名誉高 来的是 展広之子名柳盖
要与青揚把兵交 老道看罢誰南將 他这里
一声叱咤振天霄
老道一声叱咤吵吵的將有吾在此快些报名上来小了聞听勒馬抬
頭观看見迎頭是个老道生的面兇騎着梅花鹿手中仗劍就知是
妖人小了口中喊吽尔莫非是治死忠孝王与我父的那个老道嗎

青揚子点頭英広听説氣冲两肋好妖道尘穿着看我取你两手掄
刀盖頂就剁老道用宝劍急架相迎柳盖一見連忙抽刀换式把馬
一跨人挨馬凑英広使了一个順水推舟的架式就剁將下去嗰一
声老道首刀妖人聞听一把頭观看只見明晃々繞人眼冷颼々適
人寒氣直扑了頂上
青揚子 看見銅刀扑頂上 要想招架万不能
口説不好縮脖梗 只听咴以响一声 把一頂
九梁道中砍吊了 髮摸削落在流手 鹿馬一冲撞過去

老道心中吃一京 摸了摸 道巾髮際全没有
不由膽的惱兜红 暗々咬牙心發恨 寃家刀法果然凶
幸手了 是我青揚躲的快 別者之人刀下坑
有心与他再動手 只有輸来那有盈 不如我
施展混元覓心鏡 收魂須魄在筒中 想罢取玉仙家宝
捐訣叠印嘴嘟嚷 这柳盖 你要惟馬戰老道
自覓頭暈耳生風 两脚难蹬描金鐙 咕咚吊下馬能将
嘡嘟々 扔了巨蓬刀一口 一命嗚呼喪幽冥

八將一見魂不在 調動史郎往上冲 迎頭先
乱喬招住青揚子 抬起小將死尸另 几擡残兵回程跑
吽苦哀哉奔大營 兰旂官 不敢延遅往裡走
上了大帐报軍情
报与忠正明輔在上禍從天降東平王岑先陣亡特来禀报屋西王
將手一擺传令抬進死尸放在大帐軟榻之上明輔这宗為难也就
一言难尽一陣三陣伤了三員大將都是連心的人你説怎屈不吽
他着急又是傷心无計可使正然悲痛兰旂又报妖道要戰子胥聞

听撅列的火起身形分付快拾已果我与妖人較量々々只听下边
人声喊吽明輔不可杀鷄焉用牛刀等小弟出營捉拿妖道与三人
报仇雪恨明輔聞听認的是西北庄石畨子胥点頭石畨代兵出營
抄录之書畵絶而妙总而言妖道用徹魂筒又把石畨盖英二人治
死
总而言 妖道以仗徹魂筒 混元宝鏡果莫能
伍車展広小柳盖 石畨还有名盖英 江坊上
一連五陣傷五將 还在軍前要戰爭 明輔帐中双脚跳

要与老道見雌広 焦休欣 姜之蓋宇忙上帐
安仁杰柏配往行上 一命擱住伍明輔 仁兄息怒請听明
这妖道 倚仗法宝將人治 个々出營性命坑
真亲真砍何足懼 妖術邪法皆不通 老仁兄
出營倘然有好歹 誰掌元营調軍兵 明輔聞听嘿含淚
吽声列住仙听明 今一日 娘兒命尽娃罢死
美弟三人把命坑 吽我怎对姑蘇主 还有淮南米叁僧
曾記得 当初保主去聞宝 沿途一路是艰難

山前活捉朱成豹　山后跪伏柳展雄　我也曾
台前力夺千舳艫　文对百里老先生　拳打卞莊踹蒯蹟
剑挫梧桐喘犊公　黄河岸　独挡秦兵八十四万
扶保諸王响大名　夫石全与鱼肠令　平郑伐楚到处盈
莫不是　少年的威风我使尽　走赴松棚礅砧名
大江大浪千七万　死水洋濤遭了風　屡西王
越説越痛如酒醉　嘆坏江東第一朋　子胥正在為難处
忽然間　想起一宗大事情　圣人赐我的前敕宝

何不取出看分明　这一现看柬帖字　下回書
武子興兵与青楊江坊閗法显其能

真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皆因今日一連五陣傷損了五位豪傑怎麽不叫明轉着急呢忽然想起孫武子在江東餞行的時節賜了一聯柬帖説到杭州遇見之時方准折開觀看自有應驗何不取出來觀看觀看如何明轉想罷打錦囊之中取出了柬帖折開封简一道有五粒丸藥又將柬帖打開觀看上邊有七言十二句詩留神細看上寫着

孫遊留柬伍員現　五龍草葯定心丹　炎天暑熱如火烤
保住尸首要齊全　伍辛柳蓋費了命　蓋英石畨裹黄泉

猛烈広王身遭难　明輔只管放心寬　急速姑蘇奏吳王
哀表去請我當先　不怕青楊合膀師　一陣成功浮勝還
明輔看罷滿心歡喜傳官立刻把五將的牙関撬開把定心丹放在口内保住了尸首不壞又見藍旗报道青楊子要战子胥咬牙切齒傳令把免战牌挂將出去軍政司答應高懸免战老道一見傳令回城只听咕嚕〻〻浮勝响
只聽浮　浮勝鼓打亂金鏗　三軍齊唱凱歌聲
元帥勝鰲伸战馬　迎接老道笑盈〻　一个〻

圍随老道往前走　衆星捧月一般仝　馬上吊橋城開放
進了杭州一座城　發時间　來至朝門齊下馬
有人报与越王公　与踐听说龙心喜　率領多官往外迎
青楊子　一見踐倒拜陛下　伏主洪福臣立功
江塌連勝鬥五陣　治死五將都有名　忠孝王
伍辛展広全喪命　柳盖石畨合盖英　越王聞聽忙拉住
請上三禅朕慶功　說着話　君臣來至金闕内
傳官虞上設刘佮　該官遵旨不代变　摆上果品在桌中

摇而言　天子奉敬三盃酒　㚇插金花十字红
全仗国師法力廣　杀退江東返文兵　如若是
拿住子胥浮了券　派家感恩大加封　老道回答說明日
定拿伍員来献功　大殿上　听說越王心大悅
君臣共飲返到佺　不言杭州一切事　先說那
子胥明輔在軍營
且説明輔挂出免战急忙傳官始過文方四宝子胥提筆寫了一道哀表告上用了印往下叫声中軍官何在有下官李潤明輔説不必

延遲昼夜兼程上姑蘇求救中軍答应接表下帐出営上江東不提
且說子胥这才閙起众將打江東来的元鼓息休欣就把吳王犒賞
金銀粮草的話說了一遍明輔点頭擺酒与息休欣安仁杰招配姜
立盖宇还將接風又傳軍令將金銀表礼粮草速進大营三千軍兵
归隊戎政司如危而去子胥与众將飲酒不提且說差官李潤
单表卯　差官李潤去上表　急忙上馬出大营
离了武林杭州府　直奔姑蘇一座城　真正是
一马加鞭如流水　兩条肚带似泥苍　三顆碌美就地滚
四隻蹄兜代几声　馬過了　五路通衢行大路
六樁鞭打手不停　七尺身軀鞭心里　八宝座前任又行
九股紅棉騎坐李　十々的　昼夜不分奔遠程
卯日正主抬頭看　瞧見姑蘇錦秀城　心忙懒观城外景
闖進了　姑蘇西門往裡行　穿街越巷来的快
朝門离安下主龙　駐着卯　奏事黄門言旧礼
門官進朝上九重　正与吳王登宝殿　皇門跪倒尊主公
今有卯　忠正明輔来上来　差官朝外見圣明
吳王傳旨速宣召　皇門磕頭往外行　不多時
差官見架將名报　為臣李潤見朝廷　明輔差官来進表
呈上御覽便知情　这吳王　侍官接表朝上轉
表章鋪在龙案中　坐上的吳王忙伸手　打開了
苗神细々看分明
吳王在宝座上伸手打開了表章苗神細看表上寫着
臣侯西王忠正明輔伍員為懇切事因臣杭州去赴松棚会有伍
辛柳盖二人奉莊王之旨与臣上壽赶至杭州伍辛柳盖怒勇救
臣兵困杭州捉拿刁残誰知越国有一玄門道教邪術五边將忠
孝伍辛武应王盜臣点平王柳盖西北侯石青左軍於討盖荣五
將治死江坊臣伍員無奈差官求救請護国軍師調兵赴杭救急
灾为万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吳王看罢了哀表不由的眼中落泪
这吳王　看罢表章腮流泪　時把恩人叫几声
不晷杭州遭此事　我孤一定發救兵　这王下
侍旨宣召孫武子　圣人出班見朝廷　吳王將表朝下遞
武子接過看分明　這国師　從頭至尾看一遍
不由髮作動無明　口尊孤主休憂慮　臣上杭州走一程
怕什应　賊師臂教青揚子　拿住勾残才撤兵
这腔子熱血杭州倒　不滅賊人本姓更　这吳主
闡所口把軍師叫　此去可代多少兵　武子下边尊陛下
一万三千足矣行　吳王欢喜說准本　武圣人
叫声毛遂把令听　只听下边人答应　呼唤弟子有何情
国師說　一全潘安下教場　挑選軍兵扎下营
毛遂接令下大殿　經略潘安一全行　吳王說
明日長亭將行餞　說有又身架还宫　武子圣人先回府
予备行粧好起程　且說毛遂潘經略　来至了
演武厅中就点名
經略潘安一全毛遂来至演武厅下馬归坐只見正副参遊千把等
官参拜分班站立分付旗牌把兵馬調到軍場真是人裡挑人馬中
選馬登時挑完在教場扎隊至次日五古武子来至来至教場毛遂
率众迎接圣人弃李归坐众將参見武子説你那里郎当救兵尔等

都在十里長亭扎營 哦眾將尊令武子下了演武廳祭奠了皇天后
土三軍司命焚化喜帋响炮拔營武子先催馬竟扑長亭辭架登時
來到吳王一全文武早至長亭國師下馬見架謝恩天子傳旨設擺
酒宴与國師餞行真是吹七三力長亭上酒菜齊備
長亭內 吳王手執黃金盞 丞相一旁捧定瓶
滿斟一盃皇封御 口尊國師仔細听 展只展
旌旂一展賊人滅 戰馬到处就成功 答救眾將得活命
保莪明輔早回程 伍思人 救過我孤好几次

至今牢記在心中 臨潼會不多誰將南 嫦宛烏騅在江东
望國師 早七滅卸賊妖道 得蔡回來加信封
武子答応臣知道 我主不必細丁寧 孫武子
一連飲过三盃酒 辭王別架上能行 天子回城不必表
先說國師至大營 咕咚七 大砲三声拔營寨
离了姑蘇十里亭 一心要奔杭州府 几句攢成花卉名
前打有 披現碧花旂双面 十姊妹打碗好兵兵
鳳仙水仙領人馬 先華海棠花未红 向日蓮

盔頂馬纓犀芍藥 金灵花中玉芙蓉 只因月季泒乱反
串枝蓮勾引百日红 望江南 石榴花秋剌枝治
丁香探春报江东 勸娘子拉住十軸子 牡丹珍珠細盈七
只听得 刺以花吹起金菊令 剪秋罗鸡冠子行
茉莉走晩安營寨 晚香玉夜蘭人打更 一路上
戰馬嘶吃垂盤草 三軍摇倒家罗松 那日正走兰旂报
來至杭州一座城 前者明輔安營寨 报乞國師軍令行
孫武子 聞听諸令朝前進 兵合一处好交牟

只听大砲京天地 这一安營准备有要与老通見此広

且說武子天仙兵行正走藍旂來报高明輔的后營不远武子令下
兵合一处安營只听得咕咚七三声炮响前軍不走後哨不追安下
元營立下大寨与伍明輔的大營相連一处不言武子下寨且說明
輔自從差官求救已後老道青拂子是天七禱有營門討戰子胥差
不當先真是度日如年天氣又热这五將的死尸亭在後帳多日了
有定心丹保住尸首等着圣人前來好解救眾將一連就有半月过
一日差官李淵回來稟报說國師代兵隨後就到子胥听說放下心
怀又等了几日忽听得後營外大砲京天才要令人打探只見藍旂

官跪進中軍朝上跪倒排乞老王了在上今有姑蘇的蘇州的護國
軍師帥領一万三千人馬在后寨合兵安營已今定奪明輔聞听把
手一擺兰旂下悌而去子胥心中大喜傳令大小眾將隨我大後
營去接國師只听眾將答応一丫七我在介胄明甫欠身下了中軍
並不騎馬出了後寨
廣西王 帥領眾將出營寨 直扑武子大營前
聖人正坐人來报 忠正明輔至營盤 孫武子
聞听高身心离坐 代領江东大小官 轅門迎接淮南將

子看一見泪不干　急忙〻　搶步分秃参夕跪
俯伏塵埃哭軟癱　弟子來遲休見罪　師尊担待要容寬
自從來赴松朋会　五月端阳進了山　這句戏
五国会兵六十万　战將元戎有上千　正杀了半天合一夜
多去了　伍辛柳盖小英男　臨潼夫石点將会
不似松朋這一番　明輔說着泪如雨　把一住
武子天仙也痛酸　伸手拉起伍明輔　一仝進了大營盤
又見那　众將丁〻來參見　圣人坐上把令傳

五营四哨归大隊　將打一家要齐全　又分付
大帐中軍設酒宴　我与明輔叙心田　該官答应忙不住
摆上酒菜列盃盤　總而言　飲酒中間提五將
圣人聞听心痛酸　分付傳馬前营去　好商量
捉拿老道在軍前
抄录之書荀德為妙採武子一仝明輔到了前寨來了青纱大帐又
把五將的尸首看了一看圣人說这是妖道把三魂七魄摄了去等
我明日与妖〻見战再作道理明輔答应不言江東营中之事且說

杭州的远探不敢代慢進了元戎府朝上跪倒口中說报〻元帅在
上江東的後营來了一支兵馬合兵一处与明輔相帮不敢不报〻
令定奪劈教說如道再去打探連忙入朝启禀老道青揚子至此自
見越王說今日上江东的营前打听真假勾践聞听请国師對敵須
要小心仔細
這老道　口中答应辞王架　迈步如梭出禁門
元帥劈教忙合肯　順手提刀上安心　青揚子
扳安忙上梅花鹿　代領五百打仗軍　穿街過巷來的快

東門不遠面前存　咕咚〻　城頭先响三声炮
抽閂拉拴開放門　乱撒征宅往外闖　揚威耀武往前行
哧滴〻　紧撒一警來的快　望見轅門看假真
只見營門撒兒战　老道分付喚敵人　這劈教
刀指轅門來要战　只叫手眉把陣臨　盔旂振入青纱帐
禀报軍師武圣人　心中說　老道差人來討战
指名叫王下令东門　武子聞听心好恼　不由容怒咬牙根
開手指定營外罵　好一个　妖人胆大特欺心

不孝修行成正果　為何混乱錦乾坤　說着話
傳令該官齐备馬　众多战將随后跟　武子出帳上坐孝
跟看江东虎一群　咕咚〻　大炮一声京天地
引仙旂擺左右分　江塲京動青揚子　慌忙〻
按住梅鹿細留神
且說老道现看只听一声炮响只見哧滴〻吧拉〻乱撒征宅來至
江塲只見金盔金甲艮盔艮甲銅盔銅甲鉄盔鉄甲宛子盔君漆甲
穿红掛录肩紫披蓝上山打虎獻牙將下海擒龙鎗角夫到江塲押

住陣角一声砲响又有两杆引仙旂升空竟扑了江塲往左右一分
上边颤口大的金字左边寫的是彩凤鳥山如展翅右边寫的是蛟
龙出海就春云又听得第三声砲响有五百精兵吵嚷了一声喊一
字排開正居中有一摩馬走動馬上端坐一人是怎生打扮
青揚子　接住梅鹿留神看　此人打扮不寻常
頭代九梁冠一頂　映日光辉晃太陽　又見他
懶龙丝條腰間計　豆青袍披挂五方　水襪云鞋斜登〻
仙凡道肯不尋常　生成的　方面大耳多希巫

細眉朗目有神光　天庭飽滿地格厚　三綹烏須苫胸膛
他有那　金攢黃衍蛾眉劍　三卷天書怀内藏
天書兵書知生死　陰書符录鬼神怕　這住了
愛騎走陣白龍馬　腕腕虬龍劍一双　移山倒海如耍戏
摘星换斗算平常　張手是風合手雨　他能知
過去未來較陰陽　玉皇殿前有道号　神仙隊内屬他強
掌教的　南極壽星將他讓　武子当先至戰場
老道看罢肚答話　用劍一指語声揚　口中喊

道友收駒通法号　那山那洞全年量　下凡到此帮明輔
要你仔细講中腸　武子聞听忙接馬　内慧眼
当神对面看青門
武子圣人听說有人招呼攪截江収住坐季手是眼望面观看只見
玄門頭代九梁巾身穿黃色道袍腰计絲絛水襪凉鞋坐踏梅花鹿
手使昆吾劍身長一丈面如蟹盖黃須倒捲凶眉恶眼满部虬冉臣
口獠牙十分威壮又望頭頂细看有一股黑氣直冲霄汗武子了一
見就知他非是人類列位明公有所不知要是人修的神仙頂上是

股白氣冲空為人要是主貴頭上必有紅气护体此乃開言且說圣
人看罢微々冷笑說道友我這裡稽首了你莫非是青楊子應老道
說此你乃何人武子說問我所真院仙山修真隱仙观中养性
聖人含笑　祖居景州吳橋縣　鬼神莊上有門庭
姓孫名遜稱武子　扶保吳王在江東　官封我
護国軍師轄文武　天下諸邦掌權衡　我今臨陣將你会
特為一見要說清　我奉的　我佛差遣玉帝旨
為保姬光定江洪　我遇仙長無仇恨　為什麼

傷害江東五英広　為何一怒將山下　倉恋紅塵入五行
劝你快回青楊洞　安然打坐唪皇經　放回了
伍辛柳盖与燕珏　石番盖英我愿情　咱两存下三清义
看有同道是真情　如若是　牙崩半个說不字
我叫你难回古洞中　武子言辞还未尽　氣壞了修真得道精
麋鹿工　双眉紧皱元争眼　滿氣无明往上攻
大叫孫遜快住口　倚強押弱可不然　皆因為
我往設摆松朋会　一計安成傷将兵　伍辛倚仗鉈馬勇

鉈協劈救落下凡　与越王　君臣焚香將我請
貧道一怒下山來　施展大法治五將　要想平休万不能
若叫我　回轉高山極容易　那出子齐旧依從
武子聞听腮含笑　仙長住口莫高声　咱們的
道教玄門通一氣　如何不敬東英広　拿着劈救降伏我
要叫我　一怒之間了不成　先拿劈救合何践
馬踐杭州一座城　青楊聞听心冒火　一声怪叫朝上冲
手掄宝劍砍武子　可丫人江坊上立刻動手比輸营

時才話表孫伍子的言还未尽青楊子在鹿上冲々大怒口中
叫喊孫遜休得狂作別要走我來取你說着一頂梅鹿冲至跟
前掄昆吾劍分頂旧刺武子了一見忙用虬龙劍急架相还両
各人奈在江坊战在一处怎見得有賦為証
旋旂招展彩旗揺二人江坊把手交梅鹿横冲急如翡白龙
战馬乱咆哮这陣上叱啦々殺氣猛扇那陣上味滴々擁雨
猛绝人陶人山崩地裂鹿淘馬常跳咆哮這一各修真養性
玄机如那一各煉氣煉丹苦煎熬一各是黃公三畧一各是

呂望这一各為明輔杭州来到那一各下高山所為靡敎劍
对劍声音狗咣人与人道法真高 双陣催軍把古敲只余的
征云笼罩
青楊子与圣人在江坊上这一陣恶战仇敵杀了各难解难分
並不見輸芭券敗武子天仙心中一怒在馬上把虬龙劍祭了
一祭立刻把门路更改
江坊上 伍子馬上施展勇 劍法純熟门路通
祥光繞統分上下 拙架不住喪残生 双各人

竜馬五拉十数趟 不済了青楊迷精灵 昆吾宝劍来的慢
渾身热汗似蒸笼 怪不得 人言孫遜多驍勇
果然能杀惯战争 有心还要走几趟 倘若失机落丑名
不如我 詐敗佯輸将他哄 施展法宝把他芭
說着圈回梅花鹿 虛砍一劍去如風 青楊子
敗陣失机楊腸去 笑坏了武子喊一声 你要脫逃焉能勾
追進杭州我立功 双磕膝 忙磕内電白龙馬
風雷電掣一般仝 敗陣的青揚回頭看 喜煞々腮边長咲容

急忙々 掛下手中昆吾劍 怀中忙取晃魂鈴
取三这件仙家宝 騎々指訣不消停 对准了
太阳羽真光忙念咒 客流灵之七字清 武子后边早瞧見
指把玄门罵声几 賊咗你 井裡打水河裡賣
孔夫子门前賣孝經 你說你会我亘今 我吽你
看々誰能誰不能
强中更有强中手 能人背后有能人 武子圣人暗々的在馬上
早有了准备且說青子念完了咒語将手一撒滴溜々晃魂鈴

起在空中叮当响亮丟拄武子的三魂七魄老道回頭一声喊
吽々孫遜休来追赶看我的法宝取你武子拿听抬頭一看还
忙掐三台訣念五雷咒打怀中取出了混元鎚味々嘀々祭在了
空中晃魂鈴是望下落混元鎚是望上磞又件法宝碰在了一
处半空中只听各当啷唧吧拉是打着唎当郎是鈴声响嘵嚨
拉是砸碎了一片々 々落在地下
孫伍子 急忙念咒收回宝 老道覌睛嚇一京
哎喲一声捘了我 好孫遜 砸碎我的晃魂鈴

你死我活拼了罢 鍋前神仙搨水中 圣人馬上哈々笑
大罵狗道你听明 現眼法宝只管使
治住孫某算你能 有什么 手揄宝劍又相争
青楊余听氣欠脑
对陣上 明輔看見心中禁 笑坏了江東扇一棡
元帥敖乃說不好 馬上驃的臉通紅 且不言
双边器陣的卑战将 先表二人又交手 双陣上敗打如暴豆
二人宝劍响連声 好一似 一条大蟒尋龙闹
二相豺狼猛虎争 三郎不怕陳香子 四大天王独坝炳昊

五道廟 五道閻軍捉五鬼 六甲祇与六丁神
七傺二郎降七怪 八背哪吒撓精灵 九戴熬油身受苦
十々的 二人拾命堵輸芭 青揚怒恼揄劍剌
武子的虬龙望上通 只听得 劍砍劍剌响叮当
明炉打鉄似敵劍 漸々生劵孫武子 不済了
杭州助忌的这精灵
二人在江坊之上走了几趟老道虛砍一劍佯腸敗走武子一
見哎呀切真好妖道尔往那里走孩身赶上拿回說着催開了

白龙馬追赶下来老道一見忙慌在鹿上將身一恍宗影全無
武子了正赶中间令各丁的不見了老道　咧心中咤异暗說妖
道必是用什么邪術武子了正然犹疑忽听得平地一陣呼匕
風响四下里烏云冷霧又听得嘹叹一声却把圣人嚇了一跳
運忙扭項望四下里覌看只見平地上按五方長出了五株大
樹　但只見　東西南北中央地　五方五行把樹生
起出看有指頭細　登時碗口似茶盅　又則見
皮缸油篓擎天柱　越長越大似山牟　樹有天高粗無比

圣人夾在正居中　这天仙　看罢不由心切韋
暗把青揚罵几声　幸于围住我孫遊　俗子凡夫把命坑
孫武子　一半咬牙忙念咒　掐訣迭印显神通
將身一恍顯宗影　不見吳桥渴道翁　青揚子
一見不由心暗想　一樁出事令人京　半虛空中云磨响
一群木匠显露形　一个匕　翻身迈步扑大樹
延竣代跳上樹枝　这各拾斧兵和砍　那个鋸子响連声
这一各　拉起鑽来旧打眼　又各拉鋸匕樹梿

这个斧子砍又劌　老道哎喲只喊疼　急的他
到念真言收法力　登時之间現了形　武子馬上微匕咲
道友法力実稀松　一句說惱青楊子　他在那
傍花鹿上喊連声
孫武子哈匕大笑說道友你煉的旧是这个小法術你只好哄
愚的想哄我万不能勾有好的只管施展老道耷听登時羞惱
变成怒一声喊叫孫遊你望那里走赶至跟前掄劍旧砍圣人
用劍急架相还且說忠正明輔与焦休欣安仁傑栢配姜立蓋

宇还有秉另偏將一个〻着的明白見者敗了陣忽然長出了
五株大樹又見了一群木匠把樹奔的、奔砍了砍登時邪道人
現出形像又与圣人交戰秉人明〻的知道这是国师的法力
高興不由渴个〻心中欢喜
且不言　江東秉將心中喜　且把劈教明一明
着見师付能变樹　遮天盖地泉阴濃　爽住了
江東軍师孫武子　元师欢喜谢苍穹　又見天师破了法
不由心内暗吃京　只見渴　帅領兵將观券敗

又見青揚打仗爭　二人努力分强弱　優存弱死比雌厷
又各人　全平武藝爭天下　武子青揚各显能
鹿馬盘桓有几盪　老道犯想自铺亭　我有心
江坊再战孫伍子　只恐残生劍下坑　不如施展值钱宝
粧仙盒内把他盛　青揚子　想罢磕鹿伴朋去
武子暗咲在心中　只許狗道誆哄我　我誆他去入牢籠
武子爺　主意已定随后赶　老道回頭長咲咨
掐訣迭印忙念咒　粧仙盒兒手内擎　口中喊

孫遊真身还不倒　仙家法宝果然灵　武子馬上留神看
暗叫南極老寿星　掌教的　真宝為何叫他使
欺負循行禅教公　武子說着忙念咒　取正一物掌中擎
孫武子　仰面睜睛往上看　粧仙盒兒扑頂中
武子哎喲說不好　連人代馬入盒中　青揚子
到念真言收法宝　團回悔氣要進城　明輔一見黄了臉
唬坏英么独眼龙　焦休欣　口尊兄長我去救
催馬掄鎗喊一声　追上老道掙鎗刺　青揚子

他指架这英左抽鈴恶战争

時才話表青揚子用粧仙盒把武子粧在法宝之内双下里的
爭将俱已看的明白膀教是満心欢喜暗誇師付的法力高强
且説明輔着忙只嚇的渾身打战説不好圣人被老道拿了去
咧焦休欣説兄長放心代我救回国師説有縱馬托鈴高声叱
咤罗好野道快把我師付留青揚子旋鹿才要近城去报功劳
听見有人喊叫連忙回頭覌看有一人追来好利害他旧由如
半截黑塔鉄臥衫烏油鎧甲皂罗袍烏追馬十分凶恶老者有
忙明知此将来的不善可旧不肯向他姓名手中掄劍分頂旧
剁鎮王江看見宝劍臨近把手中鈴使了各奔火燒天的架式
咯喈一声架過不容老道过去一抽战杆前手一揚后手一接
喝声着直扑了老道哽嗓扎采青揚着忙用宝劍往上才要指
架英左急里变又把前拳一按后手一揚它牛战杆可旧扎心
口扎来喝声着我的鈴老道一見説声不好把梅花鹿望左边
一拧躲过了前心躲不过右肋只听哧一声响喨
只听滑 一声响喨扎右肋 老道着伤嚇冒魂
道袍系絲皆崩断 右肋之下血津津 青揚子

跨鹿提鈴伴朋去 氣坏了好汗焦休欣 鈴下脫走賊妖道
誰説天仙武圣人 頭一件 江東兵将对不过
怎見淮南李頂臣 催馬揮鈴往下赶 烏騅走動似蕎云
口中喊 妖道你往那里跑 赶進杭州把你拎
鎮江王丁正然走 迎頭一将似天神 一声喊
江東賊将休撒野 嚇着吾師摘你的心 英左聞听忙接馬
本回留神驗假真 但只見 金盔金甲紅袍襯
弓箭什物双傍分 坐下一季渾紅馬 晏月剛刀冷氣侵

又見他 方面大耳年雖老 本是杭州掛印臣
劈敖臨敵掄刀剁 這不旧恼怒焦休欣 它牛杆
架过老一倒了手 鈴杆掄元下狠心 喝声賊将着鞭打
一声响喨罕京人 只打的 代背連肩崩甲葉
元帥劈敖罵了魂 不敢交争敗了陣 師徒双
直扑杭州的東正门
元帥劈敖帅領残兵風卷残云与青揚子往下大敗鎮江王焦
休欣只急的渾身是汗无奈何只得旋回見了明輔子胥与爭
將只得收兵回営轉至元门一齐充李兵丁为隊来至了青紗
大帳明輔一指頭只見圣人在上面端然正坐説羨從不必担
京、休要害怕众将拿听一齐欢喜知道圣人的兜妙无穷參見
己畢分為左右武子説明輔等尔等当先望城要战指名只呼
青揚子臨敵丟家人自有道礼爭将尊令不表且説老道進城
早有人报与了越王句賤
這越王 急忙欠身下大展 帅領文武往外行
朝门接着青揚子 拜見越王訴真情 江東的

子胥差人去求救
孙逊提兵与臣征
二人江坊大闹法
各施道術显奇能
庄仙盒
江坊拿住名孙逊
一時三刻化為渾
句践拿听心欢喜
手拉着青揚往里行
来至了
三神房上忙傳旨
設酒与国师慶贺功
老道磕頭將恩謝
越王宗延酒三盅
句践說
我孫有福軍师到
全仗法力滅江東
青揚說我主將心放
要平吴国謀吴中
明一日
当先定拿王明輔
还有江東虎一棚
越王拿听龙心悦
又把国师问一声

方才說
法宝至住孙伍子
我朕睄〻能不能
青揚拿听將頭点
正要賣弄显其能
一伸手
怀中取宝值钱物
恭〻敬〻放桌中
越王坐上睁睛看
小〻盒兜一色紅
老道說
此宝别看氣血小
其中咢不非了輕
庄仙庄人即容易
那怕是
淂道真仙化為混

青揚子一路的賣派把个越王樂的双各巴掌拍不到一塊咧說国师何不打開睄〻呢老道說使淂耍术不勾一时三刻大概也旧化的不差什么了說話起口念真言双手把盒盖兜一揭君臣一齐低頭望宣内覌看拔咧那里有武子的混血只見是一个帝人在里面叔着青揚一見把真魂唬昌說不好又被武子哄子我咧句践也是京慌不好又思想下請問老道連忙把盒仍揭起口中說為臣明日一定与孙武見个高低上下越王点頭傳旨散朝句践駕回了宫院

此書中
夢斷結說至次日
越王上宫坐九重
文武奇集朝見主
只見皇门报一声
江東的

有人城外来要战
羊請国师駕上城
越王拿說知道了
只見青揚往上行
口中說
貧道今日临軍隊
定把争人拿近城
說着許駕往外行
上朝跨鹿領兵行
城上的
咕咚大炮京天地
將与兵丁上了城
来至江坊兵分隊
老道抬頭看分明
但只見
江東争將排班站
三軍司命走当人
一人催動白龙馬
手使宝劍是乱龙
这老道
覌着正是孙武子
不由髮作動无名
催闹梅鹿掄闹劍
大罵孙逊了不成

有什么
本領今日只曾使
响双只要見雌雄
說着分頂用劍劑
武子抬頭咲連声
口中說
妖人休想淂活命
要想逃生万不能
說肖围馬来動手
大战龙潭房穴中
只听叮当宝劍响
双个人
施威交显战其能

孙武子在江坊之上大战青楊子劍对劍連声响喨鹿与馬来往相冲双陣上雷古揚威一齐助陣二人杀勾多时五六回合青揚子睄〻益昨日个用粧仙盒被他破了法宝今日照兼尔还施辰此物必須給他一个措手不及一定是这个主义妖道想罢一边里杀着一边里念咒旧把袍袖一抖那庄仙盒滴溜〻起在空中誰知伍子旧知道也是密嗦真言暗中念咒一微手把左手里的那把虬龙劍旧变了枣核尔丁子是双頭尔尖当中粗赤滴〻祭在空中这双宗法宝碰在了一处只听空中吧的一声响亮

半空中
响喨一声看了中
庄仙盒
鑿了一个大窟窿
老道一見黄了臉
毁坏宝貝我心疼

賢圣二天禾煉宝 坠送在孙逊手扣中 想着々々冲々怒
如雷怪叫往上冲 对阵上 武子馬上哄不住
到念真言不消亭 伸手接住虬龙劍 叫声道友你是听
有什么 法宝降和快施展 閑看解悶一般仝
着氣的青揚用劍砍 武子虬龙往上迎 双个人
鹿馬盘桓三四遭 圣人犯想暗丁哼 有心还要走几遭
想着救活爭英厷 一伸手 取出一个紅葫芦
拔去塞尔手中擎 桃木人拿着忙念咒 六甲灵文字々清

嗦滴々 葫芦之内金光冒 桃木人起在半虚空
被風一吹四下里散 又則見 来了一群大牛蜂
扑頭盖臉螫老道 七寸子渾身上下丁 一團一果真利害
老道哎哟只喊疼 急忙々 代回梅鹿朝下敗
心京胆战跑如風 武子說你往那里跑 要想脱逃万不能
青揚子 敗到正西抬頭看 武子相欄不放行
老道害怕朝北跑 壬癸只怕有人声 口中說
道友休想回城去 要見杭州杜費二 依我說放了五員將

混元鏡 撒魂简尔这双宗 立刻交与孙逊手
貧道饒你轉山中 老道拿听冲々怒 罵了声
孙武子要叫我饒放 五将万不能

時才話表老道跑到了正北方又有孙武子攔住望他要混元
尚心饒撒魂简好放了三將的三魂七魄不由的冲々大怒叫
声武子昨日咱双旧說明了要饒了五將不難你把子胥先交
給我々旧饒了五將圣人拿听馬上陪哄說道友你好不知時
务我到好义相求你到反抗义不從在若痴迷不悟休怨我鉄
了慈悲你的性命休矣青揚子拿听心中好惱 哎哟 好孙逊別
要吃我一劍說着掄劍旧砍武子急架相还二人在正北上杀
了几遭老道旋鹿往東方甲乙木大敗青揚子正往東跑一抬

頭只見武子横欄去路不由分說大罵野道休走拿虬龙劍旧
剁老道不敢代怠慢一旋梅花鹿往正南方敗將下去只听迎
頭有人招呼道友曼来有王家人在此青揚子观看还是武子
只听圣人開言說只因伍明輔大战松棚会不券道友差官聘
請我貧道前来求你將巴人的魂魄放王表為何抗义不肯是
何道理
孙武子 馬上只把青揚叫 要你留神仔細听
自幼王家李放道 左傳春秋响大名 陀仙观

遥見明輔大聚会 劍刺妲察一命坑 汝江显过真手段
斉河誅过双條龙 破抬南 大破鄭国兵伐楚
天下拿如恼代冬 別說是你生惧道 旧是邓
掌教的南極也怕京 三声放了争魂魄 放你为山去哮經
牙崩半个说不字 立刻叫你赴幽冥 青揚子
鹿上犯想叠主义 不如先近武林城 想罢指诀忙造印
旧地祥光起在空 又則見 空中只听人招呼
老道曼禾莫逃生 姚道拿听抬頭看 只見武子在空中

青揚子 一見天仙真害怕 口尊武子請听明
回城我把魂魄禁 少等片刻旧交明 圣人说
先把狗頭交与我 留下押賬你旧行 不然咱双比一比
空中施展显其能 还老道 金听此話心竄火
一声喊吽似雷鸣 一拘坐下梅花鹿 掄宝劍
照着五子下絕情
老道是真急 咧崖鹿弃劍揆頭旧剁武子微々冷咲用虬龍劍
急架相还二人在半虚空中交战咕叮咯当連声响唬鹿馬的

生云金光扑面圣人的心中犯想不如打發他回去在作道理
圣人想把準等老道動手且说老道杀又杀不过跑又跑不了
心内着急恶狠々盖頂旧是一劍武子一見用左手的虬劍咯
喲一声磕開了昆吾劍右手的虬龍劍可旧跟將近去武子大
吽青揚子我杀了你罢可惜你千年道行不杀你々不知我的
利害不如打你罢老道才要照肉只听一声响嘵
只听得 嘡的一声着了重 老道哎喲魂嚇京
武子空中收法力 桃木人收回袖内存 青揚子

空中敗陣回城去 嘮師代兵也近城 午门落下青揚子
句踐文武一齐迎 越王说 国師今日大得券
老道拿听臉无紅 定指望下山拿明輔 那知遇見狼毒星
一連是 及天不利敗了陣 孙逊的方法比吾能
明日当先臨軍陣 定合武子争一争 这越王
听罢嗐声將頭点 讚嘆修真養性翁 扭項瞅着劈元帥
说是你 會合請邦惹禍星 有心朕把降書獻
列国恥笑我無能 忠正明輔有印劍 他若一怒了不成

老道说 我主放心休憂慮 等我暗用巧字笼
不言老道要定計 且说圣人回了營 咕嚕々
得勝献打敲金鐙 三軍齐唱凱歌声 来至中軍齐下馬
武子升帳坐居中 伍明輔 帥領衆將忙參見
国師賜坐不消停 侍官整酒擺战飯 及旁边
坐下金钱鹿一棚
武子与明輔衆將飯飡了战飯撤去了碗盞師徒坐談軍务圣
人说耿自今朝一連双陣治敗了妖道他在不肯歇心起这个

工夫我好拿旧五將还得一个人走近杭州了说着往下開言
那位將軍上杭州盗取妖道的混元背心鏡与徹魂角這二宗
那宝言还未尽有人答應弟子愿往孙武子一同明輔望下觀
看認的是金眼毛遂武子満心欢喜说毛遂你近杭州須小心
仔細打袍袖之中取云了一色磕睡虫尔又傳受了他咒語一
遍说杭州必須如此这般々々这樣
毛金眼 接过色尔说知道 祖師只管放寬心
叩拜辞别孙武子 一蹤金光架上云 招展光由神来省

望見杭州東正门 毛遂他 手搭涼棚望下看
城中兵將似云屯 灯球火把如白晝 打梆摇鈴有夜巡
看了看 不知禁门在何处 不知老道那方存
娃卜正然无主意 下边有群夜巡兵 一齐说
咱们先往禁门去 早見本官早着心 娃卜听見心欢喜
空中跟着至禁门 这毛遂 一按金光洛在地
硬近朝门細留神 所仗他有隐身法 如若是
別人瞞他枉用心 娃卜来到三禅屏 只見屏上飲孟巡

越王与 妖道青揚居正位 双傍相陪武共文
娃卩一見近了展 旨見之内一存身 革听那
勾践妖道说何话 得宝好偷貴宝珍 且说老道正飲酒
只竟心京不定神 心京陶跳把燎打 把一个
老道唬的渴了魂
青揚子正与老道飲酒 只竟的心神不定 坐卧不安 老道说这
是什么元故 百喲代我占算々 々老道想罢拳手要算把个毛
遂唬了一跳 連忙念咒掐诀 老道登時抽起鸡爪瘋来 伸出掐

頭拳不回去 老道雅己掐算 慌忙站起 口尊我主為臣的酒勾
了辞别回府 勾践说恕我孤不送 老道下了殿出朝 跨鹿回帥
府 元帥臂鼓一同二十四員 引礼官户送上了良安殿 歸坐 娃
卩也跟進了良安殿 站立在一傍 青揚子自思 总想不出一條
妙计 傳官看酒 不多时酒宴擺齐 与勞教師徒歡酒 心中暗想
我在望々一拳手好还是如此
青揚子 一連掐算好几遍 左手竟抽鸡爪瘋
老道拉住勞元帥 哀徒連叫双三声 寔指望

下山替你拿明輔 不畧孙逊發救兵 一連双陣未得勝
毀坏了 左仙盒与慌魂鈴 老道说着長吁氣
勞教勝为飲刘伶 一更吃到交二古 師徒喝醉又酩酊
这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悶倦愁腸瞌睡增
老道扶桌身形慌 元帥傳令撤刘伶 搀扶着
青揚上榻去安寢 師徒躺倒瞌聰龙 事人把酒席朝下撤
柳在当地剔亮灯 一个々 划拳行令謳歌唱
不多一时正三更 二目發涎打哈氣 娃卩伸手不消停

掏出了 瞌睡虫尔撮一把 口中念咒果然灵
事人擂鼓与老道 扒住眼不能闹睁 这些人
鼾睡如雷呼声响 娃卩心独现了形 酒不番身将床上
伸手怀中摸宝灵 掏出了 尚心鏡与撒魂偕
娃卩欢喜在心中 有心用棒打狗道 恐怕師归罪了名
罢了哇 不如肖下青杨子 教他醒了感恩情
倒念真言收法力 連忙色好瞌睡虫 看了看
桌案之上有笔硯 墻上写下自己名 双足一蹬出展外

撑展金光起在空 出了杭州城一座 大宫不遠咫尺中
收了遁光朝下落 这一見武子立刻救活五英雄

且说金眼毛遂盗了法宝御驾遁光来至了青伙帳前忙收遁光嘴
的一声旧落將下来且说武子与明輔進休欣安仁杰楊配盖宇美
立等在中军坐等毛遂的音信天有三更已以只听喇的一声旧知
是矮子来了不由的满心欢喜毛遂進帳往上所走献上了混元貴
心镜撒魂簡遁与了武子明輔一見心中大悦伤客着你遁来我与
矣差弟应的毛遂施倒说多谢明輔一连饮了三盃紫插宜差十宫
挑红武子传令预备姜汤把五將的钦桶指来 喊该值官不敢代慢
等时指来老卩伸手將五將口内的空心丹取將出来左人從袍袖

言中所云了五道提魂符拿在手中国差遣对各根那调和把灵符国出发代放在碗内将撤魂简放在头顶上又把混元肖心镜拿未建敲了一十五下把五将的开关理开把魂灵符那按次尔具都灌下去把顶梁骨上每人点三掌送去了左手伏剑右手掐诀口中念咒

孙武子　仗剑掐诀把送卯　嘴里念斗喷灵文
说急到快喷法水　未了江东五将魂　又在卯
此顶子上点三点　空心汤灌入腑中　三关九窍送走魂

十二重楼关夜门　也不过　半盏热茶还未冷
五将哎哟叹气人　高叫老道那里跑　内要拿回抽骨筋
送师补　一要观看心中咲　五人睁睛看假真
看见武子合师补　一齐跪倒在埃尘　师补说
尔等乘宝都丧命　多亏江东老圣人　若不是国师发善念
焉能死后又还魂　忙传令　谅管将上那安喜
师徒大家饮酒迎　唱动天交的更古　武子回后养精神
且不言　江东营中孙武子　兵：劈帅与妖

次日五古东方亮　睡醒老道一翻身　青杨子
坐起怀中摸一把　满袖内一摸师魂简　丢了混元宝心镜
撤回神简二宝珍　送老道　拄住劈盘叫徒弟
失落真宗我动心　莫不是越王多福　昨夜盗宝是何人

老道心内着急劈盘忙问二十四名引徒尔等是谁盗了祖师了的法宝众人齐听只师的面目更色一齐跪倒说我等不敢偷盗法宝元帅猛一抬头看见了墙上有字一个老道去张前细看上写有的内言词

武子二徒门　毛道盗宝珍　不看同道面　棒下早归阴

老道看罢不由的气冲日胸哎呀北孙差人盗取法宝一定是教诉五了五将我一定与你誓不甘休说着与盘上朝王与内殿登展师徒见驾回把昨夜之事启奏一遍

送越王　听见师徒一夕话　天子专时气恼烦
实指望松桐会捕风　独站枝低定华表　松桐会
定下一条绝户计　诓哄五员上会谈　不料孙王贼未替
差官上江东看孙子　送伍辛　上寿进表来赴父

松桐会上大对敌　杀了三云令三入　将与兵丁血染尸
宴波斯　依蔡各王撤人马　洛阳周王不敢敌
各国诸王回故里　伍辛救父罢云去　我怯坐
立又独拿淮安将　谁知不着伍子胥　我派焚香求天地
青杨枝胜把山袭　撤魂简　一夜治死五员将
孙逆一怒把兵提　国师当先不两着　武子掐诀更蹊跷
江坊上　一连两日大诗着　国师有信县受尽
又有外人将撤退　金娘毛道人不知　只国为

军师贪盗失法宝　一定败阵东吴袭　没有良将擒武子
到只怕　打破杭州送城池　越王说有心伤感
叹叹长吁把泪滴　老道一见忙跪倒　青杨子
口称我主别有急

青杨子叩头口尊我主在上且免心烦是老臣不利还有几个道友比我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我若把他们请下山来扶保我主不能捉拿孙逆内殿闻听青杨子要请道友下山龙心大悦说国师还是你自己还是差官去请青杨子说为臣的也不去也不国差官去

诗只㊥我当下の道京来下我来自禁只诗神往各处下来不过午
下旧到越王问听立刻传言设摆只众当杨子提笔写完了高来下
了大庆来急了只众以前供上了京彩
当杨子　浴手拈香双乡跪　晋秉虔诚口中云
明堂浴东竹茶洞　将〻把师兄师荐乡　只⑤我
杭州越王遣差难　不孟江苏武圣人　当杨子可少喜其奈
特请达心一气人　当杨子　祝告已毕将部叩
站起嫡诉金吴文　武急道快请法水　来了千果万应神

只听得　半虚空中云底响　半云半雾显金身
老道静坐上首　果然来了那位神　一个〻
头戴扎巾勒抹额　护心镜甲里黄金　怀抱遮体祥光罩
藏心宝镜裹头盔　一位〻　肋下佩显降那剑
登云履上去祥云　法体生身高一丈　神眉圣目罩京人
但只见　劳堂力士身挫背　法堂你可请吾神
老道听说打稽首　口尊上圣请听真　凡而不敢来亵渎
今日那　京求下与東仙真　竹茶山中槐镇子

杜榜子松植金真郷　蚤有仙山合古洞　细听我
从头至尾对神云
当杨子说一位到浴东竹茶山下与槐镇子一位到玩球国与风山
野云洞下与杜榜子一位到卧云山下与松柏子一位到娥眉山下
与金郷真人如有遣惧娑神奴听云婉黄巾力士答应吾法旨伸查
手杂接一道招原云光不刷而去且不言越王君臣设朝世侯且说
槐镇子正在洞中打坐忽然一阵信风所过掐指一算早知其意元
来是只当杨子在杭州不当武子差遣力士下来聘请我世下山

拯正相助一来朝见越王二来会孙逊得便道回他的天空嗷眉剑
金楼宫巢游这三件真实只见童儿拿着一封来书说是黄巾力士
到此
槐镇子　接过折封前神看　字〻行〻(手)目观
上写当杨拓首拜　顶礼仙真法士前　皆⑤达
桂弟磨耋扶越王　向职差下福谪天　会稽请摆松桐会
谁哄子胥入牢图　谁知道　佰家嫩又本顾去
发败後见世不怜　楼只求我帽山下　寿上杭州城闲食

搬魂简　治死五将大清番　谁知孙逊到军前
一连日阵杀败我　失落法宝面岳奔　我才掎
可分金奈聘请你　急速旋退下高山　会令娥眉桂榜子
金郷真人松柏仙　那时我　兰主金郷孙武子
金楼娥眉病了呐　三卷天书得到手　你我正果好成仙
去弟呀　你若不念患兄意　稳坐竹茶别动手
槐镇子看罢心焦　不由如区盈冲冠　忙个的
童儿快些备脚力　怀揣法宝把身带　蹬上脚力驾空起

会令金郷东妖仙　一个〻　见面不由心欢喜
各催脚力不迟延　云中起来云中落　仙家法力非无边
送不是　云中那有桃花戌　雾中那有杏花村
下方菜吊迎来深　十万程途倾刻间　四个人
推云摘雾来的快　杭州不远在眼前　收云拨雾朝下落
一齐落在地平川　一齐来至朝门外　旧把那
来意告诉当门官　门官当身往里跑　启奏越王面嫡欵
这一本朝接老道　下回书五郷子大战圣人在军前

时才请表四个妖人各催脚力来至了禁门已外人々抱拳开口中说俺位黄门大人启奏国王与青狮子得知俺四说有槐镇五精妹子金柳真人松苔大仙求见黄门官闻听把来人上下打谅了一番口中说列位仙真少代苦我启奏说罢番身入朝走上了金殿足说吉谒子赞示已毕正与越王生等只见黄门官金墀下跪口尊我主与国师在上外边来了四位奇门各异兽口中说槐镇五精楼子金柳真人松苔大仙特来求见小臣不敢自专前来启奏我主定夺意守驾越王说我就知道了只见吉谒子接引说我主的洪福此

乃弟子之喜迎四位大仙前来都有倒海移山之术搞星换斗之能我昔只可迎接越王闻听连忙坐下住旨所有的文武群臣随朕去朝迎接仙长说罢文自下了大殿随着吉祥子菩前引路不多时来至了朝门早见了四家老道都到现者只见奇许多的怪兽同知呈越王亲身前来迎接一个々满心欢喜

且说那 吉祥引路前朝外 文武多官列两边
屋中站住越王驾 内殿将到仔细观 但只见
迎头果有四道人 奇形异相不非凡 身高体壮多凶恶

卸有异兽蹬刀安 一个々 如意冠上生赤气
八卦仙衣紫雾漫 顶大蓬鬃九股 水韈凉鞋足下穿
还有那 日月金箍头上代 也有两耳坠金环
个々背后斜插箭 人々棕刷掌上悬 一个是
面如蓝靛三角眼 红发赤须果本丑 一个雪白色血色
走目横眉齐唇齿 一个是 面色通红胭脂染
個眉朗目三俗类 一个越黑如锅底 豹眼熊眉透胆寒
还越王 看罢四人心欢喜 果然个々是真仙

话该句残洪福大 京动高明下了山 说看话
抢步弓身忙施礼 安代来迎望海涵 四妖番身下脚力
跳仗麈拂把驾参 一齐说 山人有何能处
敢劳圣上礼不谦 均残方身朝里让 众文武
後面围随至殿前

越王同残坐里执手相让西柳道号坐里所走劈元帅合人把五匹脚力拴去马槽在一处昧茶曾兵暮在拴去不表且说众老道来至了大殿一个々打礼越王吩咐让归坐吉祥子与众人相见口中

说多蒙列位仁兄开步施恩下山使我心中感念不尽西柳齐说道兄说那里话来又有劈蹙上前拜见师叔菩大家欢悦该官献茶々罢提盏越王传旨设宴该官答应调开桌椅西柳等分宾归坐越王各敬了三盏大家推盃换盏开怀畅饮一齐说咲、

大殿上 君臣一齐来饮酒 凤戳擎盃语高声
口内连声尊仙长 细听小王讲分明 只因为
三番西次难面恭 凤戳松桐落下爪 各国诸王将兵微
呼吾迎对四国笼 列位前来多仰仗 拿住了

明猜伍子胥盛怕 越王之言还未尽 一众道教怒冲々
只中说 我主为安休要虑 贫道明日临阵争
那怕孙武夺领大 我与武子见雌雄 豁示我
还腔子热血到黑了 宝掌武子假江东 那怕他云上高丈万
太阳一照影无踪 恼一恼 搬倒太山埋石明
鏊满天河灌小坑 老道越说越越大 均残同听乐死穷
忙传旨 该官巡该又添菜 口尊仙长饮一盅
但愿拿住贼孙武 还有江东唐一枫 我句张、

岳可酣谢东仙长　口含镔铁报恩情　四人叩首说不敢
说有归尘休利禄　这正是　酒逢千盃知己少
话里投机兵更浓　老臣吃到天色晚　不变的
西山坠落海底红
越王老臣吃到天晚传旨撤席云和谢恩句践回宫吉杨上请四交
李元帅府中居住一宿晚景休提当次日清晨来送入朝杨梅子见
驾临殿越王说小心仔细老道谢恩出朝上了个水兽手擘蜈蚣流
元帅骑鳌追他介胃披刀上马代领着五百三军枫叶泥响众人惊

撤一宵来至了江坊看见江边扎寨叫声元帅弟子郑盖问候给我射
敌元帅答应来至营门了一指那营门的小校报将进去只叫有首
的孙避云来受死蓝旗中不敢代慢两上中军同把要战的情由报
与了一遍
武子卩　听的报风人要战　枯住临潼闹宫人
姑苏不听我的话　走赵松桐蓋福根　杭州的
越王起意将何害　会合四国领三军　会稽合兵六十万
战将千员东宗亲　多丢了　伍辛柳盖来上寿

赶到杭州敌天伦　来同西绳英越间　吃过日后二王心
江坊上　撤袍护蒂打劈帅　谁知盖下大祸根
青杨山后隔山下　治死五将命归阴　也是我
一怒提兵来到此　江坊追寿那妖人　谁知他又将人请
只怕孙避难为身　还老卩　说有金上长呼气
乎骨无语自沉音　双边东将双质敌　气坏江东伟一群
武雄王　近另金光颈里走　将烟一位莲休依
岁仁老一全古耿　枯　姜立石蒂气纷〻　左拐将

盖英盖事弟兄假　柳盖与那小仙事　口寻国师将心诀
弟子出营把贼拿　武子两听忙断喝　东宽恕
有何本领要拿人
十员东将是一笔的性子上了中将口尊祖师老了不必担京弟子
着当先临阵给他个磕牛阵臊〻武子闻听一声断喝哇好宽恕们
有什本领摇敌说此朝言大话那一个来要多言立刻斩首号令东
将闻听一个〻只得喏〻而退归班侍立武子吩付了东人口中说
别人当先一字是尖机代我独自掂挡他们一律圣人想罢忙传答

应宜有附四过来速〻以〻说了几句读宫答应不多时忙把龙须
草拔了那些根来众人接过按了行八卦把草撒了三百六十五支
摆阵了一条草龙顶梁骨上连拍了三掌指三台诀念五雷咒
孙武子　手内掐诀口念咒　忙喷法水喝声急
避那乱龙入了窝　草龙摆尾要二次　伊傍边
东将观阵心惊异　诱遇军师妙沙奇　武子出帐把草龙
八将戎猛预备齐　柳展雄　一全休欺东世秀
还有淮南伍子胥　三军发喊三声炮　大内营门大操旗

味渴〻　乱撒征它微尘秀　武子当先谁敢欺
枯梅子拴住了分（水兽）　西神冲面着灵宝　偏只见
九梁金冠彩上戴　身穿八卦豆青衣　金寒天暑道仙体
不怕刀枪刺猪貌　腰中系　盘龙系丝水火扣
水藏云履足下提　腕挂一对双龙剑　草龙一条背上奇
生成的　方面大耳多福相　颏下风飘三绺须
金模黄旂贼有剑　三卷天书抄法奇　来的是
上八仙的头一洞　海外群仙不敢欺　姓孙名避号武子

闹引埋伏数第一　枯梅子　看罢天忙揭架仙
道友哇　量收尊者廿多时　武子闪听拍剑看
通頭老道世间希　一字排開廂八宝　五色旗號身上披
金箍扣頂分日月　腰中計　水火系絲穗頭齐
怀中揣字卯邦宝　背后宝劍戴沙魚　坐下騎着分水獸
蜈蚣播在手中提　肉面凶光生的恶　卯肋青揚要对敵
孙武子　看罢妖道心中恼　大罵妖人了不的
说有催龙朝上闹　掄双劍要与枯梅仔对敵

吳越春秋

五

话说武子圣人看罢了妖道心中有气忍了又忍只得急忙陪咲怀抱虬龙劍说那一位道友貴姓高名在那一座仙山洞府修炼老道问我听真琉璃国五凤山云彩碧云洞修炼名唤枯梅子你呀俗名圣人说问我听真景州吴桥县神见庄人氏隐仙山隐仙观出家修真养性江东吴国天子駕下称臣官拜兴国军师之職掌调天下九省十七国先斩后奏姓孙名遜号称武子说你我道教一气不佰下山扶保那越王叫二人在杭州当癸苍门吾鼓射敵是你道理你我相助不可听信傍言替别人争闹气听说大叶武不住口叫我道有理有什么劍伤与梅子岂不知恶死秋必自伤其類既你劝我回去与也不难我把与梅子说出来你与两位孙傍罗在吽江东吴王与杭州越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我才回把干戈平了若不依咱们俩就难讨公道武子闪听微微冷咲说孙狗道一个十八国的领袖岂肯与越国倍罗别要支离何试试

孙武子　草龙之之心好恼　气坏江东武圣人
不見亲裘不下泪　不提练看不恼斤　说着之之不代慢
草衣行动似飞云　怪来拾搭他动手　兵似胜妖仙天灵盖

手舞虬龙多项剑　枯梅一見咬碎牙根　蜈蚣猪槊虬龙劍
分水獣走口噴云　这一个　草龙梢動急如箭
那一个　分水獣施混乾坤　一个虬龙寒光現
前有撩腮剁顶门　一个蜈蚣猪利害　扎刺挑打要伤人
又个云门劈了臉　只殺的　地動山搖海水渾
两陣鼓打如爆豆　三軍吶喊似雷音　不言孫遊枯梅子
且说杭州君共臣　送天子　自從老道帰軍隊
大殿坐著不放心　传旨城頭去看陣　率领多位武共文

槐鎮子　一仝松柏与仝柳　青楊四友也隨根
一来保駕同觀看　二来瞄〻武圣人　君与臣
朝门以外齐上馬　大家加边奔東门　穿街越巷来的快
馬道以上下鞍心　手下的　诀官接馬拉坐季
勾贱城上细留神　梯子木支起云阳　掛起了
護前战逞攬住君臣
越王君臣来至城垛口之内手搭凉蓬往外觀看只見两下裡都列
着隊伍正居中江坊上有二人交战十多的回悪忽又听得江東巷

裡人声吶喊連天战鼓如雷軍陣前引仙旗下明〻的显露出争將
一个〻盔甲鮮明人物軒昂手拏着兵刃勾賤王看罢是暗〻的誇
奨江東的人强馬壮又看武子与枯梅子殺了个难解难分勾賤王
传旨擂鼓与仙長助威軍政官領旨只听得咕噜〻战鼓打的尤如
爆豆三軍响喊京動了江坊上的枯梅子回頭観看見城頭鼓响知
是越王与他道友観敌略陣
枯梅子　听見城頭擂战鼓　不由心中性喜欢
一声喊叫佬异獣　手中紫拈擋一杆　这一个

所為道友青楊子　一怒四友仝下山　江坊大战孫武子
要督越王定江山　那一个　一怒舟兵助明補
仝伏奇谋要占先　黄公三畧安天下　不把妖人放心间
一个是　喽下草龙生云霧　宝劍虬龙上下刪
一个异獣来回炮　急煞相还蜈蚣猪　城頭上
越王看着心大喜　青楊松柏心欢欣　明補仝卓也助陣
児郎响喊古声喤　又个人　江坊恋战十几盪
更比從前猛又欢　抖搜精神又几盪　枯梅犯想自详参

我有心　与他江坊再動手　只怕残生保不全
不如佯输败了陣　施展法力治天仙　主意定
虚点一旂旋异獣　直什丙丁去似烟　老道败走正南去
圣人怒气上眉尖　口中说　狗道想跑不能勾
切要拏住把眼剜　一催草龙隨后赶　枯梅子
獣上回頭〻咲彦
枯梅子看見孫武子追赶下来活心欢喜掐三台诀把分水獣
一代頂梁上一連擊了三掌那异獣把嘴一张喷玉了一股子

水来旧尤如一道展河好利害忽見得有讃為证
比水宽〻窄〻织〻汜水势汪洋翻滔〻波滔响震天的声
唬黄色隱〻水势荡〻黄色隱〻呼映日水势荡〻山倒崩
天排一陣地搖氷山天排一陣千雷响地搖氷山万里霧白
浪滔天龙戏水狂风吹起浪層〻水走千尺厚船与樹根平
别说武子心驚旧是三清総不能
哗啦〻　汪洋大水困武子　掖了江東一朋
忠王明補心害怕　焦休欣与柳展宏　安仁縣

姜五石当挡不住 栢配盖字共盖英 伍辛柳盖说不好
金眼毛遂般猛狰 打伏的 大小三军丧魂昌
只怕殃生水内坑 抬头不见孙武子 众将军卒叫苦声
且说那 武子看见水来到 一湾草龙起在空
手捻凉蓬往下看 四下水响似雷鸣 直什了
江東大苍急似箭 唬坏众将与兵丁 圣人一见将牙咬
暗骂栢梅行事凶 你伤我 一万六千人共马
爰叫你法術一空坊 将机旧計害了你 也叫越王惊一京

武天仙 手内掐诀忙迭印 来了四海众龙公
虾兵虾将头里走 元鼍蛟龙一窝蜂 还有那
龙女龙婆与龙母 太子驸马多水龙 四海数了显法体
半云半雾露了形 控背齐把天仙叫 呼唤我
四海龙神有甚事
四海的龙神一齐控背口称武子天仙呼唤小神有那边使用武子说无事不敢京動今用你们的搬水锤将状道的邪水搬回把劈数的五百该死的人都给他一个也别留全都淹死如若留下一个按天書所疑四海神龙一齐巻旋领法旨加云回去这四海龙神不敢怠慢将栢梅子的水头捆住用搬水锤一搬这个水眼眼瞅着往上長武子忙把中指拳回望他那口中一放用牙一磕只听咯崩一声响咂了一口血水对準了水头一口叫喷将出去好利害只見这个水捲餅而回直什了杭州的兵馬旧冲将过来劈数一見他回馬旧跑
但只見 大水汪洋冲军队 元师劈鳌先唬迷
大放征驼他先跑 口中只说了不成 众見郎

一見不由齐叫喊 扔刀撂剑掠旌旗 常言水是无情物
说声到了快又急 只淹的 大小兒郎闭住气
人人振怨气丢吁 个〻毁骂栢梅子 贼道法力不为奇
你本是 放水要淹孙武子 为何叫我们受淋渠
元师劈数净喝水 扔了铜刀衣甲湿 着了急
抱着马脖子先迸命 不辨南北与東西 苦了越国兵五百
想躲水鬼怎支持 这个说 栢梅子作了坏了德
作鬼阴曹我不依 那个说白头老母无倚靠 可怜鳏寡幼子妻

有的说 难屠手足兄与弟 无事无非死的不值
顷刻大水淹了顶 尽作江洋水底屍 孙武子
口念真言忙送圣 龙神归海不必提 圣人安心唬勾賤
一指水头快又急 哗哗哗 声如牛吼差多少
波浪淹天几丈餘 直什杭州城一座 劈鳌急的气出吁
且说那 老道栢梅正祭水 着見反淹一孤师
唬的着急难扎挣 他把那 收水咒語记不的
越急水越往嘴灌 圣人不由咲嘻〻 越王唬的浑身战

文武官员似痴迷 只听城外水声响 淹〻白浪与城齐
勾賤观瞧说不好 唬的他面焦黄眼都吓离

話說越王在城上看的明白見这个水直扑了城下勾賤只嚇的抖衣而战槐鎮子說我主放心有貧道在此說着手内掐訣口中念咒用三环劍往下一指喝一声那水还不快退等到何時你說真也奇怪只听嘩一声响嘵水落竟归了護城河去越王这才放心且說武子聖人一按云光落將下来口中說枯梅子你的法力高強多有心着淹了一个通快老道闹听扭項覌看正是武子枯梅子一声大吽哎喲氣死我也是我弄巧成拙反伤了自己兵馬別要走我来取你说着捧蜈蚣梳分心回刺武子用虬龙劍急架相还俩个人殺起来了不提且說那明輔而手將看見妖水来的利害意思要跑眼睛着那个望回裡一捲反把杭州的五百三軍淹死那水登時不見一抬頭看見聖人而妖道又在江塢動手一個個心中欢喜明知这是武子的法術高強明輔傳令擂鼓只听得咕嚕嚕战鼓如雷三軍吶喊

聖人而枯梅子 好一場仇敵恶战
且不說 枯梅子武子江战场 单表杭州倒運龙
自從老道唱退水 又听江塢吶喊声 看了看
江東兵將排隊伍 又見軍前堵輸贏 孫遜大战枯梅子

二人恶战不相争 城頭上 越王無語心犯想
暗暗尋思不作声 只為青揚連七败 聘請四人下山峯
實指望 法力高強拿孫遜 反到伤了自己兵
悔只悔当初行的错 不该起意設松棚 心想着
害了子胥除大害 不承望 天理昭彰神不容
天子不住長嘆氣 青揚一傍面通紅 这一陣盼着妖道
不然难守越國侘 又听勾賤傳旨意 快挑三千馬步兵
江塢上 助威壯保勞元帥 也而妖仙助威風

戏政軍门忙答应 下城立刻就排兵 兵合將
出了杭城排開隊 重整旗旂殺氣生 且說江塢大交战
这一个 蜈蚣旂刺撓虬龙 分水獸而噴云霧
草龙抖轉快如風 二人恋战多一會 枯梅子
分水獸上看分明
枯梅子而武聖人恋战多時心中犯想好一个孫遜虬龙劍上下賸騰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焉能取勝暗暗的思想有咧不如施展胸中的三昧真火將他燒死一定是这个主意妖道想罷一边松架着虬龙劍他把三閞七竅閉住手内掐訣冷各丁的把口一張只見哧滴滴三道金光騰空好利害怎見得半空中金光乱串乾坤上一片鮮紅好一似老君搬倒煉丹炉不怕那金銀鉄登時他金蛇乱舞走西东赤缘千条分南北武子天仙胆烈崩屌西王心神不定

孫武子 扭項覌睛真魂冒 火煉征衣燒草龙
忙念真言速退卯 脚駕金光起在空 枯梅子
獸上掐訣噴法水 火扑了江东將而兵 武子空中將牙咬
妖道連上罵几声 你竟敢 把我的草龙来燒亿

咱伢的疙瘩解不清 你也会来我也会 看看誰能雄能
孫武子 掐訣速卯忙念咒 奉請南方火德星
聖人背後忙伸手 杏黄旂在掌中擎 用旂一指噴法水
吱嘍嘍 閧放南天大宝门 空中只听云魔响
来了千里万丈神 但見那 三岔金冠飄烈火
身穿袍子是黄金 腰中緊速玲珑玉 征袍血染蟒攢云
但則見 左手擎定霹火劍 右手拿着五龙輪
立生一目三隻眼 足下双登五色云 又有那

火部众神分左右　火鴉火雁後隨跟　快保紂王安天下
火龙島内苦修真　姜子牙　與周滅紂來斬將
勅封南方三炁君　武子一見火神至　他這裡
手伏黄旂呼己神
火德真君口尊上仙呼喚吾神那边使用武子說無事不敢劳動今
有桔梅子放出三昧邪火借伏尊神把三把己火放出押回他的邪
火把杭州該死的人馬给我燒死只留下元帥劈鞭不可違悞火神
了在空中唸点真法音哧滴々脚駕神云如飛而去武子在空中不

敢怠慢噴出了一口法水把那火逼住不提且說越王在城頭上看
的明白見老道与孫武子殺有殺有只見一片烈火直扑了江东大
隊青楊子与三家妖道个々誇奬桔梅子的法力高強这陣火一定
燒死了孫遜
且不言　城上君臣心欢喜　单表武子用咒催
火德真君施法力　五龙輪起半空中　唿啦々
烈焰騰々社邪火　火頭登時倒捲回　如飛似箭扑大隊
三軍一見战堆尿　一个々　口中只嚷不好了

少遲一刻燒成灰　燬了旌旂扔鑼鼓　人々拖馬跑如飛
众見郎　叫苦哀哉齐逃命　忠东大火四面圍
元帥劈鞭胡須燎　吊了頭盔燒了眉　众三軍
个々裁下坐山獸　火烤烟燻骨化灰　人々皆罵桔梅子
損人利己竹恨誰　為什麼　不燒江东人合馬
反燒自己算能為　口中大罵桔梅子　養女為娼児作賊
只燒的　战馬吸々速蒜倒　燒了衣甲与頭盔
焦頭爛額真難看　火燎渾身一色黑、　三千兵

遭劫在數死一半　代火的兵丁兩淚垂　元帥劈鞭無命跑
直扑东门恰似龙　勾賤一同众老道　只嚇的
个々無言緊皺眉
且說劈鞭率領賤兵不過一千近了东门忙上城見駕兩淚交流且
說主嗐吧為臣的真燒苦了越王覌看見元帥眉毛頭髮尽皆燎去
渾身上下全是窟窿臉上是燎江大泡不由的氣冲兩肋眼望青楊
子說这是你請来的好法力的仙長本式不錯一連兩次水冲了我
孤的五百兒郎这遭児更好咧死了二千多不用說了再等一等児

全給我孤打掃了乾净青楊子与重人聞听那裡受得一齊大叫我
主放心我等出城共拿孫遜与陛下报仇雪恨說着各上脚力大家
下城不表且說武子送神归位喝一声落將下来吩咐快些拉馬
这武子　扳鞍上了白龙馬　喜坏臨潼舉鼎人
江东众將其喝釆　國師妙術果通神　且不言
明輔众將覌勝負　且說天仙武聖人　馬上使劍響々[illegible]
叫声道友你听真　你放的　好这一陣三昧火
反傷杭州几千軍　老道聞听紅了臉　分水獸上怒生嗔

手中指　蜈蚣旂動分心刺　武子馬上把劍掄
二人正在江場战　城中来了一群人　青楊子
当先催龙掄宝劍　三个玄门隨后跟　獨角獸与金睛獸
八卦梅花往上奔　这个是　昆吾宝劍摟頭打
那个椎玄照頭掄　这个回掄茶條杖　倚多為寡惡相爭
江場中　只听兵刃叮噹响　武子的双劍上下分
一匹馬横冲鹿角獸　五个人圍住一个人　軍前大战多勇越
越殺越勇孫武子　抖擻騰挪抖精神　聖人廝殺好几盪

登時一怒暗生心 連忙的 掐訣畫印摔袍袖
四面八方全是人 打一圍來只一果 一圍一果似雲屯
五个人 好比一个饅首餡 裡外皮包厚又深
武子手仗虬龍劍 白龍戰馬在垓心 正東方
甲木南方丙丁火 西方正是庚辛金 北方壬癸分四面
八面吶喊果京人 一齊催馬朝上果 尽都是天仙武聖人
越王城上留神看 這不旧 唬坏了杭州的君臣
正是道高龍虎伏德重神驚武子了的法術精奇一怒施展奧妙只

只見四面八方全是孫五子團住了青楊子枯梅子槐鎮子松台子
金鄉子交战城頭上先把越王勾踐吓傻咧暗暗說不好早知道孫
遜有这们大的法術我孤不該惹他說着傷心落淚不言勾踐害怕
且說五鄉殺了半天不勝武子一个个心中焦急金鄉子心中犯想
孫遜倚仗邪術不免我施展罩仙網將他拿住金鄉子想罢打怀中
取出了罩仙網望空一撒把請神的金牌連敲了三下只見六丁六
甲一齊控背說法官令吾神那边使用無事不敢勞動尊神的法力
把罩仙網四根總繩子崩了个結実把孫五子扣住不得有悞法官

万安小神知道接過去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往下旧扣聖人自催
兆架兵刃大不礼合猛然抬頭只見有一宗物件扑頭蓋臉旧扣下
来咧武子說好哇給我个湊手不急辛亏了是我別者之人准死無
挪忙倒念真言先把桃木人皆都收起
这武子 收起法宝仙眉皺 金撲黄旂拿手中
罩仙網一合朝下落 扣住江东有道翁 营门外
忠正明輔留神看 唬坏江东众一棚 金眼毛遂說不好
这群妖道有神通 一个个 干自着急無主意

且說聖人細睁睛 黑霧迷漫生冷氣 乾坎艮震起狂風
又則見 水火風雷連声响 武子暗咲牙三声
今日若不毀此宝 教他恥笑我無能 手中的
金撲黄旂遮住体 取出個葫芦把塞拧 手内掐訣口念咒
仙家法力果然精 哧溜溜 金光五色騰空起
紅云一片另人京 套了乞頭直穿山甲 共往罩仙網上叮
一个个 摇尾擺網裡磞 一鑽旧是大窟窿
忙用杏黄旂一指 接了六丁合六甲 香神祇

概不由已松了手 四面八方摞了繩 聖人空中又念咒
三昧真火往上生 炮拉拉 活系的着真利害
穿山甲又鑽又叮是 登時毀坏罩仙網 把一个
金鄉真人動無明
金鄉口中大罵好孫遜你傷損了我的法宝我与你誓不兩立說着
奉劍旧砍武子大咲說狗道有什麼只管施展手人大怒这个掄杖
旧打那个揮挑旧剁宝劍奇揮聖人的虬龍劍上下飛騰越殺越勇
且說槐鎮子咬牙切齒暗暗掐决密匕念咒打背後祭起来了引火

双龍劍这才抬手咬孫遜体得猖狂看我的降邦取你武子爺听搂
馬抬頭観看只見祥光萬道瑞氣千條紅光繚繞想得是引火双龍
劍說不好忙把金撲杏黄旂取下掐訣遮印護住了身体把桃木人
放在馬上
武子了
端然坐在白龍馬 槐鎮子一見不留情 用手連指双龍劍
空中旋转吼声明 响一声 引火双龍朝下落
只听嘩拉响一声 鮮血直流紅光冒 一个人頭落流平

咕咚々 死尸栽下白龙馬 双龙宝劍旧腾空
軍前死了孫武子 營门众将吃一京 展西王
哎哟一声说不好 疼坏红山鄉展宏 焦休放指腮落泪
安仁杰盖宇（再英盖） 姜立石番无睁眼 气坏了
伍辛鄉盖天漏星 乱撒它崔坐李 刀鈴兵刃喊连声
孫武子 一見众将说不好 連忙念咒显神通
立刻使定钉法力 钉住江东常一明 一个々
心内着急浑身汗 战馬难伸瞪眼睛 不言众将哭武子

且说杭州建業龙 城頭上 看見劍斩孫武子
喜坏文武両朝廷 誇奬老道本领好 神通法力果有明
今一日 江坊死了贼孫遜 吴国江东朕掃平
不言勾賤文武喜 且说那 五鄉江坊看分明

且说五鄉見孫遜落馬心中欢喜槐鎮子灯背后把鞘子拿下来到念真言武子来至了槐鎮子的身后指决那分火双龙劍唰一声入了鞘圣人一怯手只听唰啦々一个掌心雷老道往前一栽把手一松武子把劍挐起来袖在袖内众老道听見雷响魂不附体槐鎮子往天上一看彩里无云这个雷利害又見武子死尸倘在地下众人増嘆槐鎮子一催独角獸奔了死尸武子看忙掐三台诀念五雷咒只見那个死尸厥列的一咕嚕旧登起来了槐鎮子说不好孫遜乍了尸咧只吓的魂不附体

孫武子 板安上了白龙馬 脑后背着杏黄旂
天仙却有娥眉劍 又配双龙劍一双 城頭上
越王勾賤真魂昌 江坊立它伍子胥 方才圣人落下馬
和何支持烤伍它 鄉展宏 休欣众将赤喝采

国师奥妙果出奇 杀死天仙会上馬 这个戲法人怎知
五鄉子 一齐嗔怒孫武子 个々發怔暗着急
槐鎮子咬牙頻（恨歎） 睄了睄 分火双龙劍也失
武子说 江坊奉送不道谢 配上娥眉有玄难
杈台金鄉枝梅子 青楊槐鎮似哑痴 老道忙催独角獸
恶恨々江坊死（战附） 你今夺我植鈸宝 哨刀宽仇不必提
桃木人 狗道邪術来混我 我道杭州被仵欺
说着掄劍搂頭砍 众人个々全不依 孫五子

馬上冷笑罵老道 饒你人多總是虛 说着手掄虬龙劍
挡杖磕抗把劍敵 江坊上 六个人恐兵刃响
獸馬来回抬四蹄 登時怒惱松台子 一伸手
取出徽铜旂一杆

松台子取出了徽铜旂掐诀进卯武子只覺的眼前花滚脑后生風一边招加着众人一捏項只見松台子手擎一物有千条金線武子一見把右手的虬龙劍掛在判官頭上打怀中出了金鞭掛在胸前噹啷々款了三下掐决念咒哧一声巽火蛇速降諸言来了神祇来至口中说令吾神那边使用元士不敢劳動尊神相煩給我把戕还的同旂挠往燒燬弄火星蒼座登時現化神形竟扑了徽同旂上下一蓋将口一怯把旂上的金線一曲只听嘭的一声可旧有了

武子的 神通奥妙真无比 异火星官吐火光
徽同旂走了水啼 哧嗤々烈焰冲上苍 松台子
三点武子魂再魄 楊々得意急运能 看見法宝有了火
用手来掀心内慌 但只見 嘭的一声扑了脸
胡须燎去烧衣裳 武子馬上哈々笑 些微法力你旧恼

速忙送神归本位 圣人说 武々你快是我佐
松台子一見双眉皱 咱来今朝見死亡 大骂孙遨真可恶
绝不投 烧毁值千宝降邦 说着骑马独角兽
宝剑三环剁顶梁 孙武子 忙用虬龙来护驾
兵刃相交响叮当 乖人一見来帮助 六个人大战在江坊
五梆子 雄心不忿争天下 凑几句
匠人各見却在行 一对丹青合查话 配上言色与纸怙
表胡匠旧把窟窿补 糊刷々纸旧胡墙 铁匠炉中生上火

铜匠輪鏈响叮当 成衣匠 手拿剪子番了脸
雕刻匠作字果焕高 毛々匠認識皮毛货 木匠斧子手高扬
皮匠的 锥子不住来回攮 泥瓦匠瓦刀如快霜
得胜石匠掄鏈锁 败阵的锡匠邊松香 六个人
江坊大战多一会 武子怒気满胸堂 有心还要走几遭
多响捉拿越国王 说着掐决忙念咒 哧嗝々
五道黑烟冲上苍 变作了 五百条蚰蜒锁老道
这不旧五梆覌睛脸都吓黄

時才話表孙武子带五个老道在江坊上恶战仇敌只杀的乌云冉
冉红日無光武子把想殺到多咱是个结局不如打发他们回去天
仙想罢取出了一个小瓶揭開了瓶盖掐决选印密嗪真言打裡边
哧滴々五股黑烟騰空被風一吹黑烟一散化為了五百条蚰蜒飛
奔前来一奇扑了五个老道好利害这宗法力不管上下左右前後
蚰蜒最不讲礼他是見窟窿旧鑽不管好歹先望眼睛裡旧腿耳躲
礼硬鑽打鼻子眼礼硬拱 你说 这如何受得五个老道口中哎哟说
了我咧青杨松台子金梆桔梅槐镇五子旋回馬獸梅鹿往回里飛

跑把个武子圣人樂了个骨软筋酥说你等要進杭州那是白饒一
伸手抱五方石取出指三台祭在空中听哧滴々旧追赶下来高声
叱咤 吆 狗道你等休想逃命看我的宝物取你说这逃望空中一指
哧声急只見霞光万道瑞氣千条那五方石竟扑顶门上打来乖家
老道一見其說不好把脑代往脖子底下一低露出了脊背五方石
往下一落只听得哆一声响唬好生利害
五方石 咕响亮一声着了重 只打的七孔血直流
五梆妖仙真魂冒 直扑杭州一溜烟 孙武子

倒念真言收法宝 蚰蜒只往鼻孔鑽 伸手不拉也不弔
老道疼的只叫天 越揪越去越發大 寔然古怪却刁鑽
只打的 鲜血直流朝下淌 武子留神仔细观
有心叫你伐近城去 又怕残生傾刻间 倒念真言收法宝
五梆子 败阵失机進了關 江东打起得胜鼓
乖将人々心喜欢 五方石 今日打败贼妖道
那知惹下禍滔天 乖将参見孙武子 圣人一齐進营盘
青鈥大帐归了坐 乖武将 行礼已毕列两边

明辅吩咐摆战飯 铜閘桌椅列杯盤 武子与乖金飲酒
猜枚行令又划拳 （五梆子） 败進杭州城一座 越王文武至金銮
乖老道 一奇磕头忙行礼 勾贱面上代愁烦
三番五次难得胜 只怕杭州保不全
越王勾贱心中想為难一時不由得伤心落泪说五位仙長今日
俱代乖伤这可如何是好老道才要说话又見勇敖見駕口尊我主
為臣查点了查点水淹死的兵丁五百烧了二千有餘代伤的不足一
千勾贱闻听泪流满面只恨孙逊桔梅子羞愧难当叩首说陛下家

安臣有一計受教孙逊命袁杭州明日摆一个陣势捉拿江东的争將
与贼同听回填作寒傳旨设宴而列位柳鷲蝶痛不言君臣之事且
说越王駕下有五营軍门乙副総兵弟兄两个奉旨献旨意各州县
催償粮米来
只因为　越王设摆松棚会　会合各国争臣来
恐怕粮草不敷用　差遣駕下二將軍　杭州府
所属一代州府县　交粮交草把旨尊　弟兄来至紹興府
坐等催寄好起身　又听說　会几山内大交战

救出明輔是侄辛　各国諸王撤人馬　吳越交戰在武林
墻上的　等了旧有半个月　弟兄两个甚交心
又怕兵破杭州府　家中老母靠何人　这一日
弟兄二人乙憂国　捎粮官員跪在座　会几山中督粮草
將草催究粮將軍　英雄說　急速拿船三百号
莫要担延旧起身　倘然違悮逾了限　启奏越王主当令
争官员　个个拳变如飛去　各处拿船又派人
弟兄二人不代慢　收什器械与安心　紹興府

知府设陪將行錢　欽代手下争家人　武职官員撥人馬
送到杭州好放心　且說那　奉令之官如星火
四下催船又派人　登時其畢来交令　口中說
欽差在上請听云
欽差老大人在上船支粮草人夫具已其備英雄聞听說不必耽遅
快些叫人夫抗粮上載争官答应如飛而去那消半日將粮草兼究
督粮所回話英雄吩付拴馬家人預备弟兄二人先告辞争官說督
粮道下官伺候英雄說我們如今先行几步你在水路催船都在杭

州江口会齐启奏越王好將粮草運送入城别要为悮督粮道答应
下官尊令又吩付偏將随船家將共有多少家將說三十餘名你們
御林軍三千都在水路上听用弟兄吩付以畢扳安上馬
二位將軍　總鐙乘駒上战馬　大小官员来送行
英雄告辞撤坐季　出了紹興一座城　出了城
五里遇了桃園店　又過杏花村一坐　飄飄蕩蕩双龙燕
迭打梨花風送云　懒观青山合景水　恨不能
人坐双翅馬騰空　披星代月往前走　直奔杭州一坐城

那一日　乙走船头留神看　江口下馬把船登
過了铁壚登跳板　順手行舟快似風　争水手
搖櫓湯漿急如箭　上岸蹲上馬駒龙　緊撒一手朝前跑
要到杭州好报功　且不言　王蜂王教人另个
且說武子在营中　圣人乙坐青紗帐　心血来潮体不宁
这圣人　暗暗巡思有何事　等我算已便知闻
拳回仙腕忙掐算　不由喜色上眉峯　心中說
乙要差人上姑蘇　调取粮草凑济兵　不料杭州催粮草

双將催粮已回程　也士吳王洪福大　双將你
要近杭州万不能
孙武子满心欢喜明輔說圣人如何面上班欢武子笑道我主的洪
福齊天明日营裡缺了粮草乙要差人上姑蘇催粮運粮不料越王
勾賊人差遣双將会几山一代催粮今日旧到江口任辛柳孟何在有
哇小孙孙磕頭接令箭一支令是箭手三千在南门將他的归路斷
住把解粮的二將引進营来只許敗不許勝算你們的奇功一見走
脫了双將定擒軍法梟首得令双將下帳挑兵竟奔了杭州的南门

不表且說蟬螯二將到了杭州達了圍困大了說不必掛遲咱們快
上南门叫城見駕
双將他　商量已定猛坐乘　直扑正南门一坐
望前边走台頭看　赛松林　齊喊揚威大炮喧
素罗门杵分左右　二位英雄列兩边　白龙战马如雪練
馬上一將不非凡　但只見　頂代良盔擎双凤
素罗袍趂甲連环　能人山中桑美玉　宝代羊脂四指寬
又則見　胸前明显護心鏡　勒甲系縧九股攢

打將良鞭紅絨緊　沙魚鞘威劍三环　飛魚袋
灣弓挺靶龙角面　潔白翎搖貫川山　坐季走陣良獬豸
五陣神飛双手掄　弟兄們　看罢这个瞧那个
此人由忠是奎元　六瓣金盔頭上代　紅英堆累火燄翻
身穿着　紅袍金甲腰横玉　胸前鏡掛似冰盤
打將鋼鞭金鎖繫　宝劍昆吾肋下懸　灣一依
鐵胎弓灣力十五壷　壺中翎搖紫竹攢　坐騎走陣紅沙馬
手使大力弓飛達　天生的　归埽眉毛亂口服

胚肉情生臉是藍　秤頭鼻子火盆嘴　四个撩牙唇外番
这一个　他父臨潼闖過宝　生長鄆州在淮南
昨腊救父美名显　救的各国心胆寒　那一个
他父紅山截過宝　祖居山東是英豪　今奉武子圣人令
截战催粮二將官　弟兄看把年又將　不由髮乍怒冲肝
口中大叫好小輩　來匕匕你赶把弟兄伢个的路遮攔

右調西江月一首
千載浮名若夢　百年事、如棊　兩輪日月[illegible]西
催趲紅塵名利　青史几行名姓　古今興廢休提
閑來且演功世調　演一回　忠孝英勇演義
殘歌罢念一不多覽下演一部抄录通俗吴越春秋忠孝英勇
全傳上文書言至何方表淨归期至那段節目昨朝話表的是
五子大战五柳闖法救敗中妖仙差遣二將封蟬螯俱是昨朝
交代且說二位爺看罢了伍辛柳蓋攔住了他們的去路一声

叱咤吓与先攔路的尔叫何名報將上來所因何事至此說个
明白二位英雄早已看見一个是金盔金甲黃馬三股叉四面
金睛身形高大一个是烏金盔烏金甲皂羅袍花斑豹金雀加
鋼斧面如賓鐵俱是年輕的幼將英雄說吆你二人問老爺听
真鄆州淮南架下标臣官拜忠孝王之戰展西王之子名喚伍
辛那一位是伍雄王之子東鄰王柳蓋尔叫何名二人說問我
听真杭州越王架下标臣官拜鎮殿都太尉加五營軍門正付
总兵之職大老爺名喚王蟬二老爺名喚王螯是也

王蟬說　我們弟兄奉圣旨　各處催粮是实言
金華衢州紹興府　催完粮草今日还　伍辛說
請問不知有多少　王蟬說　百萬軍兵三百船
金銀共領三百万　伍辛聞听心喜欢　口尊二位听我講
一总共合計清单　三百万我借一半　破了杭州加倍还
蟬螯聞听双眉皱　宪家胆大特欺咱　你們倆
未曾劫粮訪一訪　王家双將也难纏　你奉將令劫朴州
伍辛点頭說是咱　二人聞听將頭点　不由暴皂怒冲冠

催馬奔斧接頭劈 伍辛一見用鎗还 只听得
一声响亮架過去 奔把狂駒代轉还 仑斧並奔丁当响
二將江坊睹闊狂 这一丁 黃公主略安天下
手拈神飛透胆寒 斧劈天灵刪又砍 全手六輪定江山
鈴扎兩肋差多少 那了加鋼電轉还 兩丁人
江坊大战五六盪 氣坏大爺叫王蟬
大爺王蟬見伍辛的鈴馬純熟心中恐怕二爺不得勝催馬撑
又往上前闖那边的柳蓋一見催馬橫刀就与王蟬動手四丁

人江坊大战不表且說孫武子派出二將上南門去叔料的双
將連忙的手拔令箭一支往下高叫姜立石奮何在有圣人說
你等接我令箭一支代挠勾手五百在大莞正南正北埋伏等
伍辛柳蓋失机誆近了汎地把王家弟兄困在重圍出家人那
裡有一坐天地三才益水青龍陣只要活捻不許伤人如違者
斬二將应令而去
孫伍子 伸手架上拔令箭 休欣展衣把令听
下边只听人答应 紅左莞立有大名 这一丁

大閙周朝叔过宝 那丁饒州独眼龍 馬伏烏江曾監战
济河倒斬兩条龍 这二人 上帳恭見忙行礼
圣人坐上語高声 代領五百長劍手 埋伏正西與正東
解料的 双將進了盤水陣 拿住双將算奇功
走脫二人要問斬 二人接令去排兵 孫伍子
又嘆仁傑與栢配 班中慢閃二英左 善知仁义礼智信
他與明輔拜弟兄 他也曾 大战江東魚腸会
倒刺姬發显奇能 平鄭代楚安天下 双將保主坐江東

圣人說 各代五百籐牌手 西南西北去排兵
伍辛二人蟬蟄引 將在困了陣居中 你二人
拿住双將功劳大 放走二人定不容 栢配二人說得令
下了青紗去排兵 这軍師 又拔令箭高声叫
盖英盖守把令听 只听下面人答应 上来了
一奶同胞二英左
右軍招討盖英五莞軍門盖守上帳参見圣人代笑說你二人
各接令箭一支代領庀刀手一千各領五百丁穿滚衣在天地

人三才青龍陣內東南東北埋伏拿住王家弟兄算你等奇功
一件放走了双將梟首示衆二人答应得令手接令箭下帳挑
兵而去武子眼望着明輔說少時听見連珠炮响你仝出家人
進三才陣內看着八將捉拿双將接应他等明輔說弟子謹尊
分付中軍官少時出來可把大莞的元門擋住不許兵將出入
中軍答应傳五莞四哨不表
軍师的 机與謀妙能打算 益水青龍八將藏
蟬蟄要把杭州進 枉費机謀空落忙 且把那

八將戎粧奔界胄 盔明甲亮响丁当 四千兒郎分八將
籐牌弓箭果然強 还有那 挠勾套鎖奔双刄
劍戟斧鉞共刀鈴 東南東北庀刀手 西南西北按八方
武子爺 中央戊己排人馬 旗按紅藍白墨黃
三才益水青龍陣 內分八卦按陰陽 別說是
蟬蟄弟兄难闖陣 神仙杜貴苦心腸 不言衆將守方向
且說忠孝東平王 二英左 鈴刀並奔交兵战
敵住扎天斧加鋼 王蟬王蟄真不軟 伍辛柳蓋武义強

四丫人　恶战盘旋十几遭　二人犯想自思量
圣人差遣伍子令　叫我仍将二将誆　江坊上
只雇与他来交战　倘有差池反受殃　二人想把夯旋馬
虚砍一刀点一鈋　口中說　小爺之了回莞去
休要追赶步猖狂　說着二人扑正北　到把那
蝉鰲一見犯思量
伍辛柳盖敗将下去二人一見心中犯想他兩个本領不弱如
何敗陣莫非是誆敵誘陣大爺說莫非進南門見駕要紧不必

追赶王鰲点頭二人催馬一看只見西南上有一隊長箭手足
有三千俱是兇弓吞箭二人發楞二爺說这里有埋伏莫若趣
此机会追赶二人近東門越發湊巧咱弟兄再結明輔一个利
害王蝉点頭說言之有礼言罢二人一頂征駒放元了往下追
赶只浔口中大罵說好兩个寃家要想回莞焉得能勾叭拉〻
往下追赶怎見浔
双員将　吆〻喝〻朝下赶　大罵柳盖与伍辛
你今要想回莞去　除非是　認母投胎在為人

你想上天〻无路　你想入地〻无門　能飛鷂子追麻翅
貫跎其麟産断筋　兩个人　大撒征宠朝下赶
犹如駕务似騰云　追看〻〻往前看　看見江東大寨門
引陣的　伍辛柳盖回頭看　不由欢喜面含春
忠孝王爺摆战杆　莞門三軍看的真　伞兒郎
左右一分閃開道　二位英厷把馬仲　馬近元門勒坐騎
回頭大叫越国臣　你兩个　若是英厷真好汗
在此較量强弱分　二人聞听氣破胆　催馬搾又把斧掄

叭拉〻　兩匹征駒如電快　闖進天羅地網門
虚照元門着又挑　斧劈鹿角又砍人　这蝉鰲
闖近七層圍子手　溢開八面虎狼羣　一个加刚多利害
一个刚又迴不群　忠孝王　一仝柳盖旋回馬
鈋刀並夯又相拼　又有探馬报武子　圣人傳令閉莞門
这二人　如仝近了天羅網　要近元門枉費心
弟兄好比死央鳥　入了打龙又遭捡　四个人
鈋刀又斧丁当响　恶战仇敵上下分　伍辛柳盖又敗陣

蝉鰲双將紧相跟　三才陣　埋伏八將忙傳令
只听炮响罕京人　双將聞听号炮响　忙勒馬
子細留神听我云　只見那　四面八方人馬動
这不就　把个王蝉王鰲唬吊了魂

二人正往前闖忽听炮响一夯勒馬留神观看只見正東正西
正南正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吶喊摇旂往上圍果
怎見得有賦為正
重圍中騰〻殺氣八方上靄〻征云冬〻古响烈〻兵冲冬
〻古响出壯士烈〻兵冲閃英厷八方吶喊四面揚威八方
吶喊全都是金盔金甲四面揚威映日五色旗摇喊天振地
咕咚大炮振耳一似轰噹嘞〻不斷羅鳴正東方甲乙木位
藍旗招展安上將黃甲金盔相貌猙獰正南上丙丁火閃紅

旗出一将紫羅袍赤同盔殺氣滕〻 正西方庚辛金打白旗
一員将鉄帆頭烏油甲墨染烟燻正北方壬癸水皂旂下安
上将似金剛取命追魂正中央戊己土黄旂招展兵如猛虎
将似天神劍戟刀鈴叉棒斧正〻战馬似欢龙生同羅鳴催
陣二人看罢魂胆京扶指摇頭将舌吐不由害怕在心中忽
听得三軍吶喊四面八方往上不果
但只見 四面八方朝上果 圍住蟬敖二弟兄 神飛将
提芦鈴分心就刺 金背刀金撲刀臙月刀〻剁天灵 三

孙劍雨刃劍昆吾劍摟頭就砍 描金戟画杆方天戟彩鳳
泰俐 宣花斧金雀斧加鋼斧車輪明月 火焰叉托天叉
五股叉直刺前胸 虎頭勾流星節雁翅節如龙罢尾金
丁槊五明月牙產似蟒呼風 狼牙棒朿樣棒劈天槊直打
頭頂 馬毒四面金絲鋼雨肋加剛 撓勾手長箭手庑刀
手釦籐牌手 有王蟬与王敖弟兄兩心内吃京 看江東
这坐营这坐陣兵将猛勇 進杭州要見駕除非是古打三
更 三股叉金雀斧遮前挡後来封必 四下裡兵刃响战

馬跑好似流星 有人報孫武子明輔知道 見重圍只殺
得烈火恭〻 武子分拿活的 若有差池了不成 殺着
〻〻天色晚 不济了王家二弟兄 馬蹄到退来白沫
渾身熱汗似蒸龙 犹如上了花椒樹 弟兄兩〻膀發麻
骨接底疼 伍辛柳盖睄着笑 武子一見喜氣生 傳令
陣中明灯火 火把亮子与油松 江坊上二将着無出路
天門进破白氣冲 圣人一見心吃異 急忙〻袖占一課
早知情

双将的頭上俱有白氣冲空武子袖占一課早知其义元来这
二个寃家有神仙之分上八洞鬼谷子不免收留作个徒弟武
子暗傳令八将各守汛地只听一声信炮卒将把馬旋回各
按方向双将正然着急見卒将各按方向滿心欢喜大爺勒馬
四下里一看說兄弟你我要出此處比登天还难二爺說捨一
命輕〻牛毛立英名垂於華岳王蟬說这什麼陣式你認〻王
敖說八方好相金鎖連环这麼一陣乱战竟自难辨名色
王敖說 没頭没尾难出去 除非閻羅再降生

怨不得明輔得春 布陣排兵委果京 怨只怨
我主杭州行的錯 不該定計擺松棚 弟兄怨嘆多一会
只听营中起了更 无奈何 二人催馬朝上闖
当先一将把路横 白馬良鈴身挂素 元是伍辛到来臨
一声大叱双員将 弟兄一見眼通紅 王大爺
認得好汗飛天豹 三股叉撑刺前胸 伍辛一見微〻咲
手内良鈴門路更 鈴尖朝上腕朝下 鈴撲磕叉响一声
忠孝王 抽鈴换式一搗手 直扑咽喉下絶情

王蟬一見說不好 一歪脖子朵尖峯 只听得
哧的一声挑户項 大爺馬上走真魂 不敢動手心害怕
哧敢〻 战馬如飛扑丙丁 二爺一見疼兄長
催馬奉斧朝上冲 東平王一見前闖 攔去路
一声叱咤似雷鳴 王敖灯下留神看 認得是
鄆州淮南小英厷
王敖認得是柳盖不由得氣上加氣一頂紅沙馬手輪金雀斧
往下就剁且說東平王柳盖早就有了主义了他把飛廉刀摟

頭剁前刀頭朝後刀朝下背朝上全在斧臨近了用刀撲往上
一磕把斧子磕在圈外人溪馬湊一換手將刀一抹喝一声賊
將休走看老爺的刀到取你二爺聞听一回頭只見明恍〻繞
眼冷溲〻通寒說声不好慌忙把脑代一低把馬就一催那口
刀可就落將下来只听吭吭一声响亮把一棵斗大的盧英剐
落在地
只听得 吭叹一声京人胆 盧英剐落地平川
兩匹战馬冲過去 二爺馬上魂唬京 摸了摸

脑代还在脖子上 心中惧怕这英雄 不敢交锋旋回馬
直扑正北跑如風 王大爺 看見如是真魂冒
疼坏同胞弟与兄 且說正北武明輔 馬上空背把身弓
口中說 弟子出去拾一陣 圣人点頭說准行
軍前只要拿活的 明輔答应雀走龙 只得听
咕咚炮响京天地 坐纛旗上挂紅灯 二爺着忙搂坐李
借着灯光看分明 但只見 安上一將横战杆
威風殺氣令人京 艮盔素練罩双鳳 白袍素甲粉庄成

又只見 朕横王代護心鏡 匣中暗阢太阿冬
右箭左弓勒什物 手擎神飛滚素英 粉征孝
战戟斜挑楢金鐙 白馬战馬貫冲峯 鬓边白髮垂艮線
頬下胡須亮似艮 好一似 鋸角苍龙离大海
吊开猛虎一般仝 二爺看把伍明輔 認得是
江東赴会老英雄
这个工夫王蟬從正南上也赶下来看見了王敖在身後把馬
勒住且說王二爺說来者莫非是忠正明輔應展兩王說你二

人既知道我的利害快些下馬投降圣人是愛你是个英雄好
汗不肯伤你安心要收你二人作个徒弟依我說急早回頭大
爺聞听說于胥住口休說大話别走看我取你說着雀馬用又
就剁明輔一見用鈴使了个怀中抱月的架式見又臨近用鈴
一磕〻在圈外把鈴一順唱声着王大爺說声不好身形一扭
只听得咮一声响亮
只听得 响亮一声挑左肋 扎透凱甲撕征袍
大爺二爺真魂冒 一斧雀馬往西逃 孫武子

馬子傳令朝上果 走脫双將定不饒 左王休放雀战馬
蓋英蓋宇把鈴搖 安仁傑 栢配二人雀坐李
姜立石番伍鈴刀 打四下里来一果 双將一見魂胆消
看見了 庀〻藤牌長箭手 撓勾長鈴劈面刀
三軍猛烈如餓虎 个〻掄棍又掄刀 这蟬敖
看見兵將如夆勇 明〻今日命难逃 母子要想重相見
除非是 樵妻古打三棒敲 二人說着如泥塑
馬上下坏二英豪 只見中將一斧上 匹〻战馬乱咆哮

弟兄兩 馬上施展平生义 掙又掄斧皱眉毛
招〻架〻全憑刀 架開長鈴又磕刀 江坊上
只听兵双丁当响 由如打鉄把丁敲 手遅眼慢归阴早
遮攔不住赴阴曹 好一聲 千战千营江東將
拔了王蟬与王敖 低下頭去黄花滚 抬起頭来眼难睁
只覺得 脑代生風頭發暈 耳聞中鳴不住敲
眼望杭州腮流淚 把恭兒妳叶几遭 只知道
為兒奉命雀料草 那曉二人命花消 吾身一身值蒿草

誰人傳信母劬劳 二人正自心發痛 忽听得
八方四面鬧吵、 甲將施威雀战馬 个、手内摆鈴刀
弟兄一見魂不在 这不就唬坏了陣中受困的二英豪

且說王蟬王敖困在三才陣内堪、招架不住圣人看的明白說这雨个究家是真之了傳令甲將退去只听一声炮响各归汛地二爺說吹約我的無量佛勾了、、只見大爺嗐声嘆氣二人正然要講話忽听炮声响亮只見一对龙旗一杆坐毒旗王居中一人頭代三岔冠身川八卦衣背後是杏黃旗蛾眉劍坐奇白馬白面長須二人看罢口中說那一道教慢来有吾在此圣人說蟬敖吾乃非别人江東吳王架下称臣官拜護国軍師姓孫遯人称武子

武子他 通罢名姓徽、咲 吽一声
双將留神細听吾 都只為 我為明輔来赴会
貧道一怒滅姑蘇 我也曾 杭州城外战五柳
妖道大敗果亏輸 大摆了 水盂金龙陣一座
内藏八卦九宮畄 皆因為 喜愛你雨是好汗
我才肯 佈陣排兵把你伏 依我說
你雨投降归順我 你雨个 作我一双大門徒
孫武子 上八洞仙頭一位 海外摩仙皆敬吾

姑苏吳王尊師長 列国的 諸位他也把我扶
你雨个 哥萠半个說不字 管吽你
立刻一命丧鳴呼 蟬螯听罢低頭想 弟兄雨
不由伤感泪如珠 大爺連把二爺叫 王二爺
着急只把袖口擼 若要是 你我順孫武子處
到只怕 老母一命丧鄷都 二人說
眼前若有生身母 在給天仙作門徒 江東他
若要死有我的母 死在了 黃泉以下也不服

孫武子 聞听此言心欢喜 連把蟬敖口内呼
二人孝道牽連母 必有成仙一段福 管吽你
怀揣日月摘星手 管吽你 蟠桃会上心又足
你雨个 若肯真心归順我 包管你
亲奶立刻对門徒

圣人說見母不难立刻差人去接可有一言你可把住处說明王蟬說要問我家住杭州東門第六家鎮展太尉五軍都、就是忽听二爺說哥、不必說了那武子不過是獻言說着又動

起手来不言三困蟬敖且說毛遂說師付万安我近杭州請他母亲好吽他归順武子說須要子細

毛金眼 口尊師付休憂慮 代徒弟
去近杭州走一程 既然知道他住處 我旧去
把他奶亲請近巷 孫武子 分付留神須子細
你此番 須当早去早回呈 毛金眼
告辞師付忙念咒 双足一蹬就泰空 且不言
武子陣中困双將 先把那 金眼毛遂明一明

登時間 来到鎮展太尉府 遮光一落不消亭
这壮爺 一生所仗阢身法 硬近大門往里行
二門川堂走内院 不知夫人那房中 睄見了
了环走着鳥鬼話 壮爺跟着細、听 了环就把厨房近
外見裡边点着灯 使女説 太、思子把兒盼
半庭裡 叫人前去作温更 二少爺
前去雀料無音信 老太、 千挂兒子在心中
又見他 一边刀、一边坐 不切作料刀响声

又有了环將房近 叫声姐、請听明 老太、
叫我先把热茶到 説着伸手取過中 手把茶盤往外走
壮爺近跟在後行 心里説 太、必是蝉教母
何不近内打听明 跟着就往上房近 这了环
掀簾入内那消亭
这了环掀簾入内到了一碗茶端着要走只覺的毛髮悚然这
是什庅元故皆因身旁站着一位壮爺他怎庅不怕呢了頭説
列位姐、怎庅今日我这們毛古、的快把灯給我串了环説

你别説瞎話咧你是困了眼睛發焉了了頭点頭端茶近房用
毛遂瞎咲説我叫你怕一怕壮爺把脚一伸这了环往前一栽
只听花唧一声唖了茶碗
毛金眼 用脚一勾了环脚 小了环
往前一栽响花郎 往前栽了狗吃屎 唖了盅子洒了茶
王太、 床上睄見双眉皱 罵一声
胆大了环太頼消 你望我 常、来把小性使
叫你端茶把碗唖 了环聞听渾身战 床前跪到泪如麻

口中只把太、叫 皆因一時把脚滑 太、説
小了环 快些在去給我到 但若挨過打嘴巴
了环他 連忙占起給我到 毛爺咲的咲色搭
又則見 太、床上声長嘆 想起了
兩个娇兒泪如麻 你上紹興金花府 至今个月不回家
太、説 武子城外屯人馬 常、打仗去厮杀
倘若兵把杭州破 老命一定要消花 我的兒
回来罢庅回来罢 休要想坏你老媽 太、哭的如酒醉

了环近来手端茶 老太、 接過茶来喝几口
壮爺心内自詳查 不用説是蝉教母 必須変个好方法
毛遂想罢抽身去 来至了当院站立 竟奔裡外細詳查
金眼毛遂我了一个晃昝壮爺現了本相用手起怀中掏出查
紙貓兒斯了抖開这張猫皮壮爺在上面打了一个滚兒变了
一个猫兒口中不住乱叫叫往上房裡就跑太、正然思子一見
有一个雪白猫黄尾巴正居中脳代上有一朵黄光形如梅花
寔然好看

王太、 床頭对灯思想子 抬頭看見一狸猫
太、伸手就要把 天漏星官用爪刀 嗽、、
將身一縱怀中跳 王太、 用眼不住来看猫
金勾金頂人間少 边打綉球甚踦蹺 更比那
雪裡送炭毛皮好 墨裡藏珍甚是高 这太、
越睄不由心越愛 不住嗎嗽身上毛 我家的
耗子成羣身上跳 到半庭 他就出来混乱咬
咬破木箱扑未盗 剩下吃食吃不着 把我的

心愛之物札子咬　可喜有了这丫猫　这毛爺
天生大胆怀中卧　許送不送紫刀〻　王太〻
伸手摸着眼内看　赶爺不住乱款〻　这太〻
回頭忙把了頸吽　快拿代子我拴猫　这了环
答应一声往裡走　忙取代子兩縧縧　这太〻
連忙拴在欄杆上　耗子一見魂魄消　又分付
明日買肝好拌飯　老身看着畏咬〻　吽了环
連忙速將羹來献　太〻到醋又添椒　用更起

劳出稠的將猫喂　赶爺摆尾罢頭摇　这了环
一見他却心欢喜　多亏猫来把我饒　总而言
太〻唱道心魂定　忽听閻羅三棒敲　王太〻
摸着離猫他合眼　了环丫〻往外逃　这赶爺
一見先把灯吹滅　倒念真言把身摇　这毛遂
就地一滚真形路　英左伸手不辞劳　取出了
磕睡虫兒扒住眼　忙用絲代就拴腰　毛爺他
恭身背起王太〻　忽听外面閙吵〻　赶爺屋中說不好

倘有人来只怕我毛遂無處可逃

真是藝高人胆大各自显其能赶丫显出本相収起了猫皮取出来磕睡虫兒扒住了王太太的眼睛就用拴他的那根代子又找了根絲縧攔腰把夫人計了了結实又往自己的身上背起心中大悦赶丫才要出房只听得柳鈴振耳赶丫說先别出去不多時更夫去遠赶丫出了房門心中犯想不知他的屋内燒了以免後患赶丫想罢連忙念咒喝声急只見半空中云磨响喨火神来到口尊法官相召吾神有何使用毛丫說無事不敢劳老尊神借仗神力用三昧真火把鎮展太尉府燒了倘有差池吾奉天仙武子之令按天書所賍火

德君答应如飛而去　脚架祥光不息曼　施展神威令人京
火神丫　奔了厨房那个灯　喉一声
劈火宝劍往下指　得了九火下絶情　起初時
天火借自九火引　次後来　燒得屋内扛天紅
燒起由如灯光猛　前後門庭尽是火　東多的
但只見　進屋中　先來睄看老太〻
男女仆婦乱嚷〻　但只見　四面火起高几丈
不見狸猫与吾對

家人等　捶翅丢翎怎逃生　毛遂他
站在云端往下看　眼望家丁叫几声　只因為
蟬驚被我師父困　不肯投降一宛征　我今日
背了王氏夫人去　我毛遂　不道生受不領情
毛金眼　說有借道佯常去　王家的
金銀資財被火烘　毛金眼　指展金光来得快
看見江東大老营　只听得　金古喧天人声喊
三才陣内大交拿　但只見　展左飛蔴撓頭剁

焦休欣 丈八蛇矛刺前胸 姜立的
長鎗扎来如怪蟒 石番刚刀亂抖翎 仁杰手拈方天戟
栢配搖動二刃拳 蓋英的 長鎗刺来全蓋宇
八將忿勇喊連声 王蟬王教去解救 喇一声
道光落下矮矣瓜
喇一声落下来地了到白虎馬前倒身下拜口尊師父在上弟子毛
遂把王蟬王教的母亲接到陣中交令武子說你今背了来了别是
个假的要娃了說我打听明白了武子吽東將拟了兵刃毛遂例念

真言出充拟起武子吽双將過来認母二人正然要尋自尽听見过
句話只得催馬上前且說太〻一見醒来嚇的魂不付体
这夫人 怨然京醒苗神看 語命着忙京又京
方才卧房正安寢 怎庅一命赴陰城 這正是
陰曹地府森罗殿 两边列摆東岳星 赤面紅須蕉面鬼
靛脑獠牙鬼判兵 过夫人 越想越怕忙拜倒
他把那 閻羅連〻口内稱 蝉教看見生身母
急忙〻 跳下征宅馬能行 娘呀你

如何不在杭州府 何時来 竟自来到这軍营
老太〻 連忙摆手不知道 連我胡塗心不明
二人說 誰料悞中武子計 因此益水大交兵
武子他 吽我投順江東主 我說見母在依從
一定是 能人進城使法術 請出太太到营中
毛全眼 聞听一齊獃牙笑 吽声王家二弟兄
我到了 尊府施法將猫变 哄着太太睡濛庬
三更半夜背至此 太〻聞听心内京 武子說

夫人只當將心放 收留二人作徒門 夫人聞听心欢喜
母子情愿順江東 弟兄两 連忙叩首拜武子
拉起蟬教二弟兄 武子傳令收了陣 率領着
衆將急忙進大营
武子一仝中將進了大帐分付摆宴与王母接風飲酒之間武子說
有日回兵之時本奏吳王大加封賞又問蟬教粮草二人說共二百
万石武子分付姜立石番一仝蟬教二人一仝水卒一千押運粮草
接令者斬四人答应挑兵往江口而去

四員將 登時来到江口岸 督粮官員岸上存
四將下馬將船上 一千兵丁不消停 衆三軍
盤運金艮粮共草 登時間 一齊蹬至旱岸中
督粮官員全交代 只听蟬教把二孫位 就把那
投順江東孫武子 献出粮草可莫功 督粮道聞听發楞
運粮官員魂嚇京 又听得 姜立石番忙分付
休放杭州掛甲兵 只听得 兵卒一齊声喊吽
唬坏押粮这些兵 但只見 江東水卒人出勇

一人〻 手内全擘斬將拳 一片尽是江東客
誰敢厮杀賭鬪争 無奈何 都處投降全归順
四个人 一聞此言喜氣生 又得了
京壮三千人馬等 又得了 三百大船更有功
总而言 一齊押送回里走 不多一時至大营
盡旂稟报刚完必 聖人分付令進营 四个人
代領催粮軍官等 来至了 青紗帳上拜派平
四員將 交令運到粮共草 投降的

兵丁共有三千名　四將一〻說一遍　孫武子
分付中軍細听明
武子分付查収粮草託上降兵冊子又記上四將功勞把郗林道發
在帳下听用只等回兵才奏吳王在加封賞衆人謝恩且說吳王勾
踐一仝妖道飲酒飲至三古方散次日越王登殿黃門官跪倒乞我
主在上昨夜三更太尉府走水正燒了一夜特來乞奏勾踐說此是
真宏爲臣烏欵撒謊
送越王　听見黃门述句話　默〻無言心膽寒

蝉鰲奉旨催料草　真到如今不見还　他的家
昨夜三更失了火　他的母　一定也是喪黃泉
家產才帛尽燒竟　二人回來有何言　忙傳旨
拿住放火要问斬　見元帥　腾鼓忙〻上三禅
口尊我主息怒　叫拿人　只怕内里有屈冤
狀請郎　李相国卯算一算　次道上殿把卦占
分付立刻擺香案　卦合取出撥几番　嘛唧〻
揑闹全〻腸卦象　列把李相嚇一嚇　走忙爬倒奏我主

細听貧道言一言　昨和晚　救火名呼毛金眼
变了狸猫設奈国　背去蝉鰲生身母　双將投順武子仙
把咱的　料草全良全都献　还有三軍与料船
越王聞听真魂冒　勾踐登时把臉番　用手指定動口罵
殺剐的　蝉鰲无义要叛杆　誰当刑些弓見你
归順江东止不堪　有一日　將你二人來拿住
剝皮摘心把眼挖　正是勾踐龙心怒　枯梅老道上三禅
口中说　我主不必心煩惱　貧道有一巧計闲

今晚府里擺一陣　包營郎　拿住江东掌將官
分付營敗挑人马　把守东门扎營盘　貧道好擺騎牛阵
要滅江东談笑间　勾踐闻听心欢喜　立刻擺宴賀妖仙
枯梅道一把心肯　大擺騎牛阵武子服遊只怕难

吳越春秋

六

且說枯梅子又叫劈真何在來將伺候老道說將軍急去要把肥牛二百隻人一百名予备听用劈真領令出朝拿牛挑人不表老道說兄長不敢青揚子在此如今領御林軍五百出門按艮地東方步多打週圍打出三百六十步按東南西北創四个大坑々深一丈六尺居中搭法台一座台高三丈六尺四坑的旁边搭四个小台々高一丈二尺居中立一杆旙要鉄心揩竹拿席纏果要三丈九尺高地理埋三尺上剩三尺六丈名為撒魂旙每台上安頰斗一个裡边粧上五谷雜朴五座台用五杆帥字旙引魂旙々高三丈再用五杆小旙要五色藍旙在正西白旙插在正東紅旙列在正北皂旙列在正南黄旙列在中央朱雀旙二十四杆插在正北玄武旙二十四杆列在正南青龍旙二十四杆插在正西白虎旙二十四杆插在正東大執小執旙三十二杆插在西北句辰蛇三十二杆列在東南喪門吊客旙三十二杆列在東北黄旛豹尾旙三十二杆列在西南之上

青揚子　連声答应就知道　不用戴主你分明
大小官員齐忙亂　越王听有喜氣生　枯梅子
又叫槐鎮松台子　金柳三人仔細听　三位快出東門去
隄防武子去偷营　三更天　俱在陣中等候我
看見陰書照樣行　三家妖道忙辭架　迈步离身出大营
一个々　跨上脚力出城去　会合劈師守大营
枯梅往下又吩咐　引礼官員仔細听　予备下
硃砂白旌黄表帋　新筆淨水与香灯　黄布白綾一丈二
丈方四宝要鮮明　桌張大爐城外送　如若是
埋步一名我不容　該官答应如飛去　枯梅辭架外边行
出朝門　畨身跨上分水獸　蜈蚣旙在手中擎
奉令之官忙不住　怕是違悞了不成　枯梅子
大擺痴牛陰兵陣　殺生害命死生灵　水牛二百湊一处
活人一百送出城　這妖道　緊撒一團来的快
艮地東北火尺中　進陣离安下脚力　青揚子
一全众人把他迎

枯梅子下了分水獸有人接去了蜈蚣旙又見引礼官回話說將所有应令的鎮物俱已斉備特来交令妖道点頭又見青揚子說奉令將坑刨得法令全然完必各色旙幟等項俱已進全特来交令又有劈真說祖師在上弟子奉令取了二百隻肥牛男子百名特来交令枯梅子心中歡喜分付青揚子代領众人不可遲滞按東西南北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將旙旒列在元处青揚子答應一同眾將各按方向插立旙幟妖道只等夜晚觀書好請神擺陣

枯梅子　往下又把中軍叫　只听下面有人应
老道說速差人去　二名隻　烏鴉黑狗這兩宗
天晚陣中立等用　違悞軍令了不成　中軍应令如飛去
去找鴉犬不消停　且不言　妖道姑蘇等天晚

且把武子明一明　忽然一陣信風起　袖占一課早知情
欠身形　探背拉住伍明輔　叫声徒兒你听明
再三不听我的話　主意杭州赵松棚　昨一日
殺敗王賊妖道个　結下冤仇似海同　今日大擺蟠牛陣
反復陰兵惡又凶　那怕是　大罗神仙成佛祖
要想逃生万不能　明輔閩陣多咱擺　武子説等三更後
展広説　弟子走到出营去　代領三千長蔡兵
忿勇殺退蟠牛陣　老道枯梅拿進营　圣人聞听双眉皺
惡狠々　嗔眼紅山柳展広　孽障满口説胡話
宣兵防範有伏兵　武広王　聞听此話退下去
衆將旁边不敢言　登時之間天色晚　先把那
妖道枯梅明一明
且説枯梅子見色已晚分付把二百隻肥牛尽皆宰了將皮剥了鋪
在四坑的週圍血洒在地下把腸肚尸骨推在坑内又把一百男子
殺死也是如此老道又分付把五个大缸灯盞拿来又叫衆人披肩
五方台下把五谷雜粮裝在板斗又將烏鴉黑犬宰殺將狗血放在
灯内放上一根棉花拈子点着又將烏鴉黑犬血按八門放在地下
分付閑雜人等不許括入急忙上了法台点爉焚香怀中取出了陰
書照看上边符研了硃砂將符尽皆画完那天就有三古
枯梅子　口含硃砂手仗劍　赤脚蓬頭來請神
踏罡步斗忙念咒　請神金牌掌上擎　頭一道
黄表灵符爉上点　喵唧々的响一声　用劍一指噴法水
滴淄就地起陰風　冷嗖々　黑森迷漫生杀氣
開放陰間兩扇門　空中只听云磨响　來了酆都一位神

但只見　凜々身材高丈六　膀粗膊乍有青斤
叠暴金睛三角眼　赤髮紅須好怕人　又則見
虎皮袍上掐金線　人筋条計虎皮裙　左手擎定縛妖貨
右手的　骷髏穿珠嚇人魂　他也曾
大鬧雷音戒佛混　出冥敕主敵三分　焦面鬼王進了陣
恭見修真養性人　法台以前身控背　枯梅分付要听真
威鎮中央戊己土　看守那　武子天仙孫遜魂
保守七日并七夜　莫要放走惡道人　如若是
陣中服過孫武子　陰書所貺是真情　焦面鬼王壯答应
妖道燒符又請神　喵唧々　金牌一連献三下
又見空中長祥云
老道發化兩道灵符指決迭印只听得凡声响嘵中云半眷是濕法
体束髮冠紅英氅洒虎皮袍玲瓏鎧虎筋条人皮靴法体金身足有
丈四猿牙巨口頭上有兩个犄角臉似瓜皮赤髮紅須招展金光進
陣来至法台打弓呼法官令吾神那边使用枯梅子説相召尊神威
鎮蟠牛陰兵陣的東方甲乙木狗道孫遜進陣千万别放走了武子
在陣門看守七日七夜如若是走脱了孫武子按陰書听貺大力鬼
王答應尊法旨這老道又燒灵符把金牌連献三下
喵唧々　請神金牌献三下　來了陰間一位神
牛頭馬面仗着劍　鉄棍骨啣有数根　送位了
鬼門関上為領袖　專會屈死衆冤魂　赦孤台前第三供
抹力鬼王　轄管陰城衆鬼神　束髮金冠明珠嵌
虎皮袍上長愁云　腰計一条師蠻代　熊皮靴豹皮裙
天生的　赤髮紅須火盆嘴　眼似金灯真怕人

招展金光進了陣 恭見枯梅妖道人 口中說
相名吾神那边用 妖道台上喚尊神 威鎮南方丙丁火
别放江東武圣人 看七日 如若走脱名孫遐
陰山頂兵肚是真 抹力鬼王忙蒼启 鎮守南方丙火門
这妖道 台上又燒符四道 掐訣念咒哮灵文
請神金牌獻三下 又來陰司一位神 但只見
三个犄角長尺半 二道金光落頂門 金箍扣頂晃日月
四支眼睛真惊人 又則見 凛々身材一丈六

怪肉横生叠暴筋 紅袍相趁連环甲 手擎狼牙棒二根
左代湾弓右别箭 縛魂貫 胸前墨挂拘三魂
威鎮酆都曹官掌 供獻十王第四尊 轄管陰兵八十万
十八地獄惡狗村 五道鬼王進了陣 来見修真养性人
老道護守七昼夜 只見那 金光一道奔西門
老道燒符又念咒 这不就又来了陰司的一位正神

時才話表五道鬼鎮守西方庚辛金的陣門枯梅子又燒第五道灵符掐訣迭印案哮灵文只听一陣陰凤滚々半空中云雾响嘹連位鬼王身高丈二頭代虎壳脑身穿虎皮袍連环鎧足登豹皮靴龍腋碌眉獠牙巨口左手擎着混元宝鏡右手提着縛妖貫胸前晃擲動令錶牌轄管思鄉嶺望鄉台捨茶棚威鎮酆都地獄混元鬼王来至法台捏背弓身口尊法官用吾神那边使用妖道說借伏尊神威鎮北方壬癸水孫遐進陣守他七日七夜別要放走了狗道如違拔僵書听脏混元鬼王答应招展金光直扑正北而去霎时間滿陣中陰

凤滚々吟气侵人鬼哭神嚎妖道睹々的欢喜枯梅子請了五路鬼王連忙的点上了大燭供上了香白净水老道彂昏將黃布白綫拴在了板斗之内的那杆黃旂之上回身在台上披髮伏劍跪倒叩首巴畢站起連忙把六道灵符拿起在燭上一点把金牌哨啷々獻了三下手内掐訣口中念咒

枯梅子 火化灵符口念咒 六甲灵文七字真
真言咒語剛三遍 妖道頂礼請天神 只听得
半虛空中云雾响 開放南天大宝門 青龍白虎分左右

朱雀玄武緊随跟 还有那 喪門吊客進了陣
又有黃旛豹尾神 大耗小耗身披背 後跟螣蛇与勾陳
十二位 星神進了陰兵陣 恭見修真养性人
相名吾神何使用 妖道說 無事不敢請尊神
只因大擺犒牛陣 要拿天仙武聖人 正東白虎守汛地
正西青龍庚辛金 丙丁火 正南玄武守汛地
正北坎宫朱雀神 東南喪門与吊客 西北螣蛇与勾陳
西南方 黃旛豹尾來鎮守 東北大耗小耗神

放走孫遐陰書脏 七日七夜加小心 衆神祇
一齊答应尊法旨 招展金光架祥云 老道掐訣又迭印
踏罡步斗哮灵文 燒化了 七道灵符金牌响
来了千灵万应神 一对幢旛合宝蓋 来了那
三官大帝降凡塵

上元賜福天官中原赦罪地官下元解厄水官还有太白李金星四位星官神圣進陣来至法台前恭見妖道口中說法官相名吾神等那边使用妖道說無事不敢勞動尊神接吾法令一道在犒牛陣陰

兵反復的陰八卦鎮守休生傷杜四門孫遊進陣別當有那打陣之
人相師尊神的新力拎拿來人如有違悞定按陰書所貶三官与金
星一齊答名接法令各按方向鎮守不表妖道又請揭諦功曹鎮守
景死驚開四門照三官金星一羕老道又燒符念咒
這妖道　手內掐訣忙念咒　九道灵符爐上燒
請神金牌獻三下　只見金光透九宵　一霎時
遮天蓋日蒙星斗　來了大鵬金翅刀　妖道台上面神看
渾身上下長翎毛　這住了　自從紂朝归釋放

西方極樂住道遥　如來蕿法遮頭頂　奉請點九之一道
灵肖展　玉皇勑旨封為大卯　墨定还黑爪似刀
法台以前身控背　有何使令說一遍　老道說
倚仗神力將陣罩　避住三光照不有　孫遊不能脫逃走
全仗尊神法力高　大鵬鳥　空中答應尊法令
双翅一展今人毛　登時遮住蠣牛陣　枯梅一見樂滔滔
這妖道　又焚神符第七道　壯把金牌不住獻
說急道怏噴法水　大喝孫遊休想逃　本命星

快些速降真利害　唰的一声半空飄　妖道接過馬盔扣
泰山神符貼鱗邊　孫武子　營中自觉一陣罩
不由害怕膀登毛　控住明輔呼徒弟　我的兒
只怕性命保不牢
武子說我的兒只因杀敗了五柳昨日又收了蟬敖得了粮草故此
番臏大擺蠣牛陣方才將我的本命星勾去我今意欲若是要破妖
道的惡陣却也容易又怕得罪了神兒衆好汗聞听一个个咬牙切
齒只見毛遂上前口尊師父自曾萬安等着我進洞殺了五柳連刃

賤一齊殺死豈不省事聖人說尊陣你当是蟬敖之毋卯等容易妖
道法力無边你有多大本領他如今陣擺到八九讓你進城也是無
用急是我讓有五日苦难家將聞听全無了主意这且不言先說妖
道
枯梅子　火化灵符十一道　掐訣迭印哞灵文
空中只听云磨响　開放南天大宝門　這位了
三山帽挺紅抹額　鵝黄征袍上掐金　背子連环黄金甲
腰束羊脂代一根　又則見　虎頭靴挑葵花鐙

宝劍高匣京鬼神　坐騎一匹白龙馬　黄毛童兒後随跟
又則見　背後跟有哮天犬　神鷹利爪慣傷人
金弓良殚三尖刃　威鎮灌江称王神　这位了
力劈華山曽救母　双槐樹下見娘親　一怒丹山曽赶日
美名天下尽知聞　跟随那　玉鼎真人為徒弟
八九玄功煉法真　只因武王兵伐紂　扶保太公調三軍
戊午日　兵臨孟水諸侯聚　甲子血濺滅紂君
與周滅紂頭一位　東方元戎進陣門　来至了

法台以前見妖道　法官何事呂吾神　老道聞听尊上聖
威鎮東方甲木門　孫武子　進陣之時别放走
看守七日命归陰　如違按書要听貶　二郎了
口中答應蹤祥云
二郎撥了架祥光直扑陰兵陣的東門鎮守不表且說的是妖道又
燒拾二道灵符念咒掐訣只見祥光滚滚量滿法体這位下赤脚蓬
頭面如淡金紅袍金甲坐挎麒麟手使金鞭立生一目元来是九天
應元雷声普化天尊来至法台弓身口尊法官用吾神那边使用妖

道說吾事不敢京動尊神借使神力鎮守蝸牛陣的西門休要放走了孫遐如違按陰書所貶九天了荅应謹尊法旨而去妖道又燒十三道灵符獻動了金牌手内掐訣口中念咒

送妖道　手内掐訣口念咒　來了千灵万应神
三宝金冠紅抹額　日月金箍扣頂門　身穿眉
黃金甲掛金鈴滿　九呑八扎火煉金　内襯袍服充火焰
大紅征衣花朵新　護心鏡　腰束羊脂攢八宝
左弓右箭緊隨跟　立生一目三隻眼　足下双登風火輪

生成的　赤面紅須神眉多　右手擎定五龙輪
左手仗有劈火劍　火鴿火鴨在後跟　來的是
火德真君進了陣　恭見安坛擺陣人　口尊法官有何事
妖道忙將上聖尊　請尊神　鎮守南方丙丁火
別放江東進陣人　放走孫遐要所貶　火德真君說放心
枯梅子　又点灵符十四道　獻牌念咒又請神
空中一陣生云务　老道抬頭看假真　這位了
前鉄帕頭紅非額　皂罗袍上溪烟云　烏油甲掛龙鱗片

宝鏡胸懸月一輪　坐下跨　墨塊一般剪毛虎
虬龙金鞭京鬼神　立生一目三隻眼　鋼須鉄面罕京人
灵霄殿　玉皇架下為元帥　黑虎玄坛見道人
口尊法官有何令　相台吾神下九塵　枯梅說
無事不敢來京動　鎮守陰兵正北門　千万別放武子命
放走孫遐貶尊神　玄坛应令朴正北　八方四面長祥云
妖道台上又念咒　唱唧々金牌响一陣風雷好怕人

且說枯梅子見黑虎玄坛威鎮正北連忙灯上又燒第十五道請神的灵符且住你這書太拉拖了擺陣請神就是好几回咧这个神还請的完应列位明公別嫌耳絮寫書的最难巴不能勾一回一个節目才好呢又怕所之舍手有的不得不說会的不可多講不相楊家將編的也到好呢一个天門陣擺了个剪断破的可也麻力你听始終沒有接過眼那可沒有天神天將是人粧的列位到听佟四益馬金鎗的天門陣也沒有妖術邪法竟一个破陣就要說半丁多月呢明公愛听說他是批的細膩愚下这是野史就是照有書上原丈不能勾錯乱要是一目了然又怕破陣的時節不对查兕豈不令人恥笑只要編的熱鬧列位听之醒耳就完了閑言少叙言帰正傳且說妖道請下托塔天王打袍袖内取出一物名為千尺点魂旂杭說借伏尊神的宝塔將点魂杭在塔上掛在中央台前孫武子進陣之時將他点于馬下叫他七日七夜化為膿血

李天王　空中荅应接法宝　点魂神杭手内擎
来至中央戊己土　玲瓏宝塔察在空　塔上边
萬道霞光来罩住　千尺魂杭响風声　罩住蝸牛陰兵陣

老道点上狗油灯　急忙々　看身就把法台下
蜈蚣杭在手中擎　板安上了分水獸　分付鬼王与陰兵
明一日　孫遐進了蝸牛陣　大家圍住不放松
五路鬼王說知道　出了休門往前行　枯梅子
率領本人將城進　赴王迎接身打弓　老道細說陰兵陣
從頭至尾尽說明　送越王　傳旨大擺排酒宴
先与五道慶賀功　句践每人敬三盞　老道叩謝飲列位
枯梅子　手内擎盃腮代笑　咯吱々良牙錯丁玉

用手一指罵城外 殺剮孫逖卯住声 喒們倆
仇深似海一般羕 一定害你命残生 杭州若有枯梅子
孫逖一死滅江東 今一日 大擺反乘陰兵陣
只怕我 大罗神仙落水中 修何行来煉何道
要想神仙怕不能
枯梅子擎杯口尊陛下我在陣中觀看陰書上边滿的明白不吽疑
易擺此陣傷害生灵進陣之人是七天七夜化為膿血設擺陣之人
不逢化死趙王聞听心中害怕説仙長不可撤了此陣有何不可老

道説陛下如今事以作成皆因是貧道一怒要害武子一来為主的
江山二来与列位道友报仇故此貧道要把大罗神仙付于流水傳
官快备葷酒肉腥鸡魚我要開齋破戒趙王肴忙説仙長好容易苦
修苦煉成了半仙之体老道説如今我是要与孫逖拼对〻〻
枯梅子 眼望趙王合四道 主公師兄請听明
只為江場打敗陣 傷了法寶好几宗 五万担
打的你我心太狠 磨面全光是真情 大罗天仙掠了罢
一定破戒動葷腥 送趙王 聞听此話危心喜

傳旨擺宴莫消亭 荅応官員不代曼 肉山酒海一般仝
送老道 吏了一塊红燒肉 放在口内吞腹中
只听腹内連声响 要想入味万不能 枯梅子
大口飲酒輛下嚥 又夾鸡肉口内扔 趙王付又傳女樂
多承宮灯龙鳳灯 只听得 花腔古打奏音樂
笙管笛簫美中听 先吹一套画梅序 後跟就是醉東風
月兜高 朝天子与將軍令 大罗天仙柳黄鶯
上小樓代替天樂 皂罗袍与醉太平 代酒的

五个妖道跟首唱 喜壞杭州倒逼龙 貪欢擊碎象牙板
美酒斟干白玉瓶 君臣等 要笑謡哥行酒令
四更唱至過五更 正唱一夜天大亮 不多時
务散寅時天大明
趙王与五柳飲至东方大亮傳旨撤宴設官収什不表君臣净面勾
践更衣升殿聹有文武上殿朝叅已畢分付归班勾践肴两班文武
言講在城外艮地東北擺下了蟠牛反乘陰兵陣今日必要打往孫
逖索文武跪倒一齊説這是我主的洪福全仗仙長的法力果然治

死武子何愁拿不住子胥与王錬王叡江东的衆將平伏吳王易不
难哉勾践欢喜又見枯梅子見駕趙王賜坐妖道説貧道今日出城
证咲武子進陣晋吽他性命难保趕肴往下吽声全柳真人何在
枯梅子 大殿之上吽金柳 只听下面有人応
走上大殿打稽首 呼唤貧道有何傳 老道説
師兄接我一道令 代領一千長叅兵 蟠牛陣外一里地
正東埋伏兆下营 孫武子 他若被我引進陣
必有救应把他冲 道兄全仗胸中藝 捉拿来人算大功

如若是 放走来人進了陣 按法将罪不面情
金柳真人忙荅応 告辭下殿往外行 急忙〻
踩上火眼金睛獸 教場挑兵扑正東 枯梅又吽松台子
老道荅応往上行 老道説 代領一千人共馬
正北陣外扎下营 只等孫逖進了陣 提防有人要冲营
全仗肴 師兄道術来阻擋 拿住来人莫大功
如若放走人打陣 定按軍规法不容 松台子
口中荅応説知道 辭駕下殿走如風 出朝忙上独角獸

教軍場内去挑兵　直扑正北壬癸水　他在那
一里之外下連营

且說妖道又住下叫杨领子何在道人上展枯梅子設接我令一道領人馬三千在正西蝸牛陣外埋伏孫遲進陣以後必有人答救道兄所仗法宝阻挡来人拿住他莫奇功一件如若放進人前来打陣定按軍法歸罪杨陣子答應出朝上梅花鹿下教軍場挑兵扑正西埋伏去道又叫青杨子听令下边有人答應枯梅子說道兄接令挑兵一千在後兵陣正南外圍埋伏孫遲進陣之時随後必有人来打陣全仗你的法令抵挡来人将他拿住奇功不小如若被那打陣之人前来進去定治罪不宽青杨子告辞下教軍坊挑兵正南埋伏不表

且不言　四个妖仙埋伏去　单表閘斋破戒人
枯梅挑兵壮站起　告辞句践出禁門　急忙々
斋身跨上分水獣　接过蜈蚣旂一根　代领打伏兵五百
来至杭州東正門　城頭上　霄天動地三声炮
三軍吶喊從安心　遇了海河折一座　斋催坐摩往前奔
一个々　驟撒一溜未的铁　望見江東大轅門
枯梅接住分水獣　大叫小校要听真　快進去
报与首将孫武子　叫他急速把陣臨　如若武子不臨陣
調兵未入帐中軍　芒旂官　闡听此話不代曼
肩担令字走如云　不言旂牌来报事　且說天仙武聖人
这聖人　五古起来忙梳洗　正頰仙衣作中軍
聚將古打如道豆　来了江東虎一群　伍明甫
一同展瓜与柏配　安仁杰与焦休欣　姜立石番双員將
蓋其蓋字見聖人　毛金眼　王蟬王敖弟兄兩
後跟柳蓋合伍辛　衆將恭見孫武子　一齐侍立兩边分
这老了　面代憂容精神減　只見蓋旂跪在塵
外边妖道枯梅子　代兵討战在营門　孫武子
闡听妖道来討战　立怔江東武聖人　枯梅設下蝸牛陣
臨敵只怕命难存　武子此時正害怕　忽听得
有人大叫氣紛々　口中說　国師万安休害怕
等我們　立刻出营拿住妖道把他活拎

正是知己知彼百战百勝聖人明々的知道枯梅子今日必然誆敵引陣故此清晨升帐只見芒旂禀报說妖道在轅門討战將手一摆就知道了芒旂官叩頭出帳而去武子了心中害怕暗々思想欲代遣將当先豈不是叫他等自送其死欲代我亲自出营又怕有禍聖人想至这步田地不由得双眉緊皺低頭無語又見王蟬王敖柳蓋伍辛左王焦休欣毛遂七个人上帐斋来参見口尊国師但請放心休要害怕我等斋應当先臨陣捉拿妖道要活的顺手牵羊要死的人頭呈獻武子往下观看說尔等前来何事衆人說弟子等臨陣当先捉拿老道進营講功受赏武子聞听大怒哇满口胡說好孽障尔等那曉那老道這一来要战比不得往日如今他大摆蝸牛陣四門陰兵内外天神天將把守外边有四个妖道各有出家的真宝四外埋伏尔等都是凡夫如何是他的对手出去是枉送性命还不下去那一个再要多言按軍法梟首示衆々人闡听喏々而退

衆战將　看見武子動了氣　不敢多言把頭低
喏々連声朝下退　站在兩边暗自急　这聖人
礦下衆人心思慮　伸手拉住武子胥　口中只把徒兒叫

听我细匕講虚实 枯梅子 殺生害命擺悪陣
請下列位众神祇 所為要害吾孫遐 送如今
差遣众将去貼敵 狗道閒斋破了戒 為什麽
捨命前来哄區匕 引我入陣他作法 昨夜業已把軍吃
只得出去走一遭 休时妖人笑吾師 豁出死去進匕陣
要我軍陀待怎的 耶怕我 大罗神仙擦了罢
定合枯梅敵一敵 明輔閒听心害怕 口尊国師請听知
依我想 暫且忍耐三兩日 他等撒陣在征持

武子摇手説妄想 徒兜不知有安扎 蝸牛陣
業已有了苦合性 本命星官他知之 又拘一魂合一魄
七天七夜喪同渠 伍子胥 閒听此話發了怔
众将个匕也有急 正是大家無主意 中軍外
進来报事一聲稟

辰西王明輔知道主意全無只見芒衔官慌匕張匕跪進中軍跪倒报之国師在上耶老道声匕要戰叫我連天他說在不出營就要督兵攻打營寨圣人摇手芒衔退去明輔一旁只氣的双眉直立分付抬鈴拉馬等我捉拿妖道武子連忙攔住說明輔不可有其保去臨敵方才早叫他等出战了皆因妖道他有法術若仗血氣之勇如何取勝他雖然無知胆大等我亲身出去說不得了与他見个高低上下就是我呆着也是七日七夜我的性命不喪罢了我与他拼对匕

匕

孫武子 說着不由心酸痛 叫声明輔听根苗
武去武去拼了命 我向蝸牛走一遭 走之後
你与众将把營守 千万不可動鈍刀 三四天有道人至

晉破蝸牛我命中 如若是 三四日無神仙到
只怕孫遐命丟消 此陣打住我孫遐 句践残生保不牢
我一定 馬践抗州城一座 文武軍民定不饒
三宫六院首刀剐 鳳子龍孫首係梟 恼一恼来怒一怒
留下了 人等不莫手段高 這回武子發下愿
下回抗州保不牢 雷震趙王残暴虐 只落得
句践遭於难以逃 說有聖人忙站起 伸手忙把東帖拘
這聖人 連忙就把毛遂叫 快匕發當我草苗

須要干淨龍須草 毛遂答应把身摇 不多时
凈手搖来忙呈上 武子接来探草苗 摆了草龍洪念咒
掐訣送印法力高 灯時間 拘条草龍入了壳
摆尾搖頭抓又撓 众人一見心以义 武子了
眼望明輔議根苗

武子說前者一条草龍叫枯梅子用火燒了今日要騎馬進陰兵陣战馬准死無御故此还是跨上草龍為妙忙将東帖遞匕明輔說三四日我不出陣按東帖行事三四日如有人来将帖交付来人答救

孫遐易不难哉一来仗有主上洪福二来仰仗辰西王我孫遐大料有救自有高人来到明輔闡听刀剜肝胆傷心落泪說是有我等何用圣人出去武子說大料無妨不必你等攔挡說着又身拉住草龍出中軍众将齐送武子說不必相送保守大寨要緊

众戰将 一齐尊令皆回去 武子天仙跨草龍
八員偏将排馬道 帅領一隊五百兵 只听得
咕咚响了三声砲 三軍吶喊振天庭 乱撒征塵催坐香
直扑江塘摇隊行 且說那 妖道枯梅正要戰

听見炮响看分明 只見江東軏門閃 出来一支長蔘兵
但只見 引仙黄旙頭引路 押住陣角馬不行
八員偏將分左右 当中武子显露形 看了看
金冠道袍多丰采 手拿宝劍跨草庵 細瞧却是孫武子
不由欢喜笑声生 瞧々說 你今要想回營去
除非認母在托生 枯梅想畢高声喊 大叫孫遯少前行
且說那 武子听見人招呼 慌忙抬頭搂草庵
只見迎頭一道教 生的凶悪有威風 騎一匹
噴云吐霧分水獸 蜈蚣旙在手中擎 認得却是枯梅子
聖人一見笑連声 口中說 狗道竟是吾羞耻
敗軍之將又逞能 貧道不恐傷性命 誰知你
反到前来比雌雄
武子說妖道你前日曾被我的五方石下逃走今日又敢在江場射
敵豈不討愧枯梅子聞听微々冷笑說五子休要猖狂你营了一陣
那日猛鳴吶栗惧撞一嘴今日咱两相逢有一句話先要言明並不
是与你厮杀对數貧道昨日在東北艮地摆了一座小々陣式特問
天仙不知你敢去会々此陣不敢你若能破得此陣我貧道情愿叁
拜你為師还要趁王投降献表納貢称臣你要是不敢打陣立刻叩
頭陪礼叫吳王納表称臣武子聞听在草庵之上心中犯想
武聖人 聞听王道一夕話 晴々多手口問心
欲待要怕蝸牛陣 把我英名化作塵 这如今
左右為难無主意 活々难壞我自身 武子正自心犯想
不由一陣氣攻心 罢々々 能叫名在人不在
有人無名枉度春 武子不得陣中陳 怎得江東定乾坤
別說是 反要蝸牛陰兵陣 劍海刀山也要拼
恼一恼来怒一怒 来尽杭州軍共臣 口中說
你的悪陣在何处 貧道全你見々新 回頭分付兵合将
就此回營不必跟 枯梅子 旋轉獸兒前引路
後跟天仙武聖人 緊撒一蹄来的快 艮地東北面前存
这老道 催獸忙把傷門進 武子端詳驗假真
不進東門進東北 生門而入細留神 味滴々
一提草庵進了陣 一抹漆黑看不真 只聞一陣血腥味
京動陣内衆諸神 唱令陰兵与邪鬼 老道進陣將台上
金牌獻的振耳輪 且說那 还有内外衆諸神
口中喊 孫遯進了蝸牛陣 休要放走武聖人
陰兵五鬼齐吶喊 寒風陣々冷沉々 这武子
進得裡面瞧不見 黑氣迷曼看不真 二百肥牛哞々叫
圍住天仙未显魂 蹄子踹来將角頂 一百男子血淋々
口中喊 拿我命来拿我命 武子嚇的汗渾身
回手慌忙取法宝 展開了金棋杏黄旙武子覌瞧嚇冒魂
時才話表枯梅子將孫武子引進了蝸牛陣内聖人睁睛覌看則見
陰風滾々黑霧迷曼鬼哭神嚎心中害怕慌忙打背後把金棋杏黄
旙取將下来这应一展此旙中利害多端展一展天昏天地暗两展
日月無光三展天塌地陷武子了就把那个杏黄旙些微的一展只
見滿陣中金光繚繞五位鬼王一切諸神只嚇的齐往後退又打怀
中取出照妖鏡托在掌上一照二百隻肥牛的陰魂与男子形象全
都暴路不敢進前圣人掌首覌看陣中的利害只見一天旙二地旙
三才旙四門五音六丁旙七星旙八卦旙九宫十面旙十二杆元辰

旂十八杆罗汗旂二十四杆五神旂二十八杆列宿旂三十六杆天
罡旂又十二杆地煞旂青龍白虎朱雀元武日月精華各旂朱英濛
〻陣〻生風
枯梅粤妙妄妄双 神鬼陰兵鎮四方
二刁蹇牛如雷吼 聖人覌猜心内慌
孫武子 手中連晄照妖鏡 函神仔細看端詳
先看陣内阴八卦 諸神赫〻守八方 休門是
太白金星長庚李 群星之首鎮威阳 東北生門天官守

正東傷門地官糖 杜門是 東南水官入京伯
景門正南立金刚 死門西南功曹鎮 驚門揭諦守西方
西北方 開門之地神把守 焦面鬼王在中央
上有天罗难逃遁 下有地網怎能藏 半空中
單有大朋金翅鳥 遮住日月少陰陽 陰兵二刁齐吶喊
个〻手内伏刀鈚 二刁蹇 蟒牛不住哞〻吽
犄角乱撞把刀揚 男子寛覌懷要命 手提首級血满腔
正東是 降魔鬼抖民宗索 五道鬼王列西方

林力鬼王在丙火 降魔宝剣手中掃 混元兕
句覌杖拿在正北 坑的内外閙嚷〻 枯梅台上催的緊
金牌不住响哓啷 孫武子 草龙背上将頭点
遮塵蟒牛陣式強 天仙看罢陰八卦 又把那
乾坎艮震細端詳
西北上乾為天五龙二匹賢天関前有五百金睛獸个〻口内吐狼
烟正北方坎為水天水倒坐烏龙尾前有三千夜叉神後跟八日蓮
頸鬼东北上艮為山蓊〻杀氣透天関陰兵四面齐吶喊禹步兕郎

透胆寒正東上震為雷〻公忿怒拿神鞭雷光乱晄照妖鏡咕噜不
住打沉雷东南上巽為風〻婆施威令人京千打烘与湿打烘後跟
三千枝樹精南方上离為火五力火龙试地果老君搬倒煉丹炉烟
氣騰〻非小可西南上坤為地神兵神將生杀氣个〻手内伏刀鈚
撓勾套嘗坑边立正西方兑為金二百蟒牛左右分空中列摆雷神
聖威風抖〻等拿人九拨中央戊己土杀氣冲〻丹斗府神鬼吵閙
哭嚎啕要合武子来鬧堵不要如迷真枉死城此陣犹如真地府
孫武子 看罢陣中阳八卦 不由啼的心胆寒

枯梅送坐阴兵陣 要想脫逃只怕难 送天仙
想罢只恍照妖鏡 又把八門看一番 正東青龍换白虎
二郎楊尹甚威严 金弓民彈哮天犬 把守東方不放寬
正南上 玄武神祇擎宝剣 火德真君来主坛
紅光滚〻龙火焰 火鸽火鴨把翅搧 正西青龍神鎮守
九天雷祖伏金边 立生一目涨金臉 墨其彝圭采云盤
正北方 朱雀星神擎大斧 後跟黑虎赵玄坛
皂袍鬼甲烟云滚 手中伏对乱龙边 喪門吊客掖方向

还有豹尾与黄旛 西南上 大耗小耗威凛〻
勾陳螣蛇列东南 中央戊己金光現 明星千尺点魂旛
托塔天王归汎地 黄金宝塔嵌中間 孫武子
看罢内外心京戟 暗〻傷心腹内言 正是聖人心害怕
又刚見 （四下里的）陰風透胆寒
孫武子点頭讚嘆跨草龙味滴〻扑了中央戊己土的台下托塔天
王看見武子前来将千尺点魂旛望有武子的天灵之上連点了三
点聖人自覺的眼花頭暈陰嶺兕栽下了草龙連忙将金撦右黄旛

展開揮在了背後那千尺点現抗被真宝一冲就点上千兩也是妄
用武子連忙倒念真言把草庵归本还元袖在了袍袖三内盤膝打
坐眼觀鼻〻觀口〻觀心坐在了法台前面
且不言　武子困在陰兵陣　单表安坛摆陣人
看見武子台前坐　枯梅恨的咬牙根　口中說
要想迎出天罗網　除非托生兩世人　連忙台下用手指
嗐符一道定真魂　下了台　口中分付加仔細
五界諸神尽所真　如若走脫孫武子　山後頃兵不審身

說罢了　番身跨上分水獸　生門出入这妖人
直扑江東軏門去　前去要战且不云　先表那
八将代兵回营寨　東張明輔在中軍　国師東北去打陣
不知吉凶信合音　又見那　兰旂張道人要战
子胥聞听唬吊魂　半晌長出一口氣　立怔誰南楚武君
鄭州曾有太極陣　无従那　打住天仙武圣人
枯梅还坐蟠件陣　圣人進去無信音　这如今
妖道营門又討战　叫誰当先把賊狩　忙問何人臨軍对

狗道拿来我問真　言还未尽人荅応　上来了
天漏星宜娃道人
明輔說来者的是毛美弟小弟毛遂明輔說国師臨敵被妖人誆進
重圍美弟焉能是他的对手娃了說無妨子胥說小心仔细娃了荅
応退步下帐竟扑了营門只听咕咚一声炮响引单旂摇三軍吶喊
娃了近步直奔了江坊且說枯梅子正兆財數忽听得大砲京天营
門大開有兩杆引軍旂招展三軍列对就知有敵將当先掌手笛神
往对面觀瞧〻了半天不見有人影兒心下吃京且說娃了来至江

塢瞎該妖道也不礼我你說老道的偏将說老師了你看有一个一
了〻的人来了老道聞听低頭一看
枯梅子　聞听低頭往下看　一个娃子在跟前
自动生来善根重　身量矮小甚刁鑽　他尚会
变猫变狗人害怕　燒朴放火最為先　身高三尺能会跳
腾作腰元善飛騰　罗圈腿　行動他走如風快
金睛火眼滴溜光　横下三尺如墨扇　貫会入户去川沿
則見他　九梁巾上霞光現　五色衫色五色全

黄戎丝縧腰中計　水襪云鞋足下穿　枯梅子
看罢斷喝毛金眼　大叫娃子少上前　毛遂听見将頭点
仰面尚神上下观　但只見　一条妖道多万恶
形容磕陵貌非凡　一朶花刀頭上代　日月金鐘吐光寒
身川有　鶴合雅氅身八卦　黄戎丝縧計腰間
錦囊之中裝邪宝　水儀凉鞋足下穿　坐下跨
嘴云吐务分水獸　横担描金蜈蚣杭　鬢边赤消如火焰
面似瓜皮鼻入兰　他在那　琉球国中碧云洞

叁性修真五鳳山　混沌初分曾得道　至今修煉几千年
只因為　青龍聘請将山下　扶保杭州賭閻滄
一怒大摆蟠件陣　開斎破戒放心抗　陰兵陣
打住天仙孫武子　要拿子胥众魁元　娃了看罢枯梅子
只听妖道口開言　叫声娃子你回去　叫出那
子胥王敦与王蝉　毛遂聞听微〻笑　一声怪叫喊連天
迈開短腿蹤代研　口中說来〻〻叫你主刺表黄泉

時才話表毛遂听見枯梅子叫他回去喚出明捕王蟬王傲來不由的冲々大怒說狗道你婬卩乃是江東吴国軍师武子圣人的门徒姓毛名遂号称金眼枯梅子听罢用旋一指說你这个婬根我撰了一个小々的陣式把你师付打住你有什庅本式也敢当先婬卩說闲話休提你把我师付好々的送出來饒你不死但要埃池叫你眼下作鬼妖道闻听冲々大怒一伏身崔獸双手擰鈼分心旧刺婬卩睄旋临近把短腿一存渾身迸劲往上一蹤只听的搜的一声打老道的胸袋上跳将过去枯梅子一旋刺空使的往前一栽險些吊下分水獸來只氣的三尺魂暴烑五零豪氣飛空大罵好一个奸骨的婬根子氣死我也陎又是一旋婬卩咲嘻々打在边跳在了右边妖道打着圈回分水獸又是一旋婬卩打右边又跳在左边这三下把一个枯梅子更氣急咧婬卩这才打搭捷里取出一物有七寸長揣三台快用手一护变了根虬龍短棒

枯梅子　分水獸上一声喊　手中枯劲蜈蚣旋
婬卩不住喜々咲　狗道胆大理無端　江坊上
連扎八旋不还手　回我师付在陣間　早些送出孫武子
饒你傍门左道仙　你若是　牙崩半个說不字
叫你丧命在眼前　枯梅聋听双眉皺　咬牙切齿怒冲冠
罵一声　婬子毛遂休狂乍　倚伏会蹤又会跳
毛遂說你当我兵刃　两次三番欺負咱　这妖道
崔獸拈旋刺金眼　婬卩用捧去遮捆　一声响唬磕圈外
金眼依頭往里鑽　鑽在了　分水獸的肚依下
婬卩心中打算盃　上三路全难以勾　下三路中用捧搧

毛金眼　說有思想掄铁棒　肚子依下往上蹤
对准老道怀子骨　一声喊叫振天闹　只打的
老道哎嗡口中喉　大叫婬賊氣死咱　婬卩迎面喜々咲
打一下子旧叫唤　我叫你　認々毛卩虬龙棒
把你浆洗打有頑　枯梅闻听氣乍肺　手擰旋
一崔异獸自恨前

枯梅子擰動蜈蚣旋照准了婬卩旧刺婬卩一迸兜又蹭在分水獸的肚底下鑽将过去毛卩又把如义虬龙棒掄元照准了右边的怀子骨上又是一下只听咯当一声把一个老道打了个斛奐进跐口中哎嗡婬卩說怎庅有歪咧回來我在打的正々的这枯梅子连忙掐訣念咒口唪真言在分水獸的頂界骨上只听的把々達打了三掌那异獸一声吼叫把嘴一張只見赤濛々一道白光登時波瀰滔々直扑了婬卩而去毛遂一見连說不好

毛金眼　着見大水平地長　暗々着忙說怪哉
枯梅真个法力廣　祭水淹我决不該　慌忙々
手内掐訣忙念咒　金光一道把脚台　蹤地神法空中枯
妖道連将异獸拍　分水獸　把嘴一闭止住水
婬卩空中自思哉　我若打死賊妖道　师付陣内怎逃灾
頭一件　我不会破这恶阵　真假虚实不明白
不能荅旧天仙駕　又怕武子身受灾　毛金眼
越想越急掄鉄棒　照着肩頭打下來　大喝妖道休要走
卩々叫你赴泉台　枯梅子　悦声不好才要走
打重肩頭妖道嗐　七竅生烟口冒火　毛卩空中嘴樂歪

枯梅子　不敢交兵伴長去　蛙卩汉云落坐埃
大叫妖道那里跑　趕上拿回把心掏　前边的
好比狂風吹敗葉　後边蛙卩脚不抬　连蹤代迸急又快
尽春蟒牛陣中來　这老道　一催异獸進了陣
毛遂來到把頭台　只見一片黑云罩　黑漆々
鬼哭神嚎不敢進
蛙卩犯想黑咕咚的我这一進去白送性命不如我回营去罢
說着指身往囬里旧走來至营门蛙卩進帳明輔高坐毛遂旧

把打伏的情由說了一遍屛西王满心欢喜分付摆酒与毛卩
慶功不表且說枯梅子進了陣一回頭不見毛遂恨進陣來惦
恨蛙卩一旋分水獸正了阵门着了着天色已晚分付外圍子
的三軍小心巡罗代領卑将立刻進城有人啟奏越王勾踐代
文武迎接上屛妖道就把陣中困住了武子明日在拿子胥南
江東的卑将月王闻听沟心欢喜
这月王　闻听打住孫武子　不由欢喜上眉峯
傳旨大展摆筵宴　朕南仙長慶々功　这老道

一同勾踐來飲酒　推盃换盞咲盈々　飲至更深将席散
妖道辞駕正朝中　这老道　來至帅府忙安睡
一夜無辞到五更　妖人起來忙梳洗　迈步指身下大听
急忙々　指身跨上分水獸　代領兜郎五百兵
正城來至阴兵陣　上了法台不消亭　只見他
赤脚蓬頭手伏劍　点上五盞狗油灯　口含硃砂忙迭印
救令金牌响一声　但只見　更改乾坤如墨染
四面八方乱到風　空中只听云磨响　來了北海老烏龙

这位卩　九梁冠上明珠嵌　身川皂袍云务生
腰中紫什烏玉代　茉莉朝靴足下登　天生的
刚須鉄面怀金鋞　傲月双腮少咲容　蝦兵蠏将頭里走
后根三千烏牙兵　五百冷龙寒風滚　这龙神
法台之前向分明
北海龙神來至了法台弓身口尊法官請吾神那边使用妖道
說無是不敢京动尊神龙君接我的法令借伏神威顶力給我
在江東孤藕营盖下一坊大雪下七日七夜匀必要冷如三九

一般凍死了江東的人馬卑将若留下一个按阴書听敗北海
龙王口中答应尊法旨一從云光直扑了江東的营寨而去旧
在半空中使威鋪云吐务四下里尘風凛々片々梨花空中乱
墜老道又在白绫帕上添上了蛙卩毛遂的名字也叫他七天
七夜准死無掷老道寫必下了法台跨上了分水獸正了生门
進城見越王不表
且不表　枯梅妖道将功报　再表江東虎一棚
待見青天明亮々　登时更改吝濛々　在空中

乱舞梨花龙柳葉　碎剪鵞毛一般仝　千条艮線空中墜
江東大寨玉琢成　故茉兵将齐打战　六月里
身上衣单冷如冰　起初时　片々梨花堆海地
后墜鵞毛往下傾　海空龙舞扑人面　凍坏江東卦甲兵
人々吊下观心泪　个々煩恼手捶胸　盍古至今從頭論
没見过　六月炎天雪凍冰　又不是子牙施法術
冰凍岐山一義同　这个說　只回來赴松棚会
每代綿衣是真情　那个只嚷凍死人　只怕准作外丧吴

滿营中　兵将个々腮流泪　叫苦哀哉不住声
战馬炮哮連打战　登時大雪二尺零　伍明捕
軍中正坐人來报　子胥出帳着分明　錦绣山河如艮砌
大地乾坤玉琢成　展西王　一見心京低虎梗
暗々眉忙心怕京　身披重鎧渾身冷　三軍抄手变形容
争三軍　四下揪紫点火嗙　兜郎怕冷大火烘
明捕眉忙長吁氣　争将个々手拋胸　实指望
要赴松棚拿句賤　大雪狂風凍寒冰　想來子胥大數尽

杭洲一命丧幽冥　明捕争将如酒醉　人々多嗦打嗐声
急坏伍辛合柳蓋　大帳上氣坏了紅山的柳展雄

且說武厷王与慎江王涑的又氣又恼一声喊叫哎哟仁兄啊活々要涑死了快篭炭火温熱酒喝着好解冷明捕每奈只淂依從不言江東营中之是花開双朵各正一支且說郢洲淮南的楚莊王駕設早朝聚集文武莊王执手陪咲說列位皇兄御弟忠孝王伍辛上江東上寿前者有报本前来說伍辛柳蓋在杭洲淂劵至今不見回来我朕放心不下只見灵台公出班見駕口尊我主臣夜观天象江東五辛不合想必明捕有难莊王闻听吃一大京才要降旨只見黄门官炮倒啟奏我主有忠孝王的嫡妻勇战彦白氏玉娥朝门候旨見駕天子正然愁眉不展听見白玉娥前来傳旨宣勇战彦見朕皇门官領旨出朝少夫人恨旨而進拜王二十四拜口呼万歲米劵偺欠身离坐天子說皇嫂請起免行国礼傳官着坐少奶々磕頭謝恩归坐天子傳旨点茶々罢捅盏天子欠身代笑說皇嫂今日見朕有何是快些請講

白玉娥　闻听天子將他问　全夕跪倒地尘埃
我夫故茉去上寿　臣妾常怀不放心　昨夜晚

三更焚香抬一課　忠正明捕实难临　父在杭洲遭顛險
松棚会上動刀兵　想必是　兜夫追上杭洲去
一同柳蓋去相争　天子听罢腮落泪　唬坏淮南米劵偺
宝坐上　莊王欠身忙陪咲　叫声皇嫂請听明
恩父杭洲有好歹　孤在淮南命也坑　天子說着泪直滚
大展上　痛坏能征女俊英　莊王說恩父留不住
要上江東一座城　那个去　領旨去罢杭洲上
答旧明輔走一程　言还未尽人答应　声音洪亮是童鐘

乱箭梨花一員将　越争出班说臣去　愿上杭洲探信音
明捕在来臣也在　但有差池把命拼　天子坐上朝下着
惚的是　慎江营丘拜孝根　焦斌見駕莊王喜
你上杭洲朕放心　玉娥說　臣妻不才領圣旨
也往杭洲旧父親　天子闻听龙心喜　大位上
誇奬油頭粉面人

天子傳旨慎江王焦斌下教坊挑選三千御林軍伺候与勇战彦一同起身小卩領旨出朝天子分付預备金艮二百宼袍代

履朴草三千請皇嫂押解上江東芒寨一来与恩父向安二来
上杭洲接刀相助保明捕每事善皇嫂奇功一件傳旨光禄寺
設晏欽賜御酒三杯奶々謝恩回府陸艮安戻傳夰家将說道
我今奉旨上姑茱打听你太老卩与少老卩的下落你等在府
中小心着守傳令伺候刀馬白玉娥戒粧介胄提刀上馬了环
家将跟隨出府
白玉娥 出了王府頗負季 使女跟定乃釵裙
川街越巷来的快 教坊不远面前存 慎江王

正坐只見人回話 迎接描眉掃鬢人 将台离安升所座
拜倒淮南虎一棚 勇战戻 吩咐人馬夰归隊
祭旗以必旧起身 莫満佳人忙上馬 焦斌跟隨美佳人
只听的 咕咚连响三声炮 离了淮南往前奔
奶々傳令急速走 但要埃池打断肋 又分付
兵丁一路修护皂 不許遭害東黎民 衆将回夰說尊令
王妃只管放寬心 但只見 旌旗招展分五色
鋼刀劍戟似麻林 盔相金蓮映日月 甲如柳葉显黄金

一匹々 战馬如飛皆波浪 三軍似虎下山林
咚々战古声振耳 咕々罗响似炸鈴 离了那
郢洲淮南石城郡 竟奔江東受風情 过了沙江忙据岸
昭南一过到河阳 那一日 兵行正走人来报
前至姑茱西正门 玉娥傳令安营寨 有人来
报与吳王建業人
且說吳王这一日駕設早朝黄门官在金階拜倒口尊我主在
上今有淮南楚荘王差遣忠孝王嫡妻勇战戻白玉娥上姑茱

打听忠正明捕的音信現在西门外安营吳王聞听心中欢喜
重首相屈蒙出班見駕吳王說領朕之旨出城対勇战戻說明
現展西王父子俱在杭洲叫他不必見朕急速前去解圍得勝
回来我朕面謝屈老卩領旨出朝上馬来至城外至营门下馬
对軍政官說明軍政官慌忙進帳跪倒乞王妃在上有吳王夫
子差首相屈蒙营门下馬時来稟报
勇战戻 聞听此話忙离坐 代領多官往外迎
内放营门三声炮 出来淮南女俊英 白玉娥

倒身下拜接王指 屈蒙旧把王把尊 夫人請起听宣召
中軍續補可進行 迎首相 說着退步往里走
大呀以内点身形 展開旨意高声念 句々言辞白氏听
上寫着 江東姑蘇吳王旨 頂呼淮南女俊英
越王拘賊行奸作 謝請明捕报恩情 會稽山
設了一座松棚会 恩人越会与戻去 伍子奉旨来上寿
追至杭洲大战争 来了个 三進三出兒救父
立国斬王大折兵 明捕怒罢杭洲困 惹下妖人下山峯

国师提兵也去了 武主人 不知存敗与输贏
大人到此打听信 我孤衣该请進城 皆因為
明捕父子無音信 王妃急速上杭城 搭救恩人出牢穴
得胜回国朕感情 屈蒙念罢吳王旨 勇战戻
磕頭占起長嘆容
白玉娥眼望屈老卩說欽差老大人我如也不進朝見駕只求
相煩替我啟奏吳王說有慢居之罪我上杭林救了戻面朝
王一全班师回国那时在西居請罪屈老卩告辞了勇战戻西文

音吳王吹竟又打發五營軍門傳安打点料草三千羊酒送
到楚營高貴三軍偏安領音押解料草等項東至楚營見了白
氏交代明白夫人謝恩滿安回朝不表且說白氏派項王進賦收
了軍料羊酒分散了御林軍大家觀看回五西門外歇了一夜至
次日五古夫人起來至内营梳洗已畢兵將吃了战飯傳令拾營
只听的三声炮响
咕咚了 三声大炮拔營寨 离了姑蘇一座城
一直不往別處去 尽奔姑蘇一路行 急見得

白代玉娥行人馬 几句滏戲四脚名 桃青趴不去朝（子天）
上馬斬懶意褐（麗黃） 咕咚了 十棒鼓打得勝令
將軍令下許駐所馬 金灯遍變錦堂月 步步嬌不怕刮（几地）
扑找娥 双々飛舞園林好 粉蝶來回舞花業
一封如下到罗（思江） 要賊見雀赴闹（更星） 應只應
收江南買普天樂 山坡羊喜紫神灵 白罗袍身掛搭絮
紅油初上小桃紅 只王到 月上海棠安營寨
黃鶯一吽又指營 飢飡渴飲江兒水 節々高路營程

這一日 兵行正走人來報 探馬如飛滾進營
大兵不可朝前進 前边見 時捕王爷后宅營
奶々傳令行營止 一雖坐穿快似风 東至后寨白頭着
不由心中吃一驚 白玉娥 馬上留神觀仔細
大雪如艮把營蓋 王妃一見真魂冒 唬坏娘尽天貴星
為什麼 三伏炎天降大雪 半地雪深几尺零
奶々沉音心中想 莫非是 国师天仙不在也
三拳天下京神鬼 娥眉金攢法力能 想们想必是

内熱外凉把人軍 等我進營便知情 白氏想罢不怠慢
打背后 分雪折擂手中余 他这一
指雪不路將營進 准備着着來帖要与古楊比雌雄

时才話表白玉娥打背後取下了分雪折往營一指分開了道
一条路奶々用手一指高声叱吒后營门的軍政官听真报將道
去啟上国师武了圣人合忠正屠西王爷旧説有鄧沙淮南來
在王墓道忠孝王的媳妻勇战疾白玉娥前來给屠西王爷了
请安上抗沙接刀相助在后營去等要見要見軍政官闻听不敢
代慢當身来至了吉沙大帳倒身下拜説指气屠大老爷在上
上万千之喜有鄧沙淮南王墓道少王妃勇战疾在后寨軍營
要見特来禀报吉令定要時捕闻听白氏前来滿心欢喜吉常

吉我等眼下旧要凉死佛保夫差救星來到兒媳這一來進
營那怕姑梅妖道兩边的軍將々々也是欢喜為忠孝王传軍
听見妻子白玉娥前來心中十分欢喜吩咐在臺上传令快请
近見（娥）軍政官接領法旨吩咐三軍快闪抗闹讓王妃近營寨
白玉娥一見慌忙下馬軍政官碰頭搥背説王妃在上老王了
有詩白氏点頭輕揺玉体慢相忘軀往里所走
少奶々 迈步要把后營近 只見雪深把路擋
營里營外白如玉 奶々忙问軍政官 這營中

暑熱炎天今有雪　天空地冷是何元　军政官員肥流泪
王妃在上待听云　只因为　枯梅大摆蟒半阵
打住国师武子先　一連三日无音信　大雪下的堆似山
江东的　大小兵丁要冻死　残将人々俱但空
奶々闻听将齐咬　明知妖道用机关　这佳人
用手指道梳沙骂　拿住枯梅把眼挖　欲代冒雪将苍迁
狗道闻听耻哭咱　白玉娥　口中忙念止雪咒
夫人近步进营盘　登時近了手沙時　明辅面神仔细观

但只見　佳人浑身不見雪　明辅纳闷在心中
少奶々跟下跪　儿媳来身又问安　恕玉娥
解围来迟求宽恕　明辅耳听心内酸　高座番身往下走
果默望空为江虏　口中说　儿媳淮南身常贵
父在梳沙难可怜　只因大战松棚会　受尽了
千般苦处好为难
辰西王说有泪如雨下奶々　也是悔泪交流两陟追的中将等
千不伤心少奶々磕头说爹々只管放心　不必忧愁大雪苦儿

想破他的妖術子胥听罢渴心欢喜说我儿不必遲緩用些什
么须物快些传令少奶々磕头说父王用一座法台高三丈六
尺上用五行旗五杆板斗一个牌位上写五方五帝五火神之位
辰西王点头忙叫中军官招言预备中军官应令去时立刻
搭台吹口之力登时齐毕近时交令明辅把手王妃白玉　娥
告辞出帐上了法台不敢急慢
白玉娥　手中提劍忙念咒　勅令金牌手内京
眼望虚空将头叩　王母师爷叫几声　只因为

只因枯梅困住孫子武　祭雪冻死将与兵　弟子今日施法力
试々亦法灵不灵　这佳人　祝赞已必忙跳起
指诀进却转便灵　空中只听雷声响　来了三伏五火星
五位了　法台以前高声问　法官捆将为何情
白氏说妖道下土　安心冻死将合兵　借杖那
等神各施三昧火　各般生灵失化冰　三伏五火说知道
法官不必细丁宁　这白氏　又遣马龙归本位
用法擒住魃困娥　空中五火显神通　登时齐散天又晴

霎时间　雪化冰消似水流　太阳当空火似蒸
大小儿郎不寒冷　欢喜江东角一棚　一个々
请揖王妃法力广　感念淮南如使英　白奶々台上两神着
冰消雪化影无踪　白玉娥　急忙就念退神咒
五火归位不必明　佳人连忙将台下　进中军
恭见明帅与英者
辰西王心中大悦说我儿不亏了你前来江东的人马全都是
冻死王妃耳听说父王这些小之事何足挂齿说着往下高叫

军官接令去后起令我将羽林军三千押还有庄王的军料
并金银冠代履袍等件搬运进营中军官去令而去这有不多
一时兵合一处金银料单运进营来须江王世斌进帐交令明
辅看见了世斌满心欢喜不尽英参拜明辅辰西王高座说是
任诗超一路安马劳着多受乃霸世斌说不敢我母父来进帐
人前相见了儿见过了言不尽离别之事
须江王　又与中将齐相见　东少英府尽欢喜
明辅帐中设筵宴　摆下捻庆贺心田　辰西王

眼望玉娥将儿叫　细听怪踪表一番　当初赵过临潼会
苍徽沙王把国迷　不器那　平王无道失国政
良眷居家受倒悬　老父奔走樊城县　保妙养病寸半年
我也曾　病好深此挟荆犊　去往河南去一番
越过鸳踌夹谷会　主上郑国是枉然　来主来进爪打死
秦国母　疼兒一命丧黄泉　禅惠寺中曾保驾
伏龙寺斩下三代宗　我也曾　夜闹高阁江东上
吕胃落破正三年　时来过见三千岁　丹阳县内过天仙

三访专诸侯义士　鱼肠会　剑刺姬僚在席前
平郑灭晋又代楚　我在江东把心悬　这贱贼
杭沙设摆松棚会　免强会稽去一番　多亏伍辛合柳盖
正杀一夜合一天　谁知道　枯梅大摆高牛阵
打住国师苍秘难　又有妖人这坊害　险些儿
江东兵将染黄泉
明辅说着以声叹气少奶奶一旁解劝说父在上儿媳要动问
武圣人近阵有几日了展西王眼中含泪说我的儿今一日是

三天了白氏又问圣人临行时可有什么遗言没有呵明辅
圣人临行留下一联柬帖少奶奶说为何不取出来大家观看看
展西王连忙打招交代取出双手递与白氏王妃接将过来立刻就
展开留神观看上写有进阵三日正华有难淮南白氏进苞上
雪玉娥观柬暂且求告明有高人下山孙迸有救四日之内便可
若等人下山吾命难逃王妃看罢分付快排香案
中军官　答应忙排香案　传秦武阳拿奸臣
金漆桌摆黄金身　白玉盒盛紫檀香
展西王

一撩袍服金乡跪　净手拈香炉内焚　未从祝赞先落泪
告禀虚空一切神　我弟子　祖居淮南石城郡
元是楚国管下臣　东主姬光登九位　扶保江东三圣人
姑苏城　倡兵伐楚屈王主　狗贼安下不良心
会稽设立松棚会　来犒淮南望五员　皆因为
弟子大战松棚会　杀败杭州君共臣　桔梅摆下高牛阵
打住江东武圣人　如君似　武子孙迸不刻死
仍保天差旧星宿　孙迸该当死在阵　得道真人别动身

展西王　又秉前来祝赞　自后拜倒席一群
焦休欣展左合柳盖　姜立石苍小佞辛　安人杰
栢配盖英合盖宇　白氏玉娥与焦诚　众人求告将头叩
这不旧　京动修真养性人　老道正坐扶云洞
一阵香烟近洞门　让过风头揽风尾　袖占一裸尽知全
不由的　修行二目流下泪　大叫全堂李义人
再三不听我的话　只为阴辅苦衬根　挑惹的
五柳大摆阴兵阵　老弟逢灾难脱身　我若不管大撒手

淮旧天仙武圣人　说着不由冲冲起　叫声童儿要听真
快些备上云霞兽　下山去答旧武子　捉拿成精的五刁道人

吴越春秋

七

正是事不関心々々者乱老道因与武子一師之徒[illegible]拔
刀相助在上叫童兒呢清風明月二人答應弟子伺候着老老
道說只因你那師叔孫武子他貪恋紅塵的榮華富貴在江東
姑蘇吳国展才上杭州帮助伍明輔拒捕惹下五柳下山内中
有一个故梅子摆了一个反虎蝸牛阴兵要陣把你師叔打在
陣内命在頃刻我今下山上杭州答旧孫武子一遭你二人可
好々看守古洞童兒答應偺上云霞獸老道揣上了几樁法宝
接过量天尺童兒送与了古洞老道番身跨上了云霞獸用手

一拍四足生云騰空而去童兒进洞不表且說老道招展云光
不多时来至杭州一按义獸唰一声落在了江東的元门以外
用手中量天尺一指用声招呼吗芒门小校听真报将近去旧
說有江西九江山扶云洞尧道人因為五柳在杭州設摆蝸牛
陣困住了国師展西王梦香京動了貧道一怒下山前来拔刀
相助軍政官拿听指頭观看

元门外　守讯三軍指頭看　这家道教不非凡
鬏髮蓬松硃砂染　日月金光吐光它　身穿着

五色鶴氅分八掛　紅絨煞東腰中间　錦囊之中有法宝
水襪云鞋足下穿　跨一匹　噴云吐霧云霞獸
手擎一根量天尺　面如淡金大环眼　頦下風飄三綹髯
軍政看罷往里跑　近了青紗报一番　口中說
芒外来了一老道　口称正家九江山　扶云古洞名尧礼
拔刀相助旧天仙　且說那　明輔焚香才在生
听見此报面堆欢　也是我主洪福大　这个人
下山前来法力全　圣人不該遭劫数　五柳残生一定完

展西王 說着往下忙傳令 弔將隨我走一遭
明輔欠身頭望走 弔多英太在後跟 登時问
來至营门抬頭看 果然有位得道仙 抢步換袍跪在地
祖師連々尊一番 恕弟子 接待來遲多有罪
万望祖師見可怜 尧礼一見下腳力 慌忙々
攙起明輔便開言

且說尧祖師看見明輔接出了元门行礼連忙弃鐙离鞍下了腳力該值的官接了义獣老道伸手拉起了明輔說展西王了貧道有何得能敢劳動明輔与列位亲身来接子胥說乞敢二人携手攙腕往里所走来至了青紗大帳讓老道上坐明輔与弔將参拜以畢俱各站將起來明輔說請问祖師在那一生名山洞府修真養性老道說出家人在九江山出家扶云洞養性吾乃是武子的師兄名喚尧礼明輔耳听說弟子不知是師伯駕到該当萬死

任明輔 吩咐該官將茶点 祖師接过手擎杯
子胥望着这尧礼 師伯因神听我云 都只因
弟子来付松棚会 大战杭州起是无 伍孚馬跳萬愁涧
答救弟子出重围 不畧那 元帥劈敖將香降
青揚子下山助賊 枯梅又擺阴兵陣 武子打陣去未回
前一日 圣人近陣由東北 求告神佛把恩垂
祖師既然將山下 解救天仙施展威 展西王
說着不由心伤感 尧道耳听怒皺眉 暗想既然破杀戒
孙武子 若有差池我命亏 口說明輔休伤感
杭州一定会枯梅 明輔听說心大悅 江東弔將咲微々

展西王 傳官快些擺素宴 該官答應設快杯
擦抹桌椅擺上菜 乾鮮菜品似山堆 还有那
香蕈蘑菇金針菜 面筋各樣豆付随 稻米甘飯油酥餅
明輔把盞手擎杯 这老道 一連吃过三盃酒
慌忙用斋子胥陪 登時吃飽撤碗盞 祖師了
代咲眼望老英魁

祖師了用斋已畢說展西王弟子伺候不必擔遲称着天齐尚早我貧道就此到杭州東门射敵將五柳誆將出來問一問蟠牛陣的虚实好設计答旧分付預備腳力迈步下帳手提量天尺路上云霞獣明輔弔將跟随代兵五万炮响出营来至了杭州東门叫陣官前去要战打陣官不敢代曼用短刀一指吩城上的小校听真报將進去叫越王急差五柳叫他早々出来受死但要遲捱我家祖師了杀將近來是一个兒不留城上的小校耳听打馬進下城近朝敵奏不表

且說那 妖道枯梅祭大雪 明无人敢来敵战
約会四道將城近 大酒大肉赴筵席 只因為
白氏玉娥施法力 罕住杭州他不知 那之乌云为北海
枯梅往自用心机 五柳子 越王正与同飲酒
奏事黄门跪丹墀 江東营中發人馬 一家玄门来射敵
黄门官 說罢叩頭出朝去 勾践坐上自思尋
不該設立松棚会 不該與心害子胥 損兵折將無其数
这是我 損人利己天不依 阴兵陣中困孙逊
又有玄门来設敵 这是那 五柳慈下揭天祸
叫誰打仗去争將 越王眼望青楊子 列位仙長請听真

依我说　不由撤了蝸牛阵　别虑雅南伍子胥
勾践言辞还未尽　五柳氣的仮剛須　一个々
嚭坐正席忙跪倒　我主御駕細听知　别要胆怯将他惧
坐上金春咲嘻々　皆因城外人要战　故此朕
心中害怕我着急　恼一恼　馬踊姑蘇血染屍
勾践看見五柳恼
五柳说陛下万安休要害怕今日代貧道等当先务要与江東
的玄门拚一个强存弱死践勾欠身列位仙長莫不成都正去

打仗広青楊子说貧道自有主意越王说小心仔細青揚子说
我主万安一同身说列位庚弟誰去当先全柳真人咲道貧道
不才愿往青楊子说既是庚弟当先我等与他观敵署阵江東
来的道教来者不善々者不来今日列位庚弟一来盗战二来
还要把守蝸牛阵要紧全柳真人咲道到万安越王在殿上分
付看酒过来亲自賜了三盃
大殿上　越王亲敬三盃酒　全柳真人面代欢
辞别王駕朝外走　四道一齐下三禅　过老道

般鞍忙上金睛獣　茶條宝仗手中恩　四道一齐跨脚力
跟定修真全柳仙　率領着　打仗随征兵五百
東门不远至跟前　傳令闹城一声炮　三軍吶喊展旂旄
越过了　海河吊桥齐撤馬　竟扑江坊一溜烟
祖師尭礼掌手看　引仙旂搖下下沓　但只見
当先老道催脚力　杀氣侵人透骨寒　九染巾上明珠嵌
黄絨絲絛什腰间　身穿着　藕褐鶴氅指金纏
梨花周圍朵々鲜　變騎火眼金睛獣　手使杀條鞍上恩

但見他　面如古月一般美　頦下風飄三綹髯
尭礼着見将頭点　道人天灵黑氣量　怪不得
兵弟武子遵叔数　左道傍门何等闲　祖師想害忙断喝
道友通名少上前　那全柳　听見对面人招呼
勒住金睛仔細观　一字長蛇頭上代　短髮蓬松三尺三
又見他　面如淡金差多少　眼似銅鈴滴溜元
身穿道袍如火焰　水襪云鞋足下穿　騎一匹
犹如赤炭云霞獣　量天尺一根妙又玄　他合武子全李藝

胸中罢妙果无边　全柳着罢心中恼　一声怪吼振天閔
之一通名動了手　到只怕全柳真人　要想活着难上难

方才話表全柳真人看見了祖師尭礼不由的冲々大怒一声
叱咤说那一道人你向我名姓要你听真杭州越王駕下的護
国軍師青揚子那是我的道兄我在峨眉山正家卧云洞養性
道号全柳真人是也只因師兄在杭州不劵武子請我下山採
刀相助你是何人告訴我知道祖師卩说向我真听江東故鄉
吴王駕下官拜掌国軍師提调天下九省双川兵馬大帥孙武
子那是我的師弟我在九江山修真扶云洞養性名唤尭礼只
因五柳大擺反滚蝸牛陰兵陣打住了孙避師弟免死狐想物

伤其頸心中不忍我特意下山清国扶危你我三生有幸江坊
見西仙長我有一事相煩不知仙長肯容议否全柳说竞道友
若有好话只管说来可行可止祖師耳听在云霞獄上控背说
皆因我師弟孙延愚抂恋貪紅尘所為明輔一人他搃不回高
山古洞在隐仙观聚会扶左吴王与子胥兴兵滅鄭晋伐楚子
胥报仇皆是我師弟帮助
散髮仙 控背弓身尊道友 貴耳在上留神听
扶保米券登大宝 又保吴王上江東 又誰知

杭州越王行斩披 会稽山内设松棚 三番五次请明輔
為报臨潼救性命 那子胥 無奈老赴松棚会
他的残生顷刻中 五辛上寿来進表 馬跳鹫愁蹿澗坑
忠孝王 分勇吾救生身父 東敗五国将合兵
劈敖请下青揚子 治死江東五英去 孙武子
無奈江東提人馬 得罪青揚大道兄 枯梅摆下阴兵陣
師弟進陣受灾星 这如今 生死不知無信至
营中乖将不安宁 無奈不能不打听信 懇求兄長伸明公

借仗那 全柳仙長将城進 告求枯梅得道人
闹息撤了蟠牛陣 放王天仙感恩情 岂不知
紅蓮白藕青荷葉 道教一体属三清 孙延与我仝李藝
生死連心氣一明 散髮仙 獻上言罢前後话
全柳冷笑又三声 蔡柳宝劍对面指 喊一声
竞礼住口你听明
全柳听罢微々冷笑说仙長你叫我饒放孙延这事不难可有
一件祖師说那一件呢全柳说孙延他目中無人終不該用五

方石打敗青揚槐鎮松台枯梅与我皆被他伤他司仗着三卷
天書蛾眉宝劍金攢杏黄旂欺压我等無奈大摆阴兵陣好為
容将他困住七日七夜准死無挪你若挈双个孙延未换那才
撤陣呢祖師耳听说道友你的主意是不肯放王我師弟武子
莫不成旧依了你庅全柳笑道既是如此偺及旧較量々々竞
礼听罢冲々大怒好妖道別走看我取你
散髮仙 说着不由无明動 手牵量子打頂门
全柳一見不代慢 忙使茶條迎面擋 双个人

斉催异獸香了臉 恶战仇敵强弱分 一个扶保越勾践
一个為旧武圣人 江坊上 双个玄门来動手
尺来杖去獸噴云 只听兵刃叮噹响 日月无光天地昏
且不言 竞礼全柳江坊战 先表青揚四道人
各催脚力伴腸去 真扑痴牛守各门 又看見
江東老寨生殺氣 兵淌雪化氷阴云 枯梅旧知破了法
心中發恨咬牙根 枯梅子 分付三道撤兵馬
单等扶云散髮真 不言妖道有谁偺 且说江坊動手人

这一个 尺打天灵差多少 那个茶條打前心
只听兵部尺磕仗 异獸来回似鶩云 只听得
双陣古打如暴豆 征云抖起太阳昏 狻猊来咬金钱豹
喊天獅子闹麒麟 这正是 棋逢对手难裁兴
将遇良才各用心 二獸盔旋十几盪 不滷了
越国杭州全柳道人
且说枯梅子槐鎮子松台子青揚子四个陣外埋伏一斉掌首
望江坊細看只見双个人杀的征云四起紅日无光不分勝敗

喜之不尽且说全柳子在軍前招架祖師的量天尺偷睛細看
見竞礼这杆尺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上下飛騰連一个容針的
空兒也是没有思想江坊上难巴取勝有咧不如假敗佯輸用
計伤他一定是这个主意全柳想罢虚打一茶條杖忙旋火眼
金睛獸口中说敵尔不过休来追赶吾今走也咻嘀々往下大
敗竞礼一見不由微々冷咲
散鬘仙 看見全柳敗了陣 咲坏扶云洞内人
你要跑来我旧赶 赶上拿回打断筋 一定要

究向蝸牛祥合細 答旧師弟好放心 伏身偷動云霞獸
别走了杭州的狗人道 散鬘仙 喊天振地随後赶
全柳回頭喜在心 竞礼要想得活命 除是托生及世人
全柳子 拍腿撂下茶條杖 掐訣迭印嗱灵文
平地大風如虎嘯 登時不見全柳真 但只見
迎頭出了山一座 随風旧長高又深 不多一時怱々响
四面高山圍困人 長出了 五棵大樹枝又密
擋住扶云散鬘真 樹蓋天灵遮人眼 眼瞅困住难動身

怪不得 師弟孙逊打在陣 妖道法力果通神
平地生山々長樹 只怕残生命归阴 这祖師
思想不由冲々起 掐訣迭印噴法水 空中只听云磨响
来了千灵万應神 六丁六甲身控背 云端裡
象見修真養性人
六丁六甲口尊法官令吾神那边使用祖師说借仗尊神之力
給我把錛鐵斧鋸拏来將樹劈碎鋸断我好出去六丁六甲口
中答應上仙万安謹尊法令说着一齊按落云頭这个錛那个

旧劈拉鋸的拉鋸鑿的鑿只听一陣嘍吃嘵以連声响嘵全柳
一見把真魂嚇冒说声不好慌忙到念真言收了法力現出了
本相急忙上了火眼金睛獸把祖師了咲了个骨軟筋酥说这
各狗道原来是个樹精受了日精月華在杭州混乱勾践不免
將他拏住好進向蝸牛陣的真假好答旧孙逊说着送神為位
全柳道人切齒發恨催獸掄杖旧打
这全柳 手掄茶條撲頭打 祖師連忙用尺迎
哈々大咲罵狗道 你是大樹成了精 焉敢在

祖師跟前来振野 全柳年听冲々起 並不交鋒来拒捕
圍回异獸走如風 散鬘仙 催開云霞随後赶
全柳回頭長咲容 金睛獸頂擊三掌 掐訣念咒显神通
金睛獸 把嘴一張噴烈焔 三昧真火果然出
竞礼一見微々咲 你有真火我不京 这祖師
急忙口念分火咒 雲霞异獸会使風 登時不見名竞礼
全柳一瞧吃一京 云霞獸 蹺近火内一張口
吹散三昧火无宗 揚起蹄子打异獸 又打又咬又使風

这全柳 着忙跳下金睛獸 二獸相鬧吼連声
竞礼暗中使法力 催着异獸兩相爭 云霞獸
咬住火眼睛金獸 全柳氣的眼睛紅 到念真言收法力
手牵茶條托四平 心想着 用仗要打云霞獸
祖師一見显真形 站在一傍微々咲 狗道狂為了不成
量天尺 蓋頂照着全柳打 老道指架用杖風
一对玄门歩下战 兩个恶獸并相爭 云霞獸
蹄子只打金睛獸 吻住哽嗓下絶情 登時咬死金睛獸

全柳一見忡々怒　急忙掐诀口念咒　法宝一件起在空
扫云神鞭如金塔　往下落要打尭礼显其能

時才话表全柳真人見云霞獣咬死他的脚力你说他怎庅不着急呢一急可旧要下死手伤人一边里搊架着祖師的量天尺一边里手内掐诀寄々的念咒打怀中取出了一件法宝名為扫云鞭此宝乃是桃木煉旧長里下只有七寸有十三節上边有符祭符起来有雷火風云响哓那怕你得道真仙要打个南泥煳醐这是他靠构的一件真宝書中交代明白言归正傳且说全柳将扫云鞭托定往上一仍哧滴々祭在空中登時化開旧是一仗多長如一座金塔往下旧落他边才口中招呼哆

尭礼少要狂為看我的法取你祖師命听指頭观看見半空中金光滚々風雷响哓犹如金塔一般直扑頂门打来祖師说不好幸亏了我不怕这要是别者之人准死在他的扫云鞭下祖師想罢一拳手取出混元囊手内掐诀口中念咒喝声疾哧滴々起在空中混元囊化開遮天閉日祥云缭繞扫云鞭一落被混元囊一捲往下一落祖師了伸手接来揣在怀内

这祖師　收了妖道降邦宝　哈々大咲奴三声
眷自跳上云霞獣　大叫柳道你听明　有什庅

現眼的法宝自僧使
江坊叱咤似雷明
不离頭頂与天灵
我自说
扫云金鞭收了去
軍前与他杀几盪
哧滴々
狗道脫逃万不能

祖師今朝開眼睛
則見他
全柳着忙心害怕
江坊拒捕捉狗道
枉費心苦落坊空
我下争持不能罷
一道金光起在空
掐诀迭印抖袍袖

說着催動云霞獣
尭礼兎奪量天尺
仰天嗟嘆不絶声
誰知法術讓他精
我有心
全柳想罢一朵脚
祖師一見将牙咬
仙家法術果然灵

哧滴々
全柳上着鞍下落
四馬攅蹄建哽嗓
肋生双翅沲鶱空
欢々江東席一棚
如雷叱咤喊声鳴

建坏秦鎖空中起
只听嘩拉响一声
咕咚吊在地流平
散𩬊仙
乱撒征它顛战馬

万道霞光瑞氣熒
秦仙索
全柳急的干瞪眼
手中運搖量天尺
一个々

衆好漢發了一声喊催馬来至了跟前快々齐下子坐季圍住了全柳打冠脫袍又加上了綑鎖推々擁々回裡旧走祖師了

尭礼在后边紧々跟随且说松台槐鎮青楊子枯梅子正在陣外保守一抬頭看見全柳被人拏去四个人齐说不好乱撒脚力手拿兵刃大叫好野道快把全柳真人留下祖師命听回頭观看見一群人追下来了不由的暗々切齿連忙掐三台诀念咒打怀中取出白玉瓶兒托在掌上把塞兒拔下来裡边有三千神虫名為嚌打木滴油々兎将出来好不利害

哧滴々
鑽皮剥肉啼人眼

五色祥光奪空起
四道忙将兵刃适

直扑妖道不容情
一个々

不雇追赶祖師架　喒打木出閙哄々　个々哎喲回裡跑
敗近蝸牛悪陣中　青楊說　全柳当先法架去
若有差池我等坑　克礼倒念真言咒　收回神出揣起瓶
江坊上　眾將个々心欢喜　率領児節回大老
吾致々鞭献金鐙响　咲吟々齐唱凱聲　元门外
祖師下了云霞獸　明輔率眾往外迎　接近眾將分班站
該官慌忙現杀更　祖師了　分付推近全柳子
多官吶喊代精灵　祖師一見神眉皱　修行二目眼元睁

用手指　大叫全郝听我講　我今說透内中情
只因枯梅蝸牛陣　我才下山到杭城　皆因為
明輔老赴松棚会　武子故藕調領兵　孫遜当先来浔罪
冲撞列位擺門兵　望道兄　陣中虚实将机滅
救出武子我感情　克礼說罢一夕話　全郝他
閗听気的眼睛紅
祖师的言还未尽全郝听罢微々冷咲說克礼你心裡想有套
亓我的实話你将破陣那是你枉廢心机枯梅子的陣崙連我

也不明白你既将我拿來看你怎樣發落或杀或剮任憑于你
想要放武子那是万々不浔能勾克礼拿听神眉紧皱哎喲好
野道你既不肯告訴我岂肯饒你傳令拉下去給我先打四十
兩边的人声發喊按倒妖道打了四十大棍全柳在下边口中
大罵克礼你今打你祖師了隄防枯梅等拏你一迭叫你碎剮
其尸与吾报仇雪恨
散法仙　拿听全柳破口罵　不由功症動无明
大叫狗道好大胆　今日叫你現元形　說着話

分付将他抬云帳　預备干柴把他烘　官員答應不代慢
干柴堆垛不消停　散髮仙　将符帖在頭頂上
鎖住全柳泥九宫　到念真言收法宝　連坏套束入怀中
眾三軍　抬着妖道云大帳　祖師欠身往里行
慌忙掐訣手疌印　六甲灵文七字清　登時間
空中只听云磨响　来了南方火德星　真君空中忙施礼
参見扶云浔道爺　大仙說　尊神三展施昧火
給我燒死这精灵　火神答應施法力　火葫炉一奔烟氣生

只听浔　雷火風声忽々响　令人一見也魂京
起云火起如灯盏　次後燒的工夫大　全柳子
火内哎喲拔了我　七竅之内冒鮮紅　三昧真火难招架
全柳真人一命坑　这祖師　到念真言将神送
烟消火滅影无宗　明輔与眾由神看　睄見了
全柳真人現了形
明輔一聞眾将指頭觀看原来是一顆大樹把眾人唬了个目
瞪痴呆白玉娥一傍也看睄說原来此物在杭州作耗眾将一

齐說祖師的法力无边說着近了青紗大帳归坐明輔說快擺
素宴与師父酧劳这且不表且說枯梅子松台子青揚子槐鎮
子四个妖道見拏去了全柳子安心答旧誰知被喒打木犇回
敗在蝸牛陣前一齐掌手望江東大芒观看只見雷火風声三
昧火起把个全柳燒死四人一見只唬的魂不付体一个々眼
含痛淚青楊子說黄菊為我下山不畧在江坊丧了性命
眾妖道　个々怒歸心伤感　兔死狐悲是真情
黄菊你来我尋在　黄菊差池大家坑　这如今

不孥狗道将仇报 是不為人天地中 说着一音催脚力
电轉星飛至大巷 一个々 口々声々来罵陣
只叫尧礼快马巷 軍政官員忙禀报 四个老道要战狂
散髮仙 分付元門患免战 連忙答應不消停
妖道看見掛免战 一齐圍獸回里行 枯梅子
一同四道忙進陣 台下驚駭不肇侍 白綾旐上添名姓
又点五盞狗油灯 定妖道 書符念咒拘魂魄
陣中要害河道翁 分付鬼王加仔細 还有怨鬼与阴兵

口中说 明日有人来打陣 諸神四面別放松
上台下了分水獸 五陣四人好回巷 又傳令
四面兵将加防範 限防江東打陣人 不言妖道添准備
且说扶云得道公 这祖師 正坐青紗思想计
忽然一陣不安寧 髮似人揪坐不穩 二目發迷心内京
急忙々 兩目叠課知其意 拉住明輔老英宏
只因伍子杭州上 惹下灾殃禍不清 枯梅子
大摆及獃蝸牛陣 打住天仙困陣中 我今下山将他旧

不暑枯梅下絶情 蝸牛陣 拘魂添上我名姓
又有五盞狗油灯 七日七夜尸首化 我的残生一芝杭
祖師說着長吁氣 这不旧唬坏明輔与乘英宏

正是事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散髮真人尧礼皆因与武子聖人是一師之徒而且說又相交至厚故此下山答救天仙一怒把个千年得道的全柳真人燒死惹下了枯梅四道要替全柳报仇雪恨蝸牛陣中才添上了尧礼的名姓拘了一魂一魄因此祖師在营中袖占一課便知才把實言告訴明輔說我就活七日不能復生我算給全柳償了命咧可無人答救孫武子如何是好明輔只听見此話只嚇得身不擬自战体不熱汗流展宏焦林欣伍辛柳盖焦斌姜立石番盖英盖守柏配安仁杰毛遂王蟬王敖蕭古達白玉城一齊失色担京害怕一齊上帐口尊祖師了在上不如我等出营大家忿勇捉拿妖道将他杀死其不是好祖師冷笑說列位將軍休生忘想这不是講武的他的法力无边神通廣大連聖人都会叫他治住何况尔等都是凡夫俗子焉能是他的对手乘人聞听只得下帐祖師說明輔武子進陣莫非就留下一聯帖只見王敖說还有一柬在直袋里可不知是不是祖師說取出来大家看々

這王蟬 袋内取出双手奉 遞与修真養性人

王蟬王敖傍边站 明輔毛遂与乘人 尧祖師
打開柬帖留神看 字々行々寫的真 師兄下山燒全柳
陣中添名拘去魂 兄長无魂难取券 抵不住
杭州助恶四妖人 不必推遲把灵台上 快到雷音請世尊
万壽仸 慈悲若把灵山下 你我不能命歸陰
仸了不把灵山下 穩坐黃泉路上魂 散髮仙
看罢柬帖心欢喜 阿弥陀仸口内哥 王蟬王敖忙跪倒
金眼毛遂拜在塵 二目之中流下泪 祖師連々叫的振心

求只求　祖師慈悲發善念　救々杭州監战人
武子去了三昼夜　我等吊胆又提心　衆人哀告喉嚨哑
这不就　嘆坏扶云洞内真　只說呆等休傷感
即有道路可救人　有々灵台好說話　就只是
西方仸地怎能尋　古寺雷音无人到　誰請灵台仸至尊
祖师跡蹤多一会　忽然想起一名人
散髮真人心中有急忽然想起了一家道友大概他可以能去
祖師想罢說明輔怟弟子伍員伺候師伯尧祖師說西方極樂

国雷音寺我可未曾去過我有一个道友他在夹龙山飛龙洞
修真養性名喚瞿留孫他是混沌初分得道已有万年商紂之
時武王弔民伐罪姜子牙有一个門人名叫土行孫就是他的
徒弟我如今要求他替我工盪雷音寺々請万寿仸下灵台
前来破陣明輔与衆將滿心欢喜祖師說着只身往外所走明
輔說師伯此去急速回營才好
散髮仙　出營忙工云霞歎　指展金光起在空
明輔叮嚀又囑咐　祖師好歹早回程　如若是

請下西天仸祖到　救出天仙保安寧　尧礼答应說知道
明輔放心且回營　殿西王　回進軍中先別表
且說扶云得道翁　一直不往别处去　竟奔飛龙古洞行
云霞歎　四足生云急如需　星飛電轉一般同
推云擁霧朝前進　仙家不用片刻工　散髮仙
正走中間留神看　夹龙仙山只尺中　一按云光朝下落
進了仙山峻嶺峯　但只見　山前日暖花不卸
山後堆積万年冰　山高万丈冲宵汗　陡壁懸崖怪石横

又則見　暴噴泉中流緑水　深潭澗下隱倉龙
对々麋鹿啣芝走　双々丹鳳共和鳴　满山中
异草奇花香馥々　桧柏蒼松緑叢々　石分青黄赤白黑
花草红黄蓝緑青　過了那　独木橋樑人难走
非是神仙不能行　看見迎面飛龙洞　这祖師
下了脚力不清亭
祖師卩来至了飛龙古洞看了看洞門緊閉連忙下了云霞歎
用手擊户只所呲唧洞門開放出来了一个道童便問什庅人

那里来的祖師說我是九江山扶云洞散髮三元子特来拜訪
吷些与我通报祖師他可在洞中没有童兒說現在三清殿跪
唪道德真經仙長少待替你通报說罢回身来至殿內跪倒說
々祖師卩在工外边有九江山扶云洞散髮三元仙真前来求
見瞿留孫聞听把經本合上心中犯想說散髮仙真人与我离别
日久年深為何今日前来相訪
瞿留孫　听見散髮真人到　心下思量好几遭
聚仙山会那一次　同着南極赴蟠龕　又在那

鄭州破陣分別後　这几年来断了交　无事不可輕来往
必有緊事把頭挠　这仙長　想罢站起出古洞
二人相見樂滔々　一齊見礼同叩拜　仙真代笑講根苗
寬恕我　接代来遲休見怪　二人進洞把身摇
衆仙堂前分宾坐　吩咐点茶設香烟　这尧礼
眼望仙長長嘆氣　尊声道兄你听着　孫遜不听我的話
惹事生非把禍招　留孫說　千仸牒文玉皇旨
差他江东走一遭　扶保姬発三千岁　施展奇才謀畧高

尭礼說　他今現在杭州府　惹下先師叫劳教
五柳擺下蝸牛陣　打住孫遯命難逃　他業已
困了三日单三夜　大罗神仙陣难熬　弟子奔來求仙長
來上吳龍走一遭　仙兄呵　若肯救恩將山下
千載难忘恩义高　尭礼說有腮含笑　瞿苗孫
聞听代笑講根苗

瞿苗孫說吳弟不必傷感我有一事說明那孫遯眼內无人当初在鄭州捉拿仲公我也曾与他助力後來出陣至今无交方才要是別人我到下山走々既然提出孫遯我一定不去尭礼聞听眼中含泪說仙長虽然他眼内无人且看三清之面而况咱俩都是一門一户俗言說的不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紅尭礼說有就要行礼瞿苗孫拉住說吳弟我上灵台去一遭便了說有吩咐童児摆斋尭礼方才在营中吃过先兄既肯下山且不必進营先煩兄長先道雷音寺走々

散髮仙　代笑口把仙長叫　劳動鶴架上雷音
武子也曾由東帖　說請灵台佚至尊　万寿佚

若不灵台离西域　定拿枯梅四道人　可破蝸牛陰兵陣
救出孫遯定感恩　这仙長　点頭答应說容易
尭礼聞听喜在心　回頭又把童児叫　快取搭連裝宝珍
口中說　神仙凭宝官凭印　人凭時運樹凭根
採背接过通天杖　褡連拿來背在身　又吐咐
童児雖在兎尨洞　想有早晚把香焚　聚仙堂中要打掃
必要潔净去灰塵　瞿苗孫　一同祖師把堂下
出了兎尨古洞中　尭礼在三又哇咐　好多仁兄要辛勤

哀求那　万寿佚祖灵台下　荅救孫遯才放心
瞿苗孫点頭說道和　吳弟营中候信音　說有話
仙長執手佯常去　一道金光架起云　尭礼忙上云霞就
去回杭州且不云　也不說　童児回洞將門開
单表仙長瞿苗孫　格展金光扑西域　竟奔灵台寺雷音
虽然是　十万八千路途远　仙長不用半時辰
搭有寫書性子緊　來到灵山古寺門　瞿苗孫
一撥云光落在地　仔細留神看假真　果然佚国金世界

釋門另是一乾坤　还不知　我佚容見不容見
又怕不肯下九塵　仙長正在為难处　猛抬頭
一位圣僧走出門　这一要把佚祖請　下回書
大破蝸牛陣苦死了枯梅四道人

時才話表瞿苗孫正在為难只見一个聖僧出來仙長一見滿腹代笑打一稽首那僧人抬頭观看見瞿苗孫身高三尺頭代着九梁巾八卦仙衣腰計絲縧水襪云鞋聖僧笑道那里來的仙長說弟子是吳龍山飛龍洞居住今日特上雷音給我佚請安望聖僧給我通報聖僧說既是請安來的湊巧佚卩在灵台方才把經講完待我与你通报說有進去至灵台前全夕跪倒乞我佛在上外边有吳龍山飛云洞瞿苗孫前來請安佚卩聞听說他无事不來如何今日請安他虽是玄門奉玉帝勅旨轄管

九江八河五湖四海卷王眼前正果朝元佛卩說咩他進来聖
僧隨頭往外所走一点手讓上仙我佛有請瞿曇孫滿心欢喜
跟着望里所走登礓𥗚上灵台倒身下拜口尊我佛万寿佛忙
打問訊說上仙你合我僧道去轉不敢勞礼分付罗汗看坐瞿
曇孫叩首站起至灵台丹坐左右点茶〻罢接盞佛卩說上仙
有何事前来瞿曇孫聞听倒身下拜說听弟子細講
瞿曇孫　倒身下拜尊佛祖　有件心事細言明
我佛.牒文玉帝旨　差遣武子上江東　扶保那

吳國姬光成一統　還有楚門大帥神　帮助代楚又平鄭
回上姑蘇享太平　不料那　越王句踐安歹意
松棚会上動刀兵　子胥要把杭州上　明輔年近赴松棚
小耗星官兜救父　馬跳驚懸大戰爭　劈元帥
一同越王將香降　五柳一怒下山峯　公义真人提人馬
就在那　杭州一戰盡其能　惹下了
枯梅大擺蟜牛陣　打住天仙困陣中　貧道不忍將山下
荅救孫遐脫五行　臨陣失机為取券　惧怕陰兵惡陣中

眼看着　武子天仙难保命　只怕姑蘇凡里灯
弟子万分出妄禁　哀告佛卩显威能　這就是
三生有幸佛觀面　早發慈悲救生灵　說着天仙腮流泪
嘆坏雷音禅教僧　嘆只嘆　七天七夜孫遐死
大罗天仙掉水中　瞿曇孫哭倒灵台上　把一位
万寿佛卩騰鵰亭
万寿佛卩灵台上听見瞿曇孫這片言詞心中賭〻的沉吟多
会說瞿曇孫你不必傷感你我僧道各別方寸要是我們釋教

之人有事我護不的去下凡塵走〻你們玄教〻中勝人極廣
有八万四千支派海東物壽國天仙不少奧妙無穷要我釋教
之人中何而用瞿曇孫聞听眼含痛淚說我佛言之差矣豈不
開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元来一家況且武子孫遐他可也是
奉玉帝的玉旨差遣不是他私自貪恋紅塵到底是奉我佛的
牒文他才在江東施展威武
瞿曇孫　跪在灵台將頭叩　我佛在上佛耳听
掃地恐傷蝼蚁命　愛惜飛蛾紗罩灯　那武子

倘然命喪蟜牛陣　在發牒文誰肯听　好歹下山走一盪
荅救孫遐感恩情　万寿佛　擺手搖頭說不去
說破舌尖我不听　急速快去尋別者　去找南極老壽星
他又是　掌印的教主自斟　拔刀相助可成功
瞿曇看忙將頭叩　還有一事我言明　那五柳
他要是人可赦指　皆因五柳是妖精　奧妙通天本領大
我佛拿他很易容　如若是　我佛不肯將山下
眼望武子性命坑　佛卩說我全不管　不落紅塵入五行

忙吩咐　僧人把他送出去　仙長聞听心内京
偶然心中生一計　必須如此這般行　瞿曇孫
磕頭站起說罢了　万寿佛　不下灵台落朽名
就是下山不中用　另上別处請高明　說着着身朝下走
嘴里不住碎嘟囔　我為你把灵台上　你反到
不上杭州錦秀城
說着瞿曇孫佯腸而去佛卩納悶說咩回他来我要問〻聖僧
出了灵台点手說上仙回来我佛有請瞿曇孫心中欢喜跟定

聖僧又進了雷音寺倒身下拜万寿伕説上仙説話不明你説
爲我才上灵台这的話怎庅講瞿亩孫進礼説伕了在上弟子
不敢尽言兌礼他上山苦〻哀怜弟子无柰我工江东在杭州
射敲五柳当先以多爲眷弟子在江塘苦劝五柳誰知他不听
良言后来我就提起了我伕説你们看着伕了的面上把孫遐
放了誰知不提我伕还好提起我伕他們反道大怒
誰知道　提起我伕五柳惱　个〻惱怒動无明
（發了）好些个不遜話　叫我听之發摆怔　伕了聞

什庅言詞速〻講　仙長叩頭把我（伕擬）　弟子説出怕嗔怪
至尊説不怕快言明　瞿亩孫　聞听話起比架式
听我從頭講个清　不提万寿犹自可　若要提起了不成
想当初　五柳西域曾盗宝　吃过大亏逃了生
万寿若来着刀剁　摘胆剥皮剜二睛　把他的
人欢漫敖千釘定　送与禍童鏈子摆　胆大天仙偕口罵
灵台上　伕了氣的眼睛紅　离座拄住失色容
忙閙修真得道公　果然五柳毀謗我　不可乱道我不容

亩孫説　我伕不信跟我去　閏〻杭州五柳精
万寿听罢双眉皺　咬牙切齒怒冲〻　眼望着
武林杭州高声罵　該死精灵那住声　你係越王混世界
我伕不怪把你容　爲何无故来毀謗　下灵台
来到杭州問分明
万寿伕聞听説既是如此你先去我随後就到上仙你不知道
这五柳的出身瞿亩孫心里説我怎庅不知道呢万寿伕説那
枯梅子是一顆梅樹青揚子是一顆揚樹槐鎮子是一顆槐樹

松台子是顆松樹全柳子是顆柳樹但是我雷音寺的只因年
深日久受了日精月華成精作怪那一年他五个在灵台盗宝
被我拿住每人打了四十打仙杖放他們下山誰知他在杭州
混乱越王句践囯運該当有三年的大难务必我下灵台上杭
州捉拿五柳上仙先走瞿亩孫聞听勝〻的欢喜説我這些个
謊言道路着明告辞了万寿伕出雷音而去
瞿亩孫　出了灵台雷音寺　脚架金光起在空
一直不往别处去　竟扑江东大老營　这仙長

一边走着心中喜　暗想伕了中牢笼　多亏一套激将計
贰犯灵台万寿僧　他这一　到了杭州見五柳
妖道人〻活不成　大破蟠牛陰兵陣　撥出孫遐感恩情
瞿亩孫　思〻想〻来的快　看見江東大老营
旌旗招展生杀氣　鈴刀劍戟似寒星　半空中
又望艮地東北看　一團黑务貫長空　天神天將圍四面
隐〻神嚎鬼哭声　这仙長　就知必是蟠牛陣
一按云光显路形　大叫軍政快通报　瞿亩孫下了尾龍

軍政官　慌忙报入中軍帳　兌礼連忙往里迎
二人走進中軍帳　明輔东人接進營　青紗帳
叙礼歸坐將茶献　散髪真人問一声　不知佛了多咱到
瞿亩孫説随（后到营中）　且不言　瞿亩孫兌礼營（中事）
再把灵台明一明　万寿伕了忙离坐　分付罗汗与圣僧
灵台上　大家仔細看伕相　出了雷音不暫亭
袍袖一抖金蓮現　脚踏金蓮起在空　伕家的
奥妙玄机人难測　十万八千傾刻中　云中起来云中落

望見江东武子营　收云撥各朝下落　招呼元門报事兵
万寿伕了今未到　准备有五柳妖人　要想活着万不能

且説万寿伕来至营門用声招呼小校听真通报瞿甴孫就説有万寿僧人营門求見軍政官聞听擡頭观看見一僧人頭代金頂毗盧帽五伕冠錦旁架沙身高五尺面如古月斉正非常不敢代曼上青紗帳跪倒报乞二位祖師明輔王爷在上外有一位万寿僧人营門求見瞿甴孫説快排香案説着欠身一全尧礼明輔代領東将来至轅門以外一斉跪倒口中説不知伕了架到迎接未遲望乞恕罪万寿伕一見搶行几步用手相攙貧僧有何得能敢劳上仙与明輔列位将軍相迎説着執手進了元門来至大帐瞿甴神重新見礼已毕按尊次而坐明輔分付点茶〻罢接盞分付摆宴万寿伕摆手説我不用天氣尚早不必挨遲貧僧到杭州謝歡代誆出五柳問〻罵我虚实果然要是真便罢倘然有假連仙長难討公道瞿甴孫説耶是自然之理我伕的跟前弟子焉敢撒謊

万寿伕　説着欠身杵跕起　憮袜江东庰一拜
人〻代盈忙介胄　貫甲披袍紧跕硯　这伕了
連忙摆手説不必　不肖劳動東将軍　五柳若知貧僧到
不敢出杭州東（門正）　也不用　展放門旗别响砲
密〻出营到首心　明甫把背説知通　万寿辞别出寨門
軍政司　頭里飛跑忙传令　元門大開等至尊
万寿僧人往外走　单身独自往前奔　来至了
海河吊桥高声喊　吽声小卒你听真　急速通报越勾践
快差五柳把陣臨　你就説　灵宝僧人来相見
千万莫要遣别人　小校聞听不代曼　下城飛跑奔朝門
且説耶　枯梅一全三妖道　進城来見勾践君

越王迎接上大殿　叙礼归坐各分宾　勾践説
全柳交战券与败　可曾拿住耶道人　四道聞听流痛泪
口尊陛下請听真　全柳真　他被尧礼活拿住
三昧真火把他焚　四道言詞还未尽　把一位
越王勾践昌真魂

越王聞听全柳真人被人家活〻燒死只唬的京魂失色枯梅子説陛下只管放心我們〻一定捉拿尧礼与全柳报仇方才陣業已添上他的名字拘了一魂一魄准死无疑越王还未回言只見黄門官跪倒报乞我主在上城外来了一个和尚口称是灵宝僧人特来相訪只見众位仙長去去答話乞我主意定奪黄門官説完退出朝去越王与四道聞听不由的心中咤异

大殿上　越王肖忙心害怕　唬坏杭州主圣明
全柳被人活烧死　又有僧人討战争　松台子
枯梅青楊与槐镇　四个妖道喊連声　用手指定东門罵
敲剐的僧人耶声住　槐镇子　欠身离坐尊我主
貧道臨敵我出城　拿住秃驴将他審　為何替人到杭城

这越王　哇咐仙長加仔细　槐鎮谷在往外行
扳安忙工梅花鹿　降魔杆在手中擎　跟随的
四將戎庄忙上馬　帅領長行五万兵　城頭响了三声砲
兩杆旂接往外冲　乖三軍　过了吊桥兵列隊
万寿面神看分明　引仙門旂分左右　五万兵丁把刀擎
見玄門　頭代搶凡巾一頂　五色唯鑾按九宫
黃絨繩縧水火扣　水襪云鞋足下登　騎一匹
八叉犄角梅花鹿　降魔宝杆亮又明　一股黑氣冲上界

知是成妖作怪精　万寿佚　看罢不由頻切崖
擾乱杭州民不寧　佚了想罢高声喊　那一个
道教玄門快报名
万寿佚用手一指說那一狗道少往前来有你祖師了在此久
等多時槐鎮子聞听摟住梅花鹿指頭覌看灵宝僧人頭代金
项昆盧帽身穿五色佚衣外罩錦秀架沙槐鎮子看罢用降魔
杆一指說你我僧道无関如何前来射穀灵台說狗道你自己
作的事你不明白你吋何名字槐鎮子說你要問我听真杭州

越王架下称臣官拜国師青楊子之弟只因監战江東不能得
夯請我下山接刀相助你祖師乃名吋槐鎮子是也你吋何名
报將上来万寿佚說狗道你也不必問我的名姓
槐鎮子　追問万寿名合姓　氣坏灵台得道佚
下了脚力咱兩講　如若不肯命难活　这妖道
心中大怒說住了　僧人傯賴了不得　問你名姓你不講
藏頭露尾不明白　万寿佚　為何背地毁謗我
槐鎮子聞听似（楞鵝）　又問是誰告訴你　名姓宗鄉說一說

佚了說　夷龙高山飛云洞　瞿苗孫与你動戈（干）
江場之上提出我　誰知你等净嚼舌　槐鎮子
聞听此話心中怕　无故平地起風波　欲待啟崖說是假
常人聞知了不得　況且這　和尚既来就不善
必須交峯動干戈　我有四將兵五万　江坊定是把他捉
槐鎮子　若提真是將你罵　今日当面問什応
我等商量要戎你　誰知你自己投（罗網）　秃驴呀
既然前来就式式　立刻拿住把皮剝　万寿灵佚心好惱

氣的咬牙怔柯柯　喊声大吋槐鎮子　云家人
吋你今朝不能活
万寿佚冲冲大怒說狗道我当瞿苗孫說的都是假話我还不
信誰知今日当面一問你竟敢承認罵我是真好精灵你既出
口傷人我豈肯与你干休告訴你名姓要你听真諸佚西域万
景灵台修真養性紂末之時已成正果朝元雷音寺居住万寿
灵佚灵宝僧人是也知吾的利害快些下鹿受死但若投遲我
的杖過吋你眼前作鬼列住有所不知当年五柳在灵台盗宝

被灵宝僧拿住交与如来發落五个精灵脱逃下山至今已過
千年有餘故此方才見面不認得呢方才槐鎮子听見万寿佚
通名妖道留神一看不由的打了个冷战
槐鎮子　听見僧名打冷战　半晌无言只看天
曾記西天盗法宝　被他用法把人拴　五个人
交与如来釋教主　鋭仙猪上苦难言　重打四十打仙杖
佚了釋放逃下山　我五个　各占仙山苦修煉
自今已有几千年　常常怀恨將他找　皆因惧怕法无边

人遇見　青楊灵香將人請　杭州城外賭闘凔
指望拎拿名孫遜　淂他的法宝非閑等　他有那
金攢黃旂蛾眉劍　三卷天書妙無边　得道成仙極容易
好赴蟠桃去朝元　不承望　瞿苗孫使反奸計
万壽灵僧到陣前　眼前走脫孫武子　我們在杭州保不全
槐鎮子　越思越想心害怕　忽听灵宝把話言
狗道快些来受死　要想逃脫只怕难　槐鎮子
閙听登時心胃火　催動梅鹿扑上前　双手高牽降魔杵

蓋頂接頭往下刪　万壽伕　不慌不忙一回手
取出一柳掌中晃　指訣疊印用手擄　如意禅杖妙通玄
唱啣々　圈里等准磕開杵　二人交杖在軍前
一个鹿上施英勇　降魔杵打吐光寒　一个是
步下手掄如意杖　杖杵相磕响振天　五百常行擂战古
猛威吶喊振天闗　僧道二人来交战　早有那
探馬如飛進营盤　明輔营中領人馬　一仝二仙把敵覌
瞿苗孫一見冲々怒　这一前来只怕妖人的性命不全

時才話表灵宝僧与槐鎮子江場交战不表且說明輔見灵宝僧人去了多会心中悬挂眼望瞿苗孫叴礼說二位祖師万壽僧去了多時未知勝負如何弟子不才要敵畧陣二仙說狠好大家走々說有只身往外所走帅將跟随一齐出帐来至营門往西覌看只見他二人厮杀交战甚是利害只杀得征云滚々紅日無光明輔与帅將満心欢喜且說万壽伕与妖道二人杀了有二十几个回合那槐鎮子不是我伕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並無还手之力只見灵宝僧人的这条如意金禅真是兇也不透雨也不漏对面上把瞿苗孫撒髮真人心中欢喜叴礼說師兄你看万壽伕本領不弱瞿苗孫点頭說不但武藝高強法力無边只恐五柳难逃死在你了手内叴礼大樂身後边明輔広王焦休欧安仁杰杨配姜立石耆盖英蓋字柳盖伍辛焦斌白玉娥毛遂王蟒王毅等一齐望江場覌看且說妖道又来了几盞心中犯想

槐鎮子　江場难勝僧灵宝　心中暗想自沉音
不如施展仙家宝　拿住和尚可放心　这妖道

一边動手口念咒　指訣迭印唪灵文　說急道快噴法水
身背後　祭起神杀剣一根　老道这才高声喊
大叫秃驢細所真　看我的降卸将斬你　立刻叫你見閻君
营門外　明輔帅將唬一跳　立怔玉娥女佳人
二仙一見說無碍　不可慌张且看真　且說那
万壽伕了抬頭看　認的是神杀剣一根　不由迎面哈々笑
这个东西来唬人　万壽伕　用手一指說回去
宝剣空中打觔身　前直扑了槐鎮子　妖道唬的冒真魂

神杀剣　来至鹿前轉几轉　往下一落罕京人
鎖在地里無宗影　万壽对面笑吟々　說狗道
有什庅邪諸管使　叫你睄々真不真　妖道唬的焦黃臉
昏如靛葉紫温々　睄々說　万壽今把灵台下
我的性命怕难存　这腔子熱血倒了罢　拼一个
誰死誰活才是人

槐鎮子見破了他的神杀宝剣真急咧把死付于九霄云外一声喊叫好秃驢別走看我取你說着催鹿掄杵旧打伕了用杖

相迎兩个人又在江塲厮杀兵器咭叮咯嗃声音响嘵万寿佚
心中睹想不如這般如此將他治死是这个主意佚了想罢虚
打一杖回身下拜妖道一見冲〻大怒說好灵宝你往那里跑
斧要赶上拿回說有一項梅花鹿涤滴〻就追赶下来万寿說
回頭覌看說好精灵你既要想回去除非是再生来世我有把
如意金禅杖望地下一画好不利害
万寿佚 禅杖一画忙念咒 佚門法術果然灵
迎面一陣金光現 敗陣的灵宝影无宗 槐鎮子

正走中間台頭看 妖道覌睄吃一京 松林一片稠密〻
录葉青枝在正東 这妖道 又望正南面神看
紅光一片另人京 烈焰冲空高數丈 离地之精大不通
急忙〻 回頭又往正西看 刀劍鎗戟密層〻
万隊兵戈真利害 犹如一座万不峯 正北上
波浪滔〻好大水 犹如湖海一般同 風催浪滚火銀切
鐘鳴牛吼另人京 正中央 一个大山冲霄汗
陡壁懸崖透碧空 怪石嵯峨如鋸齒 直上直下有尖峯

槐鎮子 看罢佚了五行陣 不由腐上發楞怔
必是妖僧瘴眼法 京嚇大仙万不能 那怕是
刀山劍海闖一闖 倚正破邪可成功 妖道正然胡思想
只見水火望前擁 五行遁 自己思然朝上湊
妖道一見吏心京 猛然看見僧灵宝 只見他
大搖大擺往東行
妖道困在万寿佛的五行陣内正然着急一台頭只見灵宝僧
人大搖大擺進了正東的那片黑松林内槐鎮子一見說好和

尚你進樹林要想脱逃怎得能勾一代梅花鹿也撞進了樹林
且說万寿佚隐在一顆大樹之下丁字脚八字站立等着好村
妖道槐鎮子進了樹林只雇往前追赶不隄防樹後有人来至
了大樹一旁万寿佚赶到了身後把如意金禅一舉托了个四
平一声大吽妖道你走着打妖道聞听躲之不及連肩代背只
听嘡一声响嘵
只听得 一声响亮着了重 着勵斗栽在地塵埃
妖道得便要借遁 笑坏雷音佛至尊 急忙〻

手内掐訣口念咒 六字真言念的清 五行生尅朝上擠
罢了槐鎮这妖人 佚了說 你要出林把杭州進
除非三更去尋魂 說急道快噴法水 妖道不能再番身
这陣是 水火既濟如何受 还有一片木石精
一片高山全是樹 圍住杭州助恶人 登時間
七孔之中流鮮血 要想逃出枉用心 一陣風声真利害
原形現出看假真 但只見 青枝录葉趕槐子
數丈皆高可愛人 佚了說有心留你下 怕你惑亂錦乾坤

万寿佚 說着祭起三昧火 烈焰騰〻罕京人
只燒的枝葉兵响邦 鮮血直流往下淋 可怜他
道行千年成灰燼 氣斷身亡命归陰 万寿嘵死槐鎮子
收了五行喜在心 万寿佚 忽然想起一件事
計中套計哄妖人 必須如此方為妙 陰兵陣
好救江東武圣人
万寿佚嘵死槐鎮子要用計誑哄枯梅子松台子青楊子这三
个妖道收了五行遁法將身一愰登時変作槐鎮子的模樣例

念真言收起如意金禅杖揀起了降魔杵跨上梅花鹿一抖絲江往回里就走且説明輔与衆将見万寿伕敗陣又見一片金光不知是什庅元故忽然抬頭一看忙説祖師ア不好了你看妖道回来了怎庅不見我伕的宗跡瞿苗孫説一同兹礼争慧眼一看満心欢喜説明輔放心且進营要緊子胥聞所只得帅領衆将回営入了青紗大帳

瞿苗孫 坐上開言叫明輔 伕ア奥妙可通神
此時不便先説破 少时片刻見假真 且不言

二仙明輔当中坐
帅領衆将与三軍
万寿的方法是（人哎）
忙傳令
乱撒征安顛战馬
来至江坊大营外
慌忙進了帳中軍
伕ア不知信合音

先表灵台伕至尊
杭州的
作梦不知槐鎮死
跟我江东去要战
三軍个々長精神
声々討战在元門
口中説
瞿苗分付要免战

来至江坊忙擺杆
四将不知真合假
假变之人反信真
四将聞所把令尊
登時聞
盖旂一見往里跑
妖道代兵来討战
盖旂磕頭站起身

衆战将
不敢高声来言講
这个老道胡作怪
弄了个和尚要（充人）
妖道京跑去信音
不敢出去開营門
看見元門要免战
假义含嗔高声喊

听見祖師要免战
嘍々以々背地云
身姓活相押油墩
你瞒他
听見人家来要战
不言衆将胡言講
暗々誇獎瞿苗孫
江东小卒尽听真

个々氣的咬牙根
这个説
那个説是他充（高献）
説的話大要臨陣
吓的他
且説灵台伕至尊
万寿伕
今日占且饒性命

明日好去与他拼 說罢旋回梅花鹿 得拳古打笑吟々
这一進城将协狠 准备肴誕陰書破陣蒼极武聖人

真是人叫人死天不肯天叫人死有何难万寿伕看見推出免战牌満心欢喜圉脚力代兵回城四将忙問祖師ア那一僧人怎庅弟了灵宝説他不過是点妖術被我用山将他押住了衆将聞所満心欢喜進了杭州的东門且説越王正坐龍旂官上金揩拜倒口等我主在上槐鎮真人江塲臨陣大得全勝将那江東营的那一僧人治死特来啟奏越王聞听哈々大笑説剣位跟随我孤迎接真人説肴欠身往外所走迎頭看見伕ア帅領四将下了脚力看見了勾践与三个老道万寿伕施礼只得之手沓也打弓恭見携手攙腕往里所走上大展叙礼归坐獻官獻茶々罢搔蓋伕ア説貧道不才臨陣当先替金抑真人報仇雪恨将那一僧拿住我把他用太山押住将来報功越王聞听龙心欢喜説仙長多有辛苦这是我孤的洪福在把江东的明輔拎住才好伕ア説那有何难要拿江东的衆将易如反掌

这越王 聞听伕了一夕話 座上腮边長笑容
展工傳盲擺筵宴 荅差官員不占亭 擺了些
干鮮果品山珍味 鴻漁鵝鴨肉葷腥 叙礼分賓斟上酒

越王亲自敬三盅 伏了說 今日出城这一陣
骨叫江东视梦京 吴王姬光泼禍卸 不久明輔一命坑
只等有 今夜三更显手段 馬踏江东大老营
越王聞听泚牙笑 三道一旁喜氣生 口中說
夫弟若把子胥害 就死不忘大恩情 栿镇回答都在我
列位万安立刻成 大殿上 君臣飲酒說又笑
日落西山来上灯 满天撒下良棋子 大地乾坤墨染成
越王傳旨看稜酒 上来了 一班女樂弄惺青

花腔古打奏音樂 鳳骨龙笛箫与笙 只吃的
君臣一齐乜斜眼 老道个〻都九成 貪欢擊碎象牙板
美酒斟千白玉瓶 佛了說 何不施展显手段
誆骗陰書好成功 想罢佛了假推醉 只見他
前我後仰眼朦尨
伏了的主意拿定酒醉在椅子上前仰後合身形乱悦嘴里說
道快唤大盃来枯梅子一旁瞎笑說栿镇子今日是怎麼了每
常喝酒不露形色吃呀今日是交战累的走咧不咚酒也是有

的想罢代笑說夫弟为你今日如此想必是酒沉了当有聖架
不可懈怠如喝不下去咱們就散席安歇便了栿镇子說仙長
酒到不醉皆因我想起一件心事故此湯上酒来枯梅与青杨
松台三人齐聞夫弟你有心事只管言来
万寿佛 聞听三个妖道聞 口吁仙長請听真
摆的蝸牛陣不妙 我想想了 难拿江东武聖人
他的道術人〻晓 本是勅封公义真 千佛牒文王帝旨
扶保姬光定乾坤 他有耶 金獲黃旂蛾眉劍

三卷天書全備玲 八部雷神見他怕 各洞名仙誰不尊
又有耶 扶云洞的賊在乱 他的法術又通神
全柳真人被他害 又有一个瞿面孫 这二人
兇計多端人难测 陷害不到性苦神 只怕孫避难以死
不言就是陣不真 依有我 有个主意又有事
陰書拿来我看真 今夜我进蝸牛陣 治死江东武聖人
陰兵陣 先除孫避絕后患 再拿丧乱瞿面孫
只怕陣中有差錯 叫我抗州悲愁心 偏然是

要有能人破了陣 武子回营是禍根 栿镇說罢前後話
三人聞听都冒魂 枯梅子 一旁听着将身欠
拄住忘怀栿鎮宾 口内連〻呼夫弟 方才你
这些言詞听我云
枯梅子伸手拄住了万寿伏說夫弟你当真的果角於尨云手
立刻治死孫避我們都难忘你的恩情而且金柳子的陰魂也
是感激你栿鎮子說那是自然小弟看〻陰書不為别的瞒一
瞒恐怕陣中的安置有不全处好在予备〻〻枯梅子也是代

了酒咧又有青陽子松台子二人說仙長何不取出来叫栿鎮
夫弟看〻大家也好放心枯梅子点頭一伸手打怀中把錦囊
掏将出来打開了錦色将陰書上下两本遞与了万寿伏灵宝
僧人不慌不忙探背接過
万寿佛 接过陰書哈〻笑 大叫抗州作怪精
認〻誰是栿鎮子 难為君臣有眼睛 大殿上
摆酒慶功擾斋飯 我是栿鎮那妖精 說有念咒收法力
将身一恍露其形 二卷陰書揣怀内 佛了說

不道破費不領情 越王台頭黃了臉 青楊一見魂嚇京
松台子 一个枯梅敌不好 反背膧人瞎二睛
句践傳旨拿刺客 别走江東營內僧的 只听得
兩边多官發声喊 一拋斋来上九重 手伏金瓜朝上闖
長鈴西戟乱哄々 松台子 連化跳下核宝劍
青楊子拔出二把斧 枯梅掐訣化迯印 六甲灵文念的清
只見他 說疾道快摔袍袖 将仙貨祭起在空中
青楊祭起打仙根 松台祭起如意盅 劈元帥

代領東将往上跑 刀鉈棍棒一窩蜂 打一團来只一果
一團一果正居中 万壽伕 好比一个饅頭餡
里外包成好几層 乱々哄々斋動手 把一个
越王嚇的走真魂
元帥劈敎率領東将一斋動手乱奪刀鎗还有三家妖道各祭
法宝一斋動手万壽伕一見微々冷笑口中喊叫耶怕你有広
兵百万戦将千員何足惧哉說着只見松台子的如意盅就落
将下来万壽伕一見連化指訣打袍袖土中把如意金禅杖取

将出来念一声唵嘛呢叭咪吽用手一擴好利害有数丈皆長耶金
盅往下一落只听吧一声响嘵打了个粉々碎一伸手先把一根打
仙棍接住又一指把耶縛妖貨收了怀内一揣一声喊叫掄開禅杖
万壽伕 大展三禅施法力 一声喊叫天振塌
左右分開金禅杖 只見閃々显光華 只打的
金瓜武士朝后退 東将个々乱如麻 哀声不止东西跑
吼喝喊叫々爹媽 青楊子 胆战心京丢处躲
松台子一齊只吠身 枯梅渾身只打战 越王嚇的屎上扒

这句践 站起来了又跌倒 內侍宫官把眼花
攙扶越王朝后跑 滚的滚来扒的扒 一个々
金命水命逃了命 耶骨高低道路滑 元帥敎了坐在地
似酒如醉泼扑撒 青楊子 脊背中了金禅杖
哎喲一声血滴落 桌椅圍屏全打碎 碗盞傢伙一斋碰
枯梅子 喊叫大吃拿活的 手掄宝劍如乳路
佛下忙掄如意杖 一声响嘵人嚇京 打的个
枯梅妖道滴在地 松台嚇的体如麻 不敢拒捕化躲閃

万壽一見笑哈々 口中說 打碎金盅棋了根
縛仙貨也被我拿 要你知道失陪了 明日江墉在通乏
說着他 一蹤金光駕空起 三个妖道眼氣死
坐在塵埃腮流泪 有急回手把心抓 实指望
杭州擺陣拿孫遲 誰知枯梅双眼瞎 妖道話去書二卷
我在杭州一命花 越思越想心傷感 兩当文武泪如麻
青楊松台魂不在 忽听的 宫中只嚷把人来
枯梅青楊說不好 一定是灵宝僧施法 要把越王来拿

吳越春秋

八

時才話表万寿佛假变槐鎮子誆去陰書大条一陣脚架云光佯常而去三个妖道心胆皆京青楊子是把打仙杖丢了蓮台子如意和仙鐘碎唎枯梅子是縛仙索叫伏卩収了又丢了陰書怎庅不叫他心疼呪文武多官是人々害怕々々心京又見内侍官員一陣大乱往外飛跑說万岁叫打听那个和尚怎庅羕了值事官連忙入内見了越王跪倒說我主在上元帥一同周師在大殿上与那灵宝僧人来了半天那和尚不能取勝架云宗影全無特来啟奏句践聞听这才放心一全宫宦回轉昭陽不表也不言大殿的文武妖道且說万寿佛招展金光来至營中朶々金蓮下落瞿苗孫一同孔明輔衆將在中軍帳等至有二古只見金蓮下墜瞿苗孫說弟子久等我佛回来了忙排香案迎接只見万寿佛上了青紗大帳瞿苗孫說弟子等候多時佛卩說孫逊有了救星了是我用計進杭州越王擺酒慶功酒席筵前把枯梅子陰玉誆在手内

万寿佛　滿面堆欢開言道　巧把阴玉誆手内
答救孫逊即容易　明日破陣必成功　瞿苗孫
聞听此話心中喜　散髮真人長笑容　明輔展広忙跪倒
焦休欣柏配拜平澈　安仁杰　姜立石番合柳蓋
伍辛姜守与盖英　王禅王敖焦斌將　金眼毛遂天滿星
白玉娥　一齐拜倒把佛叩　叩謝辭別大恩情
万寿佛卩居中座　列擺淮南席一朋　展西王
信令左右擺斋飯　先点香茶後湯羹　明輔殷勤忙斟酒
佛卩归坐飲刘倍　只吃的　三更三点交半夜
卧馬揺鈴剝四更　金鷄振曉三声唱　旁數寅時天大明
且不言　江東營内将功慶　且把句践明一明
五古架坐三禪展　看了看　擺設砸的精打精
越王看罢双脚跳　口中不住叫蒼穹　損人利己花中露
害我敵家天不容　忙傳令　快些打点進貢礼
納写降書与江東　吳王為大我為小　再不敢
招惹明輔我英広

越王真是怕了要写降書降表只見枯梅子走上了大殿口尊我主不可貪道不才出城臨陣当先务必要与那个僧人見一

个高低上下来一个隂死方休越王聞听眼含痛淚説仙長大
器出去你也不是那僧人的对手依着孤王主意不如把蝸牛
陣撤了罢放出孫武子來々与他講和天下省得枉在江塲丧命
枯梅子聞听双眉緊皺二目元睁説我主特也把貧道看的不
済了越王説既是国師去的心券只是一件須要小心貧道尊
命又見青楊子松台子二人見架
青楊子　一全松台忙見架　口尊我主請听明
貧道二人去掠陣　淂便捉拿灵宝僧　坐上的

越王聞听将頭点　但愿此去早成功　説有餚全予备酒
我孤每住敬一盅　总而言　三个妖道辞别架
下了三辭往外行　三人抱安上勝力　人々兵器掌中擎
劈元帅　提刀忙上能行馬　率領一帅五百兵
寄街越巷來的快　東門不远只尺中　吱嘍々
消車撥起千觔拽　城頭大砲响三声　開放裡外門兩扇
三軍吶喊往外冲　遇了耶　海河吊橋催良季
耀武揚威伸走虎　緊撒一傳來的快　望見姑蘇大老营

枯梅子　一催坐下分水獸　来至江塲討战争
蜈蚣旂插高声喊　小校与神仔佃听　只叫那
秃驴灵宝來交战　别者之人不必征　如若不敢來会我
立剣督兵攻打城　这枯梅　耀武揚威来叫陣
軍政官員不消亭　畜身跪入青紗帳　全膝跪
望上磕頭説根明
軍政官跪倒口中説报乞祖師了在上与明輔王了在上营門
外有杭州的枯梅子前來在营門外射敵口々声々只請伍子胥

先答話明輔一揖手那名官磕頭回归了汎地只見瞿苗孫跪
倒口尊伍了在上弟子不才愿去当先把枯梅子拿進营来好
叫他破陣是灵宝僧点頭主付苗神瞿苗孫答应番身出帐明
輔欠身立剣戎庄介胄江东的衆将一斉出营只听见門外咕
咚々大砲三声三軍吶喊江塲上京動了妖道所見炮响抬頭
覌看只見一对々尽是江东的战将
枯梅子　搂住坐下分水獸　掌手苗神对面瞄
对々尽是江东将　人々手内仗鎗刀　来至了

江塲之上押陣角　个々相貌甚驍広　兩杆引仙旂主動
一位道教甚清高　但只見　九梁巾上指金線
明珠扇咒四周遭　八卦仙衣光閃々　腰束乱龍九股絛
生就的　扫帚眉趣三角眼　三柳黄須額下飄
情会偷营与劫寨　又会变狗与变猫　这住了
也曽打過諸仙陣　万仙陣内把名標　拿過張奎邑池里
幇助子牙滅紂朝　这如今　海外群仙誰不惧
兎龍古洞有根苗　身材矮小多変妙　胸藏虎畧与龍韜

枯梅子　看罢瞿苗心中恐　強打精神問一遭
那一妖道休前進　快通名姓把手交　这仙長
聞听抬頭看妖道　金冠相趁藕褐袍　水襪云鞋登足下
手使蜈蚣旂一条　騎一匹　噴云吐务分水獸
生成凶恶貌左梟　仙長看罢枯梅子　用手指
一声大吃振天霄
瞿苗孫用手一指説当先下的莫非是枯梅子応然也聞我听
真夫龍山龍云洞居住玉帝勅旨轄管九江八河五湖四海龍

神祖師卩姓瞿名苗孫你這狗道知我利害快些進蟜牛陣將
天仙聖人請出來饒你不死但要挨遲曾叫你目下横尸枯梅
子說瞿苗孫住口只叫那灵宝僧人出來送死瞿苗孫聞听微
ㄟ冷笑說狗道休得胡言伊乃是西天雷音寺的万寿佛高灵
台來打蟜牛陣你还不早ㄟ归依等待何時枯梅子聞听口出
不言心中犯想
枯梅子 听罢無言只發怔 心下着壯京又京
敢只万伏灵台下 杭州城外大交兵 一定是

梲鎮死在他手内 設計誆書了不成 想着不由長吁氣
瞿苗開言問一声 口中説 狗道快下分水獸
跟我即速快進營 枯梅聞听將牙咬 大叫野道你是听
你們那 灵宝僧人將書騙 拿住剥皮剜眼睛
説有催開分水獸 手把蜈蚣旗又搖 照住了
瞿苗天仙分心刺 仙家一見不消停 搭連里取出通杖（天）
用手一撈九尺零 鳴啷ㄟ 磕開蜈蚣旗一杆
回手杖打响風声 二人江坊動了手 兩个交鬥賭显争

只杀的 征云四起天地暗 紅日無光务沉ㄟ
这个步下誰敢挡 那个獸上力無窮 只听得
旗磕杖打叮噹响 杖架旗迎火焰生 青楊松台推鹿獸
氣坏成妖作怪精 兩个人 一齐揚威声乱嚷
圍住天仙大战争 一个人抵住人三个 三个人呆住一人争
四个人 恋战盤桓多一会 別造夷龟养性翁
有心还要杀几盞 怎能勾 荅救武子出陣中
仙長輸无通天尺 大喝枯梅看杖楞 妖道低頭說不好

分水獸 後腰之上重無情 嗟的一声有了重
分水獸一歪淌（平流） 枯梅哎哟說不好 將腳一登就騰空
瞿苗孫児一忙念咒 祭起了地龙兜仙袋 罩了枯梅這精灵

且說瞿苗孫一通天尺正打在分水獸的後胯之上咕咚倒在
尘埃枯梅子一番觔斗吊下了分水獸說声不好一咕碌爬起
來將腳一朵味滴ㄟ腳架金光騰空尔去瞿苗孫一見說妖道
要想脫逃怎得能勾連忙將那訣掐住袍袖一抖就把那地龍
兜仙袋祭在空中这件法宝隨風而起枯梅子並未隄防往上
撞那兜仙袋口尔朝下一旋（好）連脖子代腦代連兩隻肮髈全
兜住了咕咚打半空中吊在尘埃瞿苗孫一摆通天尺芒门明
輔乘將看的明白見祖師用法力拏住了妖道滿心欢喜又見

祖師摆伏伍辛焦斌二人催馬來至跟前跳下作李祖師卩吩
付把妖道提苗聞等我見佛卩交令（哦）伍辛上馬焦斌用手提
起兜仙袋遞与忠孝王伍辛接过來横担鞍乔二人催馬急忙
歸在元门旂之下不表且說青楊子松台子一見魂不付休哎
哟好狗道氣死我也手掄茶條丈搖頭就打瞿苗孫看的明白
側身朵过躥过了松台子的背後掄元了通天尺往下就打松
台子躲之不及連肩代背只听嘡的一声响亮
只听得 一声响喨着了乖 血見桃花四下崩

死尸栽下坐埃地 風生一陣現元形 看了看
千載青松連根断 善見閻罗一命坑 青楊苗神观仔细
修行二目泪直傾 口中說 吴弟今朝廢了命
我在杭州总是空 争什広名来奪什広利 挐什広武子挣什広功
青楊子 斉鏊下了梅花鹿 就把神法起在空
不雇杭州越国主 不雇徒弟劈掘我 这正是
金命水命逊了命 直扑須弥走似風 杭州走脫青楊子
久以後 英烈春秋再显名 湘江大摆群龍陣

大战無艷貌端星 後事休題說眼下 再表飛龍淂道翁
扯項不見青楊子 祖師說 便宜青楊作怪精
祖師不肯伤兵将 収了通天轉身形 前言大仙归大隊
单表劈敖看分明 送元帅 一見青楊他無踪影
老道松台一命坑 摆陣枯梅拏了去 睁眼看
江東摆烈衆英雄
元帥劈敖一見青楊子宗影全死松台子死了是棵大松树成
的精枯梅子是叫人家拿了去（咧）眼看着杭州君臣难保欲待

催馬上前交战只怕残生难保劈元帥他只急的長吁短嘆且
說辰西王明輔在元门勒馬見打死了松台子那一个青楊子
不見了踪影祖師回来了又看見劈敖在那里代着人馬一支
說吴弟你看那不是老賊劈敖広柳辰左点頭說你我赶上去
杀他一陣如何明輔說使淂說着罢鈴一摆傳下号令江東的
衆將一个〻齐催坐季
只听淂 催軍古打如道豆 衆將催駒顛走龍
明輔広王崔战馬 焦斌柳盖喊連声 焦休欣

伍辛仁杰与柏配 姜立石嵩合盖英 盖宇禅敖弟兄仍
後跟白氏女俊英 一个〻 喊声振地朝上闯
鈴刀劍戟亮光明 大小兒郎齐吶喊 云屯露聚一般仝
劈元帥 馬上睁睛抬頭看 骨軟筋稍吃一京
打一圍来只一果 圍住杭州將与兵 衆英雄
个〻手中掄立刃 只听响亮不絶声 鈴刺前心紅光冒
刀劈項上冒鮮紅 加刚斧 剁着脊背甲葉崩
鞭打天灵頭粉碎 捧打頭盔崩腦髓 戟挑兩膀与前胸

但只見 兵刃交加為闪電 叮当响喨似敲丁
嘍啪咯吃人叫苦 尘垢飛空紅日蒙 只因為，
兩国交兵征社稷 塗炭生灵死將兵 遭劫在数难保命
命大福洪脫难星 只杀的 高坡之上人頭滾
低凹之中血流紅 劈敖难挡一郡馬 率領着
敗將殘兵逊進城
江東王人馬追过了海河吊吞劈元帥損將折兵敗進了城去
明輔衆將大淂全勝打淂勝古回芒辰西王一同瞿苗孫上了

青紗大帳万壽佛高坐說上仙恭喜如何瞿苗孫將拏住枯梅
子打死松台子跑了青楊子的話諂〻細說一遍万寿佛滿心
欢喜明輔与秉泰見归班仙長要过地龍兜仙袋万寿佛托在
掌上枯梅子在袋内哀怜佛ア咲道精灵你被拎我拏你去可
到蝎牛陣内須忖說了放京天仙饒你不死如若違拗我叫你
立刻化為膿血
只听淂 袋内枯梅腮流泪 祖师佛ア不住声
若肯開恩饒不死 我晉保 放出天仙出陣中

佛卩坐上將頭点 祖師時下不消停 倒念真言収法力
兜仙袋 放出成妖作怪精 跪在尘埃將頭叩
佛卩慈悲卯住声 閙恳罢来閙恳罢 不当杀生当放生
这枯梅 哀告哭的喉尤啞 嘆坏西方万寿僧
佛卩說罢饒不死 分付快取牛皮繩 登时間
穿上枯梅頁子骨 吊在青紗大帳中 万寿低頭心犯想
嗔胆成妖作怪精 暗思想 欲代差人去鎮物
陣中滑罪乘神灵 世等躊躅多一会 取出陰書掌上擎

佛卩說 陣中鬼王諸神圣 必須叱退乘陰兵
我好荅救孫武子 饒你不死脫五行 破陣後
代你回上雷音寺 皈衣釋教學念經 枯梅闻听將恩謝
弟子一概我应成 只要卯 兵將把守陰兵陣
寃魂別放出陣中 卯时好救孫武子 万寿佛
这件事情我应呈
万寿佛說这個不难又叫人設下公位佛卩說一更天排兵派
將三更时破陣又說枯梅子夜晚讓你执掌兵權好排兵派將

大破反覆蝸牛陣荅救孫武子枯梅子荅应又叫辰西王將兵
符印劍先交与枯梅子执掌々々明輔荅应叫中軍官捧过摇
在了迎面又問要什么鎮物不要枯梅說有陰書就不鎮物了
万寿佛点頭只等夜晚派將不表且說元帥劈教率領殘兵進
戚来至朝门下馬上金堦拜倒眼含痛泪就把活拿了枯梅子
打死松台子青楊子脫逃啟奏了一遍
劈元帥 口似悬河說一遍 越王闻听唬冒魂
哎哟一声把了我 番身栽下九龙敷 兩旁边

文武多官往上跪 擭扶杭州倒運尤 醒来罢来醒来罢
多归陽路少归陰 这劈敖 痛泪如梭往下滚
主有差池坑了臣 人不数尽难以死 甦醒良久才还魂
这越王 尤目滔々流下泪 拉住恳牌卦印臣
皆因元帥你起禍 抖起干戈惹禍生 绕不該
文種与你同定計 陳蔡寧波合一心 真公申公灵公駕
洛陽周公会合軍 会稽山 五国合兵六十万
捉拿姑蘇將五員 我孤大摆松棚会 安排景致造石人

只說年迈不中用 卯知道 还是臨潼閙宝心
松棚台上伤兵將 难拿淮南奔鼎人 来了个
進表伍辛兒救父 馬跳鴬愁救天倫 御弟勾屈摘心肺
鈴挑勇將与宗来 我就該 轉意回心納降表
惹下江東武聖人 五柳摆下蝸牛陣 灵台万寿下凡塵
敗陣失机青楊子 眼睜々 绵绣杭州属外人
越王思想心如醉 痛怀时衰運敗龍 乘文武
一其害怕無主义 劈敖不住滚泪津 說着紅輪沉海底

玉兔東升竟一輪 不言勾践君臣怕 先表灵台佛世尊
催着枯梅速点將 万寿佛这一進陣荅救天仙武聖人

時才話表枯梅子左石垂手升帳聚將打古咕嚕ゝ由如逆豆雷鳴乘將叅見在兩旁侍立枯梅子手拔令前往下高吽王禅他在下边荅应躬身接过令前代兵五百在蝸牛陣正東方埋伏口念拘魂咒把冤魂拘住頭上貼愳灯灵佛符一道諸神不敢上前救出国師須要小心將拘魂咒教了一遍王禅記在心内万寿佛把愳灯灵符貼在了王禅的天灵下帳去挑兵不表又拔令前三支往下高吽肖古達王敖毛遂三將听令只听下面荅应有ゝゝ三人上帳打躬叅見枯梅子說肖古達在蝸牛陣正南方代兵三百埋伏王敖代兵三百在正西埋伏毛遂代兵在正北埋伏說你們三人口誦拘魂咒拘住冤魂又把咒語教了一遍三人記住又說肖古達貼一道万寿佛灵符王敖貼一釋迦佛灵符毛遂貼一道弥勒佛灵符諸神不敢近前荅救国师小心仔細万寿佛取灵符三道与三个人貼在天灵之上各接令前下帳挑兵各奔卯埋伏不表

枯梅子　离坐番身忙跪倒　拉住灵台佛至尊
派了江東四員將　把守蝸牛陣四门　陣里边
还須一人去進陣　告訴天仙武聖人　千万別吽擺他動
驚動怨鬼与諸神　佛卩說　無人進陣我走ゝ
全你咱双入陣中　枯梅点頭忙荅应　还有一件要言明
這如今　破陣容易救武子　又是牵連可人怕
三百冤鬼无处去　什庅人　収進陰曹地府门
無人認得豐都城　鬼王陰兵陣内存　万寿回荅全有我
我吽出冥來領魂　枯梅耳听心欢喜　大帳上
喜怀明輔乘將軍　灵宝僧人腮含笑　吽声大仙瞿留孫

接我的　牒文快到陰曹去　出冥教主領冤魂
祖師聞听把牒文　連忙上了中軍帳　味滴ゝ
就地法爲起神空　直扑豐都地府门　眼見青天明亮ゝ
登时变作黑沉ゝ　忽啦ゝ　阴風滚ゝ人見怕
尽是陰间乘鬼魂　正走中间观仔細　一抬頭
望見陰曹一座门

瞿留孫落將下来望見门上童兒打了一个稽首替我通报出冥教主說有夹龙山飛龙洞瞿留孫奉万寿卩牒文求見童兒聞听不敢怠慢說上仙少代說看番身入内上蓮台跪倒报乞教主外有夹龙山飛龙洞瞿留孫门首求見地藏王菩薩說吽他進来童兒荅应不多时瞿留孫倒身下拜說菩薩在上小仙叅謁教主說你不在洞中修煉到此何事瞿留孫說小仙奉萬寿佛牒文只因五郴混乱杭州擺下蝸牛陣陰兵乱打天仙遝我佛下灵台要破蝸牛陣荅救武子

瞿留孫　口荐菩薩听我講　大破陰兵救聖人
五路鬼王都在陣　陰兵怨鬼乘多魂　救教主
上盪杭州収鬼魂　冤魂有主好脫生　出冥教主將頭点
上仙先行随後临　瞿留孫　磕頭告辞出冥主
見佛交令先不表　菩薩忙把蓮台下　慌怀陰曹一切神
但只見　善男信女分左右　地藏菩薩起祥云
城隍土地排馬道　判官諸神随後跟　只听得
半虚空中神說話　直扑杭州収鬼魂　且說明輔乘战將
等至三更子时辰　青紗帳　只听一陣甲葉响
頂盔貫甲討征裙　所為接应孫武子　轅门以上鞍扑心

兵西王 左王柏配忙上馬 姜立石着焦休欣
柳盖焦斌安仁杰 盖英盖字合伍辛 勇战族
白氏玉娥押後陣 率領三千鉄甲兵 灯球火把如白昼
油松亮子照如銀 一ケ〻 乱撒征它催坐李
直扑東北似云屯 大家齐奔蝸牛陣 万壽佛
欠身連忙把話云
且說万壽佛祖吽声三元真人何在弟子亮礼伺候快些代了
枯梅子進陣脱了妖道回来听貶亮礼說我佛万安弟子知道

說罢亜帳跨上了雲霞獸接过量天尺手拉着皮绳跟着枯梅
子出离了江東的芒寨直扑東北不多时来至蝸牛陣用声大
叱咤吸天神快些闪目放開我们追陣亮礼一催獸近了蝸牛
陣只見黑露迷曼血腥之味难奔祖師一見心中胆怕登时来
至中央戊己土亮礼祝到了没有枯梅子散髮仙下了云霞獸
跟着枯梅子上了云台之上
枯梅子 上了法台不怠慢 陰書放在桌案上
千尺点魂旗一展 又見上頭狗油灯 散髮仙

睁開惠眼苗神看 亮礼嚇的胆战京 煞气泰〻高万丈
鬼哭神嚎卯住声 只見他 正東二郎持五刃
哮天犬吠另人京 正南火德手仗劍 火部神祇与火龙
正西上 九天雷祖显法体 墨其荞上抖威風
正北玄坛趙元帥 坐跨黑虎伏虬龙 正中央
托塔天王祭法宝 千尺点魂旗半空 降魔鬼王甲乙木
手拏宝劍代陰兵 丙丁火 抹力鬼王瞪二目
嗔眼天仙怒冲〻 庚金五道鬼王五 把守陰陣与门坑

壬癸水 混元鬼王将牙咬 焦面鬼王在居中
血水淋〻流滿地 腥臭难聞血味蒸 亮礼祝
也是天仙該有难 身在杭州落五行 不言枯梅合亮礼
且說万寿灵宝僧 急忙〻 掐訣牒印忙念咒
揭揥六甲合六兵 一其躬身来參見 尊法官
拘請吾神那边行
萬壽佛說借仗菩神鼎礼捧我牒文參見玉帝宣台四大真君
送各神好归位揭揥六丁六甲不敢怠慢手捧牒文来南天门

上了灵台倒身下拜玉主在上小神奉万寿佛的牒文只因公
义真人身入五行被杭州五柳困住在蝸牛陣内万寿佛不忍
遣小神啟奏玉帝請四大真君近陣領諸神归位玉帝点頭传
詔吽張葛許薩領旨下降四大真人領旨下了灵霄保殿出了
南天门駕云光竟扑了反衆蝸牛陣陰兵陣内好領飛天神归
位不表且說万佛手拏金禅丈来至陣外
且說那 万寿佛卩金光起 蝸牛陣在面前存
泰〻赤氣高千丈 嚇坏雷音養性人 忙用那

九环如义金禅丈 諸神讓我進陣門 手内掐訣噴法水
生门走進佛世尊 万寿佛 進了陰兵苗神看
讚嘆天仙武聖人 二百肥牛吽〻叫 打一團来只一果
明〻的 前後跟男子一（百魂） 万寿團果正居中
佛卩一見微〻咲 取出佛门保貴真 照妖鏡
金光闪〻明又亮 嚇坏一切众鬼魂 五路鬼王齐吶喊
欢〻陰兵大帥神 只听得 四下神鬼一陣乱
别旋江東武聖人 且說武子各孫逊 不見江東梅庶临

寔指望 領兵杭州拏勾賊 不想自己入紅尘
蝸牛陣中囯五日 只怕明輔命难存 只說是
竞礼下山将我就 稳坐狀云不動身 我若扭天破此陣
怕只怕 五雷轟頂命归陰 正是武子扮救应
忽所招呼現全身 用声大吽明孫遥 武子聞所喜在心
忙把那 金撲黄旂只一展 看見灵台佛至荐
喇的一声朝下落 武子慌忙跪在尘 佛卩說
多亏瞿留哀怜我 才下灵台送信音 大战五柳得了泰

破陣快些出陣门 武子聞所心欢喜 救命佛卩吽振心
說着展開才要走 只所得陰兵吶喊鬼王圍果要拿人

時才話表孫武子把金撲黄旂一展滿中金光万道萬壽佛卩刷的一声落在旂下武子抬頭現看佛卩前来連忙跪倒下拜万寿說只因夹龙山飛龍洞的瞿留孫上灵台苦〻的哀告請我下雷音提五柳来破蝸牛陣与你先来送个信那枯梅子現在法台之上武子聞所滿心欢喜佛卩說快展杏黄旂好跟我出陣武子荅应左手展旂打袍袖之中抖出草龍畨身跨上草龙右手杖劍万寿佛起金光往外就闖京動了二百肥牛一百男子送些冤魂發喊揚威好不利害怎見得

男子冤魂声叱咤 肥牛乱頂人見怕 五路鬼王調陰兵
直扑中央法台下 焦面鬼王皺双眉 降魔王鬼如悪煞
抹刀混元各逞威 佛卩武子难招架

孫武子一見連忙用金撲杏黄旂罩住身体不動五路鬼王不能上前万寿佛腳踏金蓮上了法台看見竞礼一同枯梅子在台上佛卩一伸仙腕拿起陰書卷攜起展開二卷高声朗送一遍

枯梅子 看把佛卩將書展 高声大吒喊連声

陽八卦与陰八卦 八方四面神鬼所 令有那
万寿灵佛乘仙長 幽冥教主至陣中 収領冤魂与乘鬼
不可動手乱胡行 如若是 不遵所接陰書牒
陰山背後頂寒氷 鬼王所見心好恼 咯吱〻剛牙直咬
一个〻 台前手指枯梅罵 忝剛侍门那住声
放火救火全是你 要想饒你万不能 且不言
五路鬼王在台下 先說四路破陣兵 正東王禪催战馬
三股托天手内拏 一声喊 闖近東方甲乙木

二郎真君把路横 王禪一見忙勒馬 抬頭仔細看分明
但只見 頭代三山金抹額 淡黄袍上綉團龙
坐下跨定白龙馬 三尖二刃圣手拏 二郎卩
搁住王禪掄刀剁 大卩不敢動手争 四大真君空中喊
東方天元仔細所 別動手 此人久後成正果
五帝归位頂寒兵 吾奉牒文玉帝旨 破陣後
随我一同上天廷
張真君說罢二郎卩恼恨枯梅子細要吾神拏住妖道竟輕饒

說有退後王大卩近了陣東门且說肖古達來至南门有火德
真君放出三而真火肖古達害怕頭上有万寿佛的灵符显露
金光萬真人在空中傳詔吩火德真君休要動手吾奉玉帝勅
旨跟我一仝上灵霄殿見駕火神听見退闪肖古達近南门不
表且說王敕催駒手掄宣化斧來至西门往上冲踊只見金光
滿陣見人二目只听逕有普化天尊攔住去路王二卩頭頂灵
符放光許真君在空中傳詔
許真君　空中叱咤傳金旨　玄元天尊要听真

此人久後成正果　淂罪神仙罪在身　吾奉那
千佛牒文玉帝旨　少时全近大宝门　雷祖闻听难退后
王敕進了庚辛金　正北上　金眼毛遂難近陣
多亏空中薩真人　玄坛恨恨枯梅子　放進毛遂近北门
又只見　半虛空中雲魔响　來了盖寞掌教人
一片彩云朝下落　托塔天王显法身　这菩薩
忙掐訣咒噴法水　断喝天王大師神　吾乃陰曹盖寞主
來收鬼王來究魂　一伸手　千尺点魂旐摇过

敖主斯了碎紛〻　托塔天王心胆却　収了伶珑宝貴真
孫武子　跨有草龙黄旗展　中央五等不動身
台上亮礼显手段　还有大仙瞿笛孫　散髮仙
祭起連环套仙貿　万道霞光貫四门　佛卩忙念拘魂咒
來了東方二郎神　这二郎　台前弓身忙施礼
忝見枯梅破戒人　妖道一見真君至　只說是
吾令接士送尊神
枯梅子說我被佛卩拿住送神归位二郎神肩熱說狗道长礼

血氣冲撞吾神怎上天庭見駕說有一代馬空中站立怎而言
妖道火君九天雷祖黑帀玄坛托塔天王念送神咒來神走在
空中这台下的孫武子正索降魔鬼王奉貿就打正南的抹力
大王伏劍就剁五道鬼王奉鉄牌就打混元鬼王使勾杖煞面
鬼王手奔混元錘望有天仙就打武子用劍掐架五路鬼王圍
住厮杀且說盖寞教主不敢怠慢取出了反鉄印、暗〻的印在
五路鬼王的身上好不利害
盖寞主　暗〻失展反鉄印　五路鬼王难動身

木雕泥塑一般兼　寸步难行怎打人　这菩薩
袍袖取出傳魂鎖　掐訣迸印啐灵文　法宝恭空一变十
十根貿子变百根　百根貿子千條变　味淌〻
闪〻金光往下沉　先貿男子鳥鳴犬　後套肥牛二百魂
万寿佛　法台之上又念咒　來了千灵万应神
蝦兵蟹將頭里走　龟背元鼇隨後跟　四海的
龍神下界其控背　忝見雷音佛世尊　呼唤小神那边用
佛卩說　無事不敢請龙神　神威一陣大雨降

繞滿陰坑發散魂　龙王口說尊法旨　立刻空中就佈云
但只見　東南巽地風声伺　西北乾天長慾云
雷祖乱恍照妖鏡　金蛇亂串唬人魂　風雌〻
半虛空中雷声响　点〻細雨洒甘淋　起出麻林如箭杆
倒後來　甕倒盆傾报雨淋　瓢潑瓦灌朝下到
砸漏天河差几〻　一連下了三陣雨　这不就
坑内填平散鬼魂
暴雨三陣把藏王菩薩貿有宽魂怒鬼代領五路鬼王陰兵出

了蝸牛陣归了幽冥地而去不表万寿佛先送龙神归位佛卩
又念咒指訣退送了天地水三官大地与太白李長庚各归本
位又念送神咒語把天罡地咒送归了本位又把大耗小耗青
龙白虎勾陳螣蛇黃旛豹尾撒了天罗地網又将大鵬金翅鳥
送回孫武子指頭观看〻見了天上星斗心中欢喜且說五圣
与各位真君在空中見蝸牛陣大事全完呀牙切齒一按元光
来至台前要与枯梅子算帳
乘天神 看見蝸牛陣已破 个〻恨的咬牙根

托塔天王先發喊 雷祖催動墨其犇 二郎卩
手牵三尖催白馬 火神足登風火輪 玄壇一催剪毛扇
團住杭州擺陣人 口中說 冒瀆吾神該何罪
情理难当可惱人 畄下枯梅送妖道 攪乱杭州軍共民
乘神圣 一斧伸手来拿住 撥了枯梅唬肩魂
提在半空朝下扔 一声响喨捽在坐 只捽的
一棵梅樹躺在地 四真君 一同五圣回天去
喜坏佛仙武圣人 万寿三元將台下 後跟一位瞿畄孫

孫武子 倒身下拜將頭叩 万寿佛爺口内尊
慈悲答救弟命等 刻骨难忘莫大恩 万寿佛
伸手拉起呌孫遜 不能信你進茫门 我上灵台立刻走
說罢佛卩祭祥云 瞿畄孫 一仝竟礼也要走
呌声大仙细听真 越王天數尚未尽 要破杭州可畄神
說着話 仙佛一齐忙执手 嘆坏修真養性人
竟礼回上狀云洞 走了飛龙瞿畄孫 万寿回上雷音寺
陣中剁下公文真 但只見 江東乘將其来到

拜倒金殿豹一朋 武子伸手拉明輔 師徒乘將尽伤心
保着武子回寨去 圣人越想氣紛〻 武子這一發下恨
下回書准備着雷振杭州捉拿越国君共臣

迴文詩一首
潮隨暗浪雪山傾 遠浦漁舟釣月明 橋对寺门松經小
檻当泉眼石波清 迢〻綠樹江天曉 靄〻紅霞晚日晴
遇德四边云接水 碧波千点數鷗輕
残歡念罢一部多覧下演一部抄錄通俗吳越春秋忠孝英勇
全傳昨言至何方至那断部目昨朝說的是五柳大擺蝸牛陣
困住孫武子瞿陷孫灵台請伏妖宝僧盜門書捉五柳破陣答
旧孫武子乘伏仙归山俱是上文書交代且說展西王一仝卑

將通接圣人回营入青紗大帳归坐王禅王敖毛遂尚古達也
跪茫中三軍归隊見圣人磕頭明輔分付点茶看酒侍奉天仙
不表且說越王勾践君臣坐至半夜只听滑空中沉雷振耳不
多一時只見黃门官跪倒啟奏我主方才巡探来报東北上三
陣大雨蝸牛陣中天神天將拈梅子摔死是棵梅樹江東的兵
將不少救去了五子特来啟奏
這越王 听見此 恬真魂冒 唬坏杭州倒運龙
离坐欠身往下跪 拉住恩牌劈总戎 皆你起

列括松棚惹下祸　五柳杭州被你坑　東北陳耶一陣雷
耶一借人法術通　耶孙逊　他若出了蝎牛陣
你我君臣活不成　句践说着腮流泪　劈教一傍發怔愣
天子说　不如我朕写降表　愿与江東納表封
元帥拿听將頭叩　我主写表永不中　耶孙逊
打在陣中还可以　如今出陣之不容　岂肯容主納降表
一定督兵攻打城　还越王　听見此话如泥塑
吓的發怔战京々　痴呆到哥安抑手　目瞪无言似亚龙

好一似　霜打荷葉垂了梗　半夜三更油尽灯
文武多官变了色　个々腮边滚泪痕　君臣等
總着只見東方亮　技染紅日往東升　不言句践心害怕
再把武子明一明　青紗帳　吃茶已毕用斋飯
明輔争將欲列伶　不多一時東方亮　只听得
金鸡三鸣天大明
天光大亮武子分付撤了酒晏技官点茶圣人接茶在手想起
了阳兵陣之事不由的咬牙切齿手指杭州在坐上大骂好一

个杂剐的奸王信冤五柳摆陣除尔我的性命难保咱又个佬
深似海恨重如山豁出了我这个罗大神仙不要了宝合你这
奸王拼走了说着々々氣往上撞傳令快打聚將古　哦中軍官
不敢代宴只听得咕噜々々把聚將古打了个暴豆雷鸣京動了
江東的大小战將一个々近帳展西王武広王頒班一齐參見
圣人说今日排兵派將攻打杭州拔令箭一支往下高叫
孙武子　手拔令箭往下叫　勇战侯爵把令听
白氏玉娥忙答應　參見圣人把身躬　武子说

代領三千人合馬　埋伏東門數里零　墨松林中藏兵將
急速跑下大深坑　若听見　雷声响哓躲坑内
雷声响罢去攻城　多代云梯与軟索　打破杭州莫放松
只许杀男莫杀女　如若是　担悞軍机定不容
白氏玉娥接令箭　出帳立刻旧挑兵　武子探背接令箭
忠孝王爵把令听　还伍辛　答應上帳將頭叩
武子说代三千兵　埋伏北门松林内　照着玉娥一羕行
忠孝王　手接令箭朝下走　出帳立刻旧挑兵

圣人坐上又拔箭　往下叫　鎮江王爵把令听
焦斌答應上大帳　參見國師把礼行　武子说
杭州西方松林下　埋伏三千馬步兵　照着伍辛一羕仝
雷声响过去攻城　鎮江王　焦斌接令下大帳
頂盔貫甲不消停　順手提鞍忙上馬　辛領着
三千尔郎出大营
武子又拔令箭往下高叫東平王何在有哇弟子柳盖上帳磕
頭代你的三千人馬在杭州南门外數里黑松林内埋伏照焦

斌一羕行事柳盖答應接令出帳代兵而去武接令箭又往下
叫王禅何在弟子伺候说接我令箭一支代領人馬三千在杭
州西北黑松林埋伏照柳盖行事得令又叫王敖何在弟子伺
候说接我令箭一支領人馬三千在杭州東南黑松林埋伏照
王禅行事得令武子又拔令箭往下叫道毛遂听令
只听得…　金眼毛遂答應在　上帳磕頭把礼行
圣人说听見雷过响　杀近杭州一座城　务必要
捉拿越王名句践　走脱奸王向典行　毛遂答應接令箭

又接令肃语声高　姓下叫　姜立石番人及个
焦休欣展左把听令　四将答应齐上帐　碓头条见把令行
武子说　每人代兵一千正　多〻预备索合绳
打闹杭州来近去　围住朝门莫放松　把他的
文武公卿全拏住　娇妃采女莫放松　三千粉黛拏绳绑
八百烟焚用索绳　四员将　答应接令忙下帐
一齐预备去捉兵　各按方向埋伏去　只等四古好攻城
孙武子　接肃又把軍中叫　上来了秦能把令听

圣人说营门潔地净　搭座法台要鲜明　高下里
三丈六尺设香案　香炉烛台要現成　五个碗碗五个斗
五色旗子按五行　中軍官　秦能答应接令肃
营门答台不暂待　不言答中孙武子　先说那
奉令男女手英在
且说奉令的白姮娥伍辛焦斌王祥王敖各代人馬三千按東
南西北東西南北在黑松林内先挖下大坑深里下三丈寬里
下五丈到的不小為的是藏身躲雷人不許喧喊馬不許吼叫

直闹到天有二古才完且说圣人用斋饭已毕紅輪西墜玉兔
東昇武子分付散帳曉諭尔为帳不許喧喊营中乱走不多一
时天交三古圣人下了大帳上了法台桌上灯烛照耀的明亮
摘下了三崗冠打開了頭髮背後把娥眉宝劍刷的一声亮将
出来打闹袍袖怀内取出了一面金牌挂在前胸之上
孙武子　接法仗忙念劍咒　请神金牌掌上擊
金攥黄旗往南指　手内指诀显其能　只听得
空中一陣云磨响　闹放天門瑞氣生　鄧辛張陶分左右

尾列為軍随后行　正居中　一位雷祖显法体
圣像赤〻令人京　取豐金光扇异宝　拴珠抹額額紅綾
身上穿　肖子蓮杯黄金甲　内衬征袍绣金龙
九吞八扎双獸面　胸前明显鏡青銅　系一条
磨環宝代寬四尺　勒甲丝丝九股穿　扇頭战靴斜挑鐙
墨其麟走去云生　这位了　立生一目三支眼
赤金鞭在手中擎　招展云光至台口　忝見武子向一声
口中说　相召吾神那边用　圣人把天尊〻又称

口中说　俱事不敢劳尊神　望乞留神在上听
只因越王多昏愦　信宠五卿乱胡行　也是那
杭州黎庶遭塗炭　丧门年逐赵松棚　杭州益战三个月
该我班師上東京　今夜晚　雷振杭州拏句践
全仗八部手神明　乾坎艮震着方向　巽离坤兑别容情
台上有　五道灵符五个碗　敢走君臣项寒兵
八部雷神接法旨　辞别天仙起在空　九天下
招展金光将城趕　雷部神祗到西来　四值功曹皆慌乱

唬坏六甲与六丁　城皇土地察善恶　五道将軍领魂灵
又则見　黑务迷漫杭州府　滴油〻旧地起（阴風）
八部雷神将城近　准备着雷振杭州一座城

話表八部雷神近了杭州各按方位把慨押下只等时辰已到好显神威且说孙武子将金擺杏黄旂展開江東的大芒方国罩住二十五里之遥就鸟的是不怕雷百里难動故蘇的人馬又取王了一面金押托在掌上用劍献了三下手内掐诀口中念咒請了顯法茄藍台前弓身口中说法官相召吾神那边使用武子说無事不敢劳動尊神借仗法力給我保護杭州城外黑松林中埋伏人馬不许京動一人按天書听頭謹尊法令武子安排已定下了法台跨草龙起在空中观看芒寨不表且说越王勾践宣元帥上房劈敎見駕行礼越王眼含痛淚说昨佼江東的那一借人大破蝸牛陣殺王了孙逊那武子岂肯甘休昨佼与卿家商量还有什麽主意劈敎说我主总写降書送上江東那武子与明邦断不干心依臣主意到不如晚諭文武各自回家打点佃歎資才王杭州奔紹興府避兵逃命

劈敎说 弃捨杭州逃性命 紹興府中且避兵
别惹江東一郎虎 孙逊法術有神通 这越王
奋听坐上腮流泪 嘆坏文武中公卿 个个不罢别人想
都怨劈敎乱胡行 这越王 只望江山贼一統
会稽山中立松棚 只说明朝年紀老 那知任辛恨又凶
有心我 不去逃生杭州住 只怕轉爺必伐兵
無奈越王忙傳旨 滿朝文武尽听明 急速的
各自回家忙打点 叔什行里好逃生 文武奋听心悦楽
辞駕回家不消停 这句賤 傳旨宫官齐打点
天交五古旧王城 又叫元帥走水路 水门拿船上紹興
劈元帥 遵旨下房王朝去 去拿船隻不敢停

東西水门撬開板 閙了水门好逃生 滿城中
家家户户齐忙乱 閙閙烘烘作了芒 黎民百姓知此信
天子紹興去避兵 这君臣 自知逃命躲灾禍
那晓脱逃万不能 苍天造旧人难躲 那晓得
武子天仙不肯容

元帥劈敎迎朝交旨水门開放船隻須备不知不覚紅輪西墜句践傳旨五古王成这旨又一下各家文武乱成一处收拾打点想王杭州水路逃生到了三更以后忽听一陣風声响嚎走石飛沙迷人二目全都雇不得收什打点人人觀看越王在房上見風乱的不祥一个劈敎抬頭观看不多時東西南北四面八方烏云密佈把一坐龙楼罩了个亮光全无句践心中害怕劈敎说我主今佼晚有些个不祥君臣要想上紹興逃命我瞧着万万不得能句

劈敎说 君臣要想逃性命 除非長翅会騰云
煞氣騰騰烟云罩 莫不是 武子仙爺調領兵
水路埋伏来截战 怎擋江東将与兵 打頭武子他会算
要想逃生万不能 这越王 听说嚇的身打战
叫声元帥你听明 总然水路人截战 捨死亡生争一争
如若是 祖宗保佑回王去 到了紹興可安寧
合该君臣当如此 急忙逃王难保命 又只見
大小官員齐来到 朝部付馬文武卿 五老四帅争战将
副祭游守代領兵 午门外 伺候保駕好逃命
只等五古好王城 不多一時交四古 一椿咤事令人京
半空中 雨多神祇着方向 阴云密佈冷氣生

庞元天尊空中立 横坏杭州运龙公 谁叫你
三更以前不赴命 五古脱赴可不能 如今四面搒旃号
交界察察怎赴生 这也是 杭州黎民遭劫数
天公这旧不非轻 雷祖嘆把不代量 手仗着
金鞭一指显威灵
庞元天尊手执金鞭一声叱咤八部雷神听令只见邓辛张陶
庞刘苟毕一齐答应九天了将掌中的灵符用口嚼碎把水碗
对准了三神太展上一捧这碗内有一个雷字只听剥拉ㄣ连

声响哓把一座龙楼只振的嗃扎ㄣ乱晃又听得四方八面雷
声振耳旧犹如崩山烈地天塌地陷的一兼口越王口说不好
元帅劈败戮怔午门外大小官员只吓的魂飞魄散宫中的嫔
妃娘ㄣ宫官内监一个ㄣ骨软筋酥这个雷不是一个要打旧
是五个齐响只听剥拉ㄣ呼噜ㄣ好不利害
半空中 连声响哓雷不断 越王哎哟魂梦京
霎交我倒尘埃地 不分南北与西东 只吓的
文武多官如泥塑 振昏了魁命中公卿 遍体簌麻筋骨软

倒在尘埃声不哼 皇宫内 京坏国母皇娘驾
宫娥彩女乱烘ㄣ 三千粉黛都振倒 八百烟炭满地横
城中的 军民姓等齐叫苦 。个ㄣ伤心落泪痕
天上沉雷不住响 地府阴曹神不灵 教主说
孙逊杭州行事狠 天仙不肯善当情 你只晶雷振杭州拿越主
全不响 玉帝归罪了不成 当冥教主忙传旨
十殿阎君领魂灵 勾魂传鬼齐忙乱 判官冥官闹烘ㄣ
杭州的 男妇军民遭雷振 老少身身真苦情

尔女啼哭震天地 鸡犬鹅鸭一命坑 还有那
牛马驴骡遭雷打 猪羊畜生丧残生 八部雷神齐显圣
雷声响亮似山崩 只因句践洪福浅 带累了
杭州一郡尽生灵
且说杭州城外黑松林埋伏的人马天交四古只听一阵雷响
一个ㄣ只坑里只吓的骨软筋酥伽蓝神圣心下着忙一位ㄣ
努力护持这些兵将听了武子的军令一个ㄣ伏身不动只听
城内的人声一片次後来声息全無九天神帅率领八部雷神

御脚驾祥云先至黑松林前見圣人交了法金武子忙哞真言
送神归位武子连忙在草龙背上拨起了号火只听嗦漓ㄣ壹
声起在空中惊动了埋伏的六将传令人马攻城且说神教弟
兄二人暗ㄣ喝采国师法力怎能勾他老人家把这五雷神術
傳授于我等才好
且不言 弟兄想得五雷降 忽見信炮起在空
六将人马不代量 兵将去了树林中 正东上
白氏五娥领人马 正北任辛代领兵 焦斌正西催将士

正南柳盖仲走龙 王神是 西北松林代带马
王毅东南领大兵 去了黑松林一座 欢乍了江东虎一棚
一个ㄣ 乱撒征它催坐季 離外杭州一坐城
来至蜀桥拉跳板 过了海河不消停 有的是
云梯软梯衝車等 三军勇躍贼连声 来至城根齐下马
顺着梯子旧抓城 登时间 爬上垛口一声喊
尽是江东将与兵 争将先把敌委奔 搭上千斤旧闸城
急忙ㄣ 下了马道抽拴贯 六门闸放调近兵

乱撒征也齐呐喊 大概不即近了城 吠々發喊齐動手
兵刃鈴刀繞眼明 孙武子 草龙上边忙傳令
曉諭她城将与兵 只许杀男别杀女 谁若不尊向興行
又则見 姜立石番頑人馬 焦休欣与柳展杰
四千人馬朝里走 杀近杭州一坐城 只听得
滿街馬跑鑾鈴响 大街小巷喊連声 嘍抽喀乂人頭滚
血濺征衣血染紅 杀着々々来的快 朝门不远只尺中
四将这一将朝近 眼杰闻中文武要想脱万不能

且說武子圣人見埋伏的人馬杀近了杭州的六门跨草龙味涵々黍反近乜上了青敛大帳把聚将古打動展西王帝領争将一齐条見圣人傳令挈馬快近杭州挈越王勾踐与文武群臣又把雷振杭州埋伏人馬業已杀近城中的話說了一遍分付五老四哨搖兵副将条整等官中軍旂牌快随我前去争将金听不敢代量一个々頂盔貫召袍束代湾弓别青一齐跟随武子王老上馬明輔一仝争将齐催坐李各蹤征它登時来至杭州撞近了東门抬頭一看只見满城中甲業嘶々鑾鈴振耳

兵刃晌亮只杀的尸横遍地血水成河按户尋找妇女不分貴賤貧富那怕是王妃诰命夫人小姐可悄些个紅顏一个々被雷振的昏迷不醒尽都這綁圣人在馬上分付十七八岁全都拴上三千多岁饒放十二三岁不要只要当今俊美佳人只来的天渾地暗圣人催馬近朝上大展归坐争将一溜雁翎排闹明盔甲亮好不威武
孙伍子 大展之上忙下令 文武群臣休放松
一道軍令傳下去 近来四将天漏星 争兵丁

乱々快々朝上跑 接过脆膊上御鞭 单三叩来双三叩
嫌松又用脚来登 登時间 多官犟完人回話
且說毛遂不消哥 先把劈教来綁上 揪住越王倒運龙
且說那 越王昏倒坐埃地 半晌还魂把眼睁
明輔建忙跑几步 拉住松棚立会龙的 口中說
醒来把来醒来把 勾踐抬頭魂啼京 只見尽是江東将
盔明甲亮有威風 身傍边 截宝的太王旁立边
赤髮珠眉面皮青 焦休欣是身披皂 江西瑞州独眼龙

还有那 姜立石番如猛虎 还有犟了天漏星
回頭又往展上看 灯光照耀明又亮 正居中
武子天仙居正位 列摆江東帅一棚 越王看罢魂不在
黙々无言似啞聋 又則見 正中明輔忙挫背
拉住勾踐问一声 多咸高情今道谢 难为你
請我明輔立松棚
这是句什麼說嘘的个勾踐眼々的半晌無言只渴跪倒拉住了子胥說明輔只因我孤一时之錯听信了旁言惹下了这一

场大祸明輔着建忙拉住說越王你不必央求于我快些条見国師要紧国師自杰有饒你的主意越王耳听連忙朝上跪倒望着圣人只哭了个更嚎难指圣人用手一指說勾踐你摆的松棚会納請明輔谋害絶不該請五柳妖道攪乱杭州到教我貴尽了许多心机才治了五柳赴的逆死的死大破犒牛陣好容易把你拏住旧是碎尸万断也难解心頭之恨
这越王 耳听着忙将頭叩 哀告天仙武圣人
千万都是勾踐錯 我孤不是又不人 今一日

好教越王心难受 望求圣人開天恩 设立松棚这件事
小王不敢生叉心 这都是 周王陵公玉主意
申公禁国兵合兵 玉国会兵六十万 大家要害吴伍員
寔只性 一齐動手保全务 那知損將又折兵
御弟勾居死的苦 活々開腔摘肺心 到如今
撩下鱼头給勾践 只落杭州被人拎 望求天仙饒恕我
一重恩报九重恩 孙武子 坐上爺听微々咲
明輔恨的咬牙根 有心今日饒了你 只怕你癞狗生（毛又咬人）

你不信 顺着我手看一看 合朝文武尽遭拎
越王听说观仔细 一个々 四馬攢蹄綑在堂
勾践看罢如刀攪 扒挑肝花劍剜心 文武一齐肥流泪
君看臣来臣看君 这圣人 望下分付四員将
快到宫中去鄉人 右王休欣忙答应 还有那
姜立石齐跑近（宫門）
柳展広一全三将撞令箭近了越王的宫中立刻将那嫔妃彩
女三千粉黛八百烟姣一个々绳縛二背哀声不止一人々花

支招展排在丹墀圣人说你看既生一国之主代累了这些文
武公卿嫔妃彩女都被拎孚你有颜面活在人间越王爺听只
羞的面紅过耳仰面朝天一声長吁口中说罢了々々合該我
勾践命禁无常说着一伸手揪王靶絨繩銅玉鞘挽絨繩秋水
斋厘唰一声亮玉宝劍往項上一横安心自刎圣人微々冷咲
说奸王你如今安心要死怎得能勾
武右王 一伸扇爪硗手腕 勾践哎吻把手松
当啷宝劍落在地 圣人坐上想冲々 口中说

有心今日饒了你 众人可怨理难容 傳令左右拉下去
会動刑的来動刑 只听得 下边一陣人發喊
揎拳护袖往上行 一群鸦雀圍索风 及行蝦蟹困蛟龙
把勾践 接倒丢番左埃地 大腿股尖掏上刑
山中砍涅柳棍棒 鸭旦粗细及頭亭 展西王尸忙傳令
一旁分付着实打 那个狗思罪不輕 玉棍一换人八个
圣人分付住了刑 只打的 越王勾践倒在地
双腿肉爛血流紅 圣人叫把劈教代 元帅跪倒战京々

圣人说 不必撓舌拉下去 重打四十莫容情
登時揪倒劈元帅 四十大板真不輕 撓而言
丞相伯嚭与文輕 其餘文武争公卿 朝郎付馬皇亲等
风子龙孫一姜全 每人都是四十棍 把君臣
打鲜囚車壮木龙
展西王分付把勾践君臣壮在木之内三餐别断只等着罢退
秋凉好回東京去見天子又傳木匠近朝急速打造木龙要三
宫六院嫔妃皆是一姜行事明輔往下又叫武右王鎮江王何

在有二盗跖焦休欣上展明輔说接令箭一支盗查倉廠府庫
二人答應不敢代慢又叫姜立石番二将听令玉城急速把江
東的人馬調近杭州双将應令玉城催調人馬且说柳展広熊
休欣二盗查合廠府庫一齐上展交令说查明全民八百余万
粮一百万珠宝共合数斗除了放抢的不算圣人食听心中大
喜又有姜立石番交令人馬調近城内
且不言 武子明輔与争将 在亚扒城動手兵
官員尔男着刀劊 無老無少喪残生 只杀的

高年之处人頭滚 血水成河灌滿坑 四更来到五更古
五古来到天大明 中三軍 来了一家又一户
由下妇女拣年經 搜尋民錢合頭面 衣服錦緞紗細綾
又有那 珍珠宝石胡珠玉 瑪瑙珊瑚共水晶
妇女拏来搜夾代 少者捱背刀来丁 也有那
害怕担京尋自尽 也有着急跳井中 女尔拉外娣拉妹
姨娘拉着小外甥 滿城中 叫苦哀哉悲声惨
紅顏妇女放悲声 越王遇道民遭難 都恨杭州倒運龙

只杀的 天交午時傳將令 哩々罗响收了兵
盖英盖宇奉軍令 调取六將入朝中 十个々
参見圣人与明輔 血染征衣片体紅 圣人傳官擺酒宴
犒賞江東席一棚 孙武子 明輔正中居上坐
列座姑蘇争英厷 每人俱敬三盃酒 功老涛上写花名
武圣人 坐上又把禅敖呼 二人答應把令听
快伐杭州中女子 二人接令去如風 不多時
女子迈步如流水 着紫披兰綠又紅 散髮披頭衣不正

泪过香腮汗流紅 一个々 杏眼桃腮多俊俏
柳眉杏眼珠紅口 天仙看罢多一会 忽然一计上眉峯
武子这一貪美色 下回書操揀女兵 惹起風波不太平

正是酒不醉人々自醉色不迷人々自迷武子圣人看見这些
如花似玉的女子个々腰肢嬝娜人々体態風流真是臘月裡
罗罗動了心 咧且说这些女子战々京々跪倒磕頭旧如鸡啄
碎米武子观看满心欢喜说女子们不必害怕休要伤感分付
武厷王将他们代五朝门挑選那十七八岁当令的女子三千
明輔拿听不知是何元故厷王将女子代五朝门千里挑百々
挑十々挑一整々的挑了三千交令圣人说把这三千女子送
到亮光寨演武所去厷王應令圣人又分付把各廠府庫打開

犒賞三軍歇兵一个月在回江東姑蘇而去江東人馬欢仁人
人欢喜圣人说把女樂給我傳来不多時宫官奏樂圣人是大
碗喝酒天明輔上前解劝圣人切莫有声刬拳行令直闹了一
夜到了次是分付人律馬壮争将跟随齐至教坊圣人傳令將
三千女子代来至厷王拿听把三千女子代上亮光寨武子圣
人又分付把内庫上色的衣裙取来与三千女子换上
登時间 搬運衣裙搬女子 人々粧扮果解明
短袄云肩分五色 湘裙百褶舞迎風 还有那

錦帕象縀將頭罩 葱綠鴨黄与艮紅 松花庫腿鸳央代
高低扎花一擰々 一个々 娇娆亚賽嫦娥女
仙女下界一搬仝 三千美女將頭叩 圣人坐上问一声
口中說 尔等可会騎令馬 女子答應說不能
圣人拿听冲々怒 那个不会板子楞 武子說
你们跑馬休害怕 要在杭州練女兵 个々番身馬上跑
人々馬上显其能 这一隊 鸭子番身双飛燕
猿猴献果跑如風 童子旧把观音拜 海馬朝云打楞々

那一隊　八步赶錐往下跑　夜叉探海架式精
他逞午望月戟心卧　刘海戏禅探身形　这一个
走顺風旂起脚朝上　寿星騎鶴耍果能　如有不会立刻打
一个々　皮開肉战血流紅　打了不饒还要跑
也不管跌摔性命坑　江東中将睄着咲　立怔了
那明辨这位老英厷

昊西王明辨一見不由長吁短嘆一点的咲容尔也沒有代将丙来解劝武子圣人不允半表这些炮馬的女子捨命只得勉强又要習学那些故事怎能一時学的会呢怜可这些女子先前不会是打發来有不会的旧杂々一个添一个排演不过五六日全都会　咧　白日裡学習跑馬夜晚输流倍宿俗酒圣人又傳令打開兵器库旧把那鈴刀劍戟鉞斧叉鐧鏈槊棒棍鞭鏈抓搯子出星等物取丙来堆積如山叫那三千女子揀着兼不挑使鈴的使鈴使刀的使刀挨名全都散給

孙武子　忙把条鎞旂牌叫　只听下面有人應
个々上所有跪倒　武子傳令消不停　把这些
女子派在串手下　教演刀鈴门路通　那个狗私教不会
先将尔等问典行　这些个　条鎞旂牌把答應
教演三千女子兵　一連不过五六日　了兼兵罷尽李成
武圣人　这日所中要閲隊　列摆由眉抿鬓兵
只听一棒罗响亮　教習代上女花容　这一个
刀法撰開罗裙動　显露金蓮三寸紅　那个扎鈴分门路
玉腕镯川响嘩楞　这一个　身軀扭轉搯双劍
那个鐧打現寒星　一排一隊来操演　花枝招展演武所

又叫你　串人習学拳与脚　跌打海摔用苦工
長拳短打拉架式　分筋挫骨拿法精　这些个
条鎞旂牌雄心悪　又有女子也聪明　大概元有一个月
三千女兵武又精　这一日　武子又到教軍场
刀鈴拳脚都算能　圣人看着心欢喜　又叫那
顧江王獨眼龙

圣人是按三六九操演武所一遍这三千娘子军是跑馬射箭玩馬上故事兵器也会了拳脚也会了圣人欢喜又叫顧江王焦休依把各巷的鉄匠弓匠箭匠傳来打造頭盔衣甲弓箭什物二九十八般兵刃五日内俱要齐備又繡旗号代叫画匠画了各兼的陣篇交給盖英盖字姜立石沓教演女兵的陣法二将應令書中剪断不上十天俱已交明見圣人交令武子心中欢喜傳令明日在教軍场閲隊着女兵操演陣法那一个不到定按軍法斬首

次一日　武子来至教軍场　中将展進現女兵
圣人归坐傳下令　中軍展旂在台中　只听得
咕咚々々三声炮　三千裙釵發声喊　旌旂招展分各色
刀鈴劍戟亮光明　一匹々　战馬咆哮多欢欣
上坐姣娆女俊英　盔纓滚々一片赤　甲葉咪々振耳鳴
又听得　陣中一棒銅罗响　女兵催馬跑如風
先摆一字長蛇陣　然后改变名二龙　三才陣
四门斗底五行陣　六合陣式变七星　八卦九宮連环陣
十面埋伏陣法精　又听得　中央戊巳一声炮
各归隊伍代能行　圣人台上由神看　中将人々驗分明

但只見 翠兰旂挡甲乞木 女子穿青守正東
南方丙丁紅旂号 佳人个々穿大紅 正西方
緑罗旂摆三冬雪 縞素穿白女俊英 壬癸北方皂旂号
掛皂的佳人奔刚争 正中央 黄旂招展人馬勇
六百佳人黄登々 天仙看把心中喜 这不就
嚇坏明輔大英右

武圣人自此以後不分昼夜作樂飲酒明輔見圣人这羕行事心下着忙说用師在杭州恋酒貪花倘或有失軍机要王其不归罪旧有右王爷将見子胥议論明輔此事心中為难左王说依我的余見不如差官上江東报捷啟奏我主傾诏撤兵那時不怕圣人不回国去明輔说此计大妙中軍官呢有秦能伺候不必推池快些賚本上姑蘇报捷中軍官不敢代畧明輔写完本章交与中軍秦能背在身上下帳代領跟随立刻搬上馬出了杭州竟奔了江東的大道

这差官 出了武林杭州府 竟扑姑蘇大路行
飢飡渴飲登古道 馬不停蹄昼夜行 一心要
朝見吴王报捷本 二六村中馬不停 三山半路青天外
四野屏光大不同 五月里 杭州来赴松棚会
六月唆天苦战征 七天大破阴兵陣 八面雷城破杭州
又以要 班師奏凱还御丹 家々天仙綵女兵
差官馬上催的紧 川州过界快如風 那一日
正走中间抬頭看 望見姑蘇一坐城 打馬加鞭将城近
朝门以外下能行 正是那 吴王设朝还未散
黄门跪倒尊圣明 我主今有万千喜 报捷差官見主公
这天子 坐上金听忙傳旨 宣召差官見主公
黄门領旨出朝外 代近秦能見真明 报捷本
双手高奉朝上递 该官接过朝上呈 吴王接本油神看
從頭只尾看分明 不由的 龙面含春腮代咲
叫声文武众公卿 伍員人赴松棚会 本王一仝立大功
武圣人 捉拿五柳拎句践 雷振杭州錦綉城
想是孤王洪福大 我朕山河享太平 众文武
一齐出班将頭叩 多官慶賀主真龙 吴王说那位領朕旨
上杭州 迎请軍师撮大兵 言还未尽良應住
付帅黄英見主公 这一去调孙武子 下回書
武子拙条眼見干戈 不太平

吴越春秋

九

時才話表吴王看見了报捷的本章龙心大悦又有文武一齐称賀吴王说那位卿家上杭州领诏请国师明輔还朝一言未尽付帅黄英見駕说微臣愿往天子御筆亲書诏旨封果事当交与黄英付帅一仝奉能出朝上馬离姑蘇竟扑杭州而来这

且不表且说武圣人这一日一仝中将在演武所正杰操兵只見中軍官跪上所中跪倒报乞国師在上今有江東差遣付帅黄英领诏班师現在飛光寨元门外下馬轉来回話明輔把席脱一摆軍政官回归了汛地性下傳令快摆香案一仝国师江東的中將接了旨又黄英開讀皇中人跪听宣读已畢接过了

圣人把旨又挂在龙所所有的中將無有不欢喜屈西王磕頭口尊国师在上如今奉旨班师这三千女兵代他们也是無用不如放他们回家去罢圣人伞听咬呼切崖说明輔不必捆我把他们代到江東自有用处圣人傳令打点明日回兵中將尊令至次日押解着勾践君臣吩咐拔寨

只听得

三声响炮拔大寨　离了杭州錦綉城

三千女兵回后哨　四車响晓不絕声　大小的

中將見帥心欢喜　归心似箭奔途程　怎見国帅还故里

几句攢成曲牌名　咕咚〻　渫春古打桌水令

三軍齐唱醉太平　枝節耳听画眉序　路旁眼看柳黄舊

將軍令　鮑老催兵梆搭緊　月見高照下堂老

战馬嘴吃寄生草　山坡羊牢把飢冲　渴了来

沽美酒渴江兒水　倒桅船上滿江紅　雕安側生紅納子

柳青外嘁五更風　鎖南支　付馬郎君四車内

越王思想哭五更　步〻嬌不听〻叨令　刮的風吹住馬所

憶故鄉　一封書寄园林好　集英宾逢七弟兄

賀圣朝去朝天子　傷金门好醉春風　一路上

州城府県官接送　又送君粮与下程　不言武子回人馬

且把吴王明一明　自從卯　黄英領诏起身后

傳旨曉谕文武卿　十里長亭快預备　必須要

安排酒晏搭龙棚

这一日吴王駕設早朝文武参見已畢有远探一仝付帅黄英来至黄门官不敢代受上金階跪倒乞我主御駕得知国師武

圣人一仝忠正明輔在杭州造战三个月拎拿勾践得恭班师
回朝兵至十里接官所有付帅黄英在朝门候旨吴王心中欢
喜宣召黄英入朝見駕付帅又乞奏了一遍吴王傳旨所有的
頦偹斋备了無有只見工部一仝光禄司茶膳四司上展回奏
俱已斉偹天子傳旨偹馬一仝文武出城到十里長亭迎接国
师忠正明輔
这吴王 說着欠身离九五 辺敌沓身下原中
該官拉过遥遥馬 天子上了馬能行 及边的

文武多官斉随駕 手星捧月一般仝 出了龙禁门一座
鑾駕排闹甚鮮明 但見得 金瓜越斧朝天鐙
桶子金鉈墜紅纓 执扇掌扇龙凤扇 纓彈鎖旐纓罩纓
还有那 飛龙飛凤旐几对 豹尾金鉈列几層
几对提炉金鎖繫 香烟盦盦冲碧空 上打着
曲柄金龙黄罗伞 下罩姑蘇建業龙 四百公卿保圣駕
王代牙笏内付公 又有那 御林軍卒搶巷口
攔住車馬不許行 黄土墊街三指厚 鋪户门前掛紅綾

尽都是 炉降明香添净水 走動鸡犬静無声
穿街越巷来前走 出了西门催走龙 不多時
来至長亭下了馬 手官迎接近龙棚 愚花結采真華丑
酒席風涛果鮮明 这吴王 近了龙棚归坐位
又傍站立众公卿 只等明輔与武子 早有人
报近江東大老爷
且說武子圣人大兵来至了十里接官亭傳令安营下寨咕咚
々响炮安营圣人在青紗大帳归坐只見遥探進营报乞国师

与明輔王卩圣上天子一仝文武在十里接官所迎接龙棚内
設摆筵宴与国师明輔慶功特来禀报明輔說知道了遥探碰
頭出帳而去圣人傳令大小衆将随我出营見駕三千女兵凋
哨一声令下誰敢違拗圣人沓身下帳所有的江東衆将不敢
代慢一个々在后後面跟随来至帳外武子卩上了白龙战馬
一抖戀江出了元门衆将忙慌斉上战馬
孙武子 当先催動爬山獸 後跟隨漁闹宝人
展老楊配顛良李 安人焦与焦林欽 还有那

姜立石沓双員将 孟美蓋守贖安心 伍辛柳蓋催战馬
全眼毛遂与焦斌 尚古遠 王禅王敖弟兄叔
猴狼玉娥女佳人 手星捧月差多少 出了姑蘇大寨门
外子軍 雄旂招展人聲喊 口中說
吴王正坐人稟报 啟奏人王佛至尊 吴王离坐出棚外
国师明輔仝衆将 前来見駕顧三軍 一隊女兵凋着哨
率顧文武個油神 但只見 女子排隊真威武
隊々列摆女紅裙 粉面桃腮嬌又嫩 柳眉杏眼赵珠唇

一个々 櫻桃小口牙如玉 楊柳腰肢可愛人
穿紅掛绿多嬌娜 是人一見也消魂 这吴王
看見女兵心中想 暗々思量口問心 当初平卿伐楚后
三番及次辞寡人 多亏了 朕与明輔苦々劝
油在江東轄武文 誰知杭州拏勾践 怪不得
屯兵不回恋佳人
吴王說怪不得造战杭州不回上江東原来是武子他变了道
心貪恋着這些紅粉美貌的女子果然如此这到是我朕的洪

福要由下武子易不难我与他要妻何愁天下諸候不使吴王
想罢在道旁控背躬身口中说孤王提代来遲望国师休得見
罪武子与明辅争将扰忙下马一个々全身跪倒说我主在上
臣等有何得能敢劳御驾远迎臣等禁当不起天子代咲说国
师臣是孙赵恩人臣是伍子胥你二人为孤的江山把心杭使
碎昼夜勤劳所因何事
这吴王 撩背拉住二人手 叫声明辅武圣人
为孤江山心使碎 吾征恶战变心勤 只因为

会稽设立松棚会 越王邀请伍员人 鋸刀林中过日月
剑戟丛中受心苦 真正是 渴来口饮刀头血
困来瞌卧马安心 五黄六月与人马 腊月寒天调领军
受尽风霜雨共雪 朕在姑苏不放心 好容易
国师明辅班师转 孤王免見二員臣 武子明辅将头叩
我主言辞臣谨等 说有话 君臣携手龙棚進
中将文武随后跟 天子传旨快看酒 今日接风又担当
这吴王 用手使定黄金盏 丞相屏蒙把酒看

武子连饮三盃酒 这圣人 跪拜吴王谢主恩
天子又敬伍明辅 口叫恩人细听真 只因为
杭州去付松棚会 朕在姑苏盼喜音 累々差官把杭州上
今日班师孤放心 伍明辅 龙棚跪饮三盃酒
又叫左王饮三盃 口中只把皇兄叫 你的功劳似海深
难为你 保着明辅去赴会 不然伍员命难存
杭州盗战三个月 为孤操费尽了心 武左王
一連喝了三盃酒 天子又叫焦休饮 自從姑蘇提人马

番白淮南奇項臣 你替孤家多尽力 焦了饮酒谢主恩
天子又把皇姪叫 上来忠孝王了勇战人

時才話表鎮江焦休饮一連飲三杯御酒磕頭謝恩站將起来
天子又叫皇姪何有哇臣子是伍辛抄録通剪断為奴忠孝王
伍辛勇战候白玉娥柬平王柳盖鎮江王焦誠武阳候安人杰
太平候伯駟東平候姜立西平候石者左軍貂討盖美右軍指
討盖宇衆風將军尚古遺瞭哨將军全眼毛遂十二員大將吳
接次皆賜酒三杯人々謝恩叩首站立双旁吳王為生武子明
明輔左右相陪飲宴酒过三菜过五味圣人躬身口尊我主臣
在杭州盗战排演天地人三才盘水青龙陣恩叔双員大將是

弟兄二个王柳王敖在越王駕下為鎮殿都太尉五花军门之
職得了粮草金良不記其數望我主照賦加封所有他的家産
陪輔皆因二將起兵不肯投降他是孝仔説降苦見了他母親
他們才肯投降多亏了毛遂避杭州找至他家錯麦诓哄火焚
都尉府背兵他母迎降王蝉王敖才為顺了我主吳王金听龙
心大悦傳旨宣二將進龍棚見朕
这吴王 宣召二將來見朕 上來了王蝉与王敖
吳王坐上留神看 双將戎庄难昼描 这一个

御铁帏头光闪〻 身穿一件皂罗袍 乌金甲挂龙鳞砌
勒甲寧成皂戏縧 那一亇 六亦金盔擎风翅
鞴頭甲挂救光毫 淡黄狂袍团花绣 胸前双束九股縧
尽都是 護心宝镜如明月 昆吾宝剑鞘中插
序頭战靴登足下 集〻身才八尺高 一亇是
四面金箭睛叠暴 耳大鼻左貌左骁 那亇铁臉如卯铁
豹頭环眼顴骨高 双亇人 颔下無須皆年幼
青军壮士吾丰标 二人俱是神仙命 将来正果把元帅

一亇是 全平权马安天下 胸藏计策晓六韬
一亇発使金雀斧 煞气腾〻透九霄 弟兄双
来至驾前齐跪倒 真是擎天柱双條 吴王看罢双员将
不由喜氣上眉梢 口中说 二卿真是羡左汗
投拜我朕條台朝 亲赐加爵官衔录 太夫人
一品告命為欽旁

吴王傳旨二將照旧職加封其母封為一品诰命家資賜補貲粮官李国茶等仍求為吴国的粮道四亇人一齐磕頭谢恩君

臣啟了多会天子傳旨兵丁俱有卑賞免操一月所有陣亡的兵丁查明荫其子孙傳旨进城众文武保駕五了龙棚上馬回城走馬升殿圣人明輔李宰將府伏坐埃行礼已畢站起归班国布將杭州錢粮总册呈上天子御览傳旨撒退進城又叫明輔何在臣是伍員把越王勾践代来我孤面審明輔領旨五朝打開了木籠放五越王勾践

展西王 代着越王將朝進 来至金阙大展前
越王側身忙下跪 恭見吴王淚連〻 則見他

磕下頭去閑心吊 勾践悲啼哭軟癱 吴王坐上怦〻怒
叫声奸王你是听 為什庅 恩将仇报害明輔
越理胡為礼不端 勾践牟听爬几步 伊听越王抛实言
也是我 一看錯来着〻錯 不該听信伊人信
周主与明輔心不睦 会稽杭州把我纏 享波的
陵公会合陳与蔡 大家商量起祸端 五国会兵六十万
会稽一代把苍安 松棚会 苍天不佑我勾践
枉自辛勤設套圈 忠孝王卩来上寿 赶到杭州賭闹瘡

忠孝王 来回馬跳驚愁澗 解救明輔闹龙潭
御駕勾居文共武 柳在松棚丧九泉 到後来
盗战杭州分春敗 明輔不肯撤兵还 谁知青揚將山下
又有五柳乱戟咱 枯楊子 大摆反展鸟牛陣
打住武子陣里边 京動佚祖来下界 灵宝借
捉住五柳丧黄泉

万寿佚誆阴書擎住枯楊子五柳丧命青楊子脫出大破蝸牛陣圣人大怒施展神通雷振杭州捉拿小王勾践連合朝的文武粉代炟斩嫫妃采女大鲜因事解列江東来見我主若肯饒了勾践的性命我孤在不忘恩越王说自流泪宝坐上的吴王全听在心大怒用手一指说好奸王伍明輔与你有何怨恨有意合兵设立松棚会明说报賭是谋害真正可恼全不想当初在臨潼会上之時那西秦穆公邀请十八国的諸侯闹宝你想〻救命之人亏了那个……

吴王说 咸阳穆公生嫉妒 邀请诸邦各国龙
受下十條絶席计 埋伏晃郎百万兵 伍員人

山前活捉黑皮豹 山後鞭伏狮象右 未近咸阳将机浅
羨⺀恩人记在心 闹宝台 明辅力举千觔鼎
先把秦国拿将京 文武百里称盖世 舞劍席前秦甘英
他也倘 拳打卞莊打席将 脚踢剸呈其真能
胸前悬挂明辅印 劍刺梧桐席穆公 只因為
深州梁国無宝贝 明辅答旧救梁公 我孤打碎温凉盏
恩人现正宝三宗 金鐘响 明辅在醉手拿劍
立遍秦禁打烟盘 扶着穆公将台下 闹正龙潭席血坑

黄河套 独挽秦兵八十四万 杀的秦兵魂梦京
一杆鎗挽千員将 保護诸侯脱災星 當记得
界押分手说的话 答旧明辅大恩情 奸王急自将心变
钟谋定计设松棚 谁知你 不将恩报将仇报
秦人可恕罢难容 吴王越说心越恼 只氣的
冲冠氣乍動無明
吴王越说越恼分付双边将奸王擎下去推出朝门斬首只听
双边吵發了声喊按倒丢者绳綁二背推⺀擁⺀往下旧走国

师心下自思说越王勾践天数不绝我不在東吴使罢既在東
吴必若杀了勾践岂不与我有罪说着与明辅送目子香轉身
拜倒说我主刀下留人杀了勾践不至紧要只恐天下的宗亲
寒心依臣愚見暫且将他饒放未必知我主意不知何吴王听
罢心下沉音说死罪饒过活罪难免给我拉下去打四十發在
御馬圍養馬
只听得 双边多官忙伸手 围住杭州倒運龍
丢者按倒在埃地 大腿腋夹闹上刑 但只见

五棍一换人八个 皮開肉綻血鮮紅 越王爬起将恩谢
侍旨摇出莫暫亭 快教他 石宝圍內去養馬
馬要塌臕向典刑 一天只給一碗飯 伎晚喊号要打更
这回書 吴王今必杀勾践 下回書
苦坏發门大夫星 越国文武皆推打 解遞还鄉杭州城
嫔妃采賤皆釋放 这才摆宴慶賀功 飲酒中間人拜倒
任辛見駕尊主公 臣子我 江東上寿五个月
為臣該回郢州城 吴王弇听将身欠 怎舍皇爷这江東

吴王说 别去罢来别去罢 在这姑蘇住几冬
你父年残有老寿 忠正明辅谁見疼 英不是
我孤不迥有怠慢 今日回国見圣僧 英左弇听流痛泪
嘆坏江東席一棚 明辅说 欲代留他江東住
又恐莊王眼盼空 任辛听罢如刀挽 望駕叩首滚泪紅
口中说 臣子回上淮南去 父在西来子在東
臣子年残身自老 地北天涯谁見[illegible] 臣父在来任辛在
父有差池臣命坑 任辛说到伤心处 明辅一陣眼圈紅

所有的 江東众将齐落泪 难舍英左放悲声
任辛这一回国去 那曉得他父子要想相逢万不能

話说孙武子一同江東八看見他父子难割难捨个々心如刀
攬泪似湧泉伍明輔拉住忠孝王与勇战虎白玉城眼含痛泪
说吾見不必伤感旧此回国去望忠孝王望架叩首说我主在
上臣子这一别駕不知巳時才能前來見主探望我父微臣有
几件建心之事臣子言明一来俱怕猪邦謀害我父二来微臣
之父年高情性暴燥望乞我主担待天子说皇侄万安你父明
輔乃是我孤救命的恩人豈肯輕慢皇侄休要多慮忠孝王把
泪止住说我主曾保我父無与臣子死在九泉也感念我主的

天恩如今臣子也不敢久留明日一早起身又見東平王柳盖
顧江王焦斌勇战虎白玉城一个々倒身下拜辞别天子吴王
傳旨个賜金艮十兩彩緞百端湖珠一代野雁冠四圍龙紅鞓
玉茶莉軌白氏夫人珠冠一頂霞帔一身又至酒与忠孝王餞
行英右俱各跪倒顧三盃御酒告辞虞王駕回内院中文武五朝各回私宅
且不言 吴王回宫文武散 单表明輔与圣人
中将轅随五朝外 軍师府在面前存 一个々
下马近府至大原 坐下天仙武圣人 武子不住瞞明輔

目視袁门大炉神 則見他 印堂代煞多晦气
跲免难免劍割心 圣人暗々心嗟嘆 天公造定不由人
且说郡 中将暴見双边站 展西王下看任辛
右王难捨小柳盖 焦斌拉住焦休欣 明輔说
吾見此去何日見 吽声冤家細听真 郢州見了莊王駕
轉奏王了臣向石 旧说是 江東中将皆康健
还有国布俱放心 英右吝態見知道 个々不認双高分
又说是 黄泉路上无老少 谁保長話一百春

見上郢州父無靠 父子牵連却是真 武圣人
吩咐大原排酒晏 大家飲酒至黄昏 中将一齐写家書
綃代付与中夫人 次一日 伍辛柳盖焦小将
告辞上馬起了身 武子明輔同中将 送到了
江東姑蘇正西门
不言忠孝王男女回国也不说明輔恩子且说吴王登展寳召
丞相与付元帅見駕只听班中有人答應臣居潘安石善望圣
駕近礼吴王说朕有一事運心特召列位皇兄商议中人说臣

等願拿天子说郢州淮南楚国与吴国香意相連一年四季不
斷往来我孤想明輔之子忠孝王現在郢州寄居江東一干中
將家口都在淮南定終人終父要回本国我江東要无明輔中
將只怕各国諸主谁肯与我孤近貢只恐後来必有一内屋蒙
说我主放心臣有一計
迎丞相 望上磕頭奏我主 臣有一計請听明
自從明輔去赴会 盗战杭州五月零 可知道
雷震杭州會勾践 圣人晃光練女兵 貪恋油頭三千女

朝々伴宿歡到倫 姑蘇城 只要拴住国师腿
那怕明輔中英右 明日龙楼排酒宴 邀請国师近朝中
酒席間 言語引開天仙架 給他提亲定姻盟
我主為媒臣作保 尋个五奇女俊英 旧吽他
江東吴国破了或 貪恋嬌姿事不成 中将一定保東主
要想幽国万不能 郡孙赴 他要不把家將放
谁敢上淮南郢城州 一句話提醒吴王架 喜坏姑蘇建業龍
迎吴王 古尊大咲说狼好 丞相此計真高明

明日设宴请孙赵　我孤一说他必應　老先生
还有一件為难事　卿有相巧女花容　又要门当户又对
又得岁数要年轻　还須要　長的絶美又要俏
圣人破戒動心情　天子之言还未尽　只見卿
石善跪倒在流平
石元帅说臣有一女仅容絶世品格超群真有沉鱼落雁之容
闭月羞花之貌吴王问是卿家大臣之女说旧是臣的胞兄石
德去世多年留下一女年方二九天子说既是如此多々仰仗

事不宜迟石元帅告辞出朝来至石府门外下馬家丁迎接老
爷说現有勅旨在身快请夫人前来接旨家人走至後所回了
一遍夫人忙呼丫环设排香案将旨意迎近中堂行事国礼夫
人站起吩咐人看坐石元帅就将天子求亲许配国师的话一
五一十告诉了夫人一遍
这夫人　听見元帅前後话　不由心中暗喜欢
母女多蒙常照看　焉能错配並頭莲　何况我
寡妇孀居不出户　不晓高低贫贱寒　女兒任意二叔聘

情愿情吃与有牙　这夫人　说着就把梅香唤
快请小姐至厅前　丫环春梅往後跑　見了凤英言一番
这小姐　慢款金莲将厅上　先拜圣旨与皇宣
回身拜見亲叔父　小姐侧坐在傍边　这夫人
恐石千金面讨愧　提笔忙写诗半篇　兒今年長十八岁
可知武子掌兵權　这如今　天子為媒叔作保
许与天仙凤配鸾　凤英看罢低粉頸　粉面鲜紅羞言語
丈人说　女兒之事我應允　叔々快去向天仙

老了欢喜辞嫂々　出府入朝面龙颜　見吴王
口尊陛下臣交旨　臣嫂依允这姻缘　天子点頭传女樂
大殿排酒设筵　又传旨　多官俱各回府去
单伯付帅在此问　卿家大臣领朕旨　去请卿
国师上殿莫迟延
丞相屈蒙叩首说我主在上為臣愿往说罢辞主出朝直扑了
军师府見去不表且说殿西王自饑忠孝王夫妻回国明辅是
思想孩兒心盛五内如焚心胆皆裂止不住泪如湧泉圣人与

争将一齐鲜功且说屈丞相出朝打听圣人设在军师府径奔
了殿西王府而来府贯军回话国师拿听天子差官宣召不敢
怠慢告辞了明辅争将随定丞相近朝吴王迎接上了三祥大
殿叙礼为坐该官点茶々把接盏调開桌椅大排筵宴天子擎
盃屈蒙执壶满斟了一杯递与武子
这吴王　满斟一盃腮含笑　国师天仙仔細听
自從设立奥陽会　多亏圣人立大功　这如今
我孤姑蘇聚文武　天仙功劳记不清　今日无事多消飲

放量開怀吃几盏　张武子　拿听谢恩心中喜
君臣对坐飲划拎　左一杯来又一盏　天仙唱的醉酩酊
这吴王　分付双傍傳樂女　美女謳歌唱给听
花枝招展席前舞　声音娆好喉咙清　这武子
酒句八成十分喜　打在迷魂这阵中　迷忽鸣忽淫心動
色眼也斜竟寄缝　嘻々卿々很着唱　这国师
唱上一个醉太平　天子偷睛瞄着笑　这段姻缘今日成
吴王忙问年多大　武子说　周末三分记不清

牙落重生老来少
发白还童墨染成
隐仙山
修行旧有六百载
才到江东保主公
万仙保仙全有我
曾与纣朝交过兵
吴王说
看来不过三十岁
朕有一事要言明
半世光阴休虚过
耽悞青春了不成
这如今
我孤为媒朕作保
一个佳人石凤英
年方二九多齐整
书画琴棋件件能
而且是
吹弹歌舞全都会
门当户对配姻盟
拣选良辰偕连理
洞房花烛美事成
可知道
人间乐事头一件

共享富贵子孙荣
武子耳听魂不在
他这一
应许成亲准备着五雷击他逃走仙山隐姓名

话说吴王是甜言密语说的个圣人魂不付体心痒难挠口中说既是我主抬爱为臣天赐良缘佳偶焉敢不从天子耳心中大悦传宫着大斗过来孩宫答应取过大酒斗递与了吴王天子一连又敬了武子三大斗酒把个天仙灌直咧竟剥了哈哈的狂笑吴王说国师放心双头儿全有我朕聘礼呢全是我孤的妆奁陪送一概是朕的再与宫娥十六名奉送天仙任其取乐武子了叩头谢恩君臣二人只吃到天有月落方才散席罢师酒醉沉沉磕头辞驾天子送至朝堂还宫不表且说丞相屈

蒙元帅石善付帅潘安三个人各自回家不提武子下生斩回府中徒弟一见光了沉沉大醉一个个心中不解其意毛迷眠望着尚古道王禅王敖说咱们师付自从杭州捉拿句践来一从大大的败了脾气咧是酒色有来如何是好尚古道说道明辅劝着师付都不听底今日这是天子请在朝中喝的这美酒酊大醉别管由着他去罢久後只怕不好

且不言
众人言讲孙武子
且表吴王主至等
次日五古登宝殿
设聚合朝中武文
这吴王

望下传旨宣首相
石善一个见寡人
二人正班上大房
至墙哩侧在埃垄
天子说
丞相快领我朕旨
内库打点聘礼等
凤冠霞帔猪玉代
上色与袄绣湘裙
三尺长
挑牌璎珠合珠宝
钗环手钏是赤金
聘礼金银各一套
去定千金好过门
择定了
本月十三黄道日
只有嫁妆配陪姐
屈蒙等旨忙答应
大叫元帅细听真
朕陪你
粧奁白良千萬双
陪送描鸾刺凤人
陪嫁丫环全不用
朕有美貌似敛裙

十六名
卿自代去好陪嫁
粧奁亦的要可心
石善叩头说知道
二人下殿领金良
这吴王
望下又把潘安叫
上来付帅左监军
夫人萧氏俱小姐
那里必有送亲人
十三日
满朝官员都恭贺
好歹帮衬这门亲
别教明辅他知道
还有那
淮南八将可尚神

天子说这一件事旧只是瞒着咱韩玄王不叫他们知大事已成可旧无防了中文武一齐答应且说屈蒙领了下定的聘礼

出了朝门京動了軍民百姓齊来观看皇家行事自然与寻常
大不相仝聘金青盤仝是金珠宝翠押礼的是国家官員不多
一時来至了石府将聘礼抬上待客所石老了安筵晏款待多
時各自回朝石老了也旧忙乱置办粧奩圣人是娶亲的心券
也旧収拾洞房旧知道是九月十三日黄道吉日石小姐过门
府门外結綵愚花好不热闹
真正是　光阴似箭如燃指　日月如梭似磨盃
展眼之工吉期到　这天九月正十三　石府中

是日先把嫁妆送　押送对々文武官　门帘幔帐绣有子
走水上绣风穿蓮　所有的　顶桅立桅桌椅案
尽是花梨与紫檀　古铜金炉古铜顶　穿衣宝镜挂绣嶌
还有那　衣架盆架衣箱等　象牙床上有绒毡
古铜玩器真正品　珊瑚玛瑙水晶盆　所有的
人间應用诸般物　宗々羕々甚齐全　無非穿代与使用
十萬银子不赔钱　一抬々　送到軍师府已内
圣人观睹心喜欢　沐浴更衣转眼换　换了幞头摘去冠

紫一條　美玉羊脂宽四指　厚底朝靴足下穿
宝顶金炉焚紫绛　仝人打扛展民安　早有那
光禄司来宁预备　至下美桌正華筵　内外忙罗人不火
妇奴使女与了环　这都是　丞相帅府将人派
来讨国师心喜欢　本府之人全不用　这不旧
闲坏了王敖与王禅
且说这几个徒弟心中犯想今日有嫁妆近门々上又有彩这
些文武齐来忙罗又見师付更换了吉服一个々心中明白了

八九王禅说兄弟咱们师付别是要娶师外罢王敖说不是娶
师外是娶媳妇了弟兄正然言讲只見毛遂尚古道的身後有
几个人手托方盘说这房中是四位摆一桌照上席小心伺候
哦登時间排上毛遂说咱们吃罢说着只得归坐四个饮酒王
大了旧问这是谁的主意呼师付娶妻 咒 毛遂说方才我全打
听的明白了天子為媒丞相作保是石元帅的侄女
毛遂说　且吃且喝咱且樂　不管别人闲事情
说着自己先斟酒　大家奉盞饮到伶　王蝉说

雷震杭州拿问钱　旧知天仙行事卤　挑選美女来練武
演武操拳練女兵　悔只悔　当初弟兄行的错
不該投降順江东　安心訪道投师伴　谁知武子入五行
不料他　貪恋红尘备美色　好酒貪淫了不成
眼見天仙难保守　只怕将来王雷轟　众人们
个々全听无言语　毛遂連将兄弟叫　自己曾着自己事
福祸二字任丞寫　且不言　王禅弟兄毛遂等
单表石善明一明　催着新人忙上桥　声々吹打美中听

頭有对々扎街馬　火把亮子照眼明　烈谐命
送亲生着八指轿　後迎人撤一窝峯　宫灯五打排果油
还有那　花蓮宝炬龙风灯　花吹细樂铜古响
风骨龙笛一派声　穿街越巷来的快　軍师府
不逞声咫尺府中　且不言　武子府中将親娶
在把那　淮南的英杰明一明
不言国师等着娶親且说明辅与右王爷将国為一月免朝这
日在民安展与爷将闲談只听的府门外一陣笙吹细樂吹打

过去明輔说列位贤弟这陣吹打也不知是那一家大臣聘女
也不知是那一家大臣娶妻你我在江東不可得罪了满朝的
文武快些差人打听〻〻送分賀礼理之当然左王说正是一
回身答應官呢有快些打听什么家礼娶亲快些回话答應官
不敢代曼很着轎子来到了軍师府前问了问才知道是天子
与国师配婚答應官打听明白报与了明輔争将
答應官　报说国师将亲娶　明輔拿听發楞挣
不敢明言心中想　此事行的礼不通　柳展么

氣的一傍左眉皺　紅鬚乱乍瞪双睛　柏配休欣長嘆氣
安仁杰口内打嘈声　氣坏了　姜王石畨双員将
盖英盖字二弟兄　齐说圣人无羞恥　大潜天仙落水中
屏西王　半晌回过一口氣　扇腕回拳自打胸
傳宫備馬立刻去　问〻軍师到府中　九支扇
怒氣昂〻将身欠　王府上馬走如风　不言子胥与帅将
且把天仙明一明　听見了　花灯彩轎至门外
换了千金石凤英　武子千金拜天地　直扑洞房往里行

这天仙　撒了盖頭朝里轉　夫人侍奉退消停
打点生帳同合卺　交杯盏上擊紅絨　夫妻双
交杯坐帳国师看　偷看小姐美芳容　上穿大紅十美錦
鶯絲裙上凤鸞鳴　黑真〻　乌云巧挽盘龙髻
耳墜八宝隆灯籠　十指尖〻如嫩笋　玉簪别頂配芙蓉
杏眼桃腮樱桃口　芙落粉面体輕盈　裙如露
銀紅胖腮鸳鸯代　花連三寸一搾〻　腰如楊柳迎風舞
娇娆体態是天生　武子看罢心中喜　暗〻誇奖石凤英

这武子　难捨心犹合意馬　只听珠簾响一声
丫环禀报忙跪倒　来了那　明輔争将在前所
武子听見明輔到　只嚇的楞柯〻犹如泥塑不雕成

聘才話表武子圣人正在洞房坐合卺杯明輔与八將来到軍
师府前只見懸花結彩一齐下馬承奉官迎接明輔争将便问
什么人娶亲这等热闹承奉官跪倒口尊屏西王了爺上小官
不敢隐瞒旧是国师娶亲是天子为媒丞相属蒙作保元帅石
善的侄女千金名唤凤英今日过门明輔拿听氣分〻一仝争
将往里所走只見文武不少都是送亲賀喜的見了明輔争将
前来一齐谦讓明輔说列位请坐我等要見国师分付快请承
奉官往里无跑傳报使女〻〻撇簾籠進房倒身下拜报乞国

师走了在上外有明輔左王争将在民安昊相等要見特来回
話圣人拿听只急的心中暗说不好不知是什么人告訴他們
又幾访王来一定不饒無奈之何往外所走来至前所明輔施
礼争将拜倒明輔说国师在上弟子几日無来请安今日拿听
大喜弟子特来叩賀武子拿听哈〻大笑说多蒙明輔尔等費
心明輔说什么人為媒甚么人作保你将这些人拿来見我
屏西王　说着〻〻冲〻怒　扇面焦黄似淡金
国师一見紅了臉　拉住淮南楚任员　你要问

夫子為謀丞相保　石姓千金來配婚　明輔說急速送回去
那有天仙娶妇人　非是弟子來阻擋　可惜那
苦煉千年費尽心　養性修真非容易　怎捨自己落紅尘
公意真人誰不道　旧是那　海外神仙怕几分
金擒黄獬峨眉側　三甲天書六甲文　江東姑蘇來助力
給吳王　平定江山莫大恩　万果修真完还果
回上仙山古洞中　破了酒色我旧怕　如何又
故書要妻敗五倫　貪淫好色亂了性　弟子是凡夫也秉心

自從那　賈氏樊城身自刎　妻死子散此伍員
申国遊邦受尽苦　自今盟心不娶親　這是那
酌旧拴人索一条　圣人眼前着欢樂　叫弟子
怎回稚南探满门　武右王　一干战将齐吊泪
天子明是胭粉计　混乱天仙修道心　恐怕师付要回去
个々磕頭把話云
柳展雄安仁杰焦休欣柏配姜立石番盖英盖宇八将跪倒哀
怜只叫国师回心轉意武子听說摆手摇頭說这是天子的龙

思送上門來再無有不收的道理那一个在要多嘴咱们旧斷
絕了師徒之情曾叫你等在江東想住着也是不得能勾說着
說着唱了一声亮王了虬龙宝劍恶狠々嗔怒着明輔申将展
雄上前將圣人的胳膊把住圣人把眼一瞪就如灯盏一样口
中說伍員想必是江東旧是你大眼中無有我武子你也不想
想我今成親因你所起你听我從頭至尾言講一遍
圣人說　隱仙洞中大聚会　為你保主定江山
三訪馬靖集屬会　劍刺娘寨把命抛　曾把的

兵困河南破杀戒　伤损中公几万兵　一战杀的人無數
有名神仙劍下坑　我為你　平鄭伐楚干戈争
大家保主上江東　趙王抖起不良意　松棚會動刀兵战
我為你　雷震杭州會句践　杀的生灵记不清
三戒之中破双戒　飲酒杀人连及宗　这知今
冤魂阴司都告状　昊天玉帝好记名　豪性今朝闹色戒
江東姓々如花宛　这武子　說着々々仙眉皺
冲冠髮衣動無明　我為子胥把心使碎　断絕师徒一性情

这国师　傳令先把明輔綁　别放紅山柳展雄
申将着忙齐跪倒　圣人氣的眼睛紅　口中說
且看天子江山重　十二国些狩打你封　不太一定将你斬
快些退去我由情　伍子胥　喏々而退往下轉
明輔落泪手捶胸　王府搬安忙上馬　後很着
江東八將秉英雄
明輔与申将回到展西王府自己後腑為什么在江東近忠王
力早知道国师改变心腸到不知早回郢州往南有何不可雄

王解劝說仁兄且免伤心吩咐备酒哦家將答應設摆酒具不
言众将之事且說居棠潘安連休等見武子唱退不由的满心
欢喜一齐恭敬国师直飲到天晚申文武告辞武子回後又吃
了子孙餘々長寿面艮烛高了环散王武子与石风英成旧百
年之好一宿晚景休提次日圣人進朝謝恩天子与武子賀喜
簪花披紅送至了軍师府内闲言休提
孙武子　一月免朝住在府　重夜貪恋女紅妝
日進夜進神祇怒　四直功曹有奏章　所有那些神知道

孙逊之过全记上　竟扒灵霄奏玉帝　宝展下跪将表献
玉帝展開細端祥　上写着　江東孙逊勇墜罪
娶妻貪淫恋紅妆　採頂兵丁練女子　日夜沈酣飲瓊漿
頭一件　雷震杭州杀法重　天下神仙劍下亡
杀生害命行事歹　夺却三請性不良　逮玉帝
覽罢表章龙心怒　太白金星見玉皇　孙逊罪似丘山重
阳寿未尽不能伤　况且是　孙氏门中該有後
武曲轉世假凡胎　石氏分娩孙操后　五雷轟頂他命亡

李長庚　奏罢玉帝说难夲　打發武曲下天堂
認毋投胎孙门去　長大成人是棟梁　李金星
領旨下展且不表　且说武子在庠堂　正与夫人叙閒話
偶然心神一陣慌　口中不言心暗想　忙回手
袖占一課曉阴阳
孙武子連忙袖占一課早知其意元来是功曹欲奏了玉帝只
等生兒以後差遣五雷擊死有咧不过是一死咧索性大破色戒到了臨其在
作主意说着傳令王禅王敖急将王千女兵代至教坊各會令

斯令他等手执刀鎗劍戟二九一十八般兵刃排齊隊伍預備
我好演武
天仙了　吩付禅敖急速去　安排隊伍与兵丁
二人一齐連答應　忙々傳令与女兵　各隊頭目忙得令
教軍坊　人々恁勇显威風　十面旌旗飄烈火
九層劍戟似麻林　又見那　八方挑来英雄女
齐々正々代咲容　六辦金蓮頭上代　五彩宮靴足下登
四面一望如秋水　三軍勇耀似欢庵　二八佳人多美貌

一片姣婧可動情　且说那　武子天仙圣人駕
大展之上那消停　連忙叫人拉过馬　坐李走動一国風
正走中间指頭看　教坊不远咫只中　登時近了教軍坊
圣人上了演武所　天仙演武居正位　列排描眉画嬪人
吩付女軍摆上酒　又見他　伶俐殷勤捧酒盅
吹箮佳人咲满面　歌舞女子動朱唇　女子們
倚定天仙孙武子　傳令行拳娇诧声　心愛的傳来席前舞
飲酒要咲又调情　到晚来　傳近軍师内府中

自此後　不近朝剛叙国事　夜々貪欢在府中
不怕明輔一群席　貪恋美女傻花枝　谁知道
吴王得了寃業病　服藥求神总不灵　娘老晏駕龙归海
夫差登基望江東　乖文武　軍民百姓齊挂孝
白席展内去停灵　百日之後忙安塟　凤凰嶺下葬吴陵
连夫差　加封国师与明輔　大小官員尽加封
武子仍然貪女色　不管夫差大事情　且说那
越王石室来养馬　度日如年盼旧星　卧薪嘗胆来受苦

堪々二載有余零　多亏难满回国去　得到杭州苑膛生
正是越王心伤感　忽听的人賊到把越王害怕嚇去魂魄

明才話表越王踐狗心中傷感忽听的人声喊吽嚇了一跳留
神观看原来是一群撒馬欢（呀）衆草蛮子在卯里打闹在一处
且不言越王在吴国受困且說嚭敌与文武娱妃彩戏等回国
有蓋外〻急速打点表礼金銀差遣學士伯嚭司馬文貴承相
同上故蘇進貢贖回越王三家文臣等蓋外〻的御旨这一日
進了故蘇朝見吴王天子收了礼物不放狗踐回朝將他三人
留在朝中封文動為左領承相文貴為兵部左陵生栢嚭為下
大夫三个人就留在国中不表三个人暗到吕室照应越王君

臣暗中定計尋一个机会好回杭州这話按下不表且說玉帝
升殿有太白金星出班進礼啟奏說表门帥歲数以满应該归
位只是臨尾不能善終差什庅人下凡取他回位玉帝說这个
不难啟奏王母差遣香圣仙姑下凡露出真形吽文曲星收去
吽他攪乱江東感乱吴王天差好取表门大帅归位

灵霄殿 玉帝傳下丹書詔 喜坏太白李長庚
磕頭領詔下了殿 一直竟奔斗牛宮 登时間
来至宮门見仙女 如同入内不消停 啟奏王母金星至

奉旨前来回禀明 金王母 立刻接進玉帝旨
覌睄一遍早知情 眼望長庚說知道 金星告辞回了宮
送王母 心中犯想多一会 誰肯下凡走一程
不如打發七仙女 必須如可成功者 吽一声
雲母仙姑来見我 仙女吝应進了宮 衆仙姑都齊來見
杭州西湖走一程 你們都 湖中沐浴同洗澡
引卯臨凡文曲星 仙圣香姑該下界 他与文曲有姻緣
好吽他 進与越王献美女 送上故蘇一座城

惑乱吴王害明輔 表门归位上天庭 把他的
登云想着收藏起 要想回宮万不能 云圣仙姑忙荅应
磕頭領旨往外走 送仙姑 出了斗牛朝後走
失会仙姑七女星 衆位仙姑会一处 云圣姑
口尊美妹請听明

七仙女会在一处云圣仙姑說列位美妹今日王母娘〻不在
宮中上焰摩天会崗山去煉薬越着不在宮中今日正是端陽
佳節天氣炎熱何不咱姐妹同到杭州西湖久闻卯里景致非
凡世人常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咱到卯里七位仙姑一齊点
頭說使的旧之一件你我这般美児下凡倘若被人看破元形
如何是好怎能變出一个隐形的方法才好免的嘪唆云圣仙
姑說这个不难你我都变化七隻金鴉凡人旧难以看破衆仙
姑闻听满心欢喜

衆仙女 闻听个〻將頭点 人〻欢喜笑喜〻
掐訣送印忙念咒 將身一幌喝声鴉 真个是
仙家奥妙多、奇怪 仙女改相变金鴉 鳳頭紅光翎毛翠

招展金光起在空 七仙女出了天堂 离了斗牛宮一座
直扑杭州飛的即 登时来至武林地 望見西湖兩片提
一个〻 定睛四下来覌看 西湖水响世罕希
双峰揷云神霄汗 三潍印月港看魚 又見卯
玲龙宝塔週圍照 遊人来往過蘇提 桃紅柳录青竹翠
花彩紅樹乱鴬啼 衆仙女 看罢抵翅往下落
渾身热汗似淋淌 大家落在青石上 云圣仙姑提妙奇
說美妹 趁此无人下湖去 沐浴一番去洗泥

仙女个〻將頭点 七人解带又寬衣 扑嗵〻
湖中沐浴来取樂 仙女水内哭喜〻 紫雁黄鶯来往過
还有白豪与路鵝 这正是 凡间怎知天上好
那知西湖更出奇 不然仙姑来遊戲 急回来
先把文曲提一提

且説西湖岸上飛来峯下有一座村庄名為樂豊村有一人姓范名蠡接上方文曲星降世投胎父母双亡並無兄弟全仗打魚為生这一日正逢端阳佳節范蠡撑架小船来至西湖洒網撒箇打了有半个时辰一見一尾金鮮入網心中正然納悶連忙抬頭一看只見正北上有一塊粉石〻上直看七个金鸡連忙冲船臨進原来不是金鸡是七个女子洗澡呢范蠡一見急忙掌船直扑了湖岸雲圣仙姑未曾下水早把旧裡告訴六位仙姑个〻留神見魚公一来不敢急忙

乖仙姑 看見魚人冲船到 个〻嚇的冐真魂
急〻忙〻上湖岸 穿上中衣計上裙 云圣姑
藏起香圣登云履 一齊架霧早駕云 口説真妹還等我
大家同归斗牛门 香圣姑 一見看忙扑水内
范蠡船中早看真 六支金鸡全飛去 剩下一隻在湖濱
又只見 衣裙堆在粉石上 范蠡連忙把槁伸
向过衣裳藏袖内 仙圣姑〻吓月魂 七个人
西湖沐浴閒玩耍 誰知撞見打魚人 高叫姐〻等一等
你我同回紫玉门 乖仙女 揮手搖頭伴肪去
香圣姑〻滚泪泿 仙衣落在魚人手 赤林金光怎架云
这仙姑 宫怕看忙將形現 竟扑汗岸隐其身

范蠡定睛觀仔細 原来是个美佳人 在船上
一撲背膀忙扭住 女子着忙吊肝心 范蠡啟齒開言問
你是妖来你是人 香圣姑 赤身露体丢处躲
扭項回頭滚泪痕 口中只把君子叫 奴家本
不是妖邪却是人

香圣姑説君子問我本是瑶池紫府香斋仙姑今日同乖姐〻来至西湖遊玩他們撇下了我他們回斗牛而去我的登云鞋必是君子拿去望乞还我衣服代我川上好回天宫奴家感恩不淺范蠡説衣服却有並丢見登云鞋香圣仙姑眼中落泪范蠡説娘子且上船来穿上衣服在講仙姑丢奈上船穿上了仙衣果然不見登云鞋范大卩是瞞着仙姑越瞞越愛説娘子难以回天不如与我成旧陰陽这也是前生了定仙姑丢奈只得依從范蠡是心中欢喜不尽

这也是 蒼天造定該如此 香圣仙姑落凡塵
范卩若不献美女 如何能赤閘室臣 此乃是
後事休提説眼下 文曲星官喜在身 船上撒網將魚打
得了几尾金色魚 全女子 回到家中忙用飯
東上燈来夜以深 天交二古全一榻 相伴如花似玉人
成旧了 百年恩愛如魚水 一夜丢辞到早辰
范大卩净看女子 越瞞越愛喜十分 生成的
四鬓刀裁如墨染 唇似硃砂牙似艮 十指尖〻女嫩笋
杏眼柔腮面似粉 这范蠡 掌上明珠一般美
尽夜难舍不動身 怎奈家寒难度日 全丈打魚度光陰
这一日 范蠡開口尊娘子 夫妻細听我訴真

可曾李過丹青画 画一幅 美人畵你我放心
代到舡中高悬挂 看着画如同見人 佳人說
詩詞歌賦琴棋画 畧晓一二是真情 說着取過紙筆硯
登时画完遞郎君 范蠡一見心大悦 你在家中要小心
說着話 告辞佳人出门去 直奔西湖拎金鱗
上了魚舡忙撒網 舡頭挂上美佳人 一边里
冲舡掌槁一边看 似醉如痴失了魂 意乱心迷懶把勾
恨不能 立刻拉住会風云 范蠡正把佳人看

一宗急事罕人驚 波浪滔々狂風起 美人畵被風刮去
范蠡來抓无抓住 这不旧把一位文曲星官唬昏了魂

正是平空洒下釣合線令釣出事非来这漁人范蠡曰愛香圣
仙姑的美貌無双也是天宫造定文曲星該当遂此仙女有風
世良緣曰為家寒止打魚為生故此終叫仙姑画一幅美人畵
挂在舡上一边打着魚一边瞅着心中欢喜忽然間一陣狂風
抖起唰的一声旧把把这張佳人畵刮了个无影无宗这乃是風
神奉玉帝勅旨才把美人畵刮去范蠡一見伸手要抓去怎能
匀險些你吊在西湖之內不由的唉声嘆氣无心打彩撒了几
網得了几尾鯉魚拿在湖岸賣錢回家見了仙姑旧把那一往

之事說了一遍圣仙姑說皆曰是郎君的痴心為奴何必如此
范大卩聞所无言可对自此以後仍在西湖打魚这且不表且
說風神将这一張美人畵送到了姑蘇落在分宫樓下吳王散
步上輦率領着宫官人等来至了分宫樓下止輦伺候那是什
麽東西掌宫婆的揀起来遞与天子吳王接过来留神觀看天
子說这旧是方才一陣風所過滴滔々吊下的这宗物件
这吳王 伸手接过留神看 一幅畵画是可觀
九天仙女差多少 皇卩誇奬双三声 忙问道

这張畵何人所画 宫官答应跪在前 方才外边刮到此
不知画的在那边 这天子 点頭進了昭陽院
喜容拿来墻上悬 龙床归坐留神看 筆力清楚画的全
但只見 面似桃花初放蕊 蛾眉两道柳含烟
糯米艮牙英桃口 宝髻高盤白玉簪 天生的
四鬢刀裁如墨染 耳墜金廂八宝环 十指尖々如嫩笋
小々金蓮三寸三 不亞如 九天仙女离瑶闕
月殿嫦娥下廣寒 吳王越看心越喜 难拴意馬只心猿

暗思想 但得此女仝入捐 堪作一对並頭蓮
宫官答应摆上膳 吳王摆手懶去飡 这位卩
思想花枝不住着 又把宫娥粉女观 並无一个如畵画
难比紙上美女鮮 不由的 闷坐龙床愁又限
抓々挠々懶安眠 我孤創立二十載 这宫中
從來无見過这为紅
吳王看着美人畵精神竟少茶飯懶飡無奈倒在床上思想一
夜至次日清辰懶上龍殿設聚会文武不住的唉声嘆氣怎能

句立剎有與這樣尔的一个女子方好呪似醉如痴得了一个
想思病倘在龙床上十分沉重把那宮娥都害怕司礼監忙傳
醫診脉下药难以調治吴王一闭眼旧有見美人一睁眼旧沒
了这如何是好一連三日把一个天子旧病倒在龙床上不魼
登展把那合朝的文武所見吴王欠安一个〻心中害怕
且說那 展西王下伍輔下 来倒朝中会文武
所見吴王身得病 明輔失色面如金 急忙的
迈步進了昭陽院 眼望宮官說見君 掌宮婆啟奏天子

吴王說宣他見駕 掌宮婆 答应一声往外跑
進来咸陽奉鼎臣 龙床跪倒留神看 見吴王
骨瘦如柴臉似金 明輔一見真魂冒 立怔淮南楚伍員
天子床上見明輔 不由一陣痛傷心 龙床上
探背扭住淮南将 口中不住叫恩人 我孤若处难出口
大暑不久命归陰 想当初 闹室台前你救父
現过玲珑剔透心 只說君官常聚首 誰知我孤命难存
展西王 磕頭口内尊我主 因何得病請言明

吴王闻听流下泪 四手取出紙美人 口中說
孤王為他得重病 怎得佳人到宮门 明輔見畵魂不在
立怔臨潼闹宝人 这如今 国師天仙破了戒
貪花蛮酒伴佳人 天子得了貪淫（的病） 道只怕
抖起干戈眼下临
明輔心中暗想只怕江山不保了遲疑了半晌磕頭說我主不
必卦心如若要照这畵工的女子要多少立剎傳官剔速必有
吴王說要这一个羕的可有应明輔說不难待為臣到前朝与

文武商議說罢討駕来至朝中見了文武来至分宮楼前雁翅
排閘展西王連忙将美人畵掛在居中說合朝文武概部公卿
按着首看那一家大臣若有照羕的女子奉保出来叫他進宮
伴駕荅救天子的命病好那时天子必有重賞
展西王 眼望文武闹言道 君王此病甚蹊蹺
天子若有好共歹 那裡拾得这釉画 我主着見招乎病
怕的是 吴王江山保不牢 多咱我背归了楚
住在江東何日消 列位呀 那个尋出这女子

我若忘恩天不容 多官回荅說無有 蘇杭难找美多姣
旧便是 江南安微都逐到 照着羕見無处尋
明輔听說干急燥 不由一陣好心焦 暗〻說
天子形容多改变 不久只怕赴陰曹 想罢口中長嘆氣
急坏擎天柱一条 且說那 文種伯嚭与文費
三人欢喜皺眉消 江東吴王得此病 合該君臣要还朝
这二人 不約而仝心打算 趁此定計好脫逃
文種說这是想（思病） 暗定伶龙計一条 如若是

昏君吴王准了本 杭州剔選女多姣 非是吴王身得病
这也是 越王狗賤運氣好 文種想罢不忘旻
口呼王駕請听着
文種說展西王叛臣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言詞臣主越王久習
醫書能講病症吉凶我主若不棄嫌等為臣今晚到石室把越
王宣来叫他看一看主上的病体輕重明輔說果然如此明日
宣越王進宮診脉說罢文武齊散出朝明輔旧在宮内煎药熬
湯服侍吴王不表且說文魼出朝心忙又乱来至了石室駟承

引路来至困龙台見了越王就将吴王得病的元故說了一遍
請我主明日看病的說話了一遍文種又俯耳低声說明日進
宮診脉必須如此这般这般越王聞所說罢了罢了既在眼之
下怎肯不低頭文種所見說我主不必憂慮
文種說 猛之入井圍圍轉 為人何不順时行
咱要哄信昏君駕 咱們君臣有救星 如若是
放了君臣杭州去 積草屯粮招聚兵 急遣良臣與人馬
提拿明輔旧容易 文種說 臣看江東洪福淺

故蘇吴国大運終 越王聞所心欢喜 一夜無詞到天明
君臣又 先見子胥將宮進 昭陽叅拜跪流平
明輔忙把越王问 你会看脉治主病 这狗贱
只當報仇全不管 那雇汗襟不消停 連忙的
磕頭口內奇明輔 小王習李脉理通 龍床上吴王睁（看眼）
睛見杭州轉運龙 說狗贱 你要治好孤王病
我要忘恩天不容 放你回上杭州郡 給你年年納進貢
越王說 不用診脉睛大便 能知病症重与輕

宮官連忙取淨桶 放在面前看分明 这越王
暗暗傷心滚泪痕 我狗贱 今日江東嚐人粪
万般出于无奈中 說着忙往唇上放 故义吧嗒皺眉峯
这越王 嚐罢磕頭奇陛下 此乃憂思色欲生
不過三天病旧好 杭州我献女花容 这吴王
听見此話龙心悦 拉住狗贱叫皇兄 不雇腌臟来嚐粪
孤王难忘大恩情 說着遞過美人畜 越王接过奇皇王
卞只賞我一月限 到杭州 美女管保送江東

狗贱这一回国去准备着進献西施女攪乱江東大不太平

方才話表越王狗贱說吴王是憂思婦女待我進献一个佳人
陛下的病旧好 咧 吴王聞所龙心大悦取出美人畜說病源同
此所起越王說我主放心賞我一月的限照着美兒的美人送
来吴王聞所这句話五剜病好了对成一番身扒起来傳官摆
酒該官巻夜登时斉备吴王親敬酒三盃狗贱跪領天子說皇
兄这一回国可想着此事越王对天罾誓說臣此去若怀意外
之心死在万馬营中吴王聞所心中大悦各賜宝礼金銀千兩
謝恩吴王又把美人畜交給狗贱越王接过又宣伯嚭文種文

賞見駕天子說你三人同你主回国到杭州賜尔等一月限期
勿必要照着畜上的一樣的女子送上江東要緊伯嚭文種文
費一斉叩頭領旨出了昭陽来在前朝等着見明輔吴王說恩
人臣是子胥我貳的病好八成展西王不必伺候回府歇息明
甫巻夜退去昭陽来至朝中又嘱咐越王君臣一遍
越国的 君臣拜辞武明輔 領了表礼与花紅
石室内打点行李 次日君臣旧起程 这正是
劈破玉龙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龙 越王逃出死囚地

逃出龙潭帰穴中 四个人 低駒頓磨禹石室
出了故蘇一座城 不分晝夜急如箭 披星代月奔途呈
摁有卯 野草闲花無心看 归心似見快如風
卯日正走抬頭看 來至杭州錦繡城 早有人
報与劈敎乘文武 一齊前來接主公 昭陽国母忙接駕
趙王升展坐九重 這狗賤 眼望文武劈元帥
提起受难在江東 君臣一齊心酸痛 乘臣解劝止泪痕
趙王傳旨將朝散 明一日 商义軍国大事情

說着欠身往後轉 簾捲金钩駕轉宮 藍外〻
帥領嫔妃宮娥女 分宮楼前接圣明 君妻見面欢又喜
携手攬腕進了宮 傳出旨 昭陽正院調酒晏
君妻欢飲酒到伶 越王言講江東事 在石室
受尽苦处罪無名
越王言講江東之情藍外〻相劝君妻飲三古归帳歇息一夜
無詞次日登展文武朝奈已畢越王說列位美卿如今我孤業
已圓圓快些刷選美女送上江東叫他们君臣不和暗害明輔

使天下的宗親也感念你我元帥臣是劈做接朕的音义一道
曉諭杭州内外軍民等把這張美人掛在龙棚内有人若有這
美女子奔保出來官封一品如有隐瞞不報者查訪明白全家
问斬元帥答应叩頭接了畫像出朝在十字街前搭盖龙棚扑
上美人畫寫了皇榜曉諭黎民百姓
十字街 搭盖龙棚扑皇榜 各州府県按送行
通行曉諭軍民等 三教九流文武卿 如若是
誰家若有此等女 快進朝中報圣明 杭州一代皆知曉

城里城外尔了芒 卯知道 杭州趙王送美人
進献江東主圣明 人口似飛皆信傳 京動西湖文曲星
自從卯 漁舡風刮畫画去 点〻無言在家中
這日范蠡將城進 十字街前有龙棚 又只見
軍民擁擠齊观看 范卩進前看分明 皇榜一張是圣旨
美人畫画掛龙棚 着只看 却是姣妻亲手画
不由一陣暗担京 慌忙回家來告訴 刷選美女在杭州
如若是 隐瞞不報五问斬 你与畫画一般全

佳人聞所心京哉 口尊夫主你所明 实指望
夫妻永远常相守 今作楊花水上萍 說着流下関心泪
范蠡一事上眉夆 口中說 不如趁早將妻献
越王將你献江東 美妻也享無窮富 我范某
可也是个美前程
范卩說豈不是兩全其美女子点頭說夫主我乃女流之輩儿
事任你作主范卩滿心欢喜說夫妻這一進城千万不可望了
夫妻之情旧說是我的表妹指西湖為姓名唤作西旃佳人点

頭范蠡告辞來至榜棚根前說列位閃〻我家現有一女子是
我的表妹名叫西旃年方二八尚未許聘這張美人畫旧是此
女画的官員聞所說果然是真小民馬敢撒慌欽差說不必快
遅頑偹古樂拆子跟着范蠡來至家中西旃女上桥欽差官一
仝范大卩跨馬進城來至朝门以外
黄门官 慌忙進朝去啟奏 跪倒金階尊圣明
杭州西湖有一女 現在朝外是真情 美人畫
旧是此女亲手画 姣婆果与書容同 越王聞所心中悦

快适女子進朝中　不多时　住人跟旨忙拜例
狗践坐上留神看　真有闭月羞花貌　好比沉魚落雁容
适越王　离坐蓄身往下走　拉住天宫七女星
也是我国洪福大　天赐嫦娥献江東　天子說
美人家鄉住何處　姓甚名誰請言明　女子放礼参万歲
諸暨現骨有门庭　佇罗村中名西旅　父母亡
跟随范蠡我表兄　年方二八十六歲　越王聞听喜气生
說西旅　把你送到故蘓去　惑乱吴王在江東

頭一个明輔仇（似海）　第二个武子了（不成）　松棚会
拎拿子胥伤兵将　武子雷震这杭州　我孤遭难三年正
放我回国脱难星　你若是　你害子江東武（明輔）
旧死不忘大恩情　西旅說吴王留（下我）　曾保那
武子明輔活不成
西旅女說罢越王心喜不尽旨叫掌宫娶代領美人前去沐浴
更衣掌宫娶領旨不多时西旅換了衣服鳳冠霞帔玉帶湘裙
上殿謝恩天子吩咐賜坐越王往下傳旨叫范蠡見駕小民伺

候听朕封官封你為越王下大夫之戚星夜好將令妹送上江
東范蠡謝恩文種佰嚭為臣伺候不必推遲快些安排香車宝
輦跟随美人前去為臣謹遵說罢出朝打点等候起身越王在
殿上每人敬酒三盃又囑西旅女一番众人謝恩天子送出了
午门美人上了輦越王回宫
三個人　范蠡伯嚭与文種　辞王别駕要起程
越王亲自又囑咐　一路保重要急行　西旅女
臣女牢記在心中　越王欢喜同朝去

三人忙上馬能行　派来的　一百軍兵為護送
襟花簇擁壯丹紅　出了杭州城一座　竟奔故蘓大路行
一路上　行程正走青秋景　遍地田苗要収成
青山泉水多秀色　林中禽鳥乱飛驀　又只見
梧桐葉落秋風起　秋蟬貼耳樹枝鳴　秋雁横空声嘹亮
秋云亢〻巧粧成　路上的　客旅經商思秋景
野草秋花紅配青　秋日高照天青爽　秋爽来李小書童
秋江上　魚翁撒網將魚打　樵子登山砍秋柴

農夫耕地豁秋变　山坡放羊小牧童　觀不尽
一路沿途秋天景　穿过府県与州城　飢飡渴飲登古道
曉行夜宿往前走　这一日　往前正走台頭看
故蘇不远只尺中　遠看敵樓冲霄汗　垛口蜜砌有軍兵
看了看　閶廟一代真热闹　果然蘇杭大不同
欲差懶觀城外景　進了西门往里行　城里边
三街六市人烟廣　各行買賣數不清　秦楼楚館条娃响
茶坊酒肆耍咲声　正走中间抬頭看　朝门不远下能行

三个人　来意說的这女子　黄门官啟奏入（朝中）
吴王这一收西（旅女）　眼睁若死了明輔大英雄

吳越春秋

十

七言排律
一大青天云接山　白水茫〻總是泉　土也能栽曰苗地
魚羊烹者可為仙　女子相合姻元好　山人說道[illegible]神仙
不見老僧何處覓　舟工氏雇頭船仙
殘詞急於一不多覽下演一部抄錄通俗忠孝英勇吳越春秋
全傳昨日言至何方表到那斷節曰上文言說的是武子破戒
成亲吳王見着得命越王嘆冀回国范蠡献西施但是昨朝交
代且說吳王這日駕坐早朝文武朝參已罷黃门官跪倒說我
主万千之喜越王回国杭州刷選美女差文官伯嚭近就想在
朝门等旨吳王拿听喜不尽說宣近朝來黃门官領旨去不多
將三人入朝走上金階拜倒站立一傍天子定睛看女子与那
美人看一羨恨見得有西江月為証
女子生來俊俏嫦娥降下天宮輕盈体態雅畫描能把人心
引吊天子一見魂飛文武个〻心焦姻緣分定在今朝之是
西施來到
這吳王　手扶龍案朝下看　仔細把佳人看一番
風流蓋盡人間少　俊美雅貌〻非凡　則見他
烏云梳挽似春山　三簪別項代鳳冠　杏眼代倘含秋水
蛾眉兩道似青蓮　可喜他　鼻倚瓊瑤如玉柱
兩耳藏風代玉環　牙如皓齒排碎玉　小口英桃一点紅
可愛他　面如芙蓉初放蕊　桃腮微笑可人憐
上穿大紅肖金袄　藕系裙繫百褶全　一定是
腰肢嫋娜如楊柳　玉腕春葱十指尖　足紅中衣鴛鴦代
宮綉花鞋綉牡丹　又見他　裊〻金蓮剛三寸

状如仙姮下广寒 纣朝妲己争三世 幽王褒姒一样全
这吴王 看见此女心中爱 腮中夸奖好几番
若得佳人成恩爱 堪可一对並頭连 这天子
降旨快把画图挂 文种答应挂在前 吴王坐上留神看
瞧瞧当画看红秀 果然是 不差分毫一般美
姻缘分定是天然 吴王这一权西施 眼见得
抖折干戈黎庶残
吴王心中欢喜只见西施近礼口呼万岁万万岁三声娇音婉

转不亚如燕语莺声天子只喜得心痒难挠往下旧问美人那
里人氏居住何处姓字名谁还有何人一小的秀禾西施女奏
道民女是杭州诸暨县苧罗村人氏名唤西施自幼父母双亡
並无兄弟跟随表兄范蠡天子点头听朕封宫朕封你为昭阳
正院掌管三宫六院赐你八仁宫衣诛妃斩嫔剑一口急速入
宫伺候西施女拿听谢恩旧有宫娥上前侍奉
西施女 金阶叩首拜恩谢 辞别三宫咲吟吟
宫人扶上沉香辇 凤管笛消了素音 更衣房

沐浴更衣香梳洗 宫女打扮女佳人 转过分宫娄一坐
望见昭阳正院门 这西施 下辇忙把寝宫近
果然華力不全寻 帝王之家无俗品 设摆文宝列奇真
凤床上 坐上天仙西施女 等候吴王主玉尊
且说天子忙传旨 宣召越国三使臣 叫一声
范蠡伯嚭与文种 个赐表礼金共银 望亭馆中住一使
依旧回国伴越君 三个人 天子敬了三盃酒
摔花披红具谢恩 朝散一担群臣散 文武出朝不必云

先表那 天子驾转昭阳院 人报皇外三美人
西施迎接驾下辇 君妻携手进宫门 天子归坐行君礼
西施女 陪定姑苏主圣尊 宫官赐候排酒宴
西施擎壶把酒斟 寝宫中 良灯归锦帐烛红
吴王灯下看佳人 天子登时浮心荡 为归帐
颠女襄王会雨云
真是如鱼似水鸳鸯倒凤说不尽相思恩爱海誓山盟好亮明
君妻起来梳洗以毕寝宫中归座天子出宫上前朝登殿会文

武叩首与天子道喜吴王大摆筵宴与文武饮酒多时文武辞
驾出朝天子回宫西施接驾归座宫娥点茶吴王便问梓童小
妃是西施说那二十四般音乐你可晓得那美西施说小妃略
知二五吴王拿听龙心大悦传宫官设酒就与你娘娘进欢取
乐再把那诸般音乐取来宫娥答应不多时俱已齐备取全都
到了
昭阳院 君妻对坐会欢宴 宫娥伺候不过时
山珍海味般般有 干鲜果品样样迠 只听得

花腔画古咚咚响 凤管龙箫一齐吹 这西施
有般音乐全都会 怀古打动代龙醉 还有那
琴棋书画无比赛 智量才高女中魁 皆因为
西施风流般般有 吴王贪花在宫闱 懒去前朝聚文武
净在宫中把西施陪 画当景 盖造姑苏台一座
莲花池畔在週围 耗费钱粮将国误 民之累然临怀愁
这也是 天公造定该如此 吴国从今起事非
辅翁背地长吁叹 太王手持皱双眉 孙武子

貪戀紅彦石氏女 竟不駱朝国事慨 吴王之事全不管
明知江山要垂危 天差西施將吴滅 不久的
謀害明輔老英魁
国布心中暗嘆明知吴王放了勾賤还国越王近献西施為的
事謀害伍子胥与我孙逊正自思想使女近房回話説国布在
上门官前丟通報明輔等众將前来向安武令听是忙欠身正
房来至前所相見吴西王説圣人有几个月不上朝剛国布説
巳有四五个月了明輔説老了不駱朝政天子如今大变旧把

吴王看見美人舍收西施女的話從頭至尾説了一遍
定武子 听罢此話長嘆氣 眼望咸王拳頂足
越三近献西施女 那狗賤 混乱吴王行事宕
眼看着 江东姑蘇不久長 不久的
刀兵滚〻起烟尘 吴门大炉應为位 此乃是
天又造旧不由人〻 定西施 他是瑶池金鸡女
精灵惑乱帝王君 山人难以将天扭 因此總末把朝臨
吴西王 众人聞听齐發怔 一个〻

默〻無言口问心 這提兰駒斉説話 口把国布尊又尊
弟子等 明日進朝奏上本 辞官回家探滿门
去到那 歸州往约你兩三 父子元長永不分
孙伍子 令听点頭説罢了 明日里
共会朝中表見云 众將告辞回府去 到了次日早清辰
吴西王 一个軍布將朝近 会見江东聚武文
掌印官員傳正言 今朝文武尽听真 一概的
大小国事交丞相 不必轉奏天子令 明輔令听發了忙

無奈回朝奔府门 自杰后 众將明輔告病假
冷淡軍国一片心 且説风英石氏女 身怀六甲要臨盆
不覺的 十月滿足要离分 時候一到及离分
夫人一陣肚腸痛 把揚柔腸要分娩 家將忙把收生請
請近軍布府大门 這夫人 骨解牙排向骨縫
嬰兒落草叉离分 穩婆跪倒忙道喜 〻宇况
夫人生下三其姿 有人报与孙武子 下回言
雲繁仙了武圣人

真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石氏夫人怀胎十月今日分娩武由
星官投胎轉世在孙门為子穩婆叩喜了孫回話才知是生産
了一位公子夫人滿心欢喜叫使女何在奴婢伺候快去到前
所报与你国布老爷知道使女令听不敢代慢跑上了良安展
倒身下拜报与国布老爷在上方才千万之喜国布説喜從何
来使女説方才夫人分娩了一位公子特差奴婢前来到喜圣
人正与淮南的一干争战將生談閑話听見這句言辞只樂的
欢喜非常明輔与众將一齐拜倒与圣人道喜圣人吩咐设擺

香案叩謝天地傳令家丁分賞用心服待夫人又見毛遂肖古
達王禅王叔前与布付道喜登時間人口似飛一个傳十〻个
傳百〻个傳千〻个傳万姑蘇内这些五府六部十三科道朝
即付馬凤子龙孙一齐前来道喜吴王全知也差官預備金艮
表礼送至国布府内圣人分付多官礼物概不敢領只等到公
子邵月之辰个家都要請進美下送至軍布府门
众官員 告辞个自回家去 国布分付张不听
个〻差人尋妓女 街院之下女花客 姑蘇城

花街柳巷个街院　怪叫忙坏个家丁　光阴似箭一个月
平而府内乱烘々　但只见　府门恩花挂上采
搭盖踏龙五采棚　忠王明称先来到　后很江东席一棚
这吴王　邓月善言送贺礼　居家建休至府中
石善至亲回来到　合朝文武众公卿　这一日
又是公子大满月　圣人千秋喜事々　一来给仙翁来庆
二来贺这小相公　这些人　代领美文齐来献
珠围翠绕女花客　良安大展分宾主　列摆团房锦绣房

又则见　缕丝绣球多斋正　金炉宝顶绣香湮
武子天仙君正位　列坐明朝众公卿　只听得
吹三通来打三鼓　笙管笛箫个凑声　吃一着二整席面
肉山海味甚解明　守官员　陪着天仙来饮酒
到拳行令喋盅々　太王看着心中恼　看见了
这些妓女欲无明
武太王看见了这些妓女心中动怒肚中恍代我要他一要狂
下叫承奉宦　有快去到宝代桥我一个妓者来承奉官答应正

府上高来至了万春院门前用声招呼　呀　万春院的水户何在
黄乐户令听不敢代慢订集宫社三来满脸喋说大老了有何
分付承奉宫说国师今日又是寿日又是满月要寻一个妓者
陪酒呢黄乐户叩首说老庄好的都教别的老了全传了去　咧
乐社个一全但承奉宫拿听一声断喝　吐　好奴才你岂不知我
家王了性如烈火眉皱杀人不管有没有快些者去我
承奉宫　马上着急双眉皱　断唱姑苏黄乐工
只要好的快去找　但真逞挺罢不轻　我若是

回府奏知王了驾　太王一怒了不成　必定要了志八命
晋把巢穴一扫平　黄乐户　闻听唬的魂不在
老了息怒请听明　诸云兰香全月柱　秋香小翠共春红
这有叩　三三姐见李二俏　望花凤文豆小青
这些会唱的妓者　都近天仙在府中　这院中
剩下一个半锅坑　怎陪国师饮刘伶　老了哀要抗死我
教我难应这一宗　这乐户　心内踌躇多一会
忽然一事上眉头　口尊老了容禀话　先要说明老了听

有一个　女子才交十六岁　并无梳头是真情
三了既要代了去　只求召应把他来　承奉拿听心欢喜
口中说　快些收什莫消停　乐户连忙叫女子
骑上毛驴快如飞　承奉催驹头里走　乐二调妓紧随跟
三个人　驴马相随来的快　军布府
承奉连忙下走龙
承奉宫下马近府来至席前双膝跪倒说乞三了在上方才奉
命到万春院寻了一个妓者前来现在府门以外特来回话初

康太拿听满心欢喜急忙欠身离坐在席说国师在上弟子寻
了一个美色妓女能吹会唱与圣人消饮几杯如何武子心中
欢喜分付叫他近来承奉宫连声答应转身形望外飞跑不多
一时将那妓女代上了良安大展国师举目当神往外观瞧满
面堆欢细看这一个妓女别人是大不相全只见女子席前下
拜
这女子　酒席筵前忙跪倒　圣人观面往上欢
年方二八多娇媚　体态风流当今年　则见他

身穿時樣團花袄 茘系裙繫在腰间 乌云挽着盘龙吉
鬢边斜簪大牡丹 又見他 玉簪别頂戴桃髻
耳墜金相八宝环 面似桃花紋又皺 秋波相配柳眉湾
生成的 楊柳腰股软怯々 可爱三寸小金蓮
倒身下拜深頭叩 顏々嬝々花一般 武子了
一見此女心中爱 雅叔急焉共心犹 虽然他是烟花女
可比别人独点先 忙吩咐 文子起来忙赐坐
佳人拜罢坐一边 凤管龙笛一派响 琵琶胡笛配三弦

兩傍边 文武多官齐敬酒 代酒仙了句半詋
武子很着他会唱。 山坡羊酒万年欢 武圣人
怀中抱定紅芳女 推杯换盏令请奉 古樂喧天堂前闹
有花有酒似神仙 不言武子与文武 急回来
把話精更会有言

圣人一同明朝与將文武官員推盃换盞要笑謳歌門上的承奉查日言也有酒要个々是大唱大吃听見良安音樂响亮一回身說樂户呢小人等伺候承奉官說你們可都有樂器沒有乎樂户說老了小人等都代着呢承奉官說既有樂器今日乃是国师的千秋寿誕又是公子的弥月大料不能見怪你們何不也在门上吹打々々大家取樂有何不可乎人等听心中欢喜說很好々々乎樂户一齐跪倒說列位老了在上音樂虽有只是小人們都不会吹打承奉官一听此言心中大怒一声断喝

承奉官 拿听樂户一夕話 坐上登時把臉番
用手一指忙断喝 叫声忘八太不堪 相你們

吹打弹唱分内事 責义應行是吹弹 不看国师双喜月
真要惹惱把毛揪 叫你們 立刻搬五方春院
姑蘇城中别挣钱 六桥巢穴拆个淨 烘三交界只当完
台承奉 說着々々將牙咬 樂户着忙喘一蹴
責樂户把老了叫 暫且息怒請听言 相他們
不会奇樂吹打唱 小人不能动三弹 自幼会打几通古
可与老了消酒完 承奉說 既会打古打一套
樂户答應不遲悮 急忙敉起罗古架 古板擊来手中恩

只听得 咚咱々々連声响 师府之内古声响
先打一套新水令 推倒船与快活三 夾蒿巴
尭鐏打的双尭燕 个々承奉全欢喜 拍手打掌齐喝采
京动良安文武官 武子了 听見古声往下向
什么人放肆在府前 叫他近来我问々 該官答應把身番
看見了 樂户打古說住了 很我近云把天仙
登時上了良安房 跪倒叩首在下边 圣人說
方才是你来打古 樂户叩首言一番 承奉老了叫打古

小人不敢擅自專 武子点頭說很好 拿近良安打一番
樂户答應往外跑 急忙々 取了古樂上良安
此人这一打罗古 那晓得他与天仙却有元

有兄千里来相会無兄对不相逢相逢黄乐户他算与武子有
々听見上面吩咐叫他订通古看々这乐户口中答應叩首跪
起往外飞跑来至府外取了乐器来至長安把架子支起放上
了古今琴古桟只食咕嘈々連声振弓犹如炒豆一般一套々
々的打々了七十二套名色回师与卑将无不喝采说打的真
好难为这忘八怎么李来着圣人吩咐承奉官赏他酒吃这乐
户不敢推辞跪在下面饮了三盃磕了一个頭爬将起来圣人
猛一抬頭只見这一个乐　天门之上有一道白光冲空武子

一見说心下吃京暗说娼门竟有仙体之人何不问他一问圣
人说乐户呢有小人伺候你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可告诉于
我那乐户说小人是姑苏人氏姓黄名叫伯央武子又一個看
是道骨仙風暗々的点々頭说乐户我看你仪表非俗為什么作
这下贱無耻的生义你可吃肉不吃呢乐户说回师在上听小
人细禀
伯央说　為着家寒無有度　万吞衔虎过光阴
落单离娘胎里来　直到如今不動筆　我兄弟

々唤叔共今在外　好几年未得信音　武子听罢心欢喜
暗夸姑苏作乐人　这天仙　离坐番身朝下走
便叫伯央你听真　你若不弃天仙架　某今收你作徒门
辰西三　全听此话失了色　立在江東帚一群
王牌王咏双眉皱　尚古達乏遂咬根牙　盘古至今從頭論
那有个　忘八乌龟為徒门　个々不敢未搁挡
伯央叩首拜师尊　忙分付　更衣沐浴听我講
弃却花街柳巷门　度我朝夕亭打坐　蹉唪皇廷經卷文

我的兒　虽然不把神仙作　也是長生不老人
伯央答應说知道　与卑見礼一旁存　这武子
侍卑新来整酒晏　卑賞妓音个出门　文官多人与武将
个々恭敬歛盃坐　个人止飲告辞走　今朝的
文武一齐欠起身　告辞天仙出了府　这不旧
散了合朝武共文
多官告辞回府圣人卑旨下了展西王明輔卑将还在展上歇
酒又叫禅教将黄伯央代去吃飯二人一全毛遂尚古達頷去

新收的徒弟（列位）有所不知这黄伯央来歷不小他該当有神
位的果位后来在藍山修道只因為徒弟乐毅下山闹斋破戒
大摆阴魂阵打住了孙宾寿星下山对他撒陣打了他四十仙
杖把神仙打落在走星河長命化了一支灰鹤独占鰲頭八百
二轉軌相子修成了大道旧是这个乐户闲言少敍書归正傳
武子見文武俱散一伸手拉住了明輔
孙武子　代酒拉住武明輔　叫声徒兒你是听
无是我今行此事　大料我　难住江東这座城

越王丢了西施女　只怕不久動刀兵　武子说着腮流派
嘆坏修真養性公　口中说　師徒眼見分离昔
未否谁死並谁生　卑将听見这句话　嚇坏江東帚一棚
全听此话魂不在　立在了　臨撞闲宝大英雄
忽听武子又离話　明輔当神你征听　並飛是
孙武说此不利話　听我細々在明言　匀踏定下捆粉計
未言你我命残生　西施女　本是鳩精临凡世
擾乱姑蘇不太平　不信徒兒白神看　他六根不全是精妖

明輔說　此話是真別說慌　武子点頭是真情
忙着归坐又飲酒　武子挚歪嘆一声　口中說
我在紅塵貪酒色　罪東归山天不容　娶妻生子泄元氣
大罗天仙落水中　我孫退　既知未来过去事
跳到自己豈不明　武子說着把開（肴觜）　不由的
一陣心酸淚淚痕
武子下殿看明輔暗〻的伤心落泪明知道不得善終死在西
施下的手内不敢流淚天机只是嘆气明輔一見再三辭別口

中說老了凡事俱由天定人力不能挽回国师不必着急圣人
說我的兒你去那里知道我孙还因為你扭天而行杀戒太守
扶保吳王指望永享太平荣華誰知東吳的紅福以泄大料你
我雖以在江東居住年人但个扭京害怕且说四值功曹慌忙
近尚灵展揩奏玉帝孙武子貪花乱酒杀生灵娶妻生子破了
杀戒
衆神祇　施尚展上參武子　既為天仙胡乱行
娶妻生子現有后　武回投胎去降生　現如今

满月之朕差雷部　捉拿孙还上天宫　玉帝拿听心内恼
手指娼藕双眉峰　朕教你　江東我保娘光子
不該任性乱胡行　平鄭代楚东法令　得道神仙被你坑
絕不該　雷震杭州拏句践　苦死百万衆生灵
推送女兵闹色戒　忽涌闷浑浊五行　逆玉帝
說着〻〻冲〻起　叫声国雷大元戎　率領八部衆神等
今夜三更到江東　．把孙还　急速捉拿休延慢
千万别惊武曲星　應元天尊忙領招　告辞玉帝下天庭

但只見　鄧辛張陶排馬進　庞刘苟畢抖威風
一对幢幡搖宝盖　直扑姑蘇一座城　半空中
撑下旌幟接方向　云塵响亮在空中　半虛空中住冷霧
嘀嘀〻平地起風在　孙武子　正与衆将艮安展
忽然一陣不安亭　心京肉跳說不好　急忙〻
袖占一課果知情
孙武子正全明輔与一干战将在艮岸屋上飲酒坐談忽然心
血来潮掐指一算早知其又慌忙离坐出了艮安展望上一看

只見阴云寄佈冷氣侵人只嚇的魂不付体一国說展西王弟
子伺侯你同衆將不必推遲快些散席走罢衆人拿听一个〻
京慌失色出了軍师府个自回家不表艮安展上忙成了一处
这些奉承官不知是什麼元故个〻京慌圣人打發衆人去后
武子了望裡所走石氏夫人正然楚要只見了环跪倒回话說
夫人国师老了来了
这丫环　京报国师将府近　奶〻迎接武圣人
天仙拾行双三步　修行二回洞分〻　一伸手

拉住凤英矣要叫　吉命夫人細真听　只说夫妻全偕老
想不到　大祸塌天眼下臨　玉帝传下册書诏
八部雷神拿圣人　夫妻眼下难相雇　你我傾刻双分离
石凤英　金听此話真魂写　遍体筋面瀨似金
口尊天主因何起　不利之言挂在唇　武子說
越王近献西施女　谋害吳国君共臣　玉帝差雷打孙还
这在三更子時辰　只因為　貪恋紅尘江東住
娶妻貪淫無女軍　雷震杭州杀法令　随罪丘山海莫深

夫妻呀　所為明翰推南將　得罪昊天玉主嗔
快些收什尋正路　但要埃遲命难存　這石代
拉住天仙腮流泪　此話不假可是真　武子說你正齐看
只見空中滿阴云　圣人說　不必迟遲尋正路
先上良安救命人　武子跪上良安层　衆將古打似雷音
京動了　王禅三敖尚古達　黃伯央毛遂見圣人
天仙說書見宗点打　先正姑蘇武竟门　千万的
不可洩漏宗逃命　双阳岔口等山人　重將善應說知道

国師只管放宽心　壹个ゝ　我秘披掛擎兵刃
搬安扎上馬安心　全命水命先逃命　正了姑蘇鉄票门
只听空中雷声响　軍師府边不旧歸坏了天仙武圣人

時才話表王禅王敖等慌ゝ忙ゝ我秘介胄手持兵刃上了坐季出姑蘇來至双阳岔口拨馬等候武子這且不表且說圣人打発了乖將出了軍師府用手望良安层上左右一指手内掐诀口中念咒喝声急真是仙家的法力会边登時间左边現出了王禅王敖的假像右边是毛遂肖古達黃伯央的假像一个ゝ端ゝ正ゝ站立双傍圣人吩付了环使女急速逃命又叫承奉官把前后府门横闩上貟院子里挨墙落上高桌你等越墙去罢少若延遲只怕性命不保武子卩說罢急快同后見了夫人口叫声妻拙夫要逃性命石风英說夫主你要逃脫命抛下賤妾倚靠何人圣人說我有一句言不好說出口來這如今你我夫妻恩愛常連事到臨頭不得不說若有夫妻之义快尋自尽若尝夫妻之义任憑于你只把姣兒給我孫遜撫養乃是我山人的一点骨血這夫人閨听孫武子之言他是难捨亲生之子

這夫人　上前抱住娇生子　奶養姣兒耶住声
夫妻恩愛正年平　生養姣兒吉变凶　算起來

落草离别一个月　谁知雷部動無明　你今卩俩要逃命
你母残生一定坑　不如我　金节自尽身一死
抛弃夫妻恩愛情　天仙抱子咬児去　只是一宗没起名
武子說　乳名叫道孙子玉　奶諱孫操父起名
夫人听罢如刀攪　疼坏佳人石风英　這武子
接过孩児忙包果　天仙煩燥手搥胸　夫人痛哭多一会
白綾拿来掌上擎　急忙ゝ　翻身上床拴上套
佳人一狠下絶情　伸ゝ脖ゝ登ゝ腿　一命悠ゝ赴阴城

夫人寿活二十岁　玉皇屏　收去临凡天慧星
圣人一見將頭点　暗把夫妻叫几声　你死后
阴曹地府休埋怨　万般出于无奈中　武子嘆罢忙站起
站在院内看虚空　這正是　一更不喝瑶台月
二更念不全星斜　古打三更交半夜　半空中
只听沉雷振耳鳴
天交三古子时已到南八天的普化天尊率領鄧辛張陶庞刘苟必八部雷神在半虚空中一齐施威正東正西正南正北東

南東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各按肴方向还有六丁六甲功曹
揭谛众神祇把圣人的去路截住恐怕天仙逃走則見九天卩
在空中一声叱咤吩孙逊你不必廷遲吾神奉玉帝的勅旨遣
八部雷神前来拴你快些受死跟我上庞肖宝展面見玉帝办
明如若展爪那时节吾神本奉玉帝吽你永远随落輪廻圣人
闻听不由的微ゝ冷笑
只听得　半虚空中诸神喊　沉雷响亮不绝声
雷光闪ゝ不绝声　恍動江東一座城　孙武子

仰面观睛微ゝ笑　要想雷打万不能　番身回后不代旻
忙取先天宝貴灵　忙把那　金攥黄菥摙背后
还有蛾眉劍一条　三卷天書揣怀内　有蒹法宝錦囊成
一伸手　床頭把起小公子　揣在怀中包果亭
足下换上登云履　頭代金冠穿豆青　这位卩
番身出房当院立　脘挎虹庞喊一声　口中大吽尊上圣
八部雷神要听明　我孙逊　所奉牒文玉帝旨
貪恋仁坐在江東　若肯放我归山去　万事皆休何必争

如若是　倚仗神威截擱我　那时動手不留情
恼一恼来怒一怒　受吽江東日月（不明）　我立刻
皱ゝ眉頭山海動　踩ゝ双足天地崩　空中雷神冲ゝ怒
一齐施威下绝情　呂准了　武了的天灵往（下打）
刮拉ゝ一声令（人京）　圣人一見不代旻　一回手
把金攥黄菥掌（上擊）
八部雷神照准了武子的天灵上旧是一雷只听得刮拉ゝ的
不好一声拙比猶如山崩地烈圣人一見不敢代旻把金攥杏

黄菥朝上一点那ヶ雷不能近身圣人忙将公子孙擽果了一
ヶ嚴ゝ緊ゝ忙使罩身法自己渾身造劲双足一踩哧溜ゝ一
道金光腾空而起高声大吽玄元天尊吾今走也如若赶我ゝ
可旧断不容情说肴将黄菥一展果肴孙擽卩晃双ヶ佯坊而
去雷往下追赶
众雷神　一齐施展朝下赶　只听沉雷不住声
孙逊一見不代旻　忙展黄菥指正東　唰拉ゝ
万道金蓮空中現　千条紫氣把雷冲　武子脱逃出郊界

直扑双阳岔路行　且不言　武子之下逃孙逊
且把天尊明一明　欲待要赶有至宝　要拿他来万不能
这如今　走脱孙逊不打緊　玉主見罪了不成
他有金攥菥利害　蛾眉宝劍是仙条　他还有
三卷天書多玄妙　与他動手是下風　鄧卒帅陶發暴皂
庞刘苟必動無明　半空中　各施雷火要烧府
三把真火果无穷　一点火起如灯亮　登时烧的扛天红
軍師府　前后左右全是光　烈焰騰ゝ呂碧空

千条赤保分南北　万道紅霞串西東　只烧的
亭台石柱乒乓响　屋舍房廊樑柱崩　八部雷神回宫去
面見玉帝請罪名　且不言　玉帝之事说現在
軍師府内光升ゝ　各處官兵忙傳报　登时间
烘動江東一座城
軍師府这一遭了回路各處的官兵急忙上各衙门前去报火
玉芑軍门石善听見只唬的嵬不付体列位真是俗言说的好
是亲三分向他旧連忙代領兵丁前来救火且说明輔与众将

告辞了武子回到展西王府思想才才圣人之言不由心中京
恐正仝八将闲谈忽听淂雷声响亮明輔連忙出展只見万里
無云正杰納闷又見报事官跑来报乞王ㄗ在上方才一陣雷
响軍師府内大火冲天特来禀报
这家将　报罢一往從前话　明輔闻听吃一京
分付左右快备馬　乖将搬安上走龙　一ケ丶
心忙又乱催坐季　竟扑軍師府似風　臨近妾駒甾神看
这火圍圍肴的凶　展西王　哎喲一声栽下馬

唏坏江東虎一棚　下将揆扶淮南将　叫勾多时把眼睁
忙分付　地方官兵快救火　解救天仙出火坑
滿街馬跑銮鈴响　救火官兵乍了芒　都说是
雷打天仙将命丧　有人飛报近皇宫　吴王闻听双足跳
天子連心滚淚痕　口中说　江東若无孙武子
朕的江山風里灯　率領多官忙来救　火滅烟消到五更
展西王　一仝乖将朝里跳　睄見石氏死尸灵
左边燒的禅教像　右边毛遂乖人形　肖古達

伯央火中俱廢命　不見天仙影共宗　吴王一見心伤感
暗把天仙叫几声　只因你　為孤江山使尽力
墜落红尘入五行　姑蘇娶妻才生子　吴王玉主動无明
今一日　五雷打死孙武子　我朕江山眼下坑
江東无了天仙架　谁与孤王苦尽忠　这吴王
越哭越痛越伤感　嘆坏江東自在龙　明輔乖将以刀攙
双泪千行大放声　只说師徒在一処　谁知今被五雷烘
明輔痛哭抬頭看　睄見了粉壁墻上有四句詩词肴孓明

正是吴王一同明輔乖将痛哭武子明輔猛一抬頭只見長安
展的粉壁墻上有詩詞一首慌忙走至跟前定睛甾神仔細观
看只見上寫肴
二十年前挂鉄衣　征南战北廢心機
雷擊孫遜今丧命　明輔不久血染尸
展西王看罢默丶無言且说吴王痛哭了多会率領公鄉進朝
降旨肴高僧高道念経超度亡灵命五芒軍門石善収殮他的
任女兒石氏夫人的尸首所有的家財尽归石善收領王禅王

救之毋肴石老ㄗ養贍办理内外朝臣忙了一個不了这且不
提且说武子圣人用金㩦杏黄旂点回八部雷神怀抱公子来
至双阳岔口一挨云頭落将下来王禅王教毛遂肖古達黄伯
央正杰等候天有四古只見一道金光落将下来一ケ丶欢喜
一夲通接圣人说我的尔不必挨遲跟我走路要緊乖人荅应
王大ㄗ接过公子孫操天仙跨上白龙駒師徒六伯竟扑了仉
仙山的大路
孫武子　说罢一仝乖徒弟　离了岔口扑正南

一夲顛駒望前走　圣人馬上暗心酸
阮仙观中与明輔　扶保姬光定江山　三访專諸孝毋汗
魚腸会内用机阕　劍刺了　姬僚樂离刺姬慶
姬光為主坐三禅　扶助子胥共人馬　平鄭代楚起狠烟
只為那　鞭打平王扶米圣　幼主莊王丶出金銮
明輔回上姑蘇郡　同保吴王这几年　谁知道
越王大擺松棚会　五国合兵会稽山　伍辛救父大得勝
兵困杭州賭闲凔　只因為　五梆下山帮勾践

江坊闹法起禍端　枯梅大摆螭牛陣　困住孫遐正五天
万壽伏　下山破陣捡五梛　雷震杭州黎庶残
一怒破戒将妻娶　今日生下小兒男　这勾践
進献鸡精西施女　眼望江東保不全　玉帝差遣雷捉我
所仗法宝要回山　圣人思想朝前走　曉行夜宿在途间
那日師徒朝前走　一抬頭阮仙高山在面前
師徒六丁这一日来至了阮仙山進了阮仙洞撫養小公子孫
摂教演衆人的道術忝祥打坐跪啄黃経这些事俱丁不提且

说忠正明輔武左王焦休欣安仁杰栢配姜立石畚蓋英蓋宇
一丁：打天仙府中救火而回吴王还朝降旨旨义衆人闻听
追荐亡灵子胥主拉义戕罗了三七二十一天的水陸道场伏
事已必回府心中闷：不樂一来思想忠孝王伍幸总要上本
郢州而去怎奈吴王貪恋西施总不臨朝二来又想国師武子
无的好苦不由的心中伤感
展西王　思前想後如刀攪　不由一陣好心酸
暗：只把姣兒叫　父子東西見面观　你在那

郢州淮南享富貴　父在江東愁万千　國師目今归仙路
要想重逢难上难　只落得　家破人离无限苦
孤身独自受熬煎　总有八将在一处　总在江東是枉杰
杭州的　越王進了西施女　吴主宠住女紅彦
好酒貪花生淫乱　只怕江東保不全　曾记得
那日国師因酒醉　与我言过事一番　西施他是鸡精女
乱世江東起禍端　又说他　六根本是不全休
攪乱吴国民不寍　蓋造姑蘇台一座　河地修造採蓮船

这國師　臨行又有詩四句　粉壁遺留字一篇
看来我今大数尽　只怕臨危尸不全　何不進朝奏吾主
办出精灵不容寬　当真是個鸡精归　碎刮千刀氣也平
展西王　说肴：：冲：怒　怒脳英左氣乍肝
这回書　明輔要把机関洩　下回書.
剜眼剖心死的可怜
展西王越想心中有氣梛展左与衆将相劝飲酒至天晚方散
次日衆人上朝吴王无奈滿朝文武見駕分班跕立明輔率領

八将面御吴王问安吴王观睛明輔愁眉不展天子说恩人朕
看你的形容想必是因為国師死的可怜憂慮也是枉杰岂不
愚人无不能復生朕劝恩人不必伤感朕当的西施皇妃善于
歌舞你我君臣何不一仝上姑蘇台上散心快樂说肴分付掌
宫太監快到昭阳把你妣：请上姑蘇台与我孤的恩人分憂
解闷子胥闻听只嚇的魂不付体
展西王　听見吴王这道旨　嚇坏臨潼闹宝臣
慌忙跪倒奔陛下　我主在上请听音　我子胥

总有万分憂愁事　皆因運蹇果連心　一来恩子肝腸断
父子東西兩下分　二来國師遭雷打　奥妙之人命不存
因此為臣憂成病　少魂无食短精神　方才主与臣散闷
姑蘇台上飲杯巡　盍古至今從頭論　那有妣：反見臣
如若是　國母嗔心抓丁錯　伍員难保命归阴
若依為臣与拙見　不如素飲可談心　与主分憂臣解闷
望求我主赦為臣　吴王闻听心欢喜　連忙駕欠九龙整
傳旨忙宣光禄寺　良台设宴：群臣　吴王手拉伍明輔

文武群臣随后跟　一齐同把艮台上　天子归坐文武分
山珍海味頻、上　美饌佳餚色、新　伺候的官谈斟上酒
君臣对坐飲杯巡　猜權行令齐欢樂　乘君臣
解劝臨潼闹宝人
君臣在艮台之上一同文武闹、怀暢怎奈子胥心中有事总有
美酒羊羔难已入口一来思子想念伍辛二来嘆惜武子三来
所為西施女之事甚是揪心故此懶于欢咲吃不上数杯只竟
的況、大醉俗言说的不錯酒逢知己千怀少又道是酒入寛

腸人、如是心里一煩旧醉咧天子观看明輔酒醉八成傳旨
撤宴多官谢恩散朝吴王单留下明輔坐谈闲话天子说恩人
以后莫要这般憂慮如何是好
这吴王　滿面堆欢腮代笑　叫声恩人你听言
凡事不可打死脚　憂出病症后悔难　如若恩人有好歹
孤在江東有谁怜　子胥说（為臣）心憂慮　皆因有事把心悬
頭件子在淮南住　臣在姑蘇心掛牵　二来国师归天去
师徒情肪甚伤残　三件越王進美女　只怕江東起禍端

故此為臣心掛念　怎不叫我甚熱煎　这（吴王）说
越王总然進西施　封為昭阳德行兼　凿娴真淨真堪羡
其女為人无事端　明輔说　我王在上臣有罪
我有短見犯天彦　赦臣无罪臣才奏　不赦為臣不敢言
吴、闻听哈、笑　口叫恩人语话偏　当初臨潼將孤救
現过玲珑心肺肝　莫非孤有錯待处　要緊之事只管言
明輔高坐將頭卯　口尊陛下請听言　都只為
放回越王是後患　臣在姑蘇把心担　君臣定旧（胭粉）计

眼見江山怕不全　吴王问　恩人怎知是（胭粉）计
到要明、請一番　明輔说國师曾（说过）　昭阳国母（六根）不全
本是鸡精来混乱　要坏我主錦江山　不信我（主把）风足看
奸、是鸡（孤不）能拳　吴王听说魂不在　半晌无言只看天
也是子胥大数尽　只因為　酒醉泄漏这机関
吴王回宫將足驗　准备肴西施女要害明輔在眼前

正是言多語失皆因酒义断情疎只為錢皆因明輔醉後泄机
只落得不能善終此是後話且说吴王听見明輔的言词心中
京恐不多时紅輪西墜子胥告辞出朝天子问、在心不由心
中害怕这且不表单说昭阳的西施女乃是上方香圣仙姑下
凡不論什庅事情他能未卜先知这一日独坐寢宫忽然一陣
心血来潮袖占一課早知其义暗、切齿说好一个老賊伍員
哀家与你何仇何恨你將机関泄漏与天子知道元来这奸、
当年在西湖变化金鸡洗澡被范蠡撞見改换人形一忙未曾

兩支风足还是鸡爪進与吴王陪伴天子吴王那里礼论今一
日被明輔说破天子必是定要看真假西施想罢施展法力掐
诀念咒登时把双支鸡爪变作小、的金蓮用使佃纏果列位
在先的女子不是纏足也是大脚无非穿上花鞋自幼尔旧用
小鞋尔箍肴不叫他長大了名為金蓮后来果脚纏足是西施
女的遺苗闲言少叙
此書中　闲言少叙書归正　单言昭阳这西施
果起风足作准备　所為吴王好解宜　趣式尔

就中取事好定計　謀害淮南五子胥　不言西施有准备
且把吳王提一提　艮台上　闷坐無言心思想
明輔之言揆是实　何不今夜看一看　到底是人是金鸡
这吳王　下了艮台人调輦　駕轉昭阳走的急
宫官忙报西施女　妳〻接駕不延遲　这天子
進了宫中归了座　心中不悦氣長吁　妳〻说我主因（何故）
面代憂容请说知　吳王说　只因国师雷烘死
心中想念那軍师　国母闷听忙分咐　宫娥快些摆酒席

登时间　寢门之内排晏筵　君妻对坐咲嘻〻
吳王要灌西施女　诚心要看实共虚　及个人
推杯換盏同飲酒　猜權行令甚投机　擊鼓傳花皆欢樂
宫娥双边唱曲词　不多时　灌的妳〻冢縫眼
前仰后合顫花枝　寍丁大醉要睡覺　这天子
分付宫娥莫挨遲
吳王命宫娥将西施抬上床去口中不言心中犯想说明輔有
言在先说西施是个鸡精风足十指不全要是真的趁他醉後

孫家立刻杀了妖妇假的我与恩人結下了冤仇吳王想罢伸
手掀開錦被抖開了白綾明〻露出三寸金蓮果的好看十指
斉全吳王看罢心中納闷这是明輔醉后胡言戲弄于我且说
妳〻忽然京醒只覺脚冷伸手一摸唬了一跳慌忙起來將足
果好下床泪流滿面叩頭口等我主在上小妃和主恩愛如山
為何这等寅夜戲耍
这吳王　闷听代咲忙拉起　叫声梓童你听言
非是我朕戲耍你　皆因有人泄机関　他说你

不是人身是妖体　风足十指不能全　西施忙问是谁讲
吳王说明輔（告诉）咱　国母说　今夜我主将妃看
到底是人六体全　吳王含咲不必問　分附宫娥正酒晏
这君妻重新来（飲酒）　天子的踌躕抛（一边）　猜拳行令斉欢咲
美女傍边把酒添　妳〻引誘頻劝酒　杯〻净来盏〻干
吳王吃的如酒醉　西施一見暗喜欢　国母代笑等我主
為何今夜看金蓮　不看君妻恩愛重　西施含羞染黃泉
吳王说　梓童休要将狐怨　只恨明輔又見偏

国母听着暗切齿　西施怒氣貫眉尖　暗说越王嘱付我
谋害子胥老权奸　我到无心将他害　他反到
癞狗生毛来咬咱　西施越想冲〻怒　不由眉皱怒冲冠
旧勢性里忙恨话　口中说小妃長听我主言
妳〻说我主在上小妃常听見说有个恩人这位恩人到底是
谁天子说旧是那忠正明輔只因我父在臨潼会上打碎温凉
盏現过玲珑体透心平鄭代楚扶保我朕之父江東设聚文武
西施闷听連忙斟酒口等万岁小妃闻名总未見面既是老主

的救命的恩（旧）是小妃的恩人一樣何不（明日）小妃要会〻明
輔不知我主准与不准吳王说梓童既要見他忠正明輔这有
何难明日我朕登旧宣召明輔西施点頭吳王说这屏西王可
喜他忠正天下少有
寢宫内　君妻飲酒交四古　绣幙罗幃東上灯
二人携手归寢帳　夗央交動樂无情　言不尽
被裡風流云雨事　由如浪蝶採花蜂　一宿晚景无多叙
金鷄三唱天大明　掌宫姿　請駕君妻皆睡醒

梳洗已必用湯羹　吴王观代忙结束　分付备辇要出宫
国母跪倒等万岁　想省宣召伍恩公　我主准叫為妃見
望月楼上会英厷　吴王点頭忙上輦　直奔長朝展九重
国母分付宫娥等　打点表礼共花红　望月楼
予各賞賜伍明輔　西施坐輦也出宫　且说天子升大展
中明古响不绝声　文武朝参忙行礼　拜罢文武列西東
吴王坐上忙傳旨　宣召明輔上九重　只見那
丞相屈蒙忙乞奏　明輔告病在府中　今日並未將朝上

吴王坐上语高声　差遣老祖快去请　恩人急速入朝中
宫官奉旨不代慢　急〻忙出朝催馬不消停
且说展西王明輔自從回府至次日自觉心京肉跳髮似人揪
八将前来会合上朝明輔说昨日在良台与天子飲宴想来是
喝多了今日竟省心神不定厷王说仁兄既是身上不爽省人
入朝告病有何不可展西王点頭差承奉官入朝告假不多时
只見门官回话说天子差官前展西王入朝议事明輔闻听不
何故只得冠代一仝八将入朝見駕天子说恩人今日宣召恩

人不為别事听孤家细講
这吴王　叫声恩人听孤講　宣召前来有事情
时常孤对国母講　道及恩深似海同　昨夜晚
妃〻对孤来乞奏　主又会〻伍恩公　望月楼中将你候
故此相召入朝中　展西王听見名〻语　登时嗁的魂梦京
想起酒后将机洩　惹下塌天大禍生　今日宫中見西施
只怕暗设计牢笼　西施倘若怀歹义　我的残生定要坑
明輔思想将頭叩　我主尚神在上听　臣乃外官焉入内

天胆不敢進宫中　吴王说　恩人非比别人等
忠正明輔尽闻名　总入深宫无妨碍　有何疑忌在心中
明輔听罢心京怕　情知有死並无生　欲代不把昭阳進
違背皇宣了不成　今日遵旨見国母　明知此去必遭凶
英厷想到伤心处　痛月之中滚泪痕　暗〻回頭睄众将
难捨忘怀一拜朋　不如今朝舍了命　進〻昭阳走一程
展西王　叩頭辞駕往下走　宫官引領下九重
江東的众将害心怕　嗁坏江山都展厷　双旁边

文武官員發了怔　都替明輔担怕京　不言前朝众文武
且说该死的大英厷　恨定了　宫官進了昭阳院
轉湾抹角望前行　正走中间抬頭看　望月楼在咫尺中
伍明輔　这一楼中見西施　下回書
望月楼剑眼苦害了伍子老英厷

时才话表明辅恨随雾宫内监進了昭阳不多时来至了望月
楼下娘〻正坐宫人上楼双膝跪倒报乞国母娘〻在上展西
王忠正明辅奉万岁卩之旨宣進宫中前来参見国母現在楼
下等旨特来乞奏请娘〻的风谕定奪西施闻听满心欢喜付
中说好一个万恶的老贼我与你何仇何恨你昨日在良台洩
机说我不是人身六根不全幸亏了哀家有先見之明好容易
遮掩过去不然我命休矣滙哄昏君将你召進宫中我看你怎
能逃出我的手内娘〻想罢往下分付快请明辅上楼相見宫

官答衣手扶槲杆往下傳旨說娘〻宣召明輔上樓相見子胥
瑞代掾袍只得登梯上樓來至樓门伍三卩側身下拜娘〻二
十四拜口呼印至三声伏俯不動生上的西施往下依旨說明
輔免行国礼平身明輔謝恩娘〻又說明輔不敢臣是伍員娘
〻抬起頭來子胥說微臣不敢台頭娘〻說恕你无罪明輔束
正抬頭这国母望外留神細看
座上的 西施望外留神看 細睄淮陰閑宝臣
頭代野雁三山帽 上嵌二龍戲奇珍 身穿有

素緞袍服綉立蟒 肤束羊脂代一根 总然跎有身高大
須鬚皆白鬢根銀 这娘〻 看罢不由冲〻怒
风目元睁胃火云 低頭躊躕心中想 偶然抖起害人心
西施女 用手指定淮南將 断喝袁门大帅神
别人說你是忠將良 正直无私直烈臣 挑袁家
今日看你多不正 大奸大恶竟欺君 未從上樓偷眼看
調戲皇娘行不人 你竟敢 不雇君臣上下礼
色大如天细太真 袁家本是三真女 岂容欺心胆大人

你竟是 外施仁义藏奸狡 狗切之徒狼虎心
說着〻〻良牙咬 野而焦黄似淡金 这明輔
听見此話心焦燥 默〻无言口问心 分明妖也寻嘆我
恁顧淮南我伍員 怪不得 国师留下遗言语
說我临危血染身 想來是話該大殺 我今日
撞見欺心妖妇人
明輔思想已必肘夕半步口夺国母微臣伍員平生為人不敢
忘為义思中肝天下的人〻皆知今日娘〻說亦此言外人闻

知岂不耻笑西施女闻听此話只氣的柳眉直立杏眼元睁說
好走賊你抖起淫心調戲国母以臣欺君还敢巧少說着〻〻
駡离了风床走將下來明輔用手揪住伸出了右手只听唤咿
一連旧是几个嘴吧只打的伍三卩敢怒而不敢言說娘〻在
上我伍員也是个烈性男子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方才
娘〻說為臣偷看国母可是為臣那支眼睛睄的国母
西施女 听見明輔如此问 大听怎生你是听
方才你在眼把袁（家看）反來问我是何情 明輔說

臣本义烈忠直汗 怎肯皇宫落罵名 既是左眼戲国母
微臣剜去左眼睛 說着的 一拳府仄眼上放
英么一急下绝情 一声响亮着重处 鲜血直流令人京
咕咚〻 死尸栽在樓板上 宫娥彩女战京〻
个〻唬的朝后退 睄說此事了不成 这西施
看見明輔剜了眼 不由発恨眼睛红 良牙對的連声响
睄〻思量在心中 望月樓 今日伤了明輔將
只怕昏君動无名 低頭思想說有了 必須如此这般行

这娘〻 生上想罢忙站起 自己動手不消停
粉翠珠冠着脚踩 玉代揪折往下扔 一间手
撕破日月龙风袄 抓破桃腮損花容 迈闹金蓮樓下炮
卑領宫娥一窝蜂 这西施 一边炮着一边喊
快拿老奸明輔庅 出离昭阳门一座 这娘〻
直扑長朝殿九重
你說这妖妇西施女怎庅不心毒又狠这们一行可把一位
忠正明輔害咧山嘆怪叫哭〻啼〻可旧直扑了三禅大殿

而来且说吴王天子正与文武多官议論国事又見殿而之去
了半日未見回家心中佃律莫非娘々留下恩人叙法话（呢）正
杰胡猜只見国母披頭散髮衣衫不正一步一交磕々绊々哭
上金鑾天子一看不知什庅元故只唬的魂不付体文武一齐
害怕情知不好天子説梓童々々你為何这般模樣快些言来
西施女跑倒尘埃連々的叫苦
西施女 三行鼻子又行涸 梗噎难抬大放声
口内連々只叫主 赦命皇卩在上听 卩素常

只说恩人多忠正 留在江東锦绣城 要因闻名未見面
昨日乞奏主为今 奴说是 望月楼前見一見
会々明辅大英庅 一来替主表恩义 二来蒼根一往情
誰知道 好贼心内多奸狡 色胆如天了不成
未從上楼将妃看 言语调戲叫辛童 这凶徒
胆大要有不良义 倚仗强梁要行凶 扯了兖凤盘龙袄
撕了罗裙地下扔 我小妃 情急劍他一支眼
跑下楼来見圣君 亘古至今從頭論 臣欺国母了不成

我的那 清似冰来明如镜 抚掌吴国锦江红
拿有奸贼为忠正 依仗功高欺主公 这娘々
说有氣的柳眉立 风腕拳回自打胸 口中只嚷氣死我
要想活有待怎生 也有国母人调戲 外人闻听作笑声
吴王坐上渾身战 怔呵々半晌無言（聋亞似）
且说吴王听見西施的这一片言詞净剩發怔（咧）你说这是怎
庅说（呢）这可比不得别的事情万壞不得的别说是朝廷
認憑是誰也不依（呀）世界上三件事情壞不淂人頭一羕你生

又買賣不壞房產地土不壞老婆孩子更壞不得咧有壞的是
他们的交情重庅才能壞女人（呢）闲言少叙且说吴王说有了
半晌说伍恩人為人忠正万不能行出这羕苟且之事说辛童
此事果然是真庅西施说小妃焉敢撒慌吴王听見西施之言
只氣的身不揺自战体不然汗流口中大罵
这吴王 坐上不由冲々怒 筛糠抖战面如金
艮牙咬的連声响 大罵明辅不是人 这正是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素常一派假仁义

内藏奸狡哄别人 我只说 君臣恩义如山重
淮想你皇宫欺（太）真 未從起义想一想 恩々孤王代你恩
屏西王 官封去品為名辅 又武来又擋文官
倚老賣老行苟且 色胆色天恼痛心 愿不得
昨日良台假粧粹 惑乱招阳不是人 敢知要有不良义
那有君来那有臣 这吴王 越说恼恨冲々怒
駕上官员细听真 代領武士拾我绑 别放奸心狗佞臣
只听得 班部之中人答庅 闪出一对虎贲軍

只听得 班部之中人答庅 闪出一隊虎奔軍
金鑾殿上領了詔 仗劍提绳往後奔 又旁边
文武多官失了色 江東八將走真魂 不知是真还是假
水落石出方見真 且说那 奉詔之人如狼虎
宫官引領去拿人 过了分宫楼一坐 望月楼在面前存
一齐忙把楼来上 看見了 郢州淮南石郡人
死尸倘在楼板上 紧閉双睛不動身 甲武士
不容分说上了绑 计缚牢拴被害臣 推々擁々将楼下

伍明辅　　酥醒良久又还魂　仰面朝天長吁気
背膀绳拴談洞律　渾身是口难分办　遍体排牙訴真难
送一代到三禅殿　准备有要斩临童闹宝的臣

真是红粉之言能入英厷之耳西施女安心要害明辅血口喷
人把个天子激恼立刻就把那素日之情抛在九霄云外欲蒸
傳旨立刻倚拿子胥金殿面審武士領旨去後吳王说亭童你
暂且回宫这般模样叫文武难见西施听頭口苓我主若不杀
了伍員小妃难以活在人世只求皇尸与小妃作主天子点頭
西施女下了三禅代領宫人在分宫楼前打听音你不表且说
帅貢軍倚了明辅推擁直扑了三禅大殿送忠良仰天長嘆明
知道被奸妃暗害只是心中寃点难受不多时来至金階抱倒

吴王一見不由的怒往上撞尨眉紧皱二目元睁说明辅徵臣
伍員你在望月楼上幹的好事明辅说我主為臣不知所未何
事吳王一声断喝　哇　好老贼你色胆包天調戲娘〻該当何罪
你国母情急剜了你的左眼你还敢在孤的跟前强办明辅说
倷听倚言只国母言臣用眼戲看寻嗅不是〻臣一怒自己剜
出一目送吳王闻所徵〻冷笑
宝坐上　吴王闻听心好恼　尨眉紧皱眼元睁
用手一指高声骂　杀剐的賊走那住声　想当初

夜闯指阅無倚靠　流落江東錦绣城　丹阳品肖受旨苦
与见老主大運通　帮助你　平鄭代楚将仇报
扶保我父作朝廷　官封王爵出品贵　笃你明辅报恩情
笃国為　孤家宫中長说好　招阳要念見恩么
望月楼中去恭見　不料無端把事生　你竟敢
色胆如天戲国母　臣欺君妻难恕容　有心今朝留下你
只怕别人照樣行　说为諸　傳旨武士推出去
诱赴云阳问典刑　明辅气的双脚跳　寃枉寃哉不住声

殿西王　高叫天子屈死我　臣在姑蘇落朽名
我死一身直蒿草　还求我主富断请　送明辅
任凭喊的喉嚨哑　吴王上当耳傍風　推〻擁〻朝下走
出了朝门往外行　登时间　唬怀朝中文共武
还有江東帅一棚　文官班中鳥沙動　又则见
武戰官員作了范
合朝的文武見天子今日傍了子胥出朝赴云阳市立刻闹刀
问斩一个〻只唬的目瞪痴呆有心上殿陳言一来天子正在

昏憒之间二来这个事情难已插言你说明辅没有这们件事
情天子要说怎厷知道呢国母現在都臉抓破了衣裳是撕咧
你又没暗見你怎厷知道不真呢不真畧現在又剜了支眼睛
故此文武心裡一想旧可蹬了清咧江東的車又将見傍出了
明辅人〻有急無法子為救可旧厷了一句俗语你　咧　是十五
个柳罐打水七个上来八个下去
且不言　合朝文武無主义　单表拿官傍将軍
出了午朝门一坐　御林軍兵撵闲人　只听得

巡街哨子迸声响　破口破古唬人魂　頭里几对扎街馬
青衣火長双傍〻　又則見　刽子手单插（雉鸡）尾
鬼頭刀抱冷森〻　一旦竟扑云阳市　闹市街在面前存
急忙〻　搭盖芦棚设公位　子备盘折好坏人
四面撒下天罗纲　兵丁代刀似凶神　登时间
京動苍蘇東百姓　三教九流军共民　一齐来到法坊長
周围四面似云屯　真叱作　人山人海一般羕
声音振動乱纷〻　个〻不知什么事　為何出决杀大臣

但只見　武士架忠良將走　低頭闭目血淋〻
動手綁在椿橛上　架帖已到命归阴　这些个
黎民百姓心中闷　不知斩的什么人　有个老者他观看
認得了青衣是（至亲）　急忙〻　拉至辟处忙盘问
就里情由打听真　老者闻听魂不在　口中说
此事蹊蹺坑了人
这一个老鄉民認詩青衣打听了说我等亏备差使内中详细
不知可旧知道这位要杀的乃是屏西王忠正明輔不知所因

何故朝廷動怒王列行刑老者说（哎呦）这可不好了眼見得黎
民又要受倒悬之苦（咧）这暴的忠臣為何遭此冤枉怎么合朝
的文武连一个直言谏主的没有说着这位老者嘿声嘆气只
見傍有一人答话说鄉亲何用这等嗟嘆的情由明輔一概我
都知道我有一个表弟你他现在当着展前的武士方才是他
告诉与我
这一个　年少之人闹言道　口叫列位中鄉亲
若提今日这件事　明輔自惹祸临身　今日在

朝中去見当今主　吴王叫他朝太真　望月楼中恭国母
谁知見色起谣心　谁知他　撕了风袄抓了臉
不雇君臣乱五倫　怎〻刷了一支眼　大展明冤見了君
因此上　天子一怒将他绣　五刻滚刀杀佞臣
東人闻听将頭点　老者一傍气忿〻　叫一声
朋友说话休乱道　有句俗言可是真　经目之事还怕假
过耳之言休信真　你末这　言说明輔人不正
想〻平常是忠臣　惜军爱君疼百姓　天下各国尽知闻

想当初　临潼会上威名遠　答旧諸王夺尽等
当今天子亏他救　挖过玲珑透体心　皆因為
雷震抗州拿句践　放回越王東君臣　只差進献西施女
勾引朝廷行事昏　姑蘇台　盖造剑河民夫苦
累死生灵几万人　明〻是条胭粉计　西施女
血口贡人害大臣
正是道路不平傍人産為人总是行好事的高耶怕你害一坊
大灾大病是人都打心内埜记着背地里甚耶他好了畧你要

是不行好事竟使阴坏要是得一个浮灾浮病大伙你背地里
先咒怎么不快〻的死了　呢闲言少叙老者说着嘆气少年的
点頭说这旧是了不言東黎民在法坊上嗟嘆忠良且说吴王
見傍去明輔怒气冲〻往下傳旨宣召西台御史尹得良上展
只听下边答应去班見架天子说鄉家領朕之旨速到法坊盗
斩老贼明輔尹得良叩首領旨出朝而去
尹得良　領旨出朝去盗斩　唬坏文武众功鄉
吴王提笔写駕帖　午时三刻好行刑　班部中

咘怀江東一群虎 都督明辅担怕京 展広焦燕長吁氣
仁杰栢纪间直倾 还有那 姜立石畓双脚跳
急坏了巫字句（豆巫） 一声喊叫往上走 我等話有待怎生
龙虎王 姑蘇死了伍明辅 后恨江山柳展広
二人大嚷臣見架 刀下的人見主公 还吴王
生上睁睛朝下看 认的是焦燕与展広 二人磕頭拜陛下
臣有短表奏朝廷 展西王 今日之事真冤枉
望主且看一件情 焉敢胆大欺国母 血口賁人我主听

就児肖 昭阳国母一片话 愣士明辅问典刑
依肖书臣与拉見 二人当展对口共 果杰是
子胥如若行此事 碎剐凌割也恩莨 婊丶若要欺良将
進了冠带財寒宫 还二人 当展还要朝下講
吴王气的眼通红 用手一指高声骂 展広休所了不成
你们是 兕死狐悲同一類 安心撹乱我江東
偏向老贼伤我朕 要想容留万不能 忙傳旨
双边武士给朕绑 一个奸贼问典刑 只听双边人答喊

抖肖提绳往上行 上前按倒双支虎 搏过肮膊绑上绳
一个丶 推丶擁丶朝外走 二人大笑双三声
朝中绑了双員将 还不旧氣坏了六位美英広

吴越春秋

十一

时才话表吴王一怒绑了武左王盗跖龙虎王焦休欣这焦休
欣先是鎮江王皆因楚莊王封了他的兒子焦斌是鎮江王在
没有父子一个王号故此打杭州班师回国吴王改封為龙虎
王書交明言归正傳且说那班中的重将見绑了二人一个〻
氣恼攻心俱是連心的好友个〻伤心人〻嗟嘆口中说罢了
这也是命该如此何不陪着三位仁兄同受一刀之苦大料在
江東活着也是無益说着一个〻大叫昏君既不放赦听信奸
妃而之言残害忠臣要我等何用不如也罢我等斩首可也到

干心吴王聞听大怒好一伙送恶的奸賊拉叫娘〻的御谭明
〻是要反外边的武士快把这六个恶賊绑赴云阳一齐斩首
喊〻 只听外边一阵發威一个〻抖索提绳不容分说旧把安仁
傑栢配姜五石蕃孟英孟宇六家好汗五花大绑推擁往外所
行外班文武个〻呆痴不敢見架且说法坊中的百姓正杰谈
说一齐说不好了监斩官来了
中黎民　看見监斩官来到　登时法坊乍了笆
文武只嘆说不好　眼見明辅命要坑　又則見

一家文官臨切近　頭代烏紗穿大紅　下馬入棚归正位
尊等架旨好行刑　又听得　四面八方齐声喂
又有二位绑麻绳　五花倒剪朝前走　軍兵圍绕一窩蜂
来到了　法坊推進天罗网　樁橛绑上二英左
明辅看見江山客　还有焦燕好伤情　明知道
二人当展将言谏　吴王一怒绑英左　三人一齐同見面
又氣相投嘆連声　又听得　外边一陣百姓喂
口说不好也事情　朝中又绑人几个　大概都要被刀坑

看了看　尽江東一群虎将　軍民百姓乱哄〻
忠杰朝廷將心变　安心弃武把文兴　这正是
蒼天有道王無道　日月常明主不明　好容易太平几这載
君樂民安五古壹　在有了　国难刀兵谁征战
眼見姑蘇不太平　百姓说着齐落泪　一个〻
嘆吁明辅中英左
不言百姓嘆吁且说安仁杰等来至了法坊一齐绑在樁橛之
上展左先旧一声大叫说仁兄你老人家不用这们低頭納悶

的有这们些个已弟兄陪着你老人家归天何等的舒服呪话
之在一处吃喝死了还在一塊好不好哇明辅聞听嗟吁说好
丑賊不是仁兄怕死我恨自己没有决断我想当初未何扶保
昏君在江東為官这如今一死可怜谁南不知音信只恨奸妃
而施血口噴人害得我好苦死之后还留下臭名在世正说间
只听有人说頭道架帖到了
忽听得　外面人嚷架帖到　嘆坏咸阳奉县臣
有眼不选吊下泪　看着八將暗伤心　但只見

王杖龙旂頭里走　捧旨内监随后跟　来至芦棚不代曼
大喝监斩接旨意　尹得良　馬前炮倒报出旨
供在当中架上存　宫官撥馬回朝去　三道架旨喘杀人
四面上　軍兵巡罗圍法坊　吆〻喝〻撵黎民
几顶芦席畨铺地　刽子提手刀似凶神　思杰间
天昏地暗阴风惨　五道将軍来領魂　且说王府重家将
还有承值承奉官　看見了　展西王尸身連绑
一个八將等刀诊　干自着急难答救　个〻伤心泪连〻

急忙丶　置買棺材收尸首　又治酒席合命不
大家抬到云阳市　要祭英広乕一攒　送内中
旧有黎民將不湊　燒帛良錠買若干　恨随王尸家將等
登时具了有上千　有一了　承奉官員名赵眷
明知王架是遭冤　為人胆大多忠正　捨性命
来見监斩绝在桌前
总而言之承奉官把来又说明法场上要活祭明辅众將监斩
官点頭说时候有限遠丶祭莫罢王官答应招呼众人抬肴食

盒有几个年老的百姓恨随入内其余的都在四面众將连忙
打開食盒摆菜的摆菜斟酒的斟酒刲帛的刲帛旧由如山堆
一蓋分了九堆家將等一齐跪倒流泪满面口叫王尸与众位
小人無能不能救也只是活祭一番愿王尸等早登仙界说肴
话放声大哭明辅说罢了你等既有此心怎奈我满服寃屈五
内俱焚总有风随它我寃杰的难嚥
伍明辅　说道其间長吁气　承俸官斟上酒伶列
英広张口喝一气　止听服内响连声　柳展広

那边高声快斟酒　肥肉拿来到領情　总死作了饱死鬼
谁要捏破妇女同　指意的　军民百姓齐啼哭
临死不惧是英広　众人挨次都敬到　人丶磕頭放悲声
到招的　明辅众將悲又慘　叫声百姓众人听
子齊今有几句话　列位留神仔细听　我明辅
南征北战功劳大　只落临危不善终　天不怨来地不怨
是我造定任苍穷　加列位　有子不必將官作
退归林泉享务農　眷妻賠子几畝地　也無顛險也無京

其不知　半君由如羊半乕　乕若発威羊命坑
不信请看我明辅　十大功劳火化冰　众百姓
闻听个丶心中惨　都说三尸话高明　众人火忙燒帛錠
烈焰奔丶法场中　忽听得　外边又嚷架帖到
家丁收什不消停　抬起什盒朝外走　不多时
二道架帖進芦棚
古来杀人斩犯是有朝廷的三道架帖丶丶来齐才放签子行
刑一天不到不敢動手不言二道架帖来到且说天子怒绑了

八將連夯架帖又写弟三道只听左班中一人高叫我主不可
刀下留人说肴来至架前拜倒天子说来者是丞相臣是屈蔚
说你有何奏章屈蔚说臣有短見忠正明辅素行端正乃是棟
梁之才岂有行苟且之事未知真假杀了明辅不只要紧只怕
别人寒心这是一件二来明辅是鄆州淮南之人借来扶保東
吴总杰他有不事望我主在思可矣
屈丞相　進礼磕頭等陛下　我主龙耳在上听
总杰明辅有錯处　是前也有救主功　想当初

西秦穆公生酥敌　邀请诸邦各国龙　临潼闹宝定巧计
埋伏見郎將与兵　曾记得　红山展広先截宝
明辅下伏柳展広　近城識破十条记　临潼台上显英名
多亏了　明辅力举千斤鼎　得了宝印太阿拳
文对百里奚秦相首　武养咸阳甘总戎　他也曾
拳打下莊伏乕將　脚踢蒯聩嚇灵公　老主打碎温凉盏
一怒現古宝三宗　他也曾　倒登青系拔山力
剔透心肝漏前胸　舌尖写字人间少　剑挫梧桐嚇穆公

他也曾　席前假文庄酒醉　揪住穆公不放松
袍下亮去太阿劍　立逼秦楚定烟盟　扶着那
穆公上馬將台下　闖去尨潭虎穴坑　大战秦兵黄河套
使坏闹宝大英広　一杆鈆独挡（千員）將　只杀的
秦姬輦（冒怕）魂夢京　后来保主功不少　魚腸叅上大挑兵
平鄭伐楚平天下　扶保我主作江東　旧是那
松棚会上險喪命　雷震杭州保太平　拎拏勾踐班师轉
我的那　改变心腸为何情　不看素日功劳重

也看临潼救命情　卩呀你　閙是去閙是来罢
后来之人好尽忠　屈带說着流痛泪　叩頭磕地响連声
合朝文武齐上殿　申仂鄉捨死保奏更英広

真是礼伏君子法治小人丞相屈蒙說的又柔又和又受听起
根發脚言講子胥功劳是苦苦的哀怜保奏又搭合朝文武盖
部公鄉朝部付馬一齊上殿保奏明輔吳王在坐上況音衆臣
保奏伍員大料我朕扭不过去今日暫且饒放了衆将在坐主
义总要杀了子胥我才心净（呢）吳王想罢說丞相（臣）是屈蒙我
朕若不看素日之情一定不饒看着衆人之面饒放衆將不死
丞相文武一齊謝恩天子冩了一道赦旨差官上云阳市赦放
九將不多時衆人進朝上金皆明輔仝衆一齊叩謝不斬之恩

吳王說明輔罪臣伺候方才若非看丞相哀怜文武保奏一定
不饒明輔聞听叩首天子說必朝袍一担回宫而去代領西施
竄回翠花宫还且不表且說丞相文武一齊與明輔衆人道京
口中說展西王我等救戶来遲望乞王架與衆位担代一二过
老卩聞听一伸手拉住屈蒙口呼吳宰補與列位公鄉也是我
伍員活該如此
这明輔　眼望文武腮落泪　寃枉寃哉那住声
泪似秋后連阴雨　短嘆長吁尊衆公　可惜我

監战杭州三个月　回上江東一座城　事必辞王淮南去
叅見莊王米券僧　誰知道　吳王在三畄住我
拉住天仙在江東　娶妾生子貪酒色　淂罪昊天動無明
自從那　五雷擊死名孫選　天子吳王恋正宮
信寵西施行奸狡　謀害功臣汗臣鄉　我伍員
本是英烈奇男子　焉敢無礼乱胡行　越王定下胭粉计
擾乱江東不太平　也是我　伍員合該遭大害
眼見菇蘇命要坑　說着老卩双眉皺　不住跺脚手捶胸

為什広　子胥苗恋江東住　受屈含寃人不明
我在菇蘇被人害　子在淮南信不通　这如今
国师天仙今何在　那有成仙淂道公　不如我今尋自尽
以后英名落水中　唎拉拉　袍下亮出太阿劍
二刃双夆項下横　丞相文武合八將　一个个
慌忙解劝大英雄
展西王越想越氣故此拔劍要尋自尽丞相屈蒙上前抱住說
千岁不可尋此拙見文武衆將一齊解劝明輔只淂將宝劍入

鞘展広等八將擐首伍三卩往外所走出了朝门文武一齊又
变懸了展西王與衆將一遍文武告辭回府不表且說衆將擐
首展西王出了禁门上馬正是為人衬福吉凶皆有定數的火
一刻不生火一刻不死子胥造定的应鋏翠花宫剖心而亡焉
能死在刀下闲言不表且說明輔與衆將氣忿々上馬家將圍
隨直扑了展西王府
衆好汗　保户明輔忙上馬　後恨淮南虎一棚
悲々切々朝前走　王府门前下走苍　伍明輔

上了良安归了生　思前想后好傷情　子在淮南无音信
父在江東受难星　不知道　多咱父子重相見
旧死黄泉也闭睛　八將看首刀剑胆　个々皺眉眼元爭
広王說　明輔在来我等在　明輔羞池我等坑
人活百岁終須死　丈夫死后要留名　恨只恨
無道昏君寵西施　無元無故害人生　嘀一恼来想一怒
馬濺江東土变紅　鳳子龙孫留一个　我益趴
誓不為人天地中　焦燐仁杰將牙咬　恨怀盖字與盖英

東平庚　姜立只嗔要造反　石番暴炮喊連声
不言衆將心有氣　且把吳王明一明　一仝看
西施回上昭阳院　如々梳洗正花容　吳王傳旨快擺酒
孤與梓童好押京　口中說　御妻不必心煩恼
件々樁々我朕明　不是愛妃多节烈　險些尔
孤在江東活不成
吳王說梓童若不亏你三真九烈險些尔被老賊佔了便宜去
那还了得我孤还是活首还是死呢說首宫官擺齊了酒菜天

子親自把盖宫娥消々斟了一盃吳王双手高擎遮與了西施
口中說梓童那伍員老賊调戲愛妃是你不允將他的眼睛剜
了一支我孤难忘你的恩情今日虽杰不斬將来一定杀了老
賊與梓童出氣西施闻听接杯在手消飲了三杯谢恩归坐传
杯换盏这且不表且說江東的衆將分付家將擺酒與展西王卩
押京爕痛
武広王　分付家將擺酒宴　承奉荅应不挨遲
登時擺上酒合菜　伺候之人列擺齊　这展広

手内擎杯忙把盏　休欣一傍把瓶提　連敬明輔三杯酒
英広不住氣長吁　口中說　列位兵弟听我講
今日之事甚蹺蹊　細想是我一時錯　不該酒后洩了机
皆因為　国师在日曾說过　西施本是一金鸡
下凡混乱江東主　安心要乱錦華夷　那勾賤
進獻美女胭粉汁　要害国师與子胥　武子天仙雷擊死
誰知今日我遭屈　一定是　妖婦暗恨將我害
血口噴人害子胥　虽杰今日得活命　只怕將来丧溝渠

衆將說　若依我等有主义　不如你我把官辞
大家回上淮南去　父子團圓永不离　展西王
坐上点頭說很好　等我將养目一支　不言衆將言心事
在把吳王提一提　君妻宫中仝飲酒　这天子
观瞧西施暗首急
且說吳王与西施女君妻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吳王冷眼
一观[illegible]見国母总是愁眉不展面代首一胸的怒氣吳王是在
三的爕伏越劝这如々是越恼越恨手内擎杯欲飲而不飲故

义的一陣心酸扑酥〻眼中落泪口中說我主在上小妃自從在越王進献東吴虽不曾眼見我主英名却也耳闻人言都說我主是性如烈火是一个創業的英君今日拠小妃小妃看來你竟是一个懦弱之主為何崮这伍員在江東居住叫他欺君作必倜戲昭阳你在蘇州有何彥面為君說肴这西施面如金泝泪似湧泉口尊我主

西施女　故义悲啼尊我主　秋波杏眼泪滔〻

口說要了小妃（命的）　不如一死赴阴曹　說肴話

一丢香軀怀里駒　到把吴王心啡乇　双手抱住西施女

口中不住叫㛤㛤　說知你　这恭情性多㛤敖

皇妃梓童英心焦　你今氣恼尋自尽　孙在江東一命消

皆因為　明輔楼上行無礼　愛妃你也不肯饒

現在剜了一支眼　可也算把怒氣消　梓童你

所為老賊淮南将　定杀擎天柱一条　明日早朝朕信旨

将他云阳首級梟　愛妃你　不必煩恼請消飲

說肴摟抱女多㛤　分付宫娥看㷄酒　西施接杯想几遭

到不如　将机旧计我粧病　晉叫昏君把頭挠

起式杀了武明輔　除却老賊免嘮叨　西施女

想罢接杯手打战　故义往前栽一跤　頭南脚北身不動

摔了肮髒栽了朕　这吴王　一見哎哟說不好

宫娥彩女尽發毛　个〻上前搀西施　連忙搥背又砸朕

一个个　唤弟呼天多一会　西施还魂泪双抛

拉住吴王只叫苦　只說不久赴阴曹　則見他

粉面焦黄如金紙　唇如靛葉好难瞧　西施氣的渾身軟

吴王一見好心焦　分付宫娥换国母　抬上凤床把湯熬

傳旨快傳太醫院　这一看病准备肴剖　心要害老英豪

話說妖妇西施女假粧病倒昭阳吴王天子一見心如刀攪义似油煎大小宫娥正忙了一夜至次日早旦清辰吴王傳旨宣召太醫院的官員入宫给妚〻診脉開方下薬說是昭阳的国母淂的是夹氣傷寒氣冲心經病体沉重必药難养吴王闻听心中只恨子胥这是他氣的国母身淂重病梓童若有好歹你我的寃仇难解吴王旧在宫中守肴西施不動急見妚〻慢睁杏眼口尊我主大料小妃这个病症有些难已醫治多半是要辞人世了旧只是一件自從越王将小妃進到菇蘇多蒙我主十分隆重你我君妻恩牵連已有年半有余难割难捨為妃的死在九泉之下深感龍恩也不瞑月吴王說御妻何必說这恙的絶活说的不錯馬有轉江之病人有當時之灾有的是妙药吃上几剂可以旧好 到西施女闻听泪流满面宫官呢有肴酒过来待哀家敬主三杯只當是君妻辞断〻〻

这西施　吩付宫官快看酒　国母床前捧定瓶

淌斟一杯凤朧遞　遞與菇蘇主圣明　口中說

為妃伴主有年半　恩愛之情山海仝　目今淂了寃孽病

大料想好美不能 常言説 妙药治病难治命
誰能起死敢回生 闫王造定三更死 誰敢留人到五更
我主哇 若有夫妻恩合愛 杀了明輔灾病輕
若無夫妻情合义 任你江東怎樣行 这吴王
闻听此話心中惱 恨怒潼城大英名 都是老賊行苟且
氣怀昭阳御梓童 西施若有好共歹 咱們兩
这个疙瘩解不清 吴王越想越恼怒 御腕拳回自打胸
吴王拉住西施女 御妻違々斗几声 只管放心来将养

何必滓々把氣生 西施説 飲食不尽如何好
想宗東西吃不能 吴王闻听説无碍 要甚吃的俱現成
只要你立刻好病了 快些言来孤旧应 那怕割孤的身上肉
御妻呀 只要疼好孤不疼
你説这是色催的不咧 割了身上的肉都是愿义的愿淂如今
的人疼女人的多这是吴王留下的俐闲言少叙西施説我主
古人説的好心疼还淂心药治為妃今一日不想别的吃咧心
中只想一个人心吃々才好吴王説这有何难忙傳旨叫宮官

告訴外边立刻到牢獄之中把該死之人綁赴杀場问斬取心
進宮収什美口與国母近膳 哦 宮官答应才要轉身西施在床
上叩頭説我主在上那些人的心都是枉然我只要一个玲瓏
剔透心才中用 呢 吴王坐上納悶
这吴王 手拉奸妃腮代笑 叫声梓童要听真
天地生人心在腑 皮肉包藏方是人 那里有
玲瓏剔透分五藏 又非上古是神仙 神農当初嚐百味
办别五味看的真 还有比干全知道 他是玲瓏剔透心

三皇殿付人两个 如今缺少这般人 西施説我主把妃救
常説明輔是忠臣 宣召子胥将宮進 他有玲瓏体透心
吴王闻听心中想 暗々顔孝八九分 只要只好西施女
想起英太楚伍員 忙傳旨 宮官去到展西府
翠花宮中見寡人 宮官答应領圣旨 出了昭阳龍凤门
越过个宮樓一座 轉过常朝至午门 撒安認鐙忙上馬
府门不远面前存 宮官慌忙下坐李 门官一見忙欠身
忙门内使有何事 这一名奉命之人把話云

府门上該值的人見是一名内使不敢輕慢連忙旧问到此何
事那名宮官将天子宣召明輔的話説了一遍门上的承奉宮
不敢代侵往里飛跑且説王卩明輔自從昨日朝散回府一同
八將商量養好了眼伤辞官要回郢州准南而去衆人依允今
日方才起來在艮安展正坐忽見门官進来慌倒回話禀王卩
在上外边有一名宮官口説奉旨前来天子宣召王卩在翠花
宮面御特来回話請王卩的主义定尊展西王闻听此話只唬
的魂不付体

展西王 听見天子来宣召 登時唬的臉焦黃
暗々思量説不好 这一進朝定不祥 一定是
妖妇西施生毒計 惑乱昏君起不良 有心不把昭阳進
吴王嗔心我怎當 欲代要 翠花宮中去見架
只怕残生一命亡 曾記天仙留詩句 説我臨凡乱兩傷
罢了伍員該横死 屍骨不能轉还鄉 生死由命皆天定
富貴穷通伏上苍 明輔説罢忙出府 眼望衆将講端詳
这一進宮有好歹 你等休要恋君王 弃捨了

江東淮南速报信　拴拿西施大開膛　八將含泪説知道
仁兄只管入朝綱　明輔言絶忙上馬　八將圍隨在兩傍
送出王府皆回特　英厷不住抖柔韁　那一名
宫官引路往前走　朝門下馬走慌忙　过了分宫樓一座
看見正院至昭阳　翠花宫中离不远　掌宫婆
掀簾啓奏主吳王

明補在翠花宫外全夕跪倒宫宫乞奏吳王天子説召進見明輔入宫肘夕至寢閣以前西施看見了明補暗暗的切齒吳王説吳西王臣是伍員無事不宣召明補只因昭阳的国母身淂重疼外々想一个人心吃説是只问明輔你可知道那里有这个東西尋一个来若是治好了外々的病症我孤恩有重报义不敢忘伍子胥聞听微々冷笑説我主在上此話爲臣參透了八九世上那有用人心治病的道礼你若听信妖言这搬行事只怕我伍員死不足惜可嘆我吳愚战三十余載錦片々的江山断送一个妖妇的手内

这明補　説着怒恼双眉皱　手指吳王喊一声
信寵西施油頭妇　攪乱朝綱不太平　可怜我
扶保江東心使碎　苦爭悪战在軍营　渴来口飲刀頭血
餓来人肉把飢冲　可怜我　困来轄卧安心上
那怕暴雨與粗風　鈐刀林中度日月　羡馬千軍担怕京
可怜我　咸阳令上荅救你　魚腸会上立奇功
前者老赴松棚会　雷震杭州一座城　到如今
十大功劳全不雇　貪恋西施在宫中　你今只雇行无道
只怕青天不肯容　昏君哪　那羨人心可治病

旧里机関要言明　西施聞听將牙咬　叫声伍員你听明
哀家想吃　玲尨体透心一个　明輔聞听吃一京
分明西施將我害　大料伍員难保生　到不如
將机旧計身一死　千載吳愚落美名　英厷想罢説我有
快拿龙泉劍一条　这吳王　袍下亮出龙泉劍
扔在塵埃响連声　明輔伸手取宝劍　大叫妖妇昏君听
我死后　人頭悬掛西门上　好叫勾践好兴兵
中了越王胭粉計　拴拿昏君你才明　吳西王
説着忙把袍伏解　漏出胸膛下绝情　只听卟吃一声响
现出了　玲尨剮透代鮮紅　死尸栽倒宫中地
善見闫罗赴幽冥　吳地東南天古响　收去表门大帅星
翠花宫死了伍明輔　下回書八將反將東吳国江山不太平

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这两句話在也不錯只因吳王貪美色信寵西施女貪美色害忠良只落得一怒剖心自尽怨不得纣王寵妲己剖比干之心剜楊任之目盖造摘星樓鹿台置酒池肉林蠆盆炮烙武王伐纣把天下因此爲妲己失落周幽王信寵褒似女烽烟牵火戲耍諸侯把江山叫伏戎奪去因褒似所起上古的君王因美色二字坑邦丧国的不少难以進訴且説伍明輔剖心自尽西施女一見淌心欢喜立刻病也好咧吳王这時候是龙心大怒説老贼分明这是他调

戯妳〻自知礼愢情虚自尽而死 方才他曾說过死之后將他
的首级悬掛西门观看越国兵兵好捉拿我君妻两个我孤旧
依他的主义吩付宫官快把老賊的尸首抬出翠花宫梟下首
级用高竿悬掛武夷门馬草包尸抛在河内宫官尊旨搭出了
死尸割了首级悬掛在西门登時间姑蘇城里城外都知道明
輔身遭大害死的好苦
登時间 三街六市人宣嚷 京動經商軍共民
三教九流齊落泪 暗罵吳王行事昏 这个說

自從納了西施女 信寵妖妇封太真 蓋造姑蘇台一座
累死民夫上萬人 那个說 展西王卩多忠正
扶保昏君有大恩 誣南战北諸侯怕 平戯滅冦扫烟尘
这个說 松棚会上二場战 王罵險些命归阴
雷震杭州拿勾踐 反惹非灾村奔身 那个說
明輔犯了什厷罪 人頭悬掛武夷门 必要妖妇西施害
枕边信言杀大臣 这个說 忠正明輔廢了命
去了擎天柱一根 眼見東吳洪福淺 滚〻刀兵指日临

那个說 姑蘇現有淮南將 全與明輔情义深
知道必定把江反東 去上淮南報信音 有的說
忠孝王卩若知道 提兵调將領三軍 替父报仇將城困
誰人敢挡那伍辛 衆百姓 說着个〻長吁氣
潸吁忠良吊阁心 不言軍民私談論 有人来
振興英厷八个人
不說江東的百姓且說展西王府中的八位英厷自從宫官把
伍三卩宣進朝去工夫可旧不小总未見子胥回来个〻心内

由疑正然盼望只見门上的人望里飛炮喘吁〻上了殿安展
倒身下拜口中說八位老卩在上村從天降厷王說村說何来
门官說展西王卩被吳王宣進翠花宫中不知所為何事天子
一怒將王卩剖腑摘心首级用高竿悬掛在西门尸首用馬皮
包果抛在河内打听淂真实特来稟振衆位王卩展卩定奪早
作主义才好衆人闻听嚇了一跳
秉好汗 听見黍奉一夕話 由如炮振似雷袁
半晌無言只發忙 異〻歎〻似亞聋 一个〻

站將起来双脚跳 搡回拳頭打自胸 双眉緊鎖高声喊
吆喝叱咤似雷鳴 一齊說 可恼昏君行無道
信寵皇妃行不公 昨日逼的他剜眼 綁赴云阳險喪生
展西王 明輔邪些不忠正 梟首摘心真苦情
既是子胥廢了命 你我江東住不成 怕只怕
昏君听信西施話 尋拿你我不肯容 厷王听罢高声喊
到位宾弟仔細听 到不如 你我离了姑蘇郡
回上淮南郢州城 先給伍辛报个信 大报寃仇困江東

說自話 吩付該官伟介胄 予备兵刃拉走危
个〻頂盔忙貫甲 湾弓别劍代网伞 一人人
后東戎庄吩分付 叫声王官衆家丁 尔等各自快四散
我等今日反江東 有你们 路上走着到累手
难保打伏不交兵 家將重人齊难捨 無柰何
泪流滿面且依從
秉王官鍵將一个〻跪倒叩頭泪流满面厷王等一齊開言說
尔等不必留連將所有的金艮你们大家分散我等朕中各有

散碎艮两足匀使用快将柴草搬来堆在四面众将答应把資
財一个〻均洒柴草堆在了艮安展的四面柳展宏焦休欣安
仁杰栢酕姜立石番盖英盖宇八位英宏手提兵刃搬安上馬
吩付不等快些〻点火把展西王府焚烧 哦家将答应登時間火
起衆英宏眼睛自火起这才催馬出了府门众王宫健将家丁
等洒泪分别而去
登時间 展西王府火光起 漫散健将與家丁
八将催馬奔西去 直扑西门不暂停 且不言

八将离了展西府 单表朝内众公卿 只因吴王未升展
都説現在翠花宫 不多時 听見子胥身被害
馬革包尸若不同 剖肝剜心為治病 人頭悬掛在宫门
諸文武 听見此事心京战 个〻背地怨朝廷
害了明辅不大紧 只怕眼下動刀兵 現在那
淮南八将岂容讓 都是明輔好弟兄 文武正自心思慮
只見有人近朝中 口中説 展西王府走了火
烈焰冲空扛天紅 满街报馬鑾鈴响 宫兵救火乱刮〻

地方宫 差人各處去报火 大小官員不暂暂
五营軍门金吾衛 一齐出朝代領兵 来至了
展西王府抬頭看 四面週圍火式凶 方進之家齊忙乱
一片声音振耳鳴 但只見 黑烟羕丈冲霄汗
红光烈焰走西東 軍门石善忙传令 先把那
承奉传来我问明
这五营軍门金吾衛管管京营旧是如今的九门提督一羕故
此应当救火这又比不淂是民房那还由可这是王府一座淂

亲身前来叫人我本府的承奉王宫问〻此火因何而起有人
回稟王府之中上下一人皆無此火是從里边放的石老卩闻
听心中明白旧知道是八将反出了姑蘇只淂吩付宫兵救火
这且不言且説八位英宏离了展西王府一个乱撤征它出了
姑蘇的西门来至外層门一齊抬頭望城上观睛只見高竿上
悬掛着明輔了的首級
众好汗 看見首級如刀攪 疼杯忘怀一拜朋
展宏一見説不好 番觔斗吊下馬（行能） 噹唧〻

撂了巨齒刀一口 頭南脚北手西東 唏坏焦燕合栢配
姜立石番众英宏 一个〻 番身下馬往上跑
挽扶宏王叫長兄 醒来罢宏醒来罢 若有差池了不成
柳展宏 半晌回过一口氣 虎目滔〻大放生
只説杭州班师转 同上淮南保券僧 誰知道
越王進献西施女 妖妇定計害仁兄 创剖心眼死的苦
首級高悬在五营 仁兄哇 阴灵保佑展宏等
大反江東去調兵 捉拿吴王西施女 定給明辅享祭灵

众英宏 哭罢叩首忙跕起 一齊番身上走龙
走獸壺中忙援翦 飛魚袋内取湾弓 唰唰〻
一連射了三支箭 众人吆吃喊連声 兵刃指定城頭上
大叫吴軍仔細听 一齊説 告訴吴王昏君晓
恭出姑蘇錦綉城 我等鄞州将丧报 定叫伍辛領大兵
一定要 先拿西施将仇报 后拎昏君享祭灵
风子龙孫留一个 誓不為人天地中 这如今
明輔的首級交（佩給） 等我们江東大争战 不过三月合半載

馬踏江東一座城　言絕語罢伸战馬　反了八將大英雄
這一上郢州去（根信）　准备着伍辛與兵把吳越平

七言律一首
堪嘆衣門大師神　銀台酒後澆天真　西施醒足懷深恨
引誘吳王行事昏　望月樓中剜左目　草花宮中剮剌心
八將怒反姑蘇郡　伍辛與兵大報仲
殘歌豈念一不多覓下演一部抄錄通俗忠孝英雄吳越春秋
全傳昨日言至何方表淨歸期那一段節目上文書說的是吳
王寵西施殘害伍明輔八將哭子胥一怒反江東俱是昨朝文
代明白且說武夷門的軍政官不敢代慢手拿反前飛馬入朝

啟奏吳王幸文武听見八將造反人人害怕不敢隱瞞只得撞
鐘擂鼓請駕設朝吳王听見鐘鳴鼓响就知必有緊急事情慌
忙冠帶出宮駕登九五文武朝参已畢分班站立先是軍門石
善奏到戾西王府失火又有黃門官死倒于掌反前口尊我主
方才武夷門的門官稟報武左三一全守將哭拜明輔的首級
射了三支反前伴鷴而去特來已奏吳王聞听嚇了一跳
黃門官　奏到八將身造反　此去根信上淮南
吳王听說嚇一跳　半响無言只看天　宝坐上

思量多時長吁氣　埋怨西施女紅顏　不該听信他的話
惹起大禍在眼前　絕不該　望月樓中來剜眼
草花宮中把眼剜　馬革包尸江里撂　人頭西門竿上悬
逼死的郎　八員戰將身造反　為那明輔死的冤
火焚居西府一座　弃捨江東上淮南　不用說
伍辛闖信為客我　一定提兵報父冤　眼見滾滾刀兵動
吳国江山頃刻間　悔只悔　下該放回越勾踐
進献西施害英賢　三宮死了石保遲　吳刹国師真可怜

這如今　明輔被害身已死　恩人一命染黃泉
姑蘇若有二人在　怎能八將反出闕　這吳王
想到其間腮流泪　心中暗々好傷殘　天子越想越害怕
短嘆長吁只叫天　這是我　一朝錯來看々錯
一件偏來件々偏　吳王坐上而其寮　眼望着
概卸群臣把話言
天子無奈又身離坐口呼列位卿家听真只因明輔死端散辱
国母昨日卿起教場原要開斬多亏眾卿保奏我朕開恩放赦

誰知国母得病今日宣召明輔探病誰知他礼悅情虚自已剖
心而死八將無故造反江東明々這是子胥一挑若不提拏豈
不量得我朕軟弱往下吩元帥滿安付帥速休軍門石善焉能
四將領朕旨又速挑御林軍三千急速追趕郢州的八將不必
挨進四將答應臣等謹遵叩頭拜駕吳王惦記着與西施飲酒
欢樂翔花一擡駕轉内院
且不言　天子駕轉朝陽院　单表滿安奉旨臣
四人領旨出朝外　一齊認蹬上安心　急忙忙

未至教傷傳下令　挑選三千御林軍　元帥軍门忙披掛
我庄信求紫征袍　四家尸　各提兵马忙上馬
傳令兒郎快起身　号炮京天兵発喊　亮了姑苏西正门
但只見　旌旂招展遮天地　屈侯恍的太阴昏
甲葉唻々連声响　馬蕩金鈴起征云　一陣々
鎗刀劍戟如麦穗　斧钺鉤叉亮如長　元戎傳令朝下赶
那个撲遮打斷勳　馬上的　兒郎催詞如閃電
苦怀步下重三軍　跑的肶破乏疏力　吁々氣喘汗洋身

一个々　喊叫吆喝声不住　别走了太王侯休欣
姜立石番双員將　盖英盖守要生擒　况有那
安仁杰与名栢配　拿回姑苏好見君　赶石々々来的快
追上淮南八个人　且說那　左王全手正催馬
只听后面有声音　八將接駒回頭看　到把那
勇战英雄唬冒了魂
手人看罢栢配說兄長你们看江东的追兵来的甚是紧急追
可如何是好左王馬上微々冷笑說江东的文武那一个不知

你我兄弟的兵勇这些胆大的因徒今日竟敢提兵追杀于我
左王正然言講只听咕咚一声炮响刁杆旂挡有四將伸馬来
至切近八將西神观看只見左边的一將爛良座良桑甲素罗
袍白龙馬手使良戟杆刻貌青奇却是潘安右边的一將四凤
座黄金甲尕战袍黄骠马松紋刀誤的是石善还有双將一个
穿黑掛皂烏馬長鎗一个介胄鮮明淨紅馬大砍刀果並威武
武左王　看罢馬上將頭点　提的是休連与高能
左筵刀指高声喊　四位將军仔细听　可見得

正是人在人情在　明輔一死断了情　江东若有住員在
谁敢提兵追英左　居西三　在日全与你的厚
我等因他死不明　反出江东姑苏郡　鄆州报信是真情
追石善　一同三將奔詰笑　大叫左王在上听
我等奉旨请列位　八位將军同追赶　八员將
闻听个々長吁氣　大暑江东去不成　当初明輔功劳大
左传春秋大有名　曾記得　台前力奔千斤鼎
劍挂梧桐号穆公　武对甘英炫百里　周室台前亦頂宗

拳打卞莊鹞蒯聵　立逼秦楚定姻盟　只因為
姬光打碎温凉盏　明輔献過宝三宗　大戰秦兵黄河会
出了潼關金斗城　界牌關　明輔受過諸王拜
天下諸侯各回程　不料平王行無道　背元忌陸可宗龙
只因为　金頂禱揺長頂称　无祥女送在深宫
公奸兒娘夫仁政　五六以後媽亲情
左王說楚平王无道休妻敗子任奢谗君死在油锅之内　明輔
弃走樊城深州坐病代病挟蒯聩早国逃郢受尽了千辛万苦

工黄国借兵保普定公大赴夹谷会劍斩姜罐来建在鄭国被
水打死撞死蔡国母兵困魚腸寺马扣嬢墜井那明辅四馬草
鎗伏龙寺寄下来栢公过沙江夜闯昭关多亏了遇見盖英盖
守定计青放了明辅闯过昭關來至了东吴谁知道吴王不在
姑苏明辅流落丹阳县校江要鸟自尽上稍頭漂流一根竹箭
无奈何好汗只得品箭苦度日月
武左王　說到其间胆含泪　叫声元帅马军门
明辅为官三年正　治街已化作倉人　一根背

吹厄一仗柏国母
君臣龙虎会风云
江东的
邀请众将到来临
钱塘梁高刑姬庆
大战胜阑安营寨
连败江东师一群
兵上河南大会军

三千岁帝看君与臣
武三人
三访专诸鱼肠会
吴国姬光杀人马
下海捡龙焦休欣
退兵千岁小储君
伍明辅
未曾伐楚先平郭

说仙观中见武子
帝信姬光兵带雷
剑刺姬僚命归阴
圣人调将管三军
水淹庄
孝下山脉龙天前
伏龙市西子语父
鞭打平王去遁君

扶保那
太平不过三年正
设摆一座松棚会
杀败五柳帝玄门
雷振杭州拎越君
绝不该
马皮包尸江中撂
明辅三下同一拜

幼主菲王登龙位
越王抖起不良心
专起松棚费尽心
皆因为
与我回国进美女
望月楼前双剜眼
人头悬挂武夷门
禄土焚香又气深

又保吴王聚武文
会稽山
圣人一怒兵人马
大破反复锁半浮
西施陷人害功臣
翠花宫中剑刺心
我等與
他今江东丧了命

反上淮南送信音
左王言词还未尽
四将一齐高声喊

元帅若有情合人
这不说
催战马手把刚刀要把人称

放我弟兄皆感恩
恼恼了元帅军门

且说柳展左说诸元帅与军门大人你们四位如若看有伍明辅素日的情代兵回去让我等上郢荆淮南送信岂不是自全其美如若不依反目动手只怕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诸岳石善连休高能四将不由的冲冲大怒说展左你且住口圣上差遣我等代兵追赶此乃是奉旨之事岂敢徇私依大说好好张我等回去面见天子万事皆休但要逮拟说不得咧咱们旧讲番脸武左王不听此话由可一听此话由不的冲冲大怒说是巧咧好潘安休得无礼出字在左我取你说罢一催坐骑马子

奔元崖刀接头就刺潘安一见忙用良戟望上相迎只听叮当一声响亮开元崖刀一冲过去齐捉生摩各代征出二八刀锋并举杀在一处盖芙捻金背刀照石善旧剑连休欣用与高能动手连休大战柏配江场上只听兵不乱响兵仁术甚五石者兰宁四个人摆刹规看八个官前交戎

这正是
八面战马宗尾下
奉旨代兵追八将

我肩上上意十日
行说好说香了脸
丢拎也元截营前

急战元潭席六中
一边是
一边只看联捕死

反出江东上淮南
对累厮杀各占先
武左王
石善马上连声喊
金背球使分上下
金铊遮挡战万天
挡住高能席尾鞭
只杀得

月下里
潘安手提良战行
元崖刀奔如闪电
松文刚刀照顶刷
紫纹双眉青又欢
连休欣
江场只听兵又响
愁云滚滚遮红日

各施本领来交战
不高颜角与眉尖
刚砍劈刺吐光寒
盖芙的
连休掀住急相配
空中战杆如柱樟
仇敌恶战在军前
尘土乱空遮碧天

三千吴军齐呐喊 战古如雷展旌旗 江坊上
八将战向多时会 不见眷贼怎肯还 登时怒恼营立将
休欣马上气冲冠 使了个 乌龙入洞摇铊刺
高能难防中铊尖 哧的一声着了重 可怜他
呜呼一命染黄泉
龙虎王焦休欣一铊把个付帅高能挑于马下柳展玄心中大
悦悄潘安的戟杆离近手中的飞镰刀用力望外一碰响一声
碃在圈外把刀一转眼将进去唱声潘安休走王卩的刀背打

你元帅躲之不及只听噎一声打在了肩背之上这潘安哎哟
一声身形乱恍把安吐血洋膀而去盖英看的连忙摘下了钢
鞭使在刀柄之下名为羲里藏花见石善抡刀旧劈英左左手
金背招架右手的鞭一举喝声看打石善躲闪不及只听噎的
一声钢鞭打中了后背
盖英的 钢鞭打中名石善 军门哎哟背后疼
栽又栽来恍又恍 吸呼吊下马能行 哧滴々
不敢交斧败了阵 连休一见吃一京 混金钢铊身后摆

调动江东掛甲兵 只听得 三千儿郎发喊声
手使刀铊朝上冲 付泰进守颠坐季 大小偏将催走龙
一个个 四面週围只一果 围住八将动手争
口中只喊拿活的 走脱反贼了不成 淮南将
重家好汗心中恼 个个眉皱眼元睁 大骂贼作好大胆
以多为势万不能 好一似 一群山羊围猛虎
鱼虾焉能与龙争 说看个个抡兵刃 乱战似杀往外冲
只听得 兵刃交加声响亮 由如打铁似敲钉

江东兵将齐逞勇 围住八将不放松 伏铊的
由如怪蟒蛇吐信 使刀的雪片般一会 錘打天灵宫光通
加钢钺斧手浑水 重英左 金光惧怕咸风抖
吆喝叱叱喊连声 齐心努力朝外踊 垓心内
杀透一层又一层
付将连休调动大小偏将三千儿郎把八位英左围住厮杀死
也不敢来到高埠之处会有了潘安石善二人总然代伤只得
扎挣一齐勒马观看且说展左等这一场好杀怎见得

四下里腾云煞气八方上滚々征云咚々古响似春雷吼々兵
山如狼虎喊天震地吼连声大小三军齐施勇这阵上叭拉々
蹿出恶猷那阵上哧的的的摊出怪蛟人闹人天罡与地煞争功
马旋马山精合水怪夺食这阵上摇剑无虎豁那阵上齐啓虎
龙腾江东兵将风眉致淮南好汗勇无敌
潘元帅 高埠之处忙传令 大小兵将仔细听
那方走脱淮南将 只杀头目不杀兵 垂三军
闻听将令心中怕 一死相奔围英左 八位英左朝外踊

怎奈週围不放松 展左的 巨齿飞镰如闪电
班彩马跑似欢龙 焦燕乌锥宗尾作 它牛铊扫蟒呼风
安仁杰 手中枪刺方天戟 栢配金铊乱挑兵
晏立石善双员将 钢叉月斧快如风 盖家的
兄弟二人谁敢挡 双口大刀实在凶 刀劈顶上红光冒
铊刺前胸冒鲜红 只听得 哎吆喧叱声乱响
杀了边标在敌兵 越杀越勇淮南将 欢作英左虎一棚
这潘安 一见石善心害怕 付帅连休心内京

只殺高卩江揚死　放走八將有罪名　元李何
住着三軍團重持　至死不放重英雄　來着〻〻天色晚
西山墜落太阳星　一霎時　满天洒下艮棋子
点起点山万盏灯　满安傳令明火把　登時間
亮子油松一片紅
來着〻〻天色已晚元帥傳令悰掌灯火登時間亮子油松照如
白晝戰古如雷宣·炮响哄·八位英雄首急再也來不出重圍正
來了多半天咧一个八能有多大的精神命脈而且肚中又无

食坐下的戰馬不住的咴〻亂叫口打嗐声人是遍汗四肢无
力柳依在馬上一声喊叫列位賢弟須要努力冲踊方好說
罷手中掄刀往外冲來真休欣等也是如兄好一場供敵惡戰
西英雄　一齊横心双眉皺　刀鈴乱奔无相爭
一更來到二更古　遍地尸横人落人　只來的
馬埠之処人頭滾　低窪之処血流深　破罗破古楞滿地
折弓烟前似云屯　砝茸的　吴王又添兵与將
赶至岔口把人拴　越來人馬越竟廣　黄石〻〻横了心

一齊說　工什應部州送什應信　叫在江東搶一搶
双羊岔口來一陣　若凡〻賊人振〻恨　只來的
姑苏三軍齊叫苦　紛〻落馬命归阴　正趕廝來交三古
一樁岔事罕京人　行見青天明亮〻　登時刮起霧沉〻
只听空中阴風滾　來了達居被害的臣　空中跑怀白龍馬
倒挂神老纟一根　半空中　大叫賢弟休害怕
不是山精鬼怪魂　吾乃去世伍明輔　双羊岔口來显魂
列位不必来惡战　快上淮南送信音　考兄臨危死的苦

西施阴毒天子昏　望月楼前双剜眼　翠花宫中劍刺心
把我的　尸首沉江喂蝦蝴　人頭悬挂武夷门
冤魂不散來至此　顯靈賢弟要听真　快上淮南报正信
叫伍辛典兵滅吴君　说着用手只一指　東南黑地大風臨
擂土扬塵迷二目　还不旧吓壞了江東元帥胥真魂

且說半空中的明辅一声叱吒吩列位賢弟听真不必在双羊
路口恋戰速上淮南报信要緊說着用手往黑地東南一指說
那風还不快来哥到多咱话言未了好不利害
冷〻颼〻天氣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過樹倒松梅擂土揚
沙崩崩岸滾〻黄河撤底渾东湖水往西湖貫三山五岳蕩悠
悠十二巫山皆乱顫险些刮倒斗牛宫吸呼吹倒天有底五百
罗汗鬧宣天四大金刚齐散乱文殊刮過青毛獅普賢白象尋
不見真武底而走龟蛇梓童騾子飄了黏天仙洞府打悠〻海

島蓬莱昏暗〻王母瑶池宴群仙二風刮散蟠桃宴天王不見
黄金塔哪吒没了匣中劍二郎失去灌州城幽冥地府一齐乱
十殿阎君岔了群牛頭马面找鬼判此風吹倒落伽山普班去
了金剛鑽盤古至今也有風不似今朝風不善
凛〻陰風透胆寒　感動地府与天閣
空中抖開兜風袋　刮倒須弥山半邊
但只見　此風刮的真利害　由如牛吼似中鳴
風沙打眼迷二目　吹滅亮子与油松　江東的

馬步兒郎难睁眼　如何打仗去交兵　好々淮南伍明輔
显魂聖敵車賓朋　重圍内　展左焦燕風刮去
还有栢配卓英左　柳焦二人正西走　六家好汗往南行
且說那　潘安石善追依等　見此惶風刮的凶
不多一時風沙住　那天大然商四更　睛了睛
淮南帝將无踪影　元帥二人吃一京　戢和延風脫逃走
要想追赶万不能　无奈何　代領殘兵回城去
啟奏吴王先不照　且說好汗英左等　八々人合状奔西京

一々々　風催战馬急如箭　离了江東一座城
足々离有二百里　六将慌忙接之危　听了听
後边並无兵馬赶　大家欢喜在心中　云收各散風声住
不多一時交五更　只听得　四野鳩鳴乱报曉
丑未寅和天大明　卑家罷元齊観看　一々々
唉弟呼兄接走危
六家好汗一齊勒馬这々說仁兄那々說賢弟这陣風来的古
怪明々是居西王　明輔的冤魂显聖救咱們上鄆州报信咱們

弟兄們且查一查說看六人數了數旧只不見柳展左焦休欣
他們丹々手人一見心中害怕一齊往回里連喊代呼並无影
向栢配說莫非他二人有了外錯又想二人的武文不錯六位
英左想到看急之処一齊放声大哭嘆息不住說看東方大亮
正東上紅輪出現
不多時　紅日東升天清朗　英左六位好傷情
兄長焦燕在何処　那有紅山柳展左　都只為
明輔灵魂来显聖　刮散連心一氣朋　欲代尋找无方向

不知何方甚地名　少不得　信馬由江朝前走
思々想々好傷情　又怕昭關实难过　急上鄆州取救兵
无奈林中去放馬　大家歇々再登程　馬啃青草喝泉水
人有干粮把飢充　六人歇勾上坐季　順着岔路往前行
飄々蕩々无定准　好似楊花水上萍　那天不過飯時候
遠看高山把路横　遠看青山如音翠　臨近观睛甚是凶
但見山高冲霄汗　巔接云宵透碧空　怪石嵯峨崎嶇路
青松桧柏满山中　只見荒草窩狐兔　飛禽走獸亂奔騰

英左进了北山口　有塊石碣字跡清　工寫着
群虎山与青石寨　英左仲馬近山峰　望前正走抬頭看
松林中　忽听罗声震耳鳴
六位英左近了群虎山望前正走只听松林中噹罗声吵發声
喊出来了一群老罗把去路挡住當先有一々頭目手拏長鈴
騎在馬上一声喊叫呀尔等子要往前仲馬快些留下買路艮
钱放尔等过去牙崩半々不字我叫你眼下作鬼且說卓好汗
一見此処有了剪經的強人擱住去路不由的微々冷笑齊說

這伙毛賊豈不是送死栢配先旧動怒一伏身催馬上撞
太平倸　栢配催馬朝上闯　方天戟指罵山賊
胆大包身来剪径　竟敢擱路逞左威　告訴你
老爷的錢全随身代　要想分毫战一回　若有本領我奉送
本式平常禽定手　这頭目　聞听此话双眉皺
丹手端鈴把馬催　大喝棉羊休作怪　呼你睛々我是誰
馬临切近分心刺　栢配一見笑微々　一横画杆方天戟
谷噹一声火星飛　振的憣麻虎口裂　扔了長鈴眼発黑

白危战馬朝上撞 英左揞戟刺山賊 哧的一声穿左肋
頭目王強一命亏 倭兵看見頭目死 魄散魂飛跑似飛
太平侯 栢配催駒朝下赶 五位英左也跟随
戟挑鉈扎刀又劈 倭兵害怕战難承 腿快的
跑上高山去报信 腿慢的残地府归 英左々々揍馬看
寨堡修造到左威 盔提刀鉈旌旂展 就知道
此山一定有强贼
且說这坐辟㡀山掛㡀嶺有座青石寨々有两家山王乃是山

東人氏因為命罪重多怕打官司逃至江東地面佔了此山邀
刦过客商姑苏有三里余地大大王姓曹名彪綽号人称霹靂
鬼身高八尺靛臉珠眉騎一匹点子青宗馬手使一根釘々狼
牙棒力大无窮二大王姓魏名豹面如鍋底掛皂穿里坐下一
騎烏錐馬手使三股叉人々称他夜叉神旧在此山肯聚手下
有一千多倭兵四名頭目这日正在分脏亭坐談只見报事的
倭兵跪倒稟之二位大王在上今有王強下山巡哨遇見了一
伙山徒将王強挑死杀的倭兵不少特来稟报二位大王知道

曹彪魏豹閒听在坐上一声喊叫氣死我也
这盗寇 听見倭卒一夕話 氣的眉皱眼睁元
何处来的无名輩 竟敢撒野胆包天 大王如余活拏住
摘心滲酒礼当然 霹靂鬼 吩咐左右抬披掛
倭卒預備我下山 二人戎装不代慢 走出寨外上刁安
代領着 三百倭兵齐吶喊 銅罗打的响連天
順着盘道將山下 江佐京动乍跑元 一々々
渾代縧江抬頭看 目視强人却威嚴 两行好旂分左右

两家擒人在眼前 后边的 一隊倭卒押住陣
々々刀鉈掌上提 当先二寇威凜々 渾身介冑觀非凡
这一々 獅子頭盔明珠嵌 翡翠征衣彥色新
麒麟鎧甲攢色背 護心鏡掛似冰盤 那一々
卯鉄盔上纓乱舞 烏油甲掛鎖連环 皂罗袍上繡金線
青銅宝鏡如月圆 尽都是 左代湾弓右别箭
杀人宝劍肋下提 腰間玉代攢八宝 伴甲條條十字拴
一々是 点子青宗双似虎 狼牙鉄棒掌中提

靛臉珠眉紅須作 巨口撩牙唇外翻 一々是
三股剛叉䇲虎爪 烏錐战馬为又欢 面如鍋底頭如斗
由如黑煞降臨凡 再英左 看罢两々漫山寨
怒恼好汗叫石番 撒馬托鉈朝上闯 口中吒吒振天闹
大罵山賊休撒野 来々々曾教你二人立刻死在山前

適才話表六位英雄看罷了山冠石番一馬上前口中大叫呔
山冠慢來快些报名上來好在鎗下作鬼霹靂鬼一声怪叫口
中說尔等是一伙什么人竟敢胆大進山伤了你大王的頭目
其情可恼問你大王听真姓曹名彪人稱霹靂鬼的便是我看
你坐下有馬手中有鎗必定会些武义依我說下馬投降你大
王卩開恩收留你作一丁巡山的頭目石番聞听此話微々冷
笑好毛賊尔敢猖狂别走看我取你說着催馬抬紅英分心旧
刺曹彪忙用狼牙棒招架只听噹一声响亮架过了战杆大進

他这二人亦在当场战在一处鎗棒交加叮当連声乱响这且
不言且說安仁杰眼望栢就善立盖英盖宇開言說列位兵弟
我想如今咱輸是死在江東了武左王老帝王二人又不知失
散于何处欲代上郢州祇信一來怕昭聞难过二來咱們又無
盤費如何是路依我的主义不如赤了二寇咱們暫且在此落
草稱享有何不可
武伯侯 馬上合齊呼四位 不如依我主义行
堪佔此山暫落草 咱在差人去打听 若有了

蕉蕪展左音合信 在上郢州去調兵 衆人聞听將頭点
旧依仁兄这般行 說着話 一齊勒馬观奔敗
二人江防大战争 曹彪手掄狼牙棒 上下加攻往上冲
石畬的 手内江洪如怪蟒 扎抹挑刺令人京
棒打天灵差多少 鎗扎来劲与前胸 只听得
鎗棒交加差多少 明芦打鉄一般仝 二人交战将多会
怒恼淮南大英左 明知道 山賊力大能交战
暗々切齒皱眉峯 連一个山賊亦不过 叫人耻笑我無能

这英左 思罷一頭江英杆 大吼一声門咯更
鎗々只点致命处 招架不及性命坑 霹靂鬼
臭力大能爭战 如何抵挡大英左 手中狼牙难招架
眼似画鳴一様仝 夜叉神 一見馬上說不好
催馬撑叉斜上冲 幫助曹彪來動手 对面上
怒恼一位美英左
夜叉神見曹彪不能得奔心内着急催馬撑叉上前帮助交战
安仁杰一見冲々大怒催馬搖刀一声叱咤好山賊休得无

扎来亦一个算不了英左說着迎頭旧把魏豹挡住夜叉神抬
頭观看見迎頭一人艮盔艮甲白馬大刀生的威武並不通名
道姓扑到根前撑叉旧刺安仁杰用刀招架二馬一冲过去齐
旋主季各代征它刀叉並举二人交战且說西平侯石畬安心
要用鎗力挑山賊見棒臨近並不招架把馬往傍边一跨曹彪
的一棒打空使的往前一栽石畬將鎗一按喝声着山賊跺之
不及前胸之上中了战杆
只听得 咘的一声着了重 曹彪胸前中了鎗

霹靂鬼今日作了鬼 三魂渺々見閻王 魏豹一見曹彪喪
不由心中暗着慌 他与那 武阳侯卩来交战
看此光景细思量 这伙人相不行商客 人々武义果杰怪
大畧我 真亦真砍难保恭 不如用計把他傷
山王想罷主义定 虛刺一鎗代系江 吧喇々
催開馬鞋朝下敗 意於正北把人陀 仁杰一見双眉皱
口中大罵悪強梁 江防並無一合勇 也敢在此自稱王
說着話 代身催動白老馬 皇杰赶陣自堤防

万一賊人使暗器 英左仔细赶山王 夜叉神敗陣回里看
見有人追喜氣洋 抬腿拆下叉一杆 摘下流星手一揚
我绳护清描頭准 打將出去把人傷 口中大嚷暗宝貝
吾今教你見閻王 且說那 英左赶陣加仔细
只見迎面起寒光 一宗物件扑迎面 安仁杰
卧着巧云手高揚
武阳侯本来追赶早旧有了准备只見山王把馬一横右手一
揚有宗東西打將出去只見一道寒光直扑了迎面英左一見

趕弍尔身形往一仰使了个臥香巧云的架子右手往上一抄
把流星鎚接在手內好汗敁义的一声喊叫哎喲好打魏豹只
当是真不雇收鎚撒馬托人要挑好汗英杰忙把身形一挺胃
矢上的一声吧咤好山賊、拿你爹的恼爪骨子去罷一松右手
把流星照着魏豹打將出去这又神催馬上撞双来的劲可旧
不小难已躲閃面門之上只听吧一声响亮
鉄流星　打衆山賊名魏豹　鼻眼着伤淌鮮江
頭昏眼花身無主　吊下烏騅战駒龙　安仁杰

趕至跟前掄利刃　嘵以一声趕出罢　六位英杰齊吶喊
刀鎗並奉奔倭兵　且說那　倭奈看見寨主死
个々着忙逃啼京　又見衆人如猛虎　要想遮攔万不能
一个々　撇了刀鎗齊跪倒　饒命的々々不住声
小人情愿来归順　只求開恩饒放生　仁杰說
还有何人快言講　多少山寇快言明　倭奈只把老卩叫
在無別人在山中　青石寨　就有二人為寨主
其余尽是衆倭兵　英杰聞听用刀指　吽声尔等尽听明

急速的　打扫山寨侍頭目　迎接我等上山来
倭兵磕頭如乞云　登時侍齊頭目兵　只听得
鳴罗擂古將山下　笙吹細楽甚中听　又溜倭奈扫馬道
迎接六位大英杰　弟兄並坐將山上　登时間
来至分金聚义所
六位英杰来至寨堡門外下馬倭兵接去了兵刃坐李近了分
金所坐下外边又听大吹大打了一陣頭目率領倭兵磕頭叩
拜六位寨主安仁杰传令来猪宰羊大摆酒宴犒赏倭兵又問

此山共有多少倭兵頭目說此山共有一千五百倭兵朴草金
艮廣有英杰傳令青石寨改為兵隆寨專劫吳越及国的官員
来的是赃官污吏土豪恶棍若有大商大客只要二盛单行抓
客放他們过山立一面冲天旂把兵買馬積草屯补頭目尊令
又放后寨的魯彪魏豹搶来的婦女放下山去差倭奈把他們
送回家去自此以后六位英杰就在群屌山居住
安仁杰　佔住群屌山一座　兵隆寨內且稱尊
專叔欽差与皇帝　单杀吳越二国人　又差人

下山四路去打採　尋找吳杰焦休欣　開言弟兄現[illegible]
行囲打獵開敵心　聞来的　寨中扎鎗演武又
教演倭奈操使軍　不言六將身落草　且說英杰从个人
大風中　果是二將朝東去　風定当息看假真
天光大亮江輪現　不見忘怀六个人　二位卩
馬上喊叫多一会　不由着急暗伤心　有心圍馬回去找
又恐追兵到来臨　頭一件　江東兵馬难争战
以力相持枉劳神　八將一仝把江東　如今只有我二人

莫非是　六將重圍喪了命　不杰被困現遣擒
左右為难无出路　急坏吊客与勾陳　二英杰
搂馬只把閑心吊　肝胆实明嘆是真　為何明請無灵応
剂散弟兄双离分　无奈何　只得催馬朝前進
痛坏杰王焦休欣　不敢打听昭關路　信馬由江往前奔
来至了　孤村小店吃酒飯　馬喂青草養精神
打听昭關离多远　店家摆手記不真　此处是
姑蘇正東三百里　昭關正北在問人　英杰就知錯了路

只得会鈔走出門　二人上馬往東走　堪々行到未时辰
一抬頭　一座高山在迎面　山中景致不同尋
这一打馬將山進　那曉得与見了武子天仙老圣人

吳越春秋

十二

正是出路人情不当馬愁城欲破酒為兵二位英厷打頭手内
無分缺少盤費这如何上鄆州前去無及奈何去了荒村打馬
前近走到了未时一抬頭只見前面有座高山阻路二人不知
此山叫何名色只得催馬進山观看此山甚是齊正怎見得
云漫々山高万丈冷飕々根扎黃泉山前日暖嶺后生寒山
前日暖四时有卸之花嶺后生寒堆積着万年氷雪山左边
白猿献果山右边麋鹿啣芝並無往商客旅不見負薪樵子
山禽野鳥不識名正是仙人隱跡正是雁鳬不到処果然人
人被利名牵二人正然观看山景見山口外立着一塊石碣山
寫着隱仙山三字展厷看罢心下京疑眼望焦燕說吳弟这座
隱仙山乃是武子天仙修行之地这如今国師死了此山还在
說着二人嘆氣不表且說武子圣人自從打雷適裡脫逃怀抱
着武曲星一同五个徒弟同上隱仙山在隱仙观修真养性扶
养公子孫操这一日悶座三清殿偶然一陣心神不定
这天仙　肉似勾搭一般兼　髮似人揪几万根
眼皮兒不住梭跳々　鼻子裡忞々打嚏漂　急忙々

仝上泣本拳仙胱 細占一課早知首 哎喲一声痛杀我
殺下禪床一陣昏 及傍边 王蝉王敎朝上跽
蕭古遣毛遂㖇魂冒 黄伯央上前忙手伸 一斉抽換武圣人
这正是 人不動心难已死 酥醒多时又还魂
修行二月双垂泪 好汗信兒吽的心慌 皆因你
千万不听我的話 貪恋江東酒色若 父子南北分双下
阻隔関山少信音 節只為 越王近献西施女
諜害國阳李鼎臣 望月楼前抗了眼 翠花宮中劍刺心

到如今 十大功劳成画餅 閻宮一場难保身
圣人痛哭武明輔 氣坏修真席一群 一斉說
明輔江東瘁了命 我等报仇下山林 謠言神仙撂了昙
空与昏君拼一拼 好一个 有仁有义伍明輔
臨死回頭不善終 眾人个个吞暴燥 禪床上
武子断喝眾徒門
孫武子一声断喝 唉 好業畜还不与我住口休要胡言王禪呢
弟子伺候全人說我的兒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行事哦王

大尸告辞出了洞門来至山坡以下鋪下了蒲團盘膝打座口
念道德真経且說展左焦休欣二人正看山景一回頭只見有
一个老道在山坡上嗱経左王說兵弟咱們何不上前問他一
問說着一頂征駒来至跟前左王馬上弓身說仙長在上借問
一声此处是望昭関去的路径不是王大尸把頭一抬左王休
欣仔細覌看認得是王禪不由得唬了一跳
双丁人 看見王禪忙下馬 鬼谷一見也
离座拉住江山客 苦命仁兄吽几声 皆因為

你們不听圣人的話 跟隨明輔住江東 如今子胥瘁了命
弟兄分散个西東 左王說 火焚雷擊全大死
不畧在此又相逢 大尸耳听腮含笑 圣人雷遁早逃生
跟隨我 隱仙洞中去叅見 說着三人一仝行
登时近了隱仙洞 圣人端座在居中 二位尸
搶步分抱拳膝跪 拜倒休欣柳展左 磕下頭去腮流泪
弟子恩师尊又称 老尸呀 躲在高山来养性
那知明輔死的情苦 武子吽声柳盗跖 又吽休欣二人听

这老尸 离座耆身往下走 扶起焦燕与展左
嬌兒請起休傷感 等我細：講分明 伍明輔
界牌因受諸王拜 折他臨危不善中 我在江東留下話
事到如今悔不能 这旧是 一世英名如春夢
人死焉能再付生 二人且免心傷感 你听我
孫臏一言講分明
武子天仙說我的兒不必傷感忠正明輔死在江東也是他命
該如此我且問你們双个如今要往那里去呢二人說圣人在

上我們双个因為子胥死的苦处弟兄八个人反出了姑蘇来
至双羊岔口被一陣大風把我等刮散单：剩下我双刮到了
此处那仁杰柏配姜立石畨盖英盖宇他們不知是生是死难
以尋我我等要上鄆州淮南报信吽忠孝王武辛與兵好替父
报仇国師的老尸川阳有淮替弟子占弄：：他們六个人到
底兒还有没有武子說不必占弄
孫武子 坐上点頭長嘆氣 吽声徒兒你是听
他們六人都現在 何用占弄早知情 現如今

群虎山中俱落草　剪径為王聚妻兵　时来提兵将伲报
大战姑蘇滅江東　刁ケ人　奔听此話心欢喜
弟子恩师叫几声　我乃現在無定淮　幸眼無親誰見疼
妻合子　俱家都在淮南住　又無孟貴怎登呈
哀求老师巻救我　好上淮安去调兵　孫武子
微〻冷笑叫業障　貧道修行誦唸经　打頭昭閑难过去
二来六将丁西東　依我說　跟我在此修行罢
参禅悟道弃功名　二人听說唬一跳　展厷無語暗調停

细思量　杀人放火多半世　直到如今没后成
忠正明辅是榜羕　大將臨危不善終　再想〻
爭名奪利成何用　為国忘家总是空　不如高山来养性
掷了刀馬奉念经　自然是　不能去把神仙作
修ケ不老与長生　展厷主义安排定　他把那
恩师在上请听明
英厷想罢磕頭口尊天仙我弟子柳展厷一生没作好事想了
想苦海無边回頭是岸弟子情愿修行焦休欣在一傍听見厷

王的言詞心裡暗罵好一ケ混賬東西天大的冤仇不报情愿
在此修行真正令人可恼只听圣人又問焦燕呢弟子何候柳
展厷如今情愿修行你　呢休欣奔听沉音了半晌说天仙在上
弟子如今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也情愿修行武子冷笑说焦燕
果有真心你可对天盟誓焦燕說弟子平生不会賭咒圣人说
既不賭咒也罢王禅王敖何在只听有人答应武子说将他二
人的馬匹刀鎗给我收在后洞
这禅敖　答应去拉刀合馬　送入后洞不消停

大仙又把毛蓮叫　上来了臨凡天星遍　代他二人把衣巾換
毛尸領下二英厷　換上了　一字搶风巾一頂
道袍一件可身形　黄絨丝滌腰中计　水襪涼鞋足下登
威凜〻　二位英厷改了相　竟是玄門二道公
更衣上展將頭叩　圣人座上语高声　我的兒
既然出家归玄教　难比江湖市井中　閑来唪经参打座
还要殷勤作苦工　白日裡　山中打柴代作飯
夜晚拜斗去参星〻　打扫三清要干净　挑水浇松看狼虫

告訴你　飢吃松子黄莛飯　渴飲清泉当茶羹
厷王磕頭说愿义　休欣一傍吃一京　暗〻说
官拜王爵缶品貴　受慣荣華怎受穷　不言二人修行事
再表江東大元戎　这潘安　一同石善連休等
因為凡大怎交兵　走石飛沙迷人眼　乱滅火把与灯花
江東的　大小三軍难争战　伤損兒郎无数兵
走脫大將入八ケ　無奈收兵且回程　走到了
姑蘇西門天大亮　三人催馬近了城　高能的死尸着鐵

兵丁散隊歸家中　潘元帅　来至朝門下坐李
有人来　啟奏吳王主圣明　这一見駕来请罪
准伶画影圖形照闕捉拿眾英厷

且說潘安石善連休近城殘兵归隊来至朝門下馬入内伺候

吳王登展正是有词為证

曉光寒　星晨暗　赶早行人离客店　金鷄三唱大天明

客旅登商迎云雁　佳人枕边夢魂京　鐘鼓齐敲僧道院

太門一占賽硃砂　姑蘇吳王登宝展

吳王駕坐九五文武朝參已必分班站立黄門官上金階拜倒

报乞我主在上潘安石善等領旨追赶淮南的八将天降神乞

不能得勝失机敗回特来啟奏吳王宣旨傳召潘安等見駕黄

門官領旨去不多時三人俯伏金階啟奏付軍門高能陣亡不

能從拿八將特来請罪吳三說勝敗乃兵家常理高将軍陣亡

厚加賞賜三人謝恩归班天子又说文武听真只是走脫了八

将洛是后患有左该承相伯嚭上展过礼口尊我主这有何难

依微臣拙見我主隶出召旨曉谕關津渡口州城府县画影畜

形如有拿住淮南八將官封万户侯还有千金賞賜

这伯嚭　口尊我主傳召旨　曉谕府县与州城

画影畜形拿八将　千金封賞不非轻　那怕他

掠翅安翎难脱遁　受保搞拿見主公　吳王宣听说淮奏

立刻寫召不消停　这件事　就差御家多幸苦

須行个处就起程　奸賊接旨云朝去　立刻画影又畜形

且不言　江東差官拿眾将　先表休欣与展左

隐仙山中将活作　打柴挑水在山中　柳展左

死心塌地真心煉　焦燕只想眾宾朋　想起明輔嚎啕疼

苦死的仁兄叫几声　想当初　你我芭五同一拜

朋友之情山海全　哭声朋輔淮南将　又把伍幸罵几声

你在郢州多荣貴　全不想　又在江東死的（苦情）

又恨展左已情义　情愿在此苦修行　常言说

酒肉宾朋真不錯　入死途交一旦空　焦户想着洞下看

一群見尔閙烘烘　有一个　老虎奔盛居中站

小虎尔韓果打滾滾　一群虎尔来往（歡耍）　招的那

英左对景好傷情

休欣对景傷情暗说这群虎尔懂得恋詳何况是人呢　正然

氣只見打空中飛下了一支老鳰只見那鵰鷲使了一抓把

一个老虎尔打在山涧之内眾小虎尔嚇的跑近洞内一个个

崖頭不屈尾急的抓耳撓腮那支鵰鷲把个老虎尔梗嗓揢了

尔徒定将肚子一撕分為兩办鮮血直流一伸爪尔取去了心

肝又把双支眼睛剜去来吃了老虎王一見心中大怒哎呀好

扁之氣死我也慌忙湾腰拾起了一塊石頭就打那支鵰鷲看

見有人打他展翅搖翎騰空而去

那鵰鷲　展翅搖翎騰空去　撂下死虎肉合皮

只見群虎抱老虎　抓耳撓腮呼吼吼　涧上的

英左一見如刀撓　坐在崖埃涧暗滴　虎尔大小共九个

老虎被鷲把他吃　就犹如　我們九人同一氣

明輔江東血染尸　八將如今全分散　你望東来我望西

这如今　老虎山前死的苦　比作仁兄伍子胥

小虎尚然知仁义　犹如我等怎相宜　这如今

朋輔業已遭横死　谁上淮南报信息　展左死又真可氣

不念朋情他不依　罢了哇　修什庅行来（了什庅道）

做什庅老道（詳什庅怖）　不如下山去报信　死在昭関可也直

焦休欣　想罢点手把左呌王　仁兄在上你听知
你是原义住在此　良春俱家你捨的　左王说
我今出家不該悔　立义修行心如石鉄　焦尸拿听这句话
就把那　黄鶯捉宠口中提　畜類尚且知倫理
你我無情就别离　说着掾衣拳膝跪　我小弟
送下高山要告辞
列位明公有所不知焦休欣一来赤心未退二来命中不該修
行了道孫武子一生收了七个徒弟只有三个成了正果是谁

鬼谷子三禅二洞三教金眼毛遂这三个人是天仙的果位柳
展左尚古這死在鋒劍春秋王翦的韓天劍下黄伯央是閉魂
陣已破夜走黑河变仙鶴独占敖頭八百年二韓鉄湘子后来
武子还收一个黄叔夬是伯央的兄弟死在孫臏的手内此乃
后话休提且说眼下焦尸急忙〻近了后洞把鈴馬暗〻的取
将出来辞别了展左背地裡叩拜了武子
焦休欣　拜罢提鈴忙上馬　一抖絲江出洞中
离了隱仙山一座　直扑昭関大路行　且不言

焦燕辞别伴腸去　单表江山柳展左　打罢乾柴回古洞
放下担子近三清　禅床上　参見天仙孫武子
休欣之事细〻明　偷下高山淮南去　郢州报信调左兵
孫武子　坐上点頭将見呌　不必伤心止泪痕
一来赤心化未退　二来明補报冤情　这也是
陳菜寧波刀兵動　吴越双国恶战争　天下黎民遭塗炭
才有休欣去调兵　这正是　自己且扫門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冰　不言師徒山中事　且说休欣美英左

龙虎王　心忙义乱催坐李　離江不住頭能行
飘〻荡〻孤飛雁　悠〻行馬往西东　恨不能
一翅飛到石城郡　見了伍辛调领兵　那日正走抬頭看
烏江不远咫尺中　波浪滔〻攔住路　这不就
立恼这位美英左
老虎王来到了烏江揍住征駒抬頭見看一道大江阻路無边
無岸甚是凶險怎見得有五言讚為证
汪洋乜侵月　浩荡影浮天　一派吞華月　長流貫百川

千層沓浪滚　百丈碧波顛　渔翁不敢到　沿江少渡船
下有龙王府　海島有名山　浪裡遊魚戲　水底老龙盘
血養東洋海　一望禁無边
焦大尸看罢在馬上歎了半日並無見一支擺渡的船隻来往
不由的着急猛然抬頭看見一座黑松林離此不远英左一見
催馬来至林内把他樹下滚鞍下馬戳鈴拴李坐在地上
焦休欣　坐在松林心犯想　暗〻思量〻問心
腰内無錢江怎过　怎闖昭関東正門　这英左

眼望仙山将頭点　尊声天仙武圣人　收留二人為徒弟
是我一氣下山林　来到了　烏江岸上攔去路
缺少船錢枉費心　哭声明補淮南将　呌声臨潼闘宝臣
想当初　少年力舉千斤鼎　老赴松棚捉越君
兄長死去無灵应　怎应你　不雇营丘焦休欣
為你捨命把昭闗　弃卻高山武圣人　我為你
反出江東罵吴主　抛闪左王割断亲　欲代回上仙山洞
怎見長左合衆人　英左想到尽頭地　双眉緊皺咬牙根

罢了哇　不如今朝尋自尽　免的空自費精神
说着解下丝鸾代　掛在樹枝下狠心　一伸手
拴了个套兒水（大盆）　外属阳来内属阴　魁元横心要上吊
这不就　慌坏虚空过往神　圣手一指说急快
催逼来了个（的殺人窩）　騾馬駝䭾无其数　直扑这座黑松林
这个人　正走接駒朝裡看　瞧見芭丘焦休欣
凛凛身才高一丈　腰元膀乍似天神　则見他
青緞扎巾勒抹額　皂袍可体長然云　面如双鐵剛須乍

犹如墨染似煙燻　則見他　手拿套兒要上吊
这人一見唬冒魂　口中大叫别尋死　一番身
忙下馬迈步如梭跑近樹林

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無缘对面不相逢这人一見有人在樹
林中要尋自尽慌忙下馬跑近林中一声叱咤（呀）那条大汗為
何尋此短志焦燕听見有人说话慌忙解下鸾代汁在腰中一
回頭只見許多的人近了樹林还有騾馬不少就知是客人王
卩一弓到地说行路的君子我这裡有礼了客人頂礼相还说
君子為何行此短見焦卩拿听心生一计说君子要問实不相
瞒这是我命運不濟我上蘇杭搏倩了白艮三千双不幸途中
与見了盗寇抢去了白艮家丁馬匹一概皆無去了过關的报

单难以回家故此着急无奈尋死这人拿听口中嘆氣说尊架
貴姓高名仙鄉何處焦休欣拿听心下自思我说是龙虎王要
过昭關比登天还难有　明必須假说名姓莫么说在下姓炸何
南人氏客人说我也姓炸也是何南人真正凑巧你我有缘不
必着急你既去了报单無妨我把你代过關去实对你说在下
弟兄七个我的七弟在外不伏水土一病而亡听我细讲
炸客人　眼望莫么说凑巧　我的报单是七名
兄弟身亡短一个　将你算上他的名　我把你

代过昭關回家去　一家骨肉好相逢　休欣拿听说多谢
这番恩德别当轻　说着话　一齐扳安忙上馬
出了樹林往前行　駝䭾客貨跟在后　炸六说
听見八将反江東　焦卩只縂听不見　来到烏江水盂津
客人下馬換摆渡　众人招呼好几声　芦葦中
只听咿唔船摇岸　王卩提鈴望上行　后边众人将舡上
稍公動手用搞撑　又与見　順风下溜蓬拉起
舟行水面快如风　登时来至烏江岸　昭關東門咫尺中

焦休欣　拉馬提鈴将舡下　客人騾駝往下行
打發舡家奔上馬　跟隨众人頭走龙　客人等
正走中間天色晚　西山墜落小桃红　客人炸六忙打店
店小二过来代（风春）　口中说　客官这裡住了罢
房屋干淨無臭虫　个兼吃食價值賤　小店中
来是接风去送行
面無喜色休開店不会瞒人别作媒这个店小二嘴裡说了个
热闹众人下馬近店小二留神見龙虎王身高一丈膀乍腰粗

眼似銅鈴小二说炑六尸此人是谁六尸说你連我們老七都
不認得了去年在此住过広小二说去年的人多我无留神炑
六尸听口中不言心裡暗想必是这位炑尸有滲人毛連我瞞
着有些丫害怕说着近了上房店小二送近淨面湯来大家担
尘淨面店家使問六尸用什広東西焦尸说赤鷄打餅肥肉多
々与俗好賽頭春酒拿来我用店小二答应
又听得　老帝王尸叫小二　还有我的馬能行
黄米录豆丫一斗　黄酒十斤飲之起　再把那

油草刷的恵干淨　卓槽拴住在棚中　小二答应去居去
炑六宜听不受用　晴々说　这条大汗不懂理
只顾自己馬能行　吃喝是他去主义　不受别人花費同
不言那　客人炑六心报怨　且说小二不消停
来到厨房忙傳菜　赤鸡烙餅把火升　登时間
与俗奋全将棹放　手捧托盘快会中　打点小菜忙漢坐
众人归位列西東　但只見　先上一盘滷鸡旦
一碟豆付拌小葱　貨菜皮粉加醋菜　炒肉一盘做的精

随后是　白煮笋鴨白煮肉　大碗盛湯放当中
四瓶高酒皆燙熱　家人斟酒飲刘伶　又有那
大弁一落稻米飯　又有泊醬又有葱　焦燕腰中取解手
片鴨抓肉飲刘伶　只听得　英広一陣嘴山响
状如地裡过蝗虫　肥肉捲并葱抹醬　吃的丫
炑六覌瞧長笑容
老帝王焦尸帝嘸狼飡是大吃大喝把丫客人炑六瞧怔　咧心
裡说这是打里餓京了来的一百輩子无見过酒肉広　嗐　吃罢

谁叫長敘他来　呃　明日过了開再与他分手　炑客人正点盏弄
忽見店小二近来说炑六尸不好了那位七尸的馬又咬又捎
又踢把騾子全都咬京　咧　快去瞧々　罢焦休欣拿听就知道是
战馬思群心中惨切口中说我去说着欠身去房来至馬棚一
声断喝好一丫扎刀子你思想江東的東馬如今大家失散不
必蹄跳記考了那馬看見了主人是文凢兒不動
这英広　断喝些李身不動　回頭眼望店家言
我的烏騅是战李　把他拉開拴一边　一伸手

解開偏江拴坐李　一面独槽在那边　又取录豆与黄米
小二炑罗手不閑　这好汗　走近房中看炑六
倒在床上自安眠　一路劳乏身困倦　鼻睡如雷甚香甜
老帝王　心中煩悶懶睡覺　思想明辅疼心酸
明日若把昭関过　星夜独自奔淮南　見着了
伍辛报信將兵調　好与仁兄大报冤　英広对灯思想事
忽听店中人语喧　原来是　丫屋住的人不少
也有经商有客官　也有仕宦官員等　都等明日过昭関

还有那　浪蕩三孫住在此　叫来妓者女江房
琵琶三絃嬋又唱　耍笑渲歌又滑拳　这英広
番来夜去难合眼　思想兵閒泪不干　江東六将全不在
長太去家隱仙山　旅店中　不言芒丘焦尸事
把话横更另有言　此出先表何人等　提一提
昭関总鎮掌兵权
这一日正是八月初一日昭関城素常有一丫規矩每逢二五
八開関放过些经商过客行人清早開関未时閉関此関有一

家元帅鎮守名唤黄奇付帅黄茂偏将不少兵丁一万这一晚閑元帅忽然自覚的心神不定暗想（哎哟）是了我想天下的客人不少谁家无有父母妻子眼前又是中秋佳節谁不思念家鄉明日过閑他們赶不到閑豈不含怨不如今夜閑閑五古放他們过去衆人豈不感念我黄某的恩德也是好的元帅主义已定云了后堂立刻升了帅府

黄元帅 思想已必云后户 升座前堂帅府所
分付家将忙傳令 聚将古打似雷鳴 只听得

元門以外三声炮 吹古樓中音樂声 帅旂双杆升空起
旂杆高掛大灯花 昭閑的 大小将官齊忙乱
不知升堂為何情 衆将上所齊參見 到擺金爪豹一棚
元帅说 本鎮因為心不定 只怕閑中有别情
不必挨遲傳将令 今夜閑閑放人行 不必等
明日初二将閑放 客人回家也感情 衆将齊听齊说好
元帅恩德别当輊 这元帅 欠身下所忙上馬
付參遊守誇能行 大小兵齊丁跟定 前呼后擁一窩蜂

一对： 纱灯引路打火把 个衆执事摆列行
金爪钺斧朝天鐙 豹尾金鈴列儿層 一对：
玉杖龙旂分左右 一对挖来一对星 龙頭劈槊方天戟
鬼頭刀上墜江漾 还有那 令旂令箭元帅印
后跟五百虎豹兵 杀人斩犯劊子手 御将拿官提肖绳
参谋旂牌十把总 巡捕官員令騎承 一人：
穿街越巷来的快 昭閑東門瓩尺中 馬道催駒将城上
元帅离安下走龙 只听得 咕咚：：三声炮

敵樓坐下这元戎 又傳衆将齊伺候 黄奇傳令语高声
接我的令箭傳（商客） 快開昭閑放人行 这一閑閑不大緊
那曉得實夜閑閑放 过休欣大英厷

时才话表昭閑的元帅黄奇来至東門在敵樓前下馬归坐元帅往下叫軍政官巡捕官騎承官何在只听下面連声答应有：黄元帅手擎令箭二支口中说接本帅的这支令急速閑放東西二門又叫巡捕騎承接这支令箭曉谕閑外个店这些作買作賣行商过客仕宦人等叫他們今夜四更过閑所為的是叫他們早：归家感念本帅軍政巡捕騎承等官手接令箭口中答应心裡可是不大愿义皆因白日裡閑閑他們好往客人要些个俵費零分夜晚閑閑谁人肯給（呢）故此不大愿义只得接令軍政官開了東西二門騎承官扑騎飯傳令过閑巡捕官云東門这座閑廟内有二十四座客店用声招呼（吩）東西夯川南北二直河南山東山黎民百姓活商客旅听真平常是二五八閑閑今夜元帅心神不定恐怕尔等思家不得慶賀中秋今夜閑閑尔等不必挨遲快些逃报单过閑要緊且说焦休欣正在招商畨来衆去听見此言滿心欢喜

焦休欣 听見过閑心欢喜 暗把明輔尊又尊
想是門灵加保佑 纏繞昭閑掛印臣 如若是

闯过昭関将兵调 不来高関威鎮人 吩付小二快俻馬
叫起卞客好起身 这英左 又叫客人名张六
此人座起咬呀根 恶狠々嗔眼芒挣立 估恨穿黑掛皂人
無奈何 打点行李并店貯 拉着騾馬出店門
店東与俻賤行酒 大家飲必道貴心 一人々
板安认鐙忙上馬 焦卜提鈴后随跟 个处洛商全出店
車馬成群乱紛々 又則見 灯笼火把明又亮
人声不断卞黎民 乱撒騾馬頓坐季 都奔昭関東正門

英左的 烏鬃战馬宗尾卞 蹄跳咆哮来咬人
外边客人朝后退 騾润好汗焦休欣 张六说
人不讲理馬豪横 又踢人来又咬群 弄我昨日瞎了眼
过了昭関才放心 说着话 一齐樓馬関外等
且说高関威鎮臣 按着卯簿将名点 放到了
河南関封张客人
元帅亲自看冊子放人又拿起一个报单上寫河南了関封府
水和村张抡金等七名元帅俞旂牌官叫张抡金过関旂牌吝

应云敵楼手扶垛口高声招呼吗河南的张抡金听真快些报
数尔过関下边的张六未曾听真黑卜个外的听的明白满心
欢喜丹田裡儹劲一声喊叫有哇这一声不好拉比犹如半空
中打了个焦雷一羡张六唬了一跳说我的卜好大滕子且说
元帅黄奇听見暗々打了一个冷战傳令把大滕子的张抡金
代上城来本帅驗看々々
旂牌官 拿听尊令往下说 口中喊叫快掉門
不许混放人过去 谁是大滕子张金抡 黑卜说

生旧骨頭長旧润 不能嬌音粧妇人 旂牌说跟我見怔
休放拿听口間心 这黄奇 我从素日旧識認
恐怕知道要拿人 大反江東城一座 他要不依定被拎
那时節 上不成淮南成送信不 枉受万苦与千辛
啊捕門灵等一等 全你弟兄見閻君 又听得
旂牌大叫说快走 那征名叫张抡金 英左一急说是我
旂牌拿听看假真 但只見 豹頭环眼刚須乍
我乃来氣果京人 面如鍋底黑又亮 皂袍頭上代幇巾

又見他 身高一丈如黑塔 丈八蛇矛鈴一根
旂牌看罢朝后退 暗说好个张抡金 旂牌说
老客跟我見元帅 王卜答应一番身 下馬戳鈴拴坐季
跟着来人奔楼門 上馬道 英左伸手摸宝劍
以防不測好未乂 旂牌来至敵楼内 急忙々
稟报高関鎮守臣
旂牌官走近敵楼跪倒口尊元帅在上把大滕子的张抡金代
到黄奇一摆手卜付把他領近来我看哦旂牌站起往外飞跑

一点手说客人随我来英左点頭一边裡走着一边裡偷睛覌
看只見双傍边一个々金盔金甲艮盔艮甲銅盔銅甲鉄盔鉄
甲宛子盔料漆甲一个々穿红掛滚着紫披藍不亜如山神忌
煞又見左右的兵丁不少一个々手伏刀鈴好不威武正居中
一张虎皮挍椅坐着元帅黄奇金盔金甲玉代红袍借着灯光
看的真切且说元帅黄奇往外覌看
且说那 元帅黄奇坐上看 卜付左右東起灯
欠身离座覌仔细 打量龙帝这英左 但只見

身才凜ヽ高一丈　腰元背厚双頭停　頦下胡須如鉄凍
单晴迸暴似金灯　則見他　青假扎巾红抹額
皂袍烏代束腰中　元戎看罢真魂冒　唬坏昭閣黄总戎
灯光下　睄了又睄看又看　越睄認的是英厷
端代捺袍高公位　双夕跪倒地流平　則見他
閘言不把别的叫　尨帍王卩尊又称　接代来遲休見怪
責手高抬把我容　王卩呀　不在江東保明輔
私上昭閣有何情　双傍眾将斉害怕　人ヽ跪倒地流平

一ケヽ　磕頭只叫卩饒命　喜坏这位大英厷
暗说仁兄有灵应　昭閣不知此事情　我苐在
江東造反村不小　双单路口大交兵　黄奇不知音合信
必須如此这般行　黑卩想罢腮含笑　一伸手
搀起昭閣黄总戎
尨帍王说元帅請起你怎庅就認的我孤黄奇说怎庅不認王
架黑卩说奉展西王的差遣前来查边二来上郢州探问ケ家
的英㚒我想着暗过高閣不肯京動元帅不料你又听見我的

声音那客人岕六有ケ兄弟病故我顶替了他的名姓过閣令
夜元帅開閣真是鉄面無私客人感念等我回朝啟奏吳王定
将元帅格外加封元帅说多ヽ掌王卩的天恩末将禁当不起天
氣尚早末将与倫水酒一中請到帅府少坐片时焦休欣花想
他ヽ不知道江東之事我若不去到叫他疑心反為不美黑卩
说既蒙将軍費心我孤領情了ケ付拉馬
说着话　黑卩提鈴忙上馬　后跟昭閣掛印臣
乱撒征它将城下　ケ什緊閉双扇門　少一时

閘剣丹把客人放　罩兵将校要留神　客人岕六唏一跳
馬上着急自沉音　不住的　仰面朝天長吁氣
是我無故惹村根　放着大路我不走　要作抯灾捲事人
好ヽ的　松林之内将他救　代到高閣東正門
只说扶代将閣过　誰知黑賊是村根　这如今
元帅代到衙門去　倘有差池坑了人　元帅老卩怒一怒
立刻連我刀碎身　且不言　客人岕六担京怕
且说黄奇焦休欣　一斉伸馬至帅府　弃鐙二人下安心

来至了　帅府厅上又行礼　王卩相搀ケ主宾
ケ付双边设摆酒　列摆海味与山珍　这元帅
黄奇把盏忙斟酒　奉敬英厷酒三巡　付帅黄茂献表礼
把古彩假金共艮　黑卩说　奉旨查边斉供用
何必将軍多費心　别的物件全不要　王卩揣起双封艮
口中说　欽限緊急我要走　黄奇亲身送出門
二人一斉忙上馬　后跟高閣鎮守臣　休欣说
我上郢州若回韓　回朝保奏大将軍　黄奇馬上将恩謝

焦卩馬上喜在心　二人催駒朝前近　来至昭閣西正門
傳令快把城閘放　吱嘍ヽ　滑車攪起拽千斤
将要開城把焦拔卩　正東上人声喊高叫元帅别開門

时停话表昭关的元帅黄奇一仝慎江王焦休欣来到西門元帅傳令闸关軍兵尊令城頭上咕咚々三声大炮吱嘍々滑卓响哓捲起了千斤栈板抽門去貟才要闸門只見打正東上有一匹馬燕子一般一人高声喊叫元帅且别闸城末将有话回稟馬臨切近只見这人挑下了坐李打千说元帅方才東門外的那些客人喧嚷全要过关付帅二老爷叫讨軍令还是闸城不闸黄奇还未及答言只見老虎王在馬上说元帅　臣黄奇我却忘了客人昨挖金了个值闸关依我说不必叫他們报名免的耽悮了时刻為之如何黄元帅说王爷々付末将謹尊说着傳令说你快同去告訴付元帅急速闸城叫客人等不必报名元叫昨挖金过关王爷在此立等好与他同行哦偏将答应上馬如飛似箭扑東門傳令而去老虎王又说元帅請回送君千里终須一别不必送出城去黄奇说為臣等客人过完报懋着闸門傳弄完事

且说那　付帅黄奇尊将令　闸放高关東正門
城頭炮响宗天地　軍兵巡捕风亲々　忙招呼
客旅往南将关过　頭名河南昨挖金　昨六金听心欢喜
馬上不住念观音　心中说　只当黑汗是村害
那晓江東有名人　人々感念王爷好　念韓元戎闸放門
一个々　乱抖丝江将关过　乍報驴骡乱纷々
西門的往南朝觐　東門的客人往北　这些人
不过頓飯茶时候　緊闸高关双扇門　王爷馬上说多谢
黄奇打馬后随跟　焦休欣　馬上吊桥心暗嘆
暗把明辅叫振心　昭关放过我焦燕　莫与江東留村根
到淮南　本奏楚王楚国主　伍辛提兵大報恨
焦爷思想回頭看　只見黄奇左右提　忙说元帅回去罢
我上淮南探便門　等着我　同来昭关住几日
再与元帅细读心　元帅貪听尊王架　我黄奇
送与交界才放心　焦爷貪听说不必　心中说
川此分手不必云

正是劈破玉笼飛彩凤　頓闸金貟走蛟龙不言焦休欣已过昭关也不说黄奇進城回归帅府且说伯嚭領旨先到了就近的州县傳宣画影圖形捉拿八将这一日天有五古来至了昭关的東門接驹用声喊叫々城上的軍政听真快些通报你家元帅黄奇只说丞相奉旨前来軍政灾不敢代慢入帅府稟明元帅刚才送焦休欣回来听見圣旨前来忙迫一仝付帅傳令闸关迎接伯嚭進帅府丞相展開皇宣念了一遍伯嚭告辞出東門上吳国交旨不表

且不言　丞相伯嚭回国去　且说正副二元戎
緊闸昭关双帅府　坐在昨前心内宗　時々的
吴王奈伍明辅　八将一怒反江東　画影图形捉反叛
私放賊人有罪名　这如今　四古闸关放行客
老虎王爷近关中　是我接近老立将　帅府接几送出城
五更天　丞相吐闸傳宣旨　谁知放走村害星
八个人只有化个一　為何没有六英杰　这元帅
忽然一想说是了　中了黑賊计牢笼　不叫客人将名报
内中隐藏闯出城　这黄奇　傳令快调人共馬
返趕八将好成功　正副偏将忙介胄　率領一十寺春兵

只听得　甲葉之声响〻响　将与兵丁上走龙
剐頭放炮城門闪　出来了昭関将爺　一个〻
吶喊揺旗朝下赶　別走淮南府一鬧　呉王密旨丞相令
放走休欣了不成　一路上　当时飛空烟云罩
刀鈴剑戟似寒星　不言黄奇哥尔又　急回来
无把休欣送一程
且说焦休欣自詳別元帅打馬加鞭竟扑了淮南的大路往前
正走赶上了河南的客人伴六那人一見慌忙滚安下馬在路

當炮倒〻中说小民不知是三卩的大架子有些撞焦卩含笑
旧把江東之事细〻的说了一遍又说侍恩公不必挨遲慌忙
逃命去罢我上鄧州投信将六拿听口中答应上馬押着客貨
奔走如飛打岔抢上河南而去不表且说王卩又走了几里只
听身后西吵〻发喊人声不断回知道是追兵来到堪〻臨近
只見正付元戎来到花府王在馬上一声叱咤高声講話
焦休欣　馬上転身呼元帅　听我从頭细说明
呉王信爱西施女　不念明端救命情　把子胥

望月楼前双剔眼　翠花言中剑刺胸　尸首沉江喂魚鱉
人頭悬挂在江泉　我弟兄　新闻落貢八將反
未云姑苏一座城　天降大瓦弟兄散　你望西来我望東
隆仙山　長太不念朋友义　安禪打坐苦修行
我因明辅死的苦　临阁昭關一座城　告訴你
也不查边也无事　去上淮南調救兵　元帅不伏猶旧战
未进休欣美你能　这黄奇　馬上拿你浑身战
半晌无言似恆痴　双眉紧皱高声喊　金背刚刀托手中

在馬上　用刀一指声断喝　六駡黑贼了不成
別人怛大予三怛　焦燕怛大意又凶　绝不饶
私闯昭関去送信　唯哄元戎在帅府　行事門毒坑害我
良泰保家活不能　说着话　催馬掄刀挡頭剁
战折它牛朝上迎　二人江坊動了手　他們又
惜存弱死路輸芒
不个人鈴刀並舉急战住敌刀交鈴剌鈴去刀迎咕叮噹声音
响亮未了个难解难分黑卩心中犯想未到多咱是个了手不

如将他拿住是这主义黑卩想罢只見黄奇举刀旧剁来在
手用鈴望外一磕人馬挨凑英在一伸虎爪揪住了鞋代嗒一
声过来罢経〻尔的扶过馬来黑卩说我不杀你往地下一摔
咕咚一声把个元戎抓在地下用它牛鈴对准了心窝上一点
说元帅你是要死要活黄奇说王卩廿人是恩将恩报焦卩说
定对你说我是不肯杀你
黑卩说　多承関下远些赏　帅府揺晃又送行
我上淮南去报信　回来还補大恩情　花席王

語罢言沉忙旋馬　打馬加鞭去似飞　恐怕追兵急如箭
是跟之止无影踪　黄元帅　休怪多时忙扒起
火泪滴〻大放声　放走江東作反將　呉王拿知我命坑
无奈何　恩气吞声上了馬　花刀代兵回里行
眼望黄茂言旧里　活拴不杀有恩情　今一日
他茶故走丘將　这放江東弟兄　有日郢州兵来到
我敵昭關一座城　弟兄仅　说着代兵回里走
近了高関到大府　帅府归坐只參得　单等黑卩待救兵

且不言　昭阁贡奇与黄茂　再说报信这英左
单身独自仲坐李　暗嘆昭阁黄忠式　他为我
只怕昏君知音信　难保性命死共生　晓行夜宿如哥
不怕下雨与刮风　一路上　穿过府县与州城
披星代月奔途程　走过村庄合溪店　野渡无人舟自横
走了去　小桥流水流江葉　一边思想催坐李
秋景凄凉梧葉落　碧天鸿雁唳云空　走了去
青山峻岭崎岖路　坑坎低洼路不平　那日正走抬头看

望见淮南郢州城　王了鞍观城外景　催马进城奔朝中
这一进朝去报信　下回出伍千吴兵把吴越千

且说龙扇王黑休欣一路无话这一日来至郢州淮南近了石
城郢只见三街六市三教九流士农工商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黑了一指头只见坐北朝南有一座酒楼龙扇王看罢心中犯
想何不下马沽饮几盃再去近朝不迟说罢滚安弃李来至铺
外戳起拴马往里旧走掌柜的一见不由的心中害怕王了登
楼上楼店东嘱附堂官说看着此人黑眉鸟眼犯如烟熏太岁
火棒金刚一脸的怒气可恼小心伏侍他堂官答应且说黑了
上了楼在当中坐下一样的人喝酒呢看见了王了前来全都

站起说之呼也三了说你把高酒拿来我同呆吕拔拔的拿他
几碟你喊店家答应登时拿来摆在桌上王了自斟一连旧
是几瓶一边喝着忽然想起了江东之事不由的气往上撞一
声喊叫堂官再给我拿一壶酒烫的热々的堂官拿听心中说
好大胖子振的楼上嗡々的山响急忙拿过酒来黑了斟上又
喝了几盃想起了明辅死的好苦
龙扇王　皆因多吃几盃酒　想起江东一伴朋
明辅远死的苦　无名烈火往上攻　一声喊

手指姑苏高声骂　朱刚的妖光那住声　南朝一日将他捉
兵困江东打破城　先拿住　妖妃西施着刀剐
不吃人心焦字更　夜闯昭阁来到此　好见淮南老圣信
这英左　娄上文嘆叫知主　唬坏堂官合南东
慌忙上前等量客　别是在此惹祸呈　天子的
狗徒是你太吉叫　官兵听见了不成　黑了拿听说放屁
再莫多言我旧拐　别说是　本国茬王我敌叫
任凭是谁敢指名　英左正在楼上喊　只听噹々罗声响

但只见　一对龙旗一对棍　剑全金瓜摆几层
托扇掌扇龙凤扇　镶舞镶旗镶罩镶　吧拉々
前有几对扎街马　后跟千捍内府公　上打三沿黄罗伞
下罩淮南老義成　这店东　慌忙旧把门关上
黑了闻言向一声　为何闭门不让看　店东说
了架在上请听明
店主人说我的了还不悄言之是净街罗狗王了学部下来了
这位是讲射三老了后边还有令位三了旧到因此关门黑了

說旧是王ア下朝打此路过也犯不上閙門閉户莫非他是又
人不許人看店東說除了天旧教他大黑ア說它溜嘴里胡說
这里旧是我大还有誰大过我忘怯〻的把菱門閉〻我要看
看黑ア說着扇自元睁店東一見心中害怕又不敢閙門只是
揺手說聽不得〻〻〻黑ア那里肯听走上前气一伸扇爪把
窦窗推開手扶欄杆望下观看
焦休欣 手扶攔杆朝下看 打諒淮南正品臣
野雁冠上明珠嵌 五爪龙袍穿在身 但見他

騣毋白賀如艮線 頦下髭須似玉針 鋸了角的苍龍鬧大海
吊了牙的猛虎下林山 這正是 老人老馬老將号
安上端坐老將軍 黑ア看罷这老將 認的是由基養姓人
尉内說 你在淮南身榮貴 那知你徒命归阴
說着过去这老將 又听罗声振耳鳴 但只見
前边官兵又不火 思得尽是扇貴軍 免死金牌十二道
動劍鋼鋤双边分 还有那 金爪鉞斧朝天蹬
豹尾金銓十二根 上打一把黄罗傘 下罩熇九小耗神

東平王 柳蓋当先独战馬 后跟猿江王焦斌
姜立的兒男石番子 还有仁杰鮮孝根 又有那
蓋英蓋字英榮双 伯配之子在后跟 前呼后擁人无数
蓉〻来氣似天神 龙扇王 婁上看罢乎小將
認的是江東上寿人 焦熱不由心胆烈 喊一声
疼死老汗我未临
龙扇王在婁上看見了忠孝王伍辛哥一声喊呼我的兒呀疼
死我老汗了这一声喊呼把一个掌權的吓迷 別 赶上前来一

把手把黑ア的嘴捂住說我的太ア別混閙叫这个禍你惹的
可不小焦休欣反手旧是一个嘴巴只听吧一声把个掌權的
打正有十数余步这王ア渾住攔杆渾身攢力不雇高低往下
旧跳只听咕咚栽倒在当街地上且說忠孝王馬剛到了酒婁
之下只見打上頭吊下一个人来吓的那一匹白龙馬驚一声
往傍边一閃 好把一位忠孝王ア也吊下了坐季
忠孝王 咕咚一声吊下馬 伍辛閙个倒栽慫
柳蓋焦斌說不好 众家英雄奔走龙 一齐說

快把大汗先拿住 走脱囚徒了不成 先把酒甫東家尚
窩藏刺客拉行凶 忠孝王 番身扒起好生氣
赶到眼前看分明 众人拨住苍丘將 焦ア嘴内打哼〻
東平王 又手掄拳才要打 焦ア睁眼喊一声
众人一看嗎一跳 認的是苍丘独眼龙 一个〻
病的倒运渾身战 龙扇三〻立身形 同手指定伍辛罵
懦子寃家小畜生 你們在此身安樂 全不想
父在江東有事情 人家養兒防备老 我們養子一场空

龙扇三 数〻落〻哭倒地 淘坏英豪扇一棚
伍辛众人齐跪倒 有人云 报与王ア老蒼成
神射三ア圍回馬 瞒見休欣吃一亰 英豪跪在当埃地
叔父伯〻个〻称 伍辛說 不在江東保吴王
為何来上勁州城 神射王ア忙下馬 眼望着
众家英雄講分明
神射王ア养由基下馬口中說孙〻哥不必如此哥你焦叔父酥
醒〻〻在說只見焦休欣哎喲了一声睁開二目满眼昏泪老

王了恭威說焦燕尚何这献行袁休欣看見了神射王慌忙行礼老王了說我兒待起此处也不是講話的所在大家都到忠孝王府言講要紧装点頭焦了分付把店东饒放賞他五十双民弄為漂資把銀馬拿来店东千恩万謝欢喜而去五人上馬来至忠孝王府奔李上吳安展神射王归坐众人侍立又旁焦休欣說我到淮南前来送信展西王明輔在江东死的好苦

虎布王　眼望恭威哭叔父　要他伍男細听真
越王進了西施文　謀害威仍李鸿臣　只因為

雷擊天仙辭了世　走脫吳国武圣人　吳王拿了胭粉計
枕边傳言害大臣　把明輔　望月娄前双剑眼
翠花宮中劍刺心　死口沉江喂魚蠏　人頭恩挂武青门
八个人　一怒反出江東郡　新闻落貝报信音
双羊角口追兵定　天降神風及下何　武広三
阤仙山中去修道　不念宾朋同一心　焦燕夜把聒関闖
私上淮南道信音　忠孝三　哎喲一声栽倒地
家咬牙関閉六门　又边英袋齐落泪　大放悲声落泪浮

这个说　明日本奏莊王祭　吳兵调将领三軍
拿住吴王着刀剁　杀尽凤子与龙孙　那个说
用鈴洗碎天花板　短剑釘劈元風门　拿住西施剜双眼
利庄把腸摘胆心　这个说　恼一恼来怒一怒
馬蹄踏蘇武共文　八位英豪齐叫苦　拍起良安一些门
忠孝王　伍辛醉醒双脚跳　苦命的爹〻吁振心
去来大越松棚会　雷震杭州拿越君　老父你
千方不听為見話　要在江東保晉君　父在吳国廢了命

見在淮南杜為人　写了些　这胆子热血留了罢
本奏莊三调領軍　哭着杜下杜傳令　立刻上朝見当今
拿家婦行这一乱　誰知道后堂中京動英战的女佳人

话说忠孝王伍辛在良安展上痛哭不止神射王乔老将军也是伤感怎为说　呢　明輔是养由基的徒弟师徒连心有不森之里大家止住泪痕須江王焦斌又参見老父一遍又見京平王柳盖问了问他父柳展为下落焦休欣说我们弟兄八个人反江東堵挠追兵在双阳岔口偶遇大風弟兄失散我与你父快入隐仙山見了武子天仙神射王说竞住方才你说孙武子被雷擊死您為又有了武子　呢　焦燕说天仙那日借雷遁脱逃現在隐仙洞展為愿又出家是我偷跑下山来至郢州見莊王

报信在酒娄遇見了忠孝王弟兄问他们六个人圣人那日也曾言过無劫俱有下落有相見之人金此个〻放心忠孝三吩咐备馬上朝神射王说不可天子圣架业以还宫明日一全龙扇王見架鸣冤不遲忠孝王二目落泪且说勇战為白玉娥在后堂正坐忽听得良安展内大放悲声王妃心下京疑只見丫环跪倒旧将明輔在江東被害的情由说了一遍

白玉娥　哎喲一声撞了我　一交栽倒地埃尘
使女丫环忙搀起　魔又呈官又环魂　眼望着

姑蘇吳国悶流泪　公〻三了叫振心　上秀大战松棚会
結下寃仇海樣深　為兒的　三番五次前去請
老父江東不動身　父在江東身辭世　兒想一定要把恨伸
説着話　分付了孫前引路　丙来了慣战女佳人
三妃返去艮步上　卑將返转扶倒在　忠孝王
一見王妃嚎啕痛　鎮江王子淚汪汪　神射三了揣見叫
疼坏伍五焦休欣　霎時間　各家府前全知道
卑家王妃王帅门　伍辛分付齊穿孝　急請僧道度亡魂

引魂旛　王府门外高挑起　供上靈牌尽孝心
上朝人等齊忙乱　文人告辞轉家门　到次早
神射王了先来到　今上朝堂啓奏君　玉娥分付又拉馬
卑將一齊上安心　神射王　一全伍辛芑豆將
各家王妃后很随　男〻女〻人不少　吧拉〻
一齊催馬奔朝门
真是事不曉心棒不打腿卑家王妃诰命入朝一全白氏玉娥
所為吴見孤吳兵忠孝王与吳発神射王龙扁王上朝是見莊

幼主嗚冤报仇雪恨男女不少来至朝门一齊下馬望里所走
來至朝堂此時天氣尚早莊王还示登殿旧有司礼益一全文
武看見男女混杂来的不少又見忠孝王披麻代孝文武心中
京疑司礼监向明来歷不敢代覺慌忙奔走如飛来至昭阳將
此事告訴了掌宫娘一道掌宫娘入後宫將言啓奏了莊王此
時天已大亮莊王坐所不慌坐輦從外旧走
楚莊王　不慌坐輦步下行　到了昭阳飛凤门
引宫老祖頭里跪　美女宫娥随后很　登時間

走进分宫楼一座　大殿三禅眼下存　只听鑾鳴古又响
天子架坐九龍墊　令文武　品級山前忙並礼
拜罢平身分左右　天子傳旨説快請　上来国家三品臣
但只見　神射王了頭里走　后很吾丘焦休欣
忠孝王了嚎啕痛　白氏玉娥淚汪汪　後世的
吳発見男齊咧嘴　恃倒金堦不動身　一齊口內尊我主
冤枉冤哉苦死人　我的〻　發兵罢来發兵罢
前去雪冤把恨伸　莊王不明其中故　皆因卑人未提名

宝座上　天子才要問詳細　看見老將焦休欣
慌忙离坐伸胳膊　拉住穿黑掛皂人　这幼主
龙目淌〻淚阴下　皇侄連〻叫振心　几次尚你〻不住
吾在江東保吴君　这如今　只説反国难見面
誰知今日到來臨　請問皇父好不好　旧孤的
房西王了存不存
説話不明犹如磨彈竟道字不真知鉋劍奔人方才忠孝王一
見孤旧説明輔死咧莊王也旧明白了一路子哭把个天天哭

怔咧不知是什么元寇瞄見了休欣向東向去才提到子胥的
好多这才有了線頭孔龙扁王二目落泪説三　哇　明輔在江東
被人害死了莊王便问説怎么忠正明輔死了是怎么死的信
休欣旧把越王进献西施女把明輔望月发剑眼翠花宫割心
的從頭至尾哭訴了一遍吳莊三哎哟了一声望后一仰竟倒
吾將进云文武着忙上前来扶住
这莊王　半晌回过一口氣　他把老天叫几声
哭声明輔刀剜胆　叫声忠人痛斷疼　想当初

扶保皇祖去赴会 一路路途响大名 山前活扶来序的
山鉄鞭拔柳展本 临潼会 山前李覡猜王怕
劍控梧嗚老穆公 李打下君踢刖臏 立逼秦楚定姻盟
假粧醉 活扶孫公在馬上 五鼻潼関金斗城
黄河独擋秦国兵將 杀的秦卸胆战京 界牌関
分手受过諸王拜 總来成槙在樊城 只国吾祖行元道
休妻取子撑五城 誆言的 忠良一家油鍋丧
息父一怒弃樊城 父王四口赶追你 前到樊城扑了空

来到了 塗山遇見来皮豹 不敢毋子过山峰
旧令多言伍明輔 叁旧回口去借兵 誰知道
宋州求旧不中用 深州梁国不借兵 陳蔡不發人合馬
暫国之公絕了情 次後来 東者又設夹谷会
救保之公扮馬童 劍斬姜餘身一元 齊景公
因此一氣赴黄実
米莊三越哭越痛文武多言哥三的解劝又見忠孝王与白氏
王越痛哭不止神射三近礼說陛下之也是辰丙王命該如比

求圣上早發人馬吽忠孝王披帨雪恨天子点頭立刻傳旨曉
諭合朝文武滿部群臣风子龍孙朝郎付馬三宮六院一齊掛
孝我朕也穿三日素服白扇孝设下靈位傳僧道超度七塊礼
卸急速預备朕先祭奠一番登時預备停妥天子率領文武来
王白扇辰忌孝王与氏一旁跪倒天子拈香奠酒宗文武叩拜
莊王痛哭交流口吽明輔
楚莊王 怜念功臣三奠酒 眼望靈牌大放声
想起一往從前事 想不吽朕痛伤情 為我孤

赤胆忠心揣我保 更比亲生大不全 大战衛国城一座
渡过恩将下总营 你為我 馬跑一座禅恩寺
夜渡大江水三津 秋胡戏妻不肯定 天晚追問夜登呈
你為我 黄龙山前卸恩父 打鮮四軍班不危
鄭国伐打父王死 太真奉見赴温実 你為我
寄伏暗藏扶龙寺 跪求扶龙老圣僧 单身夜把昭関闯
丹阳吕蕭苦不全 你為我 未曾伐楚先平鄭
南征北战領大兵 只因鞭打皇祖墓 恐怕孤王計恨情

我孤王 又次留你淮南住 安心只要上江东
如今命丧姑蘇郡 想不吽孤心内疼 率文武
一齊解劝止住泪 伍辛謝恩止悲声 天子悦皇兄与皇嫂
快随孤王上九龙 說着话 一齊丢了白扇辰
来至金鑾大辰宁 天子坐上朝下問 盖部功臣仔細听
那一位 提兵恩掛元帅印 大報冤仇滅江东
言还示尽答應有 拜倒淮南老養成 則見他
口等我主將心放 為臣領將去興兵 拾着这把尸灵骨

兵伐江東去个二五 走馬稍代陳蔡郡 浙江寧波洛邑城
馬踐杭州拿句踐 養由基 提兵要把六国征
莊王聽罢龍心悅 定一興兵准备着 要写个国堵檄書

时才话表莊王君見是老将養由基上殿要領兵為邦去平六国莊王他下问说神射王不敢老臣养由基天子说王架擬印提兵要平那六国神射王奏道洛阳的周景公吴国的夫差抗州越国的勾践陈国的貞公蔡国的甲公寧波的李陵公这六国莊三说吴国余胜的是文理当报仇雪恨那同越陈蔡寧波与我国无仇无恨為何无故前去争伐其不越理老王那奏说我主有所不知可記得当初杭州的越王勾践会稽山投猪松棚会约请明輔那時旧有陈蔡寧波周国合兵六十万在会稽山埋伏若不亏思李王上江東祿存知道音信起到杭州旧父馬跳雲愁澗正东一天一夜才把明輔旧王了帛穴雷震杭州捉罢勾践得命逃国不思故恆反到这下美女胭粉計近献西施女这才把我的徒兒害死祸因勾践所起故此為臣提兵要平六国養由基奏罢莊王讚嘆口中说老将军你已迈了去不得俗言说的不错老不讲筋力為能英厷王于少世

莊主嘆
口尊老将听孤讲
听我一一析根由
老汗無高心煩惱
無言少语自憂愁
人若老

頭老鬓边是向法
眼睛一花泪先流
舌老言差语不全
人老是
孤刃老王别云罢呀
捴然三云心不老
上陣中争踏九州
对抵挑将刺咽喉

臉老人称是老丘
口中的
手老难掄鋸刀劍
腿脚一老能抬步
且在淮南度春秋
敢比吕望有机谋
若说是
捴然眼老能看物

鼻老难闻香合臭
牙老硬物难嚼爛
皮老胸前露骨頭
人老无能万事休
養成说
捴然腿老馬不老
為臣手老鈴不老
能現六路豁三眸

若说是
三声若叫臣拆甲
三声不叫為臣去
金殿玉柱要碰頭
莊三一見把心揪
抱住年高養由基

為臣頭老耳不老
我滅六国的拿贼回
一頭撞死丢命休
神射王
离坐慌忙往下跪

调将提兵听信箭
我的主
说着站起朝后退
浑身攒劲望上撞
慌忙々

这日叫作不要老天子说他有了年紀了不叫他掛印提兵他是不依这咧倚老賣老你的要碰死下的了莊三起下了宝坐双手抱住说老王了何必着急朕当誰其老王了前去養由基跪倒谢恩莊王为然说听朕加封々神射王養由基為天下都招讨水陆兵馬大元帅賜上方劍一口先斬后奏掛四十八反金印又说这一哭兵元帅可用多少人馬養成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京而不在多只用一万三千人馬足矣勾了天子说还有一件还得几家大臣帮助才好誰人前去

楚莊王
言还未尽人答應
声音洪亮似鐘声
把接野雁端玉代
一换袍服跪流平
金階下

三叩頭来九近札
伍辛提兵六国平
不饒河南周景公
寧波的
莊王听说往下叫
下边答應有？
金殿拜倒尊主公
很隨兒夫去战争

上来焉九小絕呈
我一定
越王勾践摘肝胆
陵公烧支人伯燭
还有何人去隨征
班中闪玉女美丕
口中说
莊三点頭说往本

臣子不才提人馬
擎住吴王着刀劍
陳蔡捉拿享孫录
給我生身把冤鳴
只听得
粉翠珠冠朕横玉
臣妻不才提人馬
勇战虎爵可代兵

这庄王 陛下侍旨谁还去 衣随忠孝一全行
只听班中人答應 上来了忘丑独眼龙 口中說
為臣不才丧了去 兵困姑苏破江东 我為明鞘死的苦
不奈吴王氣不平 楚庄王 坐上代叹说准本
老王一去定成功 龙扇三磕头将恩谢 这天子
眼望三人長叹咨
庄三代叹说忠孝王子是仁齐[illegible][illegible]而封朕封你為天下十七
国换国邑水旱双路付元帅掛三十六双黄金印你与神射王

协同当争勇战奏白玉城為参赞军机与夫同当军務夫妻二
人谢恩庄王又说龙扇王臣是焦伏欣听朕封官朕封你為前
部正印先拿掛二十四双雪花银印连山開路過水造桥头一
件里外是天下的道路皆知二乘部助秀将神射三加事黑了
谢恩天子又往下问还有那家大臣衣随忠孝王与龙扇王勇
战焦上江东雪完报恨言还示尽運声答應
只听得 下面运声人答應 班宁爱闪由右英
东平王加盖头里走 焦江三焦斌往上行 小元王

盖右见架忙近礼 大元王名叫盖飛龙 东平侯姜英将头叩
恒獅侯石风見朝廷 后带着 淮應侯杨勇说我去
臣上江东見战争 武阳侯安印将头叩 陛下里了等又称
口中說 父在江东无下落 养大了也来将头叩
扫秦三上殿见天子 此人名叫甲文龍 臣在往南總是空
五右军门跪流平 口中說 父王提兵為元帅
臣子不才愿随征 大都说去一又些 看〻江东锦繡城
米庄王 坐上探旨俱准本 又有一群文英右

东平王搞真是卞氏 焦江三 三妃主少菜真刀马能
扫秦王记朝上走 这位佳人往见关 一个〻
花枝招展将头叩 绣代提揭拜圣明 只因明鞘死的苦
倾国英豪搌领兵 宫坐上 天子点头说准本
这不旧 喜欢了淮南老养成
庄王往下叫东平王听朕封官封你為前军都督焦江王封為
侯室封望尤元王封盖王重部督小元三封為石军督部抑盖
焦斌盖飛龙盖飛右四个人谢恩天子又叫东平侯封為前军

付都〻恒獅侯封為后军付都〻淮慶封為左军付都〻武阳
侯封為右军付都〻姜英石风杨横安印四个人谢恩天子又
叫扫秦王封為中军参谋催運粮草西北侯封為前军参谋中
文龙养恩二人谢恩天子又叫彦素真封為后军参谋卞庵金
封為三军参谋准黄封為右军参谋三員文将一齐谢恩庄王
传旨叫承奏官快些捧过印信
米庄王 臣上傳旨捧印劍 承奏官員不暂停
祖家手捧招討印 闹龙盔盛黄蹬〻 米庄王

一撞龙袍双夕泥 叩拜印信好兴兵 沐從發兵先视操
旨票一切守神兵 这庄三 妹云金印忙归坐
声叫御弟与皇兄 这一兴兵非小可 賞功得罪要分明
申英右 一口同音等我主 臣将努力去相争
庄王手拿黄金印 掛在胸前与养成 總而言
天子皆赐盔袍它 絮穗金花十字红 众人磕头将恩谢
引又皂将叹喧〻 米庄王 宫坐上面传诏旨
晓与英袭扇一棚 这一提兵平六国 调遣生杀听养成

叩一了
说着侍言排遂晏
乾鲜果品般々有
引礼官员捧定瓶
通与淮南挂印公
如若是
敬酒已必齐归坐
转主回家忙打点

如若不逆老将令
拔言设坐而游侍
山珍海味与泽腥
咕噜々
思父江东死的苦
平定六国班师转
君臣大展歡列俟
收什器械好出征

一定衡刀向吴刑
但只见
庄王龙腕亲把盏
满斟一盏双手捧
好手提兵尽々忠
列土分茅加倍封
争王妃
天子孙转聪阳院

文武去朝转家中
教军两内去挑兵
惊动了郢州淮南一坐城

忠孝王
这一挑兵不大察

一全休放不代畏
这不旧

吴越春秋

十三

隐仙诗一首

深山静坐对茅斋　款步前行上古崖　闷响[illegible]中[illegible]药
闲游山下担松柴　黄毛猛兽堪为伴　白面猿猴观果来
独坐夜深观晧月　逍遥券似赏金堦
残歌罢念一不多览下演一部抄录通俗忠存吴永吴越春秋
全传非日言至何方表竟归朝至那殿節目上文书说的是八
将反江东神化卦散甚燕过昭阅郢州报函信庄王哭所辅神

射王掛印俱是昨朝交代的白且说忠孝王伍辛出朝晓马付
总兵接令前传与五营四哨自明日起上叫軍坊挑兵该官接
令如飛而去灯时一个传十〻传百〻传千〻传万淮南城中
都知道的辅死在江东忠孝王大报冤仇提兵要平六国那些〻
三軍好似蕊花流水一班齐补教军坊伺候挑兵至次日伍辛
一同焦了非坐演武听真是人里挑人馬里選馬此出藏断不
上半个月的光景人馬挑完会同神射王近朝見駕

忠孝王 挑完京营人兵馬 十万三千淨壮兵
教軍坊中扎住隊 与备吉日好登呈 这一日
会合田基养元帥 还有休欣独眼龙 莫袭中将王侯等
了仪王兆女俊英 来到了 午朝门至金鸾展
上房朝恭主圣的 养帅面圣辞天子 这等今日要兵兵
这莊王 传言与备宴合酒 派当中御亲送行
埃次条通三盃酒 人〻谢恩引皇封 送天子

口尊老王养元帅 又叫御弟共皇兄 恩义姑苏死的苦
我孤闻听付内崩 神射王 这一共兵把仇报
先破江東一座城 旌旂一展敵国破 馬到成功陳〻营
有一日 平定了国班师转 按功升赏大加封
養帅磕頭尊比下 伏主洪福好立功 这一去
展土開江兵人馬 帰平六国方撤兵 又替技冤将仇报
你補阴曹也闲猜 天子说 元帅出兵朕亲送

分付备馬不消停 代领合朝文共武 急忙〻
一齊班安上走桂
楚莊王代領合朝文武亲自送至东门以外神射王忠孝王中
官前一齊下馬口尊我主旧此别駕莊王說远〻我孤送一程
養田基說我主送君千里總有一别臣等得恭回来在叩見陛
下莊王說也罢就是老王下分派王也不敢远送说话之间代
領文武回呈而去神射王一同中将来至教軍坊一齊奔李元

帅当先淨手拈香祭莫皇太后土坐毒大帅禁化喜纸元帅路
省中将的花名册省了一遍中将报名一齊恭見传令技营起
兵只听咕咚〻三声大炮
咕咚〻 九江三声京天地 大小兒郎旧技营
前打龍风旂双面 肖金大字寫的清 左边是
神射兵平六国 右边是 伍辛报仇滅江东
焦燕先鋒領前隊 神射王下掌中营 袁卿侯催粮押綦

代領众御馬步兵 京旂招展分五色 刀舵箭戟似寒星
但只见 一桿尘毒冲肖汗 两行介胄密層〻
三軍馬上如猇虎 四面周圍隊伍精 衆百將
五路都督天神象 六国耳听心胆京 七宾过关来得快
八十一占旧安营 这正是 九州有名谁不怕
十萬王爵領大兵 兵行正走兰旂报 具尺高阑把路恒
神射王 耳听传令安营寨 咕咚大炮旧扎营

营安南北列西東　寨分八卦内九宫　中尔郎
听見炮响齐止隊　馬听罗鳴並不亰　三層拢木迭燋火
七層釘板護元营　这正是　早知吞帅安营寨
鵝雀不敢乱飛恭　不言関外安营事　罕有人
报与守将叫孟明
且说九江府鎮又関之中有一員守将名叫孟明听見城外炮
响有探軍报来大老卩在上今有神射王代兵在関外安营了

今宗奪孟明说知道了連忙帅府上馬去城来至营前要見元
帅中軍官近帐来至九江関守将在元門等令神射王说令他
近見不多時孟明上帐叩參王卩開言说孟将军我等奉旨提
兵扫平六国急速開関讓大兵去関伐吴孟明回言说老王卩
在上末将不明王卩興师如何打冲天旂一边是神射與兵末
将不明王卩興师如何写有提兵报父仇求老王卩指叫
神射王　再听孟明如此問　叫声王卩你细听

提起徒吊伍明補　不由發卞怒冲、　想吾王
临同閩宝将名响　扶保诸邦小国龙　界排受过诸王拜
咸旗樊成谁不尋　只因為　先君平王行无道
奔走樊州去借兵　串国由邦好几載　平鄭代楚保主公
皆因為　扶保天差东吴主　住在姑蘇锦秀城
光來又赴松棚会　尽是五国害要庅　抗州的
越王勾践邀陳蔡　周王無波共合兵　伍辛江东去上寿

馬跳营悲吾占争　到后来　雷振抗州学勾践
大兵班师上江东　越王回间进美女　西施陰归行不公
把子胥　望月楼前双刹眼　割心旧在翠花宫
死尸沉江喂魚蝦　人頭玄挂在五营　想起来
全是越王起的衬　陳蔡無派周井公　興兵才把了国滅
报仇雪恨上江東　王卩说罢一夕话　这不旧
唬坏将軍叫孟明

孟明听罢了神射王之言心中猜、的吃亰害怕有忙连忙打
弓说老王卩自知道兵发将永前边打这双杆冲天大旂全不
想人口形危保不住六国若一合心王卩呀王卩别说是兵平
那六国只怕要替忠正明補报仇雪恨與末将观看此登天还难
不亞如大海撈針一義神射王说将軍你说此话莫非我不能
取吞庅道来你细、的言来孟明聞听口尊王罵末将如今有
一句不知進退的言詞求王卩先赦末将的罪方敢言講神赦

王说将軍你我都是為国有甚庅话只管言来我孤並不見罪
孟明開听口尊千歲
这孟明　口内连尊老千歲　帝位王卩在上听
末将有句狂言语　王卩休要動无名　这如今
了国若知興人馬　必然一齊動刀兵　大家齊心合了义
四面切闹与楚争　只因在　長江一代安营寨
列摆占船与同家　总然我兵多猛永　難挡六国将合兵

别说是 千歳不能平二国 只怕寃仇报不成
一句話（向住）莽元帅 寡位王下心内京 神射王
点頭几点说不赌 六国合心了不成 兵巨長江船堵挡
我兵过江万不能 洛陽的 周国左调陈与某
結段粮草后加攻 那将前后皆无路 只怕损将大折兵
忠孝王 爲尘拉住孟守将 将軍必定有牵挂
如若报仇掌吴主 伍辛不忘大恩情 孟的說

王下既然问末将 说出此计大家听 净打振仇斩一面
收起那杆兇灾里 了国皆知把吴平 那五国
左不接递動大兵 平了江东在平越 措手不及好成功
忠孝王 耳听此言心欢喜 神射王下長笑容
家住王下心大悦 前说孟的此计通 神射王
立刻传令兵台寨 过了九江具尺城 浩：蕩：朝前進
直扑池州大路行 伍辛兴兵伐人馬 早有人

报尽杭州一座成 越王这一番張兴 下回去
准备到池州府水淹楚国大老营

這回書且不言神射王養由基统领十万叁忻楚兵过了九江居尺阁竟扑了池州而来且说杭州的越王勾践自從近献了西施女之后常：差遣暗：上姑蘇打听消息后来知道邪武子敌五帝陈死西施害了伍的辅越王听見此信满心欢喜正要兴兵伐楚要报石室养马卧薪嘗胆受辱之仇（旧）与元帅張兴劈救高义（列公）这了張兴他有算術本領高强足智多谋他的妻子多咩赍金丞刀馬往想还有妖述邪法故此越王封他典為元帅行軍大元帅因劈救年迈為護国元帅去里表的言

妇正传天子将二人择日要兴兵伐吴君臣正言论只見外门官上慶跎倒振叙我王左上今有远探来报淮南楚莊王差神射王养由基為帅忠孝王伍辛为付帅还有老將焦修心等统領了家王侯王兆大兵十万餘旌旂招展刀鎗摆列前有冲天龙凤旂一桿上写着斗大金字写着伍辛提兵报父仇过了大江直扑池州而来所振是賣诗我主龙义定奪
红门官 秦罢楚国兴兵事 越王闻听心内京
低頭纳闷无言语 遲疑多会语高邦 咩一声

丞相文仲快上殿 大夫范蠡見孤穷 班中二人齊答应
見駕朝王把孔行 傳言义 一同元帅齐归座
义論軍国大事情 四位皇兄听孤講 我朕從頭细说清
左姑蘇 石室受尽千般辱 卧薪嘗胆真荼情
多亏鄉等將孤救 回到杭州操練兵 近西施
本是一条烏向计 赶乱吴王在江東 吩辅已死无孙遜
正伐吴王去兴兵 送如今 伍辛兴兵报父恨
大兵十万威江东 虽然替朕出了氣 内中关呼事一宗、

想当初　却是我孤王主义　五国会兵设松棚
诓呋子须要谋害　谁之不佑未成功　小冤家
救父马跳莺愁涧　激的贯战鞍马能　他破吴国掌西施
冤仇不报岂肯荣　如若是　代兵若把杭州上
谁又敵挡小英雄　故此君臣同商义　申皇兄
有何妙计快言明
越王说四位皇兄想此事不可不防万一他平了吴国想起前
情岂肯与越国干休善罢卿等有何妙计快些言来文仲范
蠡穿敌还未及开言只见張典跳倒口呼我王微臣到有一计
其名笑里藏刀剑坑拎虎计越王闻听此话手拉张典说元帅
我孤愿闻良谋快些言来張典说微臣妙计管叫那伍辛吴國
也代不成仇也报不了遂养由基等全軍尽威夹在我张典手
内还叫楚莊王与我主献降书降表張典说道这句话上磕頭
起来附耳低言只须如此这般：：这策
七煞神　張典附耳尊我主　必须如此这般行
陛下写他一道赦　微臣代领五万兵　押解宿
牛羊粮草金银等　赶到池州一坐城　犒赏三軍他必应
还有楚兵去献城　到枕来　微臣用条囊沙计
掘江放水淹楚兵　楚国兵将无处呆　命丧江边水内坑
这越王　闻听此话心中喜　元帅妙计果然精
伍辛入了牢笼套　十万三千命尽倾　说宿话
与我坐上忙写表　往下传音不消停　与备牛羊了一佰
良草金银与备齐　又分咐　该直官员正酒宴
孤与元戎贵贺功　登时之间摆上湿　天子亲身斟一盏
总不言　一连连了三盏酒　越王代笑叫元戎
元帅急速吴人马　押解牛羊上楚营　还有那
粮草金银须仔细　直奔池州一座城　張典谢恩忙辞驾
表章揣过揣怀中　这越王　軟轮一担君臣散
天子欠身驾还宫　不言天子文合武　先把那
元帅张典明一明
且说元帅张典玉軟来至帅府报令箭往下高叫中軍官等听
令下迎有人答应上前参见元帅接我令箭一支急速挑选五
萬三千马步兕郎牛羊粮草金银在齐明日在教軍场伺候起
身不得有误咸中軍接令如飛而去张典又派下偏将二十员
连忙回后有夫人金赛花迎接夫妻归坐張典就把朝中献计
要水淹楚兵的话说了一遍金赛花欢喜急忙打点与夫同行
此去剪断至次日清辰夫妻来到教軍场祭奠了皇天后土急
忙传令响炮拔营
只听得　三声大炮拔营寨　将与兵丁上走龙
旌旗招展排大隊　离了杭州一座城　忽见得
張典夫妻吴人马　凡句撰成百花名　牡丹批掌中軍帐
海棠脊夫在元营　我领宿　支子茉莉江西腊
花夜吉花去相亭　金伏似仙合微气　月季出立玉芙蓉
望江南　兕郎不见宗合影　攒草花不误排行
一路京洞劲浪子　玉美人兕碧花似　十姊妹
相见金莲人尺笑　藏在山丹白日红　探春来回長报事
剪秋罗鸣止行营　悦香玉　夜芒香上安营寨
次日接营駒日红　旌旈尤如十姨鄙　金盏玉簪与冷青

但只見 鋡刀劍戟如麥穗 尾甑其京响蛋鈴
人似南山白額虎 馬如北海混江龍 押隊有
牛羊金艮良草等 无分晝夜往前行 安心楚甚來用計
安害兒郎十万兵 边一日 法典夫妻往前走
近探芒旂滚近甚 我兵不可軟前近 前边是
池州城池把路擴
七煞神法典崔兵直往前近远探來报兵主在上 此处离池州
不远兵以到了安慶府的地方特来禀报法典閘听传令分咐

夫人一同偏將代領五百三軍潛近池州屯扎本帅代領三千
人馬押解中軍粮草金艮迹下楚兵前去寨金花应令代兵近
池州不表且說法典往前所支草言神射王边日兵行正走芒
旂末根大兵不可前近前边坐据飛空旂旙蔽日不知是那国
的人馬特請老王了的軍令宜奪神射王耳听說那一位將軍
前去前边打听亭那一个国中人馬擋吾的去路
神射王 言还未尽人声喊 一声叱咤振天霄
下馬弓身未參見 只称孫兒探一遍 恭由基

馬上衙神座下看 末者柳盖姜奚歌 元帅一見心欢喜
吽声柳盖你听着 必須要 留神子细去打探
奚去答应諾声高 耑身撇下斑豹马 手中斜提巨釜刀
代領着 一隊軍兵正五百 乱撒征它对面厮
則見迎頭兵來到 吘是旂旂有振標 东平王
大吽兒等休前近 对我言吘把阣冲 少若遲延軟上国
馬支刀擴首级烏 越国的 前惰荒忙报元帅
法典耳听樂滴滴 传令牛羊往前赶 良草金艮車上捎

七煞神 青后崔云軍馬隊 大吽將軍真心焦
休得闲手有话講 越王差我粮草交 东平王
耳听挐刀捲尘李 子细抬头对面瞧 一將頭上盔凤翅
連环甲卦大紅袍 束一条 玲龙玉砌狮蛮代
九股熟成絆甲縧 代内弓浅龙角面 胡中箭插凤翎毛
身背后 掉有盖蔷旂一面 法宝擒人本领高
打將剛鞭安傍卦 诛軍宝見鞘中插 骑一匹
上陣冲鋒滙紅馬 手使三尖双忍刀 越国大帅名法典

身高膀大貌应骁 生成的 赤髮紅须疙瘩臉
撩牙巨口号人毛 柳盖看把声叱咤 一声怪吽振云霄
張典一見心暗笑 肘中說這一用计晉吽你速兵弋
將不能逃

時才話表东平王柳盖看罢一声叱咤吗末者的规戒兒是那
国的將官代領人馬往何处去报名上来法典閘听口中不言
心里暗罵好醜賊你说我瑰你也不俊想罢挖刀陪笑說將軍
若问我末將乃是越王的元帅名唤法典奉我主之肯闻听上
国的神射老王了与忠孝王領兵伐吴背忠正的補屎西王了
报仇去滅吴王那吴王与我主有不共代天之恐特浅末將解
送牛羊粮草金艮与神射王了犒賞三軍將軍等尊姓大名说与
末將也好传揚將軍英名东平王是一生一世最喜欢人奉承

的所見灶典的言词心服究都争柴的沟脸堆欢火盆嘴這一
咧哈！大笑说越国的元帅你奉你主之命離送牛羊等项前
来犒赏我国三军此话果然是实灶典说来将焉敢说慌既然
如此你在此把人马扎住等我替你通报我灶抑名盖官拜东
平王之戚你在此略等片将灶典奔所进声答広
东平王 说罢催马回里走 净扑淮南大队行
見了元帅逞頭诉 越王遣官犒赏兵 列摆有
牛羊粮草金艮等 小孙、打探是真情 越国大帅名灶典

单等王下軍行令 神射王 听罢马上冲、怒
大罵杭州徒紫龙 设立私捌害尔辅 陈蔡孟度周景公
会稽山 五国会兵六十万 八面埋伏去下兵
多亏了伍辛去答救 救玉天仙到大营 那射郎
後尔一怒杭州困 拜请林同李顶公 雷震杭州罕住你
吴王将你向出刑 多亏了 尔辅保奏得活命
幽囚石室未能行 天差得了相思病 看病常貴你有功
那吴王 心中一喜将你放 近献西施女芸容

的辅死在阴人手 全是昕王起衬星 恨不能
生吃你肉方雪恨 到骨敖油点天灯 你今遣将来讨战
不两罕 你的牛羊犒賞兵 传令军将齐努力
先拎刃戏送支兵 老王下马上怒、冲 慌坏了
忠孝王下把话明
神射王大怒忠孝王有忙在马上弓身拉背等一声老王下暂
息雷庭之怒少罢虎狼之威勾战既然浅将犒赏三军前来讨
好求老王下依允越王不防正对孟昍之计平吴伐越给他一

了凑手不及一古而拎其不是好恭元帅听罢迭、的点頭说
两吁駞驹了大事传令安营只听得大炮三声棘门旂安鹿角
紮微文起中軍大帐四面扎下营寨外分八卦内安九宫神射
王升射中軍大帐忠孝王侯王把副恭從守中軍旂排恭見以
必分付双傍侍立
中戏将 恭見以必分班站 只听古打似娄害
制八号角声振耳 哨内生音一齐吹 中军帐
吹三通来打三通 軍中規矩为揚威 神射王下接令箭

吽声百珍小英広 淮南侯 答広上帐来恭見
元戎现有笑微微 接令三营代灶典 英広摆令走如龙
不多将 灶典近了中軍帐 子细端详用目观
神射王下居中坐 虽然年老有広威 躺了躺
两傍列摆男女将 凛、威风杀气堆 戎庄介胄天神象
了、頂肚昭双肩 有几了 金盔金甲如艳観
王代羊脂肤内圍 也有盔艮、業甲 胸前宝镜放光辉
有几了 宾铁外头写油鍠 上下渾身一色黑

有几了白面如（宋玉） 清奇相貌俊英魁 有几了
黄面金睛腮無肉 有几了散脸趣殊眉 有几了赤面胭（眉梁）
有几了黑面濃（眉色） 有几了 如花似玉女多文
美貌花容女英奎 猴典看罢喝彩 他的那
付向恩凉好几回
七煞神灶典看罢暗、 夸讚怪不得楚国兴兵伐吴元来有男
女送些、好汗元帅想罢往上近礼口中报名越国的元帅灶典
奉主之命押解牛羊粮草金艮与老王下犒赏三軍灶典叩恭王

骂神射王叫一声越国元帅臣是张典你主叫你解送礼物可
有表章无有说着服出双手高擎中军接过递与神射王〻叩
接过展开观看上写着杭州小国勾践顿首顿拜上国元老功
勲今年神射王出师伐吴小王勾践特送牛羊万支粮草三万
微物不捲望乞收存忽却是幸
神射王 中军看丢越王表 叫参将军你要听
既称你主多忠义 送将礼物送近芒 我这里
急速写道荅谢表 将军带回上杭城 替我拜上越王驾

破吴回来在谢侍 张元帅 叩首跆起軟外走
王了元门至本芒 烘赶牛羊金艮礼 骄马人夫至大芒
早有那 中军芒外往外点 灯射照数尽收呈
张典上帐饮回表 告许王下往外行 牆〻的
代兵近了池州去 立刻调亭好派兵 不言池州张元帅
先表神射老元戎 忙传令 中军接令急速去
恍偷四淌合五芒 良草披数具收下 金艮合计赏兵丁
把牛羊 立刻了芒全朵军 每人分已实公平

高酒一瓶三斤肉 分拨汛地休馆行 又分付
中军张上排汤宴 大家公同引刈令 后寨与番王把哥
该管同候不消停 灯射问 大帐中军调桌以
列坐淮南虎一棚 内外兵将齐延宴 淌芒中
欢声一派振耳鸣
楚芒中大吹大打排宴饮汤兵丁皆有犒赏兵支欢生大振神
射王居中申家王侯又傍列座欢舞唱欲王把哥在后寨也有
酒宴神射王到小中间忙向询想宫说令〻慌速了在此安芒

不如此处叫何地名水草可使义不使并不知安芒有何妨碍
响导宣跪倒说此处离池州四十里地名叫作乌沙峡水草可
到方便王下说既然如此旧在此处歇息三日在走不言楚芒
欲酒之事张典牆〻近了池州来至帅府且说当夫人金赛花
相见将行计之事说了一遍
张元帅 告许夫人一夕话 赛花欢喜笑盈〻
说着后堂摆酒饭 元帅用毕欠身形 急忙〻
言代以必望外走 来至前边帅府听 分付快打聚将古

本帅派将好排兵 只听得 花腔古打如迸豆
咭咭响亮似雷鸣 只听一阵甲叶响 来了金刀豹一棚
一了〻 顶盔贯甲共恭见 口尊元戎母打弓
大小偏将人不少 中军齐排见元戎 这张典
座上当神望下看 戎在结束果鲜明 元戎欠身脸含笑
列位将军子细听 我本帅 所奉当今越王旨
解送礼物到楚芒 并非兵怕淮南将 这是一条计牢笼
其名为 笑里藏刀绝后计 纠坑拎虎可成功

全仗列位齐努力 奇心今夜把功成 那时节
回軟本帅启奏主 拔着功劳加倍封 手将闻听将子打
元帅军令我喜听 元帅说 我令要使囊沙计
掘江放水淹楚兵 那怕楚军有百万 叫他兵将水中坑
说着话 手按令箭軟下叫 中军上来把令听
只听下面人答应 元帅坐上语高声 接令箭
挑选兜郎九千正 马上步下要挑兵 马廷口袋去共敌
了条多〻要现成 中军接令出帅府 出备什物去挑兵

張典伸手接令箭　这一派将立刻掘江要淹楚营

正是将在謀而不在勇兵精兇何用多張典叫中軍官挑選九
千烏步兇郎子备麻連口袋鉄鍬子一伸手接令箭一支往下
高叫程皓高如计使三将听令只听下边連声答应上所打弓
張典說你等接我的令箭代兵三千首五百兵代口袋首五百
兵拿鍬鐝裝上砂石堵住元池壩一代江口别教他流水三更
看城中号火飛空努力掘河放水直貫烏沙峡不得有慢三将
接令而去張典又接令箭一支往下叫歐陽忠朱搭徐成三将
答应元帥說你三人接令代兵三千在大板橋照程皓等一樣

行事不得有慢三将应令張典又接令箭往下高叫郁庸仇吾
余二将听令二人上所打弓元帥說你二人代兵三千在荻芦
港用沙子擁水看号火掘江水淹楚营二将接令張典又接令
箭叫吳忠刘又宗明三将上所元帥說你三人代兵一万勝々
出城抄到烏沙峡楚营的后面在黃盖谷埋伏听分付
張元帥　眼望三将忙传令　你等仔細要听明
三更以後掘江填　大水冲淹楚国营　悄的是
有令付水兵合将　必從此路要逃生　黃盖谷上翔归經

这件功劳莫当輕　三員将　口中答应接令箭
下所外面去挑兵　張典接箭往下叫　池州总鎮把令听
下边的　邓通上所忙接令　元帥分付要听明
代領本州人共馬　城頭之上等三更　急速的
施放号火為号令　如若違慢法不容　总鎮邓通忙答应
出城代兵去上城　七煞神　調遣以準將身欠
分付抬刀拉走龙　亲身代領人合馬　大小偏将一窩蜂
大扁了　池州西門扑江岸　螃蟹机上去似風

一連吠望掘江水　二来助阵好成功　且不言
池州張典行毒計　单表淮南大元戎　只從張典送犒賞
筵宴合营将与兵　大营中　兵丁将校皆欢悦
元帥衆人飲列伶　不多一时天色晚　則見他
西方墜落小桃红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机半句多神射王与衆人在中
軍傍孟撲盞只吃到日落黃昏元戎传令掌灯令一日要作一个
通宵夜宴該官答应登时秉上灯燭重新排酒又換了大杯中

軍帳傳花打古这就难以約速兵丁这个营里是猜拳行令那
營里划拳要笑堪々的就有起更之時神射王与衆英豪喝的
人々皆有了八分酒意可就不拘礼性一个々誇奬談論黃公
三略呂望六韜神射王了也代了酒咧在坐上拈冉大笑
神射王　坐上拈冉哈々笑　衆家孫々要听明
若提老夫当年事　身經百战有英名　想当初
少年提兵伐秦晋　箭射趙板万将京　力跴五虎群羊陣
晋帥危捷刀下坑　我也曾　百步川楊透重甲

争夺帥印作先夆 秦晋剩魏誰不怕 陳蔡吳趙个々京
旧是那 齐鲁燕赵梁与宋 听見由基腦袋疼
忠孝王一傍也話答 孫々也称大英広 曾記得
馬跳驚愁趙王怕 唬坏寧波周景公 摔死周王名姬春
摘心匈屋二王抗 東平王 一條观睛先咧嘴
我的刚刀真不軽 監战松棚諸王怕 力踊連营五国京
又所得 盖石石鳳諸刀馬 柏貞安印遅其能
焦赟姜英哈々**笑** 磨拳擦掌盖元龙 申文龙

怪叫以唱有本領 倫营劫寨頭一名 龍虎王指手忙起站
論好汗 数不着你这三丁寸 丝了氣的双脚跳
叔父說話太欺生 招的众人一齐笑 焦休欣
列里列切出了营
焦休欣醉咧出了元营 听了听更古不奇 这个天无非定更只
听人語喧嘩並無紀律 曉々叫声神射王 难为你活了一百多
步統領大兵南争北討 自誇其能还有了 在此安营前面无有
数兵这要是到了吳国 还是这羔倘有人 劫营那还了得 龍虎

王思想来到一座山坡高崗之上 无义之中望池州一看見城
頭上灯笼火把杀氣騰々 焦休欣一見这一京不小 正是
頭頂三江水 腳踏五湖冰
黄河塌兩岸 華岳倒三峰
龍虎王 觀看池州征云起 不由心中京又京
磕々打战渾身抖 泥丸宮内走魂灵 急忙々
下了山崗回里跑 那骨高低路不平 磕々絆々心忙乱
来至元門往里行 分八酒 唬的醒了七分半

跑進中军喊连声 大叫王爷别喝酒 快些传令快挪营
如若是 挨遲片刻真不好 村到臨頭了不成
十万别想跑一个 只怕你我活不成 别說是
要替明輔将伙报 无人替咱把冤明 挪营罢应挪营罢
在等一会命全坑 帐上的 元戎乘将听此話
一点頭絮挠不清 神射王爷忙端坐 拉住营卸独眼龍
口中說 慌里慌張因何故 滿口只嚷叫挪营
又无贼兵在营外 惑乱军心理不通 莫不是

方才出营与邪怪 几中酒唱發了疯 疯迷心竅淂了病
年迈氣弱眼發潆 虛張声势要問斬 快把那
挪营元故講分明
老王爷细々的追問元由 焦休欣是真着了急 咧趙發說不出
来了只是指手画腳 大張着口結巴也上来了 謎老々王爷快
々的挪营救一救这十万三千人马的性命要緊 哪要緊 神射
王爷看見龍虎王这个光景 心里也有点子害怕 聞了一声 龍
虎王你叫挪营 挪在那里呢 焦休欣用手往西一指 說退々々

出二十里往々折了嶺山安营方好（呢） 養由基无奈何只得依
允遣化传令快々的挪营退出正西二十里在折子嶺上安营
乘人闇言一齐打点王妃夫人等一齐上马只听满营中一陣
大乱
这正是 一声将令如山倒 發时传与右营中
五营四哨齐忙乱 大小頭目手不停 一个々
先拆帐房收器械 步兵抬扛走似風 扣备征屯々盔甲
旗幟認標馬上横 满营中 鬧々吵々声不断

戰馬吼叫不絕聲 一更忙到二更后 十万楚兵柳大營
送回書 元帅柳營折弓傾 下回書
罰攢由甚把命抗 十万楚兵死一半 伍辛遭困安慶城
此乃后話先不表 且說楚兵夜柳營 多亏明月当空照
扰如白晝一般仝 神射王 馬上一仝重戰將
王兒夫人傾走危 登時來到折弓嶺 地勢高潤可屯兵
帀頭目 催促三軍不占慢 馬奴盡窩一巢仝
人又喊來馬又叫 聲如鼎沸令人京 登時間

紫微先支中軍帳 四面周圍扎大營 忙到戰壕立柵木
掉下門旗掛号灯 營內神射王下馬 慌忙升坐論軍情
忙問休欣你再講 叫我柳營為何情 休欣說
烏沙峽是窪地勢 最怕有人用水沖 催男偏把池州看
隱々征云煞氣升 怕的是 張典若要掘江水
我兵盡喪水晶宮 催男催看柳營寨 隄防池州用水攻
正然言講軍探報 池州城中号火升 大海汪洋朝東灌
特來稟報是真情 神射王 听見此話吓了慌

送不就 嚇坏了男女老少眾英広

时才話表神射王正然与龙虎王言講柳營之事則見巡哨來
报已上老王了与兵位王了在上池州城上号火起空不知是
何元故不敢不报已令定奪神射王聞报京疑不止說莫不是
白日里張典鳩賞三軍是祭穩軍之計暗算我等正然思想耳
輪中只听声如鼎沸好似万馬奔騰元帅百忙口說不好果然
張典有計尔等快些披掛堵擋賊人要緊衆將一齐忙乱一个々
頂盔貫甲結束戎庄各提兵刃出帐上馬哧的々乱蹤征定齐准
坐季券出了元門一齐举目那里有一个賊兵的宗影更人正

白光疑又往正東上安營的地方一看好不利害呆人只唬的
唬气倒噎怎見得一片好水
悠々蕩々熟々怏々悠々蕩々平地湧起千丈雪熟々映々
沙灘堆垛万年氷白茫々水映月色天連水地動山崩嘩拉
々声如牛吼喇拉々一似雪鳴不亞如千軍万馬如飛至恰
似那爭持战闘令人京
看了看 白浪滔天好大水 波滔滚々雪千層
一片潮声如雷吼 果然水火是無情 眼睛看

荒郊元是平川地 变作汪洋水盂洋 大小石頭隨浪滚
唿々声响似山崩 烏沙峡 登时不見各宗影
由如開放呂梁洪 養帅口中說句了 幸了今朝夜掷營
不然全作汪洋鬼 全都是 危席王了莫大功
救活兵將殘生命 休欣說王架猶輕不 神射王
手指池州高声罵 呆削之賊那住声 句践瞎使诡軍計
要害楚國將与兵 絶不誤 搵江冲淹烏沙峡
就是人容天不容 未從滅吳先伐楚 拿住句践氣才平

忠孝王 伍辛馬上園睜眼 大罵張典狗畜生
攻打城池先拿你 刮骨熬肉点爆灯 点平王
柝蓋射下忡々怒 鎮江王焦試判丁玉 盖広江英共石鳳
氣炸柏玲蓋危危 扫秦王 口中大罵將牙咬
各宗王把脸氣青 焦休欣猶看名罵尔 我一定
战馬撒欢踢了千土
楚营中人々動怒神射王傳令回營明日兵困池州决一死战
不言楚營之事且說張典螃蝌矶上調度人馬三更天見号火

埋伏的人馬搵江放水冲到烏沙峡楚國的人馬一定淹死張
典埋伏得又作梦也不知道楚將掷營喜孜々回進池州升帅
府归坐只見三路的埋伏兵將都来报功就只不見黄益谷的
吳忠刘义宋明三將前来交令心中暗說还不回城报功呢正
然犹疑只見巡兵来报乞帅了在上搵江放水冲淹楚兵並没
淹死一軍一將
巡兵說 三將埋伏搵江水 並没把楚營人馬淹
誰知手先有准备 楚將掷了大營盘 亦所得

倒退正南二十里 折子嶺上扎營安 軍卒报罢將頭叩
張典聞听嚇一跳 好容易 定成一条妙計
誰知養成破机関 越思越想冲々怒 不由怒忿皱眉尖
我想他 營盤掷到折子嶺 大器不肯善容寛
本帅既然忽了你 索性与你堵関凌 你既然
躲了一塲水灾难 知營叫你防备难 說着伸手拔令箭
叫声中軍你听言 急速去 挑選軍兵三万正
刀鈴弓箭要齐全 中軍接令忙答应 下厨挑兵且不言

張元帥 手拔令箭往下叫 鄧虎鄧通二將官
下边答应来答見 一人接令莫遲誤 代領着
三千兜那弓弩手 暗々出城扑过関 折子嶺後有条道
楚失机 那里埋伏休放寛 大木擂石累谷口
楚兵入内閉齊攏 双將寻令說知道 接令箭
挑兵出城不迟延
这就是一飲一啄皆因前定在者作大將的最明是犯了地名
这養由基一輩子所仗神射成功今日掷營地名不旧叫折子

嶺这就是不幸張典派双將埋伏在楚失机列位細想这楚失
矶豈不是楚兵要失机应这定養由基死在楚失矶乱箭之下
闡話休提張典又叫伍吳余徐成二將答应元帥說你二人領
兵三千人各啣枚馬尽扎口掏楚营的左元門不得用慌得令
張典又叫歐陽忠朱礼二將答应說你二人代兵三千打楚营
的右元門来近不得有慌
双員將　接令下厨挑兵去　張典往下語高声
程浩高加侠计等　三人答应見元戎　元帅說

三將一同我本帅　劫奪楚国大元戎　正元門中杀進去
必須忠勇可成功　說有話　欠身站起往外走
一奇扳安上走龙　代領大隊兵三万　出离池州一座城
張元帥　三路分兵来劫寨　苦死楚营掛甲兵
也是三軍遭劫數　造就合該怎逃生　只說是
逃出水火入虎穴　誰知又進陷人坑　越国史郎往前進
登時杀至楚国营　听了听　大营之中无動净
果然鴉雀净无声　時辰不过交五古　張典传令往里攻

只听得　連珠砲响京天地　知会母路劫寨兵
吶喊摇旗往里走　点起亮子与油松　步下的
忙填战濠拔栅木　馬上開弓放刀細　高挑元門有刀劉
了叉鹿角馬蹄登　登時間　杀透七層閫子手
滥開八面虎狼兵　喊叫連天京人胆　但只見
灯球火把扛天紅
正是土其不义攻其不备神射王養由基一同各位王侯王妃
等只為挪营就乱了半夜又出营躺了会子水想寫作典各自

回营安歇指望養〻精神明日还要与張典打仗以振振江放
水之仇人〻満下各自安歇营兵哪里挪营辛苦也都有叫全
不防备好就被張典分兵三路来進了元門大砲京大人声喊
叫楚兵打梦中京醒色將起来往外就跑
楚国的　大小史郎猛京醒　楞里楞怔魂梦京
耳内只听人声喊　都嚷賊兵杀進营　耳听甲葉咻〻响
战馬奔馳响鑾鈴　周围只听兵刃响　乱砍刷杀混战征
这些軍卒不敢動手　各雇性命保残生　有馬齐一抓了坐李

苦了史郎步下兵　満营叫苦声慘慘　欢乍挪营劫寨兵
乱拿刀鈴朝里砸　那骨頭目与兵丁　只听唉以声振耳
剐瓜切菜一般仝　杀了一孫砍一对　闖進一層又一層
且說紫微養元帅　睡梦之中吃一京　旗牌报進中軍帐
張典代兵杀進营　必須奇心擒洪典　分兵三路往外攻
伍辛忙上白龙馬　吩咐快点大灯笼　率領男女往外闖
前依战馬顛走龙　直扑元門去交战　中軍剩下老元营
耳輪只听人吶喊　不知外边多少兵　忠孝王

牽目看見賊張典　正在元門往里冲　伍辛一見高声喊
好賊怎敢瞎偷营　馬臨近　一顫良鈊刺張典
二人動手惡交鋒　后边东將齐動手　男女一齐惡交兵
这一断杀奇忿勇　寅夜間这坊大战交鋒与东不同

話説忠孝王伍辛迎頭正与七煞神張典接鋒就刺張典急架忙还黑夜交兵難講誰往誰是一对就是混战厮杀越国的仇吴余徐成二人代兵是打左門杀来朱机欧阳忠是打右門杀進計傒程皓高如張典四个人是打正門杀進可就与忠孝王伍辛東平王柳蓋鎮江王熊斌龙虎王焦休欣扫秦王申文龙大元王蓋龙龙小元王蓋龙右東平广姜英还斯广石凤淮慶广楊珍武阳广安印西北广秦明六广金彦素肩淮凤英白玉城而下里思战厮杀男女争持这場交兵好不利害怎見得有

讚為証

四下里鳴锣擂古八方上呐喊　摇旗鳴锣擂古振天関呐喊
摇旂京地府人如猛虎馬似蛟龙人如猛虎左抖々各逞威
凤馬似蛟龙味的々吃喀跳灯球快的星斗昏战馬登香塵
土腾各将方刃似天神劍戟刀鈴寒光現
擂古振天雷　锣鳴两陣催
战馬龙冲浪　将軍八面威
但只見
两国寅夜交兵战　全平造化逞能为

遭劫在数難逃躲　命大福洪不吃亏　一个々
胯作月捉揄兵刃　两家战馬往前催　七生拾死不顧命
左心不怨斂双眉　人々打仗皆施勇　忌战伏数各显威
耳内只听兵刃响　灯光焰灼显光輝　使能刺的蛇吐信
孔挑三面快似风　刚刀乱砍声响哓　天灵劈破吊頭盔
三股刚叉龙摆尾　宝剑斜拔俯下揮　那个就掏金座鐧
这个就使浑金棍　五明座　提炉能对方天戟
忽然打点々刚難　架打天灵頭粉碎　斧劈項上血光亮

只杀的
星斗昏迷真惨惨　哀哉叫苦甚傷悲
金古旂旒落满地　折刃乱箭似山堆　杀的那
死尸横倘伴馬索　血水横流似山悻　男女混战難歇手
个々喊振似春雷　只听得　两下三軍齊叫苦
腥々陣々血星充　人馬死的无其数　将与兵
这陣厮杀誰不讓
折了嶺上这一場厮杀真是仇敌恶战伍辛与東将王妃等是以死相拼这且不表且説黄蓋谷有埋伏的三将吴忠刘义宋明代領三千究郎扎有隊伍打三更天等至四更已後总未見有败残的楚兵三个人心中疑惑宋明説二位仁兄元帅的軍今是更后水滸楚营差你我在此埋伏为的是等候逃命的楚兵並力拥杀如今已经四更了並無一軍一将前来莫不是十万究郎全被江水滸死了你我在此無用不如回城交令吴忠説宋将軍言之有理

三員将　商量停妥忙傳令　倒轉干戈撤了兵
三千究郎狀似虎　高挑火把与灯笼　三員将

迭頭調哨往前走　直扑池州大路行　路上只听水声响
滔々不断水流东　这三人　代兵遠路躲水患
浩々蕩々往西行　明是越国三員将　由如追魂要命星
三千兵　比做尽是催命鬼　来取騎襲老養成
也是由基六数到　也是合該命要忠　且不言
三将离了黄蓋谷　且説邵通与邵庸　二人奉令領人馬
出了池州遠路行　登時間　到了楚石矶山口
立刻扎隊不消停　傳令三軍堵山口　搬運硕石大樹挺

登時間 木石累住山口路 楚石机下設伏兵
三千硬弩長弓手 単等刼擱楚將兵 楚石下机
不言二將有准备 再說吳刘与宋明 正然催駒往前走
耳聞正西喊杀声 听了听 罗鳴古响京天地
三將揍駒仔细听 喊叫連天声不斷 这不就
馬上開言問宋明
吳忠刘义宋明听見喊杀之声刘义說仁兄听見了这是正西
廝杀吳忠說不錯設有三ケ往正西一看只見滿天通红只見

灯球火把一片声音振耳三ケ人代着兵走有三里之遥忽然
一齐留神只見红光下隐隐的一座大营宋明說你看那不是
一座营芯别是咱們元帅探江截水被楚軍他們看破了机関
押营在那里打仗吠刘义又仔细看了一看說那不是折子嶺
不相鳥汋峡必是押营与咱們元帅打仗呢吳忠宋明二人看
了一遍口中說不錯々々
兩ケ人 看罷一齐說不錯 折子嶺上大交峯
捉江未淹楚国將 看破机関大战争 刘將軍

領兵一千屯在此 我兩前去看分明 要是楚越交兵戰
助陣冲鋒好立功 我們兩 杀敗楚兵你擱擋
前後夹攻把营营 說罷二將領人馬 直扑折子嶺上行
这刘义 屯兵一千作后应 擱阻敗將与残兵
不言刘又有准备 且說吳忠与宋明 登時間
二人到了折子嶺 果然楚越大交兵 双將一見壯偽合
調動二千生力兵 一声喊 乱撒征屯往上踊
竟往後营往里冲 後营缺少人把守 都在前边打仗争

就由如 虎遇羊群差多少 酒醉蛟龙一某同
三軍害怕逃性命 楚国史部望影宗 双員將
乃剁鈍扎往里闖 二千左兵似凶神 叫苦哀哉人跃漾
血水汪洋遍地红 不言双將踊后寨 有人未
报与神射老英左
神射王正坐中軍迎兵未报老王卩在上不好了打後門門有
兩員賊將杀進营盔不敢不报々令定夺老王卩聞听慌忙离
坐順手提鈍上馬一仲龍駒迎出了中軍就看見了双將口中

招呼賊將慢未有吾在此二人聞听揍馬双看只見一員老將
十分威武怎見得有讚为証
这王卩 自幼生来是好汗 茶陵岩内有家园
年少时衰多不利 父死妳亡家業寒 他也曾
投在郢州作小校 六分軍料不勾飡 楚王代兵征宋国
爵射宋王命归天 征伏了 宋国得春班師轉
加封旂牌是領官 一日軍料一錢半 才得肚飽不飢寒
到后来 楚王又征陸渾戰 争奪先峯在彩山

一箭射透七層鎧 百步穿楊把名信 抑時節
楚王嚇的真魂冒 前部先峯下河南 秀其森在死由基手
陸渾嚇的透胆寒 平河南 莊王定頊归南楚
平賊滅独敢争先 喬梁对射刀鋼放 越椒一命喪黃泉
到後来 官拜元戎保楚国 天下九州把名信
開居无事交徒弟 子胥習学本領全 他也曾
楚晋交兵黃河套 晋国聞名嚇軟瘫 神射王卩由基將
可称強宗独占先 到如今 寿活一百零二岁

又替徒兒大振冤 鬢边白髮如良綵 玉梁胡須霜雪般
則見他 上下渾身无二色 代馬代人似粉團
老人老馬老兵器 当先叱咤便開言 口中喊
賊子狂敢真无礼 劫吾大寨踹营盘 説着催馬朝上撞
手掄战杆舞鈴尖 这一与（二人）交上战 下回去
養由基在楚石矶中被箭攢

话说吴忠宗明二人着罢神射王暗々誇奨好一員老将这準是楚国的元师養由基二人想罢一齐招呼吵来者的老尔英非是养由基広神射王闻听往对面观看只見二人一々是紫金盔大紅袍渾紅馬港金鈴一个是青同盔青同甲表战袍黄膘馬三停刀皆是身形高大十分的広壮神射王着罢微々冷咲口中説将双个賊人既然知你千岁的英名下馬投降的才是还敢耀武揚威劫吾的营寨你有多大本領不往你言坐守看着你王卩取你説着掉鈴照着吴忠多心旧刺吴忠急架相

还迎頭宗明掉鈴旧刺元师养由基急忙架过吴忠掄刀旧劉
三个人杀在一处
三个人 中軍苞内動了手 各牵兵双不絶性
鈴刺鈴未叮噹响 刀劉鈴迎迸火星 味的々
三匹坐季宗尾乍 吧嗒蹄跳似欢花 神射王卩施英勇
战杆艮鈴门怡凉 江坊上 将刀磕鈴快又急
二人果住人一拳 三个人 三匹坐季未回兆
四面只闻响喊声 又苍四哨将灯点 六軍劫寨暗偷苞

只殺的 七星北斗昏又暗 只殺的
八方金鼓震天庭 久战多时无勝败 十分难赤定輸贏
一个是 為报冤仇战双将 那又个
劫苞原為立軍功 恋战盘旋多一会 不済了
鳩九的这位左天蓬

这双将是左右加攻鈴刀並牵只殺的神射王渾身是汗遍体生津兜嫋支将堪々的将不住外位有所不知养由基虽是楚国的一員老将天下揚名诸邦害怕赤何今日抵不住吴忠宗

明 吼常言说的不錯老不讓筋力為能英広出于年少养由基今年寿活一百零双未免的手遅眼慢不是那鈍急馬快勇之时一未御了半夜的苞盘被他然劫寨先吃一京二来吴忠宗明又是越国的勇将三来年老而且诶老将归天故此抵不住双将闲言不表书归正传

此书中 闲言不表归本傳 且说王卩养由基
嵗打牲神未動手 心下有忙暗々急 又去有
偏将人等未助力 當在前边大对敵 老将又去丑三盪

虚点一鈴失了机 慌忙々 旋回坐下白龙馬
敗出后苞仆正西 二人一見心大悦 齐催坐下馬征駒
口中喊 大叫老尔那里兆 赶上牵回剥了皮
二馬奔池往下赶 老将回頭看假实 但見那
吴忠宋明追的紧 这不吓坏养由基 掐腿押下艮战杆
慌忙回手不挨遲 飛魚袋 左手忙把宝弓取
右手拔了箭一支 一抿砝红搭上叩 代转坐下馬征駒
养元师 才然要放梅針箭 吴忠赶上用刀劈

唱声老贼省刀剁　老将规躏眼吓呙　急忙々
一跨白龙傍边闪　一声响喨把弓劈　宝刀神弓为双段
神射王卫眼发迷　一代马　抽出退路逃命去
回手不住打征驹　金命水命逃了命　赶吴忠
后面相追赶的急
且说宋明主后面追赶此时天光大亮见吴忠刀砍了宝弓落
地心中大悦老贼没了弓他旧没了箭手可旧容易拎弩高声
说兄长别放走了老贼我回去接老元帅说罢又杀进了后寨

直到紫微营中并无猛将传令三军放火登时把中军可旧烧
有宋明纵马往前去邦助张典
此一时　不言宋明助张典　见说杭州中英杰
伍辛正杀来交战　猛见中军一片红　但只见
火光冲天黑烟滚　旧知后面有贼兵　正自有急军本振
后寨贼人冲进营　又贼将　杀败王卫老千岁
落荒逃去影无踪　贼人中军又放火　伍辛有听心内惊
一旋马　不敢交锋往西行　柳益休欣走正东

柏纪石风失机走　安卯焦斌岳雁生　白玉娥
四员女将往南跑　正北败走申文龙　孟家弟兄碰坐季
姜英乔明去如风　东将四散如麻乱　苦坏了
郓州淮南挂甲兵　越兵越将如猛虎　尤如蛟龙滚宝沂
但只见　外往里杀名张典　里往外杀是宋明
里外加攻只一阵　杀了千军万马营　只杀的
尸首堆满折弓箭　风搅残云一般全　张典追杀十数里
传军令　立刻收军撤了兵

赵国申将追杀楚兵一阵张典传将收兵兵不上的俗言穷寇
勿追只听渴呜嘟々一阵罗响宋将听见对阵鸣金一齐收兵
扎寨不题且说神射王败阵吴忠主后追赶神射王只因把弓
折了心他火乱往前正跑只听迎面一声炮响又有敌兵挡住
了去路乔元帅不敢对敌一旋马望傍边落荒而走迎一支人
马是刘义代领着一千兵在此劫住楚兵的一抬头看见那吴
忠赶下一将来故此劫住去路吴忠刘义二人合兵一处那肯
容情往下追赶

又一个人　怪呼吆喝随后跟　撒开坐季快如风
口中只嚷活拿住　宁要生拎我立功　败阵的
由如狂风吹败叶　赶阵急雨打残红　前炮快帆船下水
后跟弩箭亦离弓　二人不舍随后赶　恨不能
人生双翅马腾空　赶看々々来的快　楚石机不远只中尺
神射王　伏身炮进山口内　一声长叹叫苍穹
少年之时威名远　各国有名胆战惊　到如今
年老时衰领人马　代领申将灭江东　出九江把池州过

张典巧定计牢龙　焦休欣　劫我御营解水难
跳上居泽居坎坑　安营已毕才太寝　谁知张典夜劫营
一千的　英豪战将伤军队　剩我无能保中营
伏有弓箭将贼秀　不晓神贱砍折了　又有贼人将我挡
落荒败走此山中　明日我必回大寨　付正军威在来征
那时节　来往伐吴先平越　抿呼张典气才平
乔师正太心盘算　只听大砲响咕咚　乔元帅
往前乱炮抬头看　到把老将吓一惊　木头顽石砌山口

要想逃出万不能　老元戎　把心一横要拼命
耀馬撈能要战征　忽听一陣梆子响　双边呐喊闪敌兵
个〻闹弓齐放箭　只听得唰〻〻迎头乱射箭刁翎

財才話表神射王养由基自内只听梆子响三千兵一声呐喊
打山口一傍撞出来双傍一分朝上一果唻〻乱箭就由如飞
蝗一樣养由基心下着忙用鉅撈打刁翎搪手不及一箭正中
左眼老将哎哟眼花頭暈这个工夫前脑双边刁翎丁了不少
咕咚吊下坐李鳴呼哀哉死在乱箭之下郤庸割了首级一仝
郤通吴忠刘义四个人收兵見张典报功不表且说伍辛等因
逃命直什燕盔谷败去不見有兵追赶这才放心招聚残兵不
多时众将纷〻绕〻来到查点十万三千楚兵剩了万餘代伤

的不记数忠孝王兵奈屯扎人馬旧只不見神射王卩养由基
差人打听只見小卒来报说老千岁败去楚石机被越国的伏
兵用乱箭射死
忠孝王　闻听死了养元帅　众将着忙吃一京
养明哎哟栽在地　伍辛背气声不哼　東平王
柳益不住把嘴咧　塵傑个〻吐悲声　申文龙语泪心感伤
嘆坏范丘独眼龙　申将汗　一齐痛哭养元帅
龙王住卩劝一声　大家且免心酸痛　人死焉能在付生

依我说　正额人馬为要紧　报仇雪恨发大兵
退回安慶屯人馬　急速快上郢州城　奏明耶
莊王万岁添人馬　好与张典堵揄范　忠孝王卩忙启店
叔父他旧快登城　说千岁　楚石机内瘾了肉
首级号令在越范　尸骨无存难找去　楚兵伤的真苦情
旧说罢　十万三千合范将　剩下三万败残兵
速発人馬来接应　好替王卩报冤情　龙虎王
启店一声说知道　不必尔等细叮嘱　带身上馬辞众将

直什淮安取救兵　忠孝王　立刻传令人馬退
且退安慶一座城　不言伍辛退人馬　急回来
單表张典越總戎
且说七煞神张典在折弓报安范不多时吴忠刘义郤庸郢通
四将献上了养由基的首级报功张典称讚吴宗刘三将今日
破楚大功是你等三人可算功居第一三将一齐打弓说还是
主上的弘福元帅的虎威末将等不过是僥倖成功三人正自
推遜只見远探来报气元帅上吴辛领败兵退回安慶府不敢

不报请令史夸张典闻听往下吽吴将軍听令吴忠連声答应
张典说将軍接我捷报本章上杭州見駕旧说我秉湯眷之兵
还要伐楚
张典说　本师秉眷要伐楚　务要拎拏米屯僧
再請我主添人馬　以便攻取楚国城　这吴忠
接表出范忙上馬　杭州报捷不必明　张典坐上又传令
郤庸上帐把令听　我派你　急速催料接五佬
接济軍粮莫悮工　郤庸接令催粮草　又吽池州将郢通

你还是　准守池州须仔细　即遇答应往下行
传令立刻拔苍寨　攻打安庆一座城　因拔苍
放萬砲响把天震　张典大兵起行苍　先奔宋明欲前隊
五路催料是郡廊　代领首　大概见即往前进
直仆安庆大路行　旌旗招展遮红日　刀鎗剑戟放光明
但则见　一路催兵生杀气　又将甲胄密層々
三軍馬上欢如虎　四面门旗隊伍精　五方旗
各按金木水火土　六花陣式摆的清　七層鎗砲随苍走

八方呐喊不绝声　这正是　九耀星官重出世
十面埋伏勇烈兵　大兵正走人来报　口中說々
安慶不远只尺中
大兵正走蓝旗来报乞元师在上我兵不可前近离安慶有数
里之遥乞令定夺张典传令移高阜之处只安小寨咕咚々大
砲三声前軍不走後哨不催擺门旗安鹿角到戟瀧紫微支起
中軍大帳三軍铡草喂馬埋鍋作飯奉烟会食元师升帐發放
軍情天色已晚传令众将各归本帐元师回了後帐一宿晚景

休提至次日元师张典升帐众将打了恭見了列又傳元师主
坐上往下高声説話
张元师　東手当胸呼中位　尔等留神仔细呼
只因伍提人馬至　报仇兵冲撇江東　回此上
我主杭州知音信　君臣巧定计牢笼　稳軍之计献々
摇江要淹楚国兵　谁知道　恭师泰遣囊沙计
折弓岩上去安苍　本师一怒劫苍寨　前后一陣奇計成
坠石机　乱箭射死恭元师　伍卒害怕逃了生

今日進到安慶府　必须赴战攻打城　那一位
将軍城下去要战　擒苍恭贼好调停　言还未尽答应有
末将情愿去临征　七煞神　坐上闻听朝下看
原是将軍叫宋明　弓身控背忙上帐　叅見越大元师听
张典說　将軍既要临軍隊　千万留神去交兵
千金难買頭一陣　頭陣成功陣々苍　我这里
苍中予备庆功酒　将軍回来好披紅　宋明答应説得令
出帐提鎗上走龙　代领首　打伏随征五百兵

砲响三声出大寨　乱放征危催战馬　登时间
来至東门勒住走龙
先奔官宋明代领三軍來至了安慶的東门海河吊桥勒住了
坐李用鎗一指高声大吒叫城頭小校报事見即听真急速报
与伍卒知道叫他早々的投降万事皆休牙磞半个不字杀進
城去鸡犬不留城上的小校會听不敢代慢急至师府跪倒报
乞忠孝王卩在上衬了不小越师张典领兵离城十里安苍遠
将現在城下要战口々声々只叫王卩答话不敢不报請令定

忠孝王闻听把手一摆小校退去
忠孝王　听見軍卒来禀报　气的眉皱眼元睁
手指城外高声骂　张典胆大了不成　皆曰是
挠伴劫苍々一陣　恭师死在你手中　正要挈你将仇报
你到兴兵来困城　忙了付　左右与我指披掛
我去挈他祭师灵　连忙戎装来披掛　出所提鎗上走龙
代领首　执事見即兵五百　川街越巷快如風
來至東門城淵放　三声大砲為出城　会三軍

呐喊摇旗往外走
江坊不远只尺中
听見城頭大砲声
但則見
当先显露一員将
頭代民盔挲双凤
素罗袍上綉團龙
又見那

將与兵存往前擁
且說那
旧知有人攔軍隊
一隊軍兵押住陣
果然左壯有威风
頂汀堆累素白纓
腰计羊脂唐瓔代
袋内弓灣如秋水

馬过海河椿一座
先奉宋明正等候
馬上当神着多明
素罗旆上綉金龙
則見他
身披一付民葉甲
勒甲糸縧九股摔
壺中箭摇似寒星

打将民鞭安本掛
賽雪欺霜扒山玉
甚白唇红立妙令
伍辛闪听拦住馬
到只怕

诛军宝劍鞘中盛
手内民鈴墜素纓
宋明着罢淮南将
对面观怒气冲空
宋明砍名送命想话不能

騎一匹
甬背熊腰真太俊
大叫来人快报名
这一通名動了手

吳越春秋

十四

財才話表宋明着用鈴一指高声大叫吆楚将少往前边伸馬有吾在此久等多時你老卩鈴下不死無名之鬼忠孝王闲听姓对面观看丐頭一將好一付鮮明介胄

鳳翅盔鳳飘火焰珠砂纓項上重安大紅袍玄里織錦黄金鎧密砌龙鱗胸前鏡一輪明月羊脂代四指多寬九吞頭双宗獸面勒甲絲九股摔撲袋内弓龙角鋪面壺中箭射雁穿天打将鞭安本上悬杀人劍二柄双环坐下馬渾紅滟金鈴安上横担先奉將扶保越本帅令要战当先金甲神出闹了

斗府威凛々虎軍前
小袁傀看罢微々冷笑説賊將泂或听真吾乃郢州淮南楚莊
王駕下称臣官拜忠孝王之職子不言父名是你忠正明輔屏
西王卩的長男名叫伍辛人称飛天豹是也我提兵馬要去平
昊替父報仇与尔国何干為什么暗行毒計
忠孝王　艮鈴指定先鋒將　大叫賊人你是听
越国為何行毒计　掘江放水不絶情　若不与
龙虎王卩未恭透　十万三軍被水冲　乘乱胡芭甚可恶

神射王卩一命抗　你竟敢　發兵進到安慶府
赶尽不絶行事凶　知吾利害快回去　叫出先典与吾争
如不然　賊將通説名与姓　咱双五刻見输芭
宋明闻听声叱咤　叫声小背你是听　你老卩
越王駕前為大將　元帅麾下正先鋒　金鈴宋明旧是我
知吾利害早投城　你若是　牙磞串々説不字
叫你与由基一同丧　宋明还要往下講　江坊氣坏小英厷
哎呀々　無名小輩休撒野　王卩饒你万不能

説看一項白龙馬　双手抒鈴往上冲　恶狠々
对宋明胸前亥刺心　先逢一見用鈴迎　只听喀嗤一声响
江坊之上迸火星　咔的々　二馬一冲撞过去
齐旋生李又相争　宋明拈鈴刺好汗　忠孝王
战行梨花往上迎
忠孝王伍辛与先鋒宋明二馬盤旋双鈴並舉好一坊恶战怎
見得有讃為証
二將江坊战俱是英厷汗这个拈金鈴那个梨花韻鈴刺前

胸出水龙战行遍挡寒光現一个是白龙战馬似欢龙一个
渾身生李如火炭一个使艮龙探爪奔前心一个使撥草尋蛇
扎迎面二將軍前動手争三軍打破[illegible]凡面往来又人争江
坊不相令朝把命拚
江坊上　二人一齐施英勇　又匹战馬似欢龙
鈴扎鈴架叮噹响　鈴刺鈴迎火焰生　这一个
梨花战杆龙探爪　扎打挑刺令人京　上三下四多门路
不离双肋与前胸　那一个　渗金刚鈴蛇吐信

崩挂勾拏实在京　鈴如怪蟒急又快　招架不住了不成
一个是　替父报仇兴兵馬　要平故蘇滅江東
艮槲多光急似箭　身回抖擻一團風　一个是
杭州越国先鋒將　金鈴將軍有大名　渾红战馬如欢虎
一杆金鈴虎弄兄　这正是　棋逢对手难藏興
將与良才各用工　恶战江坊十数盪　不見勝敗与输芭
忠孝王　白龙馬上偷瞧着　只見宋明猛如熊
鈴急馬快無容讓　登时惱了美英厷　暗々説

無名小輩战不过　岂不傲了素日名　有心还要去几盪
多咱才能把賊平　到不如　打發他一命赴阴曹
好替先典享祭灵　伍辛主意安排定　一伸手
摘下了剛鞭虎爪挐
这英厷想罢一旋生李打安虎摘下了剛鞭並在艮鈴之上名
為藁底藏花又叫加鈴代棒只宋明冲將上来撺鈴多心旧刺伍
辛左手中的艮战杆望外一磕噹一声响磕在旁边抡上手一
揚右手把鞭掄元了往下旧打宋明好利害

了〻又〻数不清　好似民龙尾半截　打山〻就崩
打地〻就裂　此鞭落在解元手　看人一下命必绝
宋明一見說声不好我死誰呼你活只听嘡一声响嘹
只听渴　一声响嘹首了重　鞭打頭盔响一声
天灵打碎鲜血冒　脑子花红四下崩　咕咚〻
死尸栽下渾红馬　三魂七魄赴幽冥　英名赤上凌烟湖
一命先归枉死城　申兒郎　看見主將江坊死
一齐旋馬去逃生　伍辛馬上傳軍令　你们恨来打伐兵

一个〻　乱撒征駝齐喊声　鉈刀乱奔响连声
刀剁鉈扎只一陣　追杀越兵至大营　忠孝王
馬至玩门来要战　只呼张典快来征　越国小校不代慢
炮上中軍报元戎　口中說　先奔宋明丧了命
伍辛营外讨战争　张典闻听这句話　气的眉鋒眼元睜
分付左右指披掛　本帅当先与贼争　忽听下面人声喊
元帅别動議我行　古語說　割鸡焉用宰牛刃
等我出营立此功　元帅闻听往下看　金棍將軍有大名

宋明之弟名宋亮　把一个元戎長了咲容
张典观瞧認的是宋明之弟宋亮官拜左軍门之職手使首一
条黄金棍也算杭州一員驍將元帅欠身說將軍既要当先須
要仔細宋亮說不劳元帅叮嚀说罢下了忠軍提鉈上馬代領
五百三軍玩门闪放大砲三声兒郎呐喊簇出了大寨忠孝王
闻听砲响旧知有敵將当先
忠孝王　听見越营大砲响　摟馬拏鉈仔细瞧
一隊兒郎撒生季　双杆门旂左右甄　来至了

江坊之上兵列隊　当先显漏將英毫　青同盔上硃纓翠
青同甲掛豆青袍　胸前是　青同鏡掛如秋水
狮蛮宝代计狼腰　九吞八扎十字扣　绊甲挣成九股絛
又見他　左代湾弓曲律蟒　壶中箭摆皂刁毛
打將同鍾金鎖練　宝劍伤人恭似刀　坐下跨
上陣冲奔黄膘馬　手使黄金棍一条　臉似姜黄腮無肉
眼大眉粗权骨高　忠孝王　看罢来人忙招呼
賊將通名好把交手　越將摟駒觀对面　穿白掛素一英毫

口中喊　伍辛问我名合姓　官拜軍门扶越朝
先奔之弟名宋毫　拏你报恨把皮剥　說着話
催馬揄棍摟頭打　太山押頂往下摟　伍辛用鉈忙招架
二人動手把兵交　只見那　棍打鉈扎叮嘡响
棍去鉈迎火焰飄　梨花战杆磕金棍　白龙战馬闹黄膘
双个人　江坊杀够好几遭　伍辛怒气上眉梢
一摆民鉈分门砍　扎挑撥剁打又敲　但見他
一片鉈山往上罩　民光缭繞眼难瞧　宋亮金棍难招架

不由胆怯脑髮毛　忠孝王　一指民尖跟追去
大呼賊人休想逃　味的一声穿心过　可怜他
残生一命赴陰曹　蓝旂报与张元帅　准备着
二人交兵只杀的地裂山崩宇宙摇

真是強者爭先弱者的喪命伍辛一怒走馬鎗挑了宋亮又在
元門射敵藍旂一見禿上中軍跪倒口説報乞元帥在上宋軍
門又被伍辛鎗挑身死現在軍前要战乞令定奪七煞神聞听
心中大怒分付左右快台披掛刀馬伺候本帥亲自当先臨陣
捉拿伍辛与宋明宋亮報仇雪恨連忙頂盔甲罩袍束帶背后
挿上盔箭旂大中軍提刀上馬就有四員偏將一个々結束式
庄各提兵刃上馬跟随元帥臨敵軏門大開咕咚一声炮响一
千兒即吵發了一声喊齊奔江塲兩杆軍旂望左右一分咕咚

三声砲响四員偏將各瞅征它来至江塲勒住坐季押住陣角
忠孝王一見就知是越国的元帥張典臨敵英太勒馬橫鉈往
对面細看只听得三声炮响只見正当中一杆坐纛旂升空上
边有三軍司命四个大字旂角下有一匹馬走動比閃電还急
堪々臨近显漏出敵人的相貌
忠孝王　單代絲江橫战杆　当神对面佃端詳
迎頭一將多威武　煞氣喬々貫上蒼　但只見
頂代金盔攢双鳳　飄洒紅英見太陽　貫子連环黃金甲

吞口獸面起金光　襯一領　紫降征袍秀双蟒
玉帶攢珠八宝廂　絆甲絲縧十字扣　青銅鏡掛在胸前
又見他　打將銅鞭安鞍掛　昆吾宝劍鞘中藏
袋内弓湾如秋水　紫燕弦掛虎皮廂　走獸壺
寄插一棚刁翎箭　专能射雁与穿楊　走陣一匹胭脂馬
手使三尖二刃鋼　身背後　斜揷盔箭旂一杆
全仗此物把人傷　身高八尺多広壯　赤髮紅須恶非常
又見他　疙瘩臉上生橫肉　双睛迸報吐毫光

伍辛看罢忙招呼　叫声張典少猖狂　七煞神
闡听勒馬抬頭看　打掠豪杰忠孝王　穿白塞素良太岁
白馬良鈼粉金剛　認的是　忠正明輔攻前子
松棚会上把名揚　張典馬上微々笑　叫一声
伍辛今朝休逞強
張典大叫一声伍辛依我劝你急早投降免你一刀之苦但要
狂為我叫你眼前作鬼伍辛心中大怒催馬椊鉈分心就刺張
典睛鉈臨近响一声用刀磕開二馬一冲撞將过去二人对面

張典説伍辛常言説的不錯知時務者呼為俊杰仰養由基是
天下聞名的好汗还被我在楚失孤用乱箭攢死我劝你帰降
于我好保你一条性命伍辛説哎哟好丑賊氣死我也咻又是
一鉈張典用刀架過説伍辛哪伍辛你好不知道進退枉自為
人你若归順了我主有多少的好处听我細講
張典説　你若帰順杭州主　越王不久就典兵
拿住天差將仇報　替你雪恨是真情　忠孝王
聞听此話冲々怒　大罵張典了不成　耐軍之計誆哄我

双手端鉈朝上冲　恶狠々　照准張典分心刺
元帥用刀把鉈迎　三鉈扎脇張元帥　掄刀劈面兩相爭
嗐叮噹　刀鉈並舉来交战　恶战龙潭虎穴中
招々架々全平力　架々招々各用工　好一似
南山猛虎奪食鬪　翻江滚浪兩条龙　手急眼快就得勝
手遲眼慢命必坑　送一个　全平刀馬安天下
那个良鉈定太平　二馬盤旋十数盪　怒惱臨凢小耗星
忠孝王　一摆梨花分門路　撒花盖顶左右攻

鳳凰展翅龍探爪　枯樹盤根作式精　一路花鉈分兩路
兩路花鉈四路更　四路花鉈分八路　二八十六往上攸
三十六路妄容讓　六十四路果然精　則見他
一片鉈山差多少　江境上　坎作這位大英広
小豪杰在江坊上与七煞神張典是頭一遭兜故此要施展々
胸中的本領可就把花鉈的門路摆開真是一片鉈山往上沖
弛伍辛這一施展鉈法不殺緊要可把对面那四員押陣的偏
將一个々嚇的咬指搖頭程踏高如徐戊吳忠一齐說怪不得

先鋒宋明宋亮弟兄死在他的手内果然這个伍辛的鉈法純
熟若不是咱家的元帥可以抵擋這要是別者之人准死在他
的鉈下不言四將担京且說張典
且不言　四將瞎々担京怕　且把元戎張典云
看見英広鉈法巧　馬上思量口問心　怪不得
馬跳鶯愁丢人指　松棚会工自称尊　怒闖連营救明輔
活挟勾屁吃了心　今日看　果然狗子多英勇
鉈馬純熟果是真　幸亏是我將他擋　要是別人早归陰

七煞神　想罢磕騎刀法变　手把三尖二刃掄
千層巨浪三冬雪　万点寒星亮似艮　使一路
丹鳳朝陽双展翅　又使黄龙大轉身　背劍揮花倒取咻
太公把釣定南針　然后是　一路花刀分三路
三路花刀六路分　六路九路十二路　二十四路抖京神
三尖刀　三十六路天罡数　七十二煞取人魂
一片刀山朝上果　寒光隊々罕京人　兩陣上
三軍吶喊將威助　花腔古响似雷鳴　撥狡未咬金子豹

喊天獅子鬧其弈　這正是　棋逢对手难藏奕
將与良才各用心　張典正自使刀法　忠孝王
一边厮杀心暗沉
張典的這七十二路神刀本是異人傳授使的井々有条真是
刪砍劈剁削耳撩腮連容針的空兒没有伍辛一見暗々誇獎
好賊果然他的刀法不弱要想我盈他只怕不得能勾想罢暗
說不如詐敗佯輸用回馬兵器取勝伍辛想罢虛刺一鉈旋馬
佯長而去張典一見口中不言心内犯想他的鉈又不乱氣又

不喘不相真敗要是真敗是盔歪甲卸代朗稀松這是佯輸作
敗賭用誆軍之計
這張典　看見伍辛敗了陣　恭透佯輸計牢笼
你也会來我也会　誆敵的方法比你能　說着話
撒馬托刀随后趕　咝喝怪叫不絶声　你要敗來我要趕
拿住小輩剜眼睛　那怕你　跑進安慶我不怕
小輩錯打定盤星　趕陣張典加仔细　隄防英広回馬兵
且說那　豪杰听見鑾鈴响　扭項覌瞧長笑容

聘你來趕你就趕　追我中了計牢笼　賊呀你
只知我敗那曉勢　只曉我輸那曉营　抬腿押下艮战杆
回手忙取兩般兵　急忙々　走獸壺中肝枝箭
飛魚袋内取刀弓　一抓殊紅搭上扣　悠々栈滿宝刀弓
前拳一推撒后手　放出低窪浅水龙　口中喊
賊人別走看箭到　張典留神早看清　只見刀翎扑唓唬
伸手接住箭刀翎　伍辛一見心好惱　又扳兩支不消停
小卩要射連珠箭　弓開弦响走刀翎　這張典

接了一支才撒馬　又听弦响吃一京　連忙伸手又拉住
三支箭到快如風　唰一声　竟扑哽嗓咽喉上
張典連忙躲身形　刀翎順脖擦過去　躺在馬上暗吃京
暗説伍辛心太狠　要是别人箭下坑　张典暗把金標取
馬上横躺二目丁　伍辛只当箭中箭　急忙匕
蹤馬托鈀要挑越國的大元戎

这正是湾刀单对瓢切菜銅盆与見鉄刷子一个会射連珠箭
一个就会接躲張典仰面朝天卧在馬上暗匕的把金標取出
托在掌上单等着好汗伍辛小英雄射出了連珠見張典躺在馬
上不動心中暗喜説妙哇你也不接　唰才代催駒牵鈀去刺猛
然一想不好自己叫着自己伍辛哪伍辛要你仔细别是这三
支箭全没射着他哄你呢到得你千万留神你的暗器没傷着
人别叫人家的暗器傷着你英雄想罢也就防範把馬一催撑
鈀就刺匕可刺兩支眼睛不错眼珠兒的瞅着好張典耳听馬蹄

把馬一拍忍一声往傍边一閃朶過了鈀尖一仰身稳坐刀安
一声叱咤好小輩那里走着標罢唰迎面就是一標打来小豪
杰一看見一片黄光直扑迎面説声不好一扭身形側身朶過
一声大叱好张典你的標打空唰别要走坐穿看看我取你一
拈战杆分心就刺張典忙用三尖二刃刀急架相还二人又杀
在江塲战在一处
兩个人　江塲之上又動手　遮攔不住恶相争
叮噹只听刀鈀响　明炉打鉄一般同　好一个

穿白愛素飛天豹　与見張典七煞星　山上虎咬山下虎
云中龍鬪务中龍　这一个　遇天映日紅馬瑙
那个由如珊瑚同　一个由如弄風虎　一丁亞賽碧波龍
这一个　鈀来好似蛇吐信　刀来比作鳳抖翎
鈀扎四面寒光透　刀劈八方冷务生　只听得
催軍古打如爆豆　兒郎吶喊不絶声　恋战盤旋十几盪
没見輸盈未手亭　这回書　不言二将江塲战
把話横更另説明　書中言講何人等　且説隐仙養性翁

孫武子　洞中正坐心血動　髮似人揪一系仝
忙拳仙腕從頭笇　早知皮囊肺腑情　不由的
修行二目流下泪　讃嘆英雄没後成　臨死只用三寸鉄
神射还在箭下坑　都只為　要与徒弟将仇报
楚此机内喪残生　首級人家去号令　只落得
尸骨丟存真惨情
武子聖人説善哉匕匕常言不錯瓦礶不離井口破大将難免陣
上亡就有几个徒弟在一旁听見聖人説这兩句話王大ア嘴

快忙搶一步双夕跪倒尊一声聖人老ア在上弟子王禅見老
ア落淚又説這兩句言詞弟子不懂求老ア指教武聖人叫声王
禅弟子伺候聖人説你問这兩句怎庅解説听我細講瓦礶是
終朝打水拉来拉去有一日打水的人不小心往井口上一碰
那瓦礶就破了作武将的人上陣冲争与国家出力名闘天下
将来还是死在陣上这兩句話我是讃嘆一个人听我細講
武聖人　口中讃嘆叫徒弟　王禅留神仔細听
貪道可嘆人一个　神射王爵叫養成　都只為

明輔吳国死的苦 八将一怒反江東 焦燕淮南去报信
莊王郢州統發兵 眷由基 争強賭券将兵領
要把六国一扫平 十万三千人馬動 兵过几江鎖蓮城
杭州的 勾践差遣張元帥 賭行鬼詐騙賞兵
半夜押營与水难 張典翔營大战争 眷由基
五古廝杀逆性命 闖入深山絕地中 楚失礼内遭了难
乱箭攢死真苦情 這一陣 楚兵傷了有七万
伍辛賍走安慶城 又与張典大交战 倚仗鉈馬有奇能

那知道 強兜目下有定难 貧道少不得走一程
就只張典难拎獲 伍辛仇冤报不能 王大了
听見此話沉音想 不由下山去立功 王禅只雇起了念
下回書 黃河套内有灾星 雷打張典落下村
險把神仙落水中 聖人說 没有能人拿張典
王禅說 弟子下山走一程
是非只為多開口 烦惱皆因強出頭 武子說只是没人去拎拿
張典這可怎生是好 王大了說弟子愿往聖人說 暗暗的点頭

天义难違我貧道焉敢扭天行事武子說我的兜你要去庅那
張典非同小可他有法宝獻他不過王禅說老了若怕弟子杀
不過張典何不傳授弟子些法術到了那里拿住張典天下揚
名全知道是老了的徒弟也管師付增光聖人聞听哈哈大笑
叫一声王禅弟子在我如今傳授你一个掌心雷的法術你可
就拿住了張典
武聖人 叫声王禅須緊記 吾今傳你掌心雷
下山此去捉張典 可以江場显能為 告訴你

他有杆白旂真利害 若是施展人命丢 名為一座蓮花陣
敗中取券有神威 蓮花旂 化作門户他進去
你若進門眼發黑 他在門里先動手 任平是誰一命丢
如若是 張典施展蓮花陣 你可就有掌心雷
說有傳授五雷法 密訣真心念几回 王大了
記在心中真欢喜 圣人坐上笑微微 取出一脥前定数
眼望王禅吽徒兜 下山去 須打九宫山中過
那里你与四英魁 有个黃獻你開难 与他柬帖看一回

商量有 雷砲分兵成功事 快些下山莫要推
王禅答应接柬帖 拜辞聖人与毛遂 出洞門
將脚一跺借土遁 空中走動快如飛 不言王禅將山下
且說武子暗傷悲 心中想 必須貧道走一盪
破了那宝救強兜 武子說有將身欠 叫一声
本宗徒弟与毛遂
孫武子先打發王禅下山然后欠身說毛遂与眾人好生看守
洞府我下山暗中搭救了伍辛就未眾人答应送出了武子不

表且說伍辛与張典二人付在江場大战杀了个天昏地暗到
把那四員偏將斷怔了程賠眼望高如徐成吳忠設咱家元帥
本領就不錯方才在馬上接箭躲箭那就少有誰知那伍辛更
文利害箭射的就急那一標躲的也麻力呀三将点頭說十方
子弟各有一能不言四将言讀且說忠孝王伍辛七煞神張典
在江場恋战不分券敗
江場上 二人大战分強弱 难免輸营券敗分
恋战盤旋十几盪 張典暴私口開心 這个賊

武义高强真惯战 鈼急馬快果超群 並无一点破綻处
要想成功白費神 不如我 乍败佯輸將他哄
施展法宝把賊拎 張典想罢主义定 虛砍一刀奔庚辛
吧拉〻 蹤馬扎刀佯長去 伍辛一見怒冲〻
江撟兵有千合勇 也敢調將領三軍 你今脫逃不能匀
本帥追上把賊拎 說着催開白龙馬 手拈良鈼随後跟
吆〻喝〻往下赶 張典观瞧喜在心 抬腿押下鈼一杆
脊背后 取下降印宝贵珍 搖訣迭印忙念咒

六甲灵文七字真 蓝茁旂 地下一搭說急咔
霎時变作一旂門 張典催馬進門去 单等追敵赶陣人
忠孝王 正赶中間抬頭看 張典進門睛的真
英広一見忙催馬 要進旂門去拿人 聖人空中說不好
強兇進陣命难存 一伸手 取出杏黄旂一面
一恍金摸指伍辛 眼前只見金光滚 白龙馬
吸〻〻到把忠孝王ア嚇肙魂

話說武子聖人忙把金摸杏黄旂取出来望着英広一指真是仙家妙用那匹白龙馬嘶的一声退回十数余步小豪杰心中大怒好个扎刀死的終日你不服気今日你又服気了英広恨的吊过了鈼摸对准馬的後胯就是一下那馬被打宗尾乱乍四蹄登開往旂門就跑武子聖人又將杏黄旂一指那馬嘶的一声又回来了非止一次一連就是数次伍辛心中自思既然我的坐季不肯進去必定是張典騗箕于我〻有主义且說張典在旂門内等了一会不見伍辛進来心内自思說好消賊你既不肯進来我在門里往外砍他一刀罢張典想罢双手牵刀往外就砍小英広搂馬正然尤疑耳听得准刀一看只見一片寒光扑了天灵說声不好把虎軀往後一仰人是躲過去了白龙駒如何能躲只听咣以一声响亮

只听得 咣以一声着了重 馬頭刀劈両下分
死馬栽倒平川地 英広不防吊在塵 这正是
良盛倒栽蛇鑽土 栽折四面弓稍子
洒了狼牙箭几根 喲喇〻 松手撂了良战杆

仰面朝天看巧云 死馬押住活人腿 好汗着急难動身
这張典 陣内一見心欢喜 要想逃生枉用心
說着収了鼓茁陣 催馬值扑名伍辛 馬臨近
双手掄刀搂頭剁 唬坏空中武圣人 西北乾天吸口氣
東南巽地只一噴 登時閒 行見青天明亮〻
煞時变作黑沉〻 一陣狂风就地滚 京死人来嚇死人
只刮的 小樹連根空中起 大樹捉撼要拔根
旌旂号代空中舞 軍兵將佐肙真魂 只刮的

張典扶刀身形恍 二目难争怎来人 死馬刮的无宗影
这才㐬起名伍辛 忠孝王 得便脫身回里跑
敗進安慶東正門 武子回归隱仙洞 这張典
氣的腮边肙火云

忠孝王被武子ア暗中答救了一条性命代兵回城進帥府把軍前之事說了一遍衆人无不相京傳令摆酒与王ア押京不提也不言武子回山之事且說張典听着这一陣大风刮過一陣去了睜睛一看不見了伍辛只氣的蹬中跺脚一声怪叫老天

咿老天早不刮風說不刮風偏々的這們ア工夫刮風把我一
件大功不能到手白々的叫狗子逃了性命無奈三何傳令収
兵回營下馬陞帳越想心中越氣在坐上忙傳軍令
七煞神　坐上往下忙傳令　大小將佐仔細听
刘义許倪小所令　急速代領五千兵　安慶的
東門北營來圍困　明日一定攻打城　双將各令東門去
又叫高如与孫成　你二人　代兵五千把南門圍
不許私放一人行　二人接令代人馬　去圍南門在丙丁

往下叫　仇無余程皓西門去　代兵五千圍困城
北門又派双員將　朱稽一同歐陽忠　趙有送
賊人大敗心胆怯　明日努力把城攻　卯膚五路催粮草
捉拿伍辛立大功　衆賊將　个々尊令撥人馬
浩々蕩々往前行　旌旂招展雾古响　圍困安慶一坐城
八員將　東西南北安營寨　号炮京天振耳鳴
張典随後也來到　大隊連營在正東　且不言
趙国兵丁將城困　先表城頭瞭望兵　慌忙馬道將城下

报進元戎師府所　口中說　列位王ア禍不小
賊兵四面下連營　東西南北將城困　今小人
禀报王ア軍令行
忠孝王正与衆人飲酒言講敗陣馬兒多亏了神風救命的話
听見小校去报越兵圍城一齊欠身传令拉馬一个々認鐙乘
騎出了帥府打馬上城左右把護箭拈挑起伍辛一同衆將脫
搭垜口往外觀看
忠孝王　一同衆將留神看　到把贏杰唬一跳

不料張典將城困　東西南北似兵山　他一定
不是遠將來戰鬪　定是奇心攻打關　怎奈城中人馬少
怎能与他堵鬪凔　這伍辛　想罢回頭忙傳令
表弟仁兄听我言　不可与賊交兵战　奇心努力保高關
只等着　鄧州救兵若來到　那時捨死去当先
衆人聞听心欢喜　就依仁兄放心寬　伍辛說
城上添兵多派將　昼夜巡查莫遲延　弓箭灰瓶与炮子
滚木擂石弓箭全　鎮江王　焦斌一同名柳盖

保守東門防备嚴　柏貞安印人二个　昼夜巡查在正南
大元王　蓋世弟兄正面守　正北二將要心專
姜英石鳳人二个　八將四面保守関　申文龍
常旹巡風在四面　養大了接名在成迎　本師不時也查看
大家陞防攻打関　大約着　不過几日救兵到
里外夫伙來一番　卓將答應接了令　忠孝王
回帰帅府且不言
不言安慶之事且說張典派將困城安營已畢只見遠探來报

師主老ア在上請兵的吳忠在元門等令元帥聞听速令進營
不多時吳忠随令而進恭見張典元帥說吳將軍差你上杭州
报提請兵前來不知我主有何曉諭
吳忠聞言道　元戎在上听　小將去报提　主上甚欢欣
羊酒共料草　解送到軍營　添兵十五万　圣旨請诰封
夫人將兵領　現在王軍營　夫人元門外　請示軍令行
張元帥　聞听此話心欢喜　叫声將軍你有功
圣上添兵十五万　明日一定攻打城　說着話

忙父身形正冠代　大小偏將一窩蜂　登時來至轅門外
看見賽花女俊英　迭夫人　看見元戎忙下馬
笑臉相迎把元帥称　奴在池州接圣旨　協全夫主調領兵
夫妻兩　携手攙腕往里走　中軍归坐不清亭
左右偏將齊參見　元帥坐上叫吳忠　傳軍令
十五万人馬分四面　圍住安慶好交兵　吳忠答應如飛去
元戎傳令設刘伶　中軍帳　登時調桌排酒宴
我与夫人來接風　夫妻二人同飲酒　言講交兵一往情

不多時　日落黃昏天色晚　大帳中軍點上灯
元帥夫妻归后帳　一夜無詞到天明　張元帥
升坐中軍忙傳令　今日本帥要攻城　夫妻二人忙披掛
帳外一齊上走龙　只听得　咕咚大炮京天地
元帥代領一隊兵　乱撒征它催坐季　三軍吵々吶喊声
四門的　八將早已接帥令　自己領着自己兵
馬至吊桥齊動手　一齊放箭乱開弓　步下的
扛着云梯与軟索　神銃火砲往上攻　城上楚兵早予备

衆將忿勇保守城　城上城下交上手　強弓弩箭甚是凶
神銃火砲如雨点　滚木擂石朝下扔　張典攻城人馬凶
這一陣　苦死了遭劫在數衆生灵

時才話表趙国的岂中又添了十五万人馬分在四面張典妻
至次日清晨傳令四面攻城務必打破安慶府提拿伍辛將
傳令已畢兵將人等飽餐了战飯夫妻二人頂盔貫甲罩袍束
代結束傳当玉帳上馬只听元门外大炮京天攻城的人馬走
動来兵在前扛着云梯軟負馬上的是双刀秉鎧滿壺弓箭吶
喊搖旗直扑了安慶城下張典夫妻來后边督着陣且說東门
的計倪列文南门的徐成高如西门的伍無余成皓北门的朱
潜默阳忠八將是早知道今日攻城每人代領人馬五千共是

四万預备亭当旧等帥令一下來奔城前这且不表且說忠孝
三早旧上了東门明知張典今日必來攻城柳盖焦斌柏貞安
印盖飛龙盖飛虎姜英石凤八將分東西南北四门保守伍辛
申文龙乔明白玉斌余慶金彦袁貞汪凤英七將在東门敵楼
上往外观看只听越兵中連珠炮响攻城的人馬蜂擁直扑了
城下
越国的　元帥張典傳軍令　四门忿勇取闵城
那个若要国违令　立刻问刀问典刑　只听得

催軍古打如暴豆　軍兵吶喊催走龙　抢过吊桥扑城下
馬上放箭乱開弓　咪々々　箭似飛皇如暴雨
火炮神銃振耳鸣　爬城三軍不雇命　人々不馬不消停
忙把那　云梯立在城墻下　个々争先要立功
鋭刷利刃旋背后　手拉梯子用脚登　則見他
色了一蹬又一蹬　上了一層又一層　弓箭神銃如雨点
保護色城楚軍兵　城上的　大小楚兵不代慢
一齊動手乱開弓　耳內只听神號响　鉛子錢粮望空中

但只見 雷石炮子朝下打 只推滚木包灰瓶
滚木只望云梯砸 苦死爬城那些兵 如若是
擂石着人頭粉碎 栽下云梯一命坑 灰瓶乱包迷人眼
中箭着鎗丧幽冥 但只見 烟云黑务冲斗牛
城上城下喊連声 双下里伤的兵不少 尽都是
還报在数众生灵
城上城下这一陣交兵双下里伤的人馬可旧不少城下面是
尸横满地城上是不住往下推死人只見烟各迷蔓張興傳令

兵丁退石鎗炮也不用响了箭也不用射城上的也住了手
咧等句多時烟云俱散只听得催軍古响杭州的人馬又来攻
城上见是照旧又把攻的人打退不是这東门西南北皆是如
此说一下里是一最此書暂断張興天妻督兵攻打城池也非
止一次一連旧是数次
这張興 兵心要破安慶府 倚仗兵多攻四门
清晨攻到飯時候 搭匕交到午時辰 谁知道
城池守国人保守 反到伤損無数兵 馬上着急傳軍令

四门加攻要小心 傍他个 众将輪流吃战飯
昼夜攻打拿伍辛 众将等令调人馬 三軍个匕抖精神
金賽花 口尊元帅休焦皂 等奴施法賊券人
那怕楚軍有百万 要保安慶枉用心 说着话
妖妇口中忙念咒 掐訣连印忙念咒 行見青天明亮匕
登時罩的务沉匕 半空中 只听一陣風云响
来了山精手邪神 身高仗六持兵刃 頭長角犄帰死人
有几个 赤髮落眉藍靛臉 大嘴張開似火噴

有个几渾身把毛長 赤体赤光漏青筋 有几个
三个脐代六支手 獠牙顛倒吞嘴唇 有几个雪白沒血色
有几个膀黑似烟燻 一个匕 大力長鎗与润斧
間鉄棒亮如艮 都是魍魎与魑魅 半空中
来見金花女妇人
众邪崇在半空中喊叫仙姑拘遣吾等那迎使用金賽花说信
仗众神頂力幫顧攻城的人先破京门尔等归位謹尊法令妖
归傳令三軍快狠神兵攻打城池这一声令下只听得那大炮

京天古声振耳四面上一齐發喊扑了城下金賽花在后面念
咒掐诀只听得狂風大作内代着走石飛沙崖这些山精鬼怪
邪崇一齐至了城前打半空乱往下墜匕在城頭上中手的大
刀湖斧長鎗短棒崖刀兵刃等類乱杀三軍守城的那些三軍
大小的兵丁众偏將人等看見了空中有天神下降一齐心中
害怕
众三軍 看見城頭天神降 个匕害怕走真魂
又見風沙迷人眼 又有山精共邪神 一个匕

不能点炮將箭射 难包灰瓶怎打人 一齐吶喊说不好
东赴西跑南北奔 城下的 楚兵使旧齐動手
爬城尔郎抖精神 神兵赶散兵合將 这不旧师坏名任
忠孝王 一全养明合柳盖 申文龙与將焦斌辛
五位英灰不死死 齐心帮力挡邪神 白玉娥
站立城頭说不好 嚇坏佳人下度金 淮氏凤英將牙咬
怒恼夫人秀素真 一齐说 这陣風沙来的怪
又有奇形异相人 必是娱與使邪術 旧中取事太狠心

金王妃 一齐施展神通法 俱給圣母仰徒门
白氏玉娥将神请 北海乌龙到东塢 彦素真
念咒忙把雷神召 怒恼佳人卞度金 咬破中指吸血水
点回風沙法力真 淮风英 手仗宝劍噴法水
奉请谒谛六丁神 安慶四面来守户 这一陣
多亏四位女佳人
这可旧應了俗话一句八仙过海个显其能白玉娥请下北海
乌龙降冰雹是打攻城的人馬彦素貞请雷是退那崇卞度金

是退風沙反打賊兵淮风英请下六丁谒谛是守保四门的則
見半空中登時雷内夹加乌云盖地冰雹乱打那些攻城的賊
将賊兵
半空中 望空咱吃京人胆 京走那崇与山精
冰雹如々恍宝鏡 金霞万道放光明 又則見
霧云冷务寒龙务 張牙舞爪显神通 愧々冰雹從天降
只知殿碗似茶盅 又与馬 走石飛沙從下打
卷沙遮盖眼难睁 冷々糙々昏又暗 大地乾坤墨染成

攻城的 兒郎正自施英勇 忽然之间天便更
只听一陣冰雹响 走石飛沙分外凶 杭州的
大概兒郎难招架 京慌失色走西東 磁見頑石頭粉碎
与見冰雹活不成 馬上三軍难跨馬 卖下兒郎喲喊声
只打的 抱頭鼠蹿東西跑 哀哉呼苦泪盈々
刀鎗劍戟撂满地 拆了帽翁似柴朋 只打的
胳代崩烈了墜馬 血水崩流淌地紅 軍兵个々难扎挣
连安战馬乱奔蓉 只打的 血贱征衣渾身赤

大小三軍偏体紅 張典夫妻真魂冒 四门八将个々京
一个々 不雇攻城只雇命 奔赴四散走西東
敗将殘兵朝下退 冰雹打出十里零 不言張典退人馬
且說楚国兵与将 多亏了 四位王妃施法力
打退那神与越兵 四位王妃将神退 登時云收天氣晴
忠孝王下心欢喜 回师府慶賀王妃謝神灵

真是事由天定非人力所求張典夫妻倚仗兵多将勇知能人
背后有能人反被一陣兵雹子打敗也至黄盖安营查点人馬
伤了三万有余代伤的不记其数傳令八将个代一万兒郎仍
回城江明日与伍辛決一死战这旦不提且說伍辛回归帅府
与白三妃慶功宴將上城些宫不表单說龙扁王焦休妝辞了
伍辛怀揣表章这日到了别州淮南近城直林朝门这日正遇楚
莊王来数朝綱黄门官气奏說龙扁三境在朝门候旨莊王金
所说快宣龙扁王見殿黄门官领旨不多時宣見焦休手擎表

章双々跪倒口尊陛下莊王搃忙离坐伸手拉起焦休放說皇
叔你等代領吳兵現至何处休放挽有本我主御覽便知来歷
莊王伸手接过表章拆開观看
楚莊王 展開表章留神看 字々行々用目观
忠孝伍辛三頓首 还有王候众将官 微臣等
一个养帅與人馬 过了九江鍋蓮闽 半路与見賊張典
搞賞三軍與人奋 多亏了 龙扁王下来城破
拆弓嶺上柳花盅 張典放水空用计 賊帅實夜拾花盃

為臣等　指在前边前将賊揬、元戎一人在後边
賊人杀敗养元帥　楚先砚中被罰損　可怜耶
神射王了表了命　為国身亡赴九泉　十万兜部伤七万
差遣焦燕把兵領　望我主　急速遣将發人馬
好与养成大报冤　莊王看罢这道本　哎的一声氣不还
九龙墩上朝后仰　多亏内侍扶住肩　文武多官齐声叫
莊王甦醒泪漣漣　眼望池州腮落泪　苦命的王了叫千万
我孤再三将你劝　要替明輔去挽根　誰之死在賊人手

乱罰攢身真可憐　莊王哭的如酒醉　龙扁王
与乎解劝口開言
文武多官一齐解劝说吾王且免悲哀神射王原該寿终哭他
也無益主上的龙泪落地主黎民有塗炭之灾龙扁王说忠孝
兵遲安慶等旧兵如同旧火望我主速發人馬要拿楚莊王奔
听止住泪痕傳旨速叫戎軍政门挑选人馬十万僕兵馬抛青
旨龙扁王代領前往安慶協助忠孝王在泒黄豆黄欽楢英楢
傑奚順甘仁宋礼朝忠馬云龙貴计大将十員偏将二十員多

必要拎拏勾践共滅夫差削剑陳秦宇波落芸共成大功焦休
欣領旨莊王又傳旨宣礼部右陵生上殿
只听得　班部之人忙答應　礼部官員見莊王
天子傳旨备祭礼　御筆亲書一章表　又賜与
金見差官至养府　金牛玉葬墓封王　祭表之日到攻上
寡人亲身祭忠良　右陵生　領旨兵朝先不表
天子朝散轉脆阳　龙扁王了下教坊　一同軍门選見郎
霎時间　忧動池州一座城　黎民百姓尽着慌

都知楚兵打敗恨　杭州将馬又兵炫　把一位
神射王了軍中丧　安慶旧位忠孝王　差遣焦了来求旧
教坊挑兵正六卸　不言軍民私谈論　单表挑兵龙扁王
每日亲到教軍坊　挑軍選馬在光輝　三十以上中十下
人要强来馬要强　鎗刀器械要鮮亮　旗幟号代与帐房
挑選兒郎十万正　教坊扎隊列刀鎗　又擇吉期良辰日
龙扁王了入朝綱　一全十将見天子　忙為辞駕奏莊王
不多一時鐘古响　楚莊王駕登九伍坐朝堂

楚莊王登殿文武朝参已畢分班站立龙扁王一全衆将拜倒
口尊我主為臣把人馬挑完今日是行軍之日微臣要辞駕伐
兵前往莊王聞听龙心大悦傳旨看酒我孤亲遞皇叔三盞琖
壯軍威焦燕謝恩飲酒辞駕西朝一齐来至教軍坊中衆王净
手拈香炮倒所有随征的大小衆将都在后边下拜磕頭祭奠
已必焚化旗殿龙扁王傳令命馬云龙貴计二人代兵三千作
為前部大兵随后接寨
只听得　三声大炮京天地　十万兒郎撩大老

又杆门旂调軍隊　离了淮南石郡城
盔頂朱纓飄火焰　甲穿和葉洒金星　旌旗招展分五色
鎗刀戟剣密層層　真正是　人似南山跳涧虎
馬如北海混江龙　十万狻兒多有壮　隊隊兒郎猛似熊
咕咚咚　花鎗古打山岳動　旌旗烈烈舞天風
鎗影搖空蓋天晴　剣光曜日起苍龙　則見耶
探哨馬催前哨馬　左營兵催右營兵　馬云龙貴计為前部
逢山開路作先鋒　龙扁王　挑掌中軍為大帅

令後宋礼与胡忠 豆黄豆欽領左哨 右哨柏儀与柏英
吴順古人催朴草 接着那 五路督催接済兵
浩々蕩々朝前走 一日一战往前行 焦休欣
法令森'严軍規正 秋毫無犯在途中 十万大兵無边岸
征云杀気透霄空 那一日 兵行正是藍渐报
哨馬滑々滚近屯 大兵不可朝前近 来到了
九江高阔鋸齿城
兵行正走藍渐来报届龙王了在上 鳥九江阔不逗特来禀报

乞令定奪焦休欣待令何高年速安屯明日進関好奪安庭宇
將尊令只听三声炮响安下营寨分付三軍埋鍋造飯旧有鋸
虎関的守將孟明差遣付將鮑信提送朴草羊酒搞賞三軍鮑
付将見了焦休欣京明来意三打听声度之事鮑信說取日有
探去提说淺興代兵圍困城池黑々点頭说明日过関急上安
處解圍报号提拿懷與鮑信辞别龙届王先回閒去不表
鋸齿関 不言休欣安営寨 且把王禅明一明
詩別武子將山下 信通泰空快似風 尊依着

圣人之言朝前走 竟升九宮山路行 遥光正走朝下洛
有座高山把路横 近王禅 近步近了東山口
抬頭举目看分明 巍々万仞中消汗 霧々祥云透碧空
但只見 藍靛染成千塊王 碧沙龙翠万重峰
山前日暖花不卸 嶺俊常存千万兵 忽羌忽落林中鳥
行長消雾务云生 只听得 瀑布泉中流渌水
深潭洞下隐苍龙 樹上猿猴扳枝戏 坡前狐兔奔乱窜
山坡上 青々綠々花合草 重々叠々嶺与峰

走獸弄風山頂哨 飛禽祝雨樹枝鳴 山左边
麋鹿含花成双对 右边白鶴舞空中 流水坡前届赶兔
火凤岩上豹遊熊 一声々 杜鵑叫的口流血
画眉声巧美中听 鴣鴣叫的人心碎 浮过且过寒号鸟
又則見 蒼々怪気使又冷 飘々枫葉墜霄空
虎々浮云籠似野 層々务罩貞山峯 此山中
不見樵夫担柴走 那有牧羊小牧童 分明是座神仙境
别是人间一洞庭 王禅暗誇山中景 登時走上一山峯

王大了 才要借道将山过 忽听一陣吶喊声
鳴罗擊古声振耳 防備厮杀打仗征 大了山上留神看
但只見 山中間有隊人馬賭輸赢

話表太了王禅觀看山中的来歷景致到了山頂之上心中犯
想说圣人叫我上九宮山必有异人相与也不知这座山是不
是王下了思想多会不見有什么動静才要借道要走掄耳中
吵々吶喊摇旗罗古响叫杀宣天鬼谷子拿听心中京恐说这
莱深山旷野那里有厮杀战阅之声哎哟是了必是此山中有
了剪径的强人了截住了过客在那里厮杀我旧去看々便知
祥細说着近步轉过了山頂观看只見山中有一塊平坛宽涸
之地樹林中扎着四隊人馬脩了躺旂旗指展隊伍交杀刀鎗

密伤至明甲亮各有明向在四下里屯扎又听得咕咚〻一陣
古响只听得吹〻人声族喊见一隊黄旗招展后很一隊軍兵
十分威武
鬼谷子　站在山坡望下看　由神閃目細端詳
一陣軍兵皆黄色　正了松林站一方　但只見
領哨明是一雙將　身行沒有三尺長　頭代金冠扇八宝
迎那甲掛放金光　內襯着　淡黄征袍花千朵
護心鏡掛放金腔　九股黄絨勒甲絆　溥底战靴足下穿

睄了睄　兰生什的没坐季　金睛赤髮臉焦黃
手使一对棍不拢　口中喊叫把咸揭　又听得
花脸古打如黑豆　一隊軍兵臨战场　双杆白旗押陣角
战马白龙似雪霜　一个〻　素段扎巾尽葉甲
素罗征衣衬淡黄　呐喊揭威排隊伍　人〻手内使長鈴
来至了　江坊上边站两面　也有一将在当阳
身形也有二尺半　共下鞋〻不尋常　代一頂
蝌尽盈上生冷务　尽索甲掛似秋霜　素罗袍配護心鏡

战靴穿編是皮帮　手使着　一根釘〻澤鉄棒
面如白雪粉天玉　王禅看罢二雙将　不由的
山坡上面犯思量
王大子看罢心中犯想說这是那一国的将官必是今日在此
操演兵馬我到看个水落石正在之不過鬼谷子正太思想只
听战鼓〻响亮打松林中又有一隊軍卒呐喊打双杆茜紅
旗来至正南站土
鬼谷子　眼望山中留神看　这员雙将有威風

身形不过二尺半　頭代一頂紫金盔　披一付
贯手连环金色甲　屯〻魚鮮上面推　紅錦征袍猩〻血
護心宝鏡放光輝　扎一條　獅蛮宝代寬四指
絆甲系絛十字勒　足登战靴玄絲條　手擎双刀放光輝
天生成　面如噀色硃砂染　眼似金鈴赴麻眉
又听一陣古声响　一隊三軍喊如雪　打双杆
皂揭门旗扑三北　見卻坐下是烏騅　皂段扎巾均抹額
皂青軟甲一色黑　一个〻　手使一根齊眉棍

北方任癸抖雨威　一員雙将身矮小　形如黑煞似鐘馗
則見他　烏油銳甲魚鱗甲　頭代項着卯欽盔
皂袍罗列金鎖蟒　手使一对鉄棒鎚　渾身上下如墨染
面如锅底一般美　做月服边起煞眉　生成的
代领軍兵一色黑　但只見　四隊見卻擂战古
三軍呐喊似春雷　又对雙手对了面　四个人
各許精细在乐園
鬼谷子王禅在山坡上観看只見四面上兕卻呐喊揭威擂古

四个雙子对了面来在了一处好不熱閙怎見得拨有人讚為
证
四个雙子齊对面双对雙子大交战三軍發喊振天関战如
雷天地摇穿白鉄棍如太山穿紅双刀如雪片穿黑的双搥
似蛰在身勇棍仗如閃電耳内只听叮噹响江坊之上寒光
現个〻蹿跳似猴人〻身跳多伶便好比元宵走馬灯滴溜
〻的来回轉犹如碌碡去軋场好比它罗素指線王禅嘆的
軟了朕口中喊四个雙子真罕見

王大了
不回大声给々哄
只在大声一句话
弃回抬頭个々瞧
自高胯仁說玄驍
计一條
面如紫糖疙瘩臉
看罢王禅心好惱

看見姪子对手战
回个侄子把气陶
下边京動四宾毫
看了看
一字拾風頭上代
黄絨系縧水火扣
大眼晨眉額骨高
一手儿吃根天首

山坡之上哄歘了
达王禅
一斉拉住刀棍棒
山林拢着一道教
身穿一件玄青袍
背后宝剑号吹風
四个人
何处毛宗来撒野

羊住午曇子把剐友
偷看降法把藝李
三天了
在下悞把高山过
问我在下何方住
很随武子把藝李
道号人称任逍遥

你意数
把着一奇将身陡
一見把拳捏陪笑
有失迎避求饒恕
列位听我诸根苗
名唤王禅大徒弟

肚大私自将山近
手擒棍棒扙着刀
等声好汗请听着
如若是
既仙高山既仙洞
鬼谷子

三禅说奉師命下山前往安慶府帮助忠孝王伍辛抖擎猳典

骂道光從宝山所过被好汗威風阻住貧道故此抖胆观望阵法多有冲撞不知列位将军之内可有一位黄歇黄将軍在吾師有一塊東西贈王禅说罢只見内中有一个代金箍的黄臉的姓将連忙上前说末将旧是黄歇不知武圣人赐一塊東帖有何事件望乞道兄來於言大家一观王大了点頭一回手打錦囊之中取出了仙柬遞与黄歇々。接过展开观看

孙逊武子柬 付与黄将軍 你在山中聚 埋没大充英
不知将山下 肤金衣紫带 由得英明在 千古万人称

淡边写
与見越国名振興
夜叔楚老伍辛敗
儒虎阅
徒兒王禅他自明
之如今
黄歇想写先陪笑
武子圣人仙扎到

现今伍辛提人馬
英勇無敵惯战征
如今遠国安慶城
現有休欣十万兵
黄歇看罢東帖子
我寿在此谁知道
仙長陶神云上听
我弟無有不依從

替父报仇滅江東
拆弓嶺
四位老育去助力
若闲捉拿疾異计
付内韻夺自调亭
不由下山去出名
既然是
王禅今听心欢喜

口把将軍再几声
也好称呼一仝行
黑臉的
黄歇说着忙念咒
红黄黑白亲色豆
兩咿口宏上百万兵
九京山中回弟兄
三禅说

这三位
白臉说落田旧我是
名唤墨文有武文
登時人馬影無踪
稻草薊見云流乎
大ㄱ一見心欢喜
撒豆成兵真奇妙
四位無馬如何走

不知高名合貴姓
红面说你揭我名的
立刻咱们下山峯
变了吧
四将山前採忙起
誇獎耶
芳草為馬眾杰精
多咱可到安慶城

黄歇说無妨有詩道
五道金光朝上起
务中没有丁里亭
手搭凉蓬朝下看
这一近老把休見狀

说着桑脚旧蓄空
稻道随風一路行
五个人駕遁来快的
城外边

味的飞
空中那有十里甫
鋸蓝阅在只尺中
一座巷益是是巷

下回書只杀的越国的兒郎真苦情

真是道教玄门名有奇法的玄妙五位卩各人施展遁法倾刻
之间来到了九江锯齿关外五位卩往下观看有一座大营挤
满挤侭都是楚国的旂号黄歇旧问说仙长这面是什庅
关王大卩说将军这是九江锯齿关黄歇那個关外可是楚国
的大营王大卩说是楚国的旂号既是淮南的人马咱门旧下
去要说着五位卩收住遁法刷〻一齐落收下来直扑了辕门
而来王大卩当先一声叱咤 守营门的小校报将进去禀说有
沈仙山武圣人的徒弟王禅一同四位好汗前来在营门求见

兰旂闻听罢上中军跪倒报告千岁在上营外来了一位道人
同着四位将军口称是沈仙山武圣人的徒弟庅前来求见不敢
不报告令定夺且说龙虎王焦休欣才过锯齿关安营下了寨
听见此报将手一摆那名兰旂出帐而去龙虎王慌忙欠身牵
顾着大小战将出大帐来至辕门留神观看元来不是别人正
是鬼谷子王禅来到……
龙虎王 台头看见鬼谷子 吓坏好汗焦休欣
斗大明珠落掌上 不亚如 穷人拾了一定金

往前紧跑了三步 拉住修行老道人 口中不把别的叫
鬼谷仙师哥又哥 自从在 沈仙山中分别后
朝思暮想到如今 那阵风儿刮到此 贵步来至贱地临
说着话 携手搀腕把营进 众人围随至中军
王禅说奉命将下山 解围安把情由拎 九宫山
收了四位英雄汗 法力精通京鬼神 四位娃卩通名姓
龙虎王卩喜在心 忙吩咐 中军帐上排酒宴
孤与五位来洗尘 该值之人设坐位 休欣让坐分宾主

但只见 干鲜菓品般〻有 荤素菜蔬甚新鲜
休欣执壶斟上酒 每人各敬酒三巡 只吃到
日落西山将席撤 大家散去养精神 一宿不提至次日
炮响拔营兵起身 但只见 旂旛招展遮红日
鎗刀剑戟似麻林 这日来到安庆府 远探的
报马如飞似架云
探马禀报离安庆府西门二十里之遥不可前近前边有贼人
紮安营围城池龙虎王闻听传令就在此处下寨只听三声炮

响安下元营立下大寨三军埋锅造饭龙虎王発放军情口中
说那位将军领令前执照杀入贼营到安庆报号言还未尽有
黄歇薛甲朱揭莫文四位娃卩齐说愿往龙虎王一见口中不
言心中暗要是四了人临阵当先倚仗着小巧伶便或有武功
这还可矣要讲冲营踹寨那杭州的人马不少别说是动手厮
杀难以招架如何是好
中军帐 四位娃卩要报号 龙虎王卩不放心
越兵安下连营寨 四面週围围四门 兵只步

大料也有十数万 如何能挡这些人 别说安贼文兵战
万马拨攻怎样禁 到只怕 马践为泥成齑粉
岂不可惜娃将军 焦卩只雇沉音想 想恼恼儿四岳神
一个〻 面上含嗔腮代怒 口把王卩千岁等
休要小看身量矮 我等武文尽超群 并非是
末将四人誇海口 那怕越国百万军 恼一恼来怒一怒
杀他个片甲不回 岂不知 蛇長千丈成大蟒
龙生七寸会拏云 树大方梁空佔地 罸云多雨往远閉

尿泡空大去四刀　我弟兄四個去此　伴它雖小墜千斤
情愿冲营去报子　方見得四把他拴　休欲说
将田四位去生擒　因此我孤不放心　既然将军愿报子
千万仔细要留神　庞师王　说着吩付快斟酒
每人我孤敬三巡　添壮军威将苍助　愿四位
大将全券灭贼人
黄歇等心中欢喜一齐接酒各饮了三盏庞师王主付了一遍
问四位代多少人馬黄歇不用一卒一将旧是我弟兄四個足

以句了说着伸手接过了令箭插在胅内将执照文书揣在怀
内辞了庞师王步行下帐来至辕门只听三声炮响四位娃々
奔出营来望前所走一齐观着只見对面果然有一座连营但
見旌旗招展刀铨密布正々齐々如似兵山将海黄歇一回頭
说列位恨我呆先他好的一洋務々刹市说着一声叱咤吩呀
贼兵快些破路保娃々来了
金面熊　黄歇多先来破路　后跟群中与莫文
赤面熊朱杨动手　直扑越国后营门　且说那

守汛越兵早瞄見　四个娃将到来临　人々一見心内天
四个活托押油墩　一个々　说着拉弓忙接箭
嗦々连面射安箭　娃々一齐高声喊　遮将刀钢抖精神
一个々　越过壑墩跳栅木　由如猴子似猢猻
冲開栅木往里闯　一齐施勇赶杀軍　朱杨的
日月双刀如闪電　嘍以吭以乱斩人　衝甲手掄釘々棒
乱打軍中大小军　铁面熊　莫文躥跳如梭快
手擎生铁棒二根　黄歇双手掄棍杖　由如雨点上下掄

四位々　好似四支巡山虎　發威施雷下山林
方着命俺逢着死　碰着气断命归阴　登时间
冲破七層圍子手　盘闹八面虎狼群　杀军好比汤泼雪
斩将由如棒打盆　只杀的　大小三军齐叫苦
东西乱躥走去门　正是娃将踹大隊　有人来
报与西门威镇的人
不言黄歇等踹营且说威镇西门的侃去余程皓二人正坐蓋
旂来报乞上兵主去了在上有員娃将彦色不一兵刀各别杀

進营来甚是驍勇直扑了西门的汛地而来不敢不报乞令定
夺二人耷听将手一摆忙令台过色果一个一齐结束提兵刃
上馬咕咚炮响师领兵卒迭忙上前且说四位娃々正闯見了
大隊听見连頭炮响率领兵卒旧知敌将当先迭忙止住一字
排闹望对面观着見连头显出了兩員大将则見这兩員大将
怎生打扮
四位々　一齐驻住台頭看　双将出馬奔江坊
馬临切近覌仔细　二人打扮果非常　一个是

頭代金冠攀双凤　一朵珠缨侥太阳　内衬征衣猩々血
黄金甲掛赶霞光　一个是　甲掛猶如二冬雪
民蹬豆赛九秋霜　素罗征衣花千朵　吞口兽面响叮呜
尽都是　狮蛮宝剑肤中计　護心宝镜掛胸膛
左代湾弓右别箭　诛军宝剑鞘中藏　一个是
红纱馬看猫金占　方天画戟手高扬　那个生跨玉雪豹
手使梨花素缨铃　一个是　面如赤枣须三浴
身高膀乍果威扬　那个白面熊又壮　揚威耀武在江坊

四位卩 看罢一音忙招呼 賊人收住莫猖狂
快些通报名合姓 来卩叫你見阎王 双員将
听見招呼忙勒馬 両神对面细端详 迎頭明显四姓将
个〻打扮不尋常 一个是 金盔金甲红袍襯
手使双刀似雪霜 一个银盔银葉甲 釘〻鉄棒四尺長
一个鉄盔鳥油甲 双根鉄棒手中揚 那一个
手使一对槐木杖 金箍扣頂甲金廂 个〻身量二尺半
臉〻黑白有青黄 他本是 九宮山上称虎俊

人〻道術尽高强 二人看罢四姓将 个〻咲的捧肚腸
口中大叫姓根子 你竟胆大把兵伤 这一对面通名姓
下回分 准备看二将利剣見阎王

吴越春秋

十五

時才指表四位姓了看罢了双将这才招呼通名二將看見了四位好汗咲了个骨軟筋酥說尔等是作什么来了四个人一各断喝 呔好賊明知故問你老了是神苍根号的二將个咳哈〻大咲說我把你这一火三寸丁的姓根子你们是打那里凑了来的敢說邛老二字若問我等听真杭州越王架下称臣悵元帅麾前调遣官拜总戎之職你的老了名叫伍鱼余那一位名姓程胜你这一火楚子叫什么名子黄獸大怒一声大吒問我每听真你矮了〻在九宮山練义我叫金面熊黄獸那一个

王面熊薛中獻面熊英文赤面熊朱揚李武子圣人的東西你
娃了们下山拔刀相助現在龙虎王國大兵二十万在西安芒
我等特来报号你等快些迴避讓我们过去饒你这及条狗性
命但要遲挨只叫你眼下你鬼目下横尸佗伍余大怒好小輩
沐不等有多大本領敢说这美服言大话你等别走看我取你
说着一抖亮江馬往上撞双手掌鉈照着黄獻分心旧刺
佗伍余 双手掌鉈分心刺 黄獻一見唉嗐々
短肥一踹有五尺 槐杖磕鉈对上敲 高声叫

三位英雄傍边看 看我拎贼立功績 说着拎杖搂頭打
二人之战要争持 只听得 鉈杖相迎叮噹响
鉈又扎来杖又劈 来回过了十几遭 接了大將佗伍余
只使的 眼花頭暈难招架 黄獻一蹤一丈一
右手槐杖朝下打 正中天灵脑瓜皮 一声响
打碎艮盔天灵破 脑子烹流命归阴 死尸栽下馬向龙
江坊死了佗伍余 这程皓 一見不由仰々怒
吒喳如雷把馬提 方天画戟分心刺 黄獻一見揸胡須

口中说 不如打發你快死 鬼门关上好会齐
槐杖架沟方天戟 往前一蹚快又急 只听的
急的一声旧来到 杖打迎面不振遲 一声响嘹着了中
程皓的 梟梁中杖眼發黑 眷金斗栽下渾馬紅
可怜呜呼丧溝渠 越国兒郎發声喊 團住了
四位娃了大对敵
金面熊黄獻杖打死佗伍余程皓越国的兵將一見不肯容情
只听吵發了一声喊一齐催馬手拎兵刃回果上来个李刀鉈

一场混战薛甲朱揚英文三位娃了各施本領上前迎敵越国
的兵將一齐動手好一场佗敵忘战怎見得有讚為证
搖大刀李宝劍拈長鉈放短箭舞勾連拖鉄練打將鞭寒光
現紫金鍵拴絨線發金標光一虎紫々團圍々战飄々杀氣
生灼々寒光現鉈刺前胸大刀劈迎面任你是神仙难交战
紛々冷各生不亞森罗屋
但只見 打一團来又一果 一團一果正居中
四个人比作饅首 裡外色皮好几層 只听得

兵將只嚷拿活的 别走报号三寸丁 只听四面兵刃响
八百战馬乱奔巻 又則見 提炉战杆分心刺
雁翎刀李剁天灵 昆吾宝劍劈迎面 画杆方天风抖顫
宝花斧 搶動犹如半輪月 三股刚叉奔前胸
狼牙鉄棒参纏架 八楞艮鍵与混黑 四下里
兵刃加功如雨聚 往上加踊闹群成 只听叮噹連声响
犹如打鉄似獻釘 四娃了 个施本領拎兵刃
刀搭跑托沟連声 兵丁一隊又一隊 闹道一層又一層

只杀的 紅日無光昏又暗 土雨紛々遮碧空
大小三軍齐叫苦 東西乱蹿个逃生 只杀的
破罗破古摆满地 折弓爛箭似柴棚 尸横满地東西倒
血水汪洋满地紅 四岳星 忽勇交加只一陣
苦死杭州将与兵 一陣踊遥連芭裹 一指頭
看見安慶一座城
黄獻薛中朱揚英文四位了大杀一陣来至了安慶城下过了
海河吊桥正与忠孝王伍亭兴城黄了一声吆喝叫兴城的小

抱听真快些通报闻城我等近城报号小校报与伍辛忠孝王
手扶垛口往下观看只見一淌儿站着一將〻的四个小人儿
盔甲齐正臉分四色喊叫開城伍辛便問城下的四位鏜將軍
是何处來的鏜了说我等四弟兄是九宮山的有武子圣人差
大徒弟王禅賜來臨叫我弟兄提刀相助前來解安慶之围城
西有龙爲王領十万人馬扎营差我等前來报号
忠孝王　城上听罢前后話　叫声將軍仔细听
取出令哥合執照　驗看明白好近城　金面熊

下迎答應有執照　怀口取出双手擎　城上忙把削條繫
在在里迎拉上城　忠孝王　看了一遍真不錯
傳令開城黄消亭　登時來了四鏜將　人〻相見个通名
伍辛說　四位將軍多辛苦　个〻功劳别当輕
下城一齐入帅府　傳令摆酒慶賀功　忿而言
四位鏜下同酒飯　伍辛把河文頂傳备　伍辛說何人出城去
冲圍调取大老兵　黄歇說　还是末將去一遭
交令去見大元戎　三位老弟在此等　單身独自騎賊营

忠孝王　听見黄歇執文云　回文交与矮太英
黄歇過指怀内掏　告辭当月往外行　遞与伍辛
亲自送至城门口　城门開放不消停　矮了出城又踹寨
伍辛上城看分明　忠孝王　亲身擂古將威助
花腔送豆似雷鸣　黄歇听見心欢喜　一声喊
杀近杭州大老营
鏜下單身独自騎出賊來听見城頭擂古旧知道是給他助威
一声叫喊杀來近营這一次可比不得那一次了頭里是越营

中無準备纔叫四位卩冲过营來此時旦有人报与了張英〻
〻令伤了几員大將兵丁不少知道是报号的人少時必还有
人出城去交回文的故此傳下了一道帅令个门个若要加防
守黄歇又是一个人連蹚代騎杀近了营盘只听得四面八方
連际响征云滚〻煞气泰〻数員战將个举刀鎗往上圍果好
不利害一场悪战
只听得　越营之中大炮响　战古如雷不絶声
大小偏將齐撒馬　三軍吶喊朝上冲　只听得

刀鎗兵刃声乱响　圍住黄歇大交兵　一群鴉雀圍鸞风
双行蝦蟹困蛟龙　但只見　三軍吶喊往上果
四面週圍不透風　五方旂摆天地暗　六丁六甲圍煞星
只杀的　七星北斗无光彩　八將捨命去相爭
九戰盔桓多時会　十〻慌了中岳星　則見他
双條短腿蹽又跳　一双棍杖蟒呼風　打着亡來碰着死
杀的遍地死尸横　且下言　黄歇施勇踹大隊
有人报与張搃戎　元帅長英忙披掛　点領兵丁出了城

只听得　大炮三声呐喊　双杠旂摇往前行
鏜下正然冲軍隊　听見炮响看分明　但只見
迎頭来了一員將　凛〻威風大不仝　金盔风翅朱纓罩
黄金鎧甲絳袍紅　又見他　腰间紧束狮蛮代
九股絲縧絆甲縄　代内湾弓兎角面　壶中寄句摆习翎
的变衰　紫金神鞭專打將　誅軍宝劍造七星
坐定陣奇澤紅馬　手使三尖二刃刀　有一件
仿八和宝隨身代　画滑白旂背后横　赤髮紅須藍靛臉

双睛叠累似铜铃　黄歇看罢七煞帅　高声招呼把名通
张兴一见冲々怒　催坐夸举三尖要东镑了金面熊

时才话表黄歇看罢了张兴手中的棍杖一指高声招呼呀当
先下的贼人休要搁吾的去路通你的名来张元帅正往前走
耳中听见有人招呼抬头观看只见对有一员矮将只有二
尺多高头代金盔身穿黄袍面黄肌瘦活脱是个病鬼在马头
前跳々蹦々元帅一见高声断喝矬贼我当你是什么三头六
臂七手八脚搬不倒的金刚原来是这们一个吼贼人旧敢闯
我的大队你既问我要你听真你老了是在杭州赵王驾下称
臣官拜镇国威楚大元帅姓张名兴尔叫何名矬了懒々的冷

咲说你旧叫张兴拿你的贼名犹如轰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
还见你矬了々好黄名歇绰号人称金面熊是也知吾的利害
早々的下马磕头饶尔不死张兴拿听此话不由冲々大怒一
声大叱说你旧是黄歇方才仇旦余程皓二将俱是被你打死
了么矬了说杰也好领根子你敢称杰那里走催浑红马手抡
三尖刀拨头旧刺
七煞神　张兴江涛怒冲々　怪眼元睁动无明
伏身催尚朝上撞　二刃三尖刺天灵　金面熊

见刀临近将身纵　斩到左右刀刺空　炸典收刀一代马
抡刀照顶下绝情　这矮了　一纵身形右边斩
元帅这刀又枚空　气的张典口中嚷　奸滑的矮贼了怅不
恶狠々　浑身僭劲将刀巴　产胸看见实在精
黄歇一见不代慢　抱杖迎刀响一声　噹啷々
挽杖旋刀忙还手　恶战在浑扁穴中　招々架々金凭力
架々招々个用工　一个是　全平刀安马天下
一个是　斩丈伶俐闹连芒　刀离不远天灵刺

杖打只扑上三停　手急眼快得了劳　手慢眼慢丧残生
二人大战五六遍　惊色了　冲国之令金面熊
丹根槐杖忽上下　前跳后跳一团风　逼住刚刀抡槐杖
总々只听风声响　好一似　一片黄云旧地滚
犹如番江搅海龙　连踪代跳施英勇　足不旧
恼了杭州张总戎
真是矬人肚子里三把刀行三来的亨又狼又狠全部是要命
的绝着见这位黄矬了双手抡元了又狠槐杖连跳代跳先前

是勾着三上路打呼本旧勾张兴一招架的怎么说咒矬了是
行东旧西行左旧右使的各七煞神眼花缭乱他算是应了一
句俏皮话咧漏构刺渴一点什么没搭着你说这知今矬了又
三巧着见来咧不夯上三路了竟在马肚子底下慌々急的个
张兴喊声如雷抡刀朝下旧剁矬了一躲身形蹤将过去抡元
了槐杖对准了马的七寸了巴到旧是下来了
这矬了　抡元槐杖打坐骑　七寸之上无情
战马着伤恢々叫　前蹄立起打楞々　这张兴

噗通一声栽下地
四脚拉叉面向空
頭盔摔吊鞋撥土
盔扶鎧甲把頭栽
兔魚代
栽拆四面弓箭子
泅了狼牙哥一棚
矮了一傍哈々孝
叫声張興你是听
今一日
咲々渴水賊与談
叫你式々矮祖宗
起来々々別在死
要打俏之不為能
有什麼
五叉六叉咱及比
俏之本羊方不能
張興氣的連声喊
金將動手別放松
但只見
五百兵丁發声喊
八將賴駒催走龍
乱舞刀鎗一齊上
圍住矬了大戰征

金面熊
一見不回哈々咲
叫声賊將与賊兵
破点工夫式一式
打扫一个精打精
說着話
双手施展桃本杖
進刀挡鎗大交兵
耳内只听兵刃响
明炉打鉄一般仝
兵合將
一齊围住黄矬將
不肯輕饒善放松
不言黄歇大交战
且說那
趙国張興六元戎

且說張興慌忙色將冠來令人換了一匹坐騎提刀上馬氣忿々忙傳軍令尔等兵將听真勿必要擎住矬賊那一个放走了黄歇一定不饒斬首号令說着撥馬直扑了本營來至了元门急忙下馬往里所走至中軍帳上見了金賽花旧把江坊之事說了一遍妖妇金听柳眉直竖杏眼元睁口呼元帅只管放心等奴家踏陣当先拿住矬賊与兒夫報仇雪恨張興金听满心欢喜这賽花速忙頂盔貫甲結束戎庄往外所走手提日月双刀上了桃花馬帅領一隊兒郎直扑了交戰之处这且不表

且說那
八將围住矮了战
軍兵呐喊動鎗刀
黄歇一見微々哄
掄開拐杖把兵交
則見他

上下兔泰来往跳
犹如猛虎吠羊羔
大小兒郎齊叫苦
弃甲丢盔把命逃
這矬了
赤條血路往外闯
只听通頭战古鼓
黄歇站住留神看
当先罡霸女多嬌
但只見
金鳳盔上珠纓罩
連环甲掛大紅袍
護心宝鏡如明月
鈎甲系絛計腰柳
兔魚代
小稍弓沼插金鞄
壺中箭插鳳領毛
生奇九点桃花馬
日月双刀手内拈
生成的
面似芙蓉云待霞
海棠新發口英桃
眼含秋水眉如月
鼻如玉柱倚瓊瑤

又見他
糯米艮牙如碎玉
瘦怯腰肢跨安乔
小金蓮斜挑葵鞵
玉腕纖々擎宝刀
好一似
月宮嫦娥臨凡世
代酒迷踪下九霄
分明是个蛟綉女
冲霄打仗真英豪
他本是
玲瓏山中紅鳳怪
盗洞鑽窩第一妖
矬了看罷賽花女
他這里
一声叱咤振天高

矬了看罷厲声把呼吆当先下的賊妇慢来尔是何人快通名矬女子金听說矬賊尔莫非是黄歇么也好矬賊靠你能有多大的本領闯我的大隊你敢在江坊羞辱吾夫杖板死二將我若不說你也不知奶々的利害吾乃元帅張老了的夫人姓金名喚賽花知吾利害早々下馬受綁省的你奶々動手矬了冷咲呼一声金賽花可惜你長的容貌齐正為何跟着一个丑鬼不如你早々的投降跟我近老我替你選一个俊俏的楚將配你豈不是好賽花金听只羞的面紅过耳

金賽花
馬上金听柳眉竖
元睁杏眼粉面紅
口中大罵矬根子
胆大狂為了不成
說着話

催動桃花朝上撞 手擒双刀下絶情 黄歇見了用杖架
只听嗚唧响一声 又个人 待説好話當了臉
迎擱不住措输芑 只听刀杖連声响 犹如打鉄似試釘
这娃了 蹿蹦跳躍多伶便 行在西来旧在東
闪展騰挪掄拐杖 馬前馬后左右攻 闹的个
賽花並無还手力 不由馬上暗吃京 不如我且先下手
佯输假敗把他芑 施展那 法宝捉拿黄熊将
替夫報仇立奇功 賽花想罢旋生季 霍砍一刀去似風
口中說 敢你不过休来訂 好々主到多回芑
娃了一見微々咲 賊好婆娘罵几声 本将对敌穩饒口
敗将猶如鬼見鷹 你如今 要想逃去我的手
除非活女再托生 一旦敗降回頭看 怪叫吆喝不住声
金賽花 双腿如飛旧地滚 粉面桃腮長咲容
只知我敗那曉芑 只知我输那曉芑 举玉腕
日月双刀撑精闪 怀中取宝一宗 其名叫做天罗帕
手中掐诀不消停 真言咒语剛三遍 咘嘀々
法宝撑那祭在空 大叫娃賊休要封 法宝要你命残生
黄歇耷听抬頭看 睛見了天罗帕 娃了咲的腰眼児疼

且説妖妇金賽花祭起了法宝这才娇音叱咤（吵）娃賊少要追
赶看你奶々的天罗帕拎你且説金面熊黄歇正往下赶听見
天罗帕三字慌忙止步抬頭观看只見一片紅光凡声响喨犹
如車輪一兼直扑頂梁上落將下來娃了一見咲了個骨軟筋
酥心裡説我借土遁走了可也不难不如等他把我拿了去到
他的芑内看々虚实再走可也不遲娃了想罢將楒杖一放站
住文糸不動只見那片红光唰的一声落將下來可旧把英雄
果住五百軍兵往下飛跑把一個娃了繩拴肖綁金賽花收了
天罗帕正是喜孜々鞭敲金蹬咲吟々齐唱凱歌且説佟典自
從金賽花出莞会战自己閃座中軍又羞又惱忽見藍旂來报
乞元帥在上夫人臨陣用法宝活拿了娃將得勝而回佟典耷
听心中大喜慌忙云帐迎接夫妻見面同入中軍归位坐下佟
典咲容滿面口尊夫人可喜用法宝將娃賊拿來方消我心頭
之恨乎付左右快些摆宴
佟元帥 傳令左右排筵宴 該官登时設杯巡
夫妻对坐來飲酒 忽听張典把话云 叫一声
夫人畄神听我講 提起黄賊恼痛心 当肴兵將羞辱我
恨不能 生吃賊肉抽了筋 分付快把賊人代
審問明白摘肺心 兩傍軍校不代慢 把娃了推肴上中軍
只見那 黄歇直立双眉皱 金睛元睁氣忿々
瞅肴佟典賽花女 胡須乱乍咬牙根 佟元帥
看見娃了冲々怒 獠牙剉碎咬下唇 只説娃賊常得勝
怎庅你也会遭擒 你既然 被我拿住該下跪
磕頭哀告好開恩 黄歇耷听元睁眼 大罵醜賊你听真

江坊上　杖下苗情饒不死　庅当知情你報恩
不將恩報將仇報　你这畜牲枉為人　依我説
快些下來鮮了绳　一步一拜為敬心　讓我黄歇中間坐
夫妻磕頭在中軍　雉卩〻　心中一喜饒活命
天大的造化是（情真）　牙崩不字講僫賴　我把（你的）
脑袋割了做溺盆
列位白听一听这是什庅話七煞神張典听見中岳金面熊之
言不由的冲〻大怒把牙咬了個咯吱〻山响罵一声好雉賊

你既被擒不來求饒反到破口辱罵本帥这個又思我明白了
你是速求一死那是万〻不得能勾我先打你这個雉賊一頓
杰后在杀你以消我心頭之恨吩付左右將他拉下去衆打四
十杰后在講金賽花在一傍口呼元帥何必如此莫若給他一
個剪絶為妙一刀兩段旧罢咧没有这們大工夫与他惹氣伐
典依言説夫人言之有理唱令推出元門斬首
只听得　兩傍兵丁一声喊　不容分説往上行
一群鴉雀團鳶风　兩行蝦蟹困蛟龙　挽扶肴

被绑的雉卩朝（下赶）　要斬好汗金面熊　黄歇並不心害怕
迈步佯肪云了芒　刀斧手　跟隨來至元门外
立刻動手不消停　手内扬刀才要砍　雉卩时下显神通
則見他　短腿一蹤説慢在　一道金光起在空
高叫越卒快通报　告訴醜賊伐典所　你旧説
祖宗同芒去交令　明朝准备再交兵　拿住伐典肴刀刴
擒住賽花不由情　説肴借遁空中去　唬坏了
越国兕郎馬步兵　迈步嵜身往裡跑　報与元帥伐悉我

口中説　雉將黄歇有妖法　把脚一蹤影無宗
还説好些不遜話　明日还來要战争　七煞神
伞听此話發了楞　不由害怕晴担京　半晌回过一口氣
伽業谷穷叫几声　楚芒若有身雉將　到只怕
捉拿伍辛万不能　今一日　走脱了黄歇不（大宗）
到只怕　擒攙賊芒不安宜
伐典心中害怕只恐他明日前來無人抵挡金賽花説元帥放
心有妾身能勾治伏于他不言越芒之事且説雉卩借遁光出

离了越芒直扑了楚国的芒盃嘣一声落將下來渾身的绳貟
希湎花拉乱响一声大叫小校快些稟报旧说黄將軍报号回
来了芒门的莀旂不敢代慢跑至中軍叠夕拜倒乞王卩千岁
在上令有冲芒报号的黄將軍卩绳拴貟綁单身独自一人回
來現在元门等令那三位元見特來稟报焦休欣正杰盼望听
見此报傳令快些請來不多雉卩隨令來至大帳
龙庯王　坐上苗神往下看　到把焦卩吃一京
欠起身形往下跪　拉住报号金面熊　急忙〻

亲觧绳貟扔在地　將軍連〻等又称　那三位將軍在（何處）
你身遭綁為何情　我不知　越国兵將有多少
侄男伍辛在城中　將軍快些説与我　我孤放心好調停
这雉卩　一傍代坐腮代笑　佃听末將講〻明
末將四人去报号　杀近越国大元芒　越国的
大兵足有二十万　战將千員数不清　東门之外冲芒寨
兵將圍果大交夅　这也是　杭州兵將诙倒運
与見四個要命星　正杰厮杀往裡闖　谁知迺面闪敵兵

有兩員 越国之將擒去路 安心叔戰要成功
是我通敵问名姓 仇無餘捏皓了名通 我一怒
槐杖打死双員將 杀到東门安慶城 叫阑驗明交热照
忠孝王卩放近城 帅府所 四人通名王卩喜
寫了回文又云城
龙帰王說將軍回文你可代了末庅黄歇說有打怀中取云遞
与焦休欣：：：接过放在公案以上又說將軍你们四位近
城怎庅你一人回來又被俑貨綑綁这是取何元故娃卩說老

千岁别性急还有话呢 末將回人近城見了忠孝王那王卩要
遣將冲芒交令是我說还是末將回来忠孝王打發了回文末
將收起我看那越芒中空有这些兵將不过是泥鸡瓦犬何足
惧哉故此把薛申朱扮莫文苗在城中叫他三個人作為内应
末將独自一人交令云城忠孝王亲身在城上与我擂古扮威
我可又二次杀近了越国的芒寨
黄歇說 出城二次冲芒寨 視如草芥一般同
谁知賊人有准備 兵將通敵与我争 仗本領

正閤大隊賊帥到 怴典亲身帅領兵 末將与賊交了手
刀杖厮杀打战争 誰知道 怴典刀馬真不弱
杀了几盪弄和平 是我用杖打馬腿 怴典摔在地流平
他被我 羞辱一场真急燥 調動八將与越兵
倚多為勝困住我 重圍之内大交夆 被末將
一頓槐杖施威武 打敗兵將影無宗 怴典之妻賽花女
与我对面賭輸芒 我们兩 厮杀不过五六盪
女子詐敗使牢笼 祭起邪宝天罗帕 拏住末將送近芒

那丑賊 安心要报打馬恨 怒氣填胸在帳中
被我辱罵賊動怒 推出元门向典刑 故此才
施展遁法勝空起 特来交令我回芒 因此身上有絕貨
这是冲芒报号情 龙帰王 坐上耸听心大悦
鬼谷王禅長咲容 一個〻夸奖黄將娃 杀的怴典魂梦京
龙帰王 坐上分付摆酒宴 孤与將軍慶賀功
该值之人不代慢 登时设下酒刘伶 焦休欣
一仝飲酒怄用飯 大家用飽論軍情 拿过回文折开看

上面言辞寫的清 三更天 裡应外合發人馬
四门發兵破越芒 龙帰王卩心中喜 六刻中軍旧排兵
这一派將〻芒闯 准備着裡应外合大破困城的越国兵

適才话表龙帰王与黄歇慶功已必拏起了忠孝王的回文折
开观看上边寫的明白約定今夜三更天裡应外合四门發兵
大破怴典龙帰王看罢滿心欢喜傳令快打聚將古中軍官荅
应只听得咕噜〻花腔古响打了个并豆雷鳴美只見那些个
付恭遊守大小偏將齐至中軍人〻跪倒参見焦休欣往下观
看只見金盔金甲艮盔艮甲同盔同甲鉄盔鉄甲究子盔料漆
甲一个〻穿红掛绿着紫披藍俱是上山打帰敲牙將下海拎
龙鋸角夫龙帰王叫一声中軍官听令只听有人荅应刘庅伺

侯有焦丫说急速傳与五芭四哨馬步三軍一更造飯奉烟会
食二更人馬与俗正斉天交三古自有战将帅領云芭去踊越
国的芭寨多〻与俗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如違定按軍法斬首
中軍官答应得令接令箭云帳曉諭各芭不表且说龙虎王眼
望申将高声傳令说今夜晚必須要斉心努力攻破烬典的大
芭有功者必有重賞有罪者立刻斬首号令决不容恕
只听得 大小战将斉答应 王丫的軍令我听等
龙虎王丫拔令箭 叫声吳順与胡忠 只听得
下边二将答应有 中軍参見老元戎 休欣说二将接令箭
帅領二万馬步兵 三更天 去踊正東連芭寨
二人应令往外行 又叫栢英与栢傑 二人答应見元戎
休欣说 你双代領兵二万 去阖南方火丙丁
双将接令挑兵去 龙虎王丫语高声 往下叫
實黄賣计速听令 二人代領二万兵 正西去踊烬典寨的
必須努力立奇功 双員将 接令挑兵先不表
又拔令箭来点名 甘仁實欽来听令 二将答应朝上行
休欣说 帅領人馬阖正北 二万広兵踊大芭
前近有功退后斩 二人接令去挑兵 八員将
挑兵八万分四面 准各三更夜踊芭 龙虎王丫拔令箭
又叫宋礼馬云龙 你二人 一同黄歇王仙長
跟随我孤一同行 帅領二万人共馬 為的是
四下接应踊連芭
龙虎王焦休欣調遣已畢只等着夜至三更冲杀贼芭这且不
表且说忠孝王伍幸自從在城頭上亲自擂鼓与黄歇助威眼

睄着楚丫杀近了芭去慌忙下城入帅府归坐与三位娃丫叙
谈了一遍兵法武又这才知道个人的本領精通皆都是异人
心中欢喜立刻傳令東平王柳盖鎮江王焦斌小元王盖兲広
領兵三千在東门接应東平侯姜英还鄉侯石风大元王盖兲
龙領兵三千在南门接应淮慶侯栢禎武陽侯安印扫秦王申
文龙領兵三千在西门接应不得有悮
忠孝王 眼望薛申朱揚等 三位将軍叫几声
煩劳帅領人合馬 北门接应我国兵 薛朱莫
口中答应说愿往 何用王丫細叮嚀 忠孝王爵心欢喜
又叫軍门仔細听 养伯父 代領三軍将城守
养明答应我应承 伍辛望下又高叫 四位王妃把令听
白玉娥 顏氏素貞怭答应 卞度金合谁风英
伍辛说一同小粧 四路分闹救護城 总要听
城外連珠号炮响 那时大爭杀云城 忠孝王丫分派定
單等半夜鼓三更 登时间 日落黄昏天色晚
滿城之中秉上灯 且说城外楚芭事 大小兵丁喂走龙
乗晃郎 奉烟会食吃战飯 人声喊叫闹烘〻
一輪明月当空照 艮河耿〻静無声 龙虎王
登时不由頻嗟嘆 暗把苍天叫几声 明月当空如元寶
怎应埋伏将与兵 焦休欣 嗐声嘆氣双眉皱
莫非不教我成功 正是焦燕心急炮 一傍边
鬼谷王禅唤元戎
龙虎王看見明月当空不住的嗐声嘆气报怨苍天王大丫一
傍观睄早知其又尊一声王駕千岁為何这羕愁眉不展口打

嗐声焦休欣说仙長岂不夅古語常言説的不錯偷偷風不偷雪
偷雨不偷月今日派兵夜踊連芒明月当空如何隐藏兵將王
大卩夅听尊一声千岁王卩不必憂愁等我貧道施展法術先
把这一輪明月收起来好叫乖將代兵云芒说着鬼谷子欠起
身形一同龙虎王来至帳外王大卩連忙摘了道巾披髮仗劍
踏罡步掐诀叠印密唪灵文说道快口噴法水
鬼谷子 口念真言噴法水 仙家法術果然灵
登时西北烏云長 遮盖虚空把月蒙 立时间

伸云手来不見掌 对面瞒人枩不清 青红希绿全难看
四大濱州墨染成 但只見 烏云遮盖乾坤暗
遮住明月黑咕咚 龙虎王卩心欢喜 仙長果然有神通
我如今 抖胆相煩王仙長 盃頭嶺下设伏兵
敗兵必打此处过 好回池州一座城 仗賴着
仙長法力拿時典 这件功劳别当輕 王禅吞应说知道
自去埋伏先不表 且说那 龙虎王卩又高声
黄歇將軍把令听 煋卩吞应往上轉 打引旋礼見元戎

休欣说 冲芒踊寨全派到 还有要紧事一宗
大畧别人不能办 須得將軍立此功 急速你
代領三千火炮手 云芒速道往前行 抄到賊芒身背后
推粮之处莫留情 借適光 粮草堆上放把火
三千軍兵火炮攻 再奔中軍杀時典 管保你
一陣成功把他芒
焦休欣说將軍你放火燒粮又有三千火器手乱打賊兵速往
中軍叔捆時典那个賊又是將軍的敗將不用说咧見了面他

是跑定了不用交夅自然得勝金面熊黄歇手接令箭下帐挑
逯火器手云芒先俵路自去行事不提不多一时交了三古八
將帅領八万児郎个〻東西南北前去踊芒王禅代兵扑了盃
頭嶺去等時典然后这才是龙虎王帅領着馬云龙宋礼一同
大小兵丁偏將云了元芒传令放信炮只听咕咚：：接連不
斷这是知会安慶城中好奔人馬
只听得 連珠号炮声振耳 京天動地似雷鳴
四面兵將不代慢 个按方向往裡冲 只听得

三軍呐喊京人胆 点起亮子与油松 相离不远先放箭
喇〻不住走刁翎 就犹如 飛蝗聚雨差多少
直往元门大寨冲 步兵在前奔動手 抬闹鹿角填塹坑
馬上的 三軍臨近収弓箭 鈋刀乱夅大交兵
高杆元门有鈋挑 丁义鹿角馬蹄登 只听得
兵刃交加声响嘵 軍兵將校抖威风 呐喊搖旗朝裡踊
杀逍千軍万馬芒 龙虎王 帅領大隊往裡闖
苦坏杭州掛甲兵 耳内只听兵刃响 削瓜切菜一般同

正東上 吴順胡忠双員將 正南栢傑与栢英
正西豆黄合費計 甘仁豆欽近坎宫 八員將
四面代兵奔忿勇 鈋扎刀砍响連声 城中云来十二位
代領一万二千兵 裡外加攻这一陣 抜了越国困城兵
只杀的 星斗無光昏慘： 哀哉苦叫不絕声
高埠之处人頭滾 低窪之处血流紅 只杀的
折肩断背人無數 死馬亾人遍地横 金鼓旂杭摞滿地
折弓乱箭似柴棚 楚兵踊破連營寨 張典夫妻魂梦京

急忙忙　披掛提刀忙上馬　出帳抬頭吃一驚
只見糧草着了火　燒了个通天徹地赤通紅

时才话表茂庯王焦休欣領兵從四面杀近越芘城西的伍辛
听見号炮也就四门大闹兵將杀將云來裡外加攻一陣好杀
且説悈典与金賽花從梦中京醒急忙披掛个提兵刃上馬云
怅通敵又見糧草堆上火起神銃火砲乱响悈典说了声不好
粮草乃是兵將性命失了粮草那还了得夫妻二人催馬前去
保粮耳輪中只听見叫苦連天哀声不止四面八方金古喧天
炮声响喨火把灯球照如白昼好不利害怎見得有讚為证
四下里火砲乱响八方上刀劍如梭三軍踴躍縱征駝馬跴

人身逐过风起处遮天迷日火来时烟飛焔裏軍呐喊天沓地
覆將猛烈庯下山坡肴刀的連声叫苦中銃的鎧甲难脱火
燒的焦頭爛額絶了命身卧沙窩金賽花那宝难使七煞神
暗叫神伕吴忠的刚刀难奔刘又的銃断难抵高如敗走迯
命计倪不雇兵戈二十万越兵全无用死馬匕人遍地施这
正是遍地草梢含鮮血低窪田地尽成河
但只見　兵刃交加斧動手　滚湯潑雪一般仝
銃刺刀劈斧叉剁　只听兵刃响連声　金賽花

一仝悈典保粮草　只見火起扛天红　來至切近抬頭看
四面週圍是楚兵　但只見　火銃火銃往裡打
乱杀看粮守護兵　悈典一見冲冲怒　喊叫吆喝似雷鳴
火光下　才要催馬朝上撞　只听迴頭有人声
大叫丑賊休撒野　狌卩卩与你見芘輪　在这裡
久等多时快納命　説肴掄杖朝上冲　悈典听見畄神看
睄見黄歇吃一京　唏的他　夫妻二人不敢战
斧旋坐季跑如風　悈典惧怕黄狌將　不雇手下敗殘兵

乗敗兵　東西乱竄南北跑　悈典夫妻頓走危
乎之中仝不雇　二人折散个西東　这悈典
頭不見賽花女　暗暗肴忙心内京　只得直扑盍頭嶺
忙又怕有追兵　单表那　妖妇催馬扑東北
兆見夫不見宗　身后殘兵合敗將　一个个
網之魚一蒹仝
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限来时个自飛不言悈典扑盍頭嶺
迯且说金賽花落荒大敗耳輪中只听人声叫苦万馬奔

馳迯是楚兵進杀杭州的人馬金賽花是信馬由江往前飛跑
正跑之间迴頭与見了一員楚將不是别人却是扛秦王申文
龙一同安印柏禎代三千兵杀云了西門正然斬杀猛抬頭只
見一員女將手擎双刀坐跨桃花馬如飛而来申文龙一見借
灯光看的明白旧由如是越国的女將他可不知是悈典之妻
忙双腿一挑迴頭挡住了去路
扛秦王　迴頭挡住賊妖婦　一声喊叫似春雷
大叫婆娘那里跑　畄下人頭放你囬　你可是

何人之妻何人女　说们明白可是谁　賽花正是尋夫主
催駒頓轡皺双眉　猛听見　迎頭有人来招呼
妖妇慌忙把馬勒　借着灯光又明亮　对面仔细看英魁
但見他　添金頭盔明珠散　黄金甲胄光輝放
内襯征衣攢云蟒　绊甲绒绳十字勒　護心鏡
犹如秋月胸前掛　双肩征裙獺尾垂　虎頭战靴足下登
手使一对赤金錘　看了看　身形不过高三尺
金睛黄面起熊眉　賽花看罢蛾眉皺　心中思谅好几回

楚芒中　一个黄歇旧难惹　昨日杀他〻会危
叔芒他又燒粮草　这个矮子必雷追　这旧是
狭路相逢难迴避　少不得相交战贼恶　賽花想罢声叱咤
日月刀指叫姓賊　奶〻是　金氏賽花為誥命
越帅下的夫人奎中　不叫何名快通报　你奶〻
走馬刀劈你这賊
姓下拿听他是收典之妻金賽花不由冲〻大怒断喝一声说
賊妇问我听真我乃郢州楚莊王架下称臣官拜扫秦王之賊

你千岁姓申名唤文龙知我的利害快些下馬受綁你还多話
一会倘是痴迷不悟叫你目下横尸眼前作鬼金賽花拿听只
氣的艮牙剉碎哎呦好姓賊馬敢猖獗别要走我来取你说着
催馬上撞掄双刀搂頭旧砍申文龙一見忙用金錘急架相还
二人走馬相交杀在了一處刀錘並奔咭叮咯噹一声响喨好
一場仇敵恶战
双个人　話不投机番了臉　灯光之下把兵交
这个双刀如閃電　侵人冷氣放毫光　扫秦王

身形跳躍多伶便　双把金錘左右鋻　刀碰錘架叮噹响
犹如打鉄把丁献　金賽花　姣音叱咤罵姓將
奶〻今朝不肯饒　日月双刀飛上下　連劈代砍左右削
申文龙　双錘猛勇急又快　身軀一縱五尺高
行上行下掄錘打　招架不住赴陰曹　男合女
江坊杀勾十数盏　只听那边闹吵〻　灯球火把明又亮
兵丁吶喊舞鈴刀　原来是　軍多楚將杀至此
帮助要拿女多姣　栢楨安印口中喊　柳蓋進斌奔鈴刀

金賽花　馬上一見说不好　暗〻多呼好几遭
軍将奔来难交战　不如趁此我先逃　我有了
元帅正理人合馬　再与楚將把兵交　賽花想罢忙運気
噴云了　一股黑気務昭〻　挡住迎頭軍战將
这賽花　一代飛花往下逃
妖妇噴云了一股黑気登时间務気昭〻对面的人〻二目难
睁眼花僥乱不多时黑気全会姓下一躺金賽花踪影全无四
个人说必是狗賤使的邪術逃命而去申文龙点頭只得还是

追杀杭州的人馬好不利害怎見得有贊為证
敗走征夫甚可怜弃甲丢亞馬不前汪〻血水流低窪疊〻
尸首堆如山杀良久山崩地烈战多时叫苦連天这一边筋
折骨断扒不動那一边少項无頭缺背肩得勝的人欢馬乍
敗陣的將士心寒悲切〻来泪漣〻双字功名一字天临行
来听妻見劝莫作征夫只種田
且不言　楚兵追杀大得勝　先把收典明一明
寅夜敗走出大隊　直扑盔頭嶺上行　不多时

縱馬上了盍頭嶺 眼望安慶大放声 自從辞别越王架
领兵用计诓恭成 我也曾 折弓嶺上劫芭寨
杵石机内设伏兵 乱箭攒死恭元帅 伍辛败近安慶城
我也曾 大战伍辛谁南帅 刀劈馬頭伍辛京
不凑巧大风刮倒 天大的功劳一旦抛 杭州的
我主添兵又添将 夫人寡花领大兵 不畧郢州救兵到
一伙雉贼闹大芭 冲回报号蹈大隊 仇無餘
程皓二将丧残生 近城报号去交令 黄歇二次闖大芭

本师一怒与贼战 谁知雉贼手段精 江坊上
杖打馬腿撇下馬 险些一命丧幽冥 多亏八将了我旧
逃亡龙潭虎穴中 又亏了 夫人祭宝拿雉将
黄歇遭擒至大芭 是我一怒将他斩 谁知雉贼法力能
腾空逃了黄雉子 三更天 楚将楚兵硬蹈芭
裡外夾攻只一陣 可怜人馬死的情苦 粮草堆上又放火
二十万軍粮被焚 又谁知 黄歇截住我怅典
無奈敗陣不雇兵 夫人不知在何处 未晓存亡死共生

幸喜此处無人馬 盍頭嶺 若有埋伏了不成
怅典正自心悲惨 忽所大砲似雷轟 迎頭明显一老道
这一見面下囬分雷打怅典跑不能

且説張典正然悲痛只所得咕咚一声炮响三軍吵發了一声喊打嶺後显出了一隊人馬往两旁一閃只見当中有一人口中吆喝吩張典哪你先别嚎喪呵尚有眼淚給你媽〻洗脚後根不咱有你王大爷在此久等多時快来納命張典聞听連忙正洄抬頭观看只見兵到不多大約不足二百有一个道人手伏宝劍迎頭站立只見他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一首為証

頭代道巾一字 身穿寉氅貨金 黄絨縧子五彩分 宝
劍純刚二刃 濃眉双分八字 紫面坑凹不匀 綱手判

的京鬼神 張典观瞧納悶
七煞神看罢吃一大京一声怪叫何处来的野道揺敢埋伏攔阻于我通尔名来王大爷聞听一声叱咤張典你这丑賊我告訴你的名姓吾乃隐仙山隐仙观武圣人大徒弟姓王名禅道号人称鬼谷子奉師命下山领龙虎王的軍令特来拿你趁早投降免得我動手若要狂為叫你目下横尸那時悔之晚矣
这張典 听見王禅前後話 不由心中氣满腔
大叫狗道休撒野 你敢与我逞豪強 説有話

催馬掄刀朝上撞 盖顶搂頭砍顶梁 大爷用劍忙招架
二人交战在江塲 鬼谷子 掄開宝劍砍張典
刀磕宝劍响叮噹 張典横心战鬼谷 王禅奉命下山崗
這一个 三尖刀刺寒光灼 删砍劈刺武义殘
渾紅战馬宗尾乍 好似蛟龙浪里盪 那一个
当初本是杭州将 昆吾宝劍似秋霜 丑将張典施威武
以喝喊叫似魔王 江塲上 怒惱仙家王鬼谷
宝劍飛舞迸寒光 一个是紅須聃眼怪 一个是

仙眉直竪氣昂々 馬走江塲亮蹬痕 仙步素回脚下忙
这一个 一双鉄背千斤力 那个英風貫上蒼
刀剁一似飛虹閃 劍拿不亞九秋霜 这个說
与你無千腊胡閙 那个說 為何阻挡忠孝王
刀来劍去叮噹响 馬步爭持分弱強 大战一座盤頭嶺
兩个人 不見輸贏在江塲
張典与王禪在盤頭嶺上刀劍並拿喈叮咚噹連声响喨来了
个難解難分不見个高低上下真算是棋逢对手將与良才七
煞神張典心中自思這一个野道实熊的兵法高強一点兒不
亂交過高人的傳授有心与他恋战只怕楚兵万一要追來那
時怎了而且又不知道夫人的生死下落有例不如我先打烙
這野道回去用我的菡菑陣把他亲了豈不省事張典正然思
想只听正東上金古喧天喊声不絕灯球火把一片鮮紅直扑
了盤頭嶺而来張典一見說声不好一旋馬就走
七煞神 听見嶺下金古响 就知楚兵到来臨
口說不好忙旋馬 將机就計要誆人 吧拉々
煞馬如飛朝下敗 不住回頭驗假真 不来赶我真君子
你要追赶是小人 鬼谷子 一見張典敗了陣
不由切齒咬牙根 大罵丑賊那里跑 赶上拿回打斷筋
这王禪 說道逃走往下赶 吆々喝々随后跟
跑到河里拿網打 跑至井裡柳罐整 你今日
要想逃出仙卩手 除非三更去盜魂 張典听說心欢喜
暗罵高山孝义人 盼你来赶真个赶 盼你来跟果就跟
抬腿抽下三尖刀 蒼背后 取下降邪宝貴珍

急忙々 手内掐訣忙叠印 口念灵文法水噴
菡菑白旃地下揺 霎時化作一旃門 這張典
縱馬抽刀跑進去 等着隐仙王道人 王禪吆喝追張典
牽目抬頭驗假真 但只見 迎面昰路門一座
不見張典那边存 王大卩牽劍煞步往 瞎々的
腹内顛夸心暗況
王大卩赶到旃門的跟前才要進去猛想起了孫武子的言詞
說是咧这一定就是張典的菡菑陣了聖人吐咐過不許進他
的旃門只叫我用掌心雷往門内一打張典准死無揶王禪想
罷忙用神功口念真言把右手的宝劍交在左手摸起拳頭撒
手要打心裡又想这一雷可別打空了睄々丑賊在那里我好
下手說着定睛觀看門内並無張典的影兒大卩說这个丑賊
他躲在那里罷了我望裡边打々去罷必定成功王大卩把主
义拿定忙念咒語
这也是 張典不該今日死 蒼天造定怎能更
未從造生先造死 这句言詞是真情 王大卩
掌心雷往正中打 十个張典活不成 不該死在盤頭嶺
往来張典下山峯 黄河套 拎拿楚將十四个
益勝下山才立功 后話不提說現在 王禪念咒不消亭
只听得 咧拉々霹靂連响声 雷打旃門一片紅
張典裡边魂嚇冒 托刀提耳去逃声 不住扭項回頭看
好雷火 菡菑旃燒精打精 降邪至宝如灰燼
王禪大怒動無名 張典無命往前跑 恨不能
人生双翅会騰空 王卩大氣的干跺脚 可惜一雷無成功

這回書　跑了張曲不大緊　下部書
扣仙鉢下有灾星　不言張曲逃了命　也不説王禅在中嶺
且説帀將領人馬　追杀杭州败残兵　不亞如
猛凡疾雨催敗葉　如仝弩箭下离弓　大兵追至盔頭嶺
迎見王禅这支兵　龙虎王　馬上摆鈴傳軍令
鳴金罢战止行営
天光大亮紅日東升龙虎王傳令鳴金收兵只听得嘡〻罗声
响嘵焦休欣与王大卩兵合一处上了盔頭嶺又与忠孝王見

面大家欢喜龙虎王傳令收兵就在盔頭嶺上扎下元営立下
寨帀將慶功忠孝王執盞安席大家賀喜不提且説張曲被王
大卩的掌心雷燒了他的菡蓄邪宝只嚇的京魂千里没命的
奔逃跑出十数余里這个天就亮咧不見追兵这才放心慢〻
的勒馬四下里观看
七煞神　眼似銮鈴睛四面　口中長嘆不絶声
心疼法宝人燒毁　険些雷下喪残生　恨只恨
鬼谷王禅真可恶　為何帮助楚国争　有朝一日拿住你

不剁你千刀本更姓　这張曲　正然嗟嘆心思想
只听馬跑响銮鈴　卣神仔細抬頭看　却是賽花女俊英
只見他　杏眼秋波含珠泪　香腮粉面彦色更
四鬓蓬松流香汗　横挑口内喘連声　夫妻两
这一見面憂又喜　訴説敗陣一往情　又見后面残兵到
犹如乏兎一般仝　又只見　大小偏將威風减
哀哉咔苦不忍听　張曲又把帀將看　計伙会盈面皮青
又只見　高如跑的張大嘴　反披鎧甲是卻庸

歐阳忠靴子吊底了　宋机代朗又花松　吴忠他
拖着安子只顧跑　刘义痴呆發楞怔　徐成二目流痛泪
个〻都相楞頭青　一抬頭　看見張曲聚一处
后边来了敗陣兵　傷弓之鳥差多少　漏網之魚一萬同
也有那　赤脚蓬頭活似鬼　口中哎吶只嘆疼
弃甲丟盔真狼狽　雷振的鳴子膿青赿　一个〻
〻肩缩背真難看　仰天个〻打嗐声　張曲一見心中惨
个不住叫蒼穹　才要傳令占扎隊　付又来了一支兵

敗兵一見説不好　追兵来了把帀將与張曲嚇走真魂

且説七煞神張曲只見帀將敗残兵一个〻倭〻絮〻聚在了
一处不好杜比就犹如鬪败了的鵪鶉打败了的草鸡一萬人
人是垂頭喪氣泪眼愁眉但有点風吹草動是尽皆害怕好比
傚傷弓之鳥漏網之魚傷弓之鳥見曲木高飛漏網之魚与横
絲兎不過惟恐怕还有埋伏元帥張曲是強打精神咔一声刻
位將軍难道説咱們这越国的二十万人馬就剩了这們不足
一千人麼全叫人家杀絶了不成一言未尽只見有一群人馬
喊叫如雷蜂擁而来張曲一見大京説不好追兵又来了旋馬

才代要跑还是金賽花他的眼尖哖声元帥休要京慌是咱本国的敗兵傳令立起了招軍旂来摆了几摆登時間把敗卒残兵聚在了一处張典看見是自己的人馬这才將心放下連忙分付扎营登時間安下了一座营盘查点了查点人馬有七万有余这一陣傷了有十二万多人馬代傷的不計其数軍中又无料草这却如何是好

这張典 查点兵將人共馬 共總剩了七万余
烈々轰々二十万 扨营一陣丧溝渠 軍中的

粮草又被火烧毁 兵馬現在尽吃吃 有心与楚打死仗
又恐难指怕失机 我有心 搬兵回上杭州去
伍辛一定把兵提 不伐吴国先伐越 是我招出祸根基
卯時節 难对合朝文共武 天子嗔心定不依
来了張典不要緊 可惜枉自使心机 七煞神
越思越想長出氣 眼望杭州泪睛滴 為臣辞主領人馬
截擱楚兵大对敵 頭一陣 折弓嶺上大得勝
楚石矶射養由基 追赶伍辛大交战 圍困安慶大城池

多亏了 万岁又添人馬助 賽花領兵可相宜
指望打破安慶府 滅了淮南盖世奇 誰知道
老賊焦燕救兵到 一伙妖賊勇难敵 裡应外合只一陣
十几万兒郎丧溝渠 恨只恨 老道王禅更利害
掌心雷打遍営旂 想来是蒼天絶張典 到不如
拔劍探环死也值
張典是越想越无有路兒咧 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越想越
无宁法頭兒了口中說罢了々々合該哖我不能揚名枉生在

无說首一回手摇玉乾把純刚出鞘挽絨繩扎衣高匣唰拉々亮出了防身的宝劍一回手望項下一横就要自刎金賽花一見慌忙用玉腕相攔連說元帥不可尋此拙志豈不聞勝敗乃兵家常理為因一敗就尋自尽豈不令人耻笑望元帥再思可矣末將也就一旁解劝張典无奈只得把宝劍归鞘說夫人与列位將軍不知有何高見

金寬花 粉面含春尊夫主 元帥苗神所要云
占且在此扎营寨 不必差官啟奏君 先差人

池州一代催料草 再叫卯通接濟軍 復正軍威再振恨
一定捉拿賊伍辛 奴有卯 同窓孝义四妹々
个々法術京鬼神 摘星换斗如兒戏 移山倒海变乾坤
与奴家 連心相契情义重 請他一定降凡塵
四衣仙姫將山下 帮助杭州滅楚軍 先拿住
鬼谷王禅牛鼻子 立刻把黃歐娃拎了 再拿文龍合焦燕
还有賊子名伍辛 卯時節 一來平楚国主喜
二來与夫大報仇 不知說的是不是 元帥不如把兵屯

七煞神 聞听此話心欢喜 口中不住叫夫人
但能聘請高人至 從楚軍威我放心 說着話
手接令箭朝下叫 朱稽听令上中軍 只听下边人答应
打弓恭見七煞神 元帥說 接令速去催粮草
再到池州下公文 總鎮卯通領人馬 好与卯
楚国交战等兵臨
朱机口中答应接令箭出帐上馬上池州調兵各处催粮这且
不表元帥又差细作探听楚兵在何处安营不多时远探来报

楚將現在盂頭嶺安營下寨張典聞所說知道了这探退去張
典这才与賽花归了后帳用酒用飯不必細表裴典又聞說夫
人方才提的这四位同窓如今都在何处住好差人請去拔刀
相助賽花說我这四位同窓都是得道的仙家要請各有地方
去請当初我臨行之時有信香四支待妾身焚起信香来會保
四妹娣妹立刻就到張典听說滿心欢喜
張元帥 听罢賽花一夕話 口中不住叫夫人
你若請下四位仙友 大家捉拿戚伍辛 拿住了

王禪妖道先剜眼 生拎黃歇摘肺心 破楚回国越王喜
夫人功劳海樣深 說有詬 二人欠身往外走
夫妻上了帥中軍 分付左右排香案 賽花整容换衣巾
急忙々 淨手忙把信香攥 急忙搽衣跪倒塵
眼望仙山暗祝禱 禱告虚空过往神 我賽花
苦殺替夫將仇报 姐妹立刻下凡塵 要是不該將仇报
四姊妹 穩坐玲瓏别動身 賽花祝禱將頭叩
香烟直透九霄云 一直不往别处去 直扑玲瓏古洞門

这也是 淮南本將該有难 蒼天注定不由人
不因四妖將山下 大擺天罗四象陣 打住了
王禪黃歇伍辛等 險些个々命归陰 不亏武子將山下
破陣捉妖徒碎心 此书中 閑話休提說現在
单表賽花請仙真 信香四支飄々渺 味滴々
直扑高山古洞門
且說玲瓏山崆峒洞中四衣妖仙元与金賽花是姐妹五个修
煉多年以成人類紅衣仙金賽花私下高山可就嫁了張典為

妻青衣仙名喚藍玉貞黃衣仙名喚黃賽金白衣仙名喚白素
玉烏衣仙名喚霜碧环都有丹田的至宝这日正在洞中閑坐
只見一股信香冲進洞来忙用鼻子一聞早知其义青衣仙叫
一声三位妹々方才这陣信香乃是紅衣仙妹金賽花請咱們
姐妹下山拔刀相助共破楚国伍辛捉拿黃歇王禪与張典妹
夫报仇以洩失机之恨咱姐妹还是去与不去
藍玉貞 說罢一往從前話 三妖聞听氣乍心
烏衣仙子先說話 叫声姐々細听真 既然是

紅衣三姐將咱請 若要不去為怕人 伍辛凡夫何足惧
拿他好比袖合金 就是那 王禪黃歇人兩个
姐妹不惧半毫分 那怕他有通天手 姐妹有宝把他拎
姐々呀 偺們若不將山下 三件事情不可心
打頭傷了手足义 二来三姐难对人 第三件
外人聞知反耻笑 說偺姐妹忒不仁 黃衣仙一傍說々去
白衣仙氺什說起身 捧上宝劍先出洞 青衣仙只得緊跟随
一齊离了崆峒洞 玲瓏山上架妖云 这正是

云中那有瘟花店 霧里淇見杏花村 万里程遥来的快
望見張典大營門 四衣仙 一齊收云往下落
眼望小校尽說真 就說玲瓏四仙到 要見元帥与夫人
藍旗官 跪進中軍言就理 賽花張典喜在心
接進中軍齐归坐 青衣仙子把話云 故义問
妹々焚香因何事 賽花欠身把姐尊 焚香奉請无别故
只為楚越定乾坤 楚營有个王老道 他是武子一徒門
掌心雷火真利害 蜈蚣葫蘆宝貴珍 还有个

五遍皆通黄姪將　帥領姪子一大群　小妹焉能打敗仗
特請姐妹拿乘人　四衣仙　聞听此話冲々怒
等我們出营去会々楚国的这伙人

正是平空撤下鈎合線從今釣出是非来四衣妖仙聞听一齐
說美妹但請放心我姊姐既然下山定將王禪見一个高低上
下拿住姪賊与妹夫报仇雪恨張典大喜分付擺酒与四位仙
姑洗塵不表至次日有朱机前来交令把粮草催運前来又有
沁州的总鎮邛通調了三万軍兵数員战將見了元帥兵合一
处足々有十万之乘青衣仙藍玉貞聞言尊一声美妹不知楚兵
在何处安营金賽花說昨日有远探来报說楚兵在盔頭嶺上
扎营藍玉貞又問此处离盔頭嶺多远張典說七十里因為兵

敗迎至此处青衣仙說元帥就此拔营往盤頭嶺去些典見有
了兵將又有这四个妖仙胆子也就壮起来了传令拔营只听
咕咚々大砲京天三軍拾寨来至了盤頭嶺下对面安营且說
庵席王与忠孝王正然議論近兵之事只見藍旂来报趙国的
張典又領人馬在对面安营之令定奪只見王兒谷開言說昨
日一陣只杀的張典々魂梦皆京他又領人馬前来必有一場悪战
王兒谷　眼望席將乘人講　各自留神加小心
焦熊伍辛說有理　仙長之言我等尊　且不言

楚营之中有准备　先說張典乘妖人　安营以必升大帐
到擺能征席一群　过張典　眼望四妖開言道
列位仙姑尊又尊　必須当先見一陣　早々成功早省心
四衣仙　一齐答应說狠是　我等当先把陣臨
元帥快备四匹馬　元帥分付手下人　急速的
与奋坐孝在帐外　本帥一同把陣臨　挑选兜部三千整
乘將拔掛尽随跟　只听得　中軍一陣甲葉响
頂盔貫甲計征程　四衣仙姑往外走　各提利刃上安心

張元帥　夫妻乘將忙上馬　大家催駒至元門
营外先响三声炮　兩行旂擺左右分　打仗的
三千兜部齐吶喊　排開隊伍似云屯　乘將擺对如雁翅
標兵擺擁壮丹心　登時間　来至江塲兵站隊
旂牌催馬至营門　来至楚营元門外　則見他
短刀一指把話云
旂牌官用刀一指营門小校报事兜郎听真快々报將進去旧
說我家帅主走了領大隊人馬前来要战只叫伍辛早々出来

受死牙崩出个不字杀進营去刀々斬尽剣々誅絶小校不敢
代慢忙至中軍全夕跪倒报乞乘家王爷在上今有張典統領
大隊在营門外射敵不敢不报乞令定奪忠孝王聞听一擺手
那名藍旂出帐而去伍辛眼望着王大爷開言尊声仙長今日
張典領大隊前来討战不知是何主义王禪說他既領大隊的
人馬出营与他会战
忠孝王　聞听此話將頭点　吩咐乘將尽出营
个々答应忙介胄　一齐戎装不占停　一人々

出了中軍忙上馬 各人兵刃掌中擎 元門大响三声响
大隊究即吶喊声 來至了 江塲之上分隊伍
伍辛催駒朝上冲 張典撥馬抬頭看 楚兵楚將一窩蜂
但只見 一將催駒臨且近 雪煉良鬃一系全
張典認的是飛豹（天） 一声喊叫似雷鳴 口中喊
小輩伍辛休撒野 今日務必見輸贏 英雄看見是張典
不由大笑兩三声 口中說 敗軍之將又講勇
還敢代兵又來爭 張典含嗔叫声（小）輩 僥倖成功你逞能

常言道 勝敗乃是兵家理 知己知彼旧常盈
今日本帥先拿你 說着掄刀朝上冲 馬臨近
盖頂摟頭朝下剁 一汪秋水奔天灵 伍辛一見橫战杆
鉈鐮三叉响一声 兩个人 各代征塵旋战馬
伍辛挣鉈刺前胸 二人江塲動了手 好一塲
惡战廝殺堵輸贏
兩个人話不投机江塲交战鉈刀並舉惡战仇敵殺了有十几
个回合不分勝敗对陣上把一位总鎮邳通心頭火起眉上生

烟一声大喝催馬掄金背珠英刀上前邦助張典就來動手这
一边的黃歇一見口中大喝好一个賊將少要狂為你炷了々
來也把短腿一碰用棍杖敵住了邳通二人馬上步下交战殺
在一处又來宋机徐成吳忠歐阳忠四將出馬各拿刀鉈前來
助战朱揚莫文薛申々文龍四位了各人找对可就殺起來了
对陣上刘义望着卻庸說你看楚营中怎应凑來着这应些个
竟豆究的也未上陣
且不言 刘义卻庸說閑話 单表江塲打仗人

張典忿勇掄利刃 江塲大战楚伍辛 邳通朱英如閃電
黃歇手把棍杖掄 歐阳忠 褚白良鉈扎又挑
薛申双刀亮如銀 朱机宋揚動了手 刀棒相持有精神
吳忠徐成人兩个 与見了 扫秦王了与莫文
双鐮敵住方天戟 棒槌挡住棍一根 七煞神
二刀三尖劈又剁 渾紅战馬似騰云 忠孝王了双眉皺
战杆架花門路分 五个人 蹿跳如梭疾又快
挡住杭州五个人 鉈刀棍棒連声响 各自馬上抖宗神

只听得 兩陣究即齊發喊 花腔古响似雷鳴
战馬登崩江塲地 征夫使的汗湿身 江塲上
六对將軍斉施勇 馬步相冲各用心 来回战勾十数盪
怒恼英雄名伍辛 手内銀鎗更架式 安心要
鉈挑臨凡七煞神
忠孝王心中一怒紧々手中战杆立刻把門路更改真是使開
一路銀鉈施展出來就犹如一片鉈山相似張典覌睄把三尖
刀也就更改門路上下飛騰只見刀山一片六对英雄一來一

往堪々來到正午
江塲上 東將交兵多时会 堪々要到未時辰
忠孝王了心急燥 五位姓了更焦心 兩陣上
將与兵丁看花眼了 难把高低強弱分 金氏賽花冲々怒
忌怀青衣藍玉貞 还有耶 白衣仙姑白素王
黃衣妖仙名賽金 烏衣仙子賀碧环 五个妖人各用心
青衣仙 暗々掐訣忙念咒 說急道快法水噴
昊地東南用手指 西北乾天長烏云 登時間

平地只听嗯々响 同声响喨穿京人 播土揚砂迷人眼
走石飛砂唬人魂 只打的 大小楚將一陣乱
二目難爭看不真 五住煙了心嘘昇 江塲嚇坏名伍辛
送風砂 只望楚兵隊內打 六將江塲怕是真
張典一見心欢喜 何不趁此拿伍辛 七煞神
抖擻京神朝上闇 对面京動女佳人 王城一見風砂胜
必是寡飛羨鬼神 一回手 咬破中指忙念咒
仙法奇妙本是真 一道紅光噴出去 捲回風砂打越軍

只打的 杭州兵將如麻乱 五將害怕个撒心
黃歇趕式掄棍杖 打死邵通命归陰 四員將
一見心京敗了陣 張典害怕走宗門 青衣妖仙正施法
洋々得又喜在心 忽然見 風沙倒捲張典敗
馬上気坏藍玉貞 這一出馬去臨陣 下回書
五衣妖仙大戰王妃四位貴人

吴越春秋

十六

獨埧犋犁一頃田 秋收春種任憑天 雨水調匀禾苗長
納了皇粮大有年 一家大小為活計 不遭困苦有吃穿
地税錢粮交納早 生也安來卧也安
農人知足詩一首

殘歌念罢一不多覽下演一部狄録通俗忠孝英勇吴越金傳
昨日言至何方淨歸斯至那段那日上部書說的是焦休飲亙
旧王神收四岳黃歇閑越营却寨惧與四妖下玲瓏江坊大战
所說是昨日交代明白且說青衣仙並玉貞祭起了一陣風沙

被白玉娥点回慣閃又見却通被黄歇打死只得敗陣伍辛才
要追赶只听越老隊内一声叱咤呀任辛少要狂為你家仙姑
前来挈你忠孝王还未說看只听得白玉娥高声叫說王了快
回归本隊讓妾身捉挈追名道姑英太奔听只得旋馬而回返
个工夫徐成等四将也旧敗了陣刚黄歇孝五将雌了一全忠
孝王伍而回定且不表

且說耶
只見妖仙催坐李
白氏娥玉帶軍隊
乔庄打扮露其形
对面留神仔細躺
但只見

翠蓝道巾飄魚尾
香鬆倒跨在安驕
桃腮粉面口英桃
勇战候
快些通報名何姓
奔听接住青宗馬
庄來打扮甚左駛
黄金鎧甲綁紅袍

身穿卦着豆青袍
則見他
風流奪尽陶中俏
看罢仙姑忙招呼
王妃挈你把皮剝
妖仙留神仔細躺
代一頂
護心鏡掛如秋月

藍絨絲綁水火扣
宝劍一口擎玉腕
本是成精一眾妖
賤婢叔駒你听着
青衣仙
一員女将多威武
四凤金盔相珠宝
玉代磨穿竹柳腰

豹皮囊
小稍弓濤毛魚代
桃花战馬能上陣
粉面桃腮甚是妖
月戻嫦娥降九霄
妖音叱咤振天宵

成定聖母仙家宝
扣定仙家宝貫真
壺中喬摆风翻毛
玉腕双擎日月刀
不亞如
青衣仙看罢玉娥女

珠軍宝劍鞘中成
寄一匹
天生美貌真难比
柳眉杏眼天生俏
九天仙女臨凡也
口中說来的女多妖

青衣仙兰玉貞看罢了勇战候白玉娥妖者叱咤狗婦向我听
真俗龙山瑩峒洞青衣仙子名喚兰玉貞尔叫何名也报捎上

来王妃奔听用刀一指问你王妃賤婢听真郢州淮南淮王駕
下忠孝王嫡妻勇战候名喚白玉娥你要知马利害快些回去
讓你王妃捉挈張閃削平越国好报仇雪恨青衣仙子繳口吟
咲吁声白玉我休在梦裡仙姑下山所為是抢挈伍辛黄歇王
祥与你等别要走看你仙姑取你說着催開青宗馬搶宝劍黙
着白玉娥接頭旧砍

兰玉貞
王妃用刀忙招架

說着催馬朝上撞
佳人忙旋馬征它

宝劍搶元砍玉娥
韓罗圍

二人旋回对了面
刀劍相交動干戈
战馬来回旋如梭
則見他
白氏佳人施展勇
武义高强真不若
換着立刻見閻罗
变化無穷邪術多

玉娥掄刀剁妖魔
双捧兵刃丁当响
青衣仙子掄宝劍
上下飛舞臂又砍
日月双刀猛又頫
圣母之徒法術多
青衣仙
下山所為金氏女

青衣仙姑用劍架
他二人
寒光灼灼把目奪
招架不住命难逃
佳人的
刀法门路精又巧
修煉千年得了道
扶助張輿保越国

双下里
江坊欢乍二女子
来回旋住青宗獻
个个争先把圣得
海青云里找天娥
怨恨珍珠四妖魔

児郎住陣播战古
青衣妖仙白玉娥
犹如二扇把食奪
好比你
二人大战十几温

三军呐喊把旂摇
桃花馬
一对阴人真不若
狻猊山上暴獅豹
对陣上

青衣仙与白玉娥在江坊之上刀劍相交杀了有十數个回合
不分勝敗对陣上的白衣仙袁玉黄衣仙黄寨金鸟衣仙賀碧

环三個仙姑一齐西馬一个〻妖音叱咤好一个狗妇抎敢狂
為我姐妹等前来抢你三匹坐吧拉〻齐往上撞对面的思李
王看的明白神〻大怒口中说偎與逆厮不知打那里找来的
这们些个花娘前来乱混一句话未说完只听身背后的扫秦
王妃淮风英镇江王妃彦素贞东平王妃卞度金三位夫人斉
催坐李个奔江坊把三个妖磨挽住
平王妃 娇音叱咤催战馬 迎頭挠住众妖磨
大叫狗贱休狂作 一齐的神現对面 但只見

頭上蓮巾分三色 青絲横别白玉簪 八卦仙衣系條計
个〻三寸小金蓮 穿白的 手使鑌牙白龙馬
穿黄的昆吾玉麒愚 黄膘战馬插金战 穿黑的乌骓芳叉欢
手使着 一口宝鉅青锋侧 三妖模样似天仙
三个人也性对面看 迎頭名显女魁元 但只見
三位夫人多貌美 好似嫦娥下廣寒 个〻戎庄多四起
盔明甲亮什物全 一个是 綉绒刚刀如秋水
一个艮又墨鋒光 一个硃英刀金背 三匹坐李差又欢

三妖仙 看把馬上声叱咤 贱婢焉敢把吾攔
你等通报名何姓 仙姑与你堵闲叠 淮风英
齐听一齐微〻笑 叫声贱婢你听言 扫秦王妃风英淮氏
彦素贞 镇江王妃旧是她 东平王妃是卞氏
名唤度金在軍前 三仙齐听贼眉皱 叫一声
狗妇三人你听言
黄衣仙一声叱咤三个狗妇问我等也要真俱在玲珑山崆峒
洞练法修真我叫黄赛金人称黄衣仙那一位是白素白玉白

衣仙那一位是乌衣仙贺碧环是也我等姐妹与红衣仙金赛
花是同窗姐妹只因你们楚巷中有个王禅烧燬了张元帅的
道首至黄歇与武身亲败了元帅因此我等下山接刀相助要
拏他们三个与元帅报仇雪恨淮风英等齐听不由的娥眉紧
皱杏眼元眷一声大叫好狗贱休要走看你王妃取你说着催
馬掄刀竞扑了黄衣仙搂頭旧剁
淮风英 绣绒刚刀搂頭剁 赛金昆吾往上迎
二人江坊動上手 遮攔不住堵闹争 白衣仙

雅间白龙声叱咤 邪莫宝剑寒在空 彦氏素贞迎上去
朱英刀柯怕一声 卞度金 手拈艮鉈翻上闹
乌衣仙子堵輸也 四个妖仙崔坐李 四口宝剑放光明
白玉娥 柳眉真立掄力刃 绣绒刚刀淮风英
卞度金鉈扎来又挑 彦氏素貞金背拿 贺白环
青锋宝剑如闪電 白素玉貞邪风抖翎 赛金昆吾分上下
蓋玉貞吾均响風声 八个人 江坊之上斉施勇
叮叮噹〻似敲丁 八匹坐李回旋跳 咆哮蹄跳似活龙

軍陣前 八个佳人大交战 以死相拼恶相争
来回不过十数遍 恼恼四妖个显能 黄衣仙
一伐黄標忙念咒 祭起一根綑仙绳 青衣起了罩仙網
乌衣抖起聚魂瓶 白衣仙 嗥聊祭起细仙索
空中响亮不絶声 四妖馬上斉拙呼 看我们降邦宝贵珍
平王妃 馬上指頭人〻笑 大骂妖妇火逞能
白玉娥起了仙家宝 列火珠 罩仙網烧了一个大窟窿
风英起了乾坤帕 捲〻黄衣的綑仙绳 素貞的銅追叠空起

咱節碾碎聚瑰瓶　卞度金　祭起顛魔青平劍
砍斷仙無影無宗　四妖一見發了怔　登時馬上怒冲〻
人〻口内噴妖氣　霎時间黑务迷罩天地蒙

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四衣仙的那宝燒的燒丟的丟碎的碎爛的爛四位王妃趁此將劍訣一撇喝一声疾只見四春法宝白玉娥的烈火珠直扑了兰玉貞淮凡英的乾坤怕要果黄賽金秀素貞的紫金槌要打賀碧环卞度金的青萍劍要斬白素玉四妖仙一見个々口噴妖氣霎時间黑云爛々大务迷曼四妖仙个架妖風敗回苍去東王妃見妖仙逃遁一了々收回法宝登時露散云開天晴日即不見了道姑的踪影東平王柳盖髮作冲冠雀閙了撥豹馬手牽兎鷹刀一声大吃冲到了对面手起刀落只听咣叹一声把刘义劈于馬下施勇冲動了越国的大隊楚苍的男女大将見東平王動了手咧一个〻各撒坐李个蹤征它杀上去焜與見四仙敗又見陣大乱往后大敗任辛调動了三軍一齊冲杀可怜这一陣只杀、的越国人馬尸横遍地血水成河打得春古回苍太湯全春撂酒慶功这且不表

且不言　楚苍任辛将功慶　先把焜與明一明
大敗手输折人馬　低頭喪氣少威風　来至了

中軍帳外下坐李　有人擁刀往走右　近了大帳指頭看
四衣妖仙往下近　一齊說　楚苍狗妇真利害
人〻法術尽精通　焜與点頭說不錯　又是失机落下風
四妖說　元帅不必心煩恼　兵家勝敗是常情
任辛急忐苍一陣　不过僥幸可成功　全伏着
手下兵強将又勇　賊陣个〻刀精通　我姐妹既忐将山下
必須施法把他苍　摆一座　五行天罗四象陣
三天之内陣完成　姐妹誰敢正楞陣　管叫人〻入打龙

近陣的　不过三七二十一日　渾身皮肉成血濮
俗子凡夫更容易　旧讓是　大罗神仙活不成
焜與聽四妖話　抛去愁眉長喚容　但願治死任辛等
酪秦越王加陪封　說着話　分付夫人快設宴
賽花巻應不消停　該直之人忙调坐　中軍帳
登時設摆酒刘伶

总元烹龙宰凤却是肉山酒海帳與犁怀全賽花执壺总而言是救次而敬了三盞大家归坐飲酒至晚方散一宿晚景修提

至次日清晨元焜升帳已畢焜與眼望四妖仙開言說昨日四仙姑說要摆天罗四象陣不知用多少人馬好去稍备全賽花說元帅不用什么物件我姐妹自有陈旧的法宝可以摆陣於賊我姐妹暂且正苍代領五十名步兵鄉道官一員扑正南查勘地界打下灰捌回来之時再派人按着方向排佈陣式元帅食听滿心欢喜全賽花說罷分付備馬

五衣仙　說罢下了中軍帳　人〻認鐙上安心
一員鄉道前引路　五十名兵隨后跟　离了邪

盔頭嶺前往南走 一迎打馬細留神 登時來道清奠略
倚山靠樹正可心 正居中 方元寬濶多平坦
堪可設擺陣四门 五妖看罢心中喜 要忙分付多夫軍
用長弓 一面三百六十走 各按東西南北分
中央到下一个圈 打下灰道兒分四门 五十名
步兵各應量尺丈 石灰画道更由神 五妖週圍看一遍
一点不錯手毫分 又分付 兵丁在此不用動
搭台刨坑不消人 說罢五妖回庄去 未至庄內下安心

近庄中 見了張奥忙交令 地勢方向尽說真
離庄正南青奠略 查勘此处可排兵 五衣仙
說罢一往前后話 喜坏元帥七煞神 張奥忙罢中軍叫
擂古聚將好派人 只听得 中軍一陣古声响
來了大小眾將軍 參見以必傳边站 又听得
賽花金氏把話言
賽花說元速傳將令陣中按五方搭五座高台中间的台高一
丈二尽按抱支十二之數週圍寬九尺按九月星辰台上寄擺

三百六十五杆各旂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台下週圍用二十
四杆標幟二十四氣台左豎一杆日精旂台右豎一杆月華旂
台前刨大坑南北長五尺按五行東西寬四尺按四时台后
設立樓擬七層按天河七政樓擬左右用大二負磨旂台上用
桌子一張烏盆一个鍋蓋一个大斗一个東西南北四个台高
九尺寬四尺其餘尽要一派
全賽花 眼望張奥等元帅 急速分派莫消遥
妾身一仝四姐妹 近陣安排等三更 我姐妹

白有玄机通妙用 明日征敵一定赢 張奥尊听接令箭
大叫中軍把令听 急速的 預備旂幟合陣物
盔進高台挖大坑 中軍接令下帳去 徐成吴忠把令听
張元帅 中手接箭朝下叫 你二人
二將各應將弓打 張奥坐上語高声 又叫許倪高如將
法台揚旂守戊巳 任乎仙姑调度行 歐阳朱椿双員將
打古敲罗在正東 又派那 揚忠趙忠接令箭
打罗擂古在丙丁 正西打罗与打古 派下梁尚合卻庫

又派那 文安也忍双員將 北台擂古把罗鳴
八將各應接令箭 竟扑天罗恶陣中 人〻个按着方向
東西南北站五行 单等仙姑來佈陣 好挐楚將立奇功
这回書 五妖大捏回夜陣 下回書
打仗楚国季多英去
七煞神派將已畢說朱事齐备方好請列位仙姑布陣拎賊青
衣仙說我等姐妹近陣頂得半夜作法天明可由者全方好打
陣進敵黄衣仙在一傍說元帅还有一事我等还用三千五百

名兵丁每一隊二十五个人為一隊在陣四面巡罗的賊接旂
其名叫坐游兵我等好近陣作法張奥尊听立刻又叫旂牌官
挑選三千精壮的兒郎在陣外預備分付設擺酒晏該直之人
慌忙擺酒張奥与五衣仙飲酒用飯登時吃飽撤去了碗盏只
見中軍官上帳交令說陣中的高台旂幟法物等项俱都齐備
元帅点頭不多時天色以晚
霎时间 紅輪西墜天色晚 大帳中軍東上灯
海島冰輪如元寬 月朗星稀亮又明 不多時

大色之中擺更古
二更不报月華明
五妖欠自往外行
靈時间
青衣仙扑了甲乙木
妖陣直扑正西去
齐上法台不消亭
指诀這印呈神通

柳鈴唱号夜巡更
靈時间
中軍帳外齐上馬
来至列陣青黃峪
賽花紅衣扑丙丁
烏衣仙姑正北行
五衣仙
真言咒语念三遍

一更不唱瑤台月
古打三更交半夜
五色直扑正南行
名按方向近陣中
白素玉
黄氏賽花戊巳去
个〻坐法忙念咒
个將那宝祭在空

只听得
阴云黑务佈满陣
乾坎艮震生妖氣
神仙近陣也心京
呼噜〻霹靂不絕声
正西方
正北坎宫任癸水
中间明显山一座

四面八方風声响
天昏地暗黑咕咚
巽离坤兌起黑風
正東方
正南离宫丙丁火
位按庚辛真利害
波浪滔〻水声鸣
天罗地網鬼神京

好似牛吼与鐘明
定空児
陣按五行分列位
甲乙木内雷声响
紅火烈焰火光生
刀山列海列層〻
戊巳土
五妖擺完四象陣

下台上馬旧回巷
全鸣三唱天大明
这一诓敵去引陣

不竟的
黄衣妖仙拔宝劍
下回書若坏了黄獸

五更五点東方亮
直扑楚巷討战征
任辛与乎英去

話表五衣仙擺了五行天罗四象陣作法已以天交五古一齐回巷張興撥至了中軍大帳金賽花旧將佈陣之事說了一遍張興大喜又擺酒慶謝功勞直飲至天明藍玉貞金賽花向素玉賀碧环一齐進陣单留下金賽花诓敵進陣黄衣仙告辞了張興手提宝劍点齐了五百人馬炮响三声恭亞巷来直扑楚巷前来要战登時来至江一帅黄標亞离元门不远用昆吾劍一指鸾声叱咤（吗）巷门外小校报事児郎听真快报近巷去你旧说有杭州国越巷的黄衣仙姑在軍前要战只吁王近黄歇与任辛那四个狗妇来与吾会战别者的休来納命少若換還我一馬仲奴营去刀〻斬尽劍〻诛絕那時節悔之晚矣兰旂官牟听不敢代慢飛上中軍双〻跪倒口中說（报）乞上爭位王架巷门外有一孥黄的道姑自称黄衣仙子指名要王仙長黄將軍忠孝王与爭位王妃亞去見陣不敢不报乞令定奪忠孝王牟听擺手一擺那名藍旂回为了汛地

忠孝王
前日江坊那一陣

坐上牟听双眉皺
只奈的

冲冠鬢仁動无明
四个阴人胆战京

隔了一天威風整
一人当先管保盈
仙長留神仔細听
我请问
王太子牟听威〻喉〻
指名捉將先提我
四个道姑在陣中
張興請来用應兵

又在軍前討战爭
忠孝王
巷外道姑来要陣
这陣吁誰臨軍隊
忠孝王下仔細听
不才貧道我亞巷
必定是
貧道亞去見一陣

竟敢指名来捉將
說着眼望寇谷子
声〻只吁爭人征
拎彈黄衣立奇功
他既然
前日軍前我着見
个〻都有妖邪宝
不养回来在调停

伍辛说 他既指名要你我 心怀不善有牢龙
小侄正芭去暑阵 天壮军威可立功 鬼谷子
俺听代哄将头点 说着立刻欠身形 忠孝王了忙披挂
武庄胄介不消停 王鬼谷 紧々綁條提宝剑
二人一齐往外行 认镫搬安上坐季 芭门外
三声大炮振天庭
鬼谷子王禅当年本是杭州越王架下的镇厍都太玉武又高
强是一员名将因此也会正马一全忠孝王二人占镫乘駒伍

辛辰在王大了的后面王禅一马当先来至了芭门早以预备
下一队打仗的儿郎伺候火器手一见不敢代曼忙火黾吹去
装頭灰灼药信只听味咕咚々々三声大炮京天有双杆引仙
新王芭分为左右王大了一伏身味流々毒到了大队忠孝王
在门旗下立马擎鉈观鉈不表且说黄衣仙正太射敌耳轮中
听见炮响旧知有敌将当先拨马指头望对面观看
黄衣仙 辛目指头苗神看 一家去门奔江坊
黔巾一顶头上代 身穿鹤氅是鹅黄 腰中计

黄绒絲絛水火叩 水襪云鞋五彩厢 坐下一匹分青马
三环宝剑起寒光 生成的 面目陋丑多么壮
豹眼环眉地格方 武子门下为徒弟 大罗神仙福气长
黄衣仙 着把高声忙呼唤 道人收駒休逞能
王禅食听忙扠马 油神幸目细端祥 但只见
迎面道姑多美貌 风流俊俏一妓娘 鱼尾道冠飘香代
八卦仙衣是杏黄 揚柳腰 丝条紧計垂双穂
宅心金莲巧美庄 坐奇一匹黄标马 昆吾宝剑刃刚拿

他本是 修炼千年一覺怪 邦助张奥逞英强
王禅着黑声叱咤 贱婢通名何方住 黄衣说
玲珑高山崆峒洞 賽金仙姑本姓黄 莫非你是王谷子
烧燉那 葢苗至宝雷火伤 王禅点头说太也
黄衣俺听气满腔 好野道 竟敢称太真无里
你仙姑 目下叫你见阎君
黄賽金俺听冲々大怒蛾眉直竖杏眼元睁交音大吒好野道
王禅你倚仗着掌心雷烧了悵元帅的葢苗旂我要擊你报仇

雪恨别要走坐牢着着我取你说着崔马上撞抡昆吾剑分顶
旧制王禅一见火速忙还用三环剑磕闹急一声二马相冲撞
将过去齐旋坐季各代征它王大了抡剑旧砍双个人剑对剑
咭叮咯当声音响亮来在当坊战在一处二马盘旋双剑并举
杀勾有五六个回合不分券败黄衣仙心中犯想我何不将他
诓近阵去正是廷个主意
黄衣仙 安心引透王谷子 不肯江坊恋征战
来回空战双三遍 虚砍一剑代走龙 口中说

敌尔不过休来赶 仙姑今日且回芭 说着崔马伴坊去
大撒征它扑两丁 王大了 一见马上双眉皱
大署阴人了成征 来時与我誇海口 败阵犹如鬼见营
我有心 今日饒你回芭去 反叫狗贱自誇能
说着崔马朝下赶 么喝贼叫不绝声 忠孝王
花门暑阵说不好 妖妇必有牢龙计 只怕暗中祭法宝
傍着王禅了不成 不如我 随后把他很下去
方保無事可安宁 伍辛想罢忙崔马 白龙马走一阵风

双个人　一前一后朝下赶　征駒項下响金鈴
赛金回頭尚神看　不由添欢長咲容　暗々说
二贼若進天罗陣　要想话着万不能　進着赶着来的快
青真玉在只尺中　黄衣仙　催馬近了甲乙木
王禅伍辛看分明　迎頭有支人共馬　看了看
守兵不卒三千有零

王禅与伍辛眼瞒着黄衣姑一催馬近了一坐陣门之内二人把馬搂住留神细看人馬在四面列着隊伍不过有三千之衆

又先有大将调哨说且軍卒的手内又先有兵器王太子一見心中納闷只听忠孝王口中大叫王仙長不必發怔小王一全進去捉拿狗妇说着一催馬先旧闯近去王太子只得也催闯分青駒也旧近了五行天罗四象陣的東门二人睁睛细看四下里並無什么希奇异樣的埋伏只見正居中有座高台週幃挿着些个旂東南西北有四座台有人鳴金响古

忠孝王　听見鳴罗又雷古　不見四面有軍兵
抬頭看見黄衣怪　伍辛不由冲々怒　這正是

出生的孩兒不怕虎　那曾深浅催定龙　口中大骂好贼賤
引到這里主何情　说着話　手指良鈼分心刺
黄衣仙姑咲声々　並不招架旋馬走　竟奔台後往西行
忠孝王　催馬来至西台下　抬頭舉目看分明
一个道姑台上站　渾身上下粉庄成　則見他
柳眉杏眼英桃口　桃腮粉面体輕盈　手使双口鎮鄉劍
望下一指显其能　霎時間　陰風慘々昏澄々
怪务迷蒙冷如冰　灰昏地暗看不見　难辨南北与西東

王太子　一見着忙说不好　快很我来往外冲
咱双以忒近了陣　必有一番恶战征　鬼谷子
说着忙運三昧火　真火恭空七竅明　冲散阴云合怪务
喊声叱咤似雷明　王太子　仙脱掄闹龙扇劍
旋回青宗往外冲　伍辛后面挣战杆　很定隐仙得道鈎
双个人　並管催駒朝外蹈　一件咜事令人京
只听唰拉一声响　尤如地烈似山崩　迎面前
一坐金山挡去路　要想出去万不能　王太子一見不代曼

忙念真言显神通　两把乱龙並一处　唰拉々
掌心雷响令人京　打在金山全不動　這不用
把一位鬼谷子王禅嚇吊了魂

且说鬼谷子王禅一全忠孝王伍辛近了五行天罗四岗阵被正西的白素玉挡住王太子要往外冲蹈見頂一座金山阻路王禅明知白衣仙邪術掌心雷就打只听得唰啦々一声响亮就尤如山崩地烈一樣震的忠孝王在马上打恍险些兒没吊下馬来心中不住的誇奬王禅道依見是武圣人的徒弟且说王太子忙將掌心雷只望震動金山好闯出阵去他如何知道這作金山乃是白衣妖仙素玉煉旧的一棵内丹工夫自然不小不怕水火劍戟刀鈴故此他坐鎮西方川金為主师逞其中

还有好些个变化鬼谷子如何治的動王大了見震不動金山
心内着急吱呀是了这准是台上那一个穿白的俊俏女子用了
的邪術使我等不能出去一回頭說忠孝王快着狠了我果
偕二人先拿住那一个穿白的賤婢五辛点頭一齊催馬直扑
了台口口中喊叫好狗賊别要走我等前來拿你的白衣仙着見
二人扑了他來忙用鎖邪剑朝下一指說声急快
白素玉 着見二人扑台下 不由情笑在心中
你今要出四象阵 除非魏母再脱生 手中端

鎖邪宝剑台下指 霎时台下起狂风 耳内只听呼〻响
尤如牛吼似雷鸣 内带着 走石飛沙将人打
二人一見晴吃京 眼前黑白难分办 着不見白衣女妖精
只听得 同罗不住嘡〻响 花空鼓打似雷鸣
金山一座无踪影 血頭改换一同城 但只見
唬〻叫〻兵又响 刀鎗剑戟满霞空 对面伸手不見掌
唬坏了阮仙得道 忠孝王 白龙馬上直了眼
心京胆战眼如鈴 王禅只说快回去 少着推遲了不成

王鬼子 说着摆阔乱龙剑 护住天灵炮似风
忠孝王了掙战件 好比坐李似倪虎 双个人
闯過西方庚辛地 白衣妖仙着的青 到念真言风沙至
跳旧金山把路阻 且說那 二人催馬往南炮
要闯南方火丙丁 正南上
风情日郎现光的 来至法台留神着
王大了一同五辛炮过了正南的天界只見风也住了黑雾也
不見了望正南上二人観着只見也又一座高台台上也站着个

女子穿红掛像手使宝剑生的千娇百媚万種风流五辛一見
我認得一回頭眼望王大了說仙子你說那台上的女子了他是
归幽之妻名叫賽金花将他拿住偕二人可旧容易出去了王
禅点頭才要催馬只听金賽花一声叱咤喇王禅五辛你二人
既然進了我的五行天罗四象阵要想逃出除非是魏母投胎
再生来岳忠孝王斉听此话不油的気冲胸
金賽花 台上之言还未尽 中孝王了怒气冲
口中大罵賊狗賤 胆大狂為了不成 口中说

賤婢快些將台下 王了每你見瑜花 不然支剑将台闯
拿住阴人剐〻精 中孝王 一鐘白龙往上撞
手指梨花滚表英 王禅后面高声喊 催馬手内弄乱龙
金賽花 台上一見微〻哫 大叫二人仔细听
死在眼前还掙命 教你试〻我的能 說着話
宝剑往下只一指 剑尖之上冒火星 千条赤蛇噴烈火
万道火光乱飛騰 又則見 烈火從地起
烟和焰裏不非狂 眼前只見金蛇串 着不見金花影踪

只听得 兵哪兵哪炮竹声 山崩地裂似雷声
一片枧触高宫宦 好似丹炉一片红 台前边
王禅一見真魂冒 伍辛着忙心内京 不雇王禅回里炮
鬼谷夹馬急催傳 双个人 躲避烈焰丙丁火
只好催馬扑正东 催〻麂李繁加鞭 还恐怕
大火燒着了不成
鬼谷子與五辛二人只得躲避着烈火如飛似箭竟扑了正东
上炮將下來正炮之间台頭回着只見迎面也是一座高台〻

上路着一个穿青的女子也是道姑的打扮柳眉杏眼粉面娇腮十分俊俏手仗着吴钩宝剑蓝玉珍在台上一声叱咤呀王禅好五年你二人已进了吾阵有死无生依我说早々下马等道何时王大卩看见暗々沉音心中思想这个贱婢他必主也有什么那術我想打人算过先下手我先给他个掌心雷是々这正是金凡未动蝉先觉暗算去常死不知

这王禅 马上思想主意定 掌心雷打好武功
忙念真言口念咒 把手一指果然灵 只听得

喇啦一个霹雳响 直扑将来那将员 玉贞一见不急慢
吴钩宝剑立雷声 反刺把 神雷指回无功效
大卩观着怒气冲 双眉直竖骂贱婢 直回神雷了不武
说着话 纵马牵剑朝上撞 青衣仙子喊一声
你说你会我也会 看々谁能谁不能 手中的
吴钩宝剑指三指 只听霹雳令人惊 困龙闹声鳞甲动
昆虫起蛰往来蛰 喇喳々 震破天关京地府
魑魅魍魉胆战惊 台上不住连声响 尤如地起似山崩

法台上 不见玉贞青衣女 四面云雾镇长空
罗又鸣鼓又一响 头上霹雳不住声 台下边
王禅看忙心害怕 五年舍雷把魂京 瞎了心中直害怕
二人旋马跑似飞 好此作 雷震杭州差多少
尤如天仙在江东 二人撒马齐震地 又个人
直扑正北那洞停
五年与王禅二人跑个个 将口结舌瞎々只说利害々々直扑
了正北一边跑着五年一边裡说话口尊王升父你老人家的

好法力果然不错先打了一个雷呀他说到招惹了人家一群雷雨打了个满天上山响不是俗何那跑的很快这会子宵保吓人家打一个希手临个懒王禅舍听只当个雨似过耳他说青王这青衣仙真正的利害二人说着就到了那正北上一齐搂驹定了定神王大卩一个五年只望迎面观看只见那边有一座高台々上也站着个女子

正北上 法台站着一女子 道姑打扮不非凡
顶上道巾飘鱼尾 青缘巧换别玉簪 身穿着

青偏道袍绣八卦 乌色缎靴搬腰间 红鞋一双足下登
明々显露小金莲 尖々的 十指春葱擎宝剑
生成美貌似天仙 美若半上压俗态 好似嫦娥在空宫
他本是 缠领修炼千年久 乌衣道号贺碧环
二人看把心中恼 只听王禅把说云 依我说
青心努力杀上去 拿住贱婢不容宽 非俸可以冲正阵
五年舍听说自然 鬼谷子 催马手掄乱龙剑
小卩催驹指锋夹 二人一齐声叱咤 生下狂龙到又欢

又个人 以唱一声孝狗贼 掉铃舞剑命台前
乌衣妖仙撤冷笑 叫声五年与王禅 你二人
要想闯主四象阵 大罗除非大罗仙 凡夫俗子焉能勾
将也投胎再为男 贺碧环 忙用青锋剑一指
台前立刻白浪翻 滚々波涛朝上长 碧水翻花响潺々
但只见 千層巨浪加牛吼 万顷烟波似银山
一望茫々如东海 洋々浩々影无边 登时间
台上不见黑衣女 耳中只听金鼓鸣 声如巨雷哏々响

耕仙到此也穷心　他二人　无奈圈马扑戊己
那晓得　这一进中央要想脱逃难上难

时才话表忠孝王五辛一仝鬼谷子王禅皆困着[illegible]正北方的
乌衣仙贺碧环拖展出大水汪洋二人害怕只得[illegible]马直奔了
中央戊己土而来到了跟前定睛细看只见也有一座高台台
上站着一位道姑看了看正是先前诓敲诱伴那一个黄衣妖
仙赛过金刚见他在台上站立左手擎宝昆吾宝剑右手拿着
一杆黄幡当声叱咤吩野道王禅与虎将五辛你二人既入了
我的天罗四象阵内要想逃出只除非是托生转世在来听了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声的叱哎哟狗妇气死我也恼啦

说此狂言大语看我来取你说着一顶白龙驹手指神铃一直
的扑了法台而来黄衣仙一见忙把右手的黄幡望着英石王
禅二人连展了三展你说好利害只见打幡上刷拉拉冒出一
股黄气扑将下来王大了母忠孝王被黄气一冲只觉的眼前
一阵发昏浑身麻木似醉如痴在马上被黄气一冲只是打恍
王禅虽说未成正果可也修成半仙之体去随圣人修炼
王鬼谷　跟随武子常修炼　提龙捉虎用立功
业已修成半仙体　马上打恍可扎挣　忠孝王

本是凡夫何曾受　邪气临身挡不住　眉开眼闭身无主
马上不住身打恍　王大了　心神恍忽精神抖
伸手扶住小耗星　黄衣台上微微笑　瞎把贼牛骂儿声
这你的　自己性命保不住　荅救别人可不能
说着又把黄幡展　刷拉黄气往下冲　王大了
一仝五辛难扎挣　犹如酒醉一般仝　前仰后合心迷乱
浑身乱战体摇铃　扳住马上坐不稳　当金计
栽下能行会走龙　跌马陷坠阵中跪　二人咕咚吊下坑

两个人　人事不知晕过去　不动南北与西东
黄衣仙姑心欢喜　放下黄幡不消停　锦囊中
取出瓦木人两个　放在桌子居中立　研了朱砂忙提笔
写上王禅五辛名　急忙忙　掐诀盘[illegible]忙念咒
画道灵符手中擎　魁破舌尖喷法水　喷法水
木人身上叫姓名
好妖仙喷了口法水喷在瓦木人的身上一撒剑诀大叫着王
禅五辛的名字她摘了道冠披头散发口诵灵文端罡佈斗伸

手抓起了一把米放在瓦盆之内又把盖（鍋）取在手内与行文念
咒盖在米斗的上面又取出天罗帕连斗代盆一齐都罩住
了面手挽起了青缘正礼衣巾用手把两个瓦木人诗诀叫着
名字供在了天罗帕上连忙倒身下拜磕了三七二十一个头
打怀中取出了两个金针钉在了瓦木人头顶之上站起身形
左手掐诀右手仗剑喝一声王禅五辛魂如何不到
黄衣仙　法台之上代念咒　只叫王禅五辛魂
闭坑之内红光起　二人一魂离本身　但只见

攸々荡々独上坛　直扑台下桃木人　黄衣一见忙接住
放在了　天罗帕下手中存　妖仙台上又作法
念咒必行法水喷　又拘二人真魂魄　桃木人上钉金针
指而言　一魂二魄皈了去　放在帕下斗中存
又把令牌恍几恍　阵中一见黑沉々　黄衣仙
作法已必将令下　嘱咐四面尽留神　台中双将々旗展
四面罗古响咧声　又告诉　四衣仙子镇四面
将日军前在谁人　分付已必出了阵　去见将典七煞神

急忙々　出了正丙甲乙木　分付遊兵把截去
黄衣摇旗声吶喊　三千兒郎加小心　中三军
丁了答应说尊令　黄衣催马奔营门　来至元门忙下马
不多一时上中军　将元帅　迎接上将归了坐
将典代笑两含羞　仙姑引阵急忙来　迎妖仙
眼望元帅把话云
抄録通得剪断的抄黄衣仙旧把阵中打住了王禅五年的话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将典奔听至王不尽全人摆筵庆功不表

且说龙虎王与佳林砍来在中军帐内正在闲谈忽然有随着
二人打仗的军卒远哨等小子们望见不好气喘吁々的急忙
来禀报说老了在上王仙去与忠孝王摆阵被贼妇诓将下去
离本营正南侍溪峪内只见五色毫光冲空现出一座阵式来
吃一大京说怎么王仙去与忠孝王追赶贼妇有五色毫光冲
空内有一阵式　二人不知下落可是真么军卒说焉敢撒谎
龙虎王　听罢军卒一夕话　肚内暗呼口问心
王禅五年去无影　不知去西信今音　去侍溪峪

五色毫光冲上界　内中有阵可疑人　必是将典摆的计
句引道姑了用心　一定是　贼妇摆下什么阵
困住仙去合五年　不知二人生共死　不知阵内浅合深
怕只怕　再相杭州蜂牛阵　打住天仙武圣人
未曾进阵先知道　洒下柬帖请高人　不多了
竟礼下山施法力　仙山去请罗面孙　万岁伏了灵名下
破阵捨妖救圣人　这如今　二人困在妖阵内
那有灵多佛主等　不知此阵何名色　叫我如何救二人

想了想　娃将黄歇有道法　不如差他探信音
猜了是座什么阵　大家们的好放心　龙虎王
想罢才要叫娃将　猜了猜　一轮红日往西沉
去奈传令且散去　大家今或等明辰　值了欠身归后帐
众将散出帅中军　一夜晚景各自叙　不觉得
到了次日清晨早
一宿晚景无话至次日升帐众将参见已必龙虎王方才叫黄
歇上去侍溪峪打探虚实只见兰旗来报说贼妇在辕门讨战

声々叫々黄歇出营见战龙虎王奔听说知道了那名军卒回
归汛地住了往下叫声黄歇将军来将黄歇伺候龙虎王说昨日
就有派兵来报侍溪峪内有五色毫光冲空现出一座阵式王
仙去与忠孝王一天一夜不知去向必定是妖妇摆的什么阵
式今日妖妇人在营门指名提将讨敌将军你能会五遁三術
出营去会他一会也是探听一个真假下落
龙虎王　坐上含羞腮代笑　眼望黄歇叫将军
探听阵中真合假　回来商量好救人　金面熊

奔听此话身揑冷 王子在上待听真 末将不才临军阵
余々淩妇意明人 一来为 进阵打探吉凶信
叫别真假两将详 二来看々什么阵 金国王仙会五年
如若是 末将一去不回转 王子千万要留神
不可违将战妖妇 吩咐王妃与将军 那只怕
本人不知进了阵 拚提残生卑将人 还有一句须牢记
细听黄歌慢了去 武圣人 能知道去不来了
大罗天仙得道真 曾把刘虔身遮围 锯齿関外也不[illegible]

武圣人 须先差遣王仙去 九宫山上见仙真
赐来功解我四个 指领楚国将敌军 难道说
妖妇摆阵不知道 大略难瞒武圣人 王驾亮宫菩盘内
三日之内必有害 如若是 三天圣人如不到
急了将她抓莽中 叫他去把阮仙山 哀求圣人下山林
孙武子 一怒若多将山下 那怕他四妖妇人
贵保打破这邪阵 打救王禅会五年 龙帝王
奔听黄歌一句话 上项不在丢在心 娃了说罢下大阶

手拿拐杖出了门 至门外 咕咚々响了三嘟
惊动妖仙黄赛金 二人这一通名姓 那猿将
这娃了也入了天罗地网门

真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娃了黄歌恐怕这一去去
进阵打探下一叫人家困住四不来岂不担误了大回故此先
吩付不将别人当先又知武子能知道去未来之事如若是圣
人不来呢修也打莽中去上阮仙山哀求武子必来破阵进
休说这项答应娃了并不代一军一将单身独自奔出营来元
门外咕咚々三声炮响娃了就奔阵场且说黄衣仙正在军前
讨战耳轮中听见炮响就知有敌将当先挑战驻马神望对面
观看只见迎面来了一人身形不高只有二尺五六头代紫金

盔身穿黄金甲内衬黄战袍足登快靴手擎一对槐杖面如金
纸神眉猛眼还状代将直奔阵场赛金看罢就知是黄歌一声
吒吒吗娃了根子黄歌缨来有何仙姑存此久等多时快些前来
纳命娃了奔听止步望对面观看迎面一家道姑深身上下一
片黄色黄骠马手使昆吾宝剑美貌无双娃了看罢一声呀黄
衣贱妇少要猖狂休得无礼
金面魁 一声大吒叫贱妇 少要狂为休逞能
你今摆下什么阵 困住王禅为五年 你把他

二人谁到何处去 惧了还去是正特 开前半字说不肯
眼下叫你丧残生 黄衣仙 奔听马上用剑指
大叫黄歌你听明 若问五年王鬼谷 四载阵内把命坑
你若动 叫他二人回生路 除非梦里在相逢
娃了奔听冲々怒 贱婢去知了不国 说着话
短腿一纵有五尺 槐杖抡元品顶撑 黄衣妖仙用剑挡
只听呜啷响一声 两个人 杖打剑迎宝光道
马步相交恶战争 催马停锋黄衣女 步履如飞金面魁

这一丁　九宫山中曾受艾　五遁三術尽皆能
槐杖加坡仔上下　唿々只听响几声　那一丁
玲珑山中曾修性　本是千年一鼎精　显吾宝剑小门路
宝光闪灼另入京　双了人　杖打劍迎叮噹响
劍去杖迎火焰生　宠残燕枝三五回　这不旧
怒恼黄娃金面熊
娃子黄歌舞雾花战句与时不少势败把槐杖紧了一紧前致
后跳左将石躍々在黄衣仙的馬前馬後馬左馬右黄衣仙招

架不及放馬就跑娃子一見急肯回傳达坎代将紧々的追赶
架六位撒馬就跑娃子四假跳了有五尺多高手掄槐杖一唐
大喝好贼得休走接着你娃了々杖打你黄衣仙躲闪不甚及
只听吧一声响亮黄衣仙哎呀一声疼痛难忍直窜黄骥馬直
扑子清溪谷飞跑不多一时来至四象阵的西门还進西神观
看
黄娃子　追赶妖仙抬头看　目视天罗西阵门
三千軍兵围四面　人々手拿旗一根　只听得

阵内一派罗古响　望裡一看下死人　空光闪々阴几缘
冷雾腾々太阳暗　金面熊　看罢止步心思想
吓々多呼口问心　欲待赶進四象阵　不知裡边浅合深
今一日　有心不入天罗响　难晓二人云母存
面歌思想多一会　这是進阵騐假真　任凭他
妖術邪法将我害　阵中就死也甘心　娃子想罢双眉皱
進了天罗西正门　登时间　天昏地暗真利害
東西南北辨不真　正东只听霹雳响　天崩地裂军京人

正南上　烈焰奏了一片火　红光撒地烟雾喷
正西庚金山一座　刀鎗劍戟冷森々　正北上
一片汪洋如大海　波浪滔天竟如良　中央法台高又大
天罗怕下叩人魂　黄衣仙　下馬忙把台来上
拿起黄旗法水喷　望着黄欲展几展　刷啦々
一股黄气奔娃人
此去剪断黄衣仙把黄旗一连展了一展一道黄气冲空遮天盖
歇的根前自觉头昏眼迷当片计栽下了坑去黄赛金旧照着

治三推伍年的邪法一棋把娃子的一魂一魄俱出泥丸宫裡
在斗门内天罗阵的黄旗杆三々挑木人收起也放在斗内慌
忙下台摇罗上了出宫出了天罗阵又往楚营對战龙存王正
坐中軍来报知上老千岁得知黄将軍临敌追赶贼妇也是一
道五色祥光冲至空中黄将軍不知去向哲门外现有贼妇设
敌不敌不搬诗令金交旁
圣旨官　报罢一往軍情句　龙虎王了吃一宗
坐上会言只发愣　半响说音似哑聋　两傍边

垂将爷上大帐中　个々皱眉眼先睁　不平王御盖安临阵
镇江王焦斌安毡　大元王　盖氏弟兄双眉皱
万元龙与盖庭宏　安郎柏顺安去马　羊英石凤安焰红
狂秦王　中文龙是大声嚷　气坏大了叫苍明
白玉藏安与夫娘报　急坏佳人怀风英　参赞员
六院虔金安見战　中軍男女乱哄々　龙虎王了腮代笑
眼望两将语离声　这妖妇　摇的一定是邪法
内中利害别多轻　王非不叫临軍对　皆因妖妇法術能

黄将军　来骨出把喉咽过　不许雷将去抢争
撇脱有了好东西　仍中吉凶办不清　黄将军
五遁三術尚受用　音不通来信不通　三天之后易看信
圣人一定下山来　武子一定能够得　那时节
拘拿妖妇在出来
雷将军耳听一了了只得听令喏喏而退　只見飞虎三传令将
出免战在右答应一声立刻把免战牌将出挂在了坑门以外
占且不表黄衣仙正要对敌見楚营中把免战牌将出也回代

馬回到了大营将回酒擂上大帐归生黄衣仙旧把大将黄歇也
打在五行天罗四象阵内又上楚营要战楚营无人出馬免战
高是且回营中等至三更近阵再解他三人魂魄只等待七
二十一天准死无挪将四角所吹画北摆话寡五吃到日落以
山点上灯烛黄霧金告解進阵上了法台打计内两出了三三
桃木人不放在桌上
黄衣仙　取出木人供桌上　披髮仗劍嘴文
口衔念咒将頭叩　蜜福真言法水喷　又撑前

三個人忍住声哼　桃木人上釘金針　此出妙鋪無多細
解出六魄安三魂　次一日　又將一魂合一魄
受害王黄金五辛　小龍星宣不壞死　京動孫死在衰门
伍子胥　忠魂正打空中过　阵中邪氣將洞去
以網空中往下看　睛見坑中躲孝根　正与着
黄衣仙子拘魂魄　以捕陰魂黄五辛　把住天门又霧閉
一魂一的不离身　黄贇金　作法身財不見到
大喝魂魄快來燃　坑中滴酒起光照　來了王禪黄道人

二人的　魂灵直扑法台上　妖仙一見把手伸
要想抓住坑内　誰知二人根行深　鬼谷子
天仙界住非凡小　郭国朝元霸位尊　黄歇保楚英名大
后来官任相安居　这二位　一身不愧真英勇
見他来抓打转身　唬滴滴魂魄出門　妖仙一見面如金
時時說　这两魂灵真奇怪　又有狗子听信辛
以日三更来作法　下台回营且不表　且說那
王禪黄歇魂与魄　悠悠荡荡似浮去　一直不往别处去

直扑那　仙仙高山古洞门　又有走着来的妖
一眼望見高山面前落　这一進洞将魂罢　下回也
武圣人下山施展法術打救众人

真是一福能押百禍一正能破諸邪鬼谷子王禪与金面左黄歇二人的一魂一魄悠々蕩々竟扑了隱仙山而来这且不表且說五子天仙自從暗中救了五辛回到山中这一日正在洞中打坐忽然间一陣心血来朝武子心下有忙一拳仙脘掐指尋文早知其又慌忙叫一声徒弟们何在下了蒲團只听得有人荅应毛遂王敖肖古達黄柏央郴展左五了徒弟進展一斉跪倒弟子等伺候师付武子圣人望下挨着次序看了一遍瞄了瞄天漏星宫金眼毛遂与王敖頭顶上白气冲空得来是大

罗神仙正果朝元之体又看白央总有神仙之命頭顶之上隐
〻的黑气缠绕将来必遭劫運又看肖古達与柳展厷二人各
有地仙的果位但只有四百年的道行兩个人俱难逃頭一次
大劫准备着鋒劍春秋厷丧在厷元天等王剪的手内武圣人
暗〻的嗟嘆人生聚散都有个定数厷当我们师徒父子分离
之日圣人想到其间心中伤感
孙武子　明知师徒今日散　眼望盍頭说可怜
只为父仇刻读报　可怜命丧倾刻间　想人生

争名夺利中何用　豪气英厷是枉杰　如今打在四象陣
遊魂蕩〻順风番　这如今　我不打救谁打救
我不下山谁下山　欲代不管大撤手　誰救伍辛小児男
武安君　黄歇性命也不保　还有徒児这王禅
我若一怒将山下　又恐怕　昊天嗔怒命难全
大羅神仙水中撈　千载功夫一旦損　武子思想流痛泪
又躺孙操後背男　只因你　才交汭月你母死
把你迸难命隐山　如今身長方七岁　谁知你父染黄全

嘆只嘆　兵書战策没交你　仙机密诀未曾傳
生来無父無娘命的　托生孙门續香烟　还老卩
看着親生嘟哟痛　只見孙操地下跪　圣人又看众徒弟
心中打算兩三番　还圣人　嘆子嗟徒心痛碎
众家徒门心胆寒　口中不言心内想　今一日
圣人哀痛有何原
三个徒弟見天仙哀痛一个〻享疑不只黄伯共連忙就问说
老卩今日叫弟子们前来伺候為何这等悲哀是何原故就是

圣人老卩有什厷为难之事弟子等即承老卩的教训也可以
替师付解憂〻由有什厷话还求老卩说个明白圣人闲听说
你们为何知道現在焦休欣在盍頭嶺上屯兵与吠典大战被
被歇大闹越芒王禅用雷火烧了他的茲菡旂惹下了玲珑山
崆峒洞的五妖尊摆下了一座五行天罗四相陣打住了忠孝
王伍辛鬼谷子王禅黄歇他们三个
圣人他　眼望众人叫徒弟　陣中打住名伍辛
王禅黄歇在其数　妖人杀的只闹门　焦休欣

免战高悬無人救　黄衣妖仙又拜魂　拜出了三魂合（魄六）
三人还有一魂魄　黄賽金　昨夜又去施妖法
丧门大帅显阴魂　獲住伍辛将命保　魂魄不能离本身
他又把　王禅黄歇魂魄拜　一魂一魄云陣门
随风飄蕩将山奔　离此不远至山根　怕只怕
妖仙用法拘回去　残生难保归陰去　说着圣人忙回手
取中葫芦手中存　袍袖中　又取一杆旂高举
望下闹言叫徒门　毛遂王敖柳盗跖　三人上前听元音

三个人　聞听答应往上走　一傍伺候左右分
武子往下叫徒弟　王敖仔細你听真　把我的
紫金葫芦交給你　隐仙山下去收魂　王敖答应接法宝
圣人又叫毛道人　口中說　金眼快接旂一根
一仝王敖去引魂　回頭又把展厷叫　你三个
仔細留神听我云
圣人在上边叫声王敖你托着我的紫金葫芦把塞児拧下来
敞着葫芦毛遂你手托引魂旂在頭里走口里只叫王禅黄歇

这裡杀王敖你在後边答应說来了来了柳展玄你手拿筛子
一把扫第一个挑上衣服及件你们三个人息刻下山一路上
去叫他几个的名字招魂在三岔路口等着用纵啖王敖毛遂
柳展玄三位卩答应而去招魂不表直到如今有小児们吊了
魂父母在街頭上叫着名字招魂可就是孫武子苗下的古跡
闲言不表書归正傳
此書中 闲言少叙書归正 且把圣人明一明
打發三人将山下 又叫伯夫仔細听 想当初

姑蘇收你做徒弟 待你恩情大不仝 出身下贱为樂户
伸手拉你出火坑 跟着我 隐仙山下李道仝
五遁三術你李通 如今我下山拿典 脱离仜尘入五行
大署着 大罗神仙保不住 临危难逃五雷轰
我死之后别望我 按时逢節祭：灵 你想着
景州吴橋将我埜 燒錢化纸念卷经 伯夫闲听腮落泪
口把恩师叫几声 老卩呀 为何说此不利话
圣人法力尽皆通 天書三卷娥眉劍 金摸黄旂又更精

曾记得 杏黄宝旂将雷点 代着弟子上山峯
任凭是誰全不怕 何心傷心这景形 武圣人
闲听只把徒弟叫 那里晓得内里情 旗点五雷逃性命
昊天震怒動矢名 立特间 要差天兵捉拿我
多亏太白李金星 灵霄殿前上保本 玉皇卩
所以饒我是真情
圣人說太白長庚合同掌教的三清保奏說我缺有孫操之后
故此昊天饒恕許我代罪重新修煉如今我若在下高山必闹

杀戒那昊天震怒申文至上清宫元始天尊知道教主若亦一
怒收去我的三卷天書娥眉宝劍金鑲杏黄旂问我一抗遲天
旨之义打入地獄墜落輪回那時怎了黄伯夫闻听口尊圣人
老卩要是这樣的利害何必自尋苦恼呢别下山的為妙圣人
說為師的豈不知道但只一件内中有几樁大事实在為难这
如今不得不下山走走
武圣人 坐上口把徒児叫 修行二目泪滔滔
如今几樁為难事 伯天听我講根苗 令一日

我若不把山来下 王禅黄歇命必消 伍辛孫孫也难保
断绝明輔根一條 頭一件 血海寃仇無人报
淮南重将保不牢 從今誰拿江東女 反叫情典逞英豪
第二件 王禅跟我十几載 拘龙捉虎把苦熬
参禅打坐非容易 習成遁法道術高 我若是
一把撒手全不管 难对徒弟小王敖 三来黄歇帮助我
安慶相助去拔刀 这如今 恨心不把高山下
个：残生赴陰曹 他们旧死不瞑目 报仇是我害英毫

我如今 捨着天仙扔了罢 定要下山走一遭
救：王禅黄歇将 还有五辛小児曹 軍陣前
一定会：名将典 捉拿崆峒五鼎妖 圣人說着叫徒弟
肖古達来過你听着 快把那 古洞石匣内（把包裹取）
英玄答应把身摇 登时取来交武子 圣人把開仔細看
取云了 一卷容去拿在手 遍与古達手拿着
口中只把姣児叫 师徒分离在今朝 这是那
一卷秘書賜与你 漳河自去找居巢 千万别绝仜尘恋

忙里偷闲把書瞄　黄公木母須煉到　青龙白虎要匀调
嬰兒吒女交水火　必須把　人馬心犹拴貞牢
武子正杰散法宝　忽听得屏外边公子孙操痛嚎啕

这回書叫作武子散宝訓门徒武子眼望肖古達说我的兒呀这一卷書名為釘頭七箭貫咽喉依法運用旧是大罗神仙也难逃命尽无常说罢将書遞与了肖古達：：：接過泪流满面双夕跪倒只哭得哽嗓难抬将書揣在怀内大拜了八拜谢圣人賜書之恩说罢泪如雨下圣人免強把泪痕止住叫一声我的兒不必伤感别说你我是师徒旧是父子長言说的不錯没有百年不散的筵席你奔漳河隐性埋名说了去罢别要挨遅肖古達又謝了圣人自己下山而去到後来金后春秋孙庞闹智謀请肖古達下山用頭丁七箭不了了毛遂背草人孙臏篤得活命旧是孙武子旧是孙武子傳的这本秘書此乃后话不提且说現在圣人又拿起一本書来叫一声弟子黄伯夫何在我的兒我把这卷天書賜你名為阴魂陣你将此書好丶収藏輕易不可忘用你若任义胡為难免人身失落伯夫答应跪接阴书揣在怀内圣人又叫一声吴徒我有一事千万不可你推却

孙武子　未從说話先流泪　吴徒伯夫叫几声
我有一件冤業事　要賴吴徒你看承　这如今
恩师不为别的事　只为小兒是亲生　業種冤家孙子王
七岁孙操小兒童　自從他　沟月妨妗身自縊
雷追逃脱至洞中　隐仙代罪求懺悔　躲闹闫孚母井中
又誰知　明輔不听良言劝　要在姑蘇苦尽忠
剜眼剖心身辞世　首級号令在江東　只落得
尸骸剁碎魚蝦喂　子南父北谁送忠　八將怒把江東反
休欣晨左送山峰　龙虎王　逃下高山去报信
神射田基領大兵　伍辛孙：與人馬　老將田基箭下抗
此典旧式困安慶　忠孝王　又与此典大交兵
兰蒲奇门將他哄　二下仙山救他生　那此典
刀斬五辛白龙馬　祭風打救脱难星　我差王禅把山下
伐東邀請四岳星　五衣仙　摆下天罗四相陣的
打住三仙恶又凶　魂魄随風我到此　故此我
差遣三人叫魂灵

圣人説差遣王敖柳展左毛遂他们三个在岔路口等肖而今这一下山昊天一定動怒大累我的性命难逃五雷轰頂之苦就只是掛念我的親生如今把孙操交付于你千万看着师徒之情你怜念他少父無妗孙苦伶丁之子你把他扶养成人他算你的义子千万交給孙操兵書战策要紧：：圣人一边说二目之中的眼泪不好拙比就如断線珍珠一般往下直滚黄伯夫也是伤心且说小公子正杰玩耍高興一回頭見二人痛哭跪到跟前一把手拉住武子

小孙操　伸手拉住道袍袖　叫声爷：请听言
為何眼中流痛泪　又不少吃又有穿　孙武子

低頭看見孙子玉　不由一陣痛心酸　袍袖揜面哭声痛
父子天性是实言　这公子　一見不知耶笔賬
小手抱腿泪連、、　口中不住將爹叫　拾頭打滚另人怜
則見他　直着嗓子嚎啕痛　伯央一傍也心酸
圣人一見將児叫　不（知死的寃）家所我言　無奈何
強忍悲哀止住泪　抱起孙操救夕前　忙替小児擦眼泪
児呀姣児叫几千　圣人説　我児别哭告訴你
手指伯央叫一番　從今别把哥叫叫　他是义父所我言

快過去　給你义父將頭叩　伯央闻听下一跳
口等老卩折死我　弟子焉敢這等言　我二人
兄弟相称足称义　圣人听説泪連、、　撫养我児如父母
犹如亲生子一般　伯央説　老卩此言特説重
弟子欺心上有天　圣人闻听將頭点　説也罢
呼兄喚弟礼当然
武子説你不肯就是弟兄相称你也该受他一礼叫公子过去
給你哥、磕頭小卩答應跑到跟前行礼伯央用手拉住武子

説孙操你如今跟你哥下山用心念書季义不可懒惰千万的
作亇好人别叫人背后罵我、死也瞑目圣人説罢不敢啼哭
恐怕招的小卩不走叫一声黄伯央全你兄弟下山去罢伯央
答应一回身拉着孙操的袖子説兄弟咱们走咧小卩説咱们
上那里去圣人説你哥、代你買果吃去咧小公子到底是小
孩子好哄伯央又是熟人跟着旧走
小孙操　手拉伯央朝外走　老卩目送出洞中
自己忙把洞门闭　眼望洞外叫姣生　你自知

跟着伯央把山下　父子相逢魂梦中　遊魂走遍天合地
媳妇露乳奶公、、　武圣人　哭罢一必止住泪
洗手淨面不消停　換上衣冠不代慢　三卷天書掌手中
自己忙把洞門闭　口唸灵文將神請　只听云磨响連声
四值功曹显法体　半云半霧露形容　一位、、
展翅烏紗頭上代　身穿半付甲玲瓏　大紅征衣紅血染
犀角宝代束腰中　四位卩　皂靴、、登足下
四值牙笏圣手擎　云端之中朝下问　呼喚吾神何事情

圣人説　无事不敢來亵瀆　四值公曹仔細听
三卷天書交圣手　送至那　云蒙山内水簾中
每月輪流要看守　失落灵文有罪名　只等着
烤典追赶禅敖等　弟兄進洞好交明　天書交与王鬼谷
蒋神归位算完成　四值功曹忙答应　接天書
云光一蹤奔云蒙
四值功曹手捧天書而去不提且説武子圣人背后背上雌雄
娥眉宝劍腕胯虬龙劍手掌杏黄旂足下的登云履將腳一跺

哧滴、騰空而起足踏祥云直扑了三岔路口而來不多時來
到低頭往下观看只見王敖毛遂柳展雄這三人招魂的招魂
叫名字的叫名字答应的答应圣人一見把云光一按唰一声落
將下來王敖等看見了圣人武子看的明白見王禅黄敬他二
人的魂魄打轉不呢圣人用手連擢三擢來至了跟前一把拉
住接过了葫芦莊在里面
武圣人　接过葫芦装魂魄　塞尔塞住袖、中
你等不用將魂叫　業已收在葫芦中　三亇人

闻听心欢喜不尽 圣人高叫柳展雄 英厷听说弟子在
圣人说徒你（你是听） 这如今 我们下山不用你
你也不必回洞中 你今一值朝南走 有坐高山叫云蒙
那坐山 山下七棵大楊柳樹 有坐毛庵可修行
千万别把道心改 工夫到了自飛升 这旧是
自古将軍不下馬 你等各自奔前程 尚古達上漳河去
伯央孫操一仝行 柳展厷 闻听此话忙跪倒
弟子恩師尊几声 老卩為何不用我 莫非弟子不至诚

圣人说 真心悟道旧是你 恨苦修行又念經
你上云蒙有好处 違背吾言了不成 这展厷
看見圣人代怒色 只得答厷口依從 说着展厷辞别去
直扑云蒙大路行 这也是 展厷该有地仙位
四百多年大数終 不言好汗修道去 圣人説你眼我行
这王教 一仝毛遂忙答厷 弟子眼隨走一程
武子天仙登云起 二人追光快似風 师徒三
高了隐仙三岔口 直扑盂頭嶺下行 拍展金光来旳快

楚芒不远只尺中 收云攒务朝下落 落在元门语高声
口中说 小校急速快通报 就说圣人下山峯
武子这一将芒進 下回小五衣妖仙活不成

吴越春秋
十七

話說武子圣人一仝金眼毛遂二卩王敖在空中招展金光不
多时来至盔頭嶺看見了郢州大芒师徒收住了雲頭落将下
来毛卩至芒门用声招呼吩芒门小校报事児郎们听真快些
通报你就说今有隐仙山隐仙观武子圣人老卩的仙駕到来
叫你家龙佛王焦休欣炉降明香篜添净水快些接駕兰筘官
牟听不敢怠慢跑至中軍朝上跪倒口中说报乞老千岁在上
芒门外有一个矮道人領着双个高道人口称是隐仙山隐仙
观的武子圣人的駕到叫千岁炉降明香篜添净水快去接駕
不敢不报乞令定夺且说龙佛王正与東平王柳盖军将议论
王仙長忠孝王黄歇三个人進陣三四天了正要修书差遣薛
申上隐仙山請圣人下山好荅救三個人性命听見兰筘〻言
说武子圣人駕到不由的汤心欢喜慌忙传令中軍官快些預
备大闹元门篜添净水炉降明香哥弓各家王妃大小军将一
步一拜同孤迎接天仙军将荅应

龙佛王 传令军将接仙駕 各家王妃去云芒
炉降明香添净水 一步一拜显至成 登时间
军将接云元门外 人〻跪在地流平 龙佛王卩等老祖
弟子接遲望怨容 孙武子 看見休欣与军将
满面堆欢長咲容 伸手拉住淮南将 叫声我児把身平
焦休欣 磕頭占起拉仙駕 攜手一仝進大帳
王敖毛遂同军将 后边跟定一窝蜂 登时间
一仝進了中軍帳 圣人坐在正居中 男女军将又叅見
诙官連忙献茶羮 龙佛王 分付左右排素宴
荅应官員不敢停 擦抹桌怴安坐位 放下小菜快与中

但只見 干鲜菓品般〻有 俱是素的少葷腥
香信木耳金針菜 海代磨如作的精 还有那
山藥水笋白片粉 各爐豆付炸又烹 軟斤面斤与襍会
素湯曼豆熱騰〻 各爐焦 公敬天仙斉斟酒
还弓王敖天漏星 焦休欣 大家敬奉孙武子
眼望焦卩问隐情 师徒飲酒又用飯 武子闹言把话明

武子老卩一边飲酒一边眼望焦休欣说话焦燕弟子伺候你
在隐仙山修行只從你私自下山貪道明知你是要上淮南报
信伍辛典兵报仇这才勾起刀兵滚〻这也是百姓等〻灾焦
休欣还未闹言只見柳盖上前口尊老祖小孙〻请问我父因
何不来武子说展広侖中诙当云家以今自去修道去了不在
隐仙山柳盖牟听嘆息不止又見盖尨尨盖尨広栢貞安印江
英石风斋向六将下落圣人说孙〻等只晋放心兵代東吴你
们父子一定相会

圣人说 群佛山中身落㤶 兵代吴国子見亲
六位英広心中恍 圣人又问焦休欣 你与那
怴典交兵春与敗 從頭至尾佃〻云 休欣口罢祖師叫
池州怴典犒賞軍 神射王 中了賊的刲芒计
由基丧命箭攢身 安慶城中遭了困 弟子淮南大调軍
鋸達闵外屯人馬 多亏了 圣人〻徒下山林
四位矮将〻芒闵 杀的怴典失了魂 我等屯兵盔頭嶺
賊芒裡 来了四人女归人 初次临敵大交战
怴典失机本是真 那賊归 摆了一座什広陣
黄衣要战在芒门 令徒五辛临軍隊 賊归诓軍引二人

里边是　五色毫光冲空起　二人一去無信音
次日黄歇斬贼归　也如二人果是真　第三日
黄衣贼归又要战　免战高悬闲了门　正要去请圣人去
幸喜祖师今日临　大盖是　三人合谈应弓救
打破此陣罢贼擒　焦卩说罢一往事　武圣人
明知故问罢话云
圣人老卩明知故问说尨希王焦休欣伺候王禅等三个人被
妖人困在陣内有几日了焦休欣令徒与忠孝王今已四天了

黄歇星三天了圣人点豆说三四日可也无妨你别罢妖人这
坐陣式看不淂了告与尔等大家知道此陣名为五刑天罗地
相陣只因此典在盂豆嶺被王禅掌心雷燒了他的菡菖菰他
妻金赛花焚信香请下四衣仙摆下这坐陣式軽易也破不了
他的这坐陣中设有神将鬼魅俱是各人煉的邪宝我也难破
　武圣人　说罢飲了一口酒　叫声众人你听真
妖人此陣我难破　须淂去请孔圣人　那时節
才能大破四相陣　再施法術罢妖擒　武子又罢毛卩叫

金眼荅应見圣人　武子说
救々王禅与五幸　矮将黄歇人三个　你去近邊四相陣
大家只求圣人到　听说是　现在无魄又无魂
你施展　隐身之法下坑去　这件大陣真难破
六道灵符交与你　貼在三人前后心　千万々々要留神
三立金丹代了去　放在三人口中噙　再给你
好等山東孔圣人　毛金眼　保住尸首不能坏
圣人又向毛卩云　还有一宗告与你　牟听荅应说知道
黄衣妖仙法力深

有一件　落魂黄番多利害　台上还有一鳥盆
盂上扣有一个斗　斗上盖有宝貴珍　天罗帕
帕罩木斗魂在内　供有三个桃木人　你仗隐身潜台上
抽冷尔　抢出三个桃木人　疾々借遁处出去
千万莫悮要留神　毛遂点豆说知小　圣人说
你等所言細々云
圣人说有将金丹胡芦取将出来到出三立用净纸包好又罢
灵符取出六道交与毛遂々々接在手中揣在怀内圣人又分

付一回毛遂出帐進陣不提武子又叫王敖弟子伺候说我兒
你拿有我的杏黄菰急々進陣在空中看有要是台上不見了
桃木人那旧是毛遂得了妖仙必用落魂番恍他你睄見有股
黄氣一冲你可罢杏黄菰一摇可保無事如若被妖氣一冲你
二人可旧难出此陣千万小心王敖荅应弟子謹尊圣人罢杏
黄菰一遥
　武圣人　杏黄菰尔往下遥　王敖接过手中擎
武子分付你快去　二卩番身出帐中　哧滴々

脚加云光騰空去　去護臨凡天漏星　且说奉令毛金眼
隐身之法隐身形　出大芭　直扑正西青溪峪
过了盂豆嶺后行　直扑天罗四向陣　定睛仔細看分明
正与有　妖仙台上來作法　陣内黑云冷氣生
矮卩时下不急旻　唰的一声落在坑　睄了睄
王禅五幸黄矮将　三人直挺死尸灵　横倘数卧東西倒
口眼皆闭声不哼　挨有次尔叫一遍
一声荅应似苍蝇　金眼暗々将豆点　修行二目泪冷々

你三人　争名夺利中何用　一但無常万事空
王大哥仙術难施展　黄歇之法不行能　忠孝王
抢無敢何处去往　身卧坑中氣不適　精神勇战全何在
貪什広利争什名広　毛金眼　坑内伤感多一会
灵符去云扰手中　前心后心貼双道　又取金丹放口中
上了江搽把台上　貼符放丹保身体　番身云了大坑中
毛金眼　桌子傍边看分明　則見他
双眼鏊鈴東西看　看見木人在帕中　三个木人二寸大

各々捏在帕居中　这矮卩　猫々秋々扯空子
好抢木人去报功　矮卩才要去伸手　只听得
吧一声响倒罢毛卩吓吊魂灵

且說矮卩毛逃上了法台猫々秋々来至桌子一傍楞々着脚
究要搶那乘木人忽听吧一声响唬到把毛卩吃了一京元来
是黄衣仙作法斗中魂䰟摇動又見有一个穿黄的道姑占在
那里就知這个是黄衣仙子矮卩不敢伸手在暗中观看見黄
衣仙口誦灵文跪倒又拜毛卩一見心中大悦見黄衣仙低下
頭去連忙一伸手把三个木人子拿起急蹤過光喇一声往上
所起黄衣仙刚拜了一拜一抬頭不見了木人吃了一京說不
好有了能人搶了去了又不見人形連忙把落䰟旐展了几展

好利害只見有十几股黄氣冲空毛卩頭暈眼花說不好原咚
吊在空中王敖在空中手执杏黄旂看的明白見黄氣冲空連
忙一撒手把杏黄旂抛下嗒滴々懸空就起聖人的至宝杏黄
旂吊在坑内把黄氣遁住这才把三位丁的尸首罩住黄衣仙
下台一看認得此宝笑了一笑
黄仙子　下台牵目苗神看　看見坑中宝贵珍
認得杏黄旂一面　喜坏妖仙黄寰金　暗々的
咬牙切齒心中恨　大罵武子太欺心　你代天書有三卷

陰阳宝录六甲文　还有那　雌広两把蛾眉剑
金攥杏黄旂一根　進陣搶了木人去　我在施法治三人
那知道　野道反到折了本　失落降邪宝与珍
要想杏救三人命　扰如海底去捞針　明一日
姐妹軍前会々你　齐心努力与你拼　妖仙想罢忙分付
四位姐妹要苗神　孫武子　下了高山来助楚
明日清辰摆陣臨　但能拿住孫武子　得他天书六甲文
四衣仙　闇听此話皆欢喜　口呼姐々請放心

說着妖仙出了陣　一直扑了大营門　張元帥
迎接入帐归了坐　張典打听信与音　多咱害死三人命
妖仙說　二十一日命归陰　如今来了孫武子
晓中抢了桃木人　黄衣之言还未尽　到把个
張典唬的冒了魂
張典听說心中害怕黄衣仙說元帥放心明日我姐妹临陣当
先会々孫遐他有偷天换日之能破不了我們的天罗四象陣
張典闇听满心欢喜分付摆酒与仙姑解劳不言趙营之事且

說王敖毛遂回营上帐交令武子把乖木人接將過来毛遂王
敖一傍占立聖人將紫金胡芦取將出来拔去塞子念動真言
拔去了金針把桃木人腹内的䰟魄一总收在胡芦之内塞子
塞好叫一声庞康王隹了荅应聖人說你將首道芦葫好々收
起内有三人的䰟魄
聖人說 三人䰟魄俱在内 好々收存要小心
破陣之日我要用 救他三个好还䰟 庞康王
荅应接過壮收起 又要文方四宝真 該值之人壮子备

紙筆墨硯全是新 这武子 研墨帖好一支筆
鋪下花箋寫表文 如柳栽花一般美 烏星落帋字々真
登時間 書字寫完粘封好 叫声毛遂听事因
下边荅应弟子在 毛了上帐見聖人 則見他
拳夕跪倒將頭叩 去了叫我有何因 聖人說起来所道我
矮了占之一边存 这武子 未曾說話先代笑
叫声徒兒你所真 我有請帖書一字 里边言詞寫的真
这如今 劳動徒弟去一次 去請山东孔圣人

夫子未在曲阜县 代首徒弟過西秦 这如今
正在衛国交界内 你去哀怜要誠心 就說孫遐多拜上
秦乞聖人發慈心 必須要 苦々哀怜問妙計
好破天罗救众人 得信息々快回轉 这矮了
接書出帐旧騰云
毛了接書辞了武子往衛国一代去求孔夫子話占且不表也
不言武子等候毛了回音且說張典与黃衣仙飲酒元帅說仙
姑久聞孫武子神通廣大法力無边前番大破反伏犒牛陰兵

陣捉拿五柳雷振杭州大有英名后来我投了趙国所說孫武
子破陣叫雷震死了怎庄又有孫遐出来了黃衣說元帅何曾
知道那武子有三卷天書峨眉宝劍金摸杏黃旂不怕五雷傷
五雷遁逃走山中又去修煉只因天罗陣打住王禅是他的徒
弟趁此下山荅救
黃衣仙 服望張典尊元帥 留神仔细要听知
武子下山為徒弟 必有一番大争持 方才他
暗中進了四象陣 打听陣中虛与实 備了桃木人三个

一壮失落杏黃旂 因此上 我才知道他進陣
明日与他見高低 我們仗着先天宝 各自施展妙法奇
就議他 神通廣大难破陣 要叔三人化作塵
天罗困住名孫遐 二十一天化為泥 那時节
要滅楚国如反掌 元帥功劳是第一 張典聞听心欢喜
二人飲酒笑嘻々 兩了人 中軍飲酒天色晚
黃衣妖仙壮告辞 出营上馬進了陣 上台作法恍黃旂
满陣中 五色毫光冲上界 黃云黑氣把陣迷

主付妖仙金氏女 还有碧环賀烏衣 你二人
陣中照应須仔细 我們三个去对敵 楚营会々孫武子
將他制住碎其尸 二妖聞听將頭点 三个人
立刻出陣不挨遲
青衣仙白衣仙一同黃衣仙三个妖人出陣来至大营这个天
可就亮了叫張典代領五百人馬上楚营要战把武子誆出营
来与他交战許敗不許勝誆至松林我姐妹在那里等着剿戰
武子奋心努力仗法宝拿一个活孫武子入营怯典心中欢喜

立刻披掛代領四員偏將五百兜郎上馬提刀炮响出营黃衣
仙等先扑了正西黑松林中不表張典緊撒一摐来至营門見
兜战高是分付旂牌这般如此前去打陣誚官来至营門短刀
一指四营門小校报事兜郎报進去說我家帥卩前来要战
打陣的 旂牌营外高声叫 大叫兜郎仔细听
杭州大帥来要战 只叫孫遜快出营 如若是
揆遲不敢臨軍隊 元帥督兵来入营 刀ㄟ斬尽兵与將
先把大营一扫平 盖旂官 听言番身往里跑

来至中軍跪流平 报之祖師与千岁 張典营門要战争
元門外 法狂要战言不遜 只叫祖師快出营
龍虎王卩把手摆 盖旂去起往外行 且說那
众将听見人要战 个ㄟ天欢長笑容 打量聖人必出战
神通施展一定营 焦休欣 传令营門摘兜战
子备兜郎打仗兵 聖人坐上不言語 急坏金子貂一朋
一个ㄟ 担甲擦花齐跪倒 聖人天仙叫几声
恶賊張典来要战 老卩未何不出兵 柳盖說

孫ㄟ不才拿張典 焦斌說我一仝行 柏貞安印双搓手
江英石鳳瞪双睛 盖虎広 傍边只嚷我臨陣
氣坏元王盖元龍 玉娥替夫将仇报 恕恼夫人淮鳳英
卞度金 顏氏素珍柳眉立 急坏養明申文龍
王妃東將全討令 聖人坐上嘆連声 口中說
貧道既然将山下 所為破陣战精灵 差遣毛遂求夫子
回营一道好成功 这如今 張典指名来要战
妖仙等候我臨争 尔等这一臨軍陣 只有蟒来那有营

並非貧道怕妖婦 听我把五妖仙根本出身細言明

且說武子聖人代笑說尔等听之五妖仙乃混沌初分万物未
生之時碧遊宫紫芝崖下有一个鼠穴内中有陰陽二鼠採天
地之灵受日月之精修成人道終日切听截教的通天教主談
玄悟道投在教下作了往門后来江子牙斬將封神公鼠在萬
仙陣受誅封為日宫虚日鼠剩下母鼠被元引佛用乾坤袋装
去放在西天八得池边九品蓮台下听講三元妙法採蓮蕊充
飢娱食龙子結成孽胎生下了一个肉球扔在流沙河内流来
流去与見八宝伏云山勅星明霞元贲禪師看見了指破肉球

内有五色光芒化為五鼠妝青黃赤白黑分長幼青衣仙是松
鼠名蘇玉貞黃衣仙是貂鼠名蒋賽金紅衣仙是貂鼠名金賽
花先走下山傍金為姓与張典配為夫婦白衣仙是艮鼠名白
素玉烏衣仙是川鼠名賀碧环終日听元竟禪師說法修成人
道躲在珍珑山嵯峒洞採食松籽自煉成一立内丹妖宝十分
利害
孫武子 說罢五个妖仙事 眾將聞听心下明
又听聖人開言道 大家留神仔細听 就是我

不能破退四象陣　差去毛遂請高明　今日張典來要戰
指名叫我去出争　必須我　親身出去会張典、
不然取笑我无能　說道欠身朝外走　中將跟隨在后行
武聖人　出了中軍一点手　空中來了一倉龙
聖、人跨龙子伏劍　元門大砲响咕咚　打伏的
一隊三軍齐吶喊　引仙旗你升在空　元門大門兵外貫
尚神对面看分明　但只見　一行人馬臨軍隊
明盔亮甲有威風　战將排班分左右　手伏刀鎗映日明

來至了　江塢之上齐接馬　当中一人催孽龙
仙風道骨多福相　天庭飽滿地格豐　則見他
三岔金冠明珠嵌　身穿道袍是豆青　絲縧計着分水火
云鞋一双足下登　身背後　雌雄一对蛾眉劍
手拿宝劍号虬龙　張典看罷孫武子　他這里
一声叱咤似雷鳴
七煞神張典看罢聖人在馬上用三尖刀一指高声叱咤吶來、
者奇龙的老道少往前來、莫非武子孫臏庄聖人闖听接住倉

龙性对面观看張典好一付鮮明怎見得
頂代金盔英乱舞黃金甲掛龙鳞補大紅袍上秀團花玉代
羊脂三指五護心宝鏡放光明勒甲絲縧寧九股代內一張
鉄胎弓壺中客排川山弩翎皮囊中打將標宝劍昆吾寒光
吐手使三尖兩刃刀坐下渾紅坎似虎赤髮朱眉惡形容七
煞星官离斗府越王架下為大帥要与武子來鬧堵
武聖人　看罢張典微々笑　叫声恶賊你听明
既知貧道將山下　就該急々快收兵　張典、耶

鮮功妖仙收了陣　放出三人是正經　牙崩半个説不字
骨叫你等尽倾生　七煞神　闖听此言怒々怒
大叫武子了不成　休要胡説別要走　老尸叫你赴冥城
送張典、　伏身催馬朝上洒　臨近掄刀剁天灵
武子一見微々笑　小子來々咱兩争　大戰你
江塢妄有三合勇　也敢與兵作元戎　説着用劍忙招架
二人動手大交兵　江塢工　只听刀劍叮噹响
強存弱死賭輸營　一个渾紅如撥快　一个來回代倉龙

孫武子　虬龙宝劍分上下　制昇標腮不透風
張典三尖門路巧　寒光一片繞双睛　只听得
兩陣兒郎齐吶喊　花腔古打似雷鳴　二人战了多一会
張典思想在心中　我有心　再与武子走几盪
候了誆他白費工　不如收陣將他引　黑松林
三位仙姑比我能
張典主义一定不肯恋战、虛砍一刀往西方大敗武子一見心
中大怒好賊、正來的高與你的盔不歪甲不卸你就失机既然

敗陣又不扑大营為何反向正西敗之分明是誆軍之計是了
你不過代一伙妖人莫奈我何々不將計就計戏他一回叫他
怕一怕孫某聖人主义一定一代倉龙随后就赶將下來且説
那黑、松林內青仙子看的明白見張典把圣人引下來一回頭
眼望白衣黃衣二人說妹々你二人小心在意代姐々來他一陣
藍玉貞　言罷一俑坐下馬　吳鈎劍在手中拿
出了松林声叱咤　仙姑等你好厮來　說有話
迎頭讓过名張典、　觉住天仙怒氣發　大叫武子休要詐

叫你今日命消花　武聖人　擋住倉龙抬頭看
迎頭路去女嬌娃　道巾一頂鯨魚尾　素体风流人愛未
身上穿　天藍袍上秀八卦　玉簪別頂放光華
青苗鳥惱苗金鈷　芳鞋三寸牡丹花　絲絛腰内穗搭拉
玉腕斜挂吳勾劍　小白脸尔似白粉　柳眉杏眼天生俊
英桃口内路艮牙　頭頂上　一股黑氣罩身体
下山印助金賽花　聖人看罢青衣女　膀〻切齒咬艮牙
口中說　妖婦是誰通名姓　天仙用法好拾拿

玉貞所罢蛾眉立　叫声野道你听咱　玲瓏山
崆峒洞内修身体　得道千年名不驗　青衣仙姑芸為姓
玉貞名尔是仙家　今一日　一定净等孫武子
拿你色皮把眼剜　武子聞听哈〻笑　好妖婦
如今好比井中蛙
武子聞听微〻冷笑叫声青衣女子少要狂為你好比井底之
蛙不知天外有天武子不忍傷害生灵念尔等苦修苦煉也非
容易器是邪正兩教算是三清門人弟子依我良言相劝早〻

收陣放出我徒弟等三人快〻回山入洞別生閒事一来身保
平安二来不傷和氣要伏省几件邪宝痴迷不悟那就悔之晚
矣聖人还要往下言講青衣仙如何肯听馬上一声喊叫哎哟
好野道少在胡言你往那里走看仙姑追你狗命
青仙子　馬上氣的柳眉立　元争杏眼臉通红
哎哟一声氣杀我　一頂青宗朝上冲　馬臨近
手掄宝劍分頂剁　聖人一見用劍封　只听当的一声响
双劍交加冒火星　这正是　說有好話番了臉

陰阳二將定輸营　劍来劍去叮噹响　劍去劍迎火焰生
青衣仙　青宗战馬来回跑　来回旋轉似欢龙
吳勾宝劍分上下　光華閃〻另人京　孫武子
虬龙宝劍分高矮　閃路繞〻劍法通　倉龙来回張牙爪
噴三咭务在空中　一个是　玲瓏山中有道術
修了千年变化能　只為义氣將山下　印那法典宝江洪
一个是　為往二次將山下　要与伍辛把各平囘
物中通法京神咒　仗有灵文六甲通　兩个人

来回战了十几次　不見誰輸与誰营　青衣妖仙心中想
果然武子本領能　到不如　施展我的先天宝
早〻得勝好成功　妖仙想罢不怠慢　虚砍一刀扑正东
口中說　敵尔不过休来赶　仙姑不战且回营
武子一見微〻笑　要想逃生万不能　武圣人
一磕倉龙追下去　妖仙回頭長笑容　一代青宗壯念咒
吳勾劍指火焰生　只听得　空中一声陈雷响
犹如地列与山崩　武子一見說不好　这不就

啼坏了營門界陣男女众英広

時才話表青衣仙誆敵誘陣見武聖人追赶下来不由满心欢喜口中念咒用吳勾劍往着圣人一指好利害只見一道火光冲將出来刮拉々就是一个大雷不由如山崩地裂不是一个一連十几个大雷扑頭盖脑往下乱打列住明公妖仙的这个比掌心雷利害这是他丹田里至宝聖人一見雷声大作説不好急用避雷咒々中念動一恍身形借雷遁騰空而起营門口畧陣的男女众將見圣人杀敗了港典又見正西松林中出来了一个穿青道姑說的是青衣仙芸玉貞与圣人杀了多会扑正東大敗又見圣人追赶又听一陣雷响众人說不好天仙要吐雷打急的一个々干鞑不能上前空中雷声一住圣人宗影不見大家要上去与青衣仙拼命忽听王教說列住别動圣人老卩無今且看个虛实众人只得衣允且說妖仙祭完了雷火只打諒武子骨化形消泊神一看不見宗跡

青衣仙　看罢不由心疑惑　馬上欤々発楞掙
且說武子空中占　瞎々脉根在心中　这方才
要是別人必遭害　幸亏是夜縣的灵　武子想罢一伸手

五光神石手中擧　唰一声　一摔倉龙落在地
哈々大笑罵精灵　有何妖法只曾使　天仙怕伱不为能
青衣仙　看見武子无傷損　不由心中吃一京
登時羞恼変成怒　一項青宗朝上冲　武聖人
一見不由冲々怒　神石对准下绝情　大呌妖人看法宝
一道光華快似風　青衣仙　朶之不及着了重
面門之上重无情　哎哟一声罢了我　化道青光逃了生
借遁騰空回营去　江塲剩下馬青宗　聖人才要往下赶

只听林内語高声　口中喊　大叫牛鼻休撒野
仙姑与你比雌雄　聖人听言一扭項　一代倉龙細争睛
但只見　並馬出来人二个　黃膘坐季馬白龙
千嬌百媚多秀之　一女子　都是宝劍手中擎

聖人留神覌看尽是魚尾巾道袍無襟一个穿白愛素一个澤身上下一产黃色聖人看罢一声大叫两个妖婦竟敢出頭我死快通名上来我好打發你两回去白衣仙聞听用劍一指一声断喝説孫遜听真仙姑俱在一处修行吾乃白衣仙姑名叫白玉貞耶一位乃黃衣仙姑名叫賽金你不該伏填通用邪宝打傷了青衣姐々莫情可恼孫遜々々有何邪宝只管在二位仙姑架前施展々々聖人聞听微々冷笑好妖妇我今日要是饒過你等誓不為人

孫武子　說罢不由冲々怒　一拍倉龙往上冲
虬龙宝劍婁頭砍　白衣仙手用劍迎　黃衣仙
一見催馬往上趟　昆吾宝劍拳在空　白衣手擒莫耶刃
寒光一道奔天灵　武圣人　宝劍招架白衣子

又架黃衣二刃峯　只听叮噹声乱响　尤如打鉄似献丁
三个人　松林以前大交战　惡戰軍前比雌雄
两匹坐季欢似虎　倉龙来往快如風　黃賽金
昆吾宝劍急又快　寒光閃々眼难争　連扎代刺劈又砍
不离咽喉与天灵　白素王　莫耶宝劍霞光吐
龙奮上下似蛟龙　鶯声叱咤蛾眉立　江塲之上显奇能
孫武子　倉龙之上微々笑　大罵成妖作怪精
諒你無有千合勇　也在江塲混遅髌　这老了

說着摆開亂龙劍 上下飛舞快似風 劍光閃〻如閃電
封避之間架式精 江場上 漸〻生蒼孫武子
不濟玲瓏二妖精 二人宝劍難招架 這不就
嗚呼趙國大元戎
三个人江場交戰只显武子聖人英勇尤如戏耍英兒一般張
典一見心中害怕瞎說怪不得人言武子法力无边果然不假
方才青衣仙那一陣大雷我笑看武子准死誰知他竟沒死反
把青衣仙京畧剛這一陣又不知怎樣不言張典害怕且說楚

營兵將先替聖人担京后来見圣人從空中下来用五光石打
敗青衣妖仙又与黄衣白衣大戰一个〻端心欢喜目不轉睛
直往江場观看
且不言 楚營畧陣兵战將 且把妖仙説一説
江場又走三兩盪 使的汗下似瓢潑 孫武子
一見不由哈〻笑 口中大罵二妖庅 既然无有千合勇
前来要战為什庅 今一日 有心救了你兩个
杀人可恕礼不合 圣人説着朝下剁 二妖招架挡又磕

只振的 兩膀發麻虎口熱 一同旋轉馬征屯
二人要用丹田術 要將武子陣上捉 吧拉〻
兩匹坐李朝下敗 天仙一見笑呵〻 大叫妖婦那里走
趕上拿回把皮剝 赤滴〻 一催亂龙朝下趕
休要逃生把命活 喊咤吆喝朝下趕 前边喜坏二妖庅
白素玉 睛〻掐訣口念咒 法水連噴去妙多
迎頭一道金光起 閃〻金光把目奪 孫武子
台頭仔細留神看 空中响喨黑云遮 刀鈋劍戟往下吊

万刃刀山猛又洶 麻林箭干差多少 就是那
得道天仙也難活
且說白衣仙施展他庚辛金丹田至宝半空中金光閃〻云务
蒼〻圣人台頭一看好利害有讚為証
位按兑宮屬辛金〻能克水〻壓刀鈋箭戟排成陣半空百
刃冷森〻排成陣冷森〻是人一見也消魂总是得道神仙
体要解辛金枉用心神仙体枉用心难免刀劍不傷身武子
天仙苟惧怕胸中隱有六甲文立中妙果通神摘下蛾眉兑

辛金祭在空中能变化其名叫作金兑金
武子聖人看見妖人之宝不由哈〻大笑好畜生保用此宝乃
班門弄斧
武子下 看見妖仙施法術 不由大笑兩三声
魯班門前来弄斧 孔子門前賣孝經 保伏着
丹田至宝要治我 那知天仙比你能 說罢背后一伸手
摘下蛾眉二刃峯 急忙〻 手内掐诀忙念咒
撒手祭在半空中 只听空中雷声响 立時化作兩条龙

蛾眉劍 空中乱摆如龙豪 又見一点火光生
劍中冒出三昧火 以火克金无影宗 登時間
刀山劍海全消滅 要想成功万不能 白衣仙子發了怔
枉用神思用不中 且説那 武子看見那宝退
睛〻吹喜蛾眉金 用手一指蛾眉劍 直扑白衣下绝情
白素玉 見了法宝説不好 一恍身形无影宗
聖人念咒收宝劍 只見黄衣喊連声 口中説
老道武子休狂作 武〻仙姑法力能 說着取出天罗帕

指訣念咒不清停 則見他 說急勅令快又快
法宝降印起在空 只听急々風声响 如同車輪一般同
这妖仙 还怕难拿孫武子 落魂番在手中擎
望看天仙不住恍 一道黄氣朝上冲 武聖人
一見早就有主义 将计就计量其能 天仙鞍上身乱恍
空中法宝快如風 天罗帕 唰的一声朝下落
照住武子跑不能 番身栽下乱鞍背 張典赶上不放松
立剑活拿孫武子 这不就唬坏署陣乘英么

黄衣仙祭起了天罗帕只恐武子走脱又用落魂旙遮了几展只見有十余道金光直仆武子圣人一看旧将札旧计敲义身形乱恍坐不住鞍背一歪身形天罗帕往下一落旧式咕咚吊在尘埃性典一見連忙下馬用手按住黄衣仙收起落魂旙取出一道灵符呼性典用吐沫貼在圣人的頭顶之上又用系綁綁了个结实搭在白衣仙的馬上这才倒念真言收回天罗帕回芭面而去这边芭门口署陣的焦休欲等看見圣人破刀剑又不知被什么東西把圣人活捉而去龙虎王一見連忙吽

令将快恨我来着執圣人要緊 一个々連磕坐季戰馬 只是不
走大家看見圣人被人拿去 怎不着急 一齐用手中兵刃乱打
戰馬
一个々 着急乱打坐下馬 征駒負痛似欢龙
不住前蹄淨后退 到往轅门寨内冲 那知道
圣人暗用定身法 因此大众去不能 个々着急无主义
如雷怪吽罵能行 忽見那 中軍手内执令箭
大声说与众人听 祖师中軍传下令 千步全中快回芭

龙虎王 大家听見心吃异 只得下馬進芭中
来至中軍指頭看 天仙坐在正居中 一人々
心中欢悦齐恭見 说是岂了怎回芭 圣人听说腮代咲
咚須小事不為能 發吽那 妖仙性典空欢喜
猫咬尿胞诗场空 众人闻听心大悦 齐說祖师法力通
且不言 圣人芭中暗施法 再把妖仙性典明
軍前拿住孫武子 尤如至空一般仝 喜孜々
馬上边敲金鐙响 見郎齐唱凱歌声 师領三軍归大隊

来至芭门下走龙 性元帅 一仝黄衣往里走
上了中軍大帐中 二妖一見將身欠 三个人
一見彼此宗無窮

性典一見青衣白衣二位仙姑心中欢喜說二位今日多有受驚抄衆去努决為妙彼此把軍前之事说了一遍性典分付摆酒一来捭京二来賀喜

張元帅 分付左右摆酒宴 答应官員不消停
中軍帐内調桌案 設下小菜快与盅 各樣的

干鮮果品般々有 連葷代素俱現成 元师把盏斟上酒
挨次每人敬三盅 太后才 一仝归坐齐飲酒
妖仙臉上代春風 酒过几巡忙传令 快代武子洞口供
只听得 又旁軍校齐答应 往外元悦去如風
推々擁々往里代 三妖性典着分明 但只見
武子渾身系綁綁 頭上貼符跑不能 二目双合無言語
占在中軍声不鸣 黃賽金 分付取下娥眉劍
怀中拔遍點分明 斩牌答应忙動手 搜出一齐往上呈

原来是 三卷天書名美宝 峨眉宝劍有雌雄
千朵瑞氣桌上現 毫光放满大帐中 四个人
一見法宝心中喜 果然此物不非轻 黄衣把宝收襟内
满面堆欢長咲容 急忙々 手内掐诀口念咒
連噴法水显其能 喝声魂魄速々到 但則見
武子天仙恍身形
只見圣人口内嘮々說道好睡睁開二目看了看又把眼睛闭
上了帐典用手一指說好野道倚代你有法術常々的拏人万

想不到你也有今日
帐典说自心中怒 不由火起動无名 多付双边拉下去
先打八十莫留情 太后用 吴鈎宝劍将賊斩
人頭号令在前芭 只听双边人吶喊 似虎如狼往上行
一个々 不容分说齐動手 揪番按倒地流平
又个按自一个打 大棍高揚往下楞 帐元师
坐上分付加力打 谁要寻私我不容 有个軍卒叫大楞
有些氣力会動刑 接过了 鸭卵粗细山杉棍

贯勁掄元腿上楞 只听卟嗵响一声 大楞吱的把手松
但只見 山杉大棍折双段 軍卒只說手生疼
元师坐上冲々怒 大骂奴才好希松 你打人
揆打之人没見喉 打人的反道說（疼手） 喝令揆人自实打
只听下面有人应 有一个 手掄大棍才要打
仔細一瞧吃一京 口中大嚷說不好 师主了
收些瞧々学事情
圣人在芭中劍决一搬越芭的假武子現出了本相這个動刑

的軍卒才太要打竟自吓了一跳說别按自叫你们瞧々他变
唎々々帐典与三妖齐听往下現看却不是圣人不知是那厢
里的泥小鬼青衣仙說這是他弄的障眼法打算逃去怎得能
句分付用刀刴碎拏火燒了
东小校 听說个々齐動手 大刀齐举下绝情
只听兵嘢一陣响 泥胎砸的满地横 正居中
木頭信子齐劈碎 堆在中軍地流平 帐典多付快点火
軍卒答应不消停 登时间 点着泥塑小鬼相

碎木燒的旺蓬々 滴溜々々旋风起 只听兵嘢道火星
帐典連说快救火 又見忽々一陣风 立时中軍自了火
烈蓬々的一片红 四个人 連忙跳起往后跑
傳令救火莫消停 总而一言折百语 要想答救万不能
风随火势风烈焰 火伏风威响的凶 众兒郎
人々害怕往后退 东西乱跑战京々 风吹火氣实难受
烤的热汗似蒸笼 只燒的 大小帐房成灰散
旗旂弓箭影无踪 南方有火北边跑 西边有火扑正東

只燒的 大小兒郎齐叫苦 烟燻火烤乱奔蓬
帐典鬚髮自火燎 三妖燒的进了生 進了陣
告訴乌衣自火事 乌衣仙姑不消停 占在空中施法力
大雨一场滅火星 帐典這才将心放 立刻撤芭查点兵
這场火 燒死兵馬五千正 帐典嘆氣好伤情
正理軍卒将伍振 安心与武子天仙闹雌雄

真是火焰无情武圣人一场大火把此典烧的魂胆皆惊卓号
了乌衣仙的妖水把火扑灭此典從新正理芭寨查点三軍伤
了五千有餘代伤的不計其数心中暗恨只見金賽花一仝四
仙進芭与元帅道京言謀乌衣仙姑的法力才救了此火此典
命言擺酒致謝飲酒中间黄衣仙说虽然野道脫逃可得了護
他的法宝青衣仙說只怕不是真的说着回手取出来一看還
咧哦眉劍却是双根竹片天書是三卷子烟纸一条破口代粧
着些碎頭瓦塊黄衣仙一見氣的渾身打战说好一个萬恶孫

赵金賽花说仙姐不必動怒咱姐妹先進陣把守等功成之日
大家齐心左挚武子黄衣仙点頭不表且说文圣人孔夫子只
用仁义安天下不用刀兵定太平代領三千徒弟五七十二贤
人週遊列国传揚仁政見天下的諸侯只讓夲代争强闹暴氣
一个行尧舜之道
孔夫子　週遊列国传仁政　三千徒弟紧隨行
顏曾思孟排成对　闵子伯牛与仲弓　有子子貢仝子路
公冶長　子賤子夏共南容　司馬牛与公西赤

子游樊遲澹台滅明　一班大贤服夫子　貞休衛国大路行
夫子了　宝輦鞠躬頻嗟嘆　天下刀兵不太平
不是大国吞小国　旧是兄弟共相争　強邦為上欺弱主
弱邦拱首不敢争　只落得　良将尽在江坊死
忠良遭害丧残生　秦晋已过又返衛　一路避乱躲刀兵
孔圣人　心中想回東魯去　許昌大路再调停
不言夫子途中事　再把魅了送一程　毛遂奉令請夫子
云鬧了　楚芭借道起左空　往前正走往下看

着見夫子圣人芭　大臨之上人不少　足有三千文墨公
正居中　車上端坐孔夫子　生的异相大不仝
文人之祖傳百世　帝王之师万古留名
毛遂往下觀看見車上一人生的五陋朝天威仪至甚三千多
人隨行頂上有慶云笼罩真是文人之祖帝王之师毛遂一見
說這車上必是孔夫子何不問一问剛落在坐挨来至跟深打
了一弓說列位仁兄這是圣人老了的宝辇么众贤人詢面春
凡说羽士正是夫子毛了说即是圣人大駕煩等兄通稟一声

就讀有阮仙山阮仙洞的孫武子差人前来下書弟吳人代咲
說既是如此暑等片時子夏轉身到了圣人跟前稟道今有阮
仙洞的武子差人下書特来稟师爷孔夫子命听在宝辇之上
分付子夏着下書之人見我总而言毛了来至車前行礼将書
呈上夫子接过拆开观看
上写着　阮仙孫遜九頓首　遠差小徒啟圣人
叩拜夫子斬車下　副言恭啟文圣人　只因為
大事一椿求怜悯　堪嘆明輔后代根　子胥吴国遭横死

伍辛提兵战吴軍　誰知道　与見越国名此典
楚越交兵双相拚　养帅由基罚下死　伤損郢州十万兵
我孫遜　不忍高山盖徒弟　王禅玉敖下山林
路請黄歇四姓将　夜冲越寨券敵人　金賽花
本是越帅此典妇　鼬鼠成精妖法深　邀請四鼠下山洞
盤頭顏西把兵屯　摆了座　五行天罗四象陣
国住王黄共伍辛　弟子无奈把山下　若救雪寃報恨人
但只是　陣中妖氣十分重　台上五星有斗文

毛遂先把木人挑　杏黄宝旗落陣门　我孫遜
無法可破四象陣　敬请圣人大駕临　圣心仁慈行大道
叩求慈悯救伍辛　望祈耶　軒車早至盘頭嶺
陣内三人木逢春　千乞万懇圣人駕　我廷里
归定特候大駕临
圣人看罢说羽士我領门徒週遊天下欲行仁义誰知各国諸
王以烟押弱朝争暮战有伤天地好生之德征战坊中别說我
目不忍見耳也不忍食汝师華翰他可收去旧言吾把筆寒儒

不知战争之事恐怕有負汝师武子之望羽士急速請行毛遂
弇听吓了一跳
毛金眼　听見孔子前後話　不由心中吃一京
連忙進礼將頭叩　仁义先师叫几声　孫武子
若遣弟子未到此　速肖夫子大駕行　可巧许昌叩圣駕
敬請夫子看書情　望圣人　大發仁慈施恩惠
答救三人命残生　夫子圣駕不肯動　可嘆三人没救星
鬼谷子　半途而廢修仙体　莽歇伏义不成名

伍辛父仇不能报　屈死忠良落坊空　说到其间嚎啕痛
双淚千行大放声　只求圣人开恩罢　可嘆忠良少后成
孔圣人　車上点頭慈心動　叫声羽士止悲声
叫我破陣不能去　全你先到郢州城　吾与你
先到莊王家哀衣　文昌庙裡把表昇　哀求斜星未下界
要破天罗报易容　还可以　答救三人得活命
羽士你旧快回去　回报汝师孫武子　叫他運筹好排兵
千万的　主付休把生灵害　毛遂叩谢占身形

連忙辞别孔夫子　去見武子先不明　且说耶
孔子打發毛遂去　分付弟子快起呈　圣人起呈奔荆楚
直仆郢州大路行　自知写表把文題　耶晚得
陳蔡绝粮与难星

孔夫子代領门徒竟奔楚国不表且說陳貞公与蔡申公送陳
蔡二国结為唇齿之邦有双国的远探报說有圣人帅領三千
门人要上楚国离陳蔡交界木不远双国君王皆是一莱主义心
中怕的是楚国兵强將勇再添上孔圣人三千门徒量咱送姜
小国焉能抵挡不如不放圣人过陳貞公修書与蔡申公每国
挑兵三千在双国的交界之中安下营寨蔡申公依此而行日
派元帅薛黑虎代三千人馬陳貞公派大將陳光弟挑兵三千
双下里兵合一处在双阳岔路下寨首揚兵耀武

且不言　陳蔡双国捆夫子　再把先师明一明
一心要把楚国上　所為天伈事一宗　代領有
七十二贤朝前進　陳州不远咫尺中　再有仲弓二人报
前有陳蔡双支兵　岔路口　連忙扎了十二座
刀鋭密佈甲層々　陳国大將陳光弟　鉄馬兵鋭貫征凡
蔡国的　元师名叫薛黑虎　一条鉄棍善冲拿
打听所為捆师駕　不许咱们上楚城　孔夫子
弇听分付停車季　端然正坐心不京　三千弟子扎住隊

四面保護暗也凡　聖人是　昂然不動車中坐
陳蔡兵將也不嗎　扎营拥挡过不去　一連旧是四日工
旧有那　子路子条端木赐　子友冉有与南容
大家車前来跪倒　说是停車四日工　弟子等
三千弟子無糧草　弟子忽怠支餓容　不如我等齐動手
杀散陳蔡双国兵　弟子等　保师早至淮南地
也免主此受灾星　夫子會听微〻咲　吽一声
大衆门人尔等听

聖人會听微〻咲道子路你有打虎之勇濟台滅明有拎龙力
非也吾道行仁天义主我吾陳蔡二国焉能阻挡于我万事由
命不必使凶尔等不必多言净听天命罢了衆门人等誒〻而
退这且不表单言毛遂去見武子
毛金眼　遁光似箭急又快　来到楚寨見天仙
許昌見了孔夫子　下書情由訴一番　孫武子
听說不由心大悦　三人有救是前缘　夫子既許把魁星請
至圣先师不食言　口中說　尔等準备好破陣

衆人會听尽喜欢　武子刚要传軍令　心血来潮一陣煩
道武子　掐指尋找只一算　早知其中旧里缘
暗害陳蔡二小輩　為何興兵把范安　阻挡那
夫子圣駕不放过　半路绝粮困大夫　此事皆因我所起
必須解圍礼当然　孫武子　說道忙把禅教吽
二人答应走上前　天仙分付速上楚　見了莊王要明言
你旧说　夫子遭困陳蔡路　你同楚将掌兵权
师領人馬将圍解　速請圣人上淮南　孔夫子

聖人有信告訴你　急速快去早回还　说着怀中取柬帖
又吽王敖与王禅　鬼谷子　你旧在此守范盤
王禅答应说道是　王鳌接柬去如烟　速忙去了中軍帐
借遁外变奔淮南
王二卩脚駕遁光直仆鄆州而来顷刻之间来至淮南的朝门
一按遁光落主尘埃对着黄门官把来意說明黄门官進朝主
駕前拜倒旧把此事奏明莊王急命把二卩請進見礼賜坐王
樊口呼陛下

王二卩　控背躬身奏陛下　我主龙耳纳臣言
武子天仙来差遣　淮南見主问金安　只因為
龙虎王卩领人馬　安慶城外忍争搶　兆典大败折人馬
蓋頭嶺下把范安　金赛花　聘請四妖將山下
战过几陣主軍前　四妖摆下四象陣　打住伍辛与王禅
还有卩　短将黄歇主陣内　要想答救难上难
武子天仙把山下　差遣毛遂探一番　抢了那
三个木人交武子　次日軍前战妖仙　施法用火烧范寨

要破天羅甚実难　又差人　毛遂去請孔夫子
聖人应许上淮南　哀告文昌帝君駕　轉請魁星降圣凡
又誰知　夫子路上有阻挡　陳蔡興兵把路擱
不放聖人来荆楚　陳蔡绝粮三四天　武聖人
方才范中知音信　故此差我到淮南　陛下速發人共馬
速請夫子上淮南　文聖人　并表好把魁星請
破陣答救中魁元　王鳌奏把一夕話　莊王卩
心内吃京把旨传

楚莊王連忙傳旨宣鎮国大將軍豆金龙急速挑兵三千一仝
王仙長上陳蔡解危迺請夫子还国豆卩才要領旨王二卩說
將軍少待等我看了柬帖再行取出柬帖折開觀看上寫着四
句言詞
王鰲淮南見主公　一仝大將豆金龙
此去陳蔡將圍解　必須一陣用車攻
楚莊王　看罢柬帖心欢悦　誇讚天仙果高明
示下先知豆大將　此人熟習車戰攻　急忙々

傳旨快去挑人馬　三千兒郎掛甲兵　戰車只用五百輛
一到陈蔡必成功　豆金龍　叩頭領旨下了殿
王鰲辞主一同行　此書乃是抄錄傳　話若茹吻討慨憎
人馬登时全齐备　只听大砲响咕咚　又祈门旂画飛虎
中軍坐纛是金龙　旂旒舞動飄杀気　刀鈼映日放光明
咕咚々　催車战鼓似雷振　噹々不住把罗鳴
盔似金蓮映紅日　甲如鱗葉洒金星　一路上
旂旒招展兵喊叫　冉冉征云滿碧空　弩喬骨弦差多少

星兎斗轉一般仝　返一日
双阳口　正是陈蔡二国兵　往前正走人来报
迺頭摆開战車兵　這一攻進連巷去　豆师爺听㖅下令
苦坏了陈蔡双国众兵丁　這不旧

吳越春秋

十八

闲来无事不從容　睡覺東窗日已紅
万物靜觀皆自得　四时佳興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云变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　男兒到此是豪雄
几句残诗罢念罢接上回書说的是王敖取救楚莊王派了大
將豆金龙代領三千人馬五百輛战車一仝二卩王敖辞別了
莊王出了淮南直扑陳蔡双国的双阳岔路而来晚行宿夜飢
餐喝飲这一日兵行正走有远探来报主豆金龙的馬前跪倒

口中说报气主帅得知前边离陳蔡的大营数里之遥传令定
命豆卩左馬一摆手远探退去大帅连忙传令五百輛战車分
為双隊王仙長代一隊去攻陳国的大营末將代一隊去攻蔡
国的营盤王二卩連忙答应二人商议停妥將人馬分开直扑
双国的大寨往里就闯
豆金龙　一仝王敖督人馬　竟扑二国大老营
人声呐喊京天地　铳炮不住响咕咚　且说那
陳蔡双国双員將　听見炮响吃一京　才要令人去探事

忽見蓋蘇炮進营　往上叩頭爷帅主　中軍官说了不成
郢州淮南人馬　領兵大將豆金龙　还有王敖阮仙容
堪〻来到我国营　双員將　听罢蓋蘇一夕话
登时吓的面皮青　素闻金龙是好汗　車战無敵本領能
才要令人擂披掛　忽听得　四面吶〻發喊声
战鼓如雷京天炮　車声磊〻震天庭　合营三軍齐叫苦
都壞敵人来進营　二將抬頭現仔细　瞒見淮南战車兵
个〻爭先如猛虎　乱殺陳蔡掛甲兵　鎗刺胸前穿心过

車轧兒郎成肉泥　三千兵卒齐动手　罢了陳蔡众兵丁
撩下旗旐齐逃命　折弓斜箭仍茶棚　兒郎害怕東西跑
登时占了二国营　陳光弟与薛思虎　观瞧不由害又宗
欺代要　上前截战淮南將　又怕难挡战車兵
二人無奈忙上馬　齐催坐季跑如風　撩下三軍全不顧
直扑本国逃了生　三軍看見主帅跑　登时之间乱奔喬
俗言说　催鸟無翅飞不去　蛇要無頭不能行
三軍只因無主將　凡捲殘云跑人顛　登时之间跑了净

竟剩下　落花流水二国营的
陳蔡双国的大营叫豆金龙王敖二人代着三千人馬五百輛
战車冲進营盤只殺了个馬仰人翻如同落花流水陳光弟薛
思虎二人先已跑咧二国的人馬見主將跑咧他们也旧馬二
把下河斈了子也恨着二將跑咧且说孔夫子去双阳岔绝粮
將有七天的工夫众家弟子各〻要上前去殺双国夫子御挡
不叫众人前去纷〻言谈正主喧哗之间猛見双国的人馬四
散奔逃不知其故甚是惊疑不止

孔夫子　正太掬指众弟子　不叫他等去争论
猛見陳蔡三軍跑　四散闹花把馬颠　口中只喊快逃命
少若沿池命不全　夫子众人齐纳闷　不晓其中旧里原
正太思想人呐喊　当先里　显出二將甚威嚴
一个身穿黄金甲　坐下黄標龙一般　一个乃是玄门客
仙風道骨不非凡　夫子看罢忙招呼　来者他是那国官
子路答应高声叫　二位將軍快進前　那国本將將圍解
快对我家师细言细　王亢二人將兵將　正要進見孔大矣

听見指呼將頭看　瞧見夫子貌端嚴　二人連忙下了馬
跪到車前說平川　夫子一見忙下輦　連忙的
用手攙把二人攙
夫子下輦用手攙起說道羽士將你二人如何知道我還困前
來解圍還是那国的兵將呢王敖丑金龙一齐口尊夫子書要
剪絕居妙二人就把武子知道圣人還困差遣王敖到楚莊王
朝中取救楚莊王又差大將丑金龙一仝王敖前來迎請夫子
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夫子大喜致謝二人解圍之恩自上

香車三千弟子隨在后面王敖丑金龙在左右代兵護保一齐
往楚国而來那日來至淮南的荊門早有報馬報与了莊王莊
王聞听率領文武出城迎接夫子
楚莊王　率領文武接夫子　君臣一齐出了城
圣人正走丹求報　莊王前來迎圣公　夫子聞听嚇一跳
忙下香車往前行　提衣疾趨跑几步　看見莊王來恭僧
一揖袍服拳膝跪　口呼千岁不住声　從來自有臣接主
那有君王接小臣　莊王一見伸龙腕　攙起東魯衍圣公

說道是　小王接遲该有罪　夫子寬洪把孤容
圣人駕临小国内　孤王万幸樂升平　君臣謙遜时多会
同登寶輦進了城　文武紧隨莊王駕　眾弟子
支后跟有圣人行　登时到了金鑾殿　莊王下輦坐龙庭
金階下　夫子行君臣礼　莊王卞
口尊免礼把身平
莊王又付侍臣看侍撒賜座圣人謝恩在龙書案傍侍座莊王
吩咐擺宴与夫子洗塵何候宦若庭飲旨傳与光祿寺不一时

在大厦又傍設擺得齐齐整整光祿寺卿在大厦跪倒口中說
筵宴擺設已畢請旨定奪莊王聞奏咲容滿面口尊夫子粗筵
既備請啊將手一舉圣人口尊千岁微臣有何德能敢勞賜宴
与礼不當莊王說圣人何謙君臣謙讓多时圣人坐了面北背
的寇房莊王坐了西南君位眾曾恩為王敖丑金龙文武大夫
在東西又傍侍坐
金厦上　君臣一齐归了坐　列擺八仙錦風屏
僕裕香瑞多齐正　宝鼎炉焚瑞烟濃　玉筯金盃同飲酒

金鐏玉盞竹葉青　吹三通吉打三通　笙吹細樂吳中听
吃一着五連三丸　吳萬佳餚大不同　雪风真龙朝上運
肉山酒海一般仝　伺值官員頻送酒　敬奉仁义衍圣公
君臣飲宴多一会　文宣王　率領弟子把礼行
莊王只自忙讓坐　口尊夫子請听叩　圣駕幸临淮南郡
今有一事要禀明　前番孤王接一信　乃是天仙字一封
才知毛遂衛国去　迎請夫子救群宏　夫子陳蔡絕粮草
好叫孤王体不寧　天仙早知其中意　差遣王敖取救兵

來到淮南將孤見　孤王才派丑金龙　迎請夫子將圍解
幸喜圣駕到淮城　若依天仙書上話　到今算来數日零
別說是　陷在陣中十九日　旧是平安命也終
說着币不閑心涼　探臂拉住衍圣公　懇求夫子發慈善
救之与寔全生灵　夫子聞听一夕話　口尊千岁在上听
微臣那日途中走　与見了　毛遂代來字一封
上言三人陷妖陣　微臣觀罷好伤情　可嘆忠臣仝义士
临死同歎不善終　忠良义士人人敬　微臣寫表奏天庭

啓奏梓橦文昌帝　致頌帝主派魁星　破陣搭救三人命
可好成妖作怪精　楚莊王　听見夫子去破陣
不由得　滿面堆欢具咲容

適才話表楚莊王听見說夫子能寫哀表乞求文昌帝君差遣魁罡下界破陣滿心欢喜莊王打躬說夫子既然慨允替請星君千萬不可遲延御弟伍辛与禪师義士三了人的性命只在旦夕圣人說千岁既然如此立时就寫哀表說罷莊王傳旨撤宴登时撤去夫子率領眾门人謝宴令人預備香湯夫子淨手說千岁將文房四宝借臣使用莊王点頭傳官把所有应用的之物尽行取来將紙鋪在夫子面前莊王將自己用的端溪硯龍涎香墨逍遥玉管挪在圣人的面前有莊王御弟宋圣公研墨孔子先寫了一封回信遞与莊王封畢停妥說千岁速差三羽士先回盘頭嶺回復孫武子叫他調遣人馬預备明日好搭救伍辛等三人便了莊王闻听眼望王敖說仙長你可曾听見了也不用我孤细說你旧急去回復天仙准备明日破陣王敖答応接過圣人的書札揣在怀内辞别了莊王孔子出朝駕遁而去不表且說夫子寫表

宋勝公　一旁忙研龍涎墨　子路伸手把紙疊
顏子恰飽逍遥管　夫子伸手把筆接　這圣人
恭敬至誠寫文表　字字珠璣有分别　横輕竪重真端楷
撤點勾挑不至斜　上寫着　弟子孔某九頓首
表奏文昌帝君爺　只因子胥遭屈害　吳亂西施紀綱缺
忠孝王　奉詔出师將仇報　伍辛小將遇辟邪
五妖大擺四象陣　伍辛入陣受折磨　還有那
王禪黃歇同遭难　陣中妖法似毒蠍　武子孫遜請弟子
答救那　伍辛王禪与黃歇　弟子不懂兵戈事
懇求帝君治妖邪　奉請魁罡速下界　破陣除妖解危劫
望帝君　大發仁慈開惻隱　文光沖射佈塵街
夫子寫畢敬謹表　慌忙封畢又折疊　一伸手
叫声顏淵听差遣　文昌閣中莫停歇　陳情一往去焚化
魁星一定下天堦　這顏子　口中答应遵圣諭
慌忙伸手把表接　辞駕出朝不怠慢　文昌廟
去叩梓童帝君卩

顏淵持表出朝上文昌閣這且不表且說孔夫子差遣亞圣去后莊王傳命礼部官員打扫迎賓館請孔子与三千徒门暫且居住俟工部大司空查勘地基修蓋孔圣府就在楚国修政孔夫子闻听率领眾门人謝恩出朝天子的領袖一揮羣臣皆散莊王回宫不表也不言孔圣人上迎賓館修省且說子淵出朝上馬有人引路登时来至了文昌廟下馬走進了山门越過魁星樓進了儒星门就有儒官住持迎接顏回將来意言明住持立刻預备撞鐘擂鼓開開了大殿

只听得　鐘鳴鼓响開大殿　焚香点燭不消停
亞圣進殿居中站　抬頭仔細看分明　正当中

帝君神像端然坐 两边従神有威風 軟龍金冠双珠額
身穿黄袍五爪龍 腰中的 玉带一条廂八宝
粉底烏靴足下登 细眉朗目丹朱口 五绺長鬚頦下生
真正是 一十七世靈光在 天地同参掌文衡
顏子看罢双膝跪 鞠躬叩拜秉虔诚 就将那
陈情始末一〻訴 請表焚化在炉中 顏渊下面又叩首
番身出殿那敬亭 迎賓舘 回覆孔子不必表
且說請表往上升 值日功曹不代慢 捧表一直上九重

来到了 八德宫门停雲步 禀知地哑与天聋
二神接表往里轉 巡宫天吏接表封 急忙〻
進宫跪倒朝上遞 文昌帝君看分明 梓童覧表将頭点
傳宣御旨召魁星 忙分付 天聋領旨出大殿
光明阁中見魁星 立刻宣到忙参見 尊帝君
宣召弟子有何情
魁罡星上殿参見口尊帝君宣召弟子有何圣谕文昌卩吽一
声魁星死事不召今有下界的文圣弟子孔仲尼有表請你下

凡说有将表往下一遞说魁罡你接過自看便知其中详细魁
星慌忙接過孔夫子的请表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口尊帝君這
如今下方的孔文宣至圣表求弟子下界去破那五行天罗四
象陣就只一件弟子从来不曉征战賭鬥之事如何能破此邪
陣而且陣內主坛的又是妖邪豈不利害多端想那武子孫遜
都不能治伏与他何况弟子有何德能豈不負仲尼之望
魁罡星 不住打躬尊帝主 此事弟子不敢应
倘然妖陣不能破 辜負仲尼一片情 魁星卩

一片实言还未尽 文昌座上笑盈〻 眼望魁星開言道
听我说知你自明 四象陣 住接五方元帝宝
妖鼠成精化人形 玲瓏山中曾修煉 崆峒洞內苦用工
這是那 混沌和合群孽種 五鼠如今作五行
東方松鼠木尅土 西方銀鼠己辛成 南方的
龍鼠成精丙丁火 火尅金元自显能 北方龍鼠水尅火
中央貂鼠土中生 五鼠妖 自己所煉先天宝
不出水火五行中 中央戊己法台上 萬物非土不能生

那上边 有一木斗按治法 名曰文斗按五行
上罩妖宝天罗帕 這宗邪物大不同 他本是
五鼠偷取白蓮藕 藕丝織成罗帕形 總是得道神仙体
要闖天罗万不能 将我文筆賜与你 代下去
文筆戲斗此功成
帝君说你有金光護體刀劍不能傷你妖鼠必用落魂祈禱恍
你〻有我的文筆在手恍不動身体他必要祭天罗宝帕罩你
你可将筆寫一箇木字取其木能尅土之意立刻木能生火天

罗怕自焚妖鼠没有法宝其陣自破你可往東寫一个金字故
此金能尅木東陣自開往西寫箇火字火能尅金西陣自消向
南寫個水字水能尅火南陣自破朝北寫个土字土能尅水此
陣北方无能居中天罗周围五行四象各陣皆破孫遜他必派
人搭救伍举王禅黄歇三人何必费事你可速〻戲斗回宫不
可久恋凡塵魁星恭应接文筆下凡破陣
且不言 魁星下凡来破陣 先把王鳌明一明
辞别莊王孔夫子 脚駕遁光起在空 這正是

道中来到道中落 盤頭嶺左邊天中 仙長收雲朝下落
進了轅门朝里行 豆不用 盔所通报上大帳
恭見天仙把礼行 叫声师弟听我講 奉命見了楚莊公
差遣那 五帅金龙同弟子 率領三千精壯兵
東坎一陣破陳蔡 迎请圣人東駕行 昨一日
到了淮南見了駕 夫子应许寫表文 差我回宮稍回信
祖师立刻快排兵 圣人说 表謁文昌帝君王
差遣魁罡下天宫 曾保大破四象陣 答赦三将命残生

王二卩 说罢取書朝上递 武子接書看分明
圣人看罢心中喜 叫声王翦你听明 你快些
下帳急速用戰飯 少时派将好排兵 不言二卩下帳去
先把武子朋一明 这天仙 掐指寻纹算一遍
明日破陣可成功 一共困了二十日 再遲一天了不成
、慈有那 九轉灵丹不能救 三人难保命残生
武子想罢往下叫 龙虎王卩把令听 、只听得
休欣答应弟子在 近身款步朝上行 恭見武子一傍站

天仙吩咐語高声 急速快擂聚将鼓 會道破陣好排兵
只听得 花腔鼓打如爆豆 来了男女众英雄
武子这一来派将 下回書魁星破陣捉拿五鼠虫精灵

適才话表武子卩忙叫龙虎王進休欣上帳你快把聚将鼓打
動聚齊众将上帳听令進休欣答应一声吩咐中軍官擂鼓只
听得咕咚咚恰似雷鸣一樣不多时只見五营四哨大小頭目
副参游守各将弁官頂中軍旂牌先奉後合各位王妃一全束
将男男女女尽尽都是上山打虎獻牙将下海捦龙鋸角夫一了
个金盔金甲銀盔銀甲銅盔銅甲鉄盔鉄甲究子甲擦漆盔一
箇箇穿红掛緑着紫披藍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上帳恭見左右
旁侍立武子在座上觀看手拔令箭一枝往下高叫毛遂听令

只見蝗卩答应弟子伺候圣人说你領五百人馬只見陣中的
奎光井空他的妖陣已破你可冲進西门直扑中央法台前的
陰坑先取我的摽金黄旂執左手内上了他的陰台旧先把那
烏盗砸碎傍了锅盖好讓别人下陰坑中救人要紧你的事情
已完出妖陣的東门扑張典的大营正南埋伏等張典出营救
兵你可把他截住厕东不可放他過去算你的奇功一件
如若是 放過一軍合一将 定按軍法不容情
毛遂答应接令箭 立刻出帳去挑兵 孫武子

復又拔箭往下叫 王敖听令二卩应 你領五百人馬
奎光一起陣里冲 進正南 闖至中央法台下
搭救王翦下陰坑 背回尸首报营内 捦妖回来救他生
王二卩 手接令箭挑兵去 武子拔箭又点名
王面熊帳上听吾令 龐申答应往上行 武子说
你領兒郎正五百 但看陣上奎光射 冲進北方壬癸水
直扑中央法台中 陰坑内 背起黄歇回营内
等我搭救命残生 龐申接令去行事 武子拔箭語高声

東平王 柳盖上帳来听令 只听下面有人応
你領五百人共馬 奎光一起往里冲 必須要
闖進東方甲乙木 法台以前下陰坑 背回伍辛放营囚
我来自有妙先窗 东平王 口中答応孫々曉
手接令箭去挑兵 武子伸手拔令箭 叫一声
莫文雄將鉄面熊
鉄面熊連声答応上帳 前見武子 老卩說莫將軍你率領五百
兒郎左張典的大营正东埋伏与毛遂一蒙行事截战張典如

連定授軍法示中莫文答応接令箭而去武子又拔令箭往下
高叫赤面熊听令下面雄將答応走上中軍口中說弟子朱陽
听令圣人說你也領五百人馬左張典的大营正北方埋伏与
莫文一樣行事朱陽接令挑兵不表武子拔令箭又叫扫秦王
听令申文龍上帳圣人說你領五百人馬左張典的大营正西
埋伏截战与朱陽一蒙行事如違定授軍法示众去罷
孫武子 手拔令箭往下听 四盛王妃快聚齊
只听下面人答応 帳下漫闪女花技 白玉娥

卞氏度金素貞女 淮氏鳳英扭香軀 四位王妃齊下拜
圣人座上咲嘻々 口中說 各代一板人共馬
妖陣南北与东西 尔若卩々須緊记 必須急勇要心齊
只看那 陣中奎光升空起 四人先往陣里敗
闖進东西南北陣 遇將交夆苦相持 先把那
陣外遊兵都来尽 修尊尔等蓋世奇 如若遇見五眾子
大家併力立功績 四夫人 個々茶花接令箭
下帳挑兵先不提 圣人派將有次序 眼望進藍你听知

龍鳳王 你領手下眾戰將 保守营盤不可离
空中若听雷声响 不许妄動看虛実 進休欣
口中答応說得令 不覺紅輪日墜西 圣人又把中軍叫
預备三軍要正齊 明一日 五鼓兵將吃戰飯
紅日东升好对敵 魁星大破四象陣 自有我
拘神捉怪可相宜
列位名公今日武子所派的男女的眾將俱有方向次序並不
是王刹出营至等明日魁罡才能下界呢这是王教回营告訴

武子預备排兵派將要等眉孔子若額子升表再派可就遲了
皆因一張口不能說兩下里的事故此先提了升表后提的派
將書理交代明白言归正傳武子分派已畢帰后帳养静一夜
曉景无話至次日五鼓兵丁飽飡戰飯眾將領兵陸々續々東
方大亮紅日东升圣人不敢代慢收拾停妥要拘下蒼龙下了
中軍指頭觀看只見
武圣人 慌忙下了中軍帳 手执虬龙二刃鋒
翻身跨上蒼龙背 一拘起在半虛空 這武子

空中仔細抬頭看 目觀乾天看碧空 西北角上生彩霧
青黄紳綠似霓紅 孫武子 一見彩雲心欢喜
就知魁罡下天宮 飄々冉々疾如箭 直扑天罗陣里行
这武子 低頭又望下边看 細瞧埋伏將与兵
四位王妃分南北 東西各处隐兵丁 孫武子
一第苍龙扑陣外 手提虬龙去覌風 空中天仙且休表
再正文光魁罡星 嗱滴々 脚駕奎光离仙府
手仗文筆降天宮 登时来至四象陣 魁罡空中驗分明

但則見 陣中四面生妖氣 五色毫光遮碧空
中间法台高又大 台前明显一陰坑 台上边
天罗帕下罩文斗 落魂旛立正居中 奎星一見不代慢
魁光一接落台中 紫霧红光朝下墜 这不就
京動妖仙看分明
五衣妖仙自從那日被圣人在江場戲耍火燒大营五簡人馬
守着陣只等三七功成團海再与孫武子交战今日是二十天
了黄衣仙在台上正然保守文斗猛一抬頭只見一片彩霞如

飛而至留神细看奎光之内明顯出这位卩的圣像威羨赤髮
硃眉獠牙巨齒眼似金鈴青筋疊暴怪向横生掩心甲豹皮裙
右手擎着文筆单足跳至台前直扑了文斗而来黄衣仙一見
冲〻大怒口中喊叫何处来的醜鬼前来作死说着拿起了落
魂旛望着魁星連展了一展旛上有數十道黄氣直扑了前去
魁星是昂然不動
黄賽金 落魂妖旛展几展 放道黄光朝外冲
别着之人頭昏暈 要想脱生万不能 这魁罡

煉成不坏金刚体 昂然不動在台中 黄衣一見心害怕
大海烹丹一樣同 面如金纸一般樣 只竟的
驚魂失魄發楞怔 口中不住心頭想 腑内展轉自调停
玲瓏山 煉就此旛玄中妙 百發百中不脱空
今日連恍这醜鬼 法宝如何就不灵 黄衣仙
一边思想抬頭看 只見魁罡显其能 法台以前单足跳
陣中躥躍任翻騰 又只見 手中拿着一枝筆
畫過西来又畫东 左手又有一鎖練 戳的文斗响連声

則見他 手脚乱動微〻笑 傍若无人將強横
渾身不掛盔合甲 手中不拳劍合鋒 黄衣仙
越瞧越看心好惱 醜鬼欺人太无情 諒你能有甚本領
竟敢法台混作猎 不由的 噗騰〻端起心頭火
須弥山上半边红 忙提昆吾將台下 大叫醜鬼休逞能
則見他 迈步如拔朝上奔 迎定魁星下絕情
連砍數劍全不理 只嚇的 手軟身麻胆怕京
昆吾宝劍忙歸鞘 跑上法台不消停 双手拳起天罗帕

七字真言念的清 手内掐訣忙迭印 天罗帕起在空中
口中喊 醜鬼休要多狂诈 看我法宝送殘生
天羅帕直扑魁罡去 这奎星文筆一點要想成功万不能

且说黄衣仙一連砍了魁星幾劍竟不能半點分毫傷着又見
魁星全然不理心下着忙將宝劍歸鞘急忙〻跑上了法台將
天罗帕拿起掐訣念咒口诵灵文哧滴〻祭在空中犹如那車
輪一樣厲声叱咤吵醜鬼少要猖狂看我的法宝取你則見天
罗帕直扑了魁星而来魁星一見微〻冷哂大喝妖邪少要作
怪这義的邪宝有多少只管使来好在我的火中焚化说着忙
用文筆在帕上寫了一个木字按生尅制化木能生火登時间
一片红光烈焰飛騰把一个天罗帕燒了一箇踪影全无魁星

又將文斗戴在空中立刻举筆东方寫一金字金能尅木西方
寫一火字火能尅金南方寫一水字水能尅火北方寫一土字
土能尅水只听得四面鑼鼓齊鳴正东的雷也不响正西的金
山刀斂踪影全无南宮的烟消火滅坎宮的大水无踪一霎时
四陣全破魁星一見立刻仗文筆舞戲竟自回轉天宮去見
文昌梓橦帝君交旨这且不表
这魁星　文筆點破四象陣．戳取文斗返天宮
回稟文昌不必表　再把天仙明一眀　在陣外

苍龍背上留神看　手仗乱尨代观風　猛見五彩奎光起
就知魁星成了功　急忙〻　把手一撒施法令
掌心雷响振天庭　京動四面埋伏將　一齊代兵不消停
王教是　正南之上冲進陣　毛遂正西往里闖
薛申進了壬癸水　柳盖領兵進正東　一箇〻
直扑中央戊己土　人〻争先各立功　毛遂先取祈一杆
上了法台動无名　慌忙〻　砸碎烏盆劈焗盖
撖番票案啵搨〻　黄衣一見心好恼　粉面氣的紫又青

一声喊　口中叱咤掄宝劍　大罵毬賊了不成
拾了木人你逃命　二次進陣理难容　这妖仙
说伯掄動昆吾劍　劈頭盖頂下绝情　毛遂一見微〻笑
取出刚拳劈面迎　只听得　刀迎宝劍一声响
二人大战法台中　一来一去分上下　两个人
劍去刀迎比雌雄
五衣妖道自從卯日被圣人在江場戲要今日黄衣仙与毛遂
左中央法台上動手不表且说王教三人听見雷声响亮各自

代領着人馬五百吵〻發喊杀進陣去直扑了中央法台以前
陰坑的跟前三个人齊目往下观看只見金眼毛遂拿手上杏黄
旂来右手执劍与黄衣仙在法台上大战杀了个难解难分柳
盖一見高声喝喊叫一声毛仙長等我帮你擒妖说着旧手牵
巨齒无鹿刀旧要上台王教一見心下着忙大叫一声东平王
别要冒撞快下坑去搭救忠孝王要緊
東平王　柳盖听見王教话　連忙点頭一转身
二洞王教不代慢　还有裡卩叫薛申　三人一齊將坑下

背起了　王禅黄歇合伍辛　跳下陰坑高声喊
毛仙留神听我云　我三人　掌已救上人三了
背尸回营等圣人　他也不必与你戰　圣人之令须要遵
说罢一齊往外闖　京動了　東西南北四妖人
青衣白衣高衣女　金氏賽花女欽裙　只听得
湯陣之中人馬喊　一齊下台捨命拚　奔扑中央来救救
撞見了　王教柳盖与薛申　賽花一見冲〻怒
恼了素玉藍玉貞　賀氏碧环柳眉豎　強賊為何偷死人

四衣仙　才待调助將人抢　忽听四面闪敵軍
白氏玉娥催戰騍　撞進正南妖陣门　淮鳳英
杀進东方甲乙木　正西来了卞度金　顏氏素貞進正北
四位王妃把馬伸　三個人　一个毛遂朝外蹈
背着死尸出陣门　四位王妃朝上裹　一個〻
喊声叱咤要拿人
四位佳人困住了四個妖仙好一場恶战忽見得有讚為证
四面〻騰、殺氣八方〻滚〻征雲咚〻鼓打似春雷烈〻

兵山如雨驟吼 天搣地起狂風 大小三軍忎猛烈裡边五妖
蚆拉〻竄出猛虎外辺四妃嗦滴〻擁出蛟龙王敖薩申柳
蓋趣雲背人先回塞毛遂攻出陣外去巡風路等武子軍規
令埋伏帚地等敵兵至人空中觀看專等捉拿精灵起初时
人闹人荒夜乱摇次后来馬旋馬咆哮嘶鳴五女妖怔催乱
鞊四王妃手舞刚叉
但则見 九箇女子顛戰馬 十八隻勝背動了手
黄衣仙龆如雪片 白玉娥加丰潭冰 白素貞

莫邪宝劍如闪電 绣绒鋼刀淮凰英 烏衣仙擎青龙出水
下度金叉鋼牌呼風 金賽花 红衣妖仙口中喊
双刀犹如鳳抖翎 顏氏素貞多猛烈 金背刀剁滚珠纓
青衣女 吴鈎宝劍迎面砍 寒光闪〻耀双睛
只听刀劍叮噹响 犹如打鉄似獃釘 黄膘馬
旋任桃花潭红獸 白龍去咬燕子青 胭脂馬俛烏獬豸
恋战龙潭㑊穴中 只殺的 滚〻征雲遍地起
騰〻杀氣鎖長空 人仰掆撒截路虎 馬如出水碧波龙

但只見 陣内兵将忿動手 陣外楚兵苦相争
鼓声振動如爆豆 三軍吶喊似雷轟 軍陣内
越来越勇淮南将 欢作四位女英雄 白衣黄衣心害怕
青衣烏衣心内京 金賽花 怖的人馬无主意
只説今朝势派凶 天罗四象全已破 我姐妹
惟恐晚逃万不能
金賽花与四衣仙今見天羅地象陣已破又見白玉娥淮鳳英
卞度金顏素貞勇猛无敵至死不放围住厥宗五衣妖仙是強

抖精神这且不表且说元帅张典正坐中軍只見蠹旂上帐朝
上跪倒口中说报元帅老爷左上禍泥天降楚营中発出了无
数人馬攻打天罗陣甚是利害張典闻听慌忙跳起说看报掛
伺候元帅立刻旧披掛整齊提刀上馬親領一枝人馬出营吶
喊摇旂直扑了四象陣而来正走中间只听咕咚一声炮响四
面上有四員雄将拦住了去路
七煞神 听見炮响抬頭看 只見四面闪敵兵
正西庚辛人馬動 来了朱揚雄英雄 但只見

身披鎖子黄金甲 兩口雙刀手内擎 九宫山内曾修煉
五遁三術尽皆明 他也曾 大闹越营报了號
他送黄歌一拜朋 南岳大帝臨凡世 武子请来助楚营
今一日 奉令埋伏庚辛地 截挡張典敵虎兵
越帅看罢西方将 又看南方火丙丁 这員将
頭戴道冠金燦煹 八卦仙衣造七星 手仗纯阳吴鈎劍
跳〻蹴〻不定停 他本是 天满星官临凡世
他是武子一门生 仗義拔刀来助楚 请過夫子此地中

今一日 奉命埋伏南方地 擱阻張典不放松
越帅看罢丙丁火 目視震宫看正東 但只見
皂色包巾頭上代 钱鉄棒牵丰潭冰 全凭短腿行五遁
後隐三術兕神鹫 今一日 奉令埋伏東方地
北岳大帝降世中 姓莫名文身雄将 到处争鋒有大名
这張典 看罢正東看正北 青縀包巾面皮青
身披青袍連环甲 手使銅鎚貫战征 他本是
楚国扫东居王位 雄了名唤申文龍 奉命埋伏在正北

截採張典大交兵　四員將　率領兒郎朝上裹
張典一見怒冲々　口中大喊罵四將　來々々
與保大帥見個雌雄

適才話表越帥張典看見了四位娘々在四面帶兵埋伏不由
的冲々大怒罵一声好一夥娼根子既然截採本帥過來有本
事各保元事毛遂朱揚英文申文龙一齊哈々大笑齊說好醜
賊休要猖狂別要走我來取你說着四位娘々往上一圍一齊
各掄兵刃圍住了張典好一場大殺忽見得有双調西江月一
首爲証
　四位娘々動手團々圍住争淪刀棒並舉振天闹渾如來往
仙罵張典雄心　不忿元帥怒目睜圓手指二刃舞三尖擺闹

鋼刀惡戰毛遂威風凜々獨狰跳躍爲先双拳寶劍吐光寒
飛挡上下如電朱揚双刀明亮英文鉄棒掄元二人兵器左
右刪雄心抖擻不善扫東王爵勇猛英雄忠氣冲天銅鎚西
把風一般犹如怪蟒亂串張典本是好汗越国執掌兵權渾
如戰馬佈登山來回江場亂搏四位娘々不善厮殺不肯容
寬要拿張典在軍前好一場仇敵惡戰
　四位爺　　围住張典大交戰　以死相拼不放松
寶劍双刃如雪片　鉄棒鋼鎚果然凶　這張典

揔然是傀佛州鉄　入炉飫拈幾根釘　一人难挡四將帥
心中害怕強作掙　　且不言　　元帥張典遭圍困
单說五衣众精灵　四位王妃齊施勇　刀杖並舉下絕情
　金賽花　　指望張典來敵立　那知截住另人争
等了半日不見到　強打精神礼交拿　惡戰盤桓时多会
　不滿了　　玲珑山中五鼠精　兩膀酸麻元后力
個々不由胆戰京　　五固人　　自招自架难还手
堪々难挡是真情　且說圣人孫武子　往下观瞧众人争

　来空中　　掌心雷声不住响　知会王妃早立功
五妖正在爲难处　听見沉雷不絕声　　金賽花
一边厮杀忙招架　姐々妹々快逃生　你听空中雷声响
必是孫避显神通　　咱们的　　丹田至宝被火燎
天罗陣破急支撑　四個贼婢难抵挡　　耳搭上
武子天仙了不成
紅衣仙金賽花說姐妹快些逃命要緊耳邊一会只怕性命难
保說罷金賽花一扭身形一個々口噴毒氣只听得忽々陣狂

風而起播土揚沙刮了一个天昏地暗五衣女妖一齊趁着風
脚駕妖雲味滴々騰空而起直扑了西北而逃且說四位王妃
全三軍只剩的二目难睁人々忙亂半空而武圣人正然施展
掌心雷助威催逼着白玉娥等立功猛然間一指頭只見一股
妖風騰空而起往西北方而去武子一見心中着忙口說不好
　五鼠妖這一跑逃其禍不小
　　孫武子　　慌忙掐訣口念咒　六甲灵文誦的真
說急道快噴法水　空中来了一神灵　　這武子

本目面神对面看　果然打扮有威風　红緞扎巾勒抹額
掩心甲掛鎖玲瓏　内襯着　紫绛征衣祥云滚
虎頭战靴足下登　赤髪红鬚淡金面　耳墜金环黄澄々
圣手中　高擎金鞭排竹節　金標背后顯光明
皆是赤胆脾一面　豹頭环眼瞪金睛　这位卩
紂王駕下為大将　姜公斬将把神封　十绝陣中丧了命
萬魔天尊大有名　雲端中　控背躬身忙施礼
法官相名有何情　圣人看罢忙执手　死事不敢褻奇神

只因為　崆峒洞内五鼠精　兴妖摆陣害生灵
貧道下山修请啟　拜请孔子文宣公　孔夫子
表渴文昌帝君主　魁星下界破妖精　谁知五鼠神通大
妖風一陣去逃生　我孫姬　借仗天尊施威力
急速拴获東精靈　天尊差名遣法旨　招展那
金光追赶不消停
不言萬魔天君追赶五鼠　且说武子圣人手内掐诀口中念
咒又请下了二郎真君帮助馬天君前去捉妖俱各不表且说

四位王妃正然園困青衣仙藍玉員白衣仙白素玉烏衣仙賀
碧环黄衣仙黄賽金红衣仙金賽花交战白玉娥听見雷响就
知是催促立功才要施展法宝捉拿五衣妖仙忽然一陣大風
登时不見了五個女子白玉娥顏素貞卞度金淮鳳英心中咤
異只得率領手下的兵卒追殺陣中的殘兵敗将各处寻找金
賽花奇人々奮勇个々施威那知五妖早已逃遁
且不言　四位王妃尋五鼠　再正張典七煞神
代領人馬去救应　撞見四位雄将軍　毛金眼

一仝文龍截張典　还有朱揚与莫文　恋战盤旋时多会
張典难敵四雄人　重圍中　不住观看将合兵
楚兵四面似雲屯　杭州兒郎死死敵　東西四散南北奔
这張典　一边掐探一边想　暗々尊手口问心
天罗四象破不破　美妻賽花存不存　也不知
四衣仙姑躲不躲　叫我為难果是真　不如我且回山去
哀告师父衢留孫　如若是　替我報仇将山下
捉拿天仙武圣人　張典馬上主意定　不肯厮杀一妃拼

这元帅　身形一恍跳下馬　遁光一起走如雲
土遁逃生急似箭　直扑仙山見师尊　这回書
跑了張典不大緊　下回二次下山林　盗宝大战孫武子
錢塘江上苦黎民　这也是　楚国兵将该有难
武子门徒灾禍临　没事休提说現在　先把那
毛遂四人表个明
毛遂朱揚莫文申文龍四位雄卩一齐努力攻杀張典楚国的
将士奮勇厮杀把杭州的兒郎只杀的东奔西逃堪々待尽莫

文與看張典就是一棒打了去一看冷各丁的不見了張典毛
卩说列位醜賊往那里去了朱揚说醜賊不禁打被莫兄弟一
棒打死咧毛遂说不是我听見圣人说過張典也会五遁三術
又有那宝就只々是掌心雷可破这个賊必定是殺不過咱们不
能脱身乘空兒借遁前去上四象陣中拔刀相助咱們四个人
不可遅滞快些々赶了去捉拿醜賊要紧
毛金眼　说罢已往從前话　三将闻听点頭应
扫东王卩傳令旨　率領兵丁一齐行　乘三軍

吶喊摇撼京人胆　四位娃子率領兵　一直不住别處去
竟扑青溪峪内行　兵合將　正走中間抬頭看
迎頭塵垢滿長空　鑼鳴鼓响人声喊　旌旗招展红日蒙
四位子　看罢多时心中想　必是陣内大交兵
傳令三軍一齊上　里外夾攻往里冲　原来是
保守四處天罗陣　越將十員大戰征　計倪高如朝外闖
歐陽朱猫胆战京　後跟着　郤庸梁尚催坐騎
还有徐成共吳忠　也忍文安欲動手　遇見王妃女俊女
四王妃　正然尋找五妖女　迎頭遇見怒面情
率領兒郎朝上衰　刀鎗乱牵不放松　又有那
四位娃子朝里闖　一齐動手不面情　耳内只听兵刃响
削瓜切菜一般仝　白玉娥　綉絨刀膀名包忍
度金杖挑吽吳忠　顏氏秉貞施英勇　金背鋼刀刹郤庸
淮鳳英　双刀砍了名朱猫　毛遂劍斬歐陽忠
莫文棒打文安死　朱揚刀剁將徐成　申文龍
銅鎚打死名梁尚　大小三軍魂梦京　計覓高如扑正北
落荒大敗去逃生　男合女　里外夾攻只一陣
只殺的　死馬亡人遍地横　八陣陳兵齊見面
毛金眼招呼王妃要問分明

將才話表毛遂朱揚莫文申文龍四位娃子这杀了一陣就猶如風捲殘云落花流水就只是没找着張典心中正自着急遇見了白玉娥的人馬会在一处白玉娥也是追杀越兵各处找着五个妖仙看見了四位娃子故此兵合一处心喜不尽白夫人開言便问説四位將軍不是奉聖人老子的軍令在張典的大营埋伏截杀張典的救应的人馬怎么来到这裡毛子説我等埋伏遇見張典代兵出营我等把他截住与他厮杀战勾多時張典堪堪的要遭擒被莫將軍一棒丑賊忽然不見我等恐怕丑賊逃走代領人馬前来杀了四員賊將誰与四位王妃遇見王妃等奉令破陣可將五个妖妇拿住了没有白氏夫人説也与將軍一羕我等正与五个妖婢交夆忽然半空中一陣沉雷响嘵又刮了一陣大風五个妖妇忽然踪影全无我等姐妹斬了四員賊將杀散了陣裡陣外的兵丁赶了来尋找五个妖妇不想遇着四位將軍只是張典与五个妖妇往那裡去了

中男女　正然議論陣中事　忽見聖人至面前
腰挎虬龙双鋒劍　豆青袍罩大罗仙　这毛遂
抬頭看見忙跪倒　王妃与中也行恭　聖人用手齊拉起
滿面春風代笑言　口中説　你等拿住賊多少
兵將杀了有几千　毛遂開言恭師尊　弟子埋伏去爭先
果然的　不出聖人心韜畧　張典提兵我等攔
四个人截住大交战　團團張典恶爭搶　莫將軍
掄元一棒將賊打　収棒不見恶賊房　不知怎羕去逃生
必是借遁跑如烟　弟子們　領兵追杀兵合將
滅尽誅絶得勝还　聖人聞听將頭点　又听王妃把話言

玉娥說　　我等奉令沖進陣　大家並力战妖仙
五个妖妇齊動手　大战天羅法台前　忽听得
半空之中雷声响　大風一陣黑了天　這風過五妖全不見
我等調兵四处翻　淨把那　各处賊兵全杀散
可巧遇見四魁元　圣人听罢將頭点　眼望肖
中將王妃把話言
武子圣人聞听微〻吟咲吽一声四位王妃等在陣內听見有
雷响那是貧道施法遣雷与你等助战誰知五个妖妇奸滑各
架妖風往西北而去我貧道看的明白我業已差遣蕩魔馬天
君与灌江的清源妙道真君二郎小圣前去捉妖少時知曉中
人点頭圣人說毛遂弟子伺候你們四个人截攔張興交夆这
个張興他是惧留孫的徒弟非同小可他有五遁三術之能借
肖莫將軍一棒之勢他滚下征駒借土遁逃回山去这一逃了
性命不大之緊也是尔等該有一場灾难
武圣人　　眼望毛遂中人講　尔等肖神仔細听
張興这一將山上　也是合該大福生　只等肖
丑賊二次將山下　錢塘江上動刀兵　奇珍异宝隨身代
尔等隄防臨陣中　告訴你　千万留神須仔細
如若怠慢必遭凶　是我孫遐雖不怕　粧仙盒我也怕八分
告訴你　还有一樁無價宝　扣仙鉢祭起神鬼京
眾人听罢將頭点　圣人傳令且回营　但則見
鞭敲金鐙叮噹响　三軍齊唱醉太平　旌旆招展普天樂
刀鎗映日滿江紅　出隊了　軍唱号罢得勝令
將層〻似鍋黃庭　十里埋伏朝天子　九層戈戟駐馬所
八方上　三軍踴躍端正好　七星号代滚黃龍
六陳鉈拈雁兒落　五方旂上鬧五更　四王妃
四位娃卩四边争　三仙橋上会三星　兩对娃將催前哨
一位天仙回大营　这圣人　看〻兵將凶如虎
睄〻勇士似凶星　武子圣人心欢悦　四王妃
一同兵將往前行
不言武圣人一同王妃中將收兵且說龙虎王焦休欣与淮南
的中將弇令緊守大营不敢远离自從圣人一早去后遲了不
多一会只見王放薛申柳盖三个人背有伍辛王禪黃歇的屍
首進了大帳焦休欣心中大悅三人將死尸放在了后帳的軟
榻之上不多一時藍旂來報說圣人一同中將收兵离大营不
远龙虎王聞听一同中將出营迎接武子來到轅门外一齊跪倒圣
人下了蒼龙王妃中將弇季武子奔目观看只見焦休欣代領
肖英袭战將一字兒排開跪在把下迎接武子一見滿心欢喜
孫武子　　越睄越看心欢喜　暗把伍辛吽几声
你的兵強將又勇　何愁五国不能平　这如今
平越破吳如反掌　替父雪冤指日成　今日可恨跑張興
擾乱錢塘不安寧　只等肖　貧道回首張興死
伍辛河南有难星　尔兵猛將你不怕　怕只怕
祁河妖人李建鳳　火望山前有灾难　黃歇收妻死求生
三灾七死將伦报　天下諸邦享大名　只要你
知机知足回頭早　貪恋榮華没后成　英烈春秋命难保
觀端星君掌下坑　这圣人　想罢不住頻嗟嘆
邁步如梭往前行　伸手拉起營兵將　捺起金錢豹一棚

焦休做　　閑言只把圣人等　　国师老爷等几声
破陣拴妖施法力　　荅救三人命殘生　　祖师爷
鞍馬勞頓多辛苦　　弟子接遲望寬容　　圣人含春頭里走
后跟男女中英雄　　这武子　　進了中軍归了位
中将恭見不消停　　圣人忙把王敖叫　　王二爷
連声荅应跪流平
圣人東正归生中将恭見已畢武子叫一声王敖王二爷連忙
跪倒弟子在圣人說你将三将的尸首放在何处了二爷說俱各
放在后帳軟榻之上圣人說好〻的用心看守只等首夜至三
更子時我好救他三个人还阳王二爷荅应處席王分付摆酒
与圣人酧勞王妃中将慶功荅应官不敢怠慢登時設摆酒宴
不言楚莊慶功之事且說五个鼠妖脚架妖風要赴回玲瓏山
崆峒洞去正跑中间后边可就被馬天尊赶上一吆喝叻五个
精灵休走五神奉天仙的法旨前來拿你
馬天尊　　云端之中高声喊　　大叫精灵跑不能
吾神所奉天仙令　　拿住妖邪快現行　　五衣仙
闻听此話回頭看　　停住妖風細睁眼　　一位尊神高丈二
祥光護体令人京　　擎定了　　赤金竹節鞭一把
如花似箭朝上沖　　五妖一見沖〻怒　　大叫毛神你是听
令一日　　要想擱住我姐妹　　也不由神細打听
玲瓏修行年深久　　無边法力廣神通　　馬天尊
神眉鼠皱罵妖怪　　輕視吾神了不成　　单手掄鞭朝下打
青衣吳鈎往上迎　　只听得　　噹啷一声架过去
四衣妖仙動手征　　空中只听鞭劍响　　天尊大战五鼠精

雲霧中　　來回不过三叉蓋　　又听雲磨响連声
二郎真君声吒咤　　五衣抬頭看分明　　这位爷
三山帽上紅抹額　　黄金甲掛鏡青同　　鵝黄战袄金龙繡
五彩战靴把蹬登　　騎一匹　　追風赶日白龙馬
二刀三尖圣手擎　　黄毛童兒跟在后　　金弓銀彈打精灵
明〻的　　抱着一条哮天犬　　圣相威嚴人怕京
天尊一見心中喜　　五妖觀瞧胆战京　　二郎爷
不由分說朝上闖　　三尖刀奔下絕情　　五鼠只得來交战
天尊与二郎不放松　　二神圣　　空中大战五衣子
二郎尊神怒氣沖　　連忙撒出哮天犬　　汪一声
这不就咬住了青衣子拔了作怪这精灵

吴越春秋

十九

時才話表蕩魔馬天尊与清源妙道真君圍住了五鼠一[illegible]擋惡战天尊的金鞭二郎尸的三尖二刃刀二件兵器上下飛[illegible]如闪電一般 列位这五衣妖仙本領、可也不弱頭一件修煉多年二來又有好些了邪術故此他心中不惧青衣仙的吳鈎劍青光闪、黄衣仙的昆吾劍冷氣森：紅衣仙的双刀灼：白衣仙的鎮鄉劍掣電一般烏衣仙青鋒劍好似螢光一齊奮勇堵挡二位尊神这其間把一位久慣降妖捉怪二郎真君双眉緊皱一声吒咤好精邪尔等死在眼前还敢逞勇說着一代白虎駒这至手一擺只見哮天犬忽一声起在空中張牙舞爪擺尾摇頭直扑了青衣妖仙巨口一張嘵吱一口正咬在脖項之上松鼠精哎哟了 一声鲜血直流天尊赶至跟前一鞭正打在頂门之上只打的腦浆崩烈死尸打空中吊在塵埃登時現出了原形是一ケ松鼠可怜千年修煉死于非命且說四衣妖仙見青衣仙一死一了：心中害怕

四精灵　看見青衣喪了命　個：心内好伤情
千年修煉非容易　恭星拜斗苦用工　東姐妹
崆峒洞中同結拜　玲珑山中共修行　只為紅衣來聘請
姊妹重义下山峯　帮助邪　金氏賽花江坊战
一群女將了：能　一怒大摆四象陣　所丈冊田至宝灵
打住了　淮南大将人三ケ　二十一日就成功
誰知來了孫武子　江坊闹法火燒芒　也不知
何姐來了一丑鬼　破了文斗法不灵　楚芒女將冲進陣
姐妹無奈且逃生　誰知道　孫遯不肯容我走
拘神追赶大交兵　哮天犬咬死青衣姐　我等活着待怎生
四衣仙　想到其间左心抖　要与天尊一死征
二郎収回哮天犬　一声吒咤似雷鳴　口中說
精邪快把原形現　要想脫逃万不能　催馬掄刀朝上闯
四了妖仙眼元睁　二郎神　三尖刀挠飛上下
天尊金鞭盖頂楞　空中邪正交上手　則見那
尾声响嘵彩云騰

半空中神圣与妖邪交战这可比不得凡人打仗那講的是馬打盤旋多少遭催軍战古不絶声也没有三军助陣无非就是

風云响嘵閙話休提言归正得紅衣黃衣与二郎楊下杀不了
一処二人是一死相拼毫無惧怕白衣烏衣与蕩魔馬天君廝
杀鞭劍交加叮噹响嘵來回不逅三四个回合妖精那裡是正
神的对手俗言說的不錯邪不能侵正頭一件神威赫〻自然
就害怕二來又見了先死了一个到底鬼心裡發毛好越怕越
有鬼馬天君一鞭又把了烏衣仙打死
馬天君　一鞭打宣烏衣子　頭顱砸碎血染尸
精灵墜落塵埃地　鼴鼠化爲一滩泥　白衣仙

一見烏衣丧了命　不由心中好愁傷　姐妹五个同一処
可怜兩个丧溝渠　白素玉　杏眼元睜柳眉皱
鎮御宝劍中提手　一縱妖云扑上去　要与天君打对敵
馬天君　竹節金鞭打素玉　白衣用劍砍又劈
正一邪一空中战　來回招架苦相持　二郎卩
大战紅黃二鼠怪　空中不住抖征駒　二刃三尖劈又剁
光華闪灼吐虹霓　黃衣仙　昆吾宝劍分上下
紅衣双刀快又急　二妖並力齊施勇　妖邪恶战正神祇

一回頭　又見烏衣鞭打死　二妖一見暗着急
嗟嘆二人死的苦　不由个〻泪暗滴　二郎卩
看見天君得了勝　真君的三尖快又急　一頂白龙朝上撞
一声吒咤似霹靂　正遇着　紅衣掄刀劈又剁
二郎架過代龙駒　反背掄元三尖刃　喝声着
斜肩代背快又急
二郎真君反背掄元朝下就剁紅衣女金賽花如何招架躲之
不及只听嘵叹一声响嘵斜肩代背劈爲双断咕咚死尸吊在

塵埃唿一陣風响現出了原形是一个紅毛鼴鼠可怜这張典、
之妻死于非命二郎楊卩可斬了紅衣妖仙把一个黃衣白衣
仅了鼠怪只嚇的目瞪痴呆不敢兩回無心征战齊要逃命怎
奈至神又不肯留情至死不放馬天君的金鞭由如那半截的
金塔一樣二郎卩的三尖刀好似一片刀山朝下飛舞一陣顚
敵把仅了鼠精只杀的手忙脚乱吁〻的發喘
二妖仙　唬慌天君与小圣　吁〻氣喘眼如鈴
又膀酸麻無膂力　只剪[illegible]掤招架工　黃衣仙

慌忙運用丹田氣　噴出黃光朝外冲　白衣一見不代慢
白光噴出务濛〻　双个人　一轉身軀住下敗
脚架黑云快似風　天君二郎心好惱　二圣眉皱眼元睜
口中喊　胆大妖精那裡跑　赶上時你現原形
好見天仙交法旨　要想脫逃万不能　二郎卩
催闹坐下白龙馬　四足生云在空中　天君足下生云务
風雷掣電一般同　二妖精　脚駕妖風急如箭
直扑西北不消停　二神后边追的緊　堪〻赶上二精灵

二妖仙　回頭現看說不好　二神赶上了不成
心内自急說声变　[illegible]人立刻現本形　一个是
貂鼠一个長五尺　渾身上下冒金星　摆尾摇頭急又快
爬山越嶺有風声　一个〻　艮鼠一个白如雪
毛長三寸冒火星　二郎一見忙分付　金毛童
快闹彈弓打精灵
黃衣白衣現出了本形这一跑比空中跑的快真是平地下就
如努箭好似流星云端之中的天君与二郎看的明白見二妖換

了本相在平地上尨跑自然是难以拴拿二神心下自急列位想到不怕妖精跑脱他往凭跑到天边上可以拿的住他这一往地下混跑自然是要我藏身之処躲避万一跑到一个不净之処二神可就难以捉拿咧 故此心下自急闲言少叙書归正傳二郎橘了分付金毛童子頭裡快赶用金弓艮弹速打二妖要緊童兒答应一縱云光往下追赶

金毛童 云光一縱急如箭 手中拉鬧鎮邪弓
回手取出艮彈子 当弦扣住看分明 但只見
黄白二鼠頭裡跑 穿林過樹似流星 童兒后面追的緊
云磨响嘵似雷鳴 这童兒 登時赶上二鼠怪
猫頭对准就闹弓 只听刷吧一声响 貂鼠后胯中流星
金毛童 又扣弹子弓拽满 对准艮鼠下絕情
一声响嘵中弹子 二鼠吼喵吽一声 但只見
火星乱迸身打滾 紅光一片影無踪 二郎天尊齐赶到
童兒把話回稟明 說道是 二妖中弹没打倒
火光一油尽逃生 二圣点頭往下赶 空中圣目看分明
但只見 二妖还是朝西跑 不住回頭眼似鈴
天尊二郎追的緊 云磨响嘵似雷鳴 黄白鼠
地下跑自心京战 后胯接背只竟疼 正逢一步若赶上
二命双亡一定坑 这妖精 一边跑自一边看
有座村庄把路横 二妖進村抬頭看 只听院内念書声
二鼠進院由神看 一了書生福不輕 天生的
齒白唇紅天庭満 頭上紅光紫氣蒙 教書的先生对面坐
一道白光沖碧空 二妖一見心欢喜 急忙進屋不消停
二鼠妖 連忙藏在身背后 屁股底下隐身形
空中的圣二追至此 圣目一观唬一京 口中說
要拿二妖不能句 如若是京唬自武曲星君了不成

正是一福能壓百禍一正能鎮諸邪二鼠妖看見了这一位讀書的公子紅光獲体就知是一位大貴之人又見教書的先生頭上有一股白氣是一位半仙之体二鼠一油藏在了公子坐位之下不動且說二郎与天尊眼睛二妖進了書斎往下只一看只唬的京疑不止真君說天尊你看武曲星在此休要京唬自公子饒了仅个業畜回覆天仙交旨好归本位天尊点頭脚駕云光來至楚芭請出武子回覆了一遍武子送神归俱且說二妖見神圣而去也就逃回玲瓏山俱各不提且說孫武子進帳口中說可惜跑了中将忙问圣人說跑了武子說我貧道差遣天尊二郎捉拿五鼠杀了三个剩下二妖追到黄桑居誰知他看見了貧道之子孫摈跟自黄伯央在書院内攻書二妖藏在了吾子的坐下二郎追至看見孫摈乃是武曲星臨凡故此不敢京動回归了本位二妖業已脫逃中将闻听点頭武子与中将生設只等自天交三古好救三个人的性命

孫武子 坐上忙把柳盖吽 还有薛中姪將軍
二人答应往上走 武子開言把話云 你二人

一同王敖人三丁 拍出伍辛这三人 二将吞忞入后帳
登時抬上懸中軍 忙分付 王禅屍首居中放
左边黄歇右伍辛 三将動手安排妥 圣人坐上等時辰
这正是 一更不唱瑶台月 二更不表月華新
古打三更交半夜 星移斗轉子時辰 这圣人
欠起身形朝下走 回頭叫声焦休坎 貧道曉的金葫芦
快些拿來好放魂 忙吩咐 吞忞畨身忙去取
后边取出宝貴珍 武子讀過不代慢 手擎葫芦念灵文

这武子 真言咒語念三遍 口中忙将法水噴
伸手撇開塞子盖 嘴衔葫芦叫三魂 口中喊
王禅黄歇出來罢 还有伍辛小孫： 武子之言还未尽
一梼咤萬罕京人 哧滴： 三股氣兒朝外冒
宋将灯下尽留神 三股氣兒分三条 青紅白
直往上起是罕闻
只見三股氣冒出來是三樣兒彦色一股青氣一股白氣一股
紅氣列位有所不知鬼谷子王禅業已是修成了半仙之体是

一股白氣黄歇也会王遁三術也是半仙之体是一股青氣这
忠孝王伍辛他是个凡夫福大命大不戒酒氣色五暈故此是
一股紅氣書礼交代明白言归正傳圣人見三股氣冲空連忙
用手抓住叫声毛遂把杏黄旂拿來雖了吞忞将旂遞与了圣
人左手执定杏黄旂右手抓着三个人的魂魄走到三位个的
尸首跟前杏黄旂渾身稃了几稃口中大唱
武圣人 金撲黄旂渾身稃 口中大喝叫还魂
王禅黄歇高声叫 又喊忠孝名伍辛 又説是

三魂七魄归本數 各認其人入本身 仙家妙用真灵左
不多一時尽还魂 这武子 回頭忙把王敖叫
快取一盏水無根 二下取水不代慢 遞与天仙武圣人
这武子 接過無根将符画 灌在肚内看三人
仙符催動仙丹藥 肚中响喨濁氣沉 登時間
三人伸腰又拳腿 二目睁開看假真 男女宋将两边站
又有天仙武聖人 这王禅 慌忙着身忙扒起
双膝跪倒地埃塵 黄歇伍辛也下跪 救命的仙恭又恭

人：説 弟子無能瘵了命 多亏祖师發善心
一定治伏五衣女 破陣吞救下凡塵 孫武子
伸手拉起人二个 叫声伍辛小孫： 義士黄歇听我講
徒弟王禅也听真 这也是 你等三人該有难
蒼天造就不由人 多亏孔子将你救 差遣那
魁星：君下凡塵
武子下代笑口呼尔等該当有有此大难五鼠精灵摆的这一
座五行天羅四象悪陣連我貧道难已治伏差遣毛遂上衛輝府

一代逐請孔夫子上楚国又与陳蔡絶粮好容易表請文昌帝
君才差遣魁星下界文筆破天羅捉拿五鼠走脱了二妖猫指
一算尔等進陣是二十天了三人闻听这才知道内中有这些
元故伍辛王禅黄歇又与毛遂道謝進陣送册偷取桃木人之
情乘人正然言講忽然之间中軍帳内滴溜：一陣阴風滾：
只刮的烛灯昏暗只听半空中有人説話
只听得 半虚空中人説話 高叫隐仙武圣人
休当妖來别当怪 不是魍魎魑魅神 我本是

战国春秋伍明輔　伍奢之子伍仁孫　子胥伍員扶吴主
剜眼剖心屈死魂　皆因為　妖人困住亲生子
替父报仇小伍辛　黄衣妖用八拜法　拜去六魂合二魄
只剩下　一魂一魄他人拜　那日路過我看真
屈魂忙入天羅陣　附在伍辛獲天门　第一件
多亏圣人修清啟　二感天仙下山林　三謝圣人送符印
毛仙送丹救伍辛　第四陣　感念山東孔夫子
表謁文昌大帝君　魁星破陣将子救　又蒙天仙救伍辛

我子胥　今日显魂來道謝　还有言辞記在心
兵至錢塘江阻路　要你仔細可留神　伍辛你
削平五国将仇报　你父冤屈方可伸　我的首級在吴国
人頭高掛武夷门　这如今　風吹日濺难禁受
夜晚孤魂不忍聞　有心还要說几句　悞了归位玉帝嗔
这明輔　言絶語罢騰空起　这不就
走了長门大帅神
一陣阴風踪影不見灯蠟明亮众人都明：的听見忠孝王哭

的死去活來昏倒在地众将在左右搀扶武子開言叫一声忠
孝王常言說的不錯人死不能復生你父已归神位也就不愧
于宗祖再者你在再陣又受了二十日灾难今日雖然復生到底
血脉不足元神衰敗再加上過于悲哀其不伤了根本那時總
有盧醫扁鵲也难整治依貧道你解劝且止悲哀商量大事平
滅五国好替你父报仇雪恨伍辛聞听把泪痕止住
忠孝王　止泪停悲忙跪倒　叩謝武子救命情
圣人傳令众将散　天已不早交四更　尔等們

歇息去罢斉答应　武子翻身往后行　一宿晚景無多叙
又到次日大天明　中軍帳　聚将古如綦豆打
聚斉男女众英雄　武子坐上開言道　伍辛留神你是听
趁着这　得勝之机征南越　兵破杭州可成功
兵多五路與人馬　傳令立刻就拔营　忠孝王
聞听此話心欢喜　任凭圣人調度行　武子傳令兵拔寨
欢作兜郎馬步兵　只听得　三声大炮京天地
将与兵丁上走處　柳盖焦斌為前部　逢山開路作先鋒

淮慶侯　栢貞安印為左翼　右翼石鳳共姜英
伍辛焦燕為元帅　合后催粮是蒼成　孫武子
恭贊軍机中营隊　四路救应是四熊　女营軍兵王妃等
浩：蕩：往前行　但只見　一路旌旂飄火焰
兩匹探馬报軍情　三軍犹如下山虎　四陳枪摆似寒星
五方旂　位按金木水火土　六馬連环出水龙
七星坐纛藏甲士　八处聞名胆战京　九九陽回與人馬
十王領兵往前行　众楚兵　离了池州盤頭嶺

直扑杭州大路行　那日正走藍旂报　錢塘江在咫尺中
武子傳令安营寨　只听得　三声大炮响咕咚
这一安营下大寨　准備着要与那寍波吳越堵輸贏

話說武子聖人兵行正走遠探來報離錢塘江不遠聖人傳令
安營只听得咕咚〻〻〻三声大炮安下元營立下大寨怎見得
大炮連天分子毋三軍猛烈如驍虎營安南北列西東旂按
金木水火土左青龍右白虎前有朱雀後玄武生銅鑄成救
命羅豹皮漫就花腔鼓牙叉鹿角護轅門報馬離營三十五
馬如龍人似虎掛甲兒郎真威武旌旂招展日月昏鴉雀不
敢空中舞武子聖人坐中軍列擺淮南一群虎商量兵渡錢
塘江要與越國來鬪堵

紫微中軍立起青沙大帳武子陞大帳東正归位忠孝王与中
將王妃恭見已畢在兩傍侍立聖人分付歇兵三日令鎮江王
焦斌東平王柳盖自明日起沿江催督大船預備兵渡大江好
直抵杭州先捉拿勾踐焦斌柳盖各令催船聖人分付備馬先
出大營到江岸看一看江景再講說肖武子欠身下帳衆將一
個〻後面跟出中軍一齊上馬
武子了　扳安上馬出營寨　男女衆將跨能行
出了轅门朝前進　錢塘江岸咫尺中　孫武子

一同衆將留神看　一道長江把路橫　果然無風三尺浪
潺〻水响似雷鳴　蕩悠〻　一眼東西無边岸
南北汪洋江勢凶　千層巨浪翻波滾　万丈深淵响連声
又則見　江猪海馬江中戲　江鰲江鯉与長鯨
江中必隐龍君府　龟背疊鼍江内橫　隐〻的
來往船隻載客貨　桅杆揺動扯厄蓬　雖有船隻如西槳
缺少战艦与艟艨　孫武子　看罷多時回営寨
來至中軍下走笣　聖人分付擺酒宴　伺候之人不暫停

登時间　中軍大帳調桌椅　列坐金錢豹一棚
雖無烹龍与宰凤　肉山酒海一般同　四王妃
后帳之中設酒宴　武子大帳飲刘伶　焦燕伍辛同衆將
聖人的徒门在其中　武子說　歇兵三日養銳氣
渡過長江取杭州　不言楚芒來歇馬　急回來
先把越王明一明
不言武聖人歇兵且說越王勾踐駕設早朝与文種范蠡說張
典天妻領大兵前去退楚前有提音說金賽花請仙大擺天羅

四象陣打住了狗子伍辛叛臣王禅同一个姓將黄敬焦休欣
免战高懸不敢出战不上半个月一定奏凯到如今將近一月
未何不見提音我孤放心不下也不知元帥的勝負如何一言
未尽只見遠探虎旂官來至丹墀跪倒口中說振乞主公在上
禍事不小勾踐自忙手扶虎書案呼虎旂官有什么禍事慢〻
的啟奏不必京慌虎旂官闻听跪扒了半步口等我主
虎旂官　跪扒半步將頭叩　我主在上請听明
小臣奉旨去探事　探听真实啟奏清　張元帥

一同衆將七人馬　盤頭嶺下逞英雄　大擺一座四象陣
打住三人在陣中　只說是　滅了伍辛平楚国
誰知武子下山峰　代領王敖毛金眼　請神破陣显其能
打破了　五行天羅四象陣　杀尽杭州將与兵
金氏賽花無踪影　元帅張典逃了生　偺国的
二十人馬全死尽　大小战將衮殘生　孫通親領人合馬
伍辛柳盖領雄兵　他们是　五路分兵多利害
王妃娃將更奇能　抄過昭関拋吳国　直奔杭州一座城

現如今 兵至錢塘江不遠 江南岸上扎大營
探听明白报我王 千歲龙意自調停 龙旂說罢一夕話
勾踐王 大海烹舟吃一京 好比作
雷振的子胥只吓楞 凉水澆頭怀抱氷 面如金帋黄澄々
昏似靛葉一般同 望后一仰身無主 迭不就
唬死杭州運敗龙

越王勾踐听見龙旂官說孫武子提兵業已到了錢塘江咧一過江可就是杭州只唬的身不拴自战体不热汗流往后一仰咕咚々我下了金交椅緊咬牙関双睛緊閉痰堵咽喉竟自唬死你說把那兩班文武一個々只唬的心京胆战破步撩衣奔往上跑文種慌忙伸手夫夫范蠡心中害怕忙搀起越王老將辟敖一同宫官人等好容易搀起勾踐盘脚垂腰叫了半天这越王半晌还魂哎呦了一声睁開二目中文武这才放心勾踐坐在了塵埃二目之中眼泪扑酥々往下直滚

这越王 酥醒多時回過氣 二目滔々滚泪津
眼望虛空高声叫 伽葉龙天叫的振心 想当初
我孤設立松棚会 邀請五国中宗亲 会稽山中屯人馬
要害明輔楚伍員 子胥老赴松棚会 只說是
手到容易把他拴 誰知伍辛多英勇 馬跳驚慾救天倫
松棚会 走脫咸阳伍明輔 惹下叨々貫嘴唇
元帅房敖請五柳 杭州大战武圣人 桔梅子
大摆反覆蝸牛陣 打住天仙得道真 王禪王敖献粮草
背主忘恩順伍員 只說是 武子七天該命尽
誰知兇礼下山林 打破蝸牛救孫遊 雷振杭州把我拴
合朝的 文武拿到江東去 夫差武子太狠心
石室喂馬受羞辱 嚐糞嚐胆与卧薪 到后來
夫差一喜放回国 操兵練将有三卷 范蠡進献西施女
進献吳王害伍員 孫武子 五雷擊死癖了命
怎么又有圣人仙 八將怒把江東反 勾引那
伍辛與兵灾禍臨

焦休攸郢州报信忠孝王與兵替父报仇因為西施害死了子胥禍因我起一定是要滅我等五国这是元帅張典他献的計策名為別坑拴虎之計領兵前去假作犒賞決水淹賊一計未成險些失机后來被張典刲寨楚失砚胥攢了養由基才算去了我孤的心頭大患我孤又添兵派將差他妻子金賽花領兵前去協助前者有捷本前來說天羅四象陣打住了王禪伍辛黄歇三將堪々至死怎么不上夕月之朝孫武子与伍辛領兵到了錢塘江的南岸扎營如何是好

这勾踐 說着不由長吁氣 叫声列位中功卿
張典不知生合死 賽花金氏影無踪 二十多万
三軍可怜全喪命 大小偏將尽皆坑 孫遜这一與人馬
大暑杭州保不成 頭一件 他的法術無人挡
偷天换日有奇能 雷振杭州那一次 直到如今魂梦京
再鬧了 照方兒吃葯再一清 偺們君臣活不成
有其叫他來拿住 不如我孤赴幽冥 你們好
急速快去把杭州献 免得君臣同残生 越王言詞还未尽
班中怒惱老英太 这房敖 口并我主休害怕
微臣有本奏主听 如今楚兵既臨境 武子不是省油灯

这如今　既到錢塘扎下寨　大約不肯罢刀兵
微臣情愿領人馬　沿江一代下連营　我把那
大小江船命收尽　並不与他打仗争　武子总然有法術
兵若無船不能行　就讓他　打造船隻功夫大
只少也得個月工　我主立刻快修表　差官五国去調兵
先到那　姑蘇寧波兩国去　就說伍辛大興兵
替父報仇平各国　陵公吳王必心京　呌兩国
急早遣將發人馬　長江一代安下寨　伍辛首尾不能僱

三下裡加攻与他　再差人　陳蔡洛阳發人馬
攻打淮南郢州城　越王聞听龙心喜　劈鰲立刻就挑兵
这一各処調兵將　那曉得下回書水涷錢塘破杭州

六言句一首

楊柳鳴蜩綠暗　荷花落日紅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　桃紅復含宿雨　柳綠更帶朝烟
花落家童未掃　鳥啼山客猶眠

殘歌罢念一不多覧下演一部抄録通俗忠孝英勇吳越春秋全傳昨日言至何方表竟归期至那段節目昨朝言的是奎星下界文筆破天羅二星投妖乘將大得全勝武子救三將與兵至錢塘勾踐聞凶信劈鰲獻計俱是上部書交代明白且說元帥劈敖說我主那吳國与寧波兩下里兵到微臣再沿江放下战船鳴罗擂古吶喊搖旗使伍辛前后受抵不能相雇有心要平越國前有大江阻路後有寧波之兵那時我主再修三道哀表差官上洛陽陳蔡三國之君旧說伍辛明是报仇暗是捨吳平越削滅六國周主必定與兵問罪又有陳蔡二国助力呌他直取郢州那淮南的楚莊王国内空虛必定害怕

这劈敖　口尊我主听臣講　莊王一定必心京
差官准把伍辛調　約子那時定回兵　為臣等

会合寧波江东将　三下里加攻死一争　虽然不能全杀尽
也呌伍辛魂梦京　從此後　正眼不敢欺南越
我主杭州享太平　劈鰲奏罢前後話　勾踐龙听喜氣生
口中說　元帥之言是妙策　这道條陳委果精
立刻挑選人合馬　錢塘江岸挽抵兵　孤这里
隨急修表差官去　姑蘇寧波請救兵　劈帥謝恩辞越主
挑兵率領出了城　來到了　錢塘北岸扎营寨
連营十座有威風　江中船支全收淨　練在北岸作水营

且不言　元帥劈鰲收船艘　且說杭州倒運羌
忙修兩道哀怜表　差官双處求救兵　二差官
接表出了武林郡　馬不停蹄昼夜行　鞭ゝ打馬急如箭
鐙ゝ梨花快似風　先不說　寧波的差官下去表
单表差官奔江东　那日正走抬頭看　來到了
江东姑蘇一座城

杭州的差官背本昼夜兼程这一日来到了吳国進了西门穿街越巷來至了朝门以外差官下馬与黃门官把来意說明门

官入内正遇吴王設朝黄门官跪倒口尊陛下令有越国差官
前来上表吴王傳旨宣来見朕不多時使臣見駕吴王說杭州
的来使你主差你前来有何表章拿来我孤過目差官拿听取
出了哀表双手高擎远臣接过遞与了近臣〻〻接过放在龙
書案上吴王闪龙目观睄從頭至尾細〻睄了一遍不由的金
腮代怒手指淮南口中大罵
这吴王　看罢越王勾践表　龙眉紧皱眼元睁
手指郢州高声叫　大罵淮南未歪僧　旧因為

我孤杀了伍明輔　这又弄件大事情　与你又有何干己
多管闲事了不成　信见有　狗子伍辛点人馬
老賊由基調領兵　反叛休欣真胆大　惑乱本將反江东
你竟敢　偷過昭关淮南去　欺君背主為朋情
越王御弟心不忿　替孫與兵打扶争　恨只恨
狗道武子賊孫遜　孫家代你不非輕　假借雷擊脫逊身
改仙山中院姓名　為什広　下山反助賊狗子
以臣叛君罪不輕　兵下錢塘欺南越　藐視孤王朕不容

这如今　我若不發兵合將　狗子胆大太无情
吴王想罢朝下叫　越国差官仔細听　你急速
回国啟奏你的主　我孤不日旧發兵　差官謝恩出朝去
自去回国不必明　且說那　吴王殿上朝下问
誰人前去領広兵　錢塘江中帮越主　令拿那
伍辛孫遜把功成
吴王大怒忙问及班文武何人領兵前去小塘江帮助南越捉
拿伍辛反叛焦林欣与狗道孫遜一言未尽这声答應為臣不

才應往領人馬前去拎賊吴王往下观看說来者的是五營軍
门臣是鄭明吴王說將軍你既要去我孤与你千万人馬偏將
八員先斧一員前往小塘助越手喬的小心仔细不怕别人只
怕那妖道孫遜他在我孤駕下官拜護国軍师他精通道術神通
廣大法力无邊又有法宝用兵如神千万不可小看了武子必
須你見景生情随机應变
这吴王　大殿之上頻嘱咐　叫声鄭明你细听
小塘帮助越勾残　还有寧波李陵公　必須要

隄防妖道孫武子　他的妙術果精通　还有伍辛合焦燕
二人鈴沉武藝精　鄭軍门　下边答應臣知道
不必我主细叮嚀　說有辭王别了駕　吴王朝散駕还宫
且說那　鄭明出朝忙上馬　直扑輝光演武所
戎政拆掉斉恭見　軍门傳令就挑兵　尽都是
三十以上四十下　身形高大要年輕　馬要膘肥有烈性
人如猛虎馬如龙　总而言　馬步三軍挑十万
偏將八員一先鋒　挑選良辰辭吴主　傳令拔寨旧拍营

只听得　京天動地三声炮　罗催三棒往前行
离了江东姑蘇郡　直奔杭州一座城　但只見
双杆们拆前引路　一員大將領広兵　鈴刀劍戟如麥穗
旌旗招展甲層〻　又則見　盔頂朱纓飄火焔
斧鉞鈎叉晃眼明　不言吴国與人馬　急回来
且把寧波明一明
不言鄭明與兵在路登程且說越国那一名差官背本兄分風
夜飢飧渴飲馬不停蹄这一日来到寧波府差官打馬進城登

時来至龙禁门外弃鐙离鞍下馬望着黄门官把来意言所奏
了的门官往裡急精正遇李陵公設聚文武红门官跪倒口尊
我主今有杭州越国差使臣前来進表在午门外候旨陵公傳
旨宣来不多時差官見駕往上朝叅将哀表呈上内侍接过放
在龙书案上李陵公伸手揭来折开封皮展开表章闪龙目观
看那表上是何言语
李陵公 坐上展开越王表 字字行行仔细現
上写勾践九顿首 叩拜皇兄御座前 自從在

杭州会稽分手後 朝思暮想在心间 今有伍辛与人馬
声言与父报仇冤 伍子伍子胥 他被吳夫差害死
不与各国是何缘 大兵不往江东去 屯兵小塘江岸边
又听説 伍辛要平咱五国 陈蔡寧波吳越间
小国兵微难抵挡 拜求皇兄帮助咱 望皇兄
急速遣将發人馬 小塘江岸把营扎 还有吳国合兵馬
拿住伍辛去衬端 李陵公 看罢哀表心中恼
践勾又来誆哄咱 前在大摆松棚会 謀害所捕会稽山

五国中 会兵整整六十万 松棚台上設圈套
伍辛馬跳莺愁涧 杀伤兵将真可怜 我国的
元帅程文玉將命丧 伤我兵即五万三 直到如今心害怕
又叫我提兵禍端 不如我 稳坐寧波身不動
不曾别人恥笑咱 正是陵公心思慮 班中慢闪一員官
則見他 端带撩袍忙下拜 微臣見駕面龙颜
陵公認的是丞相 名唤颜真是大贤 丞相説
主公現着越国表 為何不語代愁煩 陵公听説呼丞相

旧把那 始末原由訴一番 伍辛小塘屯人馬
越王害心胆寒怕 哀求叫孤去助力 朕怕招出实衬壓
颜真你听説不可 微臣的有一条妙計良謀保万然

時才話表寧波的李陵公是心中害怕不敢发兵丞相颜真叩
首尊声主哇如今説不得不发兵的話了昔年越王差官請我
主共設松棚会謀害所捕那府节主公不去也旧無事如今伍
辛提兵所説报仇暗中要平五国那陈蔡寧波也在其内咱国
与越国为唇齿之邦古人云唇亡則齿寒如若是越国一破我
寧波也必难保望我主何想陵公你听更没了主意了正麻楷
打狼及頭害怕发兵不好不发兵不好陵公眼望着
颜真説卿意怎樣而行與兵罢又怕武子若不與兵又怕不

当卿家保替孤想一个主意颜真口尊陛下臣有一計主公速
发兵馬上小塘江会合江东的人馬再搭越国兵將等三面如
攻那怕孫武子与伍辛趁此好捉拿狗子李陵公你听心中大
悦依卿啟奏颜丞相即叩首謝恩归班而去陵公傳旨越国的
使用差官听真回国告知你主旧説我不日发兵前去差官叩
首辞駕出朝回杭州不表
且不言 杭州差官回国去 且把陵公明一明
往下侧言忙傳旨 宣召兵馬大元戎 只听得

班部之中人荅应　端带撩袍往上前　陵公坐上朝下看
细看这人有威風　刖見他　展翅卧頭擞項上
有体身川袍大红　红鞋宝釼腰中计　粉底朝靴足下登
生成的　身高八尺多么壮　熊腰虎背面皮青
釼眉朗目方海口　一部虬髯頦下生　来到了
品级山前忙跪倒　口内连々奔主公　陵公只才呼元帅
教场挑选十万兵　再与你　八員偏將為帮助
余萬年前部作號　小塘江上助越国　今合江东以力争

公孫鋒　謝恩辭駕出朝去　陵公朝散駕还宫
且説元帅公孫鋒　来到教场旧挑兵　急而言
人馬挑齐扎下隊　祭旂响炮用拔营　余万年先鋒為隊前
公孫鋒元帅掌號　只听得　悠々画角催军走
咚々战古响连声　日落昏黑安营寨　次一日
五古梨的旧起程
不言寗波元帅公孫鋒先鋒余万年代兵直奔小塘江而来且
說武子圣人在小塘江南岸扎营一连歇兵三日武子升帳

秉正归坐各王妃王卩秉將參見已畢在两旁侍立只見东平
王柳盖滇江王焦斌二人上帳跪倒口尊圣人老卩在上小孫
二双个沿江拿舡並無一支不知取何原故武子拿听才要问
話只見远探来报敵上祖师与东位王卩在上長江北岸扎下
连营十座旂旛招展炮响京天呐喊不絶把江面的舡支一概
收尽不敢不报乞令定奪圣人拿听口说知道
呈旂官　磕頭站起出帳去　圣人叫柳盖与斌進
你们暫且归班去　二人荅应两旁分　这武子

坐上沉音心犯想　此事大略費精神　小塘江北岸扎寨
连营十座靠江滨　又把那　大小舡支全收尽
我兵怎渡水孟津　收船扎营必有计　越王勾践使奸心
旧懷我　赶紧造船得三月　小賴活大日費釗
三军疲老生懈急　要想过江用了心　武圣人
坐上低頭正纳悶　跪倒的補后帯根　口中只把圣人叫
越江攔江可恨人　小孫々　到有一条良謀计
圣人留神听我云　江寬水深波浪湧　如若無舡怎渡津

望祖师　急速差遣兵合將　附近深山伐樹林
木伐製造八九百　沿江密擺似魚鱗　只等到
夜晚秉筏把江过　丑冷放炮与賊拼　先搶连营奪北寨
沿江一帶把兵屯　那時节　兵取杭州將城困
把拿力戮君共臣　此计不知好不好　任憑那
圣人調度費精神
武子圣人拿听忠孝王的話微々冷响说伍辛你只其一不知
其二讹的这一条妙计到也罢了但只一件只怕不能取贼之

勝你想那越王勾践見派兵沿江扎营又把大小船支収尽那
有个想不到木筏过江之隆他那裡自然反加防备一时被他
知道只用火器一阵攻打那时不但不能勝只怕反到自受其
傷你貧道细想这个賊將中必有别的诡計不可不防忠孝王
拿听口中答应说任憑圣人調度正在講话只見忽一陣風暁
吱一声把那坐纛旂刮为两段
武圣人　猜見大旂刮两段　心下着忙京又京
腹中思量说不好　此事殖稍大主凶　必須要

掐我贫道算一算 便知吉凶内裡情 忙将仙腕藏袖内
天河裡外细察清 这天仙 子午卯酉掐头算
辰戌丑未看分明 寅申巳亥掐一遍 天干地支吉与凶
孫武子 算勾多会喘一跳 大海茫〻舟吃一京
眼望众将開言道 你等留神仔细听 杭州的
劈盘之下疑兵计 小塘北岸已下兵 扎下过营五十座
摇旂呐喊金鼓声 这奸贼 收尽船支攔江面
沿江设下炮数層 我兵来残要渡水 火炮齐發命尽坑

他那裡 堵挡長江不交战 使咱难过水孟津
奸王勾践修京表 差官各国去求兵 这如今
吴国鄧以為元帅 率领江东十万兵 寧波陵公與人馬
公孫铧為帅作（戎元） 只等有 双国人馬齐来到
三面加攻战我兵 前後受敌怎遮挡 细想来
此計阴毒大不仝
圣人说还是小事那勾践差官上洛阳陈蔡下表叫周天子發
兵陈蔡相帮攻打鄧州使咱們首尾不能相顾莊王一定必有

吉前来调取你等回国荅救寧鄉那时兵将听見寧鄉受困定
然是心中神散乱他这理吴越寧波三国的人馬随后追奔你
等怎然逃得性命也是十亡八九你們细想奸王勾践恶賊劈
盘这一条连环计毒也不毒狠也不狠只怕这卅万楚兵要想
回鄧州淮南是万〻的不得能勾了恰一个〻尽做了他鄉之
鬼众将全听一个〻心中害怕
忠孝王 全听此话發了怔 龙虎王卩声不哼
焦斌柳盖无主意 柏桢与印心内京 嚇坏了

盖氏兄弟人两个 直挺石凤与姜英 中文龙拉住焦（成手）
口中只说了不成 白玉娥 颜氏来貞低頸项
下度金同淮风英 男女众将心京怕 这条毒计太果凶
又则見 趕将黄歇上大帐 双〻跪倒语不声
口中只把圣人叫 弟子今朝洞下情 既知道
奸王定下狠毒计 不如一死与他争 天寧要分豁话去
怨如遭捨把命坑 再不然 圣人必有奇谋计
荅救楚国衆生灵 圣人全听黄歇话 老卩俯闷在心中

暗〻的 坐上低頭想主意 忽然一计上眉夆
必須打此这般様 好破杭州武林城 这武子
想罢臉上聪含笑 叫声黄歇众將听 先犹去他有穿虎计
曾料那 勾践劈盘落诈室 吴国寧波人馬到
叫他劳而也无功 恼一恼来怒一怒 不破杭州不撒兵
先叫他 認〻武子名孫避 各国君臣魂梦京
拿住勾践首卩刴 捉住劈盘上缭绳 设下那
老将由基伍如稱 摘取心肝来祭灵 圣人帐上言此话

众将欢喜在心中 这圣人 说有代恕传将令
擂古聚将好挑兵 这一派将不大默 准备有
冰凍不塘江先抢劈盘十座营

真正圣朝天子三宣不如阃外将军一令圣人一怒传令中军
官擂鼓聚齐大小偏将听令军政司齐令只听得中军帐上亦
嘡ゝ花腔战鼓打了一个滕豆雷鸣一般只见打外边只听甲
叶响晓来了那付参遊佐旂牌苦官一个ゝ穿红掛绿身紫披
呈金盔金甲艮盔艮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宽子盔撩漆甲青
色巾绿战袍金钔緇黑幞討乌油甲尽吹上山打虎敲牙溺下
下海擒龙鬍角夫七長八短汗三山五岳人男ゝ女ゝ一齐上
帐参见武子已毕在两旁侍立摆列的刀斩斧齐圣人　圣坐上

往两傍边看了一遍往下高呼龙虎王忠孝王东平王镇江王
只听下边连声答应焦燕任辛柳盖焦斌四个人参见武子圣
人说尔等搞我的令箭每人各带五千人馬明日天晚二更以
后只看営中号火飞空半空中雷声不断一齐过江来近蔚教
的大营不得有悮战将各人俱穿棉甲在身藏有兵丁每人是
一件胖袄都川在身上不得有悮
四位卩　听见圣人这道令　个ゝ肩忙吃一惊
五黄六月穿棉甲　兵川胖袄了不成　别话是

与贼厮杀谋动手　热也热坏串兵丁　常保个了全丧身
省得人家动手争　莫不是　圣人嫌的错传令
不太得了氣迷疯　一个ゝ不敢搞（前令）　热地蚂蚁一般同
四个人　你聽我来我看你　圣人断唱呼畜牲
为何不搞賞令道　中军打持为何情　驯底是
来尋王卩来的標　红须年轻膛眼睛　丁字脚儿八字站
大呼圣人你是听　你日是　来了我罢来了我
这个军令我不应　五黄六月川棉袄　不发瘧子又不疯

叫我们　穿上棉甲准热死　不如来了到干净
隔着大江三十里　又無舡支怎樣川　又说是
号火升空雷声响　除乱乱过大江中　劈杀大营怎能到
浑身没有避水翎　大帐上　你们这道胡塗令
我等不敢吾令川　圣人舍听哈ゝ笑　叫一声
蠢子痴儿你不知
圣人微ゝ冷笑呼一声蠢笨的東西依我的軍令自管前去我
贫道自有奇巧妙用难道说我呼你们連兵代将自送其死麼

你们可记得姜子牙冰冻岐山捉拿鲁雄与费仲浑的故事我
这是一樣自管去罢四位王卩無奈手搞令箭下帐去可是圣
子ゝ怀着鬼胎圣人又往下叫王禅王教毛遂黄歇听令の个
人上帐圣人说你の人不許代领人馬各驾遁法明日夜晚二
更以后在杭州の门隐藏听见贼营一乱雷声响亮的时候那
就是偺们的人馬来進贼营去了
你四人　立刻城上就動手　来鐵城的将与兵
四门之上牢把守　大兵一到好闹城　四位卩

一齐答应忙搞令　口说弟子尊令川　圣人帐上又传令
薛朱莫申把令听　只听得　帐上连声人答应
四位姓卩把礼川　薛申朱楊双負将　莫文一同申文龙
圣人说　你等の将听吾令　每人各带五千兵
棉甲胖袄齐预備　照着任辛一樣川　明日晚
二更以后看号火　雷声一响过江中　直扑蔚教进营寨
各人帶兵往裡冲　攻的他　ニ三四五堡の座ニ
遗悮軍机问典川　四将答应搞令箭　領令下帐去排兵

述武子　伸手拔箭高声叫　盖乱龙与盖乱能
柏楨萬英馬石凤　只见帐下有人宿　五个人
一齐上帐参武子　圣人望下读了声　各代众兵五千名
棉甲胖袄预備停　明日晚　二更以后雷声响
号火飛空齐进兵　努力要抱不墮过　直扑那
大江北岸喝贼营
圣人说你每个人各代人馬攻他的第六寨七寨八寨九寨十
寨个的奇进不得有悮大元王小元王淮慶侯东平侯柏鄉侯

五將答應得令接令箭下帐而去圣人伸拔令箭又往下叫忠
孝王妃东平王妃鎮江王妃掃秦王妃听令只听得下面答應
白玉娥下度金斉素貞淮凤英一个个花枝招展拜倒圣人说
你の人各带五千人馬步步三军也预備棉甲胖袄明月晚二
古以后诸号火飛空雷声不断急速代兵过江來奔杭州城那
里自有接應中王妃答應接令箭下帐而去
四王妃　應令退下中軍帐　圣人坐上读了声
叫声着贼合前印　还有柏傑兵着的　四个人

答應上帐齐参见　控背躬身把令听　圣人往下叫の將
你等留神细听的　留下那　平越的人馬不立
照旧在此扎大营　餘者大兵挪营寨　倒退三十里下营
你の人　一同大小偏界將　坐守大寨查着兵
防备宁波与吴国　救兵二處怕刦营　必须要
你等小心加防備　遠候軍机罪不輕　四將答應说得令
立刻侍令旧拔营　只听得　吹吹人馬声不断
乱了烘不绝声　着的着伐领大隊　前印柏傑押后营

留下了　破越的人馬八五　照旧不動扎住营
倒退三十里挪营　防备宁波与江东　且说那
武子排兵派下將　吩咐摆酒先慶功　軍政官负不怠慢
調桌抹凳放快檯　孙武子　秉正居中归坐位
列摆淮南席一棚　随营音乐忙预備　吹的是
德勝令与醉太平
武子圣人在中軍帐上大摆酒席与众王王妃战將所有那左
令的男女二十一员俱在中軍左右列坐饮酒吹打了一会

止住了音乐武子又叫軍政官在营后边空地搭下了一座法
台今夜三更所用上边要设五行别的一概不用軍政官應令搭
台不表圣人与众將推盃換盏只吃到红輪西墜黄昏之時大
帐上秉上灯烛圣人吩咐撤去酒要眼望龍席等王惆言說有
破越众將明日夜晚俱各要小心过江一阵成功我管保捉拿
勾践君臣大破杭州准的月夜晚大功成矣
武圣人　吩咐你等歇息去　明月清辰論軍情
众將拜辞下大帐　各自归帐不消停　那有的

破越三軍领袄胖去　每人一件要等听　八万五千人声衆
个个抱怨在心中　这个说　武子国师真胡闹
这到將令好不的　穿着单衣还出汗　扇子不住要搧风
那个说　　这个说
还要与贼去打仗　動手厮杀难保生
五黄六月穿棉甲　從来没见这野情事　咱们又没发瘧子
又不害热病怕隨　那个说　武子天仙必知道
八成六月要立冬　众人听罢哈哈笑　登时の下乱烘烘

有一个　兵訖衕言呼列位　何必挂怨在心中
俗言说兵是壶种　呼你朝西不敢东　他跑太
大翁领了这胖袄　爱穿不穿自己り　明日我先不穿袄
豁去舌　杀了脑代把军充　不言楚兵全怕热
且把圣人明一的　坐把天交三更鼓　上了法台不消停
这天仙　披发手仗峨眉剑　踏罡步斗在台中
金攥黄旛展几展　口中念咒字々清　又则见
手内掐诀忙迭印　仙家法術果然灵　西北乾天生冷露

登时旧把星斗崙　万里乾坤如墨染　行云密佈黑咕咚
一霎时　东南巽地嗯々响　就如牛吼似雷鸣
大风一阵真利害　这不就万马千军作了大乱

话说武子天仙作法忽然间云迷星斗形云密佈东南巽地嗯
拉々大风刮起刮的十分利害作见湍有讚为证
冷々飕了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过树倒松梅播土
扬沙崩嶺岸不塘江水彻底浑五湖四海皆乱转门高呼喊
告苍天稍公拜许猪羊愿南山鸟往北山飞东湖水往西湖
贯脸吹刮倒斗牛宫吸呼吹倒森罗殿五百罗汉闹喧天四
大金刚吓散乱文殊失去青毛狮普贤白象难寻见真武
龟蛇岔了群梓童骡子无了踪仙山洞府打悠々海岛蓬

来客贻々老君难雇炼丹炉寿星收了龙须扇王母娘々赴
蟠桃一风吹断禄腾綠天王不见手中塔哪吒难覓匣中剑
二郎失去薛州城鲁班吊了金钢钻雷音宝塔倒三层赵州
石桥塌及殿龙王过海找夜叉雷公到处寻闪电十殿阎罗
覓判官地府牛头寻马面这风刮到普陀山吹倒菩萨十二
跑盘古至今也见风不相今朝真不善
只听得　大风刮了这三阵　暑气全消冷气生
凉风阵々人爽利　就如秋景一般同　那有的

大小楚军不嗓热　个々欢喜在心中　人々都把伏来念
伽叶苍穹不住声　这旧是　郧州庄王红福大
感应龙天怜众生　方才汗似甑蒸样　三军怕热盼凉风
这如今　冷风吹的人歸鶍　明晚早越好交兵
不言兵将心欢喜　且说圣人在台中　这武子
台上仗剑又念咒　六甲灵文诵的清　金攥黄旛展三展
登时改换是金风　咧拉々　此风吹的寒毛乍
三军个々体如冰　慌忙都把夹衣换　金风一阵换冬风

滴溜々　冬风阵々人觉冷　三军打战体摇铃
寄说此风来的怪　莫非六月要立冬　一个々
现成的胖袄寄上川　个々添欢喜笑容　难怪圣人道法全
未卜先知療雇兵　且不言　大小兵将棉换甲
先把武子的一的　法台之中念々咒　半空中
朔风刮越大不同
武子又把杏黄旛展了几展登时间朔风凛冽越刮越大不多
一时半空中飘々飒々下起一天大雪怎见得好雪

起初时一朵两朵次后来乱洒梨花鹅毛片々乱如麻银龙
乱抖鳞甲雷霆震怒霹靂交加雷霆震怒风搅雪空中乱洒
霹靂交加雪搅风玉屑如麻平地堆起千层玉万里乾坤看
料压大地江山一遍白千茶河汗雪堆花　又有诗一首
飘々荡々雪风吹　乌鸦变作白鹅飞　江湖河海如玉塚
小塘江内雪成堆
但只见　大雪纷々空中舞　碎剪鹅毛一样同
大小整兵有害冷　胖袄穿有解寒风　这个说

从来没见雷随雪　六月三伏霜冻冰　那个说圣人早知道
分散棉袄疾雇兵　又说是　越国此刻天不正
国破家亡倾刻中　不言众兵闲谈论　天仙台上显神通
急忙々　掐诀叠印又念咒　拘遣阴山東海龙
风伯雪童空中说　雷部众神在空中　但则见
邓辛张陶忙控背　庞刘苟毕分打射　九条蛟龙现本象
风伯云童驻真形　众神在　一齐空中来施礼
法官相招有何情　武子高声呼众圣　细听须道请个明

明一日　未时刮的风雾猛　来时刮到四更天
大雪成时雾卷作　四面雷响到三更　佈云童
申时兴作佈密雾　不许露出日月星　九位龙神齐怒勇
钱塘巨浪涛成冰　江水雾涛冲天厝　好去平越搯令兵
必须雾　莫要违令休遗误　如若是
不遵法旨我不容
众神圣齐应遵法旨腾空而去武子下台一宿晚景休提至次
日一早升帐众将口等圣人好令从来没见过六月里会下雪

天时不正雷鸣下雪这件事亘古少有圣人闻听众人称异也
不言语吩咐众将预备今夜晚过江平越众将答应只见蓝旗
来报对岸越兵呐喊擂鼓鸣罗沿江岸边列摆着战船无数似
有过江交战之意不敢不报请圣人定夺武子尸将手一摆那
名蓝旗回归了汛地则见伍辛上帐口等圣人方才报子报道
说对岸蛮摆船支鸣罗擂鼓他必是要过江交战
忠孝王　控背躬身开言道　呼声天仙请听知
劈教一定把江过　要与宗帝大对征　咱何不

大家努力去对垒　夺下他的大船支　今夜渡江可容易
省的费了到着急　孙武子　闻听此话微々咲
呼声伍辛保真是　这是越贼疑兵计　假意呐喊展旌旂
不过是　虚张声势人惑乱　怎肯渡江来对敌
你等不必胡思想　今夜一定立功绩　告诉你
那怕劈教兵百万　管叫贼兵血染屍　伍辛闻听无言语
大家忙将战饭吃　不多时　未正申初过了酉
太阳到了正平西　满天密佈稠云雾　朔风阵々刮的急

半空中　大雪纷々下的紧急　平地足有三尺余
不多时黄昏以已　楚营众灯点的齐　孙五子
分付众将摇兵去　预备过江大对敌　王禅王敖不怠慢
黄歇毛遂不敢迟　四个人　要了步军脚一踩
遁光招展快又急　过了小塘江一座　先到了
杭州四门等驱着
不言四将先上了杭州且说众将各自预备每人代领兵马五
千各守着喑尾只等着二更以后号炮雷声大作好过小塘江

神鵰這些人〻只覺的朔风凛冽寒氣侵人 一个〻身穿着棉
甲还是打战 見叹忠孝王說真是怪了六月理天气这当寒冷
必定速水 且說聖人見中将哥芭武子着了我的局已到腕挎
蛟龍翻哥芭吩咐雷声一响尔等这放火炮三军夯在聖人把
袍袖一抖扠豆一踩犄滴〻腾空而起替东将鳍中暑陣助威
不表且說東将代着兵弟芳着早火
但只見 漫天大雪從空下 霹剧盖臉雪变花
兵丁个〻川胖袄 战将棉甲才上加 一个〻

預備刀鎗手合番 单等雷鳴号火发 一齐恣勇把江过
霹教堂内好厮杀 一个〻 磨拳擦掌精神抖
平越成功哄哈〻 不多一时交二鼓 三军忙将信火发
只听渴 啉〻不住江光起 聖人旂属有光華
空中雷神忙不住 雷声霹靂天震塌 只听渴
喇拉一声山岳動 四面雷声及交加 伍辛進趟不怠慢
柳嵩焦斌把馬撒 率領着 二万三军扑江下
搖折吶喊人佈杀 薛中朱楊領人馬 莫文申文龙把攀

四姓将 率領截党兵二万 吶喊如雷天振塌
乱龙乱熊弟兄伍 蓋英石风二毫侠 淮慶春
柏楨五将為三隊 各代五千把馬撒 白氏玉娥顏氏女
下氏风英四姣娃 四王妃 率領二万兵走冰
渡江好把匀践拿 十七贪男女分队 来至江边仔细查
男女中将心欢喜 个〻都把聖人誇 但只見
一片汪洋皆冻住 小塘江上顽冰挤 忙傳令
馬步三军把冰上 冻的又厚又不滑 不多一时到北岸

傳令三军往裡杀 只听渴 連珠号炮京天地
三军吶喊振天塌 这一杀近大寨内 把一个
元帅霹教東将唬的遍体酸麻

吴越春秋

二十

肘才话表伍辛焦休欣柳盖焦武率領二万人馬直[illegible]相离不远传令响砲岸山冲踊賊兵只所得咕咚一[illegible]齐呐喊乱舞刀鈴闯進了劈敖的大寨且說越元帥劈敖代領十員偏将十万人馬沿江一带扎了十座大营把江船收尽栽欄蛮兵每一座营盘有一員战将代兵一万劈敖一战同将魏国忠在頭一座大营每日鸣鑼擂鼓呐喊搖旗估量着蛮岳無船怕他用不筏子过江是嚴加防备又見天氣更改大雪飛揚兵將害冷只得砍伐樹木烤火觧冷万想不到錢塘江会凍了蛮兵趁势过江栽寨劈敖在帳中正座忽听得半空中雷声响喨元帥說好了一打大雷必是要雪住天晴正然思想只听得連珠大炮軍兵呐喊說声不好才要会人打听只見一名益探炮倒口奇元帥禍是天降蛮將蛮兵全过了北岸来進大营来了劈敖闲听只吓得京慌連忙跑出了寢帳提刀上馬一同魏国忠率領三軍只得迎頭打仗

且說那　四位英雄領前哨　直往杭州大寨中
高挑轅门有鈴挑　了叉鹿角馬攔登　沒边的

大小蛮兵为猛虎　刀鈴乱举下绝情　灯烛火把明又亮
亮子油松一片紅　只听得　連珠大炮求王地
崖軍战古似雷鸣　耳内只听刀鈴响　削瓜切菜一般仝
不亜为　虎盪群羊湯潑雪　急雨摧花海地紅
蛮国兵将穿棉甲　不怕大雪冷如冰　越国的
兵丁凍的浑身战　如何動手与人争　大小兒郎齐叫苦
東西四散各逃生　忠孝王　迎頭遇見劈元帥
一声叱吒似雷鸣　大叫老賊休要走　老卫叫你丧残生

說着话　一拈艮鈴分心刺　元帥鋼刀往上迎
二人营中動了手　鈴刀并举大交鋒　康平王
柳盖手举无靡刀　迎頭挡住魏国英　丞口鋼刀丁当响
犹如打鉄似献丁　焦休欣　一仝焦斌多子双
乱斩見即馬步兵　不言四将冲頭寨　急回来
表々東將炮連营

这回书的頭叙最多少须一处々々的搭着說求了归朔方美一回整是不言四将冲营交战且說薛申杀進了第二寨与战将姜国信動手朱揭冲進第三寨与葛无龙交兵進了第四寨与馬好彪交争申文龙杀進了第五寨合岑明迎对敌盖无龙第六寨遇見了賀万年盖无宏冲進第七寨与湯有志交手姜英冲近了第八寨与郭显名動手石风杀進第九寨与王平厮杀柏頎冲進第十座遇見了刘虎二人交争这十座連营兵将对敌好一塲要战

越国三軍無准备　夜晚交争心内京　这薛申
口所得　兵刃刀鈴声乱响　三軍猛烈大交兵

一条鉄棒多上下　姜国信战杵柴如凡　朱揚的双刀如雪片
敌住双鞭萬无苋　莫文的　一对棒進直猛勇
馬如龍鉄棍不相争　中文苋双鎚如闪電　举明远鎚劈面迎
賀万年　三尖二叉劈叉刺　抵住元王蓋无苋
蓋蘇抵住湯有志　双条战杵嵘呼凡　東平兵
姜英施展方天戟　战住鋼叉郭显名　石风大战王子将
双刀响亮不绝声　淮夏兵　拍捎手枯梨花杵
刘虎朱缤斩将伞　各苋各寨人声喊　朱声振動斗牛宫

楚国的　兵将杀進連苋寨　越国見郎相战京
战斲用坐頭上代　挙肩頭盔脚不登　这几個
挈肩孪弓当刀砍　挙肩長鎗放刁销　心忙睢备安合鞴
意乱更帯代缰绳　这正是　将不顧兵只逃命
兵不雇将走西東　人欢馬乍英広将　登时间
烟透沿江十座苋
杭州的兵不雇将々不雇兵四散奔逃哀声不止　呼苦連天楚
兵勢如猛虎一般乱砍登时把大苋烟透好利害

四下里咚々鼓响八方上震々征云咚々古似春雷霹々征云
迷宇宙人如猛虎乍离山馬似蛟龍初出水旌旗乱展不亜五
色祥云劍戟刀鎗似那三冬瑞雪神只杀氣罩乾坤遍地征云
罩四野征夫猛勇个々争先战将心忙打兵双頭盔蕩々杀氣堆
凱甲咪々映日月滚々人行如洩水滔々馬绝多欢劳苍天造
只是遭叔这也是越国勾践该滅
但只見　楚越交兵大争战　刀可交加乱砍兵
三股鋼叉挑刀劲　長鎗枯動刺前胸　虎尾鞭

横挨竹節打頭顶　全崔斧奉劈天[illegible]　昆吾宝劍劈迎面
大刀一似半坛冰　五明鐘　四楞熟銅鎖鉄棍
狼牙棒上定銅丁　枣猿槊与流金鋭　犀益抓合瓜与星
各様的　兵刃只听連声响　苦死連耕在数兵
銭塘江北这一陣　馬死人亡遍地横　只听得
天上沉雷不住响　登时雪住又無凡　越国兵将难抵挡
东西乱竄各逃生　只杀的　父子对面不相雇
弟兄叔侄各分兵　昏迷宇宙怒声喋　連安战馬乱奔驀

只杀得　金鼓旗旄漫海地　折弓乱箭似柴棚
高坡之处人頭滚　低窪之处血流红　更战将
々々施戒交兵战　人々怒氣肖眉峯　三更杀到四更後
江北一代尽楚兵　不表兵将把苋烟　急回来
先表御蓋这英広
且説东平王御蓋在苋中与魏国忠交战一个的巨齿飛虎刀
一个的大砍刀二人杀了有一二十个回合不分勝敗御蓋心
中大怒使了一个单凤朝阳的架式一刀把一个魏国忠斩了

慌忙下馬割了首级也不顧助伍辛竟有代兵杀入了越兵的
隊内不表且説忠孝王伍辛与元帅劈蕭二个人杀了個难解
难分不見勝敗英広的心内有急施展出一路花鎗把一个劈
元帅杀了个馬仰人翻虚刺一刀往下代領残兵直扑了杭州
大敗伍辛一見衆往上撞一磕面苋駒赶了个嘴尾相連大喝
老賊肖鎗劈数躲身不及只听咔一声响亮
只听得　一声响亮有了重　後心中了鎗杀挨
前心透出鎗尖露　死尸吊下馬能行　可嘆他

为国今日丧了命　一世英名火化冰　三军看見元帅死
一齐害怕尽逃生　忠孝王　下馬拔劍削首級
上馬返奔越国兵　薛中棒打姜国信　得了两座大寨营
送朱揚　怒勇施威只一陣　双刀劈死葛元龍
英文鉄棒多沉重　馬如彪棒下丧残生　由文龍
銅錘打死岑明远　众人得了五座营　人欢馬乍広如虎
返奔敗將与残兵　賀万年　死在大元王手内
金背刀剁把命坑　盖元広鉈挑湯矯　代領見郎往里攻

东平奂　姜英施展方天戟　挑了越將郭昱名
石凤刀斬王平將　英広得券立奇功　淮慶奂
拍楨朱傑金战杆　鉈扎刘彪把命坑　十座連营全攻破
軍中返奔不敢松　十三员　彪將代兵六万五
揺折吶喊振天廷　一直不往别要趕　直扑杭州一座成
且说那　四位王妃早上岸　率領見郎二万兵
直扑杭州城一座　攻打四门破関城　且说那
王禪王教弟兄双　毛遂黄歇四英広　借遁过江不怠慢

来到杭州隐身形　四门上　四位好汉听動静
只听雷响不绝声　远々只听人吶喊　用知楚越大交兵
有人报進朝纲去　远不用把一位越王耳听似哑聋

话说王禅王教黄歇毛遂四位英広領会借土遁王江左杭州的四门上隐住身形天有二古以後只听半只中雷声不断又听得劈教的連营喊声不断用知道楚將过江与越兵交战四將連忙借遁上城以作内应又見城外边残兵用状如流星赶月一般直扑了杭州城下又举目往城上一看只見刀鉈劍戟生辉旌旗招展隊伍交杂原来是屑人近朝啟奏了越王勾残说楚兵过了錢塘江杀了劈元帅的連营越王闻听只嚇得京魂失色故此一全文種范蠡代兵上城来观看这是那御林軍護駕的人馬报随越王上城故法火把灯烛刀明亮乱展旌旂四位卩在暗中看的明白見城上的人多正杰狄耗不定只听得金古喧天人喊馬嘶越国的报馬如流水一般直扑了城下四位卩一見用知是取杭州的四位王妃領兵来到不敢怠慢又怕遁了圣人的军会只得借遁光腾只而起各探东西南北落在城上一齐高声喊咋

四位卩　各探东西合南北　遁光落下四个人
一齐吒咤高声喊　大叫越兵尽听真　这如令

楚国兵将齐来到　奔遁杭州四座门　如若投降免一死
抗拒王师刀碎身　说着话　吶喊楊成掄兵刃
一齐動手用奈人　王蝉王教掄宝剑　城頭之上砍三军
毛金眼　吴鈎剑砍如闪電　黄歇槐杖左右掄
越国兵将如麻乱　人々害怕冒真魂　四位卩
江碎鼓崔一兼般　状如猛虎蕩羊群　城上正自来動手
城下楚兵到来临　乘王妃　分在四面領人馬
楚兵吶喊似云屯　神鈴火炮了合罸　直挂杭州城上整

邑城的　　見郎忽身扑城下　　云梯秋索去城根
城上越兵全逃命　　楚兵邑城不費神　　登时间
郢州兒郎齐動手　　折関落閂攬千斤　　城门大開楚兵進
四位王妃領三軍　　曰王娥　　杀進东门往里闖
南门進了老素真　　西门风兵淮氏女　　卞度金
進了杭州北正门
杭州的各门大開楚兵業已杀進城中越王勾践是皆日上次
雷振杭州旧叫圣人啼怕到今日那里还有魂呢左手拉住文
種右手拉着范蠡渾身大战口中只呼烝相〻〻大夫〻〻救
命要杀二人一見守城的将士四散奔逃二人忙把越王攙起
乘乱打馬逃絶下城来只見一家大臣代領一隊人馬赶来救
駕范蠡着的明白用声招呼吵栢大将军快来救駕主公在此
馬上的那人听的明白伸馬二前滚安奔莫俯伏在地叫一声
主公快些逃命要
这栢英　　口内过〻等我主　　楚兵業已破了城
劈数死在伍辛手　　大将十員皆丧生　　所有的
一代連巴全攻破　　微臣保駕快出城　　趁着亏时天未亮
若等天明了不成　　这勾践　　听見此话魂嚇吊
渾身大战体挥鈴　　膛着双眼走不動　　珠泪汪〻面皮青
双支脚　　如同拌蒜走不動　　休重身沈腿难行
栢英慌忙跑几步　　抱住越王不消停　　三個人
抻着勾践上了馬　　文種范蠡上走了　　一隊三军随在后
保護越王往外冲　　来至了　　大街之上尚神香
乱〻烘〻乍了巴　　楚兵楚将出如雨　　乱砍城中大小兵

栢英說　　咱们别往正北去　　那裡兵多难战争
快奔西门逃性命　　二人闻听点頭在　　这栢英
手拈長鈴前開路　　乱桃兒郎桂甲兵　　文種范蠡保越主
一隊三军随后行　　君臣与　　不走大街穿小巷
直扑西北去如风　　不言勾践逃性命　　且說那
攻城男女乘英在
且說王禅王敖毛遂黄歇在城上杀散了兵卒城下的攻城的
楚兵来到大開四门四将与四位王妃相見乘楚兵是四面放
火杀人杭州城内登时火光冲天吶喊摇旂声如其佛且說攻
巴的乘将冲破連巴伍辛代領三军这杀残兵真是摧餅一献
扑了杭州而来那天旧有五古将尽待终天明了人〻抬頭生
城上观着尽是楚国的旂号伍辛等心中欢喜代領大隊的乡
開打四门而進一齐闯進城未会合王妃与四将这一陣厮杀
旧狱如瓦揉残云落花流水
这也是　　苍天造定遭劫数　　刀兵水火难临身
俗言寧做太平犬　　不作兵荒离乱民　　淮南的
乘将代兵把杭州進　　四面放火乱杀人　　一个瞧見一个死
双了一对命难存　　那管是　　高粱子弟有刀剁
不论公子与王孙　　三教九流貴与賤　　尽做無頭少頂魂
四王妃　　率領人馬将朝進　　捉拿越王勾践君
闖入皇宫進内院　　苦死宫娥与彩旗　　御何中
淹死尽是嫔妃女　　琉璃井内墜往人　　还有遇梁身自縊
也有刀劍自刎身　　海城中　　鬼哭神嚎天城暗
男啼女吁更伤心　　哥下呼子声怨惨　　夫妻难捨泪沾衿

不谕耶　忠臣义士者刀剐　孝子贤孙火内焚
節妇烈女悬梁死　义夫义女命归阴　这正是
崑崗失了一把火　不谕玉石尽皆焚　武了齐越一条计
屈死杭州百万民　只所淂　大街小巷兵馬叫
声音振動九霄云　不言楚兵合楚将　先表耶
只中天仙武圣人
且说武子天仙在半只中着的明白见卓将劫苞成功又见天
交五方慌忙送神归位送存凡伯佛正童子与八部雷神各归

本位武子卩忙把杏黄旂展了几展手内捻诀口中念咒一霎
时云收雪止天晴仍然是六月里王气钱塘江冰化照用一蒸
圣人一派云光晴满〻竟扑了杭州而来这且不表且说镇江
王焦斌打大营中攻杀我月一人在後追杀那些残卒来到了杭州
的西门不远只见城内火光冲天人声呐喊这时候天也亮了
往对面观着只见来了一隊人馬
镇江王　馬上苗神观子叙　迎頭来了一隻兵
迎面一将多威武　手拈梨花滚寿槍　又則见

汝边弥恨三匹馬　馬大之人各不同　当中一人王子兼
金冠身穿五爪衣　双傍边　二人俱是文凡相
乌纱蟒袍将能行　焦斌首神又细看　想得勾践要逃生
镇江王　馬上横铃声叱咤　勾践想逃万不能
且说柏英軍门将　看见人满怒气冲　口中喊
要拿休要京圣驾　柏英与你见雌雄　一摆良铃兵扎隊
战馬白夜往上冲　並不同　镇江王的名合姓
一拈战桿刺前胸　焦斌一见微〻笑　战杆它牛往上迎

但只见　双铃並举連声响　明炉打鉄一般仝
二人恋战十数盪　好汗心内自调停　我有心
江场在与柏英战　走脱勾践枉用工　不如假敗将他哄
回馬抡铃我立功　太伐去　投擎范蠡合文種
越五勾践擎进城　英左想罢主义定　灵点一铃走似风
这柏英　一见崔驹往不赶　一药一阵喊連声
焦斌回首偷睛看　看见人返喜气生　他这裡
阴手阴手托战杆　把馬一拧扭身形　大喝贼人休要走

着我的剉表残生　这柏英　耳听市議说不好
只听哧的一声响　柏英中铃费了命　这不旧
唬坏了文種范蠡与越国的老

時才話表鎮江王焦斌用回馬鈴挑了五花軍门柏英削了首
級上馬而回要拿勾践越三看見柏英喪命心内京慌文種傳
令御林軍齊上圍住英左大夫了一陣只杀的越兵叫苦哀哉
堪〻要拿住勾践忽然一陣狂風所起只乱的天昏地暗文事
范蠡二人保着越王逃命而去这且不提且说焦斌見越王走
脫只得近城这也不表且說楚兵杀到天明还是逢人旧砍武
子圣人架近了杭州封刀旧火审将尊令武圣人入朝至大殿
为坐众将报功伍辛献上了房敖与丁将的首級四位王妃一

有振功已畢圣人看了一遍叫一声龙屌王第子焦斌何候老
了武子说伍将都到如何不見令郎呢龙屌王回言第子伍侄
男柳侄男一同太子追杀越兵来至杭州不知太子的去何圣
人又说快差人打探忽見游擺良来报说端门外有镇江王手
提一颗首級在门外等令圣人说令他近見不多時焦斌随令
而近上了大殿献上了首級
孙武子 坐上間言朝下向 焦斌当神你听云
众将报功多一会 你在何处斩贼人 手中的

这颗首級是那个 一々说来細听真 焦斌拿听忙跪倒
圣人老了口内尊 小孙々 自從冲营将城近
遇見奸王君共臣 文中范蠡双保架 馬上还有一将軍
代领着 御林軍兵有几百 冲圍逃开正西门
小孙々看見忙攔住 要擊勾践越国君 那賊将
殺我单身無侶伴 排開人馬与吾拚 賊将自己通名姓
柏英杭州五軍门 我兩个 江坊動手大交战
没把輸营养敗分 小孙々詐敗将他引 柏英貪功随后跟

那賊人 不識詐敗其中意 回馬鎗挑惡賊人
大杀一陣賊兵敗 孙々捉拿君共臣 堪々的
奸王勾践遭拎覆 大風一陣天地昏 月过孙々睁睛看
走脱君臣三個人 故此我 梟了首級将功立
才到城中見圣人 焦斌说罢一夕話 孙武子
坐上拿听心暗沉
圣人听見焦斌杀了越国的軍门柏英勾践文中范蠡三人風
中坐命袖占一課早知其意天机不敢洩漏仰天長嘆口中只

渾誇獎鎮江王洋奇杀賊算你平越的一件大功吩咐軍正司
将劈教与申人的首級分為四门号令軍政司答應又見远探
来报乞圣人老了在上今有吴国差大将正明領兵十万在前
塘江西南安营拔李陵公姜元帅公孙鐸領兵十万在錢塘
東南下寨与咱国的武阳候安卯柏禁養明養成分為三处屯
扎不敢不報乞令定奪武子一擺手說在去打探
武圣人 坐上望下傳軍令 急速拿船兵渡江
圣人之言还未尽 下边上来了東平王 边柳盖

口中只把圣人叫 吴国守液在錢塘 分為東西安营寨
要把越国勾践帮 我国的 老营夾在当中向
前后来攻定受伤 老了傳令擊船渡 定然遲慢不安当
怕的是 四兴难拎人共馬 大营失内少主張
赶着錢塘的冰厚 何必擊船兵过江 孙武子
牟听此話哈々咲 叫声柳盖呆業障 那有六月将冰凍
貧道施法凌錢塘 过如今 吟龙神圣全归位
炎天冰化卑沉江 若无船隻焉能渡 除非插翅过汪洋

众战将 全听个々總明亮 誇奬天仙法力强
圣人傳令快预备 擊船少時快渡江 又叫那
甘仁吴礼双员将 还有豆欽与豆黄 四人镇守杭州府
代领兵丁要隄防 又傳令 兵将急速吃战飯
天交正午要隄防 大小战将齐尊令 另有将
大小三軍喜非常
挑而言天交午初圣人起身率領号友中将八万五千人馬来
至江岸只見战将艟艘大小王妃船到先千丈数咕咚々大炮

京天楚兵渡江上了南岸浩〻荡〻三十里之遥直扑了大营
旧有安.卯相條等迎接武子大兵合在一处扎下营寨武子升
帳争将参見分付今归本帳歇息明白在議論退兵之策争将
答應各归本帳武子回后寨静養一宿晚景提过次日圣人升
中军争将見礼已毕分為左右武子往下開言說列位将军平
越虽然成功旧只没挈住勾践还是心頭一患
这武子　說着往下忙分付　中军大帳設列伶
平越大功先慶賀　二来飲酒論軍情　只听得

該官答應列生位　設摆纓络共花瓶　男女左右按次序
列生往南席一棚　上几道　山中走獸云中雁
鶏魚鴨肉争爭腥　鮑鮮果品般〻有　買尽人間美〻精
武圣人　师徒上的是素品　大家齐盞飲刘伶
伺候之人斟上酒　開怀暢飲个挈盃　右席王
伍辛焦斌与柳盖　盖飛龍与姜飛虎　柏貞柏禁与安卯
姜英石凤中文龙　还有那　養明養成双員将
九宫山中姓英右　王禅王敖毛金眼　右边四位女使英

这正是　盃中竹葉流清碧　酒屹人心臉上紅
上一盞来下一盞　俗一盅来装一品　孙武子
手内挈盃腮含咲　吩声列位仔細听　未挈勾践是大患
还有寧波与江東　杈国的人馬安营寨　这如今
必須计把这功成
圣人說杭州的人馬二十万他拿听我兵駐日平了越国大暑
心中胆怯句然我有妙计叫他又国的人馬今夜必定大敗而
赵說着叫声伍辛焦斌柳盖由文龙按计四将站起圣人付耳

过来你四个人領兵三万今夜三更只須如此〻〻这般〻〻
我貧道在留尔等一天大务不用交兵吳将正明白然大敗亏
他一退尔等齐正随后追来大獲全券四个人齐声答應归生
飲酒圣人又往下叫焦伙欣王禅毛遂貴歇上帳接计四人答
應来至席前圣人說附耳过来今夜三更代領五万人馬如此
这般去攻寧波公孙驛的大寨不可有悞
且不言　武子𠜂下八員将　夜至三更破敵营
書中且說何人等　先把悞安明一明　自從白

盖頭嶺下交兵戰　天罗陣內恩相争　魁星下界破了陣
悞興云日入於三　虐不得　妻子賽花生合死
土遁之内且逃生　一直不往别处去　要上毛龙古洞中
我他的　师付纘由孙仙長　替他雪寃好立功
舍頭喪見逃姓命　不由一陣席伤情　自從我
辞師下山自投越　封為元帅掌権術　一同與人享富貴
越王恩待似弟兄　只因為　伍辛與兵平五国
是我献计破楚兵　楚失矶哥讃義元帅　安慶城外大拚兵

金賽花　一怒聘請四衣女　大摆天罗按五行
打住伍辛人三个　堪〻不久要功成　誰知道
武子孙赵将山下　請人破陣大交兵　妻子生死不知道
要回杭州也不能　这一去　袁告祖师将他报
挈住武子頹面增　悵興思想由神眉　瞄見夾龍峻嶺峰
这悵興　無心恩覌山中景　悽〻惨〻往前行
过了隐仙桥一座　来至了　飛龙古洞只尺中
看了看　洞门禁闭不敢叫　一傍侍立發怔争

暗〻傷心流痛泪　低頭納問声不哼　七煞神
坐在洞外心左算　忽听有人叫师兄　這一進洞見老祖
推备呂　二下高山要与武子見輸贏

且說外邊龍洞彩霞童尔手中提着花籃採药而回一抬頭看見了張興叫声师兄你是有福之人师付差你下山扶保越国官居元帅何等的富貴与妻子共享榮華今日既到仙山為何不近洞去參見老祖張興傘听回頭觀看認的是彩霞童子忙把泪收止住强長嘆答口呼师弟一向可好祖师可在洞内童兒回言說老祖正在洞中打坐呢張興說煩勞师弟替我通报旧說張興前来有事叩見老祖童你点旧走張興在洞外等候童兒近洞來至講經堂蒲团前双夕跪倒口尊老祖洞外有

弟子的师兄張興前来叩見祖师傘听說叫他近進來童尔答應站起走出了洞外一点手說师兄来罢师付呼喚你近洞去呢張興走至洞内来到蒲团前双夕跪倒磕頭口尊老祖弟子張興叩見祖师圣寿無疆老祖在坐上明知故問叫一声張興你不在越国受享榮華今日来到荒山有什麼事前来見我張興年听淚如雨下

這張興　傘听跪爬多半步　未曾說話泪連〻
口尊老祖听我講　弟子前來訴〻冤　我弟子
杭州越国為元帅　君臣相合比密甜　精文曾武多榮耀
統領兵馬掌兵權　誰知道　楚国伍辛與人馬
皆父报仇要雪冤　安慶城下大交战　血頭嶺下堵閙争
恨只恨　隱仙武子名孫逊　差遣徒弟叫王禪
雷打迷惝斯一面　來的越国真可憐　金賓花
弟子之妻心不忍　請仙擺陣困王禪　誰知隱仙孫武子
他為徒弟下高山　拜請那　魁罡下界破了陣
妻子生死保不全　弟子馬老去旧應　賊将埋伏惡战争

我弟子　無奈借遁逃了命　不敢回国面羞慚
回山來把祖师見　哀求师付下仙山　必須要
拿住隱仙孫武子　好与弟子报其冤　張興說罷將頭叩
兩淚千行在坐前　懼留孫　听見張興前后話
叫声吾兒免心酸　你今既提孫武子　你听我
始末元由对你言

懼留孫說那隱仙山的孫武子他的神通廣大法力无边有那三卷天書金攥杏黃旗峨眉宝劍至宝隨身你如何是他的对手我要是沒有左仙含也不能苍仁但只一件我身居東土心存清淨永不下山怕惹紅塵要將此宝与你又怕你妄用法宝有傷生灵是吾之罪也〻罷如今我傳授你一个金罩的法術縱有万刃千刀也不能傷害于你那李陵公還有半年的天分印何賊已此性命因破家亡孫武子現在饒總江屯兵你付耳耳过來張興走至跟前老祖秘授〻有金鐘罩的法術叫声徒兒听我分付

這老祖　坐上有語叫張興　仔細留神听我云

你今李会金鍾罩 万刃千刀伤不着 孙武子
平了杭州越王跑 你今不能保越国 今朝你上前塘去
会合吴国助越国 今夜必中火攻計 答旧元帅上寧波
那時節 你为寧後都总帅 等候伍辛動干戈
滅吴之后把寧滅 海门闸下起風波 不許你
持强妄把生灵害 違背师言不得活 我今有条茶條杖
賜与吾見做兵戈 是一条 懶龙被我將他治
宝杖的玄机有许多 快到後洞把杖取 好把攻东法力李

这張典 答應沓身去後洞 走近洞门細斟酌
紫务旋轉祥光繞 沉香案上一小盒 七煞神
東張西望尋宝杖 不見茶條那里擱 只見小盒生瑞氣
張典腹内暗顛夸 这案上 莫非有什么降聖
何不看々便明白 自從山中我李义 算起来
四十餘年我记得
張典心中犯想自從我入山跟随老祖李道至今有四十年了
这後洞我来过几次從没看見这案上有放光的法宝等我揭

自取下来看上一看也闹々眼見々市面想罢迈步走到沉香
案上定睛細看有一个黄緞五龙的經袱兒盖着闹看是異香
扑鼻用斧爪把包袱撒闹留神細看一个不方不圆的小盒兒
盖上明々的有字压仙盒那怕你是大罗天仙压在盒内一時
三刻化為濃血張典看罢心中自思我如今上前洞去哀求老
祖把压盒兒賞賜于我其不是好
七煞神 越思越想心越恼 給我降邦宝貴珍
那怕隐仙孙武子 叫他立刻命归阴 这張典

想罢迈步上後洞 忽然站住心暗沉 老祖如若不給我
那時反到不合心 不如我 偷盗此宝孥武子
再送降邦宝貴珍 張典賊星入了数 抖起偷盗不良心
急忙々 回身来至沉香案 抓起盒兒長精神
龙杖色黑斑又紫 揣在怀中把手伸 一旁边
拏起懶龙茶條杖 迈步如梭出洞门 一直竟扑前边去
暗々欢喜樂在心 这回書 張典偷盗无價宝
下回書苦坏公義典 三時南極將山下 群仙闹养在海门

此乃是 後話休提說現在 張典近屋見师等
手奔茶條跪在地 老祖坐上代咲云 說徒兒
还有別的取来取 張典京聽呼师爷 弟子去取茶条杖
焉敢多取宝貴珍 我弟子 從小李的手脚穏
從来不愛不取破鼻兒斜 如吾弟子說假話 只呼他
五雷擊頂碎天门
老祖聞听合掌口宣佛号說張典云口是愿既无孥別物何必
睹咒咲了一咲接过宝杖說張典此杖非同小可舞動有恶龙

之势說着傳授了進退連环取攻之势張典心灵神机不多時
把宝杖的運用進工记在心内老祖說去罢張叩頭站起肩扛
着宝杖旧走伏下說你且站住我有几言揭言須要謹記这是
你一世的収緣的結果你听我言来
遇李不可战 逢岳早収兵 山籠纏犇脚 猛虎遂鹿奔
若不知時务 难免一命終 劈面雷火發 兄弟两成功
懼当孙 揭言念罢說謹记 快快去罢莫消亭
張典全听說知道 一時难解内中情 拜辞了

祖师刚正讲経屏　呼听背后叫师兄　張興扭項回頭看
原来师弟唤松風　过張興　叫声师弟那里去
呼唤張興有何情　松風近前服代咲　师兄尚神你细听
咱家的　老祖洞中無数宝　都是异宝法術精
為何日給条条杖　别的陛和無一宗　我听说
武子武艺通天大　三巻天書神鬼京　金擂杏黄旗利害
峨眉宝剑接雌広　师兄呵　此去若无先天宝
要劵武子万不能　張興点頭说不錯　叫声真弟你听明

你若有　法宝赐与我几件　报他回山必感情
只要孥住孙武子　师弟恩代真不輕　松風说
祖师捨不的給你宝　旧肯給我未必能　我与师兄有恩義
小弟偷了宝一宗　仸了的　叩仙鋘見偷一扇
急迎代下夾龙峯　叩住武子拏孙翅　可得交述我手中
如若是　祖师查正我捱打　張興听说喜氣生
若肯助我將他報　得劵交宝领恩情　我張興
您肯速罗师弟你　為我張興言松風　童兒听罢遍法宝

張興接来揣怀中　二人正自来講話　忽听祖师唤松風
口中说　快罢送洞来関閉　失落真宝了不成
張興耳听心害怕　急忙々出古洞看見了八岔梅花長咲容

時才話表張興与松風正志講話忽听屋内仸祖口中叫快来松風来把洞门関了出去了東西童兒連声答應往里飛跑張興一見也不敢久停大公夾走出了洞门外来至了猛獸崖前正要借遁起身駕上钱塘江去一抬頭看見了瞿当孙的八叉花鹿正在崖前卸花呢張興一見心中欢喜说妙哉仸祖永不出洞閉着这个脚力也是無用不如我奇了去罢連忙抢行了几步伸手把鹿犄角扳住走近洞内来至鹿圈里边取出了安鐙扣备停妥拉出了洞外翻身跨上了梅鹿横担茶杖把梅花鹿一拍登時間四足生云咻々奮空直扑了钱塘江而来这且不表且说武子与衆将飲酒直吃到黄昏已后明月東升武子分付撤席各人傳令尔等領的兵八将俱个飽餐战飯幸炮会食依計而行不得有悮衆将一者答應下帳挑兵自去行事不提别者的男女东也旧各归本帳且说武子退到后帳漱口净手要施展法

武子了　退归后帳不代慢　施展法力显神通
拔法手掌峨眉劍　日視乾天斗共星　这武子
看罢指訣忙念咒　六甲灵文七字真　真言咒語念三遍

说急到快罢太灵　半空中　只听一陣云磨响
来了南方火金星　散务袖袍仗在后　武子抬頭看分明
但只見　二位尊神显法体　半云半务露形容
赤髮紅須飄火焰　面如重枣目如灯　又則見
立生一目三支眼　不亚敖山三盏灯　三頭六背真凶恶
掌中法宝各有名　这位了　双手挑定飛焰劍
五龙火輪一手擎　一手拿着鴉万壺　一手擎着列焰中
一支手　拿着一个大葫炉　上下渾身赤通紅

生奇一正烟云獸 后很五百火龙兵 那位了
雨如刀鉄双鵰腿 隱身由如墨染成 坐騎鳥龙噴冷务
一杆皂旗在手擎 二位了 奇在空中身拉背
法官連々口內称 相召吾神有合令 望法官
心須細々奔分明
圣人耳听口尊上圣我貧道无著不敢勞動吾神今有吳国与
亭波日国的人馬来到钱塘江东西南北扎营等神听貧道的
掌心雷响号令二位等神个按方向火炮齐放的大兵大务照

任江东的大寨不得有悞二神各應領法旨而去不提且說忠
孝王伍辛鎮江王熊斌東平王柳盖扫秦王申文龙四位英右
代領三千人馬直扑了東西南寿着大务迷漫好去破吴国勤
明的人馬焦休欣王禅黄歇毛遂四将領兵正在直扑西南去
攻亭破于万年公孙鐸的大寨
且說那 吴国大帅来旧越 正明代領十万兵
来至钱塘安大寨 東南安营不占哥 旧有那
远探禀报軍情事 武子把钱塘凍了冰 昨夜兵把杭州破

楚兵平越已回兵 現如今 南岸居中扎下营
特来告报是实情 正明耳听心暗想 武子用兵果太精
这如今 業已他把杭州破 大吴南岸已下营
他的大兵二十万 战将人々武义精 江东的
不都只有丁万正 想要胜他万不能 知己知彼才能胜
以少敌众急相争 欲代收兵回吴国 又恐怕
伍辛迳奈不容情 欲代不把兵来退 只有斯来没有也
正元帅 思々想々天色晚 太阳西坠月东升

不表吴国大营事 且把武子明一明 看了看
天交子時不代要 掌心雷响不施声 偏天只听刷拉响
由如地烈似山崩 空中的 二神等令施法力
个分東西双处行 西南一片紅云滚 東南上
一片昏黑墨染成
正是一場口难说四下里的話且不言空中二神施法用务照
火攻準言公孙鐸領李陵公的钧旨代兵十万前来旧杭州到
了钱塘法可旧所見人托武子使法水凍钱塘半夜破了杭州

只得在西南上下大寨与于万年商议先拿说咱们旧應来退
杭州已破要与伍交兵只怕不能取胜明日差細作打探東吴
要收兵咱们也退人馬吴国要是打仗咱们与楚国对敵公孙
鐸点頭说此言正合我义不表亭波之事且说吴国的正明坐
到了天交三古
江東的 元帅闷坐中軍帳 不知不覺到三更
耳听空中沉雷响 霎時乾坤墨染成 果然是
伸王手来不見掌 对面瞧人多不清 大务迷漫天遮住

正明观瞧暗虚生 暗々說 一感苍天多保佑
二感佛爷众神灵 三来吴王洪福大 天降大务旧生灵
到不如 乘此半夜將兵退 退回江東一坐城
元帅想罢忙傳令 立刻拔寨轉江東 俱个是
人尽卸枚馬扎口 旋旗息鼓掩威風 大小三军齐听令
乱々忙々拔大营 正元帅 代領人馬緊々走
直奔姑蘇大路行 軍兵正然登途路 只听大炮响咕咚
但則見 灯球火把如白昼 摇旗呐喊不住声

元帅一見魂胆丧 不雇三軍自逃生 丢三軍
个〻吴兵如潮寬 末了淮南虎豹兵 正明雇馬没命跑
任辛代兵快如風 手中的 残杆良鈴蛇吐信
焦斌蛇矛孩兒英 柳盖元焘勢又剁 欢仁了
扛秦王了申文龙
兵虽不多只有三千可利害呢頭一件大令迷是不知楚兵要
有多少二来这四位英雄猛勇揣鞄扎刀剁鏟砸卅边欣只听
浮哇吃吭以声音响亮田如砍瓜切菜滚汤泼雪一羡只杀的

吴兵叫苦哀哉四散奔逃往下大败楚兵在后後面追杀这一
阵把吴国的人馬伤其大半正明代領残扑江東而去不提且
說任辛柳盖焦斌申文彪四將收兵回营見武子报功这也不
提且說寧波的公孙鐸在西南上屯兵天交二古忽听見雷响
又听見自营内吵〻〻乱嚷說着了大火
公孙鐸 跑至中軍抬頭看 不由心中吃一京
回营四处盖蛇吊 八方尽是火焰生 看了看
千条赤線分南北 万道紅光列焰生 風催火势忽〻响

火丈風威一片紅 只燒的 漭营兵卒齐叫苦
大小不即放悲声 罗鍋帳房成灰尽 劍戟刀鎗乱縱横
只燒的 战馬不住嘶〻叫 咆哮蹄跳乱奔蓄
掛甲之人身代人 顕法胡須無宗影 但只見
焦烟燗額实难看 乱〻烘〻一片声 不住营盂齐催命
卯曾半夜古三更 公孙鐸 連忙上馬逃火難
于丙年害怕战京〻 佈令快回寧波去 不然尽在火中坑
兵合將 正自心荒想逃命 忽听火炮响咕咚

战馬嘶鸣人声喊 末了怀南將与兵 但則見
旌旗招展紅灯挨〻 亮子油松一片紅 三軍猛烈如虎
乱杀寧波大小兵 公孙鐸 一見不敢来堵擋
柳傾残卒跑似風 淮南四將朝上踊 个〻施威往上冲
龙虎王 乞牛战杆如怪蟒 毛遂宝劍快如風
王禅苑舞虬龙劍 黄歇宝仗似拆龙 四员將
帅領軍兵朝下赶 乱斬寧波披甲兵 火燒刀剁只一陣
苦坏尔即乗生灵 公孙鐸 一仝先牵心害怕

直扑寧波跑似風 元帅公孙正逃命 只听空中有人声
云中落下一老道 这不旧喝坏了寧波的大元戎

時才話表寧波的元帅公孙鐸先奉于萬年代領残兵忙〻似
丧家之犬急〻如漏網之魚后边的楚將代兵追杀这一陣火
燒刀剁鎗扎把寧波的兒郎傷了有大半公孙鐸正往前跑只
見打空中唰的一声吊下了一个人来到把元帅唬了一跳抬
頭观看只見一人頭代一字金身川寉廠相貌獰狰赤法朱眉
怪肉横生壹觔叠抱生下一支八叉梅花鹿手擎茶杀丈高声
叱咤擋住去路口中說尔是处败残的人馬公孙一見心不着
慌有心回去后边又有王禅等追赶事缶無奈只得抱刀陪笑

口等仙長末將是寧波大帥被楚兵用火攻叔芒奈的大敗后
边又有返兵甚紧望祈仙长大發慈悲開一生路思有重報又
不敢忘那道人聞听面言口等元帥但請放心有我怯典前来
説他总有千員楚將我也不怕说着谟过了公孙解的残兵梅
花鹿迎將上去怯典一声叱咤吆楚兵少要狂為有吾在此久
等多时快些前来納命
七煞神 鹿上叱咤高声喊 快些前来諸闹争
且說王禅往下赶 听见对面有人声 急忙〻〻

叔住坐李抬頭看 借着灯光看分明 只見迎頭一員將
目視来人不同尋 看了看 道教玄门多凶恶
身高膀作有威風 一字道巾頭上代 身穿雀廠是玄青
腰中的 黄戎系絛水火扣 水襪云鞋足下登
坐下一匹梅花鹿 茶条宝丈手中擎 生成的
面如蠏盖青又紫 朱眉双道趣环睛 一頭红法飃火飲
巨口獠牙恩行容 他也是 杭州越国為元帅
提兵调將長叔桓 只因大破四象阵 逃脫性命上山峯

这是他 盗宝二次將山下 要保寧波挡楚兵
姓怯名典人〻曉 今日前来要战争 这王禅
一見不由冲〻怒 双眉紧皱语高声 口中大喝罵怯典
小輩無耻又無休 你本是 敗軍之將休誇永
还敢前来逞英豪 改换道家將人唬 你止望
时唬别人萬不能
王大卩認得是怯典心中大怒哎哟好小輩你乃是馬前的改
卒馬敢又来充永阻我兵你心里想着改换了老道的打扮旧

旧無人認得你了你那里知道你祖師卩的眼力高强從小你
下过方買竄賣竄都認得的别说是你呀旧是你阵火燒了抓
把灰闻一闻旧知你是怯典闻听指頭观看認得是王禅不由
的心頭火起眉上生烟一声怪叫好野道氣死我也别要走坐
牢着看我取你说着催鹿上前掄丈就打王禅一見用劍招架
两个人杀在江坊战在一處
七个人 行说好话酱了臉 遮擱不住賭闹爭
丈打劍迎丁当响 丈去劍砍迸火星 江坊上

鹿馬横冲来回炮 亦死相拼賭輸贏 丈打天灵差多少
虬龙宝劍放光明 这一个 恨不能生拎王鬼谷
那个活拿怯总戎 怯典说王禅休逞勇 王禅说怯典少逞能
一个是 要报烧宝仇和恨 一个捉將立奇功
鹿馬盤桓十几遍 来了淮南將与兵 一声喊
打一圍來只一果 一圍一果正居中 怯典比作饅首餡
里外包皮好几層 鬼谷子 虬龙宝劍如雪片
黄歇宝丈下絶情 焦燕手拈皂英杆 毛遂刚鋒繞眼明

四面上 大串楚兵齊動手 乱舞刀鎗往上攻
吶喊旂如雷吼叫 要拎越国旧元戎 七煞神
怯典飛奔又条丈 招架舞挪不放松 越奈越永精神长
且留老祖傳发脉 江坊上 恶战仇抵丈五右
不多一时天大明 鹿上怒恼名非嬰 他这里
一声叱咤不绝情
七煞神怯典奈的高興一声叱咤施展飛虎式一丈打中了王
禅的脊背咕咚了吊下了证駒焦体欣毛遂黄歇三將看〻了

王大尸落馬一齐奔回还尸工夫张兴得便閙去了重用把鹿
一拍哮的了為空而起还赶公孙鐸与千多年的残兵往寧波
去了按下不表且说孙武子请神用火攻大务又處分兵破抵
自己在軍中放起傳留已必来至前帳座等中人报功等了有
半更次猛抬頭只見東南西北双古祥雲升空旧知是二神归
位去了不由的心中欢喜
武全人　座在中軍等甲将　不多一時天交更五
近来任草与柳盖　焦斌一同申文虎　四个人

朝上進礼将功报　口呼圣人在上听　聆丈仙师施法力
杀败吴国将与兵　那郑明　寅夜逃脱没拿住
特来回范禀报明　武子座上将頭点　了付軍机正上功
又则見　焦燕黄歇近火帳　抬肩王禅往上行
圣人一見心纳闷　忙问二人是何情　毛全眼
上前跪倒從頭道　细把元由诉说明　我等逐杀寧波将
与見越国大元戎　恶贼张兴摘去路　谁知他
武又比先大不同　力抵四将全不怕　道左黔虚運威风

他换了　一根荼条门路巧　由如飛馬一汙虎
王禅被打武下馬　弟子荅旧回大范　那张兴
成空拍鹿平空去　不知他的影共踪　寧波兵将逃脱去
禀报圣人是寃情　圣人闻听怔痴臭　在坐上
早知皮囊肺腑情
圣人掐指一算早知其又说你等日后在与見张兴厮杀千多
仔细留神他打盔頭山逃脱上了高山拚求神傅受了金中照
不怕刀鈴又勝荼条丈吽给他近退攻取之法尔等皆不是对

手久后与张兴小心要紧中人荅忘連忙用金丹治好〻王禅
武子傳令吽叅明代領二多軍兵去合金四将鎮守杭州又傳
令拿船兵分五路順大江先平吴国申将等令主刺将大船中
船海秋戦船各樣船支共是一千五百号摆列江岸圣人将人
馬尽皆上船用焦体欣作先爷王禅王敖座朴自己本中軍傳
令响炮起兵直扑丹徒些而去
但只見　先峯焦燕領軍对　武子天仙掌中芭
柳盖姜兵左右又　后哨石风盖飛虎　忠孝王

任年抚掌都兵印　帅肴罗女馬步兵　大船一支五百号
一片逊鱼水上行　二支船　接连摇動三雄将
三軍船頭運威风　四面都軍户主帅　五方旗摇半虛空
又则見　六陈劍明又亮　七層刀鈴撓眼明
八方戦船齐摇櫓　九宫九曜降天宫　十王子
报仇雪恨與人馬　直扑姑蘇一座城　大船行〻好几日
相离丹徒咫尺中　还一日　天仙正自催兵走
一宗出了全人京　行見青天明亮了　登时变夯蒙了

只听得　半虛空中云声响　来了明辅昰灵魂
空中跪坏白虎馬　倒控神飛落表英　来到了
江心空中摇坐季　中正王尸贼一声　高叫吴弟范兵将
手任任男子细听　还有那　我你武辛休害怕
不是閻双鬼怪精　我乃去飛淮南将　归天不如猪狗同
只因未　明辅临危死的若　沙江渡口昰英灵
望月楼前双剜眼　剜心旧是翠花宫　把我的
死尸沉江味魚解　人頭是挂三五范　今日不未别的事

擊叫你等子細听　先别上　江東姑蘇城一座
長明先令李見風　明輔說有用手指　大風斗起吼连声
船上軍將說不好　这不由唬坏了前部范中軍英雄

时才話表正中明輔在沙江显魂大叫焦奎弟兄軍侄男我見
伍子胥與吳国的势軍只怕一時不能取勝何况常州有吳王
的外父老王尸姬演他手下有强兵猛將頭一个操江大帅各
叫李見風此人小永無抵又見法随身必須逞路先取了長州
破了界関拿住李見風然后在平吳国替我报仇那才寃又不
伱我与只怕要受大害今日我子孫前来所未指引道路說有
用手一指好利害急見渦有讚為証
忠正明輔显英魂擊叫范兵焦休欣手指北天風势起霎时到

的天地昏含々颼々透胆寒紅日無光黄沙滚川林过掛折花
枝嫩柳妓花皆坏損播土楊沙迷眼睛沙江変作番浪滚忽々
水响似中名長江水永人發滲大小战船似浮平稍么船戶忙
成阵双手难抱上遂抛猫丁廠船不穩大江水去千尺高萬里
江浪番滾々大小楚軍各心京战將英雄皆愁悶從来也見海
暴風不相今番这一阵
好一个　中正明輔来显圣　大風一阵甚突凶
風里行来風里住　風送你那將与兵　只到的

馬步三軍路船上　船行水面似浮平　擊動當強一般樣
順水行舟快似風　所有的　战船不上丹徒里
直扑常州大路行　战船倒退九十里　風定茫息天又明
所有的　战船一千五百号　兵丁战將各心京
雲開風定齐观看　个々船頭弟換兄　分明是
伯父明輔才显圣　不知此处何地名　你言我語胡乱奔
閃坏全不豹一棚　且不言　先爷范中大小將
先把武子明一明　中范正座大船上　忽然江中起大風

只到的　大小船支如擊箭　不知南北与西東
霎时風定安穩妥　圣人船中把令行　快叫那
前部先爷来見我　问々此处何地名　軍正官員忙接令
上了小船快如風　来至了　前部范中高声喊
老帅王尸把令听　圣人老尸范中等　令先爷
急速相見莫消停
焦休欣聞听不敢代慢上了小船子行似如快箭不多时来至
大船小船靠住了船那英雄一閃軍正官跳上了大船進仓面

見武子圣人忙问說老帅王你是先爷官来此是何處告祈我
知道焦休欣聞听心中嗐怕說圣人老尸在上方才只因一陣
江風所趕到至此处末將細瞧了一遍外相吳国長州府扣河
界牌関一羕圣人听罢傳令取地里圖来看了軍正官答应一
登时把地里圖取到武子伸看接过来放在卓上用手撇開一
扁々々的留神观看
孙武子　坐上留神瞧地里　按着各国看了明
山東齐魯全不管　上赵邯鄲古北平　又看那

山陕秦晋扑南宋 河南陳蔡洛阳城 魏国梁楚兵西翘
腑到江南吴越城 先看卯 嶺寧池太侣安府
芦风怀揚与江寧 松江鎮江姑蘇郡 具各不对分不清
这圣人 又看江南長州府 果然不错是真情
武子看把仲丶怒 手指休欣问一声 你本是
前部先夆忍闹路 如何错乱意胡行 大兵斋蘇州府
未拿欽差上江東 你奈何 私自引到長州地
祁河県郡界牌城 倒退姑蘇九十里 多僧雪恨把寃名

焦休欣 闻听此话忙近礼 圣人留神在上听
明輔沙江把魂显 侠風刮到界牌城 这武子
闻听此话低头想 焦燕说的甚分明 说着武子忙点算
天干地支細察情 按着那 子午卯酉算一便
便知其中旧里情 元來此处该会战 我一定
会：操江大总戎
武圣人掐指一算早知其义付中说哎哟吴王还有半年天分
应该先平了姬演界牌关的操江大帅李建風必須把他治伏

了才能平吴武子想罢说龙虎王急速傳令馬步三军上岸扎
营明日起身先奔界牌关焦休欣答應立刻軍令傳因努力功打
势如山倒只听得吵：：人喊馬嘶去船登岸将船支一字尔排闹靠着江边
摆列遍插旌旂人馬上江岸扎营六十四萬人馬打已時直闹到
天有申刻这才把营稳住孫武子發放軍情回归后帐一宿晚
景休提次日清辰傳令拔营
只听得 三声大炮京天地 鑼敲五捶旧台营
一直不往别处去 竟扑祁河界牌关 且不言

武子天仙兴人馬 且把越王明一明 多亏大風逃了命
文仲范蘇保駕行 君臣等 直扑蘇州一座城
心虚只怕有追兵 这日来在蘇州府 君臣打馬進了城
来至了 午朝门外下座季 黄门一見不倘亭
進朝啓奏東吴主 夫差闻听心内京 忙傳旨
宣召越王快見架 黄门奉旨往外行 不多一时君臣利
品級山前跪流平 口中说 小王勾践参我主
君臣逃难至江東 只因五年举人馬 钱塘江岸安下营

多亏了 元帅 未现记 收下船支去下兵
寧波吴国来求旧 三面加攻好战征 谁知道
武子孙进施法術 冰凍钱塘水孟津 怒踊連营 死
打破杭州一座城 現如今 国破家忘年霄奔
挨奔姑蘇見主公 勾践说着流痛淚 大位上
吴王闻听長笑容
吴王闻听心中欢喜暗说杭州已破伍辛必是貪恋越国的景
華不來侵犯江東夫差想必说皇兄放心不必傷感雖然杭州

已破还有寧波与我孤的人馬必到那时借力齐心要拿伍辛
孙逊又如反掌傳旨摆酒朕与黄兄丞相大夫一来权京二来
洗尘荅忍宜不敢代曼設摆酒宴越王与文仲范蠡谢恩帰座
飲酒只見黄门官啓奏我主在上今有元帅正明在朝门外侯
旨吴王闻听此言旧知道元师改陣必是而回荒忘往下傳旨
吴元帅進見黄门官領旨云朝不多时元帅正明在阶前跪倒
正元帅 阶前跪倒奏我主 陛下留神在上听
微臣奉旨提人馬 去兵十萬上抗織 一路上

晝夜前行不代曼　来至錢塘一下芭　誰知越兵業已破
武子沿江扎下兵　孙武子　用法長江把冰冻
半夜打破杭州城　寧波大兵也赶到　東南西北按下芭
誰知道　武子暗中施鬼計　一天大备把兵営
伍辛代兵救大寨　將少兵微忽成征　杀伤了
人馬不足有五百　為臣大敗枯江東　大畧寧波也难恭
郢州兵將甚堤函　这正明　恭把不住頭朱叩
吳王聞听發楞怔　手內擎杯心害怕　暗々止说了不成

这如今　武子已把杭州破　萬保姑蘇怕不能
吳王正自心京战　远探忙旂报一声　口中说
為臣啓奏主知曉　武子下塘發大兵　繞路去攻長州府
直取操江界牌城　这吳王　坐上聞听说知道
呌声文武爭功卿　誰人可有安邦記　可保江東不受京
只听得　班部之中人荅应　為臣有本見主公
吳主認得是伯嚭　愛卿有今细说明　奸賊说
差官速上界牌去　通知元帅李見展　还有長州老千岁

又处诸指楚国兵　在差人　速调寧波与陳蔡
四处可以保江東　其名叫作绝席计　管叫那
伍辛与孙逖要想回国萬不能

且说奸賊伯嚭奏把吳王聞听龙心大悦愛卿这如今各国难
以求旧頭一件这水难解近渴第二件那陳蔡寧波岂不惧怕
狗子伍辛妖道孙逖他岂肯惹火燒身到是差人急速上長州
祁河界牌関告知操江大帅李見風足可以能指楚国的人馬
伯嚭聞听謝恩归班吳王傳旨命付將黄得去前往界牌関去
不表又把越王君臣留在蘇州派他三人監造菇蘇台具各不
提这可用自古人詞上一句話咧借过來使一使花两剥各表
一支且说七煞神張典自從他打了王禪一茶杀丈恭空而起

追上了公鐸鐸的殘兵不上几日來至寧波先是公孙鐸与于
萬年李陵公奏道孙武子冰凍木塘大破杭州又用火攻記燒
敗了我国的人馬傷其大半追杀末將二人半路途中与見了
越帅張典荅旧了為臣杀敗了追兵回來旧必要征讨寧波叫
他好诸指伍辛岂不是好
公孙鐸　奏罢一往前后话　陵公聞听喜又京
京的是武子真（利害）　志取杭州一座城　喜的是
越国張典今來到　能指楚国將与兵　傳旨快宣張元帅

不多一时至展中　来至了　品級山前全膝炮
陛下速々等又称　陵公坐上往下看　细瞭法典肖与容
則見他　道左打扮多威武　赤法朱眉面皮青
巨口獠牙天生恶　身高八尺有威凡　李陵公
坐上看罢龙心喜　高叫元戎听朕言　只為海门都忌帅
繞領水旱馬步兵　这法典　往上磕頭將恩謝
陵公設宴又接風　不言寧波法典事　且把武子明一明
焦休欣　前部先行领頭哨　武子伍辛去中芭

王妃夫人押后对 浩〻蕩〻兵馬行 但只見
蕩〻征云從地起 轟〻杀氣滿空中 旌旂招展分五色
盔英乱恍赤通红 一路上 軍威正斉朝前近
界牌関在咫尺中 武子令傳安营寨 只听得
大炮三声扎下营
只听得咕咚〻大炮京天 前軍不走后哨不崔 撞门旂安鹿角
刨塹濠子放中軍立起青沙大帳中三軍鍘草味馬埋鍋造飯
忽見得这坐盔安的斉正

安营南北列東西 尽按姜公得勝規 七層帏幔还嫌少
三層丁板更嫗禘 明显西门分八卦 鹿角深栽列旌旂
早知子子安营寨 鸦雀不敢向空中
武子升坐中軍双旁边擺列中將各位王妃与徒弟恭見已必
在双边占立武子傳令大家要功防範明日早在往界牌要战
且不言 武子营中一切事 单表操江大总戎
見風正在帥府坐 远探芒旂报軍情 口中說
报足元帥得知曉 武子関外扎下营 楚兵足有六十萬

特来通报是某情 李見風 坐上闻听將手指
不由眉皺眼元争 用手指定城外罵 杀剐的奴才不住声
闻听說 伍辛楚兵提人馬 要上姑蘇一坐城
平了越国杭州破 不上江東去战争 你反到
来取常州和河州 分明小視李見風 听說淮南兵將永
又有武子法術能 听見說 永東不塘城一座
孙逊用兵神鬼京 他有杏黄旂一面 雌雄蛾眉劍二斧
听見說 善曉阴阳之禍福 三卷天書法術通

盔战杭州拿勾践 大破天羅有大名 我今日
只闻其名未見面 明日念〻便知情 操江大帅正思想
又有远探报一声 江東的 奉旨欽差今来到
报知元帅快接迎 元帅分付摆香桌 則見他
欽差来到下能行
元帅李見風慌忙正冠束代帅領大小中將接欽差上了大堂
一个〻全膝跪倒口中說臣李見風等不知千岁的旨义前来
有失远迎在欽差的馬前請罪黄有志下馬將召旨念了一遍

元来是叫他固守界牌関阻挡楚兵元帅谢恩接过了旨义又
与欽差相見欽差告辞回江東不表且說李总兵打發欽差去
后立刻升堂傳令界牌関上添兵把守多設灰平炮子濠木雷
石又分付大小中將尔等各代人馬五十一百三百五百一千
按对调出各佔方向与楚营对面扎下大寨
只听得 大小战將斉等令 五刻代兵出了城
向高之地扎大对 勾斉連环安大营 明显肩
刀鈗劍戟如麦穗 旌旂招展密重〻 楚营对面下大寨

要与淮南大交兵 李見風 升座中軍先不表
有人报近大营中 界牌関中發人馬 現在对面下建营
忠孝王 闻听摆手在打探 伍辛执手語高声
界牌関上有防守 関外安营立大兵 那一位
临阵当先見頭阵 捉拿賊將立奇功 一言未尽人答应
上来一对將英宏 口中說 我等不才要临阵
捉拿賊人李見風 伍辛闻听往下看 認得自己二家丁
一个是 名叫刁豹人馬永 一个黄强刁馬能

王卩一見心中怒　双眉紧皱语高声　口中说
刁暴贡强快下去　另差别将去临争　二人闻听心不忿
高叫王卩在上听　今日了　小将愿去临军对
不斬呉贼不回兵　伍孚闻听冲〻怒　中孝王
一声叱咤似雷若
忠孝王大怒说你双了好不达时务老王卩昔死在江東我等
提兵报仇你看天仙徒门不少还有九宫山的四位义士卑位
王卩与战将全无有出阵呢你双了大胆么今宣不是欺人太

甚还不与我下去二人闻听不住不听反到往上所走口中大
中孝王莫不是要吞我二人的功劳不成中孝王闻听此言口
中大罵好奴才你有什么功情礼难容说有一回手亮出了宝
劍用手一指叫一声你二人对全人与卑将你说我吞了你的
什么功劳若是无有欺主一定立刻斬首
双了人　一斧砍倒将頭叩　叫声王卩听我说
小将情愿临軍对　江坊交战動干戈　又不是
飲酒付席先謙容　这是争杀拚死活　皆因王卩死的苦

剖心剜眼在呉国　恨不能　拿住夫差西施女
將他碎剮与零割　伯嚭浇支人油烛　空恨报仇心念伕
自从在　淮南吞兵共人馬　一路证杀有许多
池州安慶盖頭崩　大破四捐阵天罗　武圣人
氷凍小塘施法力　半夜叔芭平越国　杀败正明兵十萬
火攻一阵退寧波　我们双　並无出阵打过丈
都是列位把斧奪　今日来在長州府　界牌関下動干戈
我二人　临敵不末将功争　因念老王大恩深

自從平正收小将　恩代我们真不清　旧由如
子姪骨肉一般兼　恩比天高若海河　那怕死在賊人手
作鬼陰曹报大得　双了人　说道其间声悲痛
双眼涌〻泪如梭　中孝王卩也傷感　只听卑人把话说
你二人　忠心耿〻替报主　准你首先把将捉
欺主之罪全有我　此去成功把劳得　刁豹（强贵）
二人闻听心欢喜　叩頭下帳走如梭　二人戎庄大披卦
手提兵刃跨征它　元门外　咕咚大砲京天地

三军五把旂底摇　双将来至江坊上　二人催馬快如梭
这一射抵来要战　准備有好一场对壘廝杀把斧奪

吳越春秋

二十一

右調黄鶯兒
大战李建風　初河棲拜弟兄　兵困姑蘇威風盛
姑蘇台交兵　擒五危成功　西施女　换形逃性命
拎伯嚭　范蠡帰湖

残歇罢念一部多覧下演一部抄录通俗忠孝英勇吴越春秋全傳昨日言至何方表竟归期至那段節目上回書說的子胥显魂祭風战船至常州吳王聞報吃京李建風安营双將討令出战俱在上部書交代明白且說刁晏黄強率領三軍来至江塢往觀西覌看只見旂旄招展刀鈚密佈一寨連一寨一营連一营十分齊正二人用兵叨一指吩营門的小校报將進去只叫你那主將当先别者往来納命界牌的小校不敢代慢往里急越至中軍帳双夕跪倒报乞探江大帥得知营外有兩个淮賊設敵乞令定奪李建風正坐中軍才要遣將打探伍辛的虚实聞听有双將前来要战不由的心中好恼

探江帥　听見报到人要战　登時怒氣皱眉梢
剛牙挫的連声响　一声叱咤振天雷　口中說
可惱伍辛真胆大　渺視江東少英豪　不因姑蘇將道繞
界牌關下把兵鏖　他見我　連营下寨掤關外
立刻遣將把兵交　等我当先臨軍除　拿住賊人把皮剥
李建風　分付左右抬披掛　抬鞭攄馬把兵挑
元帥才要將身父　忽听帐下語高声　口中說
大帥不必心動恐　割鴉焉用宰牛刀　末將二人臨軍除
活拿賊將立功劳　李建風　聞听往下留神看
認的二將是仝胞　彭高彭昇弟兄兩　官居付將保吳朝
李建風　看罢双將心欢喜　將軍当先要听有
須要留神加仔細　淮將人〻武藝高　双員將
打弓答应說知道　元帥万安免心焦　二將回身下大帳
頂盔貫甲又披袍　兩〃人　手提兵刃斉上馬
五百軍兵隨認標　轅門壯怀火炮手　只听得
三声大砲振天雷

刁晏黄強正然射敵耳輪中听見炮响就知道有敵將当先一斉奔目留神覌看黄強說刁兄長你看界牌营中也是兩員战

将出来臨敵但只見打扮的到也威武怎見得有讃為証
一个是鳳翅盔砆纓現一个是艮葉甲挂連环串一个是大
紅袍繡團花一个是頂上艮盔飄雪練這一个黄金甲鎮赤
玲瓏那一个素罗征衣描金線兩个人弓箭隨身什物全尽
都是匣中暗隱三环劍這一个黄驃战馬似欢虎那一个扒
山玉路如艮嵌一个是大刀一口墜紅纓一个是画戟描金
如雪練紅白二將奔江塲身高大力真不善
双員將　看罢吳国双員將　一声叱咤似春雷

大叫小輩通名姓　老了施威拎惡賊　這二人
听見対面人招呼　奇把征駒坐季勒　迎頭明量淮南將
渾身結束有左威　這一个　宛子頭盔紅抹額
撩漆甲挂放光輝　录罗袍上團花秀　犀角玉帶腰内圍
那一个　烏油甲挂龍鱗片　項带砆英那鉄盔
皂罗袍上烟云滚　絆甲絲縧穗双垂　尽都是
左带弓湾如月弟　壺中密樸点鋼錐　勒下悬挂杀人劍
一个悬瓶个一挂鍾　一个是点子青馬宗　一个坐下跨烏錐

一个是　三股剛杈擎虎爪　身高膀乍面趣黑
濃眉豹眼方海口　油如黑煞似鍾馗　一个々
金背砆英刀一口　但要肖人命定手　脸似瓜皮黄頭髪
身高体胖正魁偉　兩个人　奉令出営臨軍隊
全忠武义遲能為　二人看罢微々笑　在馬上
吆喝叱喝叫淮賊
彭家弟兄看罢用兵刀一指大叫淮賊报名上来刀暴聞听微
々冷笑說小輩閙我听真你老了在淮南米莊王架下称臣忠

孝王魔前調遣忠正明輔的义子官拜龍廂左右護衛之職你
老了姓刀名暴那一位姓黄名強知吾等的利害下馬投降饒
你不死你叫何名根將上来二將聞听冲々大怒說淮賊問我
听真你老了在常州老千岁架下称臣探江元帥魔前調遣官
居付帥之職你老了是弟兄二人大老了名喚彭奇二老了名
喚彭异刀暴聞听一声断喝
這刀暴　一声断喝罵小輩　你家元帥叫何名
彭奇聞听微々笑　刀暴黄強仔細听　若提起

我家元帥名合姓　你兩聞知胆战京　探江大帥全知道
姓李双名叫建風　這刀暴　一声大叱催坐季
大叫彭奇你是听　老了正要將他会　叫你江塲先丧生
說肖話　馬臨切近挿叉刺　尖鋒利銳奔前胸
彭奇用刀忙招架　只听咯噹响一声　兩个人
話不投机沓了臉　大战龍潭虎穴坑　兩匹坐季来回跑
一对战將賭輸贏　這一个　三股剛叉飛上下
不离兩肋与前胸　那个大刀如閃電　削耳撩腮不透風

只听得　杈磕大刀叮噹响　刀架剛叉火熘生
兩陣三軍齐呐喊　催軍古打似雷鳴　一个是
界牌付帥威名大　奉令当先要立功　所仗本領来交战
左心不忿眼充爭　一个是　捨死忘生為名利
安心不善比雌雄　二人来回十数盪　分不出
誰券誰輸那个営
刀暴与彭奇兩个人在江塲上杀了个难解难分彭异在一旁
不由的冲々大怒催動扒山玉手指方天戟往上所闘帮助他

哥〻彭奇並力厮杀这边的黄強一見心頭火起眉上生烟一声叱咤吔好一个不知死的小輩你竟敢倚多為勝非是好汗来〻〻我与你見一个高低上下説肴一伏身催開了点了青宗馬手掄砵英刀揆頭就剁彭异一見用方天戟急架相还来在一处刀暴战住了彭奇黄強抵住了彭异兩对征夫四匹战馬好一塲仇敵悪战

江塲上　兩对征夫動了手　忘生捨死悪相争
兵刃交加叮噹响　明炉打鉄一般同　刀暴的
三股刚叉分心刺　烏錐战馬似欢龍　彭奇大刀急又快
坐下黄驄一團風　黄強的　金背砵英劈又砍
来回欢乍点子青　彭异催動扒山玉　画戟方天出水龍
只听得　花腔古打如爆豆　三軍助陣喊連声
来〻往〻如梭快　好似元宵走馬灯　江東的
界牌双將施英勇　淮营的人〻抖威風　恋战多時分勝敗
怒惱刀暴这英龙　手中的　三股刚叉　分上下
挨了彭奇怕又京　只听唬的一声响　吳將中了三股夆
又挑左肋連肚腹　死尸栽下馬能行　迭黄強
看見刀暴淂了勝　施展砵英金背夆　且説彭异正交战
瞧見了　哥〻傾生吃一京　心壯又乱想逃命
怎奈黄強不容情　順風扫葉刚刀落　只听唬以响一声
咕嚕〻　斗大人頭滾在地　腔中不住冒鮮红
死尸吊下能行馬　嗚呼哀哉一命坑　最可嘆
弟兄双〻归隂去　彭奇彭异喪残生　英名未上凌烟閣
二命先归枉死城　双員將　下馬上前剁首级
又在营門討战爭　蓋旂报進中軍帐　气坏元戎李建凤
只听帐下人声喊　口中喊　末將二人愿臨征
謝勇豆蕃見元帅　准备肴要与刀暴黄強見輸赢

時才話表刀暴又挑彭奇黄強刀斬了彭异二人下馬各剁了首級交与了隊伍耀武揚威又在营門討战就有界牌的蓋旂看的明白慌忙跑進中軍跪倒报乞揚江大元帥在上付帥弟兄賠敵双〻在軍前死在淮將的手内賊人还在転門討战乞令定奪李建凤聞听把手一擺那名蓋旂回归了汎地元帥只氣的双眉緊皺二目元番一声大叱好兩个該死的淮賊如此猖獗令人可恼分付兩边快抬本帥的劈挂予备本帥臨敵捉拿小輩与彭家弟兄报仇雪恨説肴才要欠身只听下面連声喊吽元帥不可末將二人情愿臨陣当先捉拿淮將要活的立馬生拎要死的人頭献与元帥李建凤往下観看認的是前营付將一个名吽謝勇一个名吽豆蕃二人的本領高強能征貫战心中欢喜二位將軍既要当先千万的小心仔细二人答应下帳重新扳掛各捏兵刃上馬率領五百打仗的兵郎炮响营開飛臨陣地

营門外　京天動地三声炮　兒郎吶喊把威揚
江塲京動双員將　一斉揍馬细端詳　但只見

一隊三軍排隊伍 兩員吳將至江坊 戎庄介胄天神象
挺束打粉不尋常 一个是 獬豸頭盔英乱犇
其犇甲掛九秋霜 翡翠征袍團花秀 腰束獅蠻八宝厢
一个是 青同盔配青同甲 征衣可体是杏黃
美玉無瑕腰中束 護心宝鏡扣胸膛 这一个
代内弓灣如秋月 壺中鵰翎豹尾囊 打將剛鞭安乔挂
誅軍宝劍鞘中藏 騎一匹 追風趕日花斑豹
宣花月斧手高揚 赤紫硃眉藍靛臉 形如惡煞似金剛

那一个 左右不代弓合箭 肋下配口劍鋒芒
坐下黃膘宗尾乍 熟同棍有八尺長 生成的
身高八尺多広壮 一頭黃髮面焦黃 硃眉兩道金須乍
由如病符下天堂 双員將 看罢界牌双員將
不由怒氣沖上蒼 刀暴黃強忙招呼 兩个人
一声叱咤把威揚
刀暴黃強一声叱咤（呀）來旁的吳將少要往前伸馬我二人在
此久等多時快報名來好在老丫的駒前納命謝勇豆券聞听

一齊摟住坐季抬頭觀看只見二人盔甲鮮明相貌魁偉一个
是金背刀一个是三股叉不由的微々冷笑口中說兩个小輩
問我二人听真吾乃常州老千岁架下称臣探江李元帥麾前
调遣官拜前营付將我叫謝勇他叫豆券你老丫奉令出营前
來拿你这兩个無名的小輩好与彭付帥弟兄二人报仇雪恨
不必饒舌快些报名撒馬過來受死
总而言 二人江場通名姓 謝勇吆喝把馬撒
直扑黃強來動手 掄元熟同照頂砸 这黃強

金背剛刀忙招架 振的英広兩膀疼 二人一齊催战馬
各归征屯大厮杀 黃強的 兩手儹勁掄刀剁
熟同棍架火星迸 这边刀暴忙催馬 吊爪双擰双股叉
豆券他 磕開坐下花斑豹 手中高舉斧宣花
叉斧相交叮噹响 江場四將展才能 只听得
剛刀銅棍声乱响 月斧相迎三股叉 四匹征駒多欢乍
兩对征夫是豪傑 一边是 截住楚兵無容議
扶助江東保夫差 一边所為要报恨 要把吳王西施拿

兩下里 恋战盤桓有几盪 黃強自覺力不加
剛刀難指點同棍 手腳慌張乱如麻 無奈何
一旋点子青鬃馬 敗陣失机把馬加 謝勇一見沖々怒
催馬要將誰將拿 这边的 豆券刀暴打死伏
喊叫如雷天振塌 不言双將交兵事 先表那
敗陣的黃強（恨的咬牙）
且說謝勇見黃強大敗落荒而走心中欢喜催馬牽棍喊叫吆
喝隨后追赶黃強敗边敗陣只听后边的馬蹄兒响嘹扭項回

頭觀看見數人一死相追不由的心中怒恨連忙一指腿把金
背刀抻下回手打豹皮囊中取出了兩支金標安心要打謝勇
把馬一跨一揺右手嗖的一声打將出去这才用声招呼（吆）賊
將慢來看我的標到打你且說謝勇赶陣早就留神見他把手
一揺有一縷寒光直扑了过面說声不好一扭身形躲將過去
誰知第二支標打出來了只听哧楞吧打在了腿帮子上了
只听得 一声响嘹着了重 腕上着標真不輕
鑽皮剌肉有二寸 順着嘴已淌鮮紅 这射勇

一陣昏迷頭發暈　身形难跨伐駒龙　咕咚一声栽下馬
不知南北与西東　啃唧〻　撒手撂了熟同棍
战馬溜江无影宗　黄強一見心欢喜　抽出刚刀催走龙
跑到了　跟前掄刀朝下剁　只听哎哟一命坑
削了首級掛馬后　英雄立刻長威風　來至了
江協帮助名刀暴　二人並力悪相争　豆寿知道谢勇死
兵心恋战是真情　急忙〻　虚剁一刀败了陣
率領三軍回大营　二人一見忙传令　調動兜郎五百兵

一个〻　呐喊摇旗朝下赶　乱牵刀鋭撒走龙
只听一陣兵刃响　苦死遭知在数兵　直赶到
营門不远双人馬　二人得寿回大营　不言双将見武子
且說元戎李建風　自從双将出营去　又則見
令字藍旗滾進营
藍旗官進帳跪倒报已元帥老了在上谢付将陣亡豆付将失
机而回現在元門等令李建風傳令吩付将進見此書剪断豆
寿就把軍前之事細說了一边李元帥只氣的三尸神暴跳五

凌豪氣充空　哎哟　好兩丁小輩我若不一鞭一个誓不为帥傳
令外边予备本帥亲自臨敌豆寿說元帥今日天晚淮賊業已
回营而去李建風說罢了便宜丹个賊吗他多活一夜不言界
辟营中之事且說刀暴黄強掌得寿古回营見了武子与忠孝
王就把軍前一邊兩陣傷了吳将三員献上了首級滴〻不断
說了一遍
兩个人　說罢軍前一往事　伍子喜氣上眉梢
誇奘黄梁合刀暴　二人乖果是英豪　忙传令〻

首級〻令杭門外　中軍記上大功劳　双将磕頭下大帳
二人心喜樂滔〻　孫武子　傳令散帳回後去
不多一時更古献　柳鈴唱号整一夜　中軍古打聚兵豪
东好行　参見一畢分班立　伍子坐上問一遍
誰上吳营見一陣　捉拿建風立功劳　只听得
刀暴黄強說應往　晉把賊人首級梟　說省二人忙参見
忠孝王下語高声　你二人　既要臨献須仔細
二人答应把身摇　重新介胄下大帳　双将接過又共刀

上坐李　营門炮响元門開　三軍呐喊把旗摇
乱撒抵它催坐季　江协站隊牵鈍刀　这刀暴
來至营門高声喊　吗声小校細听着　報与你家李元帥
吗他对壘把兵交　吳营的　藍旗跑進中軍帳
安战的情由禀一遍　元帥聞听心好恼　一声叱咤振天霄
手指营外高声罵　殺剐的　兩个淮賊怎肯饒
分付兩边抬色果　頂盔貫甲又披袍　跟隨的偏将忙挂披
李建風　下帳接鞭上安鞽　打仗的軍三調開哨

元門响炮振云霄　兜郎吶喊朝外擁　四将催驹随認標
李建風当中催戰騎　京動了　黄強刀暴仔細瞧
这一对面交上战　到只怕双将的残生保不牢

且說刁黃二將正然射敵听見吳營中大砲京天元門閃放三軍發喊又有四員偏將把住了陣角摆了个刀斬斧齊正當中有一將催開了独角獸來至切近留神細看好一付鮮明介胄

怎見得有讚為証

一將生來甚惡咤三岔金冠緊束髮八卦九宮大紅袍身披貫子連环甲腰計九股勒甲絲粉底戦靴登足下左边一張鉄胎弓金批刀掛右边捧手使一对虯龍鞭独角异獸噴云霞面如金紙眼如灯尖嘴縮腮赤髮作兩方金翅鳥臨凡大鵬一轉神通大五遁三術尽皆京至宝随身誰不怕拘神遣將件々能呼風喚雨隨時下操江總帥李建風常州界牌属他大只因一怒要臨敵双將逢之没造化

二人看罢用声招呼呼來者的吳將报名上來李建風聞听微々冷笑一声断喝好兩了去名的小輩昨朝打敗偏吾的三員付將今日竟敢前來送死要問你總帥的大名听我說与你知道

這元帥　虯龍鞭指双員將　小輩消神仔細听
江東吳國為大帥　官拜操江大總戎　我与那
常州老王同協鎮　李ア名喚李建風　如吾利害快下馬
割下驴頭是正經　如若是　身崩半个說不字
獸走鞭揍二命坑　刀暴闻听高声喊　大叫賊帥少逞能
我当你　項長三頭生六背　十二重樓天外生
元來也是尋常輩　老ア拿你立奇功　送刀暴
說有催開烏騅馬　手摆鋼叉刺前胸　建風一見微々咲
左手鋼鞭把叉迎　只听得　喀嗆一声架過去
右手刚鞭照項楞　刀暴抽叉难招架　只听噹的响一声
虯龍鞭　打重天灵崩腦髓　死尸栽下馬能行
英名未上凌烟閣　一命先归枉死城　李建風
走獸鞭打名刀暴　黃強一見怒氣冲　兩手拿刀摟頭剁
恨不能　一刀劈死李建風　元帥一見微々笑
山鳴馬閙大鵬驚　用方磕開刀一口　兩个人
江場動手不留情

李建風用鞭架過了黃強的金背砍鉄刀獸馬一冲撞將过去斉旋坐季各代征宅李建風搶鞭就打黃強兩个鞭刀併舉咭叮噹声音响嘵江場上火星乱迸三軍發喊战古如雷二人杀了不过有七八个回合怎奈李建風的虯龍鞭乃是至宝分量沉重黃強如何是他的对手刀磕剛鞭只振的兩膀酸麻虎口疼痛心中暗々的思想怪不得人說李建風頗諳慣战果然力大鞭沉再战几合只怕性命难保不如敗陣回營再差別人好与他交战黃強想罢虛砍一刀往下大敗

这黃強　虛砍一刀朝下敗　抵尔不过少來跟
恨命加鞭催坐季　恨不能　人会騰雲馬駕云
建風一見冲々怒　鋼鞭一摆调三軍　四將看見元帥令
一齐撒鞭後隨跟　李元帥　用手一指独角獸
大嘴張開口噴云　四蹄一抬風声响　頭上生角肚長鱗
这异獸　身高七尺肥又大　眼路金光罩京人
頭尾量來足一尺　能赶清風逸上云　耳内只听忽々响
赶了个　嘴尾相連人湊人　黃強要把金標使
怎奈建風早來臨　喊一声　大喝淮賊那里走
剛下一拳下狠心　只听吧叹一声响　打碎天灵命归陰

咕咚ㄟ 死尸一仰吊下馬 善見閻罗崔府君
五万三軍魂胆烈 叫苦哀哉不绝声 东吴兵
乱章刀能随后赶 追上敗兵就杀人 耳内只听兵刀响
遍地横尸血水喷 李建凤 追至元門接异獸
鞭指进門叫三軍 急速通报孫武 快叫那
狗子伍辛把陣臨
李建凤馬至淮营一声叱咤 呀营門的小校报将進去告知孫
武子与小将伍辛你説有界牌関的操江总鎮在此射敵叫他

出来早ㄟ受死别者的狂来送命小校聞听不敢代慢报進中
軍ㄟ上天仙圣人与忠孝王ㄗ在上刁黄二将臨敵与見界牌
関的总鎮李建凤走馬鞭打刁纂又打了黄强味的軍兵不少
李建凤还在营門射敵指名只要王ㄗ出馬不敢不报ㄟ今定
李忠孝王把手一探那名軍回归讯地伍辛在坐上不由的怒
髮冲冠双眉緊皱
忠孝王 坐上不由冲ㄟ怒 咯吱不住咬刚牙
手指营外高声罵 建凤奴才真可杀 軍陣前

連誅二将情难恕 还敢討战把口誇 信令拉馬指掛披
等我当先把賊拿 那怕你 项長三頭生六背
銅筋鉄骨用鎚砸 英広才要将身欠 眼下一人把話荅
口中説 这件功劳讓小弟 末将当先把賊拿
伍辛覌瞧是柳盖 贤弟当先正可佳 这一件
功劳愚兄讓与你 柳盖聞听笑哈ㄟ 忙下中軍重披掛
家将扛刀把馬拉 又則見 三位英広奇説話
咱户仁兄請听咱 等ㄟ我們全出去 与你畧陣看厮杀

東平王 聞听点頭説狠好 畧陣看戒把賊拿
快些上帳請軍令 愚兄等有你們三 三个人
一齐荅應説知道 抱動龍軀把話發 口尊元帥我等去
覌抵畧陣展英華 帮助柳哥将功立 四个人
同心合意把賊拿
忠孝王往下覌看認的是鎮江王焦斌大元王盖尧龙小元王
盖尧広不由得满心欢喜口中講三位贤弟若肯与東平王畧
陣那怕李建凤猛勇善敵准你三人前往立功三人聞听下帐

一齐披掛四家好汗上馬率領三軍至元门只听得咕咚ㄟㄟ
三声大砲兩杆引軍尧屏旂券出营来児郎吶喊来至江坊排
開隊伍三将接駒不動東平王一馬当先尧臨陣上李建凤正
然設敵耳輪中听見砲声响暁就知营中有敵将当先連任把
独角獸倒退了几步抬頭覌看只見淮营中出来了四将三个
在旂角下畧陣一将催駒竟奔江坊則見他怎生打扮
李建凤 揹住异獸抬頭看 目視柳盖献形容
四鳳金盔珠英罩 楼頭才代鎗金釘 披一付

貫子連环黄金甲 内襯猩ㄟ袍大红 九吞八扎双獸面
絆甲丝縧九股搖 束一条 美玉無瑕虜穷代
胸前恩挂镜青同 打将同鞭安青掛 誅軍宝剣鞘中盛
代内的 湾弓挺範力十五 壶中插满皂刀翎
坐騎之陣紅紗馬 巨齒尧膚安上橫 生成的
身高八尺多広壮 腰元膀乍兩頭亭 面如爛盖青中紫
赤髮虬揚火焰生 又則見 眼似金鈴火盆口
四丁獠牙唇外生 建凤看罢高声喊 丑賊收勒快报名

東平王 听見对面人招呼 揍住征駒看分明
迎頭量路操江帅 果然凶惡大不同 則見他
三岔金冠兎火焰 身披貲子甲玲瓏 大红征袍花千朵
玉代羊脂腰内横 又見他 胸前宝鏡氷盂大
吞口獸面度金鈴 坐跨噴云獨角獸 虬龙刚鞭手中擎
天生的 黄面金睛頭如斗 尖嘴缩腮似雷公
頂門煞氣高千丈 獸前威風百步令 他本是
大鵬金翅臨凡世 胸中法術有奇能 至宝随身多变化
五通三術尽皆通 狗神遣將如兒戲 还会吞日与呼凨
東平王 看罢界牌李元帅 不由馬上怒冲々
一声叱咤高声喊 殺来々々咱們兩个快見輸營

適才話表東平王柳蓋看罢了李建風不由的冲々大怒在馬上一声叱咤咧吴賊问吾听真你老ア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在郢州淮南楚國莊王駕下称臣忠孝王麾前調遣官拜東平王之職姓柳名蓋尔莫非是界牌関的賊帥李建風么絶不该連珠双將扫敵施威在营门讨战李建風伞听说丑賊少要狂為依我的金石良言你快回去只叫那狗子伍辛出来我們似見一个高低上下你总帅開恩饒尔不死快些回去若痴迷不悮立刻教你眼前作鬼鞭下傾生柳蓋不听此话則可一听此話只氣的元睁怪眼咬破口边唇乍碎五葉連肝肺一声怪叫哎哟好煊賊氣死我也竟敢說此大話朗言坐牢肴别要走看我来取你说肴一磕红沙馬双手高提巨茝刀馬焔且近照准了李建風分頂就剁操江大帥用虬龙鞭火速忙还似个人刀鞭併牟杀在当场战成了一処好不利害

二將陣前欢 揉碎宝雕安 双条龙戲水 一对虎争飡
只听得 兩陣夯打花腔鼓 兒郎呐喊不絶声
鞭磕巨茝兎火焰 刀架虬龙冷霧生 一個是
刀々不离頭頂上 那个鞭々打天灵 削耳撩腮兎廉刀
虬龙双鞭不放松 柳蓋的 刀光闪々如梭快
招架不及性命坑 飛廉犹如龙戲水 渾紅战馬一团風
李建風 独角獸炮似欢虎 兩把鋼鞭风抖翅
唿々只听風声响 叮噹乱磕似敲釘 兩个人
恋战盘桓十数盪 不济郢州这英么 自招自架难还手
兩膀酸麻挂醋平 江坊上 欢乍界牌李総戎
氣坏署陣的蓋么飛 三人撒馬朝上闖 圍住祁河李建風
这一个 它牛战杆如怪蟒 那个大刀半潭氷
这个飛廉如闪電 那个刚又似蛰龙 江坊上
四馬旋住独角獸 李建風战住四么英 越杀越勇常州將
欢乍祁河李建風 東平王ア心害怕 这滇江
焦燥不由胆战惊 小元王 飛么只说建風勇
唬坏了 大元王予蓋飛龙

李建風一陣頗战把の位英么杀了个馬仰人畨一个々遮前不能顧后人々只说李建風猛勇無敵力大鞭沉难以取勝無

奈之何坐打扎掙之四个人又走了几个回合一奇旋馬大敗李建風一見天色已晚不由的哈：大咲口中大吽四个小輩听真慢：的炮罢本帥闹息饒尔不死说着打淂勝古回营而去不表且说栁盖焦斌盖氏弟兄被李建風杀的大敗一个就问说四位兄弟与李建風交战是輸贏勝敗那忠孝王一見忙：说四位兄弟交战如何

東平王 听見伍辛问勝敗 未曾開言吽大哥
若问今日交战事 打仗厮杀不怎么 枉常间
就局小弟武藝好 斬将不过三五合 谁知今日临軍隊
遇見磨牙的硬（伙傢） 我与他 恋战没有四五盪
杀的我热汗似（潑點） 刀磕鋼鞭虎口热 双膀酸麻战哆嗦
多亏了 三位王弟去助陣 四馬江坊動干戈
鈴刀併奔与他战 心想要把建風捉 谁知道
操江元帅真不弱 英勇無敵賽瘋魔 武藝純熟旅力大
双条鋼鞭快如梭 只杀的 我等四个难招架
自招自架自騰挪 只得旋馬敗了陣 險些一命見闫罗
李建風 因為天晚他不杆 自回芒寨免干戈
我等回芒来認罪 杀斬存畄憑大哥 東平王
说罢軍前已往事 伍辛闻听楞怔： 素日常听人言讲
建風威鎮在祁河 我伍辛 只闻其名未見面
果然高强猛又頑 四位兄弟東不过 要靠我
一个伍辛代如何

忠孝王心中犯想这个李建風如此利害東平王等都会敗陣別人如何是他的对手況且他把住了常州界牌我兵揷翅安翎也兎不过去多偺能破姑蘇五国焉能平滅老父的寃仇何日得报担挨日月不致絫要頭一件莊王見罪第二件六十四万人馬日費斗金如何是好忠孝王想刻其间不由的仰天長嘆口中说四位兄弟且請归班勝敗乃兵家常礼栁盖等打躬退將下去不提且说伍辛心内踌躕忽然心生一计说有咧讓我愁会子也是没用不知我哀求圣人有何不可

忠孝王 坐上思想求武子 哀求天仙老圣人
他的法力神通大 能治操江挂印臣 但能勾
打破界牌関一坐 兵困姑蘇早省心 拿住夫差西施女
还有宏波陳蔡君 那時節 大报寃仇雪父恨
不枉兵將費精神 伍辛想罢將身欠 走至了
武子的座前拜倒塵 跪着二目流痛泪 断線珍珠往下淋
口中说 我父明輔死的苦 望乞天仙闹大恩
指望我與兵將（报仇） 捉拿吴王君共臣 替父报仇雪其恨
收屍殡葬我天倫 又誰知 越国恃典與人馬
折弓嶺上大伤人 养帥由基丧了命 楚失矶内箭揹身
又在那 安慶城中遭了困 多感圣人發善心
叔父王禅把山下 恩收四位矮將軍 因报号
大闹越营恃典敗 天羅陣中困伍辛 叔父義士同受难
又感天仙下山林 老圣人 修書請过孔夫子
魁星下界破妖氛 大破天羅四象陣 那恃典
全軍尽滅走無门

伍辛说只因恃典脫迯偺们的大兵离了盍頭來至錢塘江安营下寨為的是先滅杭州谁知劈鰲把江舡收尽又多亏了圣

人施展法力冰凍钱塘寅夜大破越国就只走脫了勾践文種
范蠡立刻过江杀敗吴国的鄭明寍波的公孫鐸威風大振立
時打水路上典兵上姑蘇去拿夫差西施谁知舡到沙江我父
显圣一陣大風將舡刮到常州府的交界起早典兵来至祁河
界牌関扎芑刁暴黄強赢了一陣今日双將臨敵遇見了操江
大帅可怜二人死在他的鞭下
伍辛说　今日双將臨軍隊　遇見操江李总戎
走馬鞭打刁黄死　柳盖一怒去云征　还有那

焦斌盖家弟兄等　四將杀不过李建風　大敗亏輸回芑寨
就靠孫〻有何能　这如今　眼下难勝界牌帅
怎到江東一座城　父親冤仇不能报　耗費钱粮罪不輕
哀求那　天仙圣人發慈念　就〻孙兒把賊拎
别說伍辛心感念　我父阴灵也感情　忠孝王
說着碰頭流痛泪　頭皮碰破血流紅　武子一見忙拉起
呌声伍辛你是听　告诉你　明輔之仇終須报
不必焦勞你不明　建風非比别人等　他的来歷不相同

他本是　西方大鵬金翅鳥　脫化臨凡降世中
武又高強本領好　要想赢他万不能　奇一匹
噴云吐霧独角獸　行動如飛一陣風　五遁三術皆知曉
呼風喚雨鬼神京　还有那　三件至宝随身帶
混元神槌開天釘　雌雄二劍鞭双把　大罗神仙破不能
你们是　凡夫俗子如何勝　見机而作可成功
今日暫且先回帳　明日一早再调停　孙武子
说着欠身归后帳　衆將散去且不明　且说操江李元帅

得勝收兵回大芑　一宿晚景無多叙　次日清晨又代兵
炮响三声出大寨　又到那　淮南芑门讨战征
有人报与孙武子　准备着圣人要定計牢笼

適纔話表操江大帥李建風至次日早旦清晨飽飡斋飯扒掛
已畢出帳提鞭上了獨角獸代領五百兒郎砲响三声出了大
寨緊撒一轡來至淮芑用鞭一指高聲大呌小校聽真急速報
將進去只呌伍辛出来受死别的枉来納命藍旂聞所不敢怠
慢往裡飛跑且說武子升座中軍宝帳衆將糸見已畢在兩傍
侍立聖人纔要發放軍情只見藍旂官進帳跪倒口中說報啟
天仙老卩与忠孝王爺在上芑門有界牌芑的李建風声〻要
战只呌孝王卩当先不敢不报啟令定奪武圣人把手一摆那

名藍旂磕了一個頭回归汛地忠孝王忙欠身形吩咐左右快
抬包果等我會〻悪賊武子說孙〻不必當先我貧道自有道
理伍辛聞所归位坐下圣人往下開言一聲王禅王敖毛遂三
人何在只听下边連声答應弟子们伺候聖人一見說王禅你
去出營與李建風見上一陣須要留神仔細王禅答應弟子謹
遵又說王敖你去觀敵略陣
王二爺　口中答應說知道　老卩只管放寬心
圣人又呌毛金眼　娃卩答應听示音　武子說

進前附耳來受计 如此这般要用心 必須盜取独角獸
無有坐驥好擒人 如若是 建風芑中有防備
害了異獸断絶根 三人領令下大帳 外边預備打仗軍
且不言 金眼毛遂在後面 先说禅教兩个人
領令忙下中軍帳 各提兵又上鞍心 率領着
五百兒郎往外灌 三声砲響闪轅门 両桿门旂前引路
三軍吶喊把馬伸 一個々 乱撒征駒催坐驥
出來了修行淂道真 大卩直撲江坊上 二卩摟駒且不云

且说那 軍前界牌李総戎 听見炮響早畄神
引仙旗摇分左右 当中明顯二玄门 有一個
旂下摟駒身不動 必是观敵略陣人 一个催駒朝上闖
建風仔細看假真 見大卩 道巾道服多凶悪
威風凜々似天神 坐騎白馬擎宝劍 李建風
叱咤如雷把話云

李建風看罢用鞭一指厲声叱咤呀來者的牛鼻子野道少往前來有吾在此又等多時快報名來王大卩正然伸馬耳輪中听見有人招呼抬頭一看只見迎頭一將三又冠大紅袍黃金甲独角獸手伏双鞭生的十凶悪王大卩看罢一声大吒李建風你連敗四將就該知道進退今日又尋上門來还敢耀武揚威自來送死問我听真吾乃王禅是隱仙山观武子聖人徒弟你若是三合战的過我々就饒你不死要是杀不過我叫你月下横屍眼前作鬼李建風聞听微々的冷笑

李建風 闻听此話微々咲 野道王禅你是听
江坊不講来開嘴 講的是武又显其能 有什么

武又自管显手段 老卩与你見雌雄 大卩耷听冲々怒
掄叙催駒朝上冲 馬臨近 盖頂搂頭朝下砍
元帅一見用鞭封 只听咯噹一声响 歎馬相冲各西東
只振的 大卩王禅虎口热 暗々着忙吃一京
与他交战須仔細 賊人力大善能征 説着話
二人江坊動了手 遮攔不住堵輸芭 鞭磕宝劍祥光冒
劍架刚鞭火焰生 只听得 双椿兵刃叮噹响
鳴鑼打鉄似敲釘 三軍助陣齊吶喊 花腔战鼓似雷鳴

獨角獸 四蹄如飛噴雲霧 白龙战馬快如風
二人本領俱不弱 江坊之上显其能 真正是
棋逢對手难藏與 將遇良才各用工 恋战盘桓十数盪
不濟隱仙淂道翁 自覺的 宝劍磕鞭真費力
虎口振的陣々疼 暗々吃京說不好 王鬼谷
馬上思量犯調停

鬼谷子王禅杀不过李建風心中犯想怪不淂小輩誇口委果武又純熟倘然撹敵不住反為不美有咧俗言說的不錯先下手的為強後下手的遭殃不如我用掌心雷劈面打他給他一個金風未動蝉先覺暗筭無常死不知王大卩把主义拏定不敢怠慢又把虬龙宝劍並拿在了左手一攑白龙馬往旁边一跨秘々念咒暗唪灵文把左手一揚望着李建風的迎面把手一怴好不利害只听淂唰拉々的一声霹靂响喨一片紅光直扑了李建風的面门打去

只听淂 唰々拉一声沉雷响 犹如地烈似山崩
建風一見微々咲 大罵王禅少逞能 你就是

魯班跟前要板斧 孔夫子門前賣孝經 你說你会將雷打
霹雷的方法是我兴 說着他 雲霞獸上拍一掌
四足騰雲起在空 雷火打出无有功 把个王禅吃一京
鬼谷子 暗；担京說不好 果然好个李建風
獸足生雲躲雷火 要想芒他万不能 這王禅
一旋坐驥朝下敗 不敢交兵心怕京 大撒征宅朝下跑
空中怒惱李摠戎 口中喊 白打一雷撂过手
要想逃生焉肯容 空中一轉獨角獸 只听嗯、响声鳴

李建風 怪叫吆喝声叱咤 野道回来見輸芒
赶着追着来的快 追上修真養性公 這元帅
奔起剛鞭往下打 大喝王禅看鞭捞 大卩闲听台頭看
一片寒光奔天灵 鬼谷子 馬上一見說不好
此鞭一落我命坑 着了急的大（卩身形滚） 哧滴；
借遁騰空回大芒
王大卩見鞭离頂门不遠說声不好忙把仙体一歪滚下了刁
安借土遁哧滴、回芒而去不表且說操江大帅加着劲掄元

了虬龙鞭往下旧打只听得拍叭的一声响唬李建風低頭一
看只見白龙馬筋折骨断横躺在地下鲜血京流並不見王大
卩的踪影連忙一挨异獸落在平川四下里尋我王禅的死尸
好割首級不提且說略陣王敖在门枦下看的明白不由的冲
；大怒一伏身哧滴；催開了战馬来至江坊到了李建風的
身背後手掄金雀斧摟頭就劈
王二卩 身后掄元金雀斧 盖頂摟頭下絕情
建風自顧我尸首 忽听脑后响風声 急忙；

回頭一看說不好 一圈吳獸用鞭迎 只听咯噹一声响
鞭碗大斧迸火星 忽一声 獸馬一冲撞过去
忙旋獨角看分明 原来是個玄門道 生的比王禅恶又凶
李建風 看罷大罵牛鼻子 快些通名再战征
二卩闲听双眉皱 大叫賊人要你听 你；卩在
圣人駕下為徒弟 隱仙山内苦修行 名喚王敖就是我
你敢打敗我長兄 說着話 催馬掄斧摟頭劈
二人江坊動手征 只听鞭斧叮噹响 強存弱死賭輸芒

江坊上 登时欢乍操江帅 兩把虬龙不透風
上下飛騰鞭双把 独角吳獸快如風 王二卩
使的口内吁；喘 斧架剛鞭兩膀疼 無奈之何敗了陣
一旋征駒扑大芒 李建風 一見王敖敗了陣
心頭火頭怒；冲 一拍坐下独角獸 追上二卩不容情
左手掄鞭往下打 只听嚜的响一声 王二卩
后背之上着了重 打的顺口倘先紅 哉兩哉来恍兩恍
險些吊下馬能行 這王敖 抱安吐血朝下敗

胆战心虚怕又驚 元帥催獸又追赶 驚動了娃卩天（滿星）
全仗着 隱身法術不怠慢 迎頭攔住李建（風）
扁拐掄元（打怀）子骨 這不就唬坏了界牌操江李摠戎

話說二卩王敖被揼江元帥李建風赶上一鞭打重了后背幸
亏了是二卩修成了半仙之体这要是别者之人准〻死于非
命只打的抱鞍吐血催駒扑营门大敗而走李建風一見口中
大吒吆喲好一个野道要想逃生怎得能勾说着話把独角獸
用手一指味滴〻的追赶下來列公王敖的馬慢李建風的云
霞獸快别说是一个王敖就是十个王敖也不了哇还亏了式
于大仙早就知道了故此在营可就差了毛遂叫他在暗中接
應这毛卩所仗着隠身法術他的手执扁拐在暗中等候着这

且不表且說李建風他便將他的那一个云霞獸一拍他可就
赶將下來二卩王敖了不防有一位矮卩在迎頭等着呢幸亏
矮卩身材短小搆不着他的那上三路双支手掄元扁拐照准
了怀子骨就是一下只打的李建風哎喲一声急忙摟住了異
獸

李建風 哎喲一声说不好 摟住異獸往下瞧
左右觀看無人影 不由心内暗發毛 口中喊
这是谁人胆子大 暗里敢把我來敲 矮卩暗中微〻咲

吽你式〻我老毛 这矮卩 說着掄動手中拐
吧〻（把叹）懷子骨敲 一逞旧是双三拐 打的建風氣沖霄
氣的他 喊叫吆喝罵小輩 你是好的出（來把手交）
明人不作阴謀事 背地打人不為高 李建風
指望叫出毛矮將 矮卩只当是白饒 摟拐不住照腿打
建風獸上好心焦 無奈何 一旋異獸回里跑
毛卩一見咲軟肢 二卩这才逃了命 進营不表这王敖
且說那 建風敗陣頭里跑 毛卩后面緊跟着

雲霞異獸走如箭 不住回頭往后瞧 这毛卩
一生所仗隠身法 后边跟着樂滔〻 跑着赶着來的快
到了营门下安乔 手下人 拉開異獸接兵刃
元戎迈步把身摇 建風忙上中軍帳 这矬卩
随后跟着仔细瞧

不言毛卩遂后面緊〻的追赶且说那李元帥迈步上了中軍
帳秉正坐下乎战將一齊的打躬一个〻口尊元帅今日臨陣
不知斬了几个賊將元帥李建風耷听口呼列位將軍今日本
帅臨陣堵着淮营要战出來双个玄门一个江坊交战一个旂
下观風我们兩个人厮杀也有十几个回合谁知妖道王禅祭
起掌心雷打我他不知本帅騎的是異獸被我一拍雲霞獸騰
空而起那妖道雷打无功被我赶上劈頭頂一鞭將他打下坐
驥

李元帅 眼望乎將呼列位 仔細听我本帅云
妖道被我打下馬 征駒中靳令归阴 那妖道
踪影不見我正找 又來略阵那玄门 手中大斧來交战

本帅与他思相征 江坊上 不过三合並五盘
那人失机敗是真 被我一靳打后背 堪〻赶上把賊拴
縱騎正太赶妖道 自覺的 怀子骨上痛难禁
本帅摇駒左右看 並無宗跡那边存 到後來
被他打了好几下 双腿生疼搏了筋 本帅無奈敗了阵
明日一定把賊拴 乎战將 间听个〻尊元帅
阵上之威恭别人 遂太淮賊打几下 也把賊人唬冒魂
就只是 暗中伤人难防備 这件事得留些神

幸亏元帅架的住　要事别人命难存　李見風
听見申人誇他永　喜上腮边長精神　仰面不住哈〻咲
大叫列位请听真　淮芒中　不过所仗孫武子
他们师徒勐伍辛　不是李某说大话　就讓他
小〻法術怎瞞人
李建風说淮芒中有能人今日暗打本帅不过是隐身法桃葉
渡避形草这几兼法術能藏住身体别人就怕他我李某可也
不怕只是我临陣之时妄了罢我的献身形鏡代在身边所以

才被人打了等我明日代在身边一定与淮芒討战那怕淮賊
兵有百萬將有千員一百个孫武子我也不怕晉叫他会隐身
的不能隐身会遁的不能遁總有騰雲駕之能只用我掐雲霞
獸可就把他们拏住李建風只雇誇口誰知这些話俱被毛遂
在旁边听見
李建風　洋〻淂意忙傳令　中軍设擺酒刘伶
茶與列位同欢飲　明日拎賊好立功　那怕他
將有千員兵百万　想过神河万不能　左右答应不怠慢

急刻调停放筷中　但只見　干鲜菓品般〻有
肉山酒海一般仝　虽无烹龙与宰凤　買尽人间色〻精
该值官　挨次斟上酒刘伶　列坐祁河虎一棚
居中坐定操江帅　大家飲酒論軍情　毛卩他
占在一旁来看嘴　暗〻留神仔细听　只听一將等元帅
末將有话要回明　自從那　元帅今日去臨陣
常州差人到芒中　老千歳姬演傳王諭　吩附元戎守闵城
还有那　公子差人去送信　只叫元戎防楚兵

善哉不如且善守　不必与賊打仗征　耗着他
料草不接軍心乱　那时一陣旧成功　建風牟所將頭點
旧依千歳那般行　说着话〻　你一杯来我一盞
欢呼暢飲与情濃　不言建風来飲酒　先把那
奉令蛙卩明一明
且说毛遂奉武子軍令拐打李建風跟遂元帅近操江大芒所
有方才李建風说的都被蛙卩所見记在心内暗〻的思忖说
好賊呀敢則他有献形鏡这还了淂到要留神纔好倘若被他

瞧着我只怕难討么道有列趄着他们喝酒我且去去找至馬
棚先把他的雲霞獸盗了去是我的功劳一見蛙卩想罢着身
下了中軍心里说我且看〻虚實瞄〻道路找〻那个攮刀子
的在那里拴着有人看守無有再作道理
这蛙卩　想罢出了中軍帐　各芒各寨看分明
处〻提鈴防的紧　满芒灯火虹天红　又則見
巡芒小校梆鈴响　腰刀云鞘亮刚風　七層圍子摆攪木
鹿角疾藜陷人坑　巡芒的　武戰伐刀来回走

人声唱号夜巡更　蛙卩看罢往后走　走至后寨一座芒
看了看　坐令巡卒五六个　坐地喧嘩飲刘令
猜全行令全頑耍　唱么呼六叫的请　天漏星
淄將过去抬頭看　原来是坐大馬棚　多少战馬拴槽上
各樣名色数不请　内中有　烏錐黄標桃花馬
扒山玉共枣留紅　赤兎渾紅呼雷豹　銀合海留共青鬃
这蛙卩　看罢外曹有名馬　進内仔细看分明
東强西望南北看　槽上单拴一条龍　看了看

身高五尺去一丈　頭上独角鮮甲生　行動如風慣上阵·
四足五尺快似風　这匹馬　名為独角雲霞獸
建風伏地把攻成　雉卩一見心欢喜　记准方向云了捌
听了听　各褁兵将人寂静　各苍不断人打更
二次近了中軍帳　不見争將飲宙怜　原来是
操江大帅微酒宴　元帅归回寢帳中　毛遂一見心欢喜
话該今夜我成功　这如今　我且不盗独角獸
不如我奈李見冗　毛卩想罢主意定　恶狠〻

手拿刚刀下了绝情

且說金眼毛遂二次進中軍見李建風归了寢帳心中欢喜暗說圣人老卩監战杭州大破四象陣氷凍錢塘江從来不知道怕人今日遇見李建風千嘱咐萬嘱咐只叫我们小心依我看来这李建風也不过是我等之輩為何只說他武藝高强添力无边又有至宝遂身比别人的本領高傲叫我進营先盗他的坐季如今先不盗馬我且進他的那寢帳暗暗的将李建風杀了割了首级回营报功就完了大事何必又淂片他征强堵券是这个主义雉卩想到淂义之處立刻広心抖起一回手打眹

中唰一声拉出了一把七首列位何為七首这件東西旧是一把小刀子比風霜还快能勾行刺扎人可上不淂陣冲不淂鋒書理交代明白言归正傳毛遂手拏着七首攥子躡足潜踪直扑了后帳不多時来至李建風的寢帳门外望裡一看只見帳中还是明灯爛烛的只見操江大师独自一人在那里观看兵書案上明恍恍的放着一把宝劍掮上挂着一面青銅的鏡子

这毛遂　進了中軍抬頭看　建風独坐在帳中
案上放着纯刚劍　掮上高挂鏡青銅　但只見

鏡内豪光如立閃　雉卩观瞧心内京　唬的往后退几步
心裡奪呼把步停　李建風　对燈观書不睡覺
挂着鏡子了不成　此物心是值錢宝　照出形相了不成
这正是　賊人胆虚話不假　毛卩不敢進帳中
一壁走着一壁想　不如且忩盗能行　这金眼
迈步番身离寢帳　統出中軍走似風　毛遂所伏隐身添
故此来回任义行　揔有那　坐冷巡更人来往
要想瞒他万不能　毛卩胆大朝后走　登時又列拴馬营

这雉卩　来至跟前宙神看　兵丁静睄却无声
毛遂一見心欢喜　邁步如梭進馬棚　来至了
独槽解開雲霞獸　直扑安架不消停　連忙搭上鞍合鞊
代上鞦嚼扣偺停　这雉卩　手拉异獸往外走
群馬一見吼連声　毛卩闻听說不好　攥刀子
一齊乱叫了不成

金眼毛遂手拉着独角獸往外所走誰知道这些个馬是恋群的牲口一齊的咴咴咴咴乱叫雉卩一見暗暗的說不好这些

個攛刀子死的個個戀牽这一浪叫驚醒了看馬的人可就偷
不成（唎）也罢我打後营门出公也到省事毛遂想罢後又拉回
来往后所走到了一塊空地烑卩說我拉着他走后营门必有
兵丁把守馬能放我出厺有（唎）不如我騎上他叫他奮空駕雲
回营报功有何不可一定是这亇主义烑卩想罢一蓄身跑上
了独角獸両條腿又短蹬不着蹬用手往觭角上吧拍了一掌
毛金眼　蓄身跳上独角獸　小腿蹬不着鐙（金槅）
犄角之上拍一掌　雲霞獸不動半毫分　这烑卩

心内着急口中罵　攛刀子的忲人心　你的主人旧难惹
畜牲你也欺貧人　打着你　犹如泥塑釘子鈫
叫你駕雲不駕雲　烑卩說着掄掌打　軟筋之上用拳墩
只听得　叮噹打了五六下　又拍犄角騎在身
异獸摇彭鬃尾乍　四蹄一台架起雲　只听得
唿唿一陣風声响　烑卩獸上喜在心　离了后营朝上起
只听風声振耳輪　毛金眼　催着要把淮营上
报功好見武圣人　那知异獸真奇怪　圍着本营打轉身

獨角獸　四面週圍空中繞　又到中央往下沉
唰的一声落在地　烑卩凿神驗假真　看了看
仍然还在吳营内　何曾挪動半毫分　毛遂一見氣乍肺
急了一亇汗渾身　这烑卩　蓄身跳下雲霞獸
大罵畜牲可恨人　東西南北走了亇到　敢則你
依旧落在此間存
烑卩一見只急的渾身是汗遍休生津口中大罵好畜牲你它
着我繞了亇难的湾子敢則你又跑回来（唎）真正的可恨烑卩

說着不由的心彭火起眉上生烟取出了扁拐揺了亇結結寔
寔的照准了独角獸好一路混打这且不表且說界牌营中看
馬的馬卒听了听天交二古竢添草料的時候了連忙端着草
料来馬棚才要添草只見单槽的元帥的坐季踪影全无慌忙
跑出馬棚来找找到空地切近只听得雲霞獸呱呱呱呱吼叫
又听得兵哪响嘵馬卒闻听連說不好了
这馬卒　听見馬叫說不好　有了贼人進后营
放下草料回里跑　吆喝喊叫不絶声　口中喊

列位毅計快来罢　偷馬之賊近了棚　衆人聞吹俱京醒
一齊争起乱烘烘　也有那　抓起刀枪合棍棒
快点亮子與油松　登時各莅都知道　天蕃地動一般仝
只听得　人声吵嚷如鼎沸　别放偷馬的迯生了
只听甲葉嗦嗦响　挪鈴不断响叮咚　后营中
将佐見即如麻乱　火把灯球一片紅　毛遂正打独角獸
听見人声吃一京　急忙忙　蔚住扁拐凿神看
滿营人喊不絶声　声声只嚷拏賊寇　别叫偷馬的迯生了

这毛遂　一見不由冲冲怒　大咯此馬盗不成
不如給他絶粮罢　要了此獸命殘生　这烑卩
說着别起那扁拐　抽出攛子不凿情　双手攢劲朝上凑
对准异獸下絶情　哧的一声着了重　独角獸
咽喉哽嗓冒鮮紅
金眼毛遂用七首尖刀刺中了雲霞獸的咽喉哽嗓咕咚倒在
塵埃烑卩慌忙收起了七首将双足一跺哧滴滴借土遁恭空
回淮营报功不提且說衆兵丁吶喊摇旂来至了馬棚的空地

大家亩神細看見元帥的坐季咽喉流血死于廢命一个个京
寃千里魄散九霄齊説不好連忙着人去奉报元帥这些人分
開四下里拿賊且説李建風天交二古以后观看兵書耳内只
听营内吵吵乱嚷声如鼎沸只當是淮兵刼营忙忙手提剛鞭
往外旧走忽見馬卒跑到口尊元帥了不得 喇 不知是何人把
元帥老卩的独角雲霞獸刺死
李建風　听見馬卒一夕話　大海亰舟吃一京
哎呀一声氣杀我　手指楚營罵連声　好賊人

竟敢偷近大营寨　刺死本帥俊駒龙　我一生征战常勝淂
全仗独角獸成功　伏着他　斩将奪旂攻營寨
威鎮界牌各国京　今日害了独角獸　不亞如
拆了双腿一般仝　元帥越想心越恨　咬碎剛牙剉玉釘
急忙上了中軍帳　傳令擂古莫消停　中軍官
聞听尊令不怠慢　花腔道豆似雷鳴　帳外只听甲葉响
来了金錢豹一棚　一个个　恭見已畢听軍令
建風坐上語高声　大小将官代人馬　今夜三更刼淮营

趁着他　刺馬成功先准备　大家奮勇立奇功
人尽啣枚馬扎口　必須淂勝闖賊营　李建風
手拔令箭叫曹武　还有孔志與趙平　三将上帳将躬打
元戎説代領三鰢　攻打淮賊左营寨　拿住伍辛立頭功
三个人　應令下帳挑兵丛　又叫黄仁與杜忠
黄义三人挑人馬　三弟兄即刼右营　我本帥
一仝衆将代人馬　攻打中軍紫微营　今夜拿住孫武子
滅尽淮南大小兵　與我的　獨角異獸将仇報

本帥心中氣纔平　説着家将齊披掛　外边鼓打正三更
李建風一刻这营寨　那知道下回書失陷了常州高閑界牌城

且不説李建風排兵派将前去偷营刼寨且説武子圣人一同
忠孝王伍辛龙虎王焦休欣等衆将四位王妃在大帳上坐等
三将臨敵的音信不多一時大卩王禅敗回進帳告稟李建風
打死了战馬自己借遁逃回正自言講又有二卩王鰲中鞭代
伤回营也旧把軍前之事説了一遍圣人点𢒉王二卩用药調
理伤痕不表圣人見銈卩未回只淂一同忠孝王大小战将坐
等等至了天交二古只听半空中喇的一声响嘵圣人旧知是
毛遂回来了一抬頭只見銈卩鶻踹鴒行上了大帳恭見武子

报功追赶賊人進营盗他的坐季誰知畜牲欺人駕起雲来竟
望弟子繞湾还回了本营京動了营中的兵将弟子大略难以
偷盗用七首将雲霞獸刺死借遁而回特来在圣人老卩的駕
前交令武子孫忠孝王等聞听毛遂之言个个满心欢喜圣人
在座上点頭説贤徒你立的这一件功勞非同小可師徒正然
言講中軍帳内忽然一陣大風所起把灯烛尽皆刮滅
中軍帳　忽然一陣風声响　刮滅燈烛黑咕咚
大小战将齊忙乱　武子观瞧吃一京　在坐上

暗暗自忙說不好　吽人急忙秉上灯　掐指尋猷從頭算
子午卯酉細察清　按自那　天干地支算一遍
早知皮囊肺腑情　圣人坐上微微咲　可咲初河李建風
枉費精神中何用　嘗吽你　一塲辛苦一塲空
吩咐衆將快預備　人人披掛听令行　这武子
眼望伍辛開言道　这阵大風主偷營　建風三更刼大寨
将机旧計可成功　只用貧道施小計　杀他个
血海尸山土变紅　要取界牌常州府　旧在今夜立奇功

忠孝王　聞听此話心欢喜　全凭圣人調度行
武子听說腮含咲　往下傳令與高声　吽一声
黄歇朱揚来听令　莫文薛申四英雄　只听下边人荅应
上帳一齊把身躬　圣人說　尔等岀神听軍令
每人速挑一萬兵　后營去往界牌走　李建風
大營埋伏要听明

武子說你四人代兵在李建風大營四面埋伏等他前來刼營咱營中與他交战之時尔等趁势燒他營寨不得有悮四將荅应滘全下帳挑兵打后營繞路前去埋伏不表且說圣人又吽王禅王鰲毛遂只听連声荅应有有弟子等伺候老卩武子說你三人借遁光進界牌関去現在城中少兵无将没人把守高関尔等听見咱們的兵去攻城必是大砲京天尔等按東南北三面牽门開城接应本国人馬不得有悮三人荅应領法旨下帳而去

武子說　帳上往下又傳令　伍辛孫孫你是听
忠孝王卩忙荅应　控背躬身把令听　武子說

你領五萬人共馬　都要年輕與壯兵　帅領王妃人四个
立刻兴兵出后營　只等自　这里與賊打上伏
急速攻打界牌城　城下先放連珠砲　三将接应旧開城
取開了　界牌高関城一座　不必捱遲立刻行
岀下王妃将関守　領兵直扑常州城　到那里
將城圍住要忿勇　遇見李孝心交兵　要你千萬加仔細
不可害了命残生　他本是　李建風之子好本領
家眷不可傷一名　千萬以理来哀告　祈祈明輔屈死的情

但能勾　建風一门归順你　何愁江東不能平
拿住夫差西施女　摘心祭奠你父灵　再拿住
寧波陳蔡與句踐　大报寃仇五国平　伍辛聞听忙荅应
一同王妃女俊英　一个个　立刻戎庄大披掛
下帳挑選五萬兵　不言王妃伍辛等　且說那
武子天仙又把令行

武子圣人又往下吽東平玉柳盖鎮江玉焦斌太元王盖飛龙听令王將荅应上帳恭見圣人說尔等王太守苡在營若有賊杀来但听中軍炮响為号太齊弩边杀退界牌人馬不得有悮三将荅应下帳而去武子又吽龙虎王進帳欣示老玉盖飛龙扫秦王中文龙三将上帳圣人說你們三人代兵守苡右營與焦斌等一羕行事三人等令而去武子又吽姜英石風柏楨安印保苡料草其余大小衆将三下代兵接应中軍后设下信炮一樽貧道独自一人在紫微營中守苡

衆战将　个个尊令埋伏去　營中等候李建風
武子独坐中軍帳　外面擲鈴打三更　这正是

旧地刨坑等虎豹 漫天洒網打蛟龙 武子一条牢笼計
杀傷多少将與兵 且不言 楚营之中有准偹
表表操江李总戎 披掛已畢下大帳 提鞭上了馬能行
刲营的 兵将前后分三隊 出了界牌老大营
緊撵旂旆藏煞氣 暗隐鑼鼓滅威風 真正是
人尽啣枚馬扎口 征駒項下挑鑾鈴 不緊不曼捐前近
淮营不遠咫尺中 遠遠的 只听营中梆鈴响
行打三更旧四更 更鼓不齊缺灯火 喜坏操江李建風

忙傳令 掌起灯籠点火把 兵分三路踹淮营
大小战将齊尊令 三軍吶喊往里冲 左营是
孔志赵平合曹武 右营是 黄仁黄义合杜忠
正中建風领衆将 乱撒征它杀進营 先填戗濠搬栅木
芽又鹿角馬蹄登 霎時杀入連营寨 如走那
无人之境一般同
界牌营大小兵将一齊忿勇吶喊連天往里冲踹左营是孔志
赵平曹武右营是黄仁黄义杜忠一人人刀枪併牵如走无人

之境旧杀進彡層軏堪堪离二層不远 列 且說李建風杀進了
正元门馬上亩神左右观看不見楚兵楚将心中咤异又淂往
前只听四面人声吶喊說不好了吴兵杀進来 列 李建風拿听
說声不好楚营有了准偹傳令我兵速退話言未了只听中营
后咕咚一声炮响不亞如山崩地烈只听裡面楚兵吶喊好不
利害
只听淂 紫微营中信炮响 犹如地烈似山崩
四面八方軍兵喊 灯球火把扛天红 哧滴滴

战馬横撞如猛虎 三軍将校抖威風 亇亇只嚷拿活的
别放操江李建風 登時间 四面見即朝上果
刀枪乱牵両相征 建風明知中了計 一死相拼大交兵
且說那 左营孔赵曹三将 迎頭遇見盖飛龙
榔盖焦斌三員将 寅夜之间動手征 右营的
杜忠黄仁與黄义 碰見淮营中文龙 盖飛龙與名焦熱
枪刀並牵恶交鋒 夜晚难看盔合甲 也不能道姓與名通
也只是 各自找对交上手 强者征先弱者坑

楚国威風三軍盛 吴兵個個胆戰京 常言說
强弱不敵怎打伏 自然吴軍是下風 耳内只听兵刃响
削瓜切菜一般仝 只杀的 星斗无光昏又惨
征塵煞氣满空中 鬼哭神嚎悲切切 叫苦哀哉不忍听
只殺的 父子对面不相雇 弟兄叔姪各逃生
破鑼破鼓撂满地 折弓爛箭似柴棚 只殺的
連鞍代馬東西倒 陣陣風刮代血腥 高坡之處人頭滚
低窪之處血流紅 这正是 両国只為征社稷

天公造定死生灵 三更殺到交四鼓 只杀的
遍地屍横真惨情 柳盖焦斌齊施勇 刀砍鎗扎各立功
吴营三將齊喪命 殺散了左营的兵齊撲了中营要見雌雄

吴越春秋

二十二

適才話表柳盖斧刴了孔志焦斌枪挑曹武盖飛龙刀斬起平三位英雄杀散了左営劫寨的三軍直扑紫微営前来救護不表且說右営的焦休欣宅占牛杆打死了黃仁黃乂指手不及被申文龙一鏈打於馬下盖飛豹一刀劈死杜忠三将大浔全勝也扑中営前来交占三下里的楚将合為一処孫武子他一見衆将齊到指揮衆人把个李建風可旧團〻圍住怎見浔好一塲交兵惡占有醉羅歌一首為証

四面上騰〻杀氣八方上霧貿長空占古喲尤如雷震兵将喊海沸山崩咊滴〻征駒走動吧拉〻馬似欢龙正東上打青旂軍兵無数夅挑勾摆棍棒喊斗連声正南方打紅旂好相烈焔火炮手齊發喊塞〻層〻正西方打白旂飄揚另代籐牌手多猛烈手伏刚夅正北方打皂旂威風抖擻長箭手怒冲冲各持雕弓團〻圍衆衆吳兵真正是山搖地動

煞氣騰〻羨丈高　武子建風把兵交　吳兵个〻皆零落

只杀的星斗无光神鬼嚎

但只見　四面八方人吶喊　圍住祁河李建風

百匹馬旋主一匹馬　一个人要與衆人爭　刀枪兵刃叮噹响

明炉打鉄一般仝　这一个　枪拈梨花分心刺

那个刀夲半輪氷　这个鏈打天灵盖　那个銅間照頂楞

这一个　面戟方天龙探爪　那个閃乂風斗翎

一个掄動蛾眉劍　一个閃鞭似虬龙　好一个

界牌操江李元帅　双眉緊皺眼元睜　口中大罵賊鼠輩

倚多為勝羨不能　那怕你　将有千員兵百羨

想挡李某枉用工　說着輪動鞭兩把　碗刀搅劍惡相爭

怎奈那　淮南衆将齊忿勇　圍住元戎不放松
三更杀到四更后　手下兵将尽倾生　李建風
所仗本領全不怕　一死相拚大交兵　不言李帅遭圍困
且说奉令四英左　四雉卩　代兵埋伏扑大寨
放火焚烧界牌营　雉卩代兵往里闖　这一阵
火攻四起杠天紅

这且不言李建風在楚营交占且説黃歇薛申朱揚莫文代兵来到了操江的大营呐一声喊打四面上敖起了一把无情烈

听書的列位具是明公这回書中的頭绪最多必須要一処一処的搭之説吓敢到归期方成一回整节目不然先说了一処再提一処那旧不对掉兜了且説四位雉卩放火燒营的燒的人声叶苦又有兵丁動手这一陣連燒代杀吴兵是十之八九具餘的三軍脊扑了界牌関中逃命四位雉卩帅領兒郎在後追赶谁知城下早有楚國的人馬

吴国的　三軍一見京破胆　明知难保界牌関
叶関哀哉奔逃命　直扑常州去似尼　四位卩
一見並不代兵赶　合兵一処取関城　只听大炮連珠响
崔軍古打似雷鳴　城上边　早已京動人三个
毛遂王禅弟与兄　三人各分東南北　追光一落乱杀兵
忠孝王　帅領人馬至城下　四位王妃取関城
大炮京天人声喊　王禅闹城接楚兵　界牌関
虽有兵丁合占将　誰敢交手各逃生　大隊楚兵将城進
那天不过交四更　中孝王　取了界牌関一座
亩下王妃保守城　一仝禅散中雉将　代兵直扑常州行

但只見　灯球火把明又亮　照如白昼一般仝
馬上占將凶如虎　步下三軍猛似熊　咶嘈嘈
占古如雷催人馬　尤如弩箭卞離弓　走到天有交五鼓
来到常州一座城　忠孝王　傳令三軍将城困
快些攻打莫消停　不言伍辛将城困　且說那
威鎮常州年迈龙

忠孝王来到常州扎下了大隊傳令困城咕咚咚大炮京天將常州圍困这且不表且說威鎮常州是吴王的皇叔老千岁名叫姬演虽然年有六旬坐下一匹紅沙馬手中一口截頭刀能争慣占手下的偏將不少内中又所仗着一位年幼的英雄是堆旧是操江元帅李建風之子名叫李孝穿白愛素使一杆方天戟有萬夫不挡之勇他父威鎮界牌関公子在常州操江府有座祁河姜一同他母親丁貴英居住今夜听見楚兵破了界牌関来困常州不由的心中京恐

雪天王　听見楚兵把常州困　由不害怕在心间
不知老父生合死　淮賊打破界牌関　耳听說
父与伍辛交兵占　累〻得勝在軍前　為何今夜兵来到
叫我难猜旧里原　这公子　正然思想家丁报
千岁聚將叫傳宣　小卩闻听忙披掛　云存忙上馬雕安
登时间　来至王府下坐騎　来至艮安把駕参
姬演一見呼公子　伍辛与兵至関前　这如今
还是交占还是守　大家商义要週全　小卩耳听忙跪倒
口苛千岁請听言　俗言说　兵来將挡水用捷土
末將不才愿当先　一来打听父音信　二来捦賊问根源

老千岁 闻听未及来讲话 跑近一名报事官
口中说道小官报 伍辛要战在城前 雪天王
李孝闻听心好恼 手指城外骂連天 伍辛真正胆子大
為臣的 出城把狗子拿闻近 姬演坐上将頭点
公子代怒把身番 手提方天忙上馬 帅領為
半千兒郎至城前
小公子李孝出王府代領五百兒郎灯求火把照如白昼來至
常州的南門城上的三軍不敢代慢擒起了千闸抬拴去買把

城门闹放城頭上咕咚々々三声犬炮吴兵呐喊小公子一馬
当先勝出了城外且说忠孝王奉武子的法令来至常州為的
是诱出李孝来将他挐住好破常州好叫李建風归順故此五
更旧来讨占暗中又有王禅王教毛遂黄歇朱揚薛申莫文七
丫人早已借遁光先近了常州咧这且不提且说伍辛听見炮
响旧知有敵将当先借灯光苗神观看
忠孝王 单代系江楼战馬 手擎銀鈴仔細瞧
当先明显一幼将 凛々威風杀氣高 代一頂

束法銀冠明珠嵌 雉尾双插脑后飄 身披銀葉連环甲
内襯梨素緞子袍 繫一条 美玉羊脂攢珠代
苡心宝鏡勒甲絛 小稍弓湾飛魚代 壺中箭摆凤翎毛
打将的 四面銀鐗安旁掛 昆吾宝劍鞘中插
占靴斜挑揣金登 白龙战馬乱跑哮 手使画杆方天戟
齒白唇紅甚丰標 忠孝王 看罢小将忙招呼
幼児通名把兵交 公子伞所抬頭看 打量淮南美英豪
則見他 渾身上下如雪練 占杆白龙品格高

方天戟指高声喊 问你公子要所省 我本是
採兵大帅坟前子 公子李孝名耋高 莫非你是飛天豹
挐住伍辛立功劳 忠孝王 点頭荅应説杰也
李孝氣的双皱稍 一催白龙揮戟刺 英雄招架把兵交
只听淂 咯哨一声架過去 二人動手逞英豪
戟来鈴架叮噹响 鈴扎戟架火星飄 一对征夫如猛虎
两匹坐季似金鰲 两丫人 江場杀旬十几盪
伍辛险乎两三遭 有心在與他文占 放了李孝反劳叨

忠孝王 馬上思量主意定 安心活挐小英豪
儹勁揮鈴碗画戟 一伸手 揪住公子勒甲絛
大喝一声过来罢 这不旧把李孝輕々挾过了占安乔

正是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觔忠孝王伍辛是安心要挐了活
的才好呢把主义挐定可旧不肯恋占左手擎鈴鸯出了右手
二目滔神只見小公子李孝拈方天戟旧刺英玄一見单手儹
勁打圍里哥准望外一磕一反腕子用鈴盖住了画杆一顶白
龍駒嗯的一声真是人挨馬凑一伸右肩爪旧把袍衿揪了一
丫结实一儹渾身旅力大喝一声説过来罢好不利害輕々見
的把一位小豪杰活挟過馬来望地下一摔喝令軍卒快些将
他綁上手下的三軍不敢怠慢一齐跑到跟前按住二背牢拴

奚太分付将他押在后隊传令快取常州一声令下忠孝王把
鉁一摆帅领淮兵只听吵發了一声喊一个〻乱撒狂它 刀鉁並举
直扑了常州的軍隊且说跟随公子出来打仗的三軍在灯光之
下看的明白見主将被拎一个〻只唬的魂飞海外魄散九宵又
見淮南的人馬尤如斧擁一般而至那里还敢動手交兵吶了一
声喊齐扑了常州的南门大敗
常州的 五百兒郎心害怕 不敢交兵把命逃
一齐吶喊说快跑 了〻胆怯暗發毛 忠孝王

帅领三軍如狼虎 兒郎手内舞鉁刀 耳内只听兵刃响
尤如切菜把瓜削 又听得 咕咚连放红衣炮
催軍占古不住敲 吴兵好相勾魂鬼 不多一时至吊桥
城上边 京動暗中七員将 王禅毛遂与王敖
黄敬朱揚掄刀杖 蔣申莫文榛三条 了〻城上将形露
口中喊 大小兵将细听着 大兵業已将城破
你等拚命是白饒 说着话 一齐動手掄兵刃
扁拐棍杖棒合刀 斩闵落貫门闸放 人馬此时過吊桥

忠孝王 代领三軍将城近 万馬千軍似海湖
常州總有兵合将 了〻逃生心内毛 登时间
四门大進兵全進 五万三軍猛又驍 城上立起虎旂号
满街兵将動鉁刀 忠孝王 催馬代兵扑王府
捉拿姬演立功劳 有人连忙报進府 把一位
年老的千岁心（内毛）
常州的老千岁姬演听見伍辛破了常州大兵業已近城离王
府不远姬演估量着打丈罢不是伍辛的对手情急無奈自尽

自己忠孝王命知佑住了王府此时东方大亮差人截守揚江
府道且不提且说孙武子困住了李建凡整赤了半夜直到東
方大亮紅日三竿楚国的兵将是密〻層〻圍困李建凡至死
不放揚江大帅在馬上道神觀着好手下的一军一将全無不
由的心内着急总有法宝也难施展皆因兵将圍之太料着赤
不出重圍要是有我的独角獸拍一把可旧騰空而去
建凡说 此时若有独角獸 早已騰空回了巷
如今無有云霓獸 不如借遁且回城 李建凡

想罢滚安忙下馬 借遁騰云起在空 一群楚将齐發怔
齐说走了李建凡 武圣人 一見不由微〻笑
你会駕云我也能 圣人说着传軍令 占将兵丁仔细听
急忙〻 拔寨拾营立刻走 急扑常州莫消停
衆将遵令忙响炮 馬步兒郎出大营 界牌関
不動刀兵旧过去 直扑常州先不明 且说武子不代曼
腕挎蛾眉劒二条 自背后 掄着杏黄旂一面
双足一躲起在空 赶上建凡掄劒劈 二人云端大战争

李建凡 口中大吒罵孙逆 倚仗神通显你能
我今合你摆了罢 有你無我争一争 说着话
双鞭一举空光現 照准天仙下絶情 武子蛾眉忙招架
二人大点在空中 这一个 道步移云凡声响
（那一个仙）踪跡雾動（叭先） （这一个剑）劈风凰双展翅 那一个
鞭打明显两条龙
武子天仙与李建凡在空中大战劒对亂龙连声响亮两个人
在空中恶占多时不分胜败李建凡虚打一鞭拖云败走圣人

一見縱云光在右緊〻相迎李建凡在空中回頭他看見又人
迫赶下来不由的心中大怒把左手的鞭交在右手騰出了左
手把混元神鏈取将出来口中念咒把手一撒味滴〻祭在空
中一片空霞直扑了天仙旧打李建凡一声大吒叻孙逆少要
追赶着我的鏈到打你武子一見不敢代受打身背后取下了
金攥杏黄旂一点真正利害
武圣人　施展杏黄旂一面　至宝先天果出奇
点回混元鏈一把　建凡一見暗着急　急忙〻

收回法宝冲〻忿　一声叱咤似霹雳　大罵孙逆真无理
所仗金攥杏黄旂　我叫你　今日武〻我李某
叫你立刻丧满粱　说着又祭先天宝　闹天钉上起虹霓
但只見　一片红光如火焰　直扑天仙快又急
武子一見撤〻唉　連忙又展杏黄旂　但只見
霞光万道喷紫雾　遮住闹天钉不撤　建凡又把神鏈祭
心想着　二宝可将一宝敌　那知金攥多利害
奥妙无穷有玄机　两椿法宝空中持　圣人觀着唉嘻〻

这武子　口中只把建凡叫　这何物只管施展
别人怕你这邪物　要想欺吾定不依　建凡育听只發怔
不由的　心中害怕自寻思　果然武子神通大
他的法力更出奇　怪不得　镇占杭州捉五郡
大破将兵会失机　冰冻小糖平越国　果然是
到处成功果无敌
李建凡心中把想难怪杭州的元帅劳敦会死在他的手内果
然名不虚传好一个武子他有这样的至宝随身要想我今日

成功只怕万〻的不能得勾李建凡想罢急忙倒念真言收回
混元鏈闹天钉助着杏黄旂竟剩了发愣 哟 且说武子見掃法元
帅收宝双支眼睜瞅着杏黄旂着的出了神 哟 圣人忙把右手
的蛾眉剑祭在了空中一声大吒李建凡你既不祭那些〻現眼
的宝贝着我的宝剑取你李建凡育听抬頭观着只見霞光万
道瑞气千条直扑了頂上
李建凡　空中台頭往上看　二目留神细瑞详
一片空光扑頂上　元帅着忙心内慌　忙把那

右手雌鞭忙祭起　哧的一声起空光　虬龙因鞭挡法宝
遮住蛾眉剑冷霜　只听得　鞭剑交加叮噹响
祥云缭绕雾忙〻　虬龙抵住蛾眉剑　只听空中响叮噹
武子了　不由一見哈〻唉　大罵建凡休逞强
忙把右剑又祭起　蛾眉双剑起光芒　李建凡
一見回手不代慢　双鞭齐祭逞高强　一上下边龙戏水
一来一往凤闹凰　半空中　双把乱龙双把剑
叮噹响晓起霞光　登时一把变十把　百把变千仟空扬

千变万　遮天盖日鞭合剑　满空飞舞遮太阳
武子一見暗夸奖　建凡法術果然强　若不是
貧道今日将他挡　别者之人定受伤　千万驚挪真本领
虬龙双鞭挡四方　且不言　圣人夸奖操江帅
且说建凡自思量　好个洮仙孙武子　至宝随身揚名威
果然他　名不虚传神通廣　法力无边世无双
元帅空中正夸奖　忽听地下把威揚　李建凡
低頭仔细留神看　界牌阁上列刀鎗　楚国旂号風摇動

又听人马闹嚷々　大概的　楚国接苍往北走
直扑常州走慌忙　建凡在空中说好不　这不旧
把一位操江的元帅唬的脸焦黄

真是湾刀单对瓢切菜铜盆遇見鉄刷子孙武子是八两李建
凡是半斤两个人的本领不差上下半空中鞭锏相敵李建凡
犄々的誇奖好一个武子果然神通广大幸亏是我若是别人大
畧难以招架心中正然思想忽听見地下罗古喧天呐喊摇旗
一低頭往下细看唬了一跳只見大营是烟気誊誊全烧了界
牌関上旌旗招展尽是郢州的旗号东南上楚国的人馬一个
也会頭望西北上一看只見者塔充空旌旗敵日　那六十四万
楚兵过了界牌関直扑了常州而去界牌関离常州只有二十

里之遥李建凡在空中看的明白不由的只唬的浑身是汗遍体
生津暗说不好只因我一怒代兵叔邑所為的是要给独角獸
报仇谁知道反中了武子之计我只雇在此对敵被伍军烧燬
范寨攻破了界牌関又取常州只怕吾兒李孝难挡敵人他若
一死夫人丁貴英合家眷属三百口的性命决死会卿这可如
何是好有心回去保護家眷只怕孙武他不肯饒放
这如今　武子与我交兵占　我想脱身万不能
建凡不由心急燥　满肚充如滚油煎　一边動手仔细看

常州城　里外尽是楚国兵　建凡看急心中想
常州業已保不住　老主千岁命难保　我的那
良眷居家刀下坑　尚我一人中何用　辍尽操江威镇名
罢了哇　空叫名在人不在　有人会名总是空
捻着这把尸灵骨　我与武子見输苍　李建凡
掐诀迭即忙念咒　六甲灵文字々清　说声疾来道声快
口喷法水果然灵　只听得　半虚空中忽々响
遮天盖住太阳星　太行高山空中落　空中响哓令人京

太行山　直扑天仙頂上落　要压死仙话道篇
圣人时下显手段　掐诀念咒请神灵　手中的
金攒黄旗指一指　来了六甲合六丁　云中影身忙控背
法官迭々喜几声　令吾神　那边使用听法令
旌展神威听令行　会事不敢来借重　望尊神
圣人忙将上圣稽
圣人说李建凡构遣太行山压我貧道借仗等神的鼎力把山
给我招去領法旨六丁六甲神見太行山临近各运神功把山

招去李建凡看見太行山会了宗影又瞒了猜武子会仿急忙
々拔回了乩龙双鞭往下大败圣人見李建凡大败並不追赶
拔回了蛾眉锏携起杏黄旗喋充光扑常州而去误各不提且
说五辛取了常州活捉了李孝逼死了姬滿五辛旧差四将获
守操江元帅府这房上的草刺兒並会伤损伍辛近了王府升
了银安殿归生中将参見各人报功在双旁站立
中占将　参見已必旁边站　忠孝王开说高声
分付左右代李孝　只听下面有人应　不多时

外边相迎小公子 二背穿拴上大厅 五辛一见往下跑
亲解公子背绑绳 腮含笑 口中不住夸公子
江坊消罪：非轻 万望英雄宽恕我 说着毛腰身把了
这李孝 一见彼此忙还礼 口中连把千岁叫
五辛执手忙让坐 二人归坐在大厅 先天韵
分付左右排筵宴 我与公子好押宗 李孝回言说不敢
败军之将有何能 这公子 说罢倒身忙下拜
多谢不斩大恩情 特愿牵马来坠镫 焉敢领宴为不恭

及了人 道逆多时多宾主 及旁相陪众英雄
值事之人忙摆酒 五辛擎壶斟一甲 连公子
手内接盏说不敢 孝王面神贵耳听 末将父子多有罪
抗拒王师动手征 多蒙耶 王了不斩恩情重
加恩相待更非轻 日今我有一句话 请问耶
忠孝王了要言的
公子李孝口尊王驾多蒙千岁不斩反到加恩相待末将感恩
不尽还有一言请问的向不知末将之父现在那里请到具详

忠孝王耳听说将军只管放心令寻老元帅的神通广大法力
无边大略无事不久的必到常州城下我小王有一事哀求公
子姓乞贵父子不念旧恩才好公子说千岁待末将恩重如山
望千岁明言无不從命五辛说公子小王兴兵伐吴令尊不知
苦上的将我兵擒持几時能到姑苏这是武子圣人 施展妙计
将令尊调远小王才能被阑到此听有一言告禀
忠孝王 末曾说话腮流泪 二目之中吊阑心
们辅子骨我的父 烧坛救过三圣人 只因为

桓元打碎温凉盏 献过玲珑剔透心 后来弃走樊城里
贾氏老母命归阴 我的父 串国游那受尽苦
扶保皇家四口人 夜闯昭关把江上 来我老主圣的居
那时下 王了遣败八马岭 我父丹阳苦度春
一管宵吹死柏娘： 三千岁 子李四国遇大臣
圣人洗仙发粜帖 邀请好汉众三军 三访专储鱼肠剑
洗仙观 龙虎风云居会庭 剑刺姬僚一命坑
江东吴国调领军 小塔单背拎姬魔 新河捡龙且休饮

来至了 此闹东门大交兵 扶龙寺中子认亲
来曾伐楚先平郑 河南交兵平郑居 杜破了
郢州淮南城一座 扶保庄王坐龙墩 鞭尸平王来报恨
我父不愿保楚居 帅领着 八将扶保姬光主
江东姑苏管万民 列国诸侯皆细进 谁知道
句践生心起烟尘
伍子说越山句践连军破洛阳保秦四国会兵六十万在会稽
山设埋松棚会要害的捕我父老赴松棚会是我小王赶到杭

州施威救父武圣人兴兵捉李五部大破檇李阡雷震杭州拉
李句践吴国到后来武子雷遁裡脱逃吴王得病句践嘗粪回
国进献西施女夫差不理朝政同我父谏言谁知妖妇西施他
暗害我父望月娄剜眼翠花宫剜心姑苏南门高挂人头死厂
抛在江中实：的可怜八将反江东龙虎王夜闯昭关才上班
南报信我小主一忠奏明了庄王才兴人马
忠孝王 眼望公子开言道 听我诉说一桩情
小王一忠兴人马 皆父报仇下江东 神射王

挂帅提兵为元帅　池州城外大交兵　越国诗写定巧计
折弓崩上夜劫营　楚失机　乱前摆就界元帅
安庆城外晦占争　龙虎王爷将兵调　都营杀败越国兵
五衣仙　大摆天罗四象阵　打住三人在阵中
武子圣人将山下　哀求孔子请金星　盖顶庙
排兵大破四象阵　杀的将兵无影踪　冰冻分塘江一座
大破杭州越国军　又杀败　江东宁波人共马
大兵来至界牌城　今寻代兵来阻挡　不放小王上江东

想一想　的捕舍究死的苦　作子进心包不疼
小王奉恳将军你　全劳来时要言的　求公子
美言一二为万幸　伍辛心中藏大情　我方今寻无仇恨
何苦相争把脸红　忠孝王　说至其间泪直流
泪洒真珠往下倾　李孝耳听也伤感　孝王迭迭哥二声
说千岁　待我合家恩不浅　母子藏念在心中
我父来时同解劝　归顺千岁上江东　必须要
全我快到操江府　祁河姜上叙心情　不知王爷允不允

好哥我父李建凡　伍辛耳听心细问　忽听甲卒报一声
武子圣人回来了　这不旧要坏了五事吴其在

适才话表公子雪天王李孝叫忠孝王伍辛全他到操江府祁
河姜上坐谈叙〻回心不知知千岁的义下如何伍辛耳听叫他
独自一人到他的操江府内祁河姜上去坐低头不语心内尤疑
不定不知是好义多义只见有甲卒报进圣人老爷来了伍辛
耳听连忙离坐帅领本将把武子天仙接进了银安大殿圣人
象王归坐李将参见已毕忠孝王引领小公子李孝叩拜武子
又将公子方才的言词告诉圣人一遍天仙点头心中甚欢喜
叫声伍辛小将军的言语不错你旧一全他到操江府但能他

父子归顺于你何愁江东不灭伍辛口中虽然答应心内尤疑
李孝一见口尊千岁不必迟疑我李孝若有一毫的歹义只叫
我乱刃分尸天诛地灭武子在坐上接言说忠孝王孙〻你替
父报仇虽死尚且不怕何必这样畏偏五辛耳听左心抖起鲜
别圣人一全李孝出了王府直扑了操江府而来上了祁河姜
二人让坐忠孝王说快请夫人相见
老夫人　丁氏贵英将姜上　拜谢孝王保救恩
伍辛一见将子打　夫人连〻口内尊　我小王

伍辛肩犯多有罪　冲撞令郎小将军　望乞夫人高抬手
小王一定感大恩　夫人说　只等吾夫回阁内
母子劝解顺恩人　姜中三人来讲话　谁知建凡尽听真
只回他　阁法杀不过孙武子　借通回家探端门
落在姜外将身说　三人之言听在心　李建凡
耳听不由心欢喜　伍辛原来是好人　攻破常州不杀狠
保我居家良眷存　谁知他　望住我儿不伤害
是义恩情似海深　细想吴王真可恨　听信西施害忠良

把旧市　望月妻前双剑眼　翠花宫中剑刺心
子胥功劳如天大　遇見吴王泛色居　难怪那
伍辛央兵将仇报　化劉吴越领三军　我再阻持淮南将
後来入言我不仁　何况那　忠孝王尸德义重
我硕知恩要报恩　不如弃吴归顺楚　帮助他
江东捉拿狗贱人
李建凡心中犯想不如弃吴归楚一全他捉拿西施与丞相伯
嚭且替旧市大报冤仇岂不是好李建凡想罢故文的痍嗷了

一声噗打妻窗外跳进了祁河妻内一伸手把忠孝王抱住咐
一声恩人末将不知你是一个有仁有义的孝子多多有罪万
望恩人贵手高台饶恕末将说着话双膝跪倒且说忠孝王正
与丁贵英夫人公子李孝讲话忽然被一个人双阑子抱住吃
这一惊不小只吓的面目更色才待要用拿法只那个人双膝
跪倒只叫恩人伍辛冒听留神观着
忠孝王　心内京疑面神着　認得祁河李建凡
伍辛不由心中喜　屈身也跪在流平　伸双手

赵赶界牌摇江帅　二人相叙论心情　（一个愧执报天）兵读万死
（一丁说冲挂天）我罪不轻　这丁说　不将家眷承照应
（这个说着眉不）迴望涵容　建凡说吴王真[illegible]　仁义全施有恩情
伍辛说　暗袭常州将城破　欺瞒大帅罪难容
望乞元帅台贵手　恰念我父死的惨　双个人
饶过多时同归坐　少付左右设到恰　传杯摆盏来饮酒
二人相叙叙交情　这二人　各叙年庚结生死
对天盟誓拜弟兄　伍辛今年三十二　建凡天里数有灵

拱年岁　建凡为兄辛为弟　患难扶持替死生
指着太山来说誓　倚着祁河为易兄　有一日
太山倒了交情在　祁河干了义气濃　结拜已必重归坐
重新设酒在房中　双个人　贪欢献碑象升旋
美酒斟于白玉杯　双将谈心情义重　只吃到
金鸡三唱大天明
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忠孝王与摇江元帅
在房中整唱了一夜直次日东方大亮李建凡令人撤了酒席

只听将王府外炮声振耳占古如雷但知是圣人升了银安大
展伍辛欠身一全元帅下妻摇江府直扑了王府抗门而来有
人报与武子乞上圣人老了在上忠孝王与界牌关的元帅二
人在抗门外等令武子命听传令宣来不多一时二位尸随全而
入上艮安展一齐近礼李建凡叩首在地口中说弟子罪犯仙
齐罪该万死在圣人的仙驾前请罪
武圣人　一见如此将身欠　迈步舊身往下行
代笑含喜尊元帅　双手拉起李瑞戎　口中说

贫道昨日多有罪　万望元帅宽恕容　皆因子胥死的苦
尤如猪狗一般今　无奈何　孙子伍辛领人马
替父雪冤上江东　望乞元帅相帮助　伍辛至死不忘情
这圣人　拉住建凡往上让　一全归坐论罗情
建凡摇头说不敢　武子说元帅太谦　我贫道
才蹂李践难调派　无我发放正相应　早上姑苏拿西施
将相宽仇心也争　李建凡　控背只把天仙叫
圣人自重掌元苍　末将遵行听法令　以报仙家知遇情

逆武子　道琰一仝归正位　旁边伍辛与建凡
李帅呈献兵将册　金良朴单尽查情　孙武子
分付毛遂急速去　吊牌调回丏英去　金眼等令如飞去
去调死妃先不的　武子坐上又传令　中军官
快些擂古莫消停
只听得花腔古响　只打得咒如道豆一第申将一齐上了民安殿
参見已必在两傍侍立　圣人面神观看一个个穿红挂赤着紫
披盔摆了个　刀斩斧青武子传下一令说尔等王侯众将俱听真

既皆的市报仇须要齐心努力捉拿西施狗贱女及伯嚭吴王
夫差日今大兵既到了常州高姑苏只有九十里吴王那里必
加附备江东的势重也不是什么容易攻打的这如今我与尔
等必须要两路分兵水旱一齐前进他才首尾不能相雇咱们
好趁虚破吴不知贫道说的是与不是众将有听齐声说道天
仙的高見不错
孙武子　说着往下传将令　水旱两路各分兵
先差祥敖兄弟们　沙江雇船莫消停　务必要

明日五古紅催到　违将军机同典刑　祥敖二人接令箭
沙江雇船且不吗　武子说　歇兵一日明日走
各分水旱进发兵　贫道中军掌水路　林欣老将作先锋
代领着　三十二万人兵马　船进太湖往前行
回头又叫李思卯　操江占船与兵丁　必须要
两火船只一千整　方好水路上江东　建凡育听说预备
大小兵船皆现成　武子说　大小占将一齐散
明日五古听点名　众将俱听齐答应　个个散出王府中

武子个　分付左右排酒宴　我与元帅饮几中
该值之人忙答应　设摆筵络与花瓶　上几道
山中走兽云中雁　猪羊海味与荤腥　干鲜菓品摆下有
買尽人间色色精　忠孝王　手内执壶忙斟酒
先敬操江李建凡　二杯递与孙武子　太后自己第三中
三人所上齐饮酒　言讲平吴灭江东　武子说
明日兵将共人马　成功全仗老参亲　与将齐心兵丁勇
拿住西施祭亡灵　建凡一旁等仙驾　全仗天仙法力能

三个人　饮酒多时天色晚　建凡告辞回府中
一宿晚景无多叙　武子五古升大所　这一少兵来派将
准备着　要拿那五国时衰运败的龙

一宿晚景休提至次日五古圣人升所先是毛遂交令把四位
王妃调到后是禅敖文令战船齐备武子全听往下传令将佐
听点圣人说熊休钦为水路先锋柳盖黄歇为左右翼毛遂与
四位王妃随征付将伍是柏贞柏英盖彪熊王禅王敖李秉義
万仁苏中众将黄克用付将豆伯龙吉孙明巴总李色国共是
二十员战大兵三十二万随贫道由太湖扑姑苏水路进兵旱
路是伍辛执掌中軍代兵三十二万李建凤为参赞五路旧應
使焦斌作先锋盖彪龙姜英为左右翼申文龙催粮正付将佐

是安仰石风朱扬美之柏术、付将旦贡参将潘忠尤吉马光寿
把总马光声共是十四员战将扑丹阳界到姑苏会齐水旱久
路攻打城池当下降兵五万淮南老将潘匡李仁李义镇守常
州有界牌关武子调遣已以手将分为水旱及路夕随中军圣
人欠身上马玉帅府常州分付响炮起兵只听得大炮京天兵
分水旱往姑苏而去
只听得　大炮三声兵拍寨　离了常州一座城
不言旱路人合马　单表水路将令兵　孙武子

大船中军督将士　几句攒成曲牌成　清芬古打新水令
将军令下往前行　战船好似棉搭絮　三军齐唱醉香风
大小的　舡支尽在江兒水　旌旗摆动满江红
前部先锋多端正　紫微玉賽混江龙　四王炮
香柳妙穿红纳袄　红绣鞋兒舞花丛　醉罗歌声普天乐
太师引上玉芙蓉　中三军　犹如熊尾下山虎
皂罗袍上五更风　水底鱼兒沽美酒　山坡羊肉祭神灵
愿只愿　收江南罢太平令　啄木兒啼松入风

贺圣朝去逍遥乐　叨々令下住马所　又则见
枝头耳听画眉序　京起沙鸥柳黄莺　粉蝶见双々画子队
雁見落倒闹五更　一路上　州城府界皆投顺
谁人敢挡武子兵　行兵正走人回话　但只见
画将双摇大船近岸　口中说　我兵不可朝前近
太湖相近把舡亭
圣人传令列摆舡支在太湖口屯扎离姑苏只有十里等候伍
辛军路的人马且不表且说吴王架设早朝文武朝参已必有

匝探报与了黄门官々々々不敢怠慢上金阶跪倒报启我主知
架得知祸从天降了吴王说有何祸事觉々说来今有武子孙、
赴回龙吊王焦休放打钱塘江下舡攻破了界牌关与常州老
千岁姬演自尽而亡操江元帅李建风反吴降楚与武子水旱
分兵来取姑苏现今武子的人马在太湖口列摆战舡声势号
大不敢不报请我主龙义定夺
这吴王　叫见黄门一夕话　凉水洗头怀抱冰
目瞪痴呆无言语　犹如炮振似雷烘　只吓的

浑身无主只打战　双手扎杀面反青　半天回过一口气
伽叶苍天叫几声　我自知　武子天仙雷机死
谁知老道隐山中　竟家任辛多骁勇　我孤条名胆战京
这是我　一着错来着々错　一件不明全不明
不该杀害伍明辅　剜眼剖心真苦情　绝不该
人头悬挂西门上　违的八将反将来　冰冻钱塘杭州破
杀狐正明十万兵　句践三　君臣三个赴至此
姑苏台上修造工　李建风归顺孙武子　千岁皇叔一命坑

速如今　水旱双路人马到　谁替我孤挡敌兵
眼看吴国难保守　社稷江山风理灯　这吴王
坐上伤心泪直流　伯嚭奸贼往上行　近礼磕头奏我主
不必害怕免担京　微臣的　现有一条绝斥计
能退伍辛孙赴兵　吴王余听朝下问　爱卿你
有何妙计快言明
吴王说爱卿如今兵临城下将至濠边别要哄我有何计策快
些言来伯嚭说我主微臣既食君禄当报君恩知而不言臣之

过也如今咱们吴国还有么兵不足二十万战将也有四五十
员我主立刻修三道诏书诏取宁波李陵公陈国陈贞公蔡国
蔡中公个代人马前来堵挡伍辛孙逊再叫三国个差猛将准
兵在昭关内外会合黄奇联挡楚兵的粮道断住他的归经那
伍辛绕兵六十多万人马粮草为大我主不必与他交兵对垒
只是最加固守城池那伍辛粮草一尽军心一定散乱

定伯话 口奏我主听臣讲 固守城池莫对敌
耗的伍辛粮草尽 狗子一定撤楚师 那时节

咱在暂兵随后很 各国努力把心齐 前来昭关兵将挡
叠呼伍辛丧残渠 不知道 微臣此计好不好
还望我主自裁思 吴王耳听止住泪 叫声爱卿你听知
果然是 家贫方知王孝子 忠臣显救国难时
卿家此计真绝妙 我孤听之一定依 忙传旨
文方四宝快预备 铺下花笺把管提 吴王亲自写诏旨
立刻修完不敢迟 差官上 宁波陈蔡调人马
主合伍辛大对敌 差官三人忙领诏 马朝上马走的急

定伯话 谢恩归班先不表 殿上夫差把话提
宣诏潘安合石善 下令速休上丹墀 四个人
答应王班来见驾 吴王说你四人要听知 急速代兵去护守
分在个门守城池 多多的 预备及瓶合炮子
弓箭滚木与擂石 倘若孙逊兵来到 千万的
卿家不可去对敌

吴王说坚城固守等三国的兵到那时节在与武子伍辛交战
四将等旨王朝挑兵上城不表也不说吴王夫差且说奉命的

差官个分道路无分昼夜往宁波河南前去调兵且说上宁波
的差官到了宁波对黄门官把来义言明黄门官启奏陵公：：
传旨宣进差官使臣见了陵公献上了哀表陵公从头至尾看：
了一遍急忙打发差官回去旧与张奂商议挑兵五万前去旧
吴元帅张奂等旨下教军场挑兵以以启奏李陵公：：当下公
孙铎一全太子哀公镇守本国陵公亲自代领人马前去

宁波的 陵公一全名张奂 紫旗响炮旧指起
五万见郎多威壮 军威浩荡往前行 七煞神

保护陵王在中间 直扑姑苏一座城 旌旗招展遮红日
鈴刀剑戟似寒星 真正是 人似南山跳涧虎
马如北海混江龙 盔缨乱恍一片赤 铠甲森森振耳鸣
李陵公 马上又往催兵走 那个挨逻刀背钉
那月正是人不捉 昭关不远只尺中 李陵公
传旨在比安下营 明月过关在越程 只听咕咚三声炮
五万三军扎大营 又则见 远探蓝旗来禀报
来了陈蔡又同兵 对面安营总下寨 一位千岁到营中

宁波的 陵公耳听指身欠 亲领展典往外行
元门以外齐相见 大家携手进营中 三国的
王丁一齐分宾主 该官揖次献茶羹 陵公代哄开言道
列位王兄仔细听 只回为 伍辛孙逊伐吴国
夫差亡官调旧兵 小王亲领兵五万 扶住江东挡楚兵
陈蔡的 贵公伸公揖头点 咱们皆事一般美
陵公分付排酒宴 答应官员不尚亭 擦抹桌椅放盃盏
肉山酒海一般全 李陵公 挨次斟酒齐欢畅

大家奔孟各擎盅 歡酒中间闲叙话 说了些
帮住吴国与楚争 亭波陈蔡正言讲 只見军卒报一声
口莽列位千岁架 今有那船阁的元帅黄奇来到了大营

适才话表陈蔡争波正然歡酒有军卒来报今有船阁的大帅
黄奇前来犒赏三军任見我主陵公命吩说有请不多時元帅
近营与陵公员公申公行礼三位王爷像坐吽添杯筋歡酒此
書剪断话不可重叙至次日李陵公当下慑兴在船阁陈员公
当下大将陈奇协助船阁蔡申公当下大将霍仁霍义弟兄二
人协助船阁的黄奇三国的王爷各领五万人马炮响拔营寨
了船浩々荡々这一日来到了姑苏都在北门外安营寄近姑
苏各見吴王々々一見三国的人马到来十分大悦在大厅上

設摆酒宴与陵公员公申公接风担塵又打姑苏台把越王宣来
与三国的王子相見只喝到天晚席散旧令人把十五万人马
调近城守陈蔡争设起三分在苏州的四门严加防守所为隄
防楚兵攻打自此以後吴仍旧不理朝政与西施文百般淫樂
又听信西施之言代着范蠡文种上姑苏台在採蓮池船上採
蓮頑耍这些事俱各不表
且不言 姑苏吴王一旦事 先把伍辛明一明
离了常州城一座 旱路兴兵往前行 忠孝王

大兵直扑苏州府 几可撰成紀骨不 前打顺风旗又面
三声大炮振乾坤 忠孝王 乌龙戏珠擒人马
五岳朝天调领兵 锺插抹额排成队 横桃九熟掌元营
傳军令 将军挂印大摆队 七星剑下管兵丁
恨点不到格子眼 正马挪马提军情 正东方
鱼起壬水甲乙木 火炼丹红在丙丁 庚辛白旗眉稍月
燕眼乌龙癸水行 锦房风 青纱大帐戊己土
只恐临老入花丛 贪花未满三十岁 残見十年苦伶丁

怕的是 七不成对八不旧 断公绝六少人行
天元地方狼烟静 双蝶戏梅享太平 但只見
战古冬人振山岳 旌旂飄々舞天风 蛇影摇定吞天蟒
剑光耀日起苍龙 又则見 征云迷々冉红白
煞气参々锁碧空 大兵正自朝前走 迎面前
有座高山把路挡
忠孝王伍辛一众李建风正往前走只見先锋营的蓝旗前来
禀报乞王爷与操元帅前面有一座高山阻路内中大概有剪

経的强人暗聚不敢不报乞令定夺伍辛听見把手一摆傳令
堵着山口安营下寨只听大炮京天立刻下寨安营伍辛与李
建风外帐傳令前部先锋镇江王进見焦斌说小弟听令伍辛
说前边有高山阻路天气尚早友弟近山打探一番若有強人
勦灭老無明日大兵过山焦斌答應下帐提鞍上马代领五百
見郎兵了大营不多時近了山口西神观看
镇江王 打马近了北山口 举目抬頭仔細观
山高万仞冲云汗 峻嶺奇峰遮碧天 青翠々

苍松岑々高又大　松柏成行甚可观　野花開的如錦綉
綠水潺々直淌边　錦簇々　朵々彩云罩山岫
小径崎岖任往还　独木小桥人难走　万丈深潭透胆寒
紅艳々　山花各色開满径　各樣鮮菓樹枝懸
狼虫虎豹满山走　荒草丛中狐兎跳　乱烘々
猿猴攀支来戏果　对々麋鹿把芝啣　杜鵑啼的口流血
鸦鸮叫的惡人煩　双々粉蝶遊芳草　一陣々
採蕊遊蜂串花间　不見負薪樵子到　那有經商客旅还

过了那　宽阔之处抬头看　盘道明々露三関
刀鎗劍戟如麥穗　混攪旌旂上下卷　慎江王
馬上一見心明亮　日是嵩人住此山　英雄正自心盘算
忽听得　一棒罗响音连声　劍戟松林人声喊
馬上步下一大撥　一个々　手仗刀鎗合棍棒
正当中　馬上一人把話云

焦斌听見罗响明知道、是僂人来了把鎗往后身一摆五百三軍站了隊住焦了留神現看只見打樹林中云来了有四五十人都是僂卒的打扮正当中一人是个巫山的頭目生下有馬手中擎着一口腰刀来至切近一声大呼　嗬　那一位馬上將軍听真方才听見山外大炮京天不知是那一国的人馬打此山經过我家大王有令在先要是吳越双国不放他过山要是別处的兵馬告訴明白好放你們过去焦斌拿听此話心中诧异说為何是这樣问法我有道理

慎江王．　思量一会用鎗指　叫声僂儸要听真
不是吳越人兵馬　乃周孝王领三軍　我本是
開路先鋒将山探　所為拚擎惡賊人　大兵將把姑蘇上
捉拿夫差為报恨　那一名　僂卒拿听說少待
奪我京报中家主　說着圈馬回里跑　順着盘道上山林
且不言　頭目上山来报信　单表擎天柱六根
只因八将把江东反　气敌豪杰焦休欣　安仁杰
姜立石崙合柏配　盖英盖宇六个人　佔住群虎山一座
屯粮積草又招軍　不將的　差人下山来听信
說是伍辛调领兵　永凍錢塘平了越　界牌關外起烟塵

皆因為　难見真寔不能動　終朝尤闷心甚煩
六英杰爷常思念　吳晋子胥把恨伸　今一日
聚义所中正歡頑　听見炮响動人心　打發僂卒去哨探
故此列位等回音　忽見頭目往里跑　来至了
分金所上諸坎坐

眾英杰正然盼望音信只見頭目跪倒报道列位大王爷在上山下来了一將代兵五百前来搜山小人向明山外元来是楚国的人馬安营已毕来人是烏馬長鎗自称是先鋒大將小人不敢問他名姓不敢不报乞令定奪盖英听说把手一摆那僂卒下所而去盖大爷說列位仁兄賢弟别動等我亲自下山看个虚寔在作道理众人点頭英連忙頂盔貫甲戎左以必下厨提刀上馬帶領着伍百僂卒寨门外咕咚々々放了三声大炮僂兵吶喊打着双杆黄旂在前路云了寨子城順着盘道往外享貫且說焦斌听見砲响撥馬抬頭观看

慎江王　听見炮响留神看　僂兵吶喊闹吵々
双杆黄旂画龙帚　当先明显將英毫　但只見

四凤金盔珠缨罩 黄金甲挂淡黄袍 胸前明显青铜镜
美玉磨镶紫束腰 肋下配 斩将诛军昆吾剑
打将流星马后捎 小稍弓湾危急代 壶中寄摆点钢鏊
生下跨 赶日赶风呼雷豹 手擎珠缨金背刀
丹高胁仁多么壮 志形床休跨弱乔 生成身高有八尺
面似淡金眼无窝 熊局朗目雅头高 三绺髯
煞气威风透九霄 这焦斌 马上看把英厷将
不由一阵好心焦 元来叔父身落草 他与我父生死交

小毫杰 慌忙番身跳下马 揭了它午龄一条
扭甲揉袍往前跑 二目之中泪滔々 高声叫
苦命的叔父想杀我 焦斌得见老年高 说着跪倒地流平
马上京动老英厷 瞧了瞧 元来是焦斌跪在地
急忙跳下氏鞍桥 伸手拉住焦小将 叫声贤侄你听着
苦命的 思叔盖英今见你 叔侄相会好心焦
自从八将把江东反 大凤失散及向交 你的父
一同展厷無踪迹 弟兄六个好难熬 水上浮萍差多少

难过胎关路一条 無奈佔住群庯山一座 现如今
度日如年把岁熬 盖英说着泪如雨 小卩焦斌痛嚎啕
叔侄二人正诉话 只听得闹々吵々 这不来了那季英毫

这正是丈夫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盖英与焦斌二人相认痛哭了一场又有盖守姜立石番李仁杰相配一齐来到相见拘着焦斌上山旗江王分付丑百尔郎暂且扎队说着一齐上马乘僕卒蜂随来到宛子城寨堡栅栏以外下马望里所走近了分金所大家为坐僕兵献茶々罢摆遥盖英分付摆酒真是吹口之力投摆延安六位英厷陪着小卩饮酒才要讲话只见僕卒在下边跪倒口说报包大王了在上山下有忠孝王率领许多战将業已到了寨外叫小人禀说前来叩见盖英等全听满心欢喜一个々欠身站起往外所走列位有所不知只因假随焦斌的三军见主将上山打發头目上大苍报信故此任辛一同李是凤东将前来书理交代明白言归正传且说江东的六将来至了寨门以内早已京动了忠孝王等一齐目望里观看只见六将老英厷一同焦斌望外所走忠孝王一见连忙往前跑了几步

忠孝王 望前紧跑及三步 双々跪倒地流平
口中不把别的叫 列位叔父等几声 小侄男

不知叔父俱在此 为何啸聚在山中 本王叔父在那里
为合不见影合形 这任辛 说着不由泪直流
两目滔々滚泪痕 六位英厷自伤感 一齐拉起小耗星
口中说 贤侄请起听我讲 细听我等细言明
只因明辅死的苦 八将一怒反江东 那吴王
差遣四将代兵赶 双阳岔口大交兵 多亏你父将魂呈
风沙一阵退吴兵 谁知道 天光不亮仔细看
不见休做与展厷 我等难把昭关过 信马由江任西东

路过这　群系高山诛盗魁　棲身落草此山中
時常差人四下探　並无柳集一点形　旧近的
探子回山通音信　说是姜侄领大兵　平了杭州伐楚国
声名大振尽接京　愿只愿　早与三哥将仇报
我等也要上江東　今日遇見休欣子　想不到
一同与吴侄巧相逢
说着一齐落泪又見盖元龙相見盖英盖字姜英石风安印柏
杰相見姜立石崙安仁杰相配直是悲喜交加此書剪断一齊

近了分会所接次存归生盖英分付大摆酒宴樓亭答應登時
设摆坐位大吹大打奏起樂音真是盃盃罗列酒滿餚實忠孝
王又叫李建風挨次一一相見各通姓名人人欢喜大家为生
间州暢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才叙話六位英雄一齐開言
眼望伍辛说吴侄你在郢州雉南如何知道明輔的为信呢忠
孝王龛听手内擎盃口尊众位叔父
忠孝王　手内擎盃腮代咲　众家叔父請听知
龙系王了将仇报　敌養挂王知信息　小侄男

報仇点兵提人馬　神荊王了養由基　來到池州遇張興
請人大摆四象陣　楚失机　老道養帅遭乱箭
拆弓顧上大交鋒　安慶城早困兵将　王祥下山使玄机
可怜一命丧溝渠　收了黄歇四雌将　焦斌二次把兵提
九宫山　东败張興大失机　金賽花
解围大战盃頭嶺　打住三人有小侄　武子天仙将山下
魁星破陣果正奇　东的那　越国張興无踪影
兵至钱塘法力施　水漲钱塘杭州破　勾踐脱逃無信息

下钱塘　兵伐東吳将仇报　風送战船取城池
济歷常州得到手　結拜大帅甚相宜　我与那
圣人水旱分兵馬　約定彭蠡好会齐　今日来到群虎峪
巧遇叔父会小侄　这旧是　一姓從前真是話
並無虚言一概寔　六将全听心大悦　一个个
满面堆欢把話提
六将全听个个欢喜一齐至谢操江大帅口中说多谢元帅的
大恩不棄伍辛結為生死之交旦能平滅吳国报仇雪恨皆仰

是大帅的恩只我等感之不尽李建凤口说不这乃是孝三的
洪恩说着一齐歡酒相配说我等只说圣人已死誰知天仙尚
在旧止柳仁兄毫没音信焦斌说我父已曾提过柳伯父这知
今修行去了众人全听点頭安仁杰说我父有下山與兵替三
哥报仇奈因為得其死今日既杰巧遇吴侄我等一齐兵上江
東有何不可
安仁杰　眼望伍辛開言道　吴侄沿袖仔細听
我等一全将仇报　兵上江東把吳平　这如今

既有武子圣人在　他老人家法術京　又有操江貴总镇
久已全名武又精　那怕那　江蘇姑苏兵百万
战馬撒欢踹个土平　伍辛全听只说是　先谢叔父大恩情
安仁杰　说着往下忙傳令　大小姜兵仔細听
东牛宰羊造战飯　收什打点莫消停　山上的
金銀粮草往下運　支在山外大营中　姜兵随伍辛全去
如不愿　仁其自便轉家中　頭目姜辛齐答應
登時寨内乱烘烘　所上众人齐歡酒　要咲福敬咲彦生

這正是　酒逢知己千盃少　話若投机更情農
盃中竹葉沉青碧　酒吃人心臉上紅　重婁卒
來回與酒又添菜　你一杯來我一盅　貪次擊碎象牙板
美酒斟于白玉瓶　大家飲酒又用飯　只吃到
月上花梢止列伶
全英左右分合所上只吃到天有二古酒闌席散撤了碗盞看
茶漱口天交三古大家各取才便一宿晚景不提次日五古大
家起來淨面梳洗用了战飯一齊披掛起來頭目來报料革金

良午羊馬匹運下山去娄李五千情愿又入伍隨征忠孝王傳
令大兵归隊盖英盖宇姜五石香安仁杰柏配一同依辛李建
風燕狱等上馬來至寨外盖英傳令放火焚山以绝巢血姜兵
英令四面上堆起了乾柴点着了火登時烈焰紅光直冲霄漢
伞好汗打馬下山到了北山口來至大老忠孝王在馬上傳令
三軍拔寨只听得三軍炮响
只听得　三声大炮京天地　大小三軍拔大老
离了群鳥山一座　直扒姑蘇大路行　怎見得

伍辛走路行人馬　几句攢成药才名　前打硃砂排双面
陳皮古駒李门冬　一路上　梹榔馬上催宜桂
海馬慌動土狭伶　生軍身披川山甲　干葛巴戟天南星
都只為　附子蓮肉去报恨　大黃勾腸奥大兵
桃仁杏仁劫桃上　柳李半夏去随伍　勒外子
写付杜仲合逞志　隄防枳壳合苦丁　霍香冰片多稍代
好避蝎子与蜈蚣　乌余料　蕙苡充几為战飯
猪苓羚羊作菜羹　甘草薄何喂坐季　乌鸦黑丑要大老

重兜即　路过山查前芥穗　石膏嘶走密陀僧
旌旗招展遮天地　鐵刀戟戟似寒星　忠孝王
执掌中軍桃人馬　焦斌開路作先鋒　盖兎龙姜英左又右
催朴合后中文龙　一路上　浩〻蕩〻朝前走
接着占道奔江東　兵过平宛吴将順　又到丹阳小界城
丹阳界　守将名叫周可猿　開门投降順楚芒
伍辛兵过丹阳界　歇兵一夜又拍芒　這一日
大兵正走天斷午　姑蘇不远只尺中　兰旂禀报大元帅

大兵業已至江東　這一下寨將城困　下回書
忠孝王尭蘇捉拿五国龙

話說忠孝王大兵正走藍旂來报大兵不可前近伍辛说兵至
那里兵离姑蘇只有五里之遥請令忽奪忠孝王金听傳令扎
老只听得咕咚〻大炮三声前軍不走後哨不催揮门旂安战
滝中軍支起青紗大帳三軍埋鍋造飯忠孝王升帳發放軍情
至次日差人打听圣人的水路人馬可曾到了没有不多時探
子报到说武子尹的大兵在蘇西门太湖石住兵業已是九天
了圣人差王樟現在老扒等令伍辛拿听说快請王太叔近見
不多時王樟近帳一抬頭看見了江東的六將心中大悦安人

然後一齊相見旧把一往之事訴說一遍王大了点頭眼望伍
辛說吾奉圣人的鈞諭如今忠孝王今日及路的兵馬叫靠城
下寨好約会一处攻城伍辛聞听說少時我等还要到西寨察
見圣人好商义破兵之計王了点頭告辭出营回去不表且說
忠孝王傳令三軍分一半靠城下寨
忠孝王 傳令靠城下营寨 大小三軍不敢停
只听大炮三声响 迴轉四面下連营 孫武子
率領人馬上了岸 密々杂々不透風 江東四门皆围困

盡是淮南楚国兵 一霎時 姑蘇城内如麻乱
買賣經商个々京 三叫九流心害怕 軍民百姓仁了营
一个々 呼兄喚弟齐言齊 言三語四不安寧
姑蘇四门皆關閉 城上四面添将兵 這个說
自從吳王納西施 攪乱江山不太平 差繁稅重添国課
姑蘇台上大興兵 那个說 不該害死武明輔
刻眼割心真無情 死尸沉江是奥鳞 人頭懸掛在伍营
這个說 逼的八将造了反 勾引伍辛大吳兵

武子雷下未從死 帮助李王調領兵 那个說
四国的王了将城保 要想搁挡怕不能 眼看吳国難保守
黎民逃难刀下坑 帶軍民 你言我語心害怕
泪眼愁眉嗐又哼 不言百姓私議論 且把那
吳王夫差明一明
且不言黎民百姓且說吳王夫差自從寧波陳蔡三国兵馬來
到他又把月王勾踐调近了荊州又分派那諸安石善運休下
会一国四国的王了獲守城池他算事以心托实把江山社稷

交給了這八个人叫他呢可旧躲在姑蘇台上中朝每日与西
施女代爲文种范蠡扶運船上不是採蓮旧是謳歌排演閙龍
舟裏戏百般的故事淫樂非常且說四国的王了這一日在朝
中正坐商議獲守之計忽听城外大炮京天吶喊搖旗才要令
人打探只見黄门官慌忙々跪在下面
黄门官 氣喘吁々忙跪倒 四国王了請听云
楚国大兵将城困 一同天仙武圣人 現如今
围城三匝真利害 特来禀报近朝门 四国王了听此話

个々失色面如金 把一个 越王勾踐瑰下禺
寧波陳公似亞人 貞公坐上渾身占 蔡国申公走真瑰
一个々 默々无言只事楞 腿肚子朝前要轉筋
呆獃々倒聾安和手 回瞪々自攢定心回 獃勾了
半盞茶時回过氣 忽听越王把話云 口中只把王兄叫
這事提起我焦心 曾記得 松棚会上大交戰
馬跳英愁小伍辛 冤家能馬多驍勇 真到如今怕是真
何况那 其中还有孫武子 妖道法力果通神

雷震杭州頭一次 水淹錢塘破武林 吳王御駕又不在
姑蘇吳王調你我 保守城池擋楚軍 這如今
誰搗淮南席一棚 本来旧 武子伍辛旧难惹
再登上 李建風神通押万人 众人聞听将頭点
个々无言似亞人
真是人的名樹的影這几句話在也不錯孫武子旧把各国振
住了再有个伍辛能馬無敵其不害怕好奈性又緊上一个李
建風誰人敢擋众人正自爲難忽見吳国的付帅建休口尊四

家王了在上登主吴王又在姑蘇台一同西外ㄟ宴樂撂下蘇
州交給了四位王了我守依臣看來伍辛統領右兵四十六万
圍城三面水洩不通咱城中有兵二十万再搭上三国的右兵
十五万也有三十五万人馬日費不全五辛他要事紧ㄟ的圍
用不过半月之間城内的外尽如何是好
連元帅 眼望四国了未来 斷草絕糧怎对敵
只怕姑蘇城难保 社稷江山化化虚 我的主
姑蘇台上寵西施 信用文臣合范蠡 採蓮要戏龙舟会

不理軍国正事宜 越王說 吳王御架不在此
誰与楚軍大对敵 伍辛亮家無人挡 强自正頭主失眈
連休說 方才本将兴城去 姑蘇四门看真实
楚兵六十四万整 分為四门甚整齐 西门外
領兵阮仙孙武子 辛頗大将小英裘 南门大巷果然燕
休欣鈴馬果無敵 東门外 忠孝伍辛督兵将
辛領淮兵更或代 北门撰江李元帅 昊風父子有神机
這知今 依已到有一條計 色宣一陣滅楚帅

四王齐听一齐问 元帅呀 有何妙计快說知
連休見问齐国主 以逸待劳比计奇 趁着楚兵才来到
其兵延至必乏疲 咱立刻 分兵四门往外奔
俱是拾命立功績 所有兵将全出去 給他个
措手不及大对敵
連休說你们城中現有右兵三十五万辛波的王了領兵五万
東至南门攻休欣的营寨陳国的王了領兵五万東至西门去
攻武子的营盘蔡国的王了領兵五万東至北门攻打李運風

的大寨為臣一同越国的王了把姑蘇的二十万人馬全都代
領兵至東门去冲伍辛的大寨四门發兵一齐冲陣使他左右
前後受敵呼他首尾不能相顧那一门得失都旧應救他總
有强兵猛将大概难挡咱们各牛一陣冲杀必然是大獲全勝
為臣的这一條妙計不知是与不是
連元帅 說罢四门各牛陣 四国王了喜氣生
口中連ㄟ齐說好 元帅妙計果然京 咱们旧
立刻代兵至城去 冲師淮南回座营 那怕楚国兵百万

管保一陣定成功 說着話 一齐欠身要拔挂
忽听階下有人声 口中大叫說不好 如此而行了不成
四国王 一閃連休抬頭看 范帅潘安往上行
一齐忙问潘元帅 為何搁阻要言明 这潘安
全听拉皆向言道 四位国王在上听 楚国伍辛提人馬
六十四万馬步兵 顛一个 阮仙山中孙武子
还有和河李運風 一人都有隨身宝 神通法術令人京
九宫山 四員燃将真利害 毛遂王禅亲弟兄

柳盖焦斌与焦彦 江東八将有才能 还有那
淮南小将高如扇 盖家小将申文龙 四位王妃多法術
白氏王娥淮风英 下度金 彦氏素真更战将
兵威大陣怎相征 別說东着难取勝 到只怕
一擁齐来难倒城了 依我还是发防守 兵分昼夜保都城
只等伍辛粮草尽 軍心懈代必回兵 伍辛一走随后赶
那時節 一陣掩杀功必功 昭关又有兵合将
伍辛擇翅也难飛 四国王了齐夸好 旧依大帅这般行

說着一齊出朝外　一个〻　率領三軍上了城
严加防範不出城　那知道兵合將要想脫逃万不能

吳越春秋

二十三

正是一人不过二人智三人長个大見識四周的王子听見大
帅谐安之言一齊驚齊說諸總帅的妙计果然不錯旧是如此
随急出朝上馬个守一门上面多設灰瓶砲子滚木雷石弓箭
严加防範这且不提且說武圣人的大兵会同伍辛的共是六
十四万圍困蘇州武子升帳中將參見已畢又有伍辛一仝李
逞風盖英盖宇姜立石番安仁杰柏配焦斌等都到西门帐中
来參見武子忠孝王旧把在群雨山巧遇六將的話說了一遍
武子拿听心中欢喜又有龙帝王焦休欣全見安仁杰等又有
柳盖柏振盖元石白玉賊卞庆金彦焘貞淮凤英等一齊相見
六將真乃是悲喜交加圣人大悦分付大摆酒宴中將相陪与
安仁杰等為接風賀喜该官設坐大家献酒可日议論攻城之计
忠孝王開言口呼圣人老了在上小孙〻細想我兵六十四万
代吳聯日来至姑蘇奉令今日圍城池頭一件錢糧浩大二来
我兵遠来只宜速战不可担延武子未及開言只見遥探跪倒
但只見　遥探跪倒將頭叩　圣人老了在上听
吳王夫差將兵调　寧波陳參个兵兵　三国的

好三个代兵五万　部留吴国保守城　贻闵三国当大帅
协助黄奇指我兵　亭设是　当下越国名张典
陈国陈音与彭程　蔡国霍仁与霍义　贻闵里外扎下营
当的是　接粮道合着归往　不敢不报请令行
圣人全听将手探　伍辛一倩魂梦京　急忙々
放下酒杯身挂背　圣人老了叫几声　贻闵当下四国将
断草绝粮了不成　现知今　我兵六十四万多
粮草缺火命必坑　孤军深入难旧愿　这件事情急羕行

望求那　圣人老了發慈善　旧々淮南卑生灵
武子听说胆含咲　孝王你且免心京　军中的
粮草足勾一半年　齐心努力破江京　但能打破蘇州郡
何愁粮草不置盘　这如今　你等速归本老寨
连将城前要战狂　如若姑蘇發人馬　那时节
得便立刻取阖城
武圣人说着分付撤了酒宴伍辛等个自告辞一齐回寨孙武
子差遣柳盖领兵上西门要战伍辛差焦斌到东门代兵对敌

李建风在北门叫阵焦休钦南门讨战旧有四门上的军辛报
与了潘安石善下会边休与越王勾践陈贞公蔡甲公李及公
急杀八个人督兵羡加防守并不过将当先城下的军将着急
又有武子与忠孝王在后传下了军令叫四面上攻打姑蘇四
将得令只听得炮响京天摇旋的喊个架云梯软索火炮神铳
弓弩齐施好不利害
四面上　将军速传军令　兒郎奋勇取阖城
那个若要不尽力　立刻闸刀问典刑　只听得

大小兵将齐答應　人々催鼓纳喊声　催军古打如爆豆
三军过桥旧闸弓　味々々　似箭飞蝗城上射
火炮神铳振耳鸣　倒城的三军不命虔　人々下马拚命征
呼噜々　云梯立起搭软索　个々征先旧扒城
纯刚利刃插背后　用手扒梯望上登　军兒郎
爬了一蹬又一蹬　上了一层又一层　弓弩神铳如雨点
保护扒城勇力兵　城上的　吴军一見不代慢
忙端滚木抖灰瓶　擂石弓弩铳合炮　铅子铁朴朝外冲

咕噜々　滚木直往云梯打　专砸爬城的军兵
擂石打着头粉碎　火炮着人筋骨崩　灰瓶包的烟雾障
只啥的　战马恢々眼难睁　四周的王子督兵将
元帅忿勇保守城　只听得　城上城下兵呐喊
战古催军似雷鸣　又下交兵齐努力　这一阵
伤损无数军生灵
城上城下交兵一阵神铳火炮滚木擂石城根下的尸首堆积
如山城上的死人无数总而言四门上皆是如此只因城上防

守的甚是严紧孙武子与伍辛等众将四面上努力加攻上又
是齐心护守可旧伤的陪兵不少天晚收兵个回老寨次日又
是当羡兜攻打抄録之书唠叨了不成书理剪断結说宣速旧
有十数多天攻不破蘇州只急的忠孝王心如火燎意似油煎
心中發恨传令四面加力轮流吃饭督换攻城给他一个神仙
不倒缸昼夜交战
总而言　楚兵伤了五六万　昼夜徒劳枉用功
好蘇坚固难攻打　又不遣将来相争　只落得

武子有法难施展 是风知道用不中 休欲施勇难使力
伍辛英雄怎逞能 堪〻的 旧有不足二十日
伍辛心似火油烹 独生中军心焦燥 粮储官员报一声
口中说 军粮只有三日用 禀报千岁早施行
伍辛听见这句话 不由心中吃一京 暗〻说
军中乏粮如何好 六十万人马命坑要 吴王着急忙披挂
顺手提铃上走廊 亲领着 大小战将出大寨
直扒东门怒气加 来至城下破口骂 狗贼奸王仔细听

为什么 闭着守门不出战 犹如妻妇一般仝
吴刀避剑真禽兽 比作猪狗真畜生 有本事
这将出城当先战 与你王子见雌雄 你等奸王住为主
了国称尊敬臣名 旧由如 乌龟缩项窝礼躲
克子抓孙怕黄雷 伍辛东门破口骂 城上边
越王是休气的红眼
忠孝王在城下是破口大骂这东门上镇守的乃是越王勾践
一同付灼受休二人在低楼内听的明白不由的双眉紧皱气

满腔怀有心代兵出城与伍辛打丈罢又担着不是英雄的对
手轻太是代争着伤争者又怕丧命不出去罢听着城下堵着
门子骂的不祥连休说有咧索性呼狗子大气一气想罢分付
军卒到西门上把子胥的首级取来挂在东门摘楼之上吴兵
答应不多时取来挑将出取且说忠孝王骂了半天猛抬头只
见摘楼上高杆挑将出来一物迎风一恍不知是何物件
忠孝王 回头尊声争叔父 是何物件挑在城
盖英未语先流泪 口把侄男叫几声 你若问

摘楼高挂是何物 不由老夫恸伤情 说着哭的喉咙哑
手指城头大放声 呼一声 贤侄伍辛别问罢
若问元由我心疼 即是明辨乾首级 苦死的三哥骨天灵
这盖英 说了一句是首级 伍辛耸听把魂嘤
哎哟一声罢了我 脊金斗吊下马白 真正是
良盔摔吊蛇钻土 裁折弓翎与湾弓 面如黄纸金登〻
恰如敲桌紫又青 登时间 痰堵咽喉牙关紧
闷住三关气不通 大小军将齐下马 抽住天河小耗星

安仁术 盖英盖宇乾搓手 姜立石砦手捶胸
急坏相配焦拔等 人〻围住叫连声 忠孝王
醒来骂来活了罢 若有差池了不成 人不数尽难以死
小耗星宦把眼睁 口中说 父亲阴灵等一等
等你孩儿一仝行 争名夺利中何同 只落得
首级悬挂在江东 父未昏王心使碎 忠臣临危不善终
要我伍辛中何用 不能报恨祭七灵 忠孝王
越哭越恸越伤感 跺脚拍胸大放声 仰将个〻心伤感

哭坏了金殿钓掛一 白人王自心酸痛 忽听城头炮声响
姑苏的四门发人马 四国的三子他武代兵杀出了城

時才說表伊将圍住忠孝王在门外伤心悲慟不提且説建休
把明耕的首級挑将云去一仝句践在抵楼的箭窗上往外当
神細看只見伍辛落馬淮南的战将乱紛々猶如麻乱又見軍
威不正建休一見心中大慌説趣比机会何不速破楚兵捉拿
狗子越王点頭建元帅急忙瞄々的知会李陵公陳蔡公蔡中
公潘安石善卞会各代兵刀軍兵四门杀云冲繋楚营只听得
咕咚々号炮京天姑蘇的四门大开三十多万人馬一齊杀云
城来好不剎害怎見得有賛為証

咚々古打嘡々罗鳴咚々古打放云将合兵嘡々罗鳴齊往
楚营来慟哭旌旂恍的太阳昏劍戟横空如瑞雪将軍猛勇
战馬奔騰将軍猛勇一个々天武神威战馬奔騰乱紛々攛
仁全鈴李陵公云北门与建風大战陳貞公云南门正与休
攸蔡中公云门冲擊武子越句践杀云東门要捉伍辛四下
里刀兵乱動八方上金古齊鳴
只听得　連硃大炮京地烈　姑蘇三軍把城揚
万馬奔騰龙番滾　劍戟刀鈴晃太阳　乱紛々

旂播招展遮紅日　战将兵丁似虎狼　東西南北發人馬
个按方向逞毫强　只杀的　天地乾坤昏慘人
愁云四起务茫々　山中走獸窩巢伏　空中飛鳥尽潛藏
只杀的　怨氣冲空悲声振　鬼哭只嚎洵战坊
耳内只听兵刃响　人声喊叫另人慌　只听得
罗鳴古响京四野　吴楚刀国動刀鈴　四个将軍无容施
四国王子逞刚强　吞元帅　遠休卞惠与石善
安心要拏忠孝王　一齐乱往楚营闯　攻取困城更見郎

西门外　武子逦抵蔡国主　欢仁四位文紅应
陈貞公南门捉彪　芭頭老将抡威揺　李建風
比门督兵大交战　抵住宁波李陵王　武子馬上傳軍令
曉諭衆将莫慌張　打發那　四位王妃分四面
分兵揩挡取那忙　不言三面来战闯　先説那
東门句践那好王
且不言西南北三面交兵且説越句践在東门上代領着人馬
一仝谷安石善卞会建休四个人皆因知道忠孝王伍辛在東

门以外又有江東的一班老将故此四家元帅一仝越王率領
三軍大小偏将杀云東门大兵足有十万刀鈴寒攛真扑了楚
国的大兵且説鎮江王焦斌寺正在城下換着伍辛忽听得大
炮京天兵声大振衆将奇説不好吴兵杀云来了急忙々把忠
孝王抽上了坐季才要往大营而只見城中的人馬不好招比
旧由如潮水般直往外貫
好一似　三峽倒滅梁洪水　汪洋闯下闸了闸
可着夔泪潮外濾　由如黄虫过馬蜂　只听得

战古咚々如暴豆　大炮連声振天揺　万馬横冲欢又仁
三軍呐喊如夜叉　乱紛々　旌旂招展飄火焰
鋼刀乱砍用鈴扎　戟刺槍打斧又劍　棒打边敲鎚又砸
丢战将　白頭一見魂嗚冐　淮兵胆战乱如麻
不雇逦賊心中怕　京惊失色把馬加　皆因為
看見伍辛栽下馬　兵将不敢去厮杀　吴兵势爭如蜂擁
冲進营中逞毫侠　但只見　長鎗挑鹿角又木
大刀劈碎栅芽义　冲進七層圍子手　撞倒老墙往里杀

登時间 怨恼淮南一群扇 个々眉皱咬刚牙
焦斌抵挡連休炉 盖英石善去厮杀 潘安的
手内良鉁如怪蟒 柏配方无挑代扎 下会大战安仁杰
句践要把伍辛拿 东平候 盖立石番与盖字
保驾伍辛把馬撤 争多战将齐来到 一个々
齐心舍命逞英侠
乱軍之中打仗厮杀难斉谁与谁是一对見也说不得战馬一
冲一撞不过是混战一阵强者争先弱者丧命忠孝王此時心

中明白唰連忙正頓盔甲接过神兎战杆率领六小战将迎抵
盖兎龙姜英石风芦仰中文龙朱揚莫文柏杰豆黄潘忠馬光
寿馬光休十二員战将一同伍辛依勇厮杀这且不表且说西
南北三面是武圣人李建風焦休欣柳盖黄歇薛甲毛遂王禅
王敖柏英柏贞盖兎玄蓋万仁李孝豆伯黄克用孙兑李支同
白玉娥彦素贞卞度金淮风英二十二个人迎挡三面
楚国的 軍兵不是六十万 怎奈軍心先不齐
吴兵才有三十万 一擁齐来奔对敌 一个々

横心拾命不怕死 刀砍鉁扎与斧劈 四国王才能争战
偏将也有五十餘 心想着 一阵成功打死仗
努力齐心往里楼 耳内只听兵刀响 人声發喊战馬嘶
下度金 门西協助孙武子 三殿艮又急又快
蔡国中公领兵将 一死相争大对抵 彦素贞
南门協助休欣战 焦斌之妻是見忠 英风大刀分上下
陳国貞公苦相争 淮风英 北门以外施英勇
双刀兎舞似虹電 協助建風杀抵将 寧波陵公逞威仪

白玉娥 夫妻連心催战馬 繞过南门扑正西
打听伍辛東门战 佳人踩脚暗着急 急忙々
圖鶴乘柳催战季 娇音叱咤用刀劈 登時杀到東门外
佳人摇刀又催驹 可巧的 遇見吴国名卞金
迎頭掄刀照頂劈 王妃一見柳眉皱 綉絨刀
横担鞍鞽看虚实
白玉娥刚杰往里冲踊迎頭遇見了吴国的总镇卞急看見是
一員女将敌不在心上贼了一声掄刀分頂用剥佳人一見心

中大怒单撒用綉絨刀望上相迎只听路啱一声响亮把截頭
刀磕在圈外馬挑上首夫人把玉腕一甩掄刀旧剥喝吴贼休
走看奶々的刀来取你卞惠一見躲之不及只听曉叹一声刀
过无頭卞惠的死尸吊于馬下白玉娥望里又闖寻找忠孝王
正然观看只見淮兵大乱一声發喊望外乱跑人多势衆齐往
下败白玉娥不能前近無奈何跟随大衆朝下大败
但只見 楚兵害怕跳了陣 欢仅江東衆三軍
随后追杀猫扑鼠 斬将朱軍棒打盆 忠孝王

一全衆将齐败陣 拔了淮南擞甲軍 叫苦哀哉逃性命
帰坏玉娥女佳人 忠孝王 率领三軍頭里跑
句践领兵纷々怎 伍辛正跑齿神齊 一棒叱事罕京人
这正是 行見青天明亮々 登時改变务泥丿々
撓天撓地阴風滚 末了咸阳子婿魂的 吧喇々
空中跑坏白龙馬 倒拉神兎駝一根 阴兵五百排開隊
空中大叱似雷音 叫一声 伍辛孩児休害怕
你父明輔來显魂 吾児不必朝后退 快些拎擎四国君

还有那
吴王夫差洪福尽
拿住吴将仇横报
晋保成功把贼拴
害坏王了名伍辛
兵合将
空中只听阴兵喊
夫妻相见代兵将

列位文菊文位等
陈国亭设与越君
楷我子胥把恨伸
这明那
摆铃传令快回去
胆壮心么威風抖
吾坏六将与焦贼
仇低恶贼又相争

人家努力要齐心
必须要
恨随阴兵来回去
空中讲话全听见
不必迟后要齐心
刀铃伤奔乱杀人
白玉贼
越王正赶指头看

这不旧
阴兵呐喊起吴军
嚇坏了石善寄安与众人

看見忠正明輔魂的
句兵哎哟说不好

半虚空中金身现
这不旧

正是奇缘人欺鬼时衰鬼欺人越王句践正出一同连休潘安石善代兵追赶伍辛忽王一阵阴几所起抬头细看只见半虚空中阴云滚滚明明的显露出子胥的模样代领阴兵杀来吓人一见齐说不好了有了鬼（咧）那裡还敢迎杀一支支旋馬大败忠孝王代兵打四面上一看好不利害怎見的有赞为证

四下裡三军呐喊八方上战将相争正东上乾草黄前蹴後跳正西上艮獬勇吼叫连声正南方洋红馬宗尾乱作正北方抢月馬鼓气暴暴东南上父紫专蹴山跳偏西方上枣骝

句赶日追几北上吐谷浑宗尾乱作西北上五明馬横撞豎
冲安上将一个个凶如猛虎带三军奋怒勇一死相争偃月
刀松纹刀劈野斩砍虎尾追竹节止常打天灵流金帮雁翅
帮追魂亘命八棱锤紫金锤竟前胸偃金个梨花铃为龙探
爪方天戟描金戟采风膝铜昆吾剑丧门剑连扎代剁金雀
斧加钢斧怎有滔情杀良久天昏地暗日多时雾锁云蒙

这正是
德寿将军到败走
败阵的三军（逞后）在

四下裡见郎齐（喊呐）
尺刀剑戟响连声
又则见

空中阴兵持利刃
大帅潘安魂嚇京
尤如兔子见黄鹰
忠孝王
杀少争将齐努力
大小三军威几抖
遍地横尸血水红
折弓烂箭似柴棚

阴几吹人冷似冰
连休他
大概吴兵齐叫苦
五句神龙如巨蟒
刀割个扎以死争
砍下郢州将与兵
只杀的
三门的人馬齐（到来）

越王句践如晃风
一同石善旋馬跑
悲声嚎切不绝声
宗扎又助与前胸
淮南的
再後追来真可擒
破罗破古摆满地
江东的儿郎怎（生逃）

登时间
潘安石善丧了命
句践陵公逃了命
报吴王夫差先（吓坏）
天有正午日光红
马步三军进了城
武圣人的兵合在一处破了江东率领人馬进城如走无人之境
所有的吴的都跟着八个人打仗去了追如今是死的死降的

三十万吴兵伤（九八）
连休个下丧残生
陈蔡二王尽逃生
且说那
武子领兵把姑（苏进）

血水横流满地红
这越王
齐往姑苏台下跪
淮南的阴魂归（故本）
大概的

伴迎的进国如城内空虚步兵缺将圣人传令三军上城不许
搅害黎民武子入朝下马升宝拿将孙〻的报功伍辛见跪上
了西施阁中搜了一遍并无吴王夫差西施的踪迹到了东门
上城抓搂着把伪帝的骷髅首级取下了又哭了一场把首下了
城来至朝中用金盘盛起供在龙亭之内尤拨工屋未见武子
圣人将吴国的首相屈嚭穿到问他吴王现在何处
孙武子　拿住屈嚭忙追问　吴王西施那边存
首相跪倒把天喊　叫我屈嚭细〻云　那吴王

失以不在城中住　姑苏台上宴乐心　一个文种合伯嚭
范蠡西施四个人　采莲池　戏要龙舟将莲采
福歌滨唱宴佳宾　圣人闻听忙传令　高叫車将合伍辛
急速的　代兵十万出城去　围住莲池去拿人
不可放走人五个　走脱一人是祸根　城中的
一场大乱交与我　护城出榜好安民　忠孝王户忙答应
孝领十万马步甲　二十员　男女战将辞武子
上马齐出午朝门　大炮三声人马动　直扑南门走如云

兵合将　一直不往别处去　姑苏台上去擒人
十里之遥不算远　姑苏台王面前存　忠孝王
摆个伪令将台围　三军呐喊拜京神　不言伍辛将台围
且说奸王四国居　急忙〻　如到莲池有人报
通安吴王好饱君　夫差待上台前见　那夫差
坐上闹言把话云
且说吴王将四国的奸王请上姑苏台西施去退在后边不提
这吴王是酒色迷心不以国为重坐上代笑口称呼四国的王

兄你们不在姑苏州夜守城池堵挠伍辛孙进的人马到姑苏
台见孤有何话讲四王见问口尊王兄你只贪眼前欢乐全不
管江山社稷黎民的涂炭将士损生之苦吴王听说微〻冷笑
说四位王兄你们这些话好不明涂黎民涂炭将士损生与偕
们什么相干古人说的好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旁人是与非
又道是日月如梭催人老有酒且闲怀吴王说着哈〻大笑
这四王　说着不住哈〻笑　四位王兄听我说
将欢乐时且欢乐　将歌舞处且舞歌　古来的

君王尚且贪欢乐　你我该把古人学　黎民涂炭将士死
这些面情不必说　四国的　奸王齐听齐摆手
大叫王兄了不得　酒色迷心会不雇　社稷不要弃山河
现如今　伍辛孙进人彻了　六十万三军战将多
四门分兵齐攻破　此时业已把城摩　潘安善石
云恩迷休皆丧命　大概不久把你捉　四王说罢一夕话
吴王听说怔〻　吓的他　遍体酥麻浑身软
手脚一齐颤哆嗦　伍辛业已把苏州破　江东的兵将闻见罗

就句了　单盏茶时叫伯嚭　太宰先生要听着
守在姑苏台上坐　快点三军动干戈　一个着
四国王兄暂人马　文种范蠡紧随着　拿住伍辛首刀剁
捉住孝将把头割　必须要　齐心努力将台保
吓着梓童了不得　穷可摆了江山罢　千万的
别京了西施女娥
这回难怪纣王宠妲己出王宠似刀了入因贪图美色这才把
江山失落今日吴王宠西施也是如此到了这步天地上还是

貪恋姣姿那知道因為一个西施女材攪乱的国破家亡且说
伯嚭速代御林军一全越王家汉孫蔡保守姑蘇台的左右文
種見此光景估良着楚兵少时必到大署难逃他趁此忙乱之
際個工姑蘇台後駕了一隻小船逃出太湖会同鄱阳湖的水
寇即宣聚水賊截住不穗江一代搁撓楚兵刃後话暂且不表
且说吳王才少孤已必只在宮中宝定只見宮宦来报
這吳王　止出少孤宦宦报　我主如今了不成
伍辛率領兵十万　左右圍扎扎下营　把一座

姑蘇台團團住　水洩不通尽是兵　昏王耳听魂不在
四国王只着意听　一周着　伯嚭先生別懈怠
快些替兵打仗争　再孩姑蘇台一座　堵党伍辛將合兵
但能勾　自去把守代領兵　我孤不忘大恩情
四国奸王同伯嚭　殺退楚兵將功立　這吳王
听見炮响人声喊　不由害怕戰兢〻　去奈登楼將台上
手扶欄杆着么吶　但只見　台外人馬去边岸
極云無氣遮碧空　旌旗招展多五色　众刀剑戟似宇星

又則見　屢鎂滚〻如血灭　甲冑嘛〻振耳鳴
兵卒个〻多猛烈　將士各〻尽驍勇　果然是
雖上將军如恶虎　步下单兵似猛熊　匹〻戰馬宗虎尢
征鞍肥大似蛟龙　咕嚕〻　戰古頻敲如爆豆
哈啷銅鑼不住声　昏王着罢魂高体　洋身打戰体搖鈴
又則見　口中只嚷可不好　我孤今日駕要崩
磕〻伴〻朝後跑　跌倒趴起只哼〻　這吳王
止然把宗將頭首　迎頭一人不教行　破肚開腸洋身血

有賊去珠血窟窿　揪住夫差叫还我　把又抓来拳又打
吳王認的是哪補　這不就嚇坏了貪花失正的龙

止是善恶到頭終有报只争来早与来遲这昏君吳王是今日
的循还来到因此大睁刃眼他会着見了哪補的冤魂只見还
而一人破腸去心有眼去珠鮮血淋〻揪住去路一声大叫夫
差还我的命罢说着用手劈面旧打吳王一見高声喊叫救人
哪把二目一睜阳光一冲登时子胥的冤魂踪影不見宮宦攙
着往台後飛跑吳王走着〻〻咕咚一跤栽倒且说西施女正
在後面听見姑蘇台外大炮京天人声吶喊又見宮娥来报外
〻在上伍辛的兵到把圣駕嚇倒在台上了西施耳听急忙跑

將出来只見昏王倚在地下旧流淌面口中不住的只叫忠臣
哪補你饒了我罢都是我孤的不是悮害了你的性命西施女
一見上前伸手將昏王扶住假义須情口尊主公有小妃在此
教駕这吳王蘇醒了多会把二目睁開着了着不見子胥的冤
魂旧只是宮宦数名一全西施在旁攙扶那吳王一見不由的
二目之中滴〻落淚
這吳王　二目滴〻直流泪　拉住西施叫梓童
伍辛已竟將城破　戰將兵丁把面坑　這如今

伍辛代兵将多围　替父报仇是真情　我孤害怕回裡跪
一步一跤怕又来　亦才是　我孤亲眼見吃捕
伍员截桐不放行　空有眼睛无二目　破肚开膛血流红
他竟自　拉住我孤来讨命　举手拱打不容情
我孤故此高声叫　多亏梓童救孤命　西施说
我主只管将心放　阴魂不敢欺主公　君王必有百灵救
马散作祟在名中　君妻切　正在言罢炮声响
军兵呐叫不绝声　别放夫差与狗贱　拿住昏君祭亡灵

昏君说　快找个地方我躲藏　被他拿住了不成
西施听说添新愁　大略吴国保不成　也是我
千方百计害明辅　惑乱昏君行不公　东吴如今尽属楚
昏王不从命谏终　到不如　趁此机会脱逃生
祸到临头急逃生　哄着昏君入了套　那时节
将机就计可藏形
西施女想罢口寻我主伍辛的人马势重到是我主的打算不
錯不如寻找一个地方藏一藏才好故又的四下裡看了一遍

说我主有个地方了肯叫他一辈子也看不见我主的御驾吴
王说安在那去此可以藏身只是叫他想国的兵将看不见听
不见那才好　吩　西施说王〻这有何难不必别处去藏躲旧在
这姑苏台上尽可以躲避旧知是将就之要回上才好说着用
手往上一只说千岁请看这个地方见就根好昏王一指跟细
看说爱妃那是台上的匾后如何藏躲
西施女　耳听口内寻我主　匾后裡面藏身形
吾主躲在牌匾内　旧是神仙用不中　吴王说

藏在裡边正到好　争有两件实言明　刃队見空的看見的
倘若看見大祸生　还恐怕　我孤听見兵呐喊
未免害怕自心京　挠的牌匾一齐动　被人看破了不成
西施说　小妃如今有妙计　音叫我主躲灾星
一床锦被将身果　龙袱紧紧把队蒙　刃队儿
塞上棉花合乱草　神仙想找万不能　任凭外边响雷打
我主安太不怕京　这吴王　听見西施一夕话
满面堆欢呼梓童　朝中有你这何人　无什么江山坏了

这昏王　说着跷起不代要　一步一步匾下行
端过窗桌作接脚　又把椅子放居中　夫差他
手扒挺钩登上匾　口叫爱妃把我蒙　西施忙取金龙被
逢与时来倒运危　这吴王　接过蒙头身上果
忍气吞声不敢哼　西施忙忙取乱草　急忙忙
堵住刃队的大窟
真是应了一句俗语儿　则捂着耳朵偷铃子自哄自吴王藏在
匾裡队西施女忙用乱草棉花把刃队儿塞了个老满不了高

梓子临了的骂一声昏王你也是往为了一国之主也不想想
身長丈天这牌匾只有五尺多長如何藏的住　无你蒙头盖脸
心裡想着藏的严实再也无人知道那裡晓的你这双大脚丫
都伸在匾外头露着　咋我不过是将机就计哄你我好脱身逃
走了说着下了姑苏台来至了寝宫之内叫过了一名宫娥口
中说快把你的衣服脱下
这宫娥　耳听此话不怠慢　忙脱宫衣彩另衣
西施连忙摘冠代　换上宫娥衣一身　忙分付

换上哀家这服色　这裡躲着休见人　宫娥不知其中计
进忙更换去在心　这西施　暗々念咒施法力
生有宫娥把水喷　尽时变作假西施　模样不差半毫少
这一名　宫娥一见心迷乱　生在寝宫难动身
西施鹦鹉不代曼　打点异宝共奇珍　所有的
金珠宝物糯无数　忙移莲步出宫门　只听四面人声喊
大炮京天振耳轮　急忙々　往後所支台头看
看见范蠡去在心　急忙点手相招呼　范蠡把外々（内口）等

这如今　兵困苏州台一座　君臣只怕命难存
西施听说微々笑　叫声儿夫你听真　自从西湖与见你
假随你　倚伊息情如海同深　杭州越王将我献
送进姑苏伴吴王　为的是　惑乱吴王把（邦家）丧
眼下啥居必尽拎　吴越两国报甚诚　咱们叔
趁此脱身可瞒人
西施如说快些逃命要紧范大夫听说不敢代慢忙寻了一隻
渔船一同西施如隐姓埋名这回是范蠡归湖而去到后来迹

在山东定陶县更名叫做陶朱家私巨富此乃后话休提且说
现在单言讲这些宫娥并女人等看见吴王是藏了假西施在
宫内他们只当是真的呢一个々竟自酒之手也躲避刀兵且
说忠孝王武辛领着人马把姑苏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打左右望
裡攻打怎奈四国的奸王一仝伯嚭防守的是甚紧攻打不开
困了半天一夜伍辛说不由的冲々大怒
忠孝王　只为此台难功打　困围在自把兵屯
困了半天正一夜　不能成功急在心　这伍辛

紧皱双眉冲々怒　咯咬々民牙咬斷　尽指台上高声骂
大叫夫差无道君　坏忠着　姑苏台内要躲避
奸王枉用这番心　说着摆令传军令　大小众将尽听真
急速的　各两千柴草芦章　围住四面用火焚
那怕铜墙铁壁户　大火烧燎把贼拎　只听得
众将三军齐呐喊　人々号令更齐心　搬柴运草堆四面
闹々垓々唬死人　霎时间　柴积如山要放火
这不唬坏四国君的　越王该公说不好　陈蔡伯嚭冒真魂

一齐说　此回行的真狠心
越王勾践口中喊　焚兵堆柴要放火　这如今
有兵尽着火中死　三国王兄细听真　冲下台来出去
各自回国去调兵　不必劳力与他拚　重立兵马将仇报
捉住狗子各五辛　那时节　立刻抖起精气神
这勾践　亲人上头说有礼　後狠穷独衝逞人
申公贞公不代曼　手内托仑往下闯　辛领着
一万児郎声呐喊　伯嚭抡刀在后跟　尽是讨示御林军　声々吆喝快破路

就如恶狗出了村　伍辛正要叫起火　忽听人喊兵将鬧
定睛对西面神看　认的是　阮安宁波越国臣
孝王一见冲々怒　调众将要把奸王立刻擒

適才話表越王句賤一同寧波李泉公陳国中公蔡国的丞相
伯嚭五个人奉吳王夫差的命令防守蘇州的御林軍在姑
蘇台下屯石塔扎營兵 發明公須要听明这姑蘇台是吳王遊
幸的園亭迴圍倚山傍水好的地方見不在小丈裡边的樓台
層閣穿廊遊廊樣春秋四季的点綴起名兒呼作姑蘇台不是
淨一座高台外圍着刁尺门户也有水门也有旱门伍辛領兵攻
至外層來至了内層宮门以外放火要被火焚燒句賤等在墻
内姑蘇的台前山坡之上看的明白心中一急要心要捨命下

台来闖出宮门但能句脱身再往别处借兵报仇豈不是好五个
人抖擻精神率領御林軍一來至了宮门台捨去頂咬嗲了门多左
右中三軍吵吵了一声喊坐外所闯句賤等先四个人在后跑了
的根随一齊喊叫連天大叫不要放路一片了乱刀鈴可旧帝
正来了且说的是伍辛一同手的兵丈修督三軍放心忽听人
声吶喊抬頭的观看
忠孝王 听見人声如鼎沸 慌忙勒馬把頭台
只見元门多左右 客数兵将闯出来 但只見

刀鈴劍戟如麻乱 戰馬欢乍陣云闹 三軍个了如狼虎
摇旗吶喊闹吵吵 但則見 迎頭的显人五个
伍辛子细看明白 文林金冠頭上代 身穿明珠上面栽
尽都是 龙袍外罩蟒袍鉋 背刁遮刀劍璃玉
腰中玉带攢八宝 护心宝镜抱胸怀 一个了
走獸壺中刁剛劍 袋內彎弓同鉄胎 防身宝劍成錆内
俱要高頂敵將衰 一个了 手仗金刀威凜々
生下征駒四蹄子 又有一人文官菜 生的眉耳露雪腮

頭上代 馬紗紅袍不玉帶 面皮黑丕須半白
認的是丞相名伯嚭 穿汶陳蔡越王來 立伍辛
看罢不由冲々怒 双手编金把馬拍 一声叱咤如雷吼
紫皺双眉怒掬腮 口中說 奸王要往那裡跑
咬住尔等把心摘 四个奸王抬頭看 一同着
奸王伯嚭看明白
五个人一齊撩馬抬頭观看只見当先迎頭一將員盔貝甲
白袍上帶弓箭随身什物俱全生下一匹白龙手提梨花战杆

認的是忠孝王伍辛一个了只嚇的目瞪痴呆告之奈何無奈抖
精神一齊高声叱咤少奶狗子伍辛休得猖狂倚仗抑弱破了
蘇州旧該知足為何你赶尽杀絶又来到姑蘇台前搅擾兵將
真正的可惱别要走我等管住你方異王报仇雪恨說着一齊
崔駒望上竟闖這句賤的馬快了内修着一千多个了心旧别
伍辛一見在馬上撒々的冷笑
忠孝王 馬上一見微々笑 一声叱咤振天闵
口中只把奸王骂 要想施威难上难 江坊上

着容尔等走刁逃 世不的人天地间 見令临近用金梁
响亮一声真罕太 只振的 越主句賤發麻木
虎口振破血直躍 撒手撩了红纓杆 魂散魄飛上九天
这句賤 一個歪斜要逃命 吳左馬上把臉猫
举手掄金十分利 斜肩代背朝下刪 只听得
噗的一声着了中 越王吊下馬征鞍 楚兵吶喊往上闯
捆住立刻使绳拴 李陵公 看見越主遭擒获
不由怒氣贯眉尖 雀馬揺刀往上撞 要与吳伍場闘滄

誰知道　吽戏伯嚭竖眼窄　二位並力要爭先
穿過陵公掄刀剮　伍辛兒鈴加勁些　只听得
吱喇一声火星迸　金背鋼刀起在天　陵公馬上驚又怕
刃手扎然眼睛藍　忠孝王　伸手抓住胞合帶
搖々扶過馬刀鞘　穿起陵公打伯嚭　只听得
响亮一声真罕然
伍辛單撒手舉起了李陵公就打伯嚭　只听吧以吱哟咕咚吧
以是打的　咧　哎哟是疼的咕咚是刃人全都倘在了地下　咧　楚

兵一齐上前擁住了　二人推入大陽之內　齐來了五个人這一
上手兒就吽人拿了三个人去　咧　這刃个那还啨視　咧　陈貞
公旋馬就跑相伍辛趕上喊一声一鈴折打下了征駒蔡中公
撒馬大敗而逃忠孝王一見並不追趕連忙將腿押下了戰杆
走獸壺中拔箭飛魚袋內取弓認扣搭弦嘍就是一箭只听的
嘣哇嘍吧正中在蔡中的戰馬后胯那馬嘶的一声往前一躥
把个中公閃下了征駒
咕咚々　蔡國中公閃下馬　三軍趕上又生擒

擒了蔡二國主　登時喜壞名伍辛　坐馬上
一擺良鈴忙傳令　欢作淮南第三軍　吶喊一声撥戰馬
令刀乱斧旧杀人　吳國的　御軍兵奔去止炮
个々害怕面如金　齐甲抛戈嚷投順　撒刀撂劍跪埃塵
忠孝王　傳令降兵归大隊　亲領兵将近宫门
伍辛先往台上去　為拿夫差活色尺　章戰将
代領軍兵全想到　杀尽宫娥彩女嫔　楼台殿阁全找遍
亭台寶殿找昏尺　龙席王　宫中拿了假西施

同上台來見伍辛　英雄又把吳王找　猛然抬頭看假真
但只見　床上露山靴子鞭　着人大嚷說有火
吳王听見浑身戰　撕句乱慌往下沉　只听得
吭以一声掛勾断　吧嗒匾落地埃塵　咕咚吳王栽台上
没彦、没臉无咕臉　帝三軍　趕前上手忙掬住
扦狗龙被看假真　细瞧不是别人等　正是那
無道昏尺如邑人的
帝三軍一見一齐大叫王ア千万之寿掌住了奸王夫差　咧　伍

辛看听留神觀看不是他是誰　兀　不由的心中火起眉上生烟
用手一指大罵奸王我父子你何仇你恨害的好苦全不想当
年之事临潼会闹宝台為只因你父姬光打碎了退蒙益泰木
公要把你父折首乡弓了我父吞救现出了玲珑剔透心那木
公才肯依從我父保天下的諸侯無了還國不思平王无道我
父奔走樊城帝国遭郅受尽了無限的苦也夜闯昭关投奔江
东誰知你父遭貶在八馬嶺上放馬
伍辛說　你父監在八馬嶺　我父丹阳去度去

一筲胥（丸吹）柏娘々　你父还国遇息人　武圣人
浣仙观中發東帖　群雄聚会在祥林　三請你父魚腸会
劍刺姬僚命归阴　伍明辅　扶保你父登龙位
江东吳王调三軍　不塘要离刺姬庆　祈河折龙住休放
过昭关　未曾伐楚先平鄭　鞭屍平王把恨伸
不保郢州莊王駕　扶保你父定乾坤　三年后
姬光晏駕龙归海　又保奸王生龙墩　者來又会松棚会
雷振杭州拴越尺　誰知你　宫中得了相思病

勾践嗐黄你闹恩　勾践近献西施女　你把物贱当如珍
绝不捸　信宠阴人西施女　暗害吓辅赤胆臣
望月姜荷杈剑眼　翠花宫中剑刺心　绝不铁
瓦屍浣江味臭鳞　人阶愚挂五营门　不的恩报物仇报
忠臣害死宠奸臣　忠孝王　说着了〻冲〻怒
瑞起当的失一盆　喝令刀边给我打　四十大棍打贱人
只听得　刀边军卒往上跑　搬住奸王好色尸
按倒丢翻嘴啃地　大腿膀尖用棍揄　只听得
兵哪打了四十根　吴王夫差痛难禁　叫苦哀哉流痛泪
皮开肉绽血淋〻　孝王分付将他绑　代近苏州见圣人
说着站起忙上马　押解着　伯嚭奸臣五国的君
进一近城见武子　下回也准备着摘心祭奠子胥的灵

且說忠孝王把吳王打了四十大棍這總殺了叔胸中的惡氣傳令把五國的奸王一同狗賊西施伯嚭都要小心捆綁跟我立刻近城說着一同衆將下了蘇州台出宮上馬傳令回兵衆將答應帶兵回城登時之間來至了朝門以外一齊下馬伍辛上大殿參見了武子聖人就把拿住五國的王子與西施伯嚭的話說了一遍聖人說這內中還短兩個人呢孝王孫孫你為何不曾拿住伍辛說不知還有何人聖人說跟隨勾踐逃走杭州一個首相文種一個是大夫范蠡這兩個人漏網也是天公造定伍辛聞聽心中后悔聖人吩咐擺宴與孝王慶功

伍辛開言道　聖人在上聽　父仇還未报
焉敢飲劉伶　望祈停筵宴　摘心先祭灵

聖人聞聽點頭伍辛傳令軍中掛孝傳匠役用檀香立刻雕刻明輔的身軀又將金盒內的首級安在檀香身軀之上聖人忙離大殿用香麵子捻了兩個丸子放在了眼眶之內

武聖人　忙捻眼珠放眼內　口中念咒有歌詞
口中又叫武子胥　陽灵不昧要聽知　你本是
凛〻英風奇男子　堂〻一表八尺軀　只因遭逢害凶惡
有眼無珠苦有餘　今一日　貧道與你安二目
透遠光明看虛實　念罷用手捂一捂　果然法力甚出奇
就猶如　復舊如初一般仝　聖人又使妙玄機
取出五色珍珠線　穿為五臟手中提　急忙〻
裝入檀香身軀裡　密唪灵言快又急　如今僧道與佛裝臟
武將遺留不是虛　這武子　裝臟開光諸事畢
吩咐入殮把尸抬　錦被遮蓋裝棺內　停在大殿設丹墀
又則見　灵前供桌掛幔帳　五供香燈與莫池
乾鮮果品高擺起　猪羊祭品甚整齊　忠孝王
披麻掛孝手執杖　衆將舉哀穿白衣　武子一傍也落淚
忠孝王痛甚悽慘　忙傳令　快帶奸王與伯嚭
還有狗賊女西施　不多一時齊綁到　七個人
跪在灵前等凌遲

且說武子聖人傳令把五國奸王與西施伯嚭七個人給我拿來答應官聞聽不敢怠慢烘的殺往外飛跑登時之間把男女

七個人推進了白虎殿一個〻跪在了明輔的灵前忠孝王一
見氣冲両肋用手指定了吳王破口大罵説奸王我父明輔與
你南征北戰東擋西除替你家苦挣江山各國都與吳國納進
你全不想以恩報恩反到聽信狗賤之言剜眼剖心下這樣的
狠毒之心你未曾傷害我父也不想〻鄆州還有我伍辛現在
他豈不報仇雪恨
伍辛説 酒色迷心全不想 聽信奸妃害我（天倫）
我今既然拿住你 一還一報不非輕 忠孝王
看着看着心好惱 站起彪軀一探身 一脚把吳王踢（倒地）
二目圓睜咬下唇 仲左手 揪住夫差青絲髮
罵聲昏君你聽真 聽信狗賤剜人眼 如今教你試〻新
這英雄 説着咬牙仲虎爪 指頭往吳王眼（内仲）
嘵哎一聲着了重 剜出二目托手心 這昏君
哎哟一般昏過去 眼眶鮮紅往外噴 甦醒多時長吁氣
口中喊吽血淋〻 則見他 高聲不把别的吽
孝王皇兄開大恩 要殺要剮全凴你 給個快性莫憐人
你教我 零碎受疼實難受 猶如地獄甚難禁
我孤罪惡真難躲 皆因説害有功臣 悔只悔
當初一時行的错 不該聽信狗賤人 斧剁鋸顛該我受
還望你 看〻去世我先君 夫差苦〻來哀告
伍辛聞聽氣乍心 聽見吳王一片話 不由的
怒髮冲冠把話云
忠孝王聽見吳王央及越發惱怒喝一聲奸王你也知道疼庅
這如今你要快死偏不教你快死且教你受一受説着一回身

吩咐答應官有求將伺候快把生石灰取來洒在他的眼眶子
裡喊該官答應登時取來把生石灰捏了一捏子往他眼眶兒
裡邊一撒只蟄的奸王夫差滿地下打滾熱汗渾身口中只嚷
殺了我罷這樣刑法實然教我難受忠孝王説好一個奸王夫
差你也知道今日受不得這樣的疼痛庅你怎庅剜别人的二
目剜人也是這樣的疼痛
忠孝王 説着説着心好惱 雙眉緊皺眼圓睜
一脚踐住胸膛上 唰拉〻 亮出純鋼二刃鋒
左手按住胸膛子 右手劍尖下絶情 肚臍之上扎進去
只聽嘵哎响一聲 這英雄 忙把寶劍扔在地
両手使力不消停 哧的一聲撕両瓣 吳王夫差喪殘生
但只見 腸肚肝花流滿地 血水横流遍地紅
英雄時下真發恨 揪出心來手内擎 一聲喊
搶起寶劍削首級 両樣俱用盤内盛 邁步竟撲灵桿上
人心首級供當中 忙傳令 衆將動手别怠慢
剁成肉鮓莫留情 一言未盡人聲喊 來了明輔一拜朋
但只見 焦休放祀下亮（寶劍） 伯配仁杰掣雙鋒
孟英孟宇哥兒両 姜立石番怒氣生 七支虎
個〻猶如凶神様 團住吳王死尸灵 剑起剑落只聽响
嘍哎嘵哎不絶聲 那消頓飯茶時候 把一個
吳王的尸首剁成膿
七家好漢都合明輔是結拜的朋友就在白虎殿上一齊動手
熱時之間把一個夫差死尸剁成了鱘魚肉鮓忠孝王又吽答
應官有求將伺候孝王説預備下粗白布四疋牛羊油取他十

數餘斤立刻要用荅應官遵令去不多時把油布取到文令伍
辛吩咐把越王勾賤寧波的李陵公這兩國奸王剝去了衣服
用布煎着牛羊油把他緾裹起來澆一支人油大爉㸃在了灵
前該官荅應立刻把勾賤李陵公二人的衣服剝了個赤條精
光拏白布裹起來用牛羊油燒一支大爉安上了棉花捻子一
邊一支擺在灵前孝王吩咐㸃上
行刑官 荅應忙㸃人油燭 登時看的赤通紅
兩個奸王難扎掙 要想活動萬不能 一霎時
燒着筋骨皮合肉 只聽喊叫不絕聲 哧々拉々連聲响
越燒越旺烟氣蒙 忠孝王 望下急忙又吩咐
快鍘甲公與貞公 荅應官負發聲喊 一齊動手那消停
登時間 剝去衣服上了綁 搭起奸王陳蔡公
兩領蘆蓆沓鋪下 裹起二人捆上繩 預備下
鍘草的鍘刀鋒霜快 掌扡之人就打刑 二人搭起横放下
一人拏鍘不消停 兩支手 一按刀靶嘵吆想
當腰兩段血流紅 肉皮只見禿々跳 腸肚肝花滿地烹
總而言 腰斷三截二王死 首級供献祭亡灵
吩咐把嚭伯綁下去 殿前預備箭手兵 把奸賊
繫上高杆用箭射 乱箭攢尸理正應 只聽下邊人發喊
綁起奸臣往下行 大殿前 高杆立起將賊㸃
兩邊站滿射箭兵 只聽哧々弓弦响 唉々不住放刁鋼
一個々 箭々只堅賊伯嚭 奸賊喊叫不絕聲
梅針鉄頭鋒霜快 釘在身上血流紅 登時間
渾身成了篩子底 遍體竟是血窟窿 乱箭攢身死的苦

梅針羽箭似柴棚 只因他 悞國欺心迎逢主
纔有今朝箭下坑 荅應官負忙交令 忠孝王
看見了西施不由的眼睛紅
真是善有善報悪有悪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到位不信但有
呉王奸夫差與越王勾賤寧波的李陵公一個是剜眼摘心剝
了鯑魚肉鮓兩個是燒了人油大爉活々兒的燒死其不是報
應臨頭還有陳國的貞公蔡國的中公被伍辛腰斷三截把一
個丞相伯嚭用乱箭攢身這個小子可到好呢那一輩子准是
一個債精托脫生來的怎庅說呢這一輩子臨死還鬧一窟窿
閑話休提言歸正傳且說忠孝王見攢了伯嚭一回頭看見了
假西施不由的氣往上撞怎庅說呢一個起禍的根子故此大
怒邁步撩衣來至了根前一伸手揪住了西施你就這一名宮
人他冤不冤其是委曲到了十分咧頭一宗被雞精用法治的
口不能言二來變化與西施一樣忠孝王如何辨的出真假呢
咬牙切齒罵聲狗賤全是你終日在奸王的面前賣弄舌尖陷
害忠良你就是妖婦妲亦不亜如幽王的褒似一樣我如今先
把你的舌頭割了
忠孝王 說着用劍將牙撬 左手就往口內伸
揪出舌頭用劍挑 割下舌頭扔在塵 揔而言

剜了宮人兩隻眼　剖腸開膛又取心　登時剁碎假西施
無故宮娥死在壓　忠孝王　跪在灵前淚淘痛
手扶桌案淚分〻　叫聲明輔兒的父　臨潼舉鼎的老年尊
自古道　鞭尸平王怕仇恨　不保淮南佑主人
如今死在西施手　剜眼摘心尸骨分　這伍辛
越哭越痛昏在地　惱壞營兵焦休欣　姜立石番咧大嘴
柏配哭的似啞人　安仁杰　石頭打滾双脚跳
蓋英蓋守淚沾衿　白氏玉娥喉咙啞　痛壞素貞下度全

淮風英　杏眼秋波淚直滾　武子天仙也傷心
英袞小將齊悲痛　大小衆將盡傷心　還有那
王禅王敖腮流淚　修行日中淚分〻　金眼毛遂直聲而叫
疼壞黃款四娃人　李建風　一傍不住來解勸
嘆壞操江顛守臣　白虎大殿將哀舉　只聽得
一片哭聲振耳輪
男女衆將痛哭明輔武子一傍開言叫一聲忠孝王你等且免
悲哀明輔已死大仇已報死者的已入土大衆商量扶柩還國

安葬殿西王的現有歸着要緊你等哭會子也是無益伍辛等
聞聽把淚痕止住從新上香真酒焚化帋錢令人把首級等打
掃乾淨擺在了荒郊不表武子與衆上大殿歸坐聖人說伍辛
我不說你也不知五國奸王已滅伯嚭已死就只是走脫了文
種范蠡西施伍辛一同衆將聞聽心內吃驚忠孝王口尊聖人
小孫〻方纔把西施剜眼割舌剖心怎麼又說他走了
忠孝王　眼望武子開言道　孫〻請教問端詳
聖人聞聽微〻咲　口中只叫忠孝王　自從你

兵困姑蘇台一座　西施惱禍走他鄉　暗使妖法將人哄
把一個　無故的宮巧樣粧　扮做西施一般樣
真正難精早躲藏　跟隨夫主名范蠡　咲傲江湖樂安康
這如今　業已逃的無踪影　扁舟一葉入長江
你拏的是假個西施　割舌剜眼大開膛　惱只惱
西施狗賤真可恨　帋糊棺材把人裝　走遍天下難逃遁
自有能人把他降　咱們且自回兵轉　扶柩安葬且還鄉
這回書　武子惧把天機洩　下回書中有禍殃

武子大戰名張典　裝仙盒內把他裝　火龍陣
聖人冲撞天魔女　牢獄之中身受傷　陳國南門大交戰
險些兒　大羅天神喪無場　不是孫擯來看父
聖人難逃雷下亡　此乃是　后話休提說現在
且表淮南忠孝王　聽見武子一夕話　登時間
伍辛氣的面焦黃
忠孝王等聽見聖人的一片言詞纔知道真西施女跟着范蠡
跑了一個〻大怒立刻要分兵四下里去捉拏二人聖人擺手

說你等不必着急那妖婦的陽壽未終總然拿他你們也拿不
住如今且商量明輔的灵柩不能回郢州安葬到是一件大事
衆將還未及開言只聽得外邊鑾鈴振耳不多時跑進了一名
遠探跪倒口尊聖人老爺與忠孝王在上今有文種勾連水寇
郎宣截住了錢塘江青草湖洞庭湖蓼子口一代水路斷絕我
兵的粮道不敢不報乞令定奪
武聖人　聽罷擺手遠探退　武子坐上語高聲
水寇郎宣多驍勇　文種機謀韜畧能　現如今

寧波何況還有后　陵公之子李哀公　現在寧波權朝政
駕下還有將合兵　越張典　他在寧波為元帥
他也不是省油燈　他父燒了人油燭　焉肯干心不戰爭
就是那　陳國蔡國也有后　手下也有將合兵
陽虎陳國為元帥　彭程蔡國作元戎　聞知你
腰斷三截鍘他父　定然捨命賭輸贏　三國人馬非小可
還有五湖水秋兵　早路是　昭関外面屯人馬
三國將帥扎大营　寧波張典有法寶　霍仁霍又能戰爭

昭関的　黃齊兄弟領人馬　彭程蔡帥會用兵
水旱兩路賊兵重　都與咱們見雌雄　這如今
不如即早先回楚　保回明輔木柩灵　衆人聽說齊荅應
任憑聖人怎樣行　武子坐上將頭点　眼望着
伍辛衆將看分明
聖人說咱們如今收兵回上郢州可也不是容易頭一件大事
是明輔的灵柩必須多派些個兵將保護沿途一代行走方保
無事衆人齊說任憑聖人調度衆將謹遵武子說今報仇之事

自從我貧道下山四象陣內出了伍辛黃敬王禪三人跑了張
典捉拿玉鼠只到如今雖然平了吳越雪了展西王之恨這個
功勞才算有了一半再把靈柩送回楚國一路無事這才是豊
功勞（呎）你們想一想這一回兵保不住要交兵惡戰焦休欣聞
聽口中不言肚子裡說話這個老牛鼻子混起我們來了等我
也混他一混說着搶行一步開言講話
龍虎王　搶行一步身控背　聖人老爺在上聽
弟子拙笨不知事　望求聖人指教明　這天仙

聞聽此話微微咲　吽你留神聽我云　我混你来你混我
反来問我是何情　咱們是　興兵所為伍明輔
替他報仇把（吳越）平　大兵六十多萬整　不是一朝一夕工
寃有頭来債有主　今日來（了寧）波（陳蔡）主　后代兒孫焉肯容
寃有頭来債有主　寃寃相報不飛輕　常言說
寃仇宜解不宜結　要是結寃了不成　人害他父你要報
不許人家害你生　這就是　得放手時須放手
得容人处且容人　打人一拳防一腳　必須想到保安康

別閒的　有頭無尾失撿点　一場欢喜一场空
如今尚着淮南遠　又有招関把路横　再者那
吳國黃奇今尚在　弟兄昭関現有兵　陳蔡寧波俱有后
那國無有几萬兵　还有那　文種替越要報仇
他才句連水冦通　郎宣水路截粮草　早路昭関扎大营
頭一個　張典霍仁与霍義　彭成張奇俱有兵
明輔灵柩回楚地　難保路上吉共凶　孫武子
坐上說罷一夕話　休欣衆將心內驚　又聽聖人來講話

貧道自然要調停　傳令軍政快雷古　山人派將好挑兵
武子這一派衆將　下回書沙江大战海中的龍

適才話表聖人把前后利害說了一遍焦休欣這才心中驚恐聖人在坐上傳令軍政司立刻擂鼓聚将山人必有一番的調度軍政官尊令不敢代慢只聽得咕嚕〻把聚将古打了一個迸豆雷鳴一樣只見楚國的大小战将男〻女〻一個〻金盔金甲銀盔銀甲銅盔銅甲鉄盔鉄甲兜子盔油漆甲穿紅掛綠肖紮披藍七長八短汗三山五岳人一個〻打弓叅見五子望下細看尽都上山打虎敲牙将下海拎龙据角夫摆列的刀斬斧齊犹如雁聖人往下闻言叫一声列位将軍听真那明輔的

大仇已报扶柩还国咱如今离着郢州淮南路遠只怕各國合兵在水旱两路攔阻若有賊兵必須要打仗如今依我貧道的算計咱們必須要兵行鬼道如若遇見了賊兵衆位将軍可要記準了打仗的只管打仗保灵的只管保灵衆将一齐答应說末将等謹尊軍令武子說如今我要兵分三路明中一路暗中要分两路

武聖人　坐上闻言叫衆将　尔等留神仔細聽
如今楚兵分三路　明中暗里各听明　遇見了

征战只管征战事　保灵只管保灵行　聖人說着往下叫
姜立石番合盖英　安仁杰　盖宇伯配六員将
上殿前来把令听　只听下边答应有　上来了明輔一拜朋
一個個　盔甲鮮明多四趣　熊腰虎背有威風
六員老将齐控背　末将尊听法令行　武聖人
眼望六将忙分付　各代人馬一萬兵　保護灵柩須仔細
左右前后紧随行　若要是　我们交兵全别管
不輪勝敗与輸芒　灵柩如若有失閃　定按軍法不留情

六个人　口中答应說知道　手接令箭往下行
聖人殿上又傳令　叫声操江李建風　東平王
柳盖一同名石鳳　芒丘老将独眼龙　只听下面答应有
摇动虎軀往上行　四个人　上殿叅見孫武子
有何軍情我等尊　武子手内拿令箭　口中說
四将留神各听明

圣人說尔等四个人听真為前后左右四路先夆官龙虎王焦休欣為左軍先夆操江大師李建風為前軍先夆还鄉侯石鳳為後軍先夆東平王柳盖為石軍先夆逢山闻路遇水叠橋冲夆冒險是你們四个人的責任如違定按軍法示衆四个人口說淂令接令箭下殿伺候聖人又叫鎮江王焦斌為頭路運粮官大元王盖飛龙為二路運粮官掃秦王申文龙為三路運粮官各領人馬一萬人馬未動粮草先行粮草乃人馬之命如若斷絶是尔等之过定按軍法示衆

三个人　口中答应說淂令　接令歸班且不云
圣人又叫四煞将　黃歇朱楊与薛申　鉄面熊

莫文四人忙上帳　圣人代咲叫将軍　你們近前听我令
各代一萬馬步軍　分為那　四路都〻救应使
前後左右護中軍　接应将軍破敵兇　但有遲挨接令伸
四煞将　一具答應說得令　手接令箭不必云
圣人坐上高声叫　孫媳王妃要听真　只听淂
下邊連声答应有　上来了姣娆四住人　白氏玉娥頭里走
淮鳳英合六度金　彦素貞　一齐上帳来听令
圣人代咲叫夫人　各代一萬人合馬　作為遊兵要留神

先夆营　若有敗陣往前近　中营有事護中軍
粮草有失救粮草　左石照应一休遺　如若是
違悞軍機按法治　四位夫人說謹遵　佳人接蕭下大殿
圣人坐上把話云　忠孝王　听我山人說与你
必須依計要听真　营中子备假棺木　扮作那
明輔的（灵柩）好瞞人
圣人說营中預备棺木假充是明輔的灵柩派下六員扁将一
萬歲郎護灵柩在前真正灵柩在后我貧道一同你执掌中軍

卯才保無失忠孝王闻聽連忙跪倒口說孫々謹等圣人点頭
在坐上發放軍情往下分付尔等在此歇兵三日过二十四日
乃是貧道母难之日二十五日起兵回郢州而去忠孝王闻听
傳出令去大小兵将没一个不知道臘月二十四日是圣人的
誕辰不預备礼物給圣人祝壽這些話先言講不看且說圣人
分付摆宴慶功賀喜
武圣人　分付大殿排筵宴　乗將酧劳慶賀功
又与孝王来賀喜　替父雪冤大事成　該直的

官員闻聽不怠慢　設摆桌張卯消停　先放盃筯与小菜
設下綵絡与花瓶　上几道　乾鮮菓品葷素菜
鷄魚鵞鴨衆葷腥　雖無烹龍与宰鳳　肉山酒海一般全
就是卯　大小战将皆有酒　男女列位飲刘伶
武子居中是素菜　孝王焦斌列在東　王禪王敖毛遂等
一班老将按次序　李孝採江李建風　还有那
九宮四位矮英雄　四王妃　令有一席在殿石
該官張羅在殿中　衆勇战将具暢飲　大家奉盞飲刘伶

只听得　画古頻敲咚々响　笙管笛箫奏凑声
先吹大套将軍令　賀圣朝与醉太平　真正是
你一盃来我一盞　上一盅来下一中　席前言講回兵事
早回淮南早立功　武圣人　手内擎盃腮含咲
叫声衆将要听明　不怕昭関人攔擋　必須要
努力齊心功必成
衆将听說一个々口中答应不言武子与忠孝王等在姑蘇慶
功且說寧波的太子李哀公這一日正然权朝有跟隨李陵公

的兵卒打姑蘇逃回报与哀公說伍辛功破了蘇州府兵困姑
蘇台拿住了吴王越王陳蔡公才与老主祭奠子胥的灵魂将
吴王一同西娘々剜眼剖心碎剮其尸陳蔡二王腰斷三截乱
蕭措了伯嚭老主同越王燒了一对人油大蜡伍辛現在蘇州
屯兵眼下扶报回國所报是寔哀公闻听心中害怕
連叫（三声苦這哀公）　便把咽喉堵　一命染黄泉　悠々歸地府
寧波王　哎哟一声拔了我　番觔斗倒地埃尘
拔了吹筒断了氣　手指東西不言語　這哀公

大殿三禪昏过去　唏壞合朝武共文　乱々烘々朝上跑
一齊搀扶年幼君　口中說　醒来罢么醒来罢
多归陽府少归陰　小主若有好共歹　誰作雪冤报恨人
一个々　大呼小叫多一会　酥醒半晌又还魂
一口濁痰吐在地　口内不住叫天倫　寔指望
吴國德勝班師轉　捉拿伍辛去禍根　誰知此去将吴助
反作他鄉屈死魂　就犹如　肉包子打狗無（回轉）
飛蛾投火自燒身　黄雀粘在杆子上　猛虫吊入鰾膠盆

罵一声　隱仙山中孫武子　狗道典心你害人
扶助狗子平吳越　好个萬悪賊武辛　我的父
未知与你何仇恨　下此狼虎狠毒心　到澆一支人油燭
迭宗刑法是新文　這哀公　罵着ゝゝ冲冲怒
喨咬ゝ（牙根）咬下唇　我孤活着中何用　定合伍辛把命拼
吽一声　都ゝ快些下吽坊　挑選兒郎十萬兵
跟随我孤一同去　姑蘇捉拿賊伍辛　公孫鋅
聞听此話連搓手　我主不可納為臣　老主之仇終須报
还須忍耐等時辰　為臣到有一条計　曾保能拿賊伍辛
具名借劍杀人計　望我主　必須听臣細ゝ云
公孫鋅一迭定下計　下回書陽江閙智使坏天仙武圣人

吳越春秋

二十四

題文詩

鷗鷺數点千波碧　采披云迎四望遙　晴日晚霞[illegible]鶯ゝ
曉天江樹疑迢ゝ　清波石眼衆当攢　小徑楼門寺对攢
明月的舟漢浦遙　倚山雲浪暗隨湖
殘詞息折一不多覽下陳一部抄疑通俗忠孝英勇吳越春秋
全傳昨日言至何方表意為期至那段節目上回書說的是伍
辛破江東兵困姑蘇台自拎五龙池翁拐西施孝王大报冤仇
武子歇兵哀公拿問信俱是上文書交代明白且說這哀公止

任阻夜夏挑兵戟他有公孙鐸諫言不可哀公说我孤问你々
先前上杭州你说孙武子兵破越国你败阵失机多亏了遇見
越帅張興来败了楚兵你同張来見老主封張興為元帅一同
老主去救吴国老主赦伍辛拿住捉了性命張興他可在何处
公孙鐸口奏我主老主興兵把張幽在郢陶扎巴截擋楚兵的
为路丞未随駕
寧波王 闻听公孙一夕话 叫声都督仔细听
郢陶既然有張興 我孤就此大興兵 务必更

攻打蘇州拿孙贼 定合伍辛一死争 哀公说石将牙咬
公孙鐸搖頭奏主公 口中说 千岁不可太性急
内有及件要言明 老主的新丧頭一件 二来国空缺将兵
第三件 武子神通法術廣 伍辛智勇鞍馬能
淮南良将無数对 男子个々是英雄 千岁了
興兵不能将他报 只怕损将大折兵 哀公拿听说差矣
将军之言理不通 难道说 惧怕狗子兵强盛
冤仇不报為不公 公孙听说奏千岁 為臣分解主上听

老主的 血海冤仇终須报 还须忍耐在心中
為臣另有一条计 借劍杀人立刻成 咱君臣
穩坐高山瞧虎閗 望观成败定吉凶 銳氣卷全與人馬
何愁一陣不成功 这叫作 鹬蚌相争渔得利
飯做熟时吃现成 不用費咱些須力 管保叫
大报冤仇又有名
哀公拿听说都督有什么妙计使我孤得报父仇你的功劳好
比天高地厚我孤情愿与你平分江土共享荣華公孙鐸拿言

口奏千岁老主待臣情如父子天恩深重為臣不能替老主报
仇拿住伍辛碎尸萬段力只是咱如今寡不敵众弱不敵强依
臣的主意我主如今修下三道哀表旧将伍辛特仗日拎五左
的話写在表内会合他们興兵那三处 兜旧是陳蔡二国与越
相文種都与伍辛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陳蔡与楚国相
近納会二国叫他興兵發楚
公孙鐸 口内連々奏千岁 陳蔡興兵伐楚国
淮南良将随狗子 大料無人動干戈 楚莊王

害怕必把伍辛调 狗子奉旨定回国 待等伍辛回兵转
大料郢陶过不得 頭一个 元帅張興有法宝
三国的大将猛又勇 越相文種領人馬 物虎部宣兵馬多
叫他们 前後加攻齐努力 管叫伍辛不能辛
他们争閗咱得力 千岁趁势動干戈 領人馬
先奪杭州城一座 那時發兵平楚国 此则有益還無損
他们得勝朝前进 人家败阵咱也觴 这旧是
其名一舉為双得 哀公拿听心大悦 不住誇獎公孙鐸

这哀公 急忙修了三道表 立刻差官上各国
傳旨文武俱穿孝 白扇屋設上孝桌 又叫那
高僧高道将經念 超度冤魂把苦脱 不言寧波办喪事
且把那差官说一说 三个人 背表王朝忙上馬
一齐出了府寧波 到处之人先不表 且说那
使臣奔衙到了陳国
寧波的差官各自分路一个上鄱陽湖去見文種一个上蔡国
下表一个奔陳国而来俱各不提且说河南陳国陳贞公的世

子陳宣公權朝史一日聚坐朝堂有探子稟報伍辛用挣五虎將貞公腰斷三截宣公痛哭不止与大元帅物虎商议發兵替貞公报仇只見黄门官啓奏午门外有寧波国小王哀公差官進表不敢不报龙意定奪宣公聆听傳旨宣来不多寧波的差官依旨而入將哀表呈上陳宣公用手接过拆去封简打開了表章由神現看上寫什么言語

陳宣公 展開哀表留神看 字々行々莫不悋
上寫哀公三頓首 拜上王兄特寄書 只因為

吳差聘請三国主 陳蔡寧波去助吳 伍辛帅伐贼孙逊
兵多將廣破姑蘇 小伍辛 打破姑蘇台一座
拿住我父合皇叔 提起伍辛真可惱 报仇行刑太狠毒
碎剐了 吳王西施莫其次 背攢伯嚭他不足
越王我父说大慌 腰斷三截二皇叔 我小常
欲要興兵將仇報 將寡兵微意不如 懇求王兄来協助
大家齐心滅賊徒 望皇兄 起兵先去来伐楚
小弟發兵破姑蘇 刁短一長管保勝 报仇雪恨心可舒

还有那 蔡国越相名文種 即宣興兵指五湖
三兄急剗發人馬 有心努力可相符 陳宣公
從頭至尾看一遍 心中大悦把筆舖 急忙寫了一回表
叫声差官細听孤 你回去 多々拜上哀公架
旧说孤家見了書 差遣大帅名物虎 領人馬
去上郢州滅強徒

陳宣公說我孤不日差大元帅物虎領兵伐楚差官叩首謝恩領了回表出朝回寧波交旨不提且說陳宣公打發了差官去

後望下傳旨宣召大元帅物虎上殿议論軍情只听武职班中有人答應物虎上金階拜倒口尊千岁為臣物虎見架宣公說元帅平身分附賜坐物虎謝恩上殿在一傍秀墩上坐下口尊我主方才这停诗的使臣不知下的是何表章宣公說元帅你看太後明白说着將表遞与了物虎々々接將过来打開從頭至尾細看了一遍宣公接过口尊元帅

陳宣公 有話開言尊元帅 細听孤王对你云
只因老主身遭害 咱们得個真信音 方才是

君臣殿上正议論 可巧寧波差使臣 这春哀表说的透
可恨孙逊合伍辛 孙武子 倚仗法術通神大
興心欺押五国君 姑蘇台把吳王困 五国君王尽遭拎
若論理 謀害子胥是西施 碎剐明輔是吳君
越王勾踐近美女 屈者忠良起禍根 忠享王
楚国興兵也有理 可為他的父天倫 吳越双国有仇恨
陳蔡寧波為何因 旧是他 碎剐吳王我不惱
剐烟西施也不嗔 越王流了人油蠟 他是当初起禍根

絶不饒 配上吳公点大焰 这件情由可恼人
背攢伯嚭將仇报 他算吳国一奸臣 為什么
倚仗兵強行万恶 腰斷三截害天倫 結下一天二地恨
他比三江四海深 罵了哇 有他無我拚了罢
捉拿武子合伍辛 說着々々沖々怒 宣公切齒咬牙根
忙傳旨 元帅争卿别代慢 快上教坊挑選單
十万三千人共馬 都要年輕力壮人 一齐的
刀鎗劍戟要鋒銳 旂幟盔甲要鮮新 速擇吉日興人馬

我孤亲身调领军　先上郢州伐楚国　太后报拿贼伍辛
宣公正自夸暴踪　只听班部中人声喊上来了调和鼐々臣

正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陳国的小王宣公氣紛々傳旨呼元帅物虎挑選十三万人馬要御架亲征楚国元帅答应欠身才要往下走只听班部之中人声喊叫口中说不可我主暂息雷足之怒暑罢扇狼之威臣有短表肩讀天顏说后正班端代搽袍往上所走陳宣公耷听往下观看只見一人頭代乌紗展翅元領玉代朝靴方面大耳三绺墨髯手執象簡認的是居仲口中说来者的是左陵承相左居中说老臣特来見架宣公说我孤並未宣召承相為何阻擋我孤興兵不知有何諫奏居中連忙跪倒俯伏在地口尊我主適才我主傳旨呼元帅下教軍帖挑兵不知要争何处宣公耷听微々冷笑尊声承相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不然旧是老道耳児未曾听見我孤挑兵之事只因武子孙迹与狗子伍辛将老主亲害腰断三截此仇莫大我孤点兵要去报仇雪恨居中说我主臣正為的是伍辛才敢来问豈不知兵書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勝

居承相　望上近礼尊我主　在上由神仔細听
若是別人还由可　提起淮南势孤向　他那里

强兵足有百十万　猛将百員还有零　狗子伍辛多驍勇
松柵教父有大名　还有那　柳盖休欣老大将
个々不是省油灯　何况又有孙伍子　妖術邪法廣神通
我的了　思一思来想一想　咱国能有多少兵
当年五国将兵会　六十万人馬立松柵　松柵台
困住了子胥伍明辅　难奋撒打鼓細龙　一个馬辛名柳盖
又有伍辛能争战　他也曾　三蹈鬆柵無人擋
马跳鹫愁谁不京　杀的兵馬心胆战　五国王了胆列崩

这还是　忠贼仇敵真本領　旧日子居正松柵
武子大战那五都　大破蟻牛神鬼京　到后来
雷震杭州拎勾践　杭州軍民膽代寒　我主也不細思想
谁人敢与二人争　頭一件　妖術邪法咱不会
唤雨呼风全不能　居仲说罢一夕话　把一个
听话的宣公似堅牽

陳宣公听罢居仲之言只嚇的目瞪痴呆在坐上低頭無語心中犯想欲代興兵代楚又怕果然应了居仲的言語不是伍辛孙武子的对手欲代不發人馬老主員公的宽仇多咱才报兇宣公正然京疑不定只見一傍的元帅物虎心中不忿口尊我主不必害怕休听那居仲之言臣有短見宣公向在目一看是元物虎不由的龙心大悦忙々的便问说元帅你的主意必有安邦的妙计定国的良谋如若能替我孤想一条能报冤仇之策我孤若是能假其恨見有中报必不敢忘

这物虎　近礼磕頭口尊主　微臣有本奏当今
老主冤仇如天大　伍辛仗势太欺人　是如今

不是胡说着大话　曾保捉拿楚伍辛　松柳今上没有我
才叫寃家气尽等　那怕他　楚国兵将有百万
为臣也不敢在心　杨扁情恩代人马　不用我主御架征
所仗为　三尖刀到人头落　战马一到把贼拎
不过他仗孙武子　隐仙山中那玄门　不过是
倚仗那法神通大　又有法宝紧随身　依臣还有一条计
管捉孙进那妖人　微臣的　代兵先把楚国灭
替主雪寃把恨伸　然后我把胎肉上　会同霍文并霍仁

宁波的　元帅张兴神通大　此人法力果无边
那怕伍辛合孙进　大家努力与他拼　知若是
拿住伍辛那狗子　解到本国把恨伸　斧剁锤颠将身碎
剜眼剥皮掏肺心　这杨扁　杨々得义话特大
气坏了忠心赤胆臣
正是小马乍行嫌路窄雏鸣展翅恨天低杨扁这一席的偷天
大话看的伍辛与武子视如草芥宣公心中欢喜你说把一位
赤胆的丞相屈仲气的浑身打战胸中说好杨扁你敢去惹孙

达与伍辛别说你得券保一个无事回国旧是万幸屈老了正
太犯想怨听宣公传旨叫声老承相方才的条陈我孤正自犹
豫有元帅要兴兵代楚孤已准本丞相且请归班屈仲谢恩归
班不提且说宣公听信杨扁之叫杨扁下教坊挑选了精兵十
万三千宣公亲身与杨扁递酒三盃
这杨扁　教坊接酒连三次　辞王别架领右兵
宣公回城率文武　杨扁放炮用拔营　但只见
十万三千人马动　杀气征云锁碧空　杨扁领兵打楚国

直扑淮南大路行　率三军　浩々荡々朝前近
旌旗招展太阳星　一路旌旗飘烈火　两行甲士有威风
三军是　人々踊跃如欢虎　四马蹄跳似欢龙
五方旗号分五色　六阵铃招似寒星　七星的
号代飘々缤乱舞　八面鬼卸呐喊声　九々打兵天气短
十冬腊月去西争　这元帅　射了陈国河南界
直奔荆襄郢州城　不言陈兵来代楚　且说淮南半券僧
他自从　还请圣人孔夫子　写表文昌召魁星

沈州大破四象阵　巻旧伍辛西火地　屡々的
下人报捷说得券　冰冻钱塘立大功　平了越国杭州府
又去伐吴下江东　当下夫子淮南住　圣徒门
随在朝纲伴圣僧
这一日楚庄王正在大殿上与孔夫子讲道德说仁义忽见黄
门官来报说忠孝王伍辛代兵破了苏州在姑苏台日拎玉在
智明辅大报寃仇不久的班师回国庄王年听心中大悦立刻
传旨设摆筵宴君臣庆贺太平之礼设官尊旨设宴合朝的文

武谢恩为生君宜正在饮酒只见龙旂官来报乞上我主在上
了不得了祸从天降只因忠孝王伍辛姑苏立刷了吴王将越
王勾践与宁波李陵公烧了人油蜡腰断三截了陈蔡二王今
有陈贞公的世子宣公知道杀了他父特差大元帅杨扁代领
右兵十万三千前来伐楚离此不远特来启奏
龙旂官　启奏陈国吴兵事　立怔了淮南米圣僧
呆々默々只发怔　不言不语似哑龙　默句了
半盏茶时还过气　把伽叶巻天叫几声　国中缺少英右将

万兵猛士尽随征 復有那 忠孝王在蘇州府
王爷争将未回程 英豪全在吴国郢 現在無人谁战爭
這如今 撂下我孤人一个 坐守淮南一座城
总有兵将不中用 谁人能挽这救兵 楚莊王
思想多时忙传旨 五老軍内仔細听 急忙出朝快传令
各门紧闭快関城 城上走 多設灰瓶与砲子
硬弩强弓派官兵 滚木擂石堆垛口 隄防賊人攻打城
馬全忠 磕頭領旨出朝去 立刻挑兵不暫停

且說莊王要講話 只听大砲响咕嘡 一声々
擂是不斷如雷振 隱々只听喊吏声 只見黄门望上跪
跪倒金階报主公 楊扁他 跪稟人馬將城困
週圍四面下連营 莊王拿听这句話 大海蒸舟京又京
一回頭 眼望夫子問言道 圣夷当神仔細听
陳仲楊扁領人馬 四面安营圍困城 現如今
国内空虚無强將 谁指陳国將合兵 夫子心定有妙计
怯些老旧我孤家 夫子拿听奔我主 不必害怕免担京

且同我主將城上 看一看 敵国兵將好調停
这一上城安营寨 准备着楊扁大战五金龍

方才話表楚莊王拿听夫子之言心中大悦说夫子然々言甚
善我孤依從傳旨令人備馬莊王一仝夫子率領文武莊王上
了逍遥馬圣人坐跨白龍駒代領着门人一仝出朝享御道邑
来至了南门打馬道上城君臣一齐下了坐季左右之人忙把
扬子本支起云阳旗挑起護翻貼莊王一同圣人隐各垛口望
外当神覺看忽見渾好一座营盂有賛為証
一圍来気 擺一孤鉄甲兵戈 五采紛々 列手杆旂旛号代
画戟森々 輕飄尾鈎指金五采旛 兵戈凛列 劍立斬

扁層龙鈍刷刃 密々刷峯 如列百丈大小水晶盔 对
对長鎗 不亞數千粗細冰鱗尾 悠々画角 尤如涸海
老龙吟 御々鈴响 竟似簷前鳴鉄馬 長刀如吐月
短劍似飛鬼 楊扁與兵来楚地 旂旛秀代似層云
金甲良盔 錦帳圍营如密布 紅袍玉代 都是下海
羚龙顯角夫 尽是上山打扁敵牙將 耀武楊威把陣隔
楚莊王 看罷陳国連营寨 不由害怕心内京
才要回頭問文武 只听敵营炮連声 这莊王

睜睛望外当神看 一將五营搁領兵 馬至吊桥勒坐季
戎装結束甚鮮明 但只見 赤金盔覬双雉尾
黄金甲掛星玲瓏 大紅袍秀花千朵 壺中箭擺似寒星
飛魚袋 鉄胎弓彎如秋月 胸前悬掛鏡青銅
鞘中成定杀人劍 打將銅鏈擊絨絕 騎一匹
上陣砂風渾紅馬 手使三夫叉刃釯 凛々威風左抖
身高八尺甚驍左 生成的 面代五隨真凶惡
鼻孔朝天面皮青 兔頭蛇眼火盆嘴 雁爪鷹心行不公

也曾在 魯国縱横為强盗 苦害軍民行事歹
恨罪逃到陳国去 宣公駕下作元戎 他也曾
深山窮谷訪过道 供與叔他作门人 煉用飛砂正五把
上陣冲風長立功 这个人 天下之人都不怕
旧自他怕柳展右 今日領兵来伐楚 則見他
刀指城頭喊叫的声鳴
楊扇来至城边一声大叱城頭上的軍卒听真快快報与莊王
知道叫他急速遣將当先迎着擋遏我这里攻城莊王还来及

闻言只听身后一將口尊我主不必担京微臣情愿領兵出城
捉拿楊扇莊王年听回頭观看原来是領国都督豆金龙心中
欢喜口中说將軍既要舊敵須要小心回来仔細若敗回来在这
主意豆金龙叩首说不肖我主叮嘱说着站起重新披掛順手
提鎗上馬代領五百兒郎出城大炮京天門分左右
城頭上 大炮京天兵吶喊 一將催駒过吊乔
江坊京動陳国將 勒馬擎刀对面騎 但見浮
馬上之人多威武 尤如天神下九霄 四凡金盔擎顶上

斗大朱英火焰飄 黄金甲 奧蟒盘砌玲珑靴
内襯团花黄鍛袍 九吞八扎双獸面 伴甲黄絨九股縧
繫一条 美玉無瑕攢朱代 護心宝鏡放光豪
更中暗藏昆吾劍 打將刚鞭馬后梢 飛魚袋
小稍弯弓十五力 紫絲絨扎双頭軍 青長三尺朱紅扣
繡針伞鋭皂刁毛 生下跨 赶日追風黄驃馬
宗尾乱作又吧嗦 手使提炉鎗一杆 只要着人一命消
天生成 面似淡金肥無肉 豹鼻熊眉全骨高

三綹黑鬚生頷下 扇背熊腰八尺高 他在那
莊王架下為大將 刚愎良謀贈六韜 武習兩朝軍攻陣
战过陳蔡把名標 更請那 夫子圣人功节大
代兵今日逞英豪 楊扇看罢显忿顔 在馬上
一声叱咤振天霄
楊扇看罢豆了用刀一指高声喊叫呀来的楚国的賊將少要
牲前伸馬报你的名姓豆金龙拿听有人招呼挽絨將杈住坐
李望对面观看只見楊扇盔甲鮮明人高馬大十分威武用提

炉鎗一指用声叱咤呀醜賊向我听真吾乃是楚国莊王架下
紗豆官銜鎮国都督你老了姓豆名金龙尔莫非是陳国的賊帅
楊扇焉知吾利害急速収兵回国免汝一死不然叫你眼下作鬼目下模
了来你个全軍尽滅楊扇拿听不由浑氣冲双肋
这楊扇 三尖刀指豆总兵 大叫賊人仔細听
只因伍辛行万惡 姑蘇拿住五国套 我国的
先主貞公死的苦 来主之仇山海同 宣公差我將楚滅
捉拿莊王米祭僧 依我说 急速投降將城献

献出奸王把你容 牙崩半个说不字 走馬横刀你命坨
都要打破石城郡 管叫你 君臣百姓尽傾生
楊扇还要往下講 馬上氣坏豆总戎 口中大骂賊楊扇
滿口胡言了不成 说泊話 双腿一磕黄驃馬
战杆提炉双手擇 照准楊扇分心刺 陳帅一見用刀封
江坊上 只听嗆啷一声响 兩反生季各兩家
旋回战馬重对面 刀鎗並舉賭輸赢 一个是
三尖双刃乱上下 寒霞流流眼难睁 刚砍劈剁急又快

招架不住来高里　一个是　提炉战杆如怪蟒
扎拉扎到金人京　二人都是英雄汗　只杀的
抖起塵砂把日蒙

二将江坊交战只杀的征云滚滚红日無光分不出胜败也且不表且说城上的灭圣僧与孔夫子文武一齐观敌掠阵只见二人在軍前好一场恶战仇敌难分难解輸弱不分莊王一回傍吉軍政官擂古多豆将軍助阵　哦只听得咕噜噜它度古响尤如盘豆雷明一樣三軍吶喊江坊上早京動了豆帅内知是

莊王催阵叫他立功豆金龙提炉祭了一策施展平生的武义真是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一阵顧战把一个陳国的元帅只杀的手脚忙乱只有招架之功並無还手之力使的他氣喘吁吁汗流满面堪堪的要败

豆总镇　江坊一阵施展勇　提了陳国大元戎
口中住不吁吁喘　汗透征袍好几層　心中想
楚国能馬真不錯　武义純熟慣战争　有心与他打死仗
要想芭他万不能　到如今　将计旧计败了阵

施展法術好成功　殺或智兵将城取　克破灌南一座城
迎杨扇　馬上想罢主意之　虚砍一刀旋走龙
大撒陣缸往下败　迎不怨惱豆金龙　口中喊
贼帅杨扇休逃走　赶上拿回好立功　一匹黄驃随后赶
手托提炉滚缸英　只听得　馬湯金鈴振耳声
星光電轉一般同　杨扇败陣回頭看　不由添欢長咲容
急忙忙　抬腿抑下刀一口　取出錦囊手中擎
口中念咏真言咒　道使说急七字灵　忽然一阵黑風起

取出了　一把神砂撒空中　仙家法術真灵走
登时一阵黑咕咚　忽忽忽　走石飞砂從空降
迎面刮来恶又凶　杨扇一見酒及把　天昏地暗蔽双睛
刷拉拉　飞砂只望楚兵打　走石只打豆金龙
声如牛吼差多少　楚国三軍个个京　豆总镇
胆战心寒忙旋馬　把頭飛跑奔闹城　杨扇摧快随后赶
调動了陳国卦甲兵　一路追杀十分紧　只杀的
死馬人亡遍地横　草手豆帅跑的快　不然江坊把命坑

楊扇逃至吊乔下　城上頭嚇坏了文武莊王建業的龍

適才话表陳国的元帅楊扇祭起了三把神砂将楚国的兵将打败追至城下伤的楚兵無数豆金龙败近城去紧闭城门这楊扇要起式督兵攻打城池看了看天色已晚只得暂且收兵回营不表且说莊王一同孔子文武百官看在城頭上看的明白見一陣風砂将豆总镇打败只吓的君臣一个个目瞪痴呆看見楊扇收兵豆才放心又見豆金龙上城見架俯伏请罪莊王説卿家非是你不勝敵人皆因他有邪術难以取勝何罪之有。豆帅拿听谢恩站起随着莊王一全圣入文武下城来至朝纲

上殿莊王來正为坐孔子在一傍為位孔夫子開言口等吾主
楊扁今日一战他是來者不善〻者不來依臣的拙見不必与
他交战盡夜孤將緊守城池急速差人上姑蘇去調忠孝王叫
領兵不必回国繞道去伐陳国那陳宣公新立為主人心未定
听見忠孝王的兵到定然害怕一定調取楊扁回国咱們楚国
其圍自解不知吾主龍意怎羕行事
孔夫子 說罷已往從前話 莊王在听長嘆吝
口中不住連誇好 這条妙計我依從 楚莊王

傳旨該官忙研墨 鋪下花箋紙一封 筆走龍蛇寫旨意
登時寫完封果傳 陛下問 那位卿家領招旨
去上姑蘇走一程 調取伍辛提人馬 去伐宣公把陳征
莊王他 更問數声無人應 這不氣坏米圣僧
欠起身形用手指 大罵合朝文武卿 你們是
太平年間燕宜小 離亂之時怕出征 尔等枉吃孤王俸
如今粧啞竟賣傻 很不上 忠孝東平皇兄等
远征東吳更英雄 如今若有他們在 何用尔等在朝中

出兵發馬他們去 你們安然享太平 到而今
敵国兵將〻城困 並無一人調取兵 尔等不如散了罷
我孤不愿作朝廷 這莊王 金殿龍顏發暴躁
聖人一傍尊主公 陛下不必龍心怒 難怪公卿不敢言
武將是 老的老來小的小 所有的
英雄个〻在軍營
孔子說所有的英雄皆在忠孝王麾下隨征呢如今教他們回
营取旧宜不是兒戲投文自尋其死莊王說依夫子是麼羕呢

孔子說尊君暫我主向一問臣的门人在於何處莊王心中大
說圣人為我孤的国事如何又勞動高徒夫子說吾主臣在楚
国擾擾了一年有余弟子吃着閒茶閒飯他們也过意不去圣
人說着眼望左右使向一声余家弟子有勇力过人的武又能
熱者有智莊王升营去調忠孝王上江東去一還快些英全天
子的一言未尽只听下边連声答应
孔夫子 言还未尽人答应 上來了高徒四个人
澹台滅明同子路 公冶長能通百鳥音 后資面

冉求四表齊施礼 參見文宣孔圣人 弟子們不才都愿去
帅营姑蘇調伍辛 楚莊王 一見四表心欢喜
又听夫子講原因 尔等都去用不了 人多罢手到分心
公冶長 一人背旨帅营去 不許恋战走南门
子路澹台冉求等 三人披掛也跟随 一全有
公冶長去把賊营踹 還見楊扁要齊心 三人穷力与賊战
好容公冶長立功勲 估量着 闯透营盘别恋战
三人回城要謹慎 四位大表齊答应 立刻找裝備妥心

不多時 一齊結束俱停妥 拜別莊王孔圣人
莊王一見心中喜 開言忙把大表尊 既然是
所為我孤去取救 孤王應敬酒三杯 添壯軍威將营闯
三位協全朕放心 總而言之 每人跪飲三盃酒
一齊磕頭謝了恩 莊王忙將旨意取 遞与了
孔门女婿大表人
公冶長接过了楚莊王的旨意用龍袱包裹停妥斜背在肩頭
之上同着子路澹台滅明冉求四个人又辞别了莊王与孔子

一齐下了大展各提兵田認鐙搬安上馬美無卒領兵卒四个
人各抖絲韁策搬一路来至了郢州的南门々官一見不敢怠
慢指去抢銷将门開放公旨長吩咐不許放砲門官尊令四位
大爷悄々見的去了南门越过了偏河吊乔那時天旧有初古
之時来至了杨虎的营寨不遠一齐搂駒望对面觀看只見灯
烛輝煌御鈴不断
四位了 一齐勒馬觀对面 营寨週圍高掛灯
御鈴响亮傳更古 座鈴巡兵唱号声 四位了
不约而同齐催馬 人々眉皱眼元睁 右心不忿掄兵器
硬闯陳国大老营 登時间 来至切近齐動手
征駒催動似吹荒 高踏营门着銃挑 丫叉庞角馬蹄登
四大爷 喊叫一声震破路 谁者挪吾命必坑
说着々々朝里闯 罢了陳国守泥兵 公旨長
当先掄動枣稜槊 丹龙的刚銃逵冠英 子路施展金雀斧
后很擂台字識明 手中的 双柄良錘分左右
乱打陳国将甲兵 耳内只听兵刃响 尤如猛虎下山峯
東軍斬将湯潑雪 切菜削瓜一樣仝 四位了
乱闯营盘如猛虎 作了河南征戰兵 着銃中斧身辞世
逞強逞勇把命坑 只杀的 大小三軍齐叫苦
撒刀搭齊走東西 不言四爷踹大隊 有人来
报与杨虎大元戎
不言四位冲踹元营且说杨虎元帅正座中軍覽看兵書耳边
忽听見满营中吵々々人馬喊嘶之声情知不好急忙々合上兵
書手提三尖刀出了中軍才待要问只見有一名报事的軍卒
慌々張々跑至帐前跪倒口中说报元帅主老了在上了不得
了今有楚国的兵将乘夜刺营间近了大寨离中軍不远元令
定奪杨虎金听不敢怠慢急忙々结束戎装提刀上馬吩咐々
以料々运将上去抬頭細看急忙々果有四将盔甲鲜明面目
各别兵器各異尤如四隻恶虎一般逢人便砍遇人便杀杨虎
一見口中大喝贼将休得猖狂有你大元帅在此快通名姓
四大爷 听見招呼扯收馬 借着灯光对面瞧
当先明星一員将 凛々威風相貌左 则見他
凤翅金盔朱瓔單 雉尾双揷脑后飄 黄金甲領玲瓏砌
内襯一件大紅袍 擊一条 美玉胭脂攢八宝
絆甲绦成九股線 打将銅鞭金鎖擊 昆吾宝剑鞘中成
护心鏡 光辉如月冰盘大 九吞八扎獸面青
袋内弯弓如偃月 鞍中斜擺皂鹏翎 騎一匹
上陣冲锋騎紅馬 手提三尖双刃刀 身高八尺多太壮
杀氣腾々透九霄 生成的 面代里恒真凶恶
鼻孔朝天口似血盆 刁心雁爪無人义 抓乖賣俏咲里刀
曾在郢 山東魯国為盗寇 惧怕左王自已近
投在陳国為元帅 河南显耀把名標 已伏着
师父張洪心高傲 陳旧神砂自己驕 四爷看罢賊杨虎
子路馬上氣冲霄 口中喊 杨虎不以向名姓
老了拿你把皮剥 催駒手掄金雀斧 盖頂撥頭往下削
这杨虎 心内吃京忙招架 二人動手把兵交
擒求擂台也撒馬 三人圍住動刀銃 江功上
並不通名与道姓 裹住杨虎把兵鏖 三尖殖雲又架斧

迎近刚鉈施展刀 杨虎三尖如风快 杨存弱死战英豪
陈卯抵挡三贵士 公冶長 一声叱吒振云霄
手中掄闹枣稂槊 安心要闹贼巷铪蔵去调姜英毫

真是能依难抵众犬好汗打不过人多杨虎虽太勇冠三军刀
况马快怎奈这三位高贤不顾可不弱仲由子路是力大斧沉
澹台灭明的双锏猛勇冉子的鉈法纯熟这三位了站在三下
里彷彿香炉角见一表围住了杨虎兵刃交结只听得咭叮咯
当声音响亮连一点容缝的空儿也是不留杀了个难解难分
杨虎是心内着急要施展神抄他又蒙不开手来如何招抉呢
只得一死相拼覷公冶長在后边一见心中暗喜说赶着三人
围住他我何不杀出贼巷上江东求救要紧公冶長的主意拿定

迎忙把马一磕双手高扬钉钉枣铁槊一声喊叫扬下了三贵
他独马单人往三军的大队里硬闯不亚如痲魔的猛虎酒醉
的蛟龙一条槊打贼兵纷纷落马率三军一见害怕心京如何
敌截好汗一个个往两边躲闪公冶長如走無人之竟一阵冲
杀闯出了贼巷而去陈卯杨虎欲代捆阻又被三位大贵将他
果住难以脱身不由得気往上撞
这元帅 看见公冶杀出去 不由得氣把心攻
一声喊叫催战马 改换三尖刀法更 则见他

左右加功分门路 上下前后响风声 一片寒霞绕人眼
金光灼灼眼难睁 当心内 忽忽只听风声响
犹如刀山几万层 江坊只见杨虎勇 如雷叱吒骂连声
三大贵 镖斧铜鉈如疾雨 难挡三尖二刃者
冉求望望抵不住 子路累的喘连声 不清了
澹台灭明往后退 个个害怕胆担京 澹台灭明往后退
难怪丑贼自退能 大吓着 公冶長此时杀出去
我等何用急战争 冉求想罢不急慢 霍刺一鉈走如风

这子路 如机拖马败了阵 澹台灭明圜走龙
三人打马佯败去 杨虎一见怒冲冲 气的他
冲冠髮乍喊又骂 大骂贼人跑不能 怪呼吆喝随后赶
尤如弩箭作鸟弓 这杨虎 赶看迎着来的快
慌忙横拴紧闭了城 三贵打马将城进 门政官
南门不远咫尺中
三位大贵败近了郢州的南门近朝交旨孔夫子与庄王文武
刘朝等候三贵的回信听见三人奏道说公冶長冲出了大营

上姑苏而去庄王耳听龙心大悦三位贵士多有辛苦传旨设宴
酬劳不言城中之事且说陈卯杨虎迎至城下看见城门紧闭
恨的他咬牙切齿大骂庄王立刻回去派下了八将代兵围困
郢州各门無分昼夜攻打城池谁知城上是防守的严紧攻打
不开反到伤损了無数的兵马杨虎無奈围淮南输说远将骂
阵楚庄王并不还将指抵是城头高悬免战
此書中 不表郢州内外事 先表高贵公冶長
闯出陈围连巷寨 心中大悦喜非常 耶营耶

半夜天黑登途路　不怕三冬雪与霜　馱馱打馬疾如飛
鐙鐙梨花心急忙　這大爺　一直不往別处去
姑蘇去調忠孝王　行程正是三冬景　朔風凜冽冷难当
這太是　江南一代天和暖　也分寒暑也竟冷
經商客旅當名利　披星代月苦奔忙　又則見
家家戶戶柴扉掩　農人秋收果冬藏　忽然一陣北風起
梨花朵朵墜当陽　起初時　碎剪鵝毛從空降
次后氷花似粉粧　翠黛青山白如粉　萬里乾坤似玉粧

园中的　腊梅開放白如雪　雪却輸梅一段香
才子佳人觀雪景　紅炉暖閣忽文章　江上的
漁翁罢釣回家去　樵夫迷路繞山岡　寒雀爭梅嘎嘎叫
沙滩不見臥鴛鴦　忽然间　西風陣陣大雪止
紅日当空露太陽　這日來到蘇州府　這不旧
喜坏了高贵公冶長
公冶長冒雪盪風非止一日　這一天來到了蘇州打馬近了閶
門穿街越巷來至了午朝門外連忙下了坐季看了看午門禁

閉不見有人把守公冶長一見心中疑惑說莫不是我來遲了
忠孝王業已班師而去不成旧是李王回兵途坐姑蘇地也埃
為人鎮守不是怎么這个人影不皆無莫不是我走錯了不成
忠孝王在別处屯兵呢等我打听打听大爺才要轉身耳輪中
只听得一陣笙簫聒耳鼓古其明大老慌忙止住了脚步見側
耳細听音樂之声是從門裡边出來的公冶長点頭口說是了
公冶長　听見朝内音樂响　暗暗思量把猶侍
必是李王回家轉　当下那个守此門　這个人

一定是个無能輩　妇女一般凡天同　残破城池誰整理
為何歡娱在朝中　細想來　此人可恶又可嘆
就怪国家正事情　大爺思想抬頭看　見城旁
兩杆大旗冲碧空　旗尾摆動金鈴响　旗上有字寫的清
公冶迎前當詳看　旧知何人来鎮守城　這大爺
想罢仰面空中念　隱仙山中隱仙观名　護国軍師寫孫武
大爺看罢發楞掙　不由腑中说奇怪　武子天仙在其中
公冶又望右边看　晋父扶他五国平　兵馬大帅忠孝王位

公冶長　看罢着忙吃一京　暗暗点頭長嘆氣
口中讚嘆不絕声　只説得　人人尽知孫武子
都說老道善用兵　神玉鬼入多奇妙　百戰百勝个国京
令一日　依我看來真可嘆　不过祇傳是虛名
得勝兵驕軍家忌　自安忘危枉沽名
公冶長說你看他们才得了蘇州拾了夫差报了免仇就這般
閉門觀樂从城的兵將也不益查朝門竟連大將全無倘或有
敵兵东來你能賭擋可不把百战的功名化為烏有可嘆孫武

子也旧是一个虛名大爺長嘆说我有道礼賭賭的把他这双
杆加旗落了看他们可京不京怕不怕公冶長想罢走到了左
边将縋子解開轉轉見的把武子的怨標落将下來又攏起又到
右边把伍辛的帅旗也落将下來攏起用旗子縋兒把双杆大
旗在一处揣在怀中走到門傍放下大爺在一傍生下把馬拴在
門外之处這且不表
且不言　孔圣门徒将旗落　且把伍辛明一明
只因智父將仇报　姑蘇城内暫歇兵　這一日

正是臘月二十四 武子寿诞是真情 伍辛众将俱庆寿
大摆筵宴在朝中 一概的 众将俱在良安辰
笙箫细乐罗古鸣 居中搭台演大戏 全本封神到可听
唱的是 武成王把朝歌反 西岐会见姜太公
太师闻仲兵人马 钉头七箭射公明 三霄灭
一怒大摆黄河阵 金蛟剪下走燃灯 老君大破混元斗
三霄恨了把命坑 又唱的 殷郊下山收马善
番天印祭立奇功 广成子下山助徒弟 犁锄殷郊最惨情

紧接着 龙吉公主投洪锦 夫妻同保子牙公
金台拜将兵人马 武王伐罪大兴兵 京动了
十二真人将山下 老君元始下山峰 孔宣兵阻金鸡岭
准提临凡把功成 不觧闷 通天大摆诛仙阵
老君用法会三清 阐截双教大交战 施展法宝显神通
孙武子 口中夸奖三清祖 玄机奥妙不非轻
老君打败通天主 破了诛仙把功成 忠孝王
大小众将齐喝彩 子牙跪送众仙翁 正唱太公将仙送

孙武子 猛然抬头吃一惊 双杆帅旗无踪影
天仙座上冲冲怒 口中喝令给我绑 快把那
看旗子的立刻拿来问典刑

时才话表忠孝王与大小众将给仙了武子庆贺生辰在良安大展饮酒看戏唱的是全本封神榜正演到大破诛仙阵十分热闹连看门的将校都来看戏武圣人是心中欢喜夸奖三清的奥妙未免的可就把军机懈怠到可巧回过见了公冶长前来报就是也是武圣人闭了一掌子兵到底见在孔圣人的门徒很前落下了衰败且说戏子们正唱到姜太公跪送仙那武圣人猛一抬头只见门外的双杆冲天帅旗落不由的心中大怒把桌子一拍喝一声快将看旗子的兵将给我绑了伍辛与众将见天仙动了怒叫绑看旗子的一个个摸不着头脑只当是戏子们唱的不好惹的天仙动怒众家兵丁人人答应站起身形跑上了戏台把看旗子的戏子按住柳盖提到圣人的座前口中说小孙孙将看旗子的拿到请令施刑天仙一见也没了法子咧又是恼又是笑叫一声柳盖你拿这唱戏的什么楞英玄奈听高声请话

东平王 柳盖口把天仙叫 吩付孙孙叫拿人
故此捉拿这戏子 前来交令是寔情 圣人说

将他放了我在讲 柳盖答应放优人 戏子磕头忙爬起
跪回戏班不必云 且说那 柳盖一伸撅着嘴
圣人高声叫伍辛 个个指头往外看 帅旗不见为何因
忠孝王 大小众将一齐看 果然旗落哪喝呢
圣人说我叫拿将校 看守帅旗的好问真 为什么
拿个戏子来混我 快些绑拿看旗人 伍辛这才心明亮
唱令军政细听云 查一查 今日是谁看坐纛
军政跪倒千岁等 老帅老王在真白 看守帅旗坐朝门

忠孝王　闻听此语心京战　恼々又是焦休欣
要是别人还好讲　焦钦欠　怎好绑拿见圣人
伍辛低头不言语　座上武子想生嗔　喝令两边给我绑
快拿老丘焦休欣　只听得　两傍军校齐声喊
慢内拿官绑将人　不容分说上了绑　推々拥々
来见天仙武圣人
武子一见欠身站起仙扇直竖道眼元睁用手一指高声唱道
好个焦熙常言说的不错王法无私官有大小法度一般你也

行兵多年岂不知失守汛地该当问斩我且问你々今日失守
的是何事竟将帅旗被人偷落你竟不知其情可恼断々乎难
己容想喝令两边立刻给我推出朝门斩首报来我两边的军
校一齐答应才要伸手焦休欣听见要将他斩首只吓的面目
更色口中连声喊叫冤枉冤武圣人拿听大喝好一个苦丘的
匹夫你擅离汛地失守帅旗还敢口称冤枉
龙扇王　闻听此语扒半步　圣人国师在上听
帅旗失落应当斩　怎敢喊冤又贪生　只因为

众人都庆国师寿　大展朝纲要众英　弟子贪看封神榜
又蒙圣人赐列位　只说是　夫差已贼干戈定
群盗贼鬼入城中　谁知有人将旗落　偷去帅旗了不成
定也是　焦熙今日时不利　合该运定有灾星
望乞圣人把我容　龙扇王
弟子有罪应该斩　众将跪倒替讨情　圣人坐上想算定
苦々哀怜将头叩　若不肯　众人替你将情讲
叫声休欣你细听　分付两边松绳绑　焦了叩谢在所中
一之不饶问罪名

圣人说　算々偷旗的何方去　急速来拿拆罪名
天仙说着亲仙腕　天河内外细查清　抽着那
子午卯酉从头算　便知皮囊腾腾情　慌忙望下高声叫
孝王孙々你是听　你同着　东平焚红老丘将
快此通请落旗公　伍辛拿听心不解　等一声
圣人老了我不明
忠孝王口尊圣人老了偷旗子的强贼应该还人捉拿才是为
何反叫孙々等通情呢武子说尔等有所不知这一个落旗的

不是别人乃是文圣人孔夫子的高徒门楣名唤公冶长他一
同孔夫子现在楚国只因陈负公被咱腰斩三载宣公即位要
报父仇差遣大帅杨扇领兵十万起你我在外国内无人那杨
扇领兵伐楚孔夫子责守淮南国内空虚无强将故此公冶长
领了庄王的圣旨中营来至姑苏调咱的人马绕道伐陈只因咱们无人
看守帅旗才落他的囊贼他才将帅旗偷落现今还在门外
孝王了　拿听此话忙答应　亲领中将把身番
焦熙伍辛头里走　柳盖焦斌在后边　四个人

玉了午门抬头看　果然有位将魁元　帅旗插在一傍放
门环之上把马拴　则见他　脸朝外面生门槛
粧旁打扮不非凡　头代将巾飘秀代　抹额明珠吐光寒
穿一件　珍龙密砌掩心甲　杨红战袄锦沿边
胸前明显护心镜　腰束玉代是狮蛮　又则见
九股象鳞勒甲绊　昆吾宝剑肋下悬　扇背熊腰多壮力
颏下风飘三绺髯　门傍边　立着厨々枣积槊
上阵冲锋独占先　虽然未睹圣士面　旧知孔圣一高徒

忠孝王　看罢走出门檻外　身打一弓口開言
小王伍辛奉軍令　特請高長會一番　公冶長
正然向生抬頭看　王下四位在面前　又听說奉武子令
請他相會在里边　心中誇奬孙武子　就知他
善曉其中旧里源
公冶長急忙〻站起換礼相还口尊四位長王我公冶長乃草
茅之士敢勞王架相迎於礼不当孝王說大長乃末圣人的徒
胆附小〻王等礼該延接二人狭此謙逊多時公冶長前行伍辛

等隨后相陪令人拉馬来至了大殿不远武子連忙通下殿来
公冶長一見扎地一弓天仙用手相扶彼此分賓主為位左右
献茶〻罢接盞武子分付擺宴公冶長站起口中說且慢設酒
下士远来今有楚国的旨义快排香案接旨再行飯宴武子点
頭傳令快排香案何候該官答應設擺傳委武子等跪听宣讀
公冶長　展開莊王皇宣旨　高声朗誦字〻真
奉天承運莊王詔　曉与忠孝争将軍　前者有
边報進到淮南去　言說平滅五国君　拿住夫差将他報

不日班师奏凱歌　我孤王　見此报捷心甚悅
盼望皇兄大兵到　誰知宣公心不忿　差遣楊扇領三軍
来至了　郢州城下安营寨　楊威耀武把兵屯
領国将軍打一仗　楊扇杀敗豆将軍　所仗自
妖術邪法無人挡　大兵加今国各门　強将出师尽在外
孤家国内現缺人　孔夫子　差遣高徒下詔書
調取孝王争将軍　急速撤兵快回轉　盼聞繞道去伐陳
陳宣公　聞信必然调楊扇　其国自解朕放心

詔旨已到須尊旨　尔等争将要欽尊　公冶長
聞讀已必朝下遥　武子争将音謝恩　旨义侯在龍亭内
大長為位分賓主　忠孝王　分付殿上擺酒宴
敬代高長显敬心　武子分付戲子散　多賞彩緞与金銀
言不尽　優伶粧箱皆撤去　且表孝王与圣人
陪着公冶来飲酒　生談論古又言今　总而言
飲酒多時天色晚　席散歇息到早辰　次日五古東方亮
公冶長辞别争将　回淮南　旧說大兵隨后到

圣人外生累争将　雄不傳令兵合将　收拾打点兵起身
这一回兵伐陳国　下回書准备有沙江大战玉龍神

話說武子天仙与忠孝王欽待公冶長争将相陪至晚席散各
自安寢一夜晚景無辞至次日清晨武子外生大殿先打發公
冶長先回淮南报信旧說大兵隨后旧去伐陳大夫答應辞别
武子忠孝王与争将送出朝門公冶長回淮南不表忠孝王上
了大殿武子傳令兵将收什今日起身有派下的争将各有責
任姜仁杰柏配姜立石番姜英姜宇六将是保護明輔灵樞的
焦休焮李建風柳蓋石風是前后左右四路先李焦斌蓋元龍
申文龍是三個運當秋官黃歇朱揚薛申莫文是四路旧應使

四位王妃是為游兵接應的一个々々接首尾俱都是武子領
先風下的武子又由下柏楨守蘇州一全男女爭將到了蘇
州來至教坊兵丁早已齊備將明輔的靈柩放在后營第三隊
有六員老將保守前一隊設下空靈抬着也有大將假随保護
武子暗隐中軍忠孝王統領六十四万人馬傳令响炮抬芒只
听得大炮京天楚兵拔寨离了蘇州直扑了昭關的大路而來
咕咚々　大炮三声兵拔寨　一离了姑蘇錦綉城
兵分三隊前中后　孝王中軍掌元營　鎮江王

焦斌催料為合後　建風四將作先奉　黄芦米英四姓將
四路散底當軍兵　四王妃　作為游兵随大隊
武子暗藏在中軍　浩々蕩々朝前進　一路旌旗墨盛風
但只見　二六時中從入馬　三軍踴躍似亂龙
四位先鋒真英勇　五方旗上画凶星　六員將
保放灵柩在后隊　七星号代舞紅旗　八面見即齊吶喊
九々陰冬往北征　只听得　十面埋伏如爆豆
九層劍戟起寒星　八卦九宮环連環　七政六合鬼神京

六陵長蛇如莽性　五行旂搖擺金鉈　四員姓將能爭战
當的那　三軍不敢亂胡行　五匹探馬來回跑
一位天仙掌權衡　但只見　旂旐招展遮紅日
劍戟恍的起寒星　兵行正走人來報　哨馬渦々後近芒
口中說　大兵不可朝前近　前边是
丹徒城池把路欄
兵行正走藍旂來報我兵不可前近忠孝王說兵至那里探子
报道兵至丹徒界長江阻路現有战船頭番齊整請令定奪忠

孝王拿听叫一声司農官何在身后有人答應小官李天爵伺
候王問天有什麽時候了司農說乞上千歲天已過午將近未
時了忠孝王連忙傳令我主上船慣行短到汊江而岸扎芒哦
爭兵將一齊應令一个々々弃馬長舡的水手不敢代慢急忙々
將舡攏岸拋錨搭挑楚国的大小兵將接司隊登時向各上了
战舡炮响京天向舡走動
楚国的　三軍齊把战舡上　順水亨舟快似風
鉄嘴海鰍如魚戏　六槳搖舡浪裡中　但只見

战艦艟艨無其數　画槳鴉頭數不清　扯蓬拉旂人拽縴
鉄槳鴛鈴响咕咚　順着那　長江一代乘如箭
汊江渡口咫尺中　前哨游兵來禀报　汊江水湧浪千層
大概的　战舡难以朝前近　請乞王下軍令行
伍辛舡上忙傳令　旧在南岸且扎芒　兵合將
一齊答應說將令　只听大炮响咕咚　三軍下舡登了岸
平川之地下建芒　四週圍　先刨战壕立柵木
插下门旂立紫芒　紫微支起中軍帳　見的忙乱閙烘々

先把那　明輔的灵柩安停妥　按着八卦下建芒
乾坎艮震立大寨　巽離坤兑扑下芒　忠孝王
扑了艮頂白罗帳　爭將參見身打躬　傳令軍中先作飯
辛胴全食喂能行　到伍想　六十四万人合馬
酉時忙乱到三更　不言伍辛安大寨　急回來
先表汊江的小玉龙
且說这道汊江之内有一个龙王名為玉龙三太子他是金背
虬龙之子这一日正坐在水晶宫内耳揄中只听見南岸上大

砲京天人喊馬嘶吵〻不断三太子回身便问南岸上為阿这
等炮响人喊不绝必是那一国遇那一邦战鬧広只見毫杰相
等上前殿奏臣等不知正言未了只見汶江的夜叉肩担着令
旂叠〻跪倒口中说报乞千岁在上南岸上有伍子胥的長子
小神伍辛統領右兵六十四万現在南岸扎营玉龙三太子聋
听旧问说你可曾打听他領人馬何处而去
汶江的 夜叉拿听闹言道 我主在上请听明
小臣上岸曾打探 伍辛南岸下建营 率領着

右兵六十四万正 战将千员记不清 仇仙山中孙武子
焦斌合后掌粮行 焦休攸 柳盖灵凤先拿将
还有王妃女俊英 搬取灵樞回楚国 汶江南岸止行营
三太子 听見夜叉一句话 冲冠髮怒動死名
用手指定南岸骂 该死的伍辛那住声 想当年
子胥曾记邢关闯 路过汶江是路踪 不该逼死浣沙女
丹阳品箫受贫穷 一管箫 吹死一位柏国母
遇見姬光大運通 武子隐仙發東帖 调取南山一群艇

访寻诸 设摆一座鱼腸宴 剑刺姬光一命坑
钱塘禦鳥刺姬慶 有河扎下大元营 贼呀你
倚仗营兵贼临冠 焦休攸仗剑要拎龙 我与你何仇何恨
恃强水内显其能 剑斩了 我父叔〻双丧命
無兀無故把命坑 你们争城与夺地 為什麽
弃入水内害双龙
玉龙三太子越说越恼大骂子胥 牙子胥你倚仗着焦休攸害
了我父与叔父咱双的仇深〻海恨重如山恨不能生吞活嚥可

巧遇見了西施女将你剜眼摘心我只说你再也不打我的汶
江所过谁知也有今日这知今你的死尸也从我汶江所过又
他不报非為人也他想育与你干休善罢伍員啊伍員你的尸
灵再别想回楚国而去如今吾不肯歇心先捉拿小冤家伍辛
与老贼焦休攸一齐碎剐其尸好与我那屈死的老父叔〻报
仇雪恨
三太子 说着骂着冲〻怒 咯吱〻艮牙咬下唇
玉龙说着忙传令 快些擂古催将军 只听得

花脸古打如俏豆 海螺吹的似龙吟 登時京動水府将
水晶宫外乱纷〻 但只見 頭裡走着龟元帅
鲤鱼先拿抖金斧 蛟螻鼍鼋齐来見 鲭鲌鲐鲫后随跟
江猪海马螃蟹将 还有那 鲶鲥乌龟近辰门
外边有蝦渠与螺女 蛤蜊变作美佳人 中多的
蝦兵手内执兵刃 大眼贼汹也随群 龟帅領班見太了
玉龙坐上怒生嗔 忙分付 元帅代領兵合将
與波作浪逞精神 娘随我孤上南岸 先拿冤家名伍辛

去拎那 子胥灵樞沉海内 还拿老丑焦休攸
蝦兵蟹将才要走 宫外走近一佳人 说汶女
口尊太子休動怒 细听小女讲元因 伍辛扎营在南岸
他是天河小耗神 这如今 伍員之尸回楚国
不有武子老圣人 天仙圣人神通廣 他有天書六甲文
他有那 雌雄蛾眉虬龙剑 金攥黄旂有一根
总有蝦兵千〻万 那一个 敢挡天圣武圣人
免他不报反遭害 只恐慾火自燒身 这是浣汶真寔话

底下龙意自思衬　玉龙听罢一夕话　苦怕着忙口问心
正是玉龙沉音想　忽听得　底旁一人喊声真
口等我主说不可　这浣沙女分明偏向那伍員

话说玉龙三太子听見沙江龙母浣沙女之言心中未免的害怕暗々的腹内沉音说浣沙女说的不错甚实有礼三太子正太々猜疑忽听堦下一人高声喊叫我主千万不可听信浣沙女之言恼了忌氣即浣沙女他竞是偏向伍子胥之意故此用大言振吓我主意乱心迷千岁如若听信了他的言叫王湖四海九江八河各处的龙神知道心说我主懦弱胆小父仇不报岂不令人耻笑玉龙三太子牟听睁龙目往下观看只見上来的这个人是怎生模様有词一首

头頂头脑纱瓜胯　八卦文文穿绿罗　瓜尖能会絶鋼刀
腹有才李广机谋　能知过去未来事　眼如菓豆口能说
股生在外闽生理　若遇为难把头缩

三太子一見認的是祭谋咲容满面说来者是祭谋为臣是龟如鹤三太子说怎庅浣沙女与伍子胥有何恩惠龟参谋口等千岁为臣不说千岁焉能知晓

龟参谋　口中连忙尊千岁　细听为臣講根源
当年子胥把船閃过　未至沙江渡口边　并不見
渔舟摆渡無人问　子胥心下好为难　又愁后面追兵赶
看見浣沙女婵娟　那伍員　问明浣沙过江去
又怕女子拽机関　欲代打馬伴腸去　又怕追兵赶到前
谁知道　浣沙女子多伶俐　旧知子胥把心患
口叫将军将心放　有人盘问奴不言　将軍你
如若不信奴一死　浣沙女　抱石投江丧九泉
子胥打馬伴腸去　后来伐楚代兵还　封他沙江为龙母
修盖庙宇受香烟　因此受过子胥恩　今日宫中把主搁
为臣的　说的不是真实话　休信浣沙一片言
急退叱退那女子　为臣有计赛天仙　三太子
听罢不由心大怒　叫声浣沙真不斯　我孤待你恩非浅
为何反把子胥偏　忙分付　左右快把女子撵
赶出宫门莫遲延　佳人拿听通红面　暗々的
只罵鸟龟顛頭鼋

浣沙女喏々而退心中暗罵好一个腥臭的王八旧知你蒙多言多語罢了且等机会便了不言江沙龙母玉水晶宫而去且说三太子撵了浣沙女往下便向龟如鹤你有何妙计快些言来龟如鹤口尊千岁这如今不必上岸与伍辛大動干戈只须如此这般當叫他六十四万人馬尽做了水底亡魂其不省事三太子说此计甚妙随急傳令沙江蝦兵蟹将听真於明日三更時候听我宫中的劍响一齐長水响一声水長一丈响二声水長二丈响三声水長三丈務必要水長三十二丈

三太子　坐上往下忙傳令　水長三十二丈高
江水長起翻波浪　當叫楚兵無处逃　知若是

成功之后有重賞　蝦兵蟹将有功劳　水族各應說奇古
龙王又叫龟如鹤　你同着　鲫先争与鲤元帅
老鼋四个使水潮　会使風的將風使　会搅水的搅的高
必須要　翻波閙浪如山岳　大小兵将不能逊
龟鼋鲤鲫说奇古　立刻出老使江潮　且不言
玉龙太子之下计　且說伍辛美英広　夜至三更归寝帳
只听水响似長潮　怨〻〻　水声响到東方亮
伍辛不由暗發毛　慌忙外了白罗帳　一名監旂語高声

口中說　今有一件稀奇事　千岁王了細听着
昨晚扎老立大寨　战船隻〻尽抛猫　雖知道
天交三古風声起　徹底渾湩浪滔〻　浪打战船皆沉底
猫猿無蹤桅杆飄　只刮到　此時还是波浪滚
千層巨浪甚难躲　探子报罢軍情事　忠孝王
余听害怕把頭搖
忠孝王伍辛听見監旂之言把手一摇說知道在去打探監旂
官磕了一个頭出帳而去伍吃一大京暗說不好此風来的奇

怪莫那沙江渡口有了什么精灵作耗不成呆〻獃〻在坐上
竟剩了發楞且說龙扇王焦休欣在一傍听的明白見伍辛發
楞避忙掌行了一步丁字脚八字站立口尊忠孝王老侄你不
用猜疑依我想來咱們昨日扎老的時節是平風静浪怎么半
夜忽然旧会起这羕的風浪会把战船拋着哎呀这别又相当
年在初河的故事了我想沙江之中必有了孽龙作耗
龙扇王　口呼老侄听我講　别相初河是一宗
忽然沙江兴波浪　必有作耗孽龙精　等着我

去到沙江探一探　會住水怪立奇功　明日大兵好行走
船过渡口保安寧　忠孝王　余听此話心欢喜
口尊叔父請听明　若肯下海拎龙去　何怕水浪滔尚
叔父的　本领高强皆知道　当年拿过双条龙
事不宜遲急速去　渴劳回来渴慶功　龙扇王
口中答應說知道　老侄不必細叮寧　說着下了白罗帳
来至本帳不消停　急忙〻　換上軟甲水衣褲
手提宝劍有威風　打扮还是当年羕　辞别伍辛往外行

忠孝王　一同眾将忙下帳　要看英龙入江中
柳盖焦斌眾小将　还有連心知己朋　安仁杰
柏配石蓄合姜立　孟英蓋字二弟兄　黄薛朱莫四健将
中文龙合李建風　眾战将　听見焦了要下海
大家观看拎孽龙　出了大老步下走　来到了
沙江渡口把身停
忠孝王伍辛眾平王柳蓋凌江王焦斌所有一干王爵大小眾
将俱陡龙扇王焦杰出了大寨登時来至沙江渡口眾人指頭

看見波涛滚〻水声响亮由如午吼雷鸣水頭足有數丈皆高
眾人一見一个〻咬指摇頭齊說好大水势焦休欣徹〻冷笑
說無妨一轉身形把手一拱口中說列位战焦休欣慢在了則
見他把身形一蹤只听噗嗵一声旧跳在了沙江之内踪影全
无忠孝王等睛〻的誇獎真是十方弟子个有一能不言眾人
在江边等候且說下水的老五老将
且不言　忠孝王了与眾将　單表老兵独眼龙
噗嗵跳在汪洋内　焦休内里細睁睛　想当年

下海抡龙施展勇　龙骧翘瞪一隻睛　如今虽剩一隻眼
可喜水内看的清　龙扇王　跳在水底身子赴
分辨是浪看分清　大暑水深数十丈　会听响亮似雷鸣
自竟的　水势冰宗浪又湧　托着屁股往上擁
焦了会使生水法　寻踪觅跡水中行　看了看
江底一抓沙上板　走着平坦不担京　虽有鱼鳖共虾蟹
未成气候般人行　老毫术　平生水性多猛勇
少年常练这生卷　大江之中作水寇　贼吃鱼虾当饭養

大江中　一樂要住三晝夜　江湖之中大有名
休依走着凶神看　不相当年旧日形　看了看
改换一番新景界　通頭露出一座宫　分水牌娄雕刻巧
避水珠挂在居中　龙扇王　过了牌娄元了水
石桥一生透玲珑　盖造龙宫並海藏　硃红门上錠金釘
又则見　瓊姜画阁放光彩　高蹬巍峨紫务生
门上思牌書金字　写的是　玉龙太子水晶宫
望里观看门紧闭　焦了一見不消停　通步近来桥一座

来至宫门喊一声　口中只把瞅嵬叫　快些出来争一征
放又会听忙通报　这不旧气坏了沙江小玉龙

吴越春秋 二十五

正是胆大的天下去了胆小的寸步难行龍鬲王隻[illegible]至
了水晶宫外一声叱咤叫门上的泥鰍听真尔等是那里來的
精怪擻到此处下了窩巢擅敢興作浪損坏老爷的大战缸快
把精灵頭尔呼將出來早早受死火若遲延杀近去連一个種
兒也是不留且说门上巡江的夜叉不敢代慢忙奔水晶宫内
宝珠底上双多跪倒報乞千岁在上禍事到了玉龍三太子旧
問有什麽禍事快些说来夜叉说千岁外边有一个生人竟到
宫门前喊呼说是損坏了战缸呼精灵頭尔出去受死火若延

遲杀將近來連一个種兒也是不留三太子夆听口中不言心
中犯想此人既会下水本領可旧不若自有道里三太子呼一
声鄉先夆你先出去探听一番务必將此人拿住我好審問口
词 哦鄉先夆答應一声手拈三股刚叉急忙忙往外頭所走且
说焦休欲正在外边等候只听得吱嘍嘍宫门大開從里边走
出了一个水怪焦爷奇目觀瞧怎生打扮
龍鬲王 手擎宝劍抬頭看 一人走出大宫门
頭上良盔光燦燗 身披素錦砌成蟒 穿一件

素緞征袍花千朵 腰束玲珑代一根 胸前明显青铜竟
宝劍昆吾慣坊人 則見也 二目元睁在不展
作脆臉起沓嘴唇 紅須顛倒有二尺 疙里疙瘩叠暴崩
又見他 行動頭搖尾巴摇 三股刚叉亮如良
后边却有人一了 身高膀乍貌超群 一頭的
赤鬓飄揚如火焰 四个獠牙嘴火盆 面如藍靛形如鬼
捲心甲掛昂皮裙 手中擎 一根釘釘狼牙棒
站在宫门不動身 巡罗夜叉来摆陣 恨随先夆把陣焰

焦休欲 看罢不由哈哈笑 果是精灵不相人
龍鬲王爷高声喊 尔呌何名快说真 鄉先夆
听見对面人招呼 打量芭丘焦休欲 对面一人如恶煞
面如焗底似烟燻 又見他 雪白胡須一丈眼
手擎宝劍冷森森 水怪看罢芭豆将 他這里
一声叱咤令人京
水怪一見喊呌吵黑臉的問我听真吾乃玉龍三太子座前的
頭一位先夆是也尔呌何名也報將上來龍鬲王夆听腑中犯

想哎呀兄來是个鄉魚精我若把真名真姓表將出來誰不知
道我有扮龍的手段要篩跪了水怪頭兒白費了一坊辛苦有
唎我把吴王堀光贈我的綽号说与他罢焦了想罢大呌水怪
听真我姓独名呌眼龍我且向你尔等不在水底窩藏為何興
波作浪損坏老爷的战缸是何元故鄉魚夆听微微冷笑呌一
声独眼龍我不曉得什麽呌作道里只知前來拿你
鄉先夆 說着登時冲冲怒 口中大呌独眼龍
別的事情全不管 我先拿你立奇功 说着他

双手拚叉分心刺 龍鬲王爷用劍迎 只听噹啷一声响
江坊之上逆寒星 双个人 話不頭机動了手
逾擱不住恶相争 水晶宫外大交战 兵刃交加响連声
这一个 三股刚叉分心刺 不离双肋与前胸
元睁怪眼連声喊 大罵黑贼了還能 那一个
劍劈天靈与腦佰 為心不侭要相争 宝劍斜揮门路巧
大吼成妖作怪精 一个是 奉令出宫來拒捕
一个水底要拎龍 又來劍架叮噹响 尤如打鐵賽敲釘

宫门外 恶战争持三五盪 堪々不济了鲫先拿
三股刚叉难招架 气喘吁々眼似灯 登時間
手扎脚乱难取胜 手托刚叉要逃走 休欲一見打剪夹
赶上水怪下絶情 只听得 咣以一声着了拿
一尾鲫鱼丧残生 寡阵的夜叉魂不在 急忙々
跑近宫中报玉龙

夜叉慌忙跑近了宝珠殿心中说报乞千岁不好咧鲫先拿臨阵当先被那一个黑脸的独眼龙一劍劈為两段特来禀报玉龙三太子耳听旧问说夜叉怎底这个人独眼龙咒夜叉说千岁了好不明白门前喊呼的此人方才他通名自称是独眼龙底想必旧是他的名字三太子耳听气冲双肋由不得眉上生烟一声喊叫吠吩好一个独眼龙把我的先拿劈死怎肯与你干休善罢高呼龟将军鲤元帅鳖都々尔等三个一齐出去大家总勇务必把独眼龙拿来見我三个水怪连声答應

三名怪水 齐声答應说荐旨 一齐出殿把身番
夜叉当先頭里跑 宫门闹放不遲延 鲤元帅
手擎金爪能上阵 揚威耀武急冲冠 龟将军双把宣花斧
鳖都々双刀掌上悬 三个人 細喊如雷出宫外
龙扁王了寄目瞧 里边走出三水怪 个々打扮不非凡
但只見 当先二怪頭里走 一个扁来一个元
都是尖頭長脖頸 黑豆元眼上下番 尽都是
双撒短腿上下捲 双个小耳廣急搧 一个身上排八卦
一个双肋有双翅 一个是 街上古卦会算命
一个舍責切黑丸 一个双把宣花斧 一个双刀吐寒光

则見他 行動摇頭又縮腮 龟鳖二将敢当先
後边跟着鲤元帅 金盔金甲映日鲜 手中擎
一对金爪能上阵 齐声吶喊奔軍前 那名夜叉又暑阵
站在后边对面瞧 但休欲 看罢不由哈々笑
這些精灵敢争猴 想害对面高声叫 喊一声
水怪通名少上前

焦休欲看罢一声叱吒呀三个水怪少往前来快报名姓你老了好用劍斬你且說元帅將軍智々赤曾出營門早旧看見了龙扁王只見頭代北巾身穿下水的衣服面如镔铁一部白須是根々見肉一支扁目满面的凶光一團的杀氣手擎宝劍怒氣昂々鲤元帅一声断喝说独眼龙向我三个要你听真吾乃玉龙三太子架下鲤元帅那二位一个是龟将军一个是鳖都督的便是焦休欲耳听哈々大笑哎哟原来他们又是败硬蓋子的王八你是个王八頭尔也来交战

一句話 焦了罵恼三水怪 登時氣坏癞頭元
一声喊叫如雷吼 大罵黑贼理不端 方才你
劍劈先拿真可恶 我等拿你把眼挖 里孩哀告求饶命
还敢伤人辱罵咱 龟将军 说着手掄宣花斧
赶上前来照頂劈 焦然用劍忙招架 二人交战在宫前
鳖都督 手掄双刀如雪片 上前帮助癞頭元
鲤魚元帅冲々怒 一对金爪上下翻 这正是
打一團来只一轰 焦了困在正当中 龙扁王了心不惧
冲冠髮乍眼睁元 手中的 一口宝劍多上下
只听叮噹响遍天 口中大罵龟鳖等 叫你立刻丧黄泉

這一个 双刀盖顶如闪電 削耳撩腮不放宽
那金爪打来分上下 只打頭頂与前肩 龟将军
施展双把宣花斧 杀氣嘆〻透胆寒 六件兵刃朝上来
一齐動手恶争鬥 好一个 龙扇王下名焦燕
手中乱舞劍龙泉 只听兵刃叮当响 明炉打鉄一般全
宫门外 忽战盘桓十几遍 怒恼老丘老奎元
指東旧把西来砍 龟将軍脑袋丢半边 紮都督
隨后中劍丧了命 鲤元帅魚頭血直蹿 这三个

水怪都督丧了命 夜叉急忙报殿前 玉龙不由怒冲冠
快调蝦兵与蟹将 三太子亲身临阵 要拏老丘的老奎元

常言说的不错有本領者各保無事焦休放一路施展劍法斬了三个水怪又在水晶宫外要战夜叉一見飛奔宝珠殿前喘吁〻朝上跪倒口中说报乞千岁可了不得咧祸事不小龟將軍鰲都督鲤元帅一齐出去围住独眼龙動手谁知那一个黑炭頭十分利害一劍一个都打發过了闻了玉龙三太子拿听夜叉之言嘆腾〻心頭火起顶眉山半壁通紅乍碎玉葉連肝肺叹喲好一个恶贼独眼龙你竟敢連伤我的四員大将其情可恼我与你誓不双立说分付双边拚我的良驗扣各噴水神獸我孤亲自临陣出去会一会怎么一个独眼龙说着顶盔貫甲罩袍束代走出了宝珠殿伸手提鎗搬安飞鐙跨上了噴水獸率領着手下的蝦兵蟹将龟背这些水怪一个〻吵〻發戰水晶宫内只聽得罗声振耳咕噜〻战古如雷海螺吹的山响争蝦兵擺開了隊伍往外直貫綫〻〻不好挡比尤如潮河水一兼宫门外京動了老丘的老将抬頭細看

只听得 水晶宫中兵發喊 鳴罗擊古振天南
海螺吹的山岳動 牙旂招展列長槍 焦休放

就知有人来出战 往后倒退站桥前 斧目凶神朝里看
这番威武勝前番 但只見 一对龙旂分左右
蝦兵排隊喊连天 蟹将个〻擎兵刃 鈴刀劍戟吐光寒
有几个 夜叉海鬼形容恶 靛臉獠牙露外番
有拿剛叉与艮槊 有擎狼牙方戟天 有几个
湾腰蝦米须倒捲 蛤蜊化作女紅妆 鲇魚嘴大眼睛小
鮥鮮泥鰌来性躍 还有那 鰱鮊鯉鯽分个色
海馬江猪一大攢 鳝魚身高肤兒細 螺蛳个〻滴溜元

调哨的 乌龟手内擎战杆 押陣旧是顏頭元
七手八脚螃蟹将 黑魚后面展旂旛 有一个
簸罗大的王八長脖子 浮听踏書不花錢 这些水怪排成隊
又听战古响连天 只听得 蝦兵蟹将齐呐喊
预备玉龙在宫前 焦了又望中间看 宫门内
一群水怪女紅妆

宫门外蝦兵列開了陣式一个〻不動龙扇王旧知道必是水怪的頭你出来会战話言未了只听得水晶宫内一陣喧嚷英

本闪目由神望里细看只見從里面一对〻出来了八对净是
蝦梁蝶女丑役不一前边有一对手打金龙贵旂后边的个〻手
掌双刀光辉夺目来至宫外左右分班排往了陣角又有一个
乌龟頭代紗帽身穿录花袍是个文官的打扮手擎着一杆令
旂此乃是參謀龟如鹤則見他把令旂一展只見從里边有一
匹噴水獸走闹出了宫门焦了由神观看
龙席王 站立桥前由神看 当先明星玉龙王
束髮良冠插雉尾 異宝明珠放毫光 身上披

连环密砌良葉甲 袍秀团花起亮光 服向紫云玲珑代
护心镜掛在胸膛 又則見 九香八扎勒甲绊
双刃三环鞘内藏 三杆令旂揷背后 鞋管淮阳与沙江
騎一匹 噴云吐雾分水獸 手持梨花素艮鎗
面如美玉天來俏 走白居紅俊俏郎 生成的
威風凜〻高千丈 玉了宫门奔江坊 休休看罢三太子
口中叱咤把威揚 穿白的 水怪慢来通名姓
老了好叫你見阎王 玉龙年听勒水獸 由神对面看端详

他只見 桥前果有一员将 渾身打扮不寻常
青湾包巾齐眉扣 水袄油罩油見光 又見他
足登乌拉並水碲 肚中勒着豹皮囊 面如锅底黑又亮
恪白胡須苫胸膛 生成的 身高勝作天神巢
一支独回放毫光 手提一口龙泉劍 則見他
昂〻的怒氣把威揚
玉龙三太子看罢叫一声黑汗九夫问我听真吾乃威填沙江
殡天去世的金龙王老千岁的展下号称玉龙三太子我且问

你〻旧叫独眼龙玄或者另有别的名字逓扳上来焦了听罢
肺内暗想元来他是老乌龙之子当年我劍斬了他的父王与
他的叔父今日我又到了沙江水底若提出真名真姓只怕他
未必肯于休善罢如若不说真名又怕久後打听出来反倒落
了这个孽龙棄賊既走下水擒龙何惧之有焦老了想罢高声
叱咤 呀 那一个小孽龙要问俺的真名听我言讲
焦 休敢 宝劍指定三太子 叫声孽龙你听真
老了说出真名姓 管保嚇的局了魂 吾乃是

吴王架下称大将 武子天仙一徒门 成冀芒丘保明輔
龙席王了焦休放 玉龙听罢真名姓 由不得
猿〻腮边冒火云 闻言不罢别的骂 赤刚的黑贼你听真
我只当 你是别人将水下 無知尚可暑宽容
当年你把沙江入 劍斬叔父与天倫 几千年
苦〻修炼非容易 双〻劍下命归阴 結下一天二地恨
四海三江仇更深 到如今 指指算来十七載
時常访问姓焦的人 正要拿你無处找 不料今日寻上门

我找你 鑽冰取火差多少 扎沙求油争几分
為何今日又到此 倚仗強梁你欺心 絕不該
宫门连伤四員将 黑贼倚勢特欺人 别人胆大身包胆
黑贼胆大胆包身 休放吻 今朝有你旧有我
咱及江坊拼一拼 焦燕听罢微〻叹 骂一声
胆大的孽龙氣死人
龙席王听見三太子之言不由的微〻冷笑罵一声无知的小
虮鰍竟是满口胡言想当年扶保明輔伐燕路过沙江因你父兄

故與派作很阻挠大兵是我下江剿斩了丑条孽龙那算与国除害今日我等的大兵又到了沙江的扎营为何你这小畜生无故與波将我等的战船泥于江底是为何道理某家奉武天仙的军令下江一来拾你二来还要捣破孽龙的巢穴三太子不等焦了把话说完在喷水兽上一声喊叫哎呀好黑贼冤死我也别要走看我取你说着挥舵分心旧刺

三太子　说着催开分水兽　战杆梨花叉手捽
照准黑了分心刺　焦了一见哎连声　手中的
宝剑都挥分门路　只听咯喳响一声　喷水异兽冲过去
一了西来一个东　龙虎王　斜转身形将身纵
手抡宝剑刺又灵　玉龙太子横战杆　二人江坊动手争
三太子　战杆艮舵蛇吐信　扎法滚手门路精
舵刺前胸与双肋　喷水兽吼似欢龙　龙虎王
英雄好战不服老　剑法精奇逞威能　蹿蹦跳跃摘宝剑
以刀争持要立功　这一个　艮舵由如无蟒精
那个宝剑似蛰龙　舵来剑去叮当响　剑刺舵扎迸火星
真正是　棋逢对手难藏典　将遇良才各用功
恶战盘桓十数遭　未分胜败与输老　早阵前
登时欢作毛丘将　不济了太子小玉龙　双膀酸麻无气力
汗透征袍好几层　暗〻说　有心在要杀几遭
我命难逃倒下坑　不如调动争兵将　我在空中暗用功
得空时　三江四海将兵调　一定拾拿独张龙
太子想罢暗传令　一代异兽旧巢空　只听得
虾兵蟹将齐呐喊　花腔古打似雷鸣　打一围来又一果

一围一果正居中　休放好比馒首馅　里外皮色好几层
刀舵剑戟叉棍棒　上前来　围住焦了不放宽
玉龙空中喷云务　这不旧罢了那些些的老英雄

且不言玉龙三太子正在空中佈云调水牵困住了焦休欣且说孙武子正在营中有毛遂禀报说忠孝王一个家将上江岸观看焦休下水探路拎龙去了武子听说不好连忙欠身出营也来至了江岸一见众将故意的使向说尔等不知在此所为何事任李旧把夜间风番战敖龙虎王下水拎龙我等在此守候消息的话说了一遍武子拿听心中不悦叫一声忠孝王你未从令焦休休下江也该与须道商量〻〻按至书查〻今日乃是破日不宜捉捕不但不利又怕有无限波澜要过此江必有几场恶战只怕要使碎了我的心机算起来是你没有主意一句话还未说完只见江面之上波浪滚〻涛湧如山打那江心之中滴溜〻有一股白气冲空内代着粗风冷务怎奈这些人都是肉眼俗人如何晓的再来呢惟有天仙看了乃是大罗天仙一双慧眼看的明白認的是小玉龙三太子借水遁调水牵困住了焦休休要上五湖四海三江九河前去求旧

孙武子　看见玉龙要遁走　三江四海调龙神
水中困住尔焦然　要害毛丘休休身　这元仙

看破来意說不好 走起孽龙大禍臨 丢了說着忙念咒
掐訣叠印唪真文 急忙々 一口仙氣吹过去
玄门妙法众京人 忖見青天明亮々 登時别燥多沉々
赤滴々 八方四面烟云霧 大务迷漫看不真
空中的玉龙心吃異 東西南北亦不真 看了看
好似天罗与地網 噴水異獸往下沉 玉龙太子往下跳
異獸自已入江海 这玉龙 半雲空中乱打轉
回去又怕焦休休 眉頭一皺生巧計 想起昭閒一个人

昭閒的 寧波張興老人馬 所為截擒那任辛
張興受过高人訓 他的師父瞿苗孫 習學的
神通廣大多妙術 何不求他拿卑人 四面道路多迷住
昭閒現在面前存 我何不 進城中將他会
商量捉拿焦休休 玉龙主意安排定 他这里
收轉云頭且不云
不言三太子扑了沙江的北岸且說龙扇王在水晶宮与那些
蝦兵蟹將混战厮杀眼睛着小玉龙駕空而去一霎時踪影全

先又見水声物亮英左把五路在九霄云外喊一声手拈宝劍
乱殺那些水怪且說今水辛先前所伏着太子在空中协李助
陣次后来見噴水獸回来了一个々只当太子有了什么差錯
不敢怠战吹篆声喊可旧败了陣 別一个々跑進水晶宫咯咀
把宮门紧焦了見此光景手提宝劍指望要拎破笑穴看了看
宮门紧閉
龙扇王 看見水晶宮门閉 无奈只得且回身
有心去找三太子 不会架务与萶云 氣耶々

西走过了乔一座 分水牌姜回前存 过了交界入水内
分波逐浪入江海 登時间 翻了沙江躥上岸
抬頭瞧見众將軍 伍辛众將心欢喜 个々誇奖焦休休
龙扇王 上岸忙问众人等 可曾看見水中人
他是玉龙三太子 拔我杀败他架云 伍辛說
我等都未未看見 那有玉龙太子身 旁边走过孙伍子
叫声焦燕你听真 多太你 今日下水多辛苦
差下灾殃大禍臨 休休代咲莽吩付 弟子因何惹禍根

想当年 下海拎龙趔瞎眼 已淡兴舊禍不侵
今月又去拎龙種 那有非灾横禍臨 孙武子
今听此言微々咲 叫声孽障你听真 自古有兴旧有败
知己知彼可务人 你当年 劍斬乌龙有因果
那是平王旧原身 該当造旧無常到 所以你
无事平安免禍臨
武圣人說今日这条小玉龙多太是乌龙的后代生成的父弱
子强時常他算計你要报杀父的冤仇他不尋你々今日反去

我他这个業障方才他借遁而逃脫身要往五湖四海三江九
河哀怜求救若是旧兵一到咱们要过这到沙江只怕比登天
还难故此才說你惹的其禍不小忠孝王拿听一旁接言旧向
說祖师了不知这条小玉龙可曾去了沒有武子拿听微々冷
咲叫一声忠孝王你好糊塗有我貧道在此若叫孽龙他要過
去那还了得这老了說着口中嘆氣
孙武子 伸手拉住雅南將 口中不住氣長吁
閑言不把別的叫 孝王孙々你听知 皆因我

穫寺中軍押大隊　沙江扎营立祈旄　誰想龙子知音信
半夜與諺沉海舡　皆因你　不知天時与地利
破日行軍去戰争　又搭着休放心太大　下水拎龙去对敵
这如今　惹下一场滔天禍　只怕使碎我心机
方才我不施法力　这時孽龙早已闘　他若是
江河湖海將兵調　可以能仿百万师　虽然將他制伏住
終久还是福根基　这怕是　火燎眉毛在眼下
哎了一時是一時　任辛金听紅了臉　嗚坏天小東英豪

忠孝王　无奈大家离江岸　一全天仙把話移
霎時反了連营寨　中軍内生列班齊　且不言
沙江南岸营中事　再把玉龙提一提　沙江北岸收云务
搖身一变果云者　变了个　年轻壮士多英勇
來至营前把步移　登時來至元帅府　他这里
把拳躬身把話提

且说三太子变作了一位少年的壮士近了將南來至了帅府轅门以外抱拳弓身控背満面堆下笑來说列位將軍請了借令通禀一声旧说有本地之人情愿投軍入伙吃粮求見帅主元门上的人把小玉龙上下打量了打量口说少待等我入内替你回禀说着这人往里急轉且说七煞神張興这日正在帅府所上現着兵書只見巡风官近前朝上跪倒口中说乞上元帅差了元门外有一壮士口称是投軍入伍吃粮現在元门伺候張興奄听心中欢喜

七煞神　听说有人投軍到　不由欢喜在心中
如今正是用人際　防备打仗好交兵　忙吩咐

投凰宮見將他令　本帅验看把他升　该官答應如飛去
登時代进小玉龙　则见他　來至所前身站立
口中只把帅主尊　在下投軍愿應募　说着毛腰打一弓
这張興　坐上不由双眉皱　心中暗〻把调停
既來投軍该下跪　大模大樣礼不通　七煞神
心中虽恼朝下看　细看來人面形容　素缎將巾飘秀代
身穿褶袖粉粧成　擎一条　五色搀成丝銮代
粉底乌靴足下登　眉清目秀天庭满　齒白唇紅正妙〻臉

又見他　前輩奇眉傲蓋梗　形容亞賽病灵公
威風雄壯生杀氣　一定高强武艺精　張元帅
看罢忙將后生問　家住何方叫何名　太子说沙江存住
姓王名太叫玉龙　張興奄听微〻笑　叫一声
王太由神你是听　既然投軍見本帅　為何不跪把者輕
我这里　不用輕狂快云去　玉龙奄听把帅称
回〻与王太不下跪　祖上傳由是實情　跪的是
玉皇如來老祖君　旧是瞿曲孙輪弟兄　張興奄听这句話

不由心中吃一京　暗说此人有來歷　必須後堂问个明
这一盘问三太子　下回書准备着隅江闹智显其能

方才话表玉龙三太子提玉不晓的言词張興拿听口中不言俯中暗想我的师付瞿曲孙老祖除了三教玉皇以下的九夫俗子焉能知晓細看这个猴生不相凡人的動作当着所下的中将不便究问他的來歷且把他呼到后堂无人之处細細的追问个明白方能知晓張興想罢叫一声王太你既然不肯下跪本帅也不计較与你為何又说这些个滔天的大话哄我到后堂本帅要试试你的武义如何武义果然高强我好收你在帳前听用武义如若不精休想罢你饒说看欠身离生往后所走小

玉龙紧紧的跟随过了穿堂来至了后所張興吩咐家将人等．俱在外边伺候張興把把守人打發玉去叫一声王太我且问你你方才在前所講的那瞿曲孙老祖那白是本帅的师爷已成了正果老祖的仙号乃是如來勅封大罗九人如何知道我看你的動作行為不相九夫俗子寔对我说来或是久修的玄门或是多年精怪似乎不是投軍大概另有元故

小玉龙　听罢張興前后話　元帅連連等几声
既然無遮其中意　焉敢迟瞒肺腑情　我玉龙

並非妖精並非怪　並非出门修道嫡　提起家鄉貽阅外
住在泌江水孟津　若要说玉真名姓　我本是
番波攪浪小玉龙　老乌龙的三太子　分兵住在水晶宫
只因為　当年子胥兴人馬　平勤伐楚領大兵
来至初河遇該恨　我父阻攪是寔情　孙武子
花中主谋差大将　焦休敵下海会拎龙　来死我父与叔父
結下冤仇山回海　今日等来明日等　果然的
任辛調領楚国兵　回父报仇平吴越　回兵南岸現扎老

谁知道　又是孙武把兵權掌　要过泌江水孟津
是我年知比音信　想起当年旧事情　他会报仇我也报
兴波作浪起江風　半夜里　尽把戰船沉江底
再拿子胥的死尸首　可恨黑贼名焦熙　偷伏着
旧日的那恨又行凶　谁知他　今日下水我到此
堵着那　水晶宫外闹雌雄

玉龙三太子说可恨那焦休欲偷伏着他有下水的本領今日我到了水晶宫外坪陣一边他来了我的龟鳖鲫鲤四员大将是我一怒率领蝦兵蟹将玉去迎敌我与他江坊交战谁知黑賊十分的猛勇小民舵难攪他的宝劍无奈调兵将他围住我借遁驾空要调旧兵不承望空中迷路难办東西无奈弃了脚方逃至北岸久拿元帅的神通廣大現在貽阅屯扎人馬回此假扮作投軍之人前来会面望求替我扶危濟困帮助我大报冤仇我玉龙恩有重报义不敢忘

七煞神　听罢玉龙一夕话　如夢方覺一般全
只当他是九俗子　元来是泌江一条龙　張元帅

久身离生胆含唉　口呼房下且听明　張興闻很妖祖練
闲眼無珠了不成　方才我　多有冒犯休見罪
望求房下把我容　玉龙拿听说豈敢　張興讀生在中堂
這二人　各分賓主为了坐　家将近来献茶羹
張興又问三太子　不知要调何处兵　玉龙说
我们龙宫与海藏　不比凡间一樣仝　调取五湖与四海
九河三江年亲朋　尽都是　龙將龙兵子侄等
聚会水底战楚兵　張興拿听心暗喜　口呼房下请听明

說有迎江河湖海重亲眷那怕郢州百万兵
不知何人用法術是住路徑不能行哥不冲
起在空中看一遍然后計較好调停說着往下忙分付
快备脚力莫滿傳手下的家將為鹿正所去
备好梅鹿至后所張果久身忙站起口中說
暂且失陪望恕容
七煞神說三层下在此层架一時我暂且失陪說着跨上了八
叉鹿把特角一拍只見四足生云赤滴々騰空而去指展金光

起在了太虛顶上張果手打涼蓬望四下里觀看只見烏云瘴
氣迷漫四野張果一見看不明白忙问仙鹿說道友你告訴我
瘴氣迷漫是何元故列位這張果虽是瞿当孫的徒弟他未成
正果仙家之術看不明白所以才问這匹仙鹿此鹿有一千五
百余年秉陰陽之氣受日月的精与瞿当孫作了脚力时常听
說真經心闲物現又得了仸门的正法是一双慧眼能看真假
這仙鹿一双慧眼知邪正过去未来尽皆知
听見張果將他问内闲二目看虛实則見他

口吐人言旧說話大叫道友細听知若向烏烟合瘴氣
這是那武子神通法術奇迷龙之法迷龙咒
他把沙江玉龙迷四面八方无去路東西南北他不知
那玉龙若想江湖去调旧難闹云务怎支持
要务瘴氣云务散除非三七二十一八叉鹿
說罢已往迷龙法張果上面问端的別的話語我都懂
不明三七二十一仙鹿說孫武子的迷龙法
捆住玉龙果然奇呼他不能騰空去难办南北与東西

过了那三七二十零一日云闹务散可能知
張果听說心明亮暗々点頭咲嘻々口中說
多蒙道友来指引不然此時更着急說着一代八叉鹿
直抵帅府不延遲收云撥务朝下落刷拉々
連人代鹿落在丹墀
刷的一声梅花鹿落在尘埃張果番身跳下了脚力家將連忙
牽去了仙鹿七煞神上了后堂見了玉龙太子為坐太子旧问
元帅方才看了一遍不知是何元故張果見问只得撒說不說

仙鹿指引只說是自己的眼力高强叫一声三层下方本帅在
空中观看元来是孫武子用的是迷龙法術迷住你的去徑不
能蓄空迅遁除非是等到过了三七二十一日迷云一散你才
能句迅遁蓄空那時任凭你他方取旧三太子聋听張果之言
說元帅既然看出破綻何不破他一破我好调取旧兵报仇雪
恨張果說各人的法術各人知道別人焉能会破
七煞神眼望玉龙等展下各人法術各人通
別人想破不能勾枉費精神白用功小玉龙

余听此話長吁嘆口呼元帅請听明若听方才一片話
大畧冤仇报不成張果說不过只等念一日
云是一散可无着那時调了兵合將包管一陣可成功
玉龙說帅主知一不知二内中陶守一段情
若等二十单一日只怕楚兵渡江中孫武子
一定各处催船渡我船一齐可渡兵總然我把龙兵請
豈不白費一场功龙兵是水面施威能争战
旱岸廝杀皆不能怎不叫我心急燥太子說着嘆連声

这張典 听見此话心中想 低頭無語暗調停
玉龙喜父仇雪恨 难怪着急在心中 这如今
我在昭関屯人馬 也可恼竟把恨伸 各国的元戎屈我营
昭関内外現屯兵 莫奇合 彭程虞仁与霍义
陈敖吴固都有兵 如今又有三太子 緣此合心一義全
常言說 兔死狐悲伤其類 打着驴見也心京
拔刀相助古人語 正好与楚共相争 張典主义安排定
叫一声 太子展下请听明 别說三七一个月

一年半載也不能 有我强岳将他挠 想过沙江万不能
玉龙听說心大悦 则見他 站起身形打一弓
張典告辞前所去 这一排兵要与武子見个输卷

適總話表七煞神張典安心要与太子拔刀相助展下不必着急色管我与你报仇雪恨别說是三七二十一日就便一年半載暑他乇不过这道七江三太子耷听满心欢喜一躬到地口中說主帥若肯助我成功久以後息有重报意不肯忘張典說不敢展下自管放心住在这裡本帥自有主意但只一件不知天意如何說着分付摆酒手下人不敢怠慢灯時間摆上了酒宴此書葡断忌而言二人用畢了酒飯張典告别把太子留在了後堂居住元帥出后堂来在了前听帥府所上帰坐分付中

軍官擂鼓只听得咕嚕〻聚将咕响打了犹如进豆只見中将上了大所一齐参見元戎侍立两旁張典在坐叫了一声列位将軍听我分付方才那一名投軍的名叫王太原為的是与他父亲报仇与叔〻雪恨内中还有机密重情楚己兵救楚淮南的人馬現在沙江南岸北營目下就要过江若是渡过了沙江昭関城虽有各國的人馬似乎难以抵措
張元帥 東手当胸呼列位 各国元戎仔細听
楚兵若把沙江過 必取昭関一坐城 咱这裡

虽有広兵合猛将 要是管他怕不能 武子孙逊神通廣
奥妙兵穷法力精 他有那 三卷天書合遁甲
娥眉宝剑号雌雄 金擬杏黄旂一桿 千变万化鬼神京
他也曾 杭州大破螭牛陣 雷振杭州大有名
前者破過四象陣 氷凍不塘中丽京 这如今
滅越平吴声名大 帮助伍辛把功成 一班女将真利害
个〻能杀惯战征 还有那 淮南战将無其数
大略难脱这支兵 本帥如今有主意 暗中用智把他营

中将战 耷听一齐将弓打 口中只叫大元戎
全伏大帅施才智 施展一計滅楚兵 悵典耷听腮含咲
尔等凿神仔細听 今日起 差人速到风皇嶺
登定高山望楚兵 若有船支在江内 急速的
差人稟报莫消停
口中說 呉哀成敗任苍穷 說着往下传将令
中将一齐尊令出帅府上风皇山頂前去探望悵典退堂不表
且說孫武子用迷魂神術任了小玉龙的路径回轉大营至了

次日升中軍归坐拔令箭三支望下高叫東平王鎮江王武陽侯上帳听令只听下边連声答應柳蓋焦斌安印恭見武子天仙說尔等各代手下軍卒上附進長江一代地方准趙大船三千号限三日內俱各准齐使入長江渡口預備人馬過江三位戶接令而去此去剪斷不上三日两早俱已催齐三千号大船沖至沙江渡口停泊三位戶交令

三位戶　近前交令見武子　船支預備在沙江
武子点頭忙传令　分付英太忠孝王　每支船

載上軍兵正一百　稍代器械与刀仝　三千船載三拾号
渡過北岸扎帳房　把六船　沖回南岸去裝載
連兵代將過沙江　來回不過三四盪　挨次接隊别要慌
忠孝王　一將答应中將同　立刻傳与中兒郎
五营四哨皆知道　先撥三拾号齐忙　灯時合
兵馬上船全作穏　又有水手把船帮　三声大炮京天地
船上同罗响嗒々　正過首　一陣順風刮的紧
扯起風蓬不尋常　扒槕撑船又拿槁　人声喝号鬧烘烘

船頭上　旌旗招展分五色　列摆劍戟与刀苍
桅杆蜜々麻卅兼　稍代罗鍋与帳房　沙江的
岸上才把船开放　京動撩望小兒郎　探卒急忙报中將
中將奔听心内慌　急忙々　近関报与帥元帅
張典奔听喜非常　連忙跨上八岔烙　出帥府
來至山上細端詳
七煞神張典奔听急忙々來至鳳凰山下坐誇八岔梅花鹿走上山眼望沙江南岸一看只見滿江之中盡是些大船大桅有

几千余隻則見大船桅杆蜜々匝々就犹如那麻的一兼揻起了風蓬飄々蕩々似箭一船扑了沙江的北岸妖人看罢并不敢怠慢連忙把他頭巾摘將下來放在了安桥之上將頭髮打开披在肩膀一回手喇拉々亮出了宝劍在山下高声分付众等中將退后千步的要忙乱中將答應一个々退閃不表且說張典

張典　披髮仗劍忙念咒　掐决送印不清亭
真言言念罢用手指　一宗岔了令人京　灯时合

西北一塊烏云長　透地東南起大風　行見青天明亮々
灯时变化發蒙々　一霎时　黑霧迷漫乾坤暗
呼々風响似中鳴　走石飛沙空中舞　播土揚沙迷二睛
沙江內　攪乱番波如山擁　滔々巨浪几千層
山下中將齐大恍　誇奖元戎法力能　怪不得
昨日大堂誇海口　委果法術甚精通　不言中將与張典
且說渡江中楚兵　中水手　正在撑槁往北上
忽然江面起狂風　風頭倒轉往南刮　内代飛沙迷二睛

三千号　大船彩妃江中穩　兵丁战將各担京
水手忙把風蓬落　免倒桅杆望南行　不多时
战將一齐拢南岸　水手抛锚忙下釘　大風陣陣乱的紧
領哨官員不消亭　只得下船登早岸　急忙々
來見武子报軍情
領哨官近营报与了武子老戶圣人一时想道只說是天有不領風云水面之風难以定准傳令战船上的兵將别動且在南岸亭泊明日改了風在过沙江次日吊轉扇風响炮开船正往

北走快典亲在鳳皇

北走快典亲在鳳皇山撩望只見南岸又夯了船支妖道付又祭起風沙往南乱比昨日更加利害水手只得又撥回南岸領哨官近大营报与武子圣人不全会玩照着日一兼傳令話不可重叙一連三日皆是如此忠孝王伍辛打頭心疑未能埋父的心盛来至了中軍見了武子口等师父老卩咱的人馬到了沙江不知有几日

忠孝王 一句合住孙武子 半晌无言發愣怔
只未明輔死的苦 伐越平吴貞五龙 这如今

五国昏王俱命休 还有后患未除清 只周陳国代楚国
陽虎督兵困住城 公治長 姑苏奉旨来取救
我等立刻旧回兵 兵至沙江要过度 船沈水底影無宗
也是我 一時之間未查考 誰知焦燕惹衬星
水晶宫中战龙子 貧道早知去觀凡 迷龙法
制住玉龙三太子 船过沙江水益津 順風り舟灯北岸
誰知三天刮逆風 也难怪 小將首急將我合
救楚心急又葬灵 江岸屯兵七日正 如何天々刮大凡

莫非是 其中必定有元故 何不占算便知情
說着武子占一課 使知皮囊瞞瞞情 这天仙
闲言不把别的罵 該死妖人那住声 暗使邪術学去路
暗中使智显才能 張 張典啷 你說你会我也会
貧道不是省油灯 武子坐上罵快典 伍辛下边问一声
不知罵的是那个 吉訢孙々听一听 武子說
貧道罵的是快典 賊在船内現屯兵 妖人胆大斗去路
三天是他计的凡 貧道不饒將他恨 我丹隔江显々能

說着忙把中軍升 快搭法台莫消亭 武子这一施法力
那曉得下面玄反中張典的巧牢龍

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孙武子算出是張典使出邪術圣人口中大罵好妖道我合你誓不兩立分付軍政司急忙在江岸边搭下一坐四丈九尺高的大台預備下香烛五供硃沙白箋筆硯黄表命可不遲悞少刻应用軍政司員操令前去搭台不表武子又吁龙虎王進前听焦休欣答应說弟子伺后祖師老卩武子說伸过左手休欣把左手遞与了圣人武子連忙用硃沙筆在他左手画了一道雷火的灵符吁了一声焦休欣付耳過来悄語低言說你这左手要你应々的捏住了快回来本帳用桐油彈在了細絹之上用油彈细绢把左手紧々傳住換上水衣作一个領哨官上頭一支渡船開船之時先拾頭哨如若遇見逆凡立刻你跳下水去從沙江的水底赴到北岸到了鳳皇下解開手上的油細絹把左手一快别的可情休嘗还從水底下付回来千若的迷糊了路經須要你紧紧記々

龙虎王 口中答应說得令 这步番身才要り
武子老卩說站住 还有言詞要你听 咗付你

如若道路心迷糊 千萬不可乱胡行 須要吩别俩合言
記准南北共西東 焦休欣 口中答应说知道
辞别武子不消停 来至本帖不代旻 桐油浮绡果手中
勤你了 然后旧把衣服换 下水东西川代亭
腰间代上诉龙剑 出了大寨奔江中 来至了
沙江南岸高声喊 招手搭挑有人在 水手掌高忙搭挑
莫左弃岸把舟灯 领哨官 官員手将来奈見
船仓坐下独眼龙 焦尸眼望来人寻

且不讠
庞吊王尸船中了 先表伍辛在大营
听見天仙派焦燕 不知其中旧里周 又見那
單政收貞来交令 法台搭得予备亭 武子占頭说知道
返步番身出帐中 这天仙 仰面朝天看正北
只見空中天氣清 圣人看罢微々笑 急忙々
真朴法台不消停
听书的列位須要留神 方才孙武子这義调度这回书名隔江
闻智孙武子与修典较量法術 方才画那一道灵符是雷火符

告訴焦休欣叫他從水底赴水過去到鳳皇山下把左手一撒
雷火交加往上一起不是烘了修典就是烧死他的兵将若把
烧人定烧粮草这是雷火双符的利害又搭下四丈九尺高的
法台為的圣人亲身好在台上烧符催一来瞄看江北的虚实
動静二来是要听見雷声一响好捧咒语祭上趋空尔大兵好
渡沙江书裡交代明白讠归正傳
好一位 神机妙算状修典 隔江闻智显威名
火雷法要烧典 不知谁春与谁苍 且不讠

沙江南岸营中下 且把修典明一明 所仗本领施法術
一連三日祭北风 第四日 修典坐誇八岔路
站立山顶看楚营 桅杆立起来扯莲 如若用船好祭风
但只見 不錯眼珠沙江望 尽是战船与舟航
水手兵将全战浴 船支密摆朝南看 為什么
江岸高台瞄不見 皆因天仙妙無穷 先祭云雾遮盖住
修典岂能看的清 妖道正然来观望 只觉得
渾身肉跳又心京 眼皮不住嗳々跳 髮似人揪一般仝

七煞神 心中不由说奇怪 莫非今朝有难星
修典鹿上叫道友 鹿兄速々叫几声 我今日
為何心京神不定 来否吉来未否凶 望乞道友指料我
大弟心中感大情 这鹿仙 奔听此话呼道友
要你留神子细听 我有心来告訴你 怕只怕
过河拆桥显你能
仙鹿说道友我有心告訴你只怕你又向前日我告訴你的迷
庞法原是我告訴你的你見了三太子誇奖達我一字也未提

起今日又求着我刚忽然告訴与休々也显的是你之錯修典
奔听这忙跳在了尘埃深々的打了一躬说道友前日本是我
的錯何必这等卦坏起今以后但凡有為难之事是我自己看
初来的必要表説是道兄的眼立替道友揚名千萬把今日这
件事情告訴我罢誰知道这鹿仙禁不得人央及与他由不得
把机関搜咯
这必是 武子圣人犯貢碎 仙鹿不由搜机関
口吐人言来答话 叫声道友你听讠 你若是

那问眼前吉凶事　说来你也心胆寒　皆因你把几沙癸
一連三日打战船　谁知道　武子今日把卦算
占云是你弄雷县　神通廣大孫武子　高台搭起在江边
你乃是　肉眼凡夫夫睛見　此下岂能把武臨
差遣休欣下水底　作為領哨在頭船　如若是
你在癸几将船打　他就跳在江裡边　沙江水底赴北岸
休欣先奔风皇山　他把那　掌中雷火云水放
丧命怕是在此旮　仙鹿说罢一夕话　张典奋听不敢違

吽一声　道光若非有慧眼　吸呼张典命归泉
不知休欣寻咱道　仙鹿说　只等天黑夜晚旮
响吃介船把江渡　休欣必到风皇山　话已说明拿主义
别等临时后悔难　张典奋听说门了　他把那
無量壽佛口中云
七煞神听罢仙鹿之言心中说句了我的咧单等他晚上才过
咧还还有个鹿的工夫就容易隄防了他要是立刻过江包管
把我一个烧的光皮無毛的张典一边害怕一边思想要破火

雷法防备着休欣才好他的机谋最好附中説有了我何不
計中套計拿他的油渣他的肉那武子总然不死也吽他知道
：：我的手段高低妖道主义拿定奋上鹿一伏身形下了风
皇山直扑了船阁而来近城入帅府竟扑了后堂跳下了脚力
小王龙还将云来闹言便问说元帅如不在高山探望回轉帅
府不知有何元故
这張典　他要自己显眼立　仙鹿好处抛一边
眼望玉龙呼底下　本帅如今表一番　方才这

风皇山頂我瞭望　看破武子用机関　孙迎要使五雷火
差遣休欣过江边　他有心　要言本帅兵合将
谁知却自曉机関　如今我使計中計　借剑杀人战一番
我这里　江中埋兵合伏将　只是缺少引路官
把那黑贼哄江岸　吽他自烧自苍丞　包管那
武子迎将孙身丧　连兵代将染黄泉　王龙奋听心中喜
引路水底不貴难　我有个　金背二娘是家姐
水晶宫中掌兵权　我等寫信沈江内　吽他暗里使机関

假变作　沙江母龙浣沙女　引誘休欣入套圈
太子説有将牌取　龟尿硃沙立刻研　王太子
要枝亲笔牌上寫　当作柬帖任刻聆　家長理短全不用
只吽那　金背二姐哄奎元　寫完抽起出帥府
告訴張典派将官　玉龙太子将去架　灯时过了金沙滩
来至了　沙江北岸不代曼　金牌沉在水中旮
巡海夜叉接了去　水晶宫中报婵娟　交与了
金背二娘观去任　出宫等候将奎元　不言沙江水内了

玉龙立刻近船阁　見了張典说一遍　妖道奋听心中喜
立刻升堂派兵将　准备着捉休欣錯燒自己大营盘

通結話表玉龙三太子回轉后宮叫一声元帅我的書信夜已下了元帥你只管料理你的事情去罢七煞神耳听不敢怠慢步急忙〻来至大厅归坐分付軍政司快些个擂古聚将喊軍政官不敢怠慢只听得咕嚕〻花胸古响犹如道豆雷鳴一樣只見大転門外近来麾前的战将一齊上前打躬参見侍立了兩旁妖道說列位將軍听我分付你等各扮作夜叉海鬼的模樣人〻手拏去仝棍棒竹杆等物至日落黃昏的时候齐到风皇山下金沙滩边紧靠江岸埋伏如若听見江水响亮若有人上岸你等不必与他動手一齐吶喊以喝我等乃是五湖四海三江九河龙兵些处等候仇人焦休欣快些拏住便就拏去的苍短棍竹杆乱打乱刮勿必将此人打囬水内不有悮待中将答应得令一齐示帅府准扮埋伏这且不表且說焦典急忙用了战飯分付于备脚力兩边伺候的軍卒急忙到后边拉出八岔的仙鹿

中軍牵　拢入岔梅花鹿走　焦典認鐙上安心
出离帅府雀脚力　出了招関奔江边　依就的

上了风皇山一坐　鹿上拍頭驗假真　太陽未落看的見
南岸战船列摆匀　那些个　大小战船还未動
湛〻紅輪往下沉　妖道等至黃昏后　挺去青緞一字巾
披散頭髮手仗劍　搯诀念咒唪灵文　瞿留孙
傳授秘訣真元妙　立刹遣將又拍神　真言咒语念三遍
半悬空中墜祥云　則見他　半云半霧空中現
法体身高罕京人　柴金盔上明珠嵌　紫色征衣花朵新
朕中計　美玉無瑕玲瓏帶　竟卜胃前月一輪

面如紫檔神眉立　手拎着　開山大斧冷森〻
焦典看罢身控背　認的移形换影神　这神祇
打躬口把法官叫　有何使令快〻真　焦典說有伏神力
把风皇　山影挪移到江心　敢交江南瞞焦燕
不叫武子他看真　如若違悮要听賍　换影神
口等法令架祥云

换影神祇口中答应法旨一縱云光起在空中施展神力立刻把风皇山的山影兒袖在袖内灯时之合可就移在了沙江的岸假的到去正南真的立刻宗影全無这且不表且說水晶的宮中金背二娘〻接了小玉龙的金牌知其来义立刻生宝珠展傳了些个蝦兵蠏將叫他门去江中等候焦休欣如些这般好叫他失迷了路径水怪等令出宮等候不表金背二娘摇身一变作了浣沙女的形相出了水晶宮等候焦休欣為的是他好引路

且不言　金背二娘誆好汗　且把天仙明一明
黃昏已後將台上　点烛焚香祭神灵　迷武子

意秉手誠等时候　交了亥时起了更　老帅台上傳軍令
開船过度莫消停　軍政官　江岸之上连声喊
令下開船往北行　三声大炮京天地　桅杆之上卦紅灯
只听得　嗆〻几棒同罗响　起描弃船扯起篷
大小兵丁合战将　一齐坐穩把船撑　卡水手
画江齐摇加双橹　悠〻荡〻去江中　三千大船齐摇動
正是南几往北行　龙虎王　頭船当先調有晴
留身子细看又听　船行無有一二里　焦典山上又祭几

只听得 西北之上嗯々响 走石飛沙打眼睛
三千大船四里擇 龍伟王 跳在汪洋水益津
江内睁齐一支眼 分水推浪往前川 正走中間抬頭看
見一羣 魚鱉蝦鲜和精灵 四分五落齐乱跑
一齐乱嚷闹烘々 不好咧 独眼瞎子又来了
底尸聋听動無名
列位焦休欣一辈子最恼人叫他瞎子 听見此話不由沖々大
怒 改咖好一起作怪的精灵那裡走 水中就赶你看黑尸是东

一頭西一頭胡追混赶々了会子一瞧那些水怪一个々宗影
都是金背二娘差来的魚蟹蝦鲜前来混乱焦林欣的络結果
燕廷一陣就把一位龍伟王混迷 明灯时之间在水内办不出
東西南北把神定了一定又往前走可就到了沙江的北岸本
人可心胡塗了口中不乞心内犯想是不是我且上去看他一
看再作道理
着急的 龍伟王尸登北岸 京動江边中伏兵
听見水响齐呐喊 吆喝叱咤喊連声 都說是

黑賊焦燕引上岸 要想脫身万不能 既来帮住三太子
拏住仇人好立功 我等是 五湖四海来合友
三江九河中龍兵 吵々呐喊朝前湊 一齐動手乱鬧々
但只見 長鎗乱扎迎面刺 大棍齐起打天灵
短棍嗖々对面打 竹杆响亮打英雄 焦休欣
虽然右手有宝劍 左手果有油絹绫 一手掄劍不得力
闯坏营兵独眼龍 暗々說 莫非我又走岔路
如何此处有精靈 欲代逼敵难交战 左手有符怎战争

焦休欣 咻吟付又跳水内 心中犯想不安寧
想来我又走錯路 抹轉身形朴丙丁 皆因是
风皇高山云遮住 故此迷住老英雄 喘息多会想方向
東南西北办不清 英雄正然往前近 来了金背女精灵
迎面前 拏着正南当正北 这好汗
江中一急迷了路
焦尸迷々胡往前正走難办江中的路徑正自有急只見迎面
来了一个女子焦尸子細一看只見油頭粉面手中拏着一塊

複石焦尸心中犯想这一定是个妖怪想罢一声断唱那一个
精靈少往前来有你龍伟王尸焦休欣在此还不内縣
焦尸他 断唱江中那女子 再要前来把你拎
佳人聋听红粉面 英声雁语叫将軍 好汗你
休當妖来休當怪 不是無名少姓人 家住沙江北岸上
地名叫作李家村 奴本是 抱石投江浣沙女
為救呂補那亡魂 後来子胥興人馬 大報冤仇過江濱
伍子胥 蓋庙朔相封龍母 至今女家记在心

只為將軍迷了路 故此作个引路人 將軍你
快些跟我上北岸 若違軍令罪在身 一名哄化名焦燕
怎知女龍来哄人 金背娘 說着转身頭引路
後边跟着焦休欣 拏着正南當正北 岔々很定女叙祿
龍伟王 分波逐浪来的快 沙江南岸面前存
焦尸他 口中只說承指引 龍女回宫且不云
休欣云水忙上岸 仔细一瞧喜在心 但只見
风皇高山在前面 那只道 却是一坐假高山

这英広 急忙解下油绢帕 不管好歹把手伸
把手一張真利害 唰拉〻 一声雷响罕京人
紅光烈火叅〻長 这不就法台上把住天仙吓吊魂

真是事由天定不由人算武子正在法台观看江中動净不妨
法台下边一声雷响老卩説声不好業障你悮了大事了慌忙
打背后把金搽杏黄旂取将下来迎着火光往左边一指你説
好不利害这道雷火随着直扑了左边粮草营可怜朴皮死在
雷下登時旧把朴草烧着紅光滚〻烟氣叅〻凤雀火势火仗
風威一片烈焰把半壁天照了一个大营淮营中的大小兵将
一斉大乱担水運摸斉来救火幸亏是紫挨着江岸水是現成
的打二更天闹到三更天以後这才火滅烟消不言南岸敌史

之事且说焦休欣撤了雷火符一番身跳下江去往北就走分
波推浪直往北走指往回营好見武子交令及至沙江北岸哧
一声攛上了汗岸睄了又睄又跑出一坐山来了焦卩納闷説
是莫非我又錯上了岸了仔細定睛睄了又睄这才真正是山
下

焦休欣 看見风凰山一座 不由心中吃一京
暗〻挺胸双足跺 心内着急發楞怔 方才我
莫非上了南江岸 怎広迷胡未看清 業已撒手将符放

如此交令去回营 暗〻説 武子天仙法力廣
現有灵符在手中 等我撒手再試〻 且看方法灵不灵
痴心的 老将想罢伸左手 扎煞五指幸在空
一点動净也没有 这不急坏老英広 总而言
一連撒放千数变 要想成功羔不能 心中一想説是了
手上灵符被水冲 他不説 雷火灵符已放去
只想神符是水冲 後又埋怨浣沙女 混領道路假充英
絶不挾 以南当北領着我 就悮我的大事情

田营如此見武子 活叫冤魂把我坑 龙虎王
站在北岸胡暴怒 忽听左右呐喊声 喊叫吆喝拏活的
别放黑賊独眼龙 四下里 风皇山前人呐喊
金沙滩内有伏兵 休欣耷听説不好 若叫那
车人看見了不成
焦卩耷听人声呐喊口説不好还不回去等待此時説着龙吊
王一转身形只听得哧咚往水裡一跳直扑了沙江南岸不見
一時台頭一看三千号大战船文系見没動又在江沿一代停

泊望岸一看只見淮南大小兵将还在那里救火唰一斉忙乱
又只見左哨朴草营内圖圖村的一片趣黑休欣看罢心中犯
想莫非是我走之後走了水唰英広想着近了大营去見武子
交令不表

且説那 武子丞人将台下 哥歹杏黄旂一恨
不表大营全烧化 傷損馬步車三軍 拏着那
佈料官員搪災禍 救下合营大小人 天仙催督兵合将
大家救火乱分〻 大约着 无有妨碍将心放

老卩迈步入帏中　伍辛卢众齐叅見　男女見必而害分
武子卩　眼望众人介言道　大众子细要畄神
皆因情典将風祭　搁住船支不動身　我山人
隔江闹智施法力　昨日差派焦休欣　誰知業障失迷路
錯放雷符燒自身　若不亐　金攥杏黄点雷火
此時却作火中魂　众人未及来禀話　只見焦卩近帏中
則見他　叅見武子将弓打　弟子交令見圣人
武子明知故义问　事情怎羕快言明　尨痡王

有心假揞一片謊　又恐难瞒老圣人　不如实言已往事
省的啰嗦費嘴唇　这焦卩　口尊老卩听我禀
水中迷路遇釵裙　始末元由说一遍　这不就
氣坏天仙武圣人
孫武子听見焦休欣在座上一声断喝走好焦休欣就袂斩首
臨行之時我叮寧嘱付如若失迷了路徑千羕不可忙乱須办
一个真实如此反登南岸撒放雷火燒死了佈朴官还燒死许
多料草若不亐我出家人有些个法力吸呼之命大小兵将連

我都一命难逊若不看你有功立時斩首还不与我下去焦休
欣闻听把黑臉旦子只羞的發紅掿〻而退武子叫一声伍辛
何在
孫武子　坐上忙把伍辛叫　英広荅应上中軍
口说孫〻来伺候　圣人代咲面含春　你急速
出帏蜜〻传軍令　五营四哨众三軍　就言貧道身已死
昨夜三更被火焚　速叫那　大小三軍齐卦孝
合营举哀吐悲音　自然貧道有妙计　羞辱情典那賊人

忠孝王　闻听荅应説尊令　立刻传令不必云
中軍馬隊千把总　旂牌将校尽知闻　真正是
一声令下如山倒　灯時传遍各营人　男女战将齐穿孝
現成空才到省心　亭在了　大帳中軍将哀举
海营之中乱分〻　都説中軍三更死　忽然雷火把他焚
这正是　一句謡言传出去　人口似无果是真
淮南大营全知道　都説武子命归阴　可怜他
三更丧在雷火下　未害别人害自身　大小战将皆卦孝

悲声惨〻不可闻　武圣人　自己藏在后帳内
掩住天河本命星　不言武子诈死事　急回来
且説隔江闹智人　自從前　拘遂換影神改換
要害武子命残生　登時之间烈火起　就知道
武子天仙入打尨　黄昏後　情典闷坐元帅府
难办虚实假合真　就只是　不知天仙生共死
暗〻的　自己思想在心中　此不亲身到南岸
探〻那　淮南营内就里情　如若是

狗道孫逃身一死　我好大破楚国兵　大畧伍辛难抵挡
色音一阵就成功　这情典　主义以定忙分付
快看脚力莫消停　家将拉出八叉鹿　張典跨上往外行
出船闹　犄角上面拍一掌　梅花仙鹿就腾空
半雲半務朝上起　空中走動快如風　来至了
沙江南岸观動净　一座空营显紅灯　哪铃喝号声不断
只听人声振耳鳴　这張典　半悬空中朝下看
灯光月色分外清　楚营兵将身穿孝　满营軍校举哀声

又听得 大小兵丁齐說話 七言八語乱批平

这个嗐声连嘆氣 那个含悲叫苦凡 这个說

十分弓兒別拉滿 常言刚硬終久崩 現在国师孫武子

犹如榜兼一般仝 那个說 平常显他有法力

使尽乖巧又机伶 不晷昨日又用計 雷火之下坐亡灵

这个說 弄巧成拙古人語 惹禍燒身是实情

十分精巧三分使 十分用尽用心中 这正是

未曾害人先害己 要想伤人羔不能 你也說来我也再

半空中 張典耸听樂会穷 口中只把伏来念

合挟叫我要成功 張典想要代仙鹿 囯昭澜

排兵佈將抢屍灵

正是你有閔门計我有上天梯这句話比的就是武[illegible]典隔江闻智之事且說妖道在半空中只偏偷听兵丁的私語誰知道武子早在空中用金展杏黄旂掩住身形在情典的身后呢七煞神把楚营的動靜看在眼里乘兵的話听在心里十分妖喜說立刻回城排兵布陣劫营搶灵是这个主意才待要走說站住等我问〻仙鹿情典說道友孫武子他死了没有仙鹿闻听口中不言腑内暗想你看这个瞎眼賊孫武子現在他背后到来问我有心实告訴你要你背地里又說大話從今以后

我再不說实話唎仙鹿想罢吽了一声道友你问我孫武子呀
他被雷火轟死了乃是千真万真不信你看他的本命星便知
小曉张典又问不知孙武子本命星是什么星仙鹿说他乃是
文曲星一轉你只看一看心里自然明白张典闻听在鹿上抬
頭观看细查天象只見天河的左岸那一顆这文曲星是黑暗
〻〻一点光彩無有
这妖道 看罢星辰心欢喜 暗把孫遥吽几声
你今既然身已死 等我看〻死尸灵 这张典

說着空中往下看 大营前后看分明 前哨营中停棺木
許多将佐在其中 一个〻 掛孝穿白守大帳
灵前明显領魂灯 妖道只当是武子 却是子胥假棺灵
这张典 看罢又把仙鹿吽 道友畄神仔細听
趂着楚营正大乱 回関派将去挑兵 吽軍卒
渡过南岸将灵搶 碎剥其尸氣才平 以报吳越各国恨
不知行的不为行 仙鹿說 使渇〻〻咱快走
回進昭関速派兵 张典耸听忙旋鹿 竟林昭関走似風

且說那 武子背后俱听見 腹中犯想自調停
他今要把尸灵搶 将机旧計显神通 这老卩
說着忙念拘神咒 六甲灵文七字清 真言咒語刚三遍
兩位神祇显露形 搬運神 一全謁諦忙控背
法官何事請言明 武子闻听尊上圣 今有那
一事借仗二神灵
武子說煩二位尊神到越国杭州问城隍土地查看张典他的
父母若是亡故不論那个自有尸首連棺木搬運前来不可違

悞二位神祇口中荅应尊法旨拈展金光离了沙江南岸来至
杭州查了查张典的父母俱已亡故父尸無存母尸未汸三年
尸骸未朽埋在余桃县大岚山下搬運謁揥将张典的母親棺
木用神力托定滴溜〻騰空而起不过片時運到沙江南岸放
在了大营之外来到武子的面前交了法旨神归本位武子天
仙在座上分付手下的軍校
孫武子 坐上分付串軍校 打開空材那口灵
张典之母粧入内 照旧盖好用釘〻 仍然是

停在大营前哨内 尔等嘱付看守兵 如若有人偷营寨
不必与他動手争 尽都是 假粧睡呼来睡覔
任恁有人来搶灵 假虛张声勢假（吶喊） 不許追赶任他行
所有的 战将只把元营守 私离汛地问典形
兵丁战将就尊令 前哨营中預備停 好一位
神机妙策孫武子 移尸之計果高明 安心羞辱名张典
隔江闘智显其能 这正是 二人俱各闘才智
棋逢对手各逞能 不言沙江南岸事 且說臨凡七煞神

急忙〻 座跨仙鹿回北岸 要調偷营劫寨兵
拈展云光来的快 進了昭関一座城 这张典
去時刚勾黄昏後 回来天已交二更 連忙吩咐傳衆将
沙江南岸去劫营 又吽那 黄奇急速将舡备
三百多支好戰兵 兒郎速派一萬五 又吽那
霍仁大将与彭城
吳国的黄奇預備战舡三百号三国的兒郎挑下一百五千每
支舡上五十名煋壮的三軍又派陳国的彭城蔡国的霍仁調

哨当先黄奇合後又吽軍兵用顏色塗臉扮作了水内的虍兵
一羕杀進楚营先搶前哨把棺木抬起来就走上舡限五更天
回城本帅在空中接应妖道傳令真是吹口之力全都預备停
妥一齐出了昭関来至沙江北岸三百号战舡冲在江边一齐
上舡每支是偏將一員兵丁五十名各执刀鈴妖道在空中跨
着仙鹿急忙口中念咒
这恃典　半虚空中忙念咒　掐诀迭印显神通
真言念罢用手指　西北之上刮大風　江中的

大小战舡齐走動　盪獎摇櫓不暫停　風蓬拉在桅杆上
大舡行動穩又平　又遇着　空中順風朝南乱
犹如努箭乍离弦　不多一時来南岸　听〻营中打三更
暗〻的　一齐拢岸将舡下　战将跨上馬能行
馬歩兒即一百五　跟随大将去劫营　来至了
沙江南岸台頭看　睄見千軍羕馬营　各国三軍發声喊
乱举刀鎗往上冲　一个〻　搶过战濠拔鹿角
直闯元门往里攻　喊吽喝喝声振耳　都說休揽衆虍兵

一个〻　先朴前哨打棺木　步兵抬起走如風
看守軍卒粧睡覔　口中不住打呼声　一个个
蜜缝二目留神看　由着性兒任他行　分明衆人都看見
个〻只粧耳朵聋　打發棺木抬出去　一个〻
这才叫起乍了营
楚营前哨的兵将人人皆知眼睁着把棺材抬出去了这才一
齐喊吽不好咧明輔老卩的灵棺被賊人搶了去咧快赶哪快
赶〻上拿回又有一群人在后边高声喊吽衆哥兒們别赶咧

不是賊冦全是些水怪夜义海鬼别赶了〻〻〻吵〻〻〻乱成
一處干嚷只不動身昭関这些兵丁是洋〻得意把棺材台着
一个〻手执兵刃前后围随登時上了战舡扯起凡蓬把舵摇
櫓直朴了北岸恃典在空中又祭南風江面上舡支如飛似箭
蹬時之間舡拢了北岸先把棺材抬將下来手忙脚乱抬起了
又走过了金沙滩近了昭関来至了帅府
衆兵将　一齐進了元帅府　元门等候大元戎
恃典空中催梅鹿　收雲揽务落流平　梅花鹿

足沾实地身不動　恃典下鹿笑盈〻　吩付棺木放在外
那天堪〻交五更　不多時　東方發曉天大亮
京動城中多少人　三国兵将皆知道　元帅搶了武子灵
一个〻　都到元门来观看　棺材上面字跡清
上冩淮南一老将　忠正明輔佐江東　屏西王
伍子胥的灵櫃位　衆人看罢暗吃京　齐說元帅搶錯了
不是武子死尸灵　这口材　本是子胥伍明輔
快請元帅驗分明　恃典耷听近前看　果然冩着子胥名

这恃典　一見口中說是了　方才南岸我听明
楚兵营中齐乱嚷　搶了明輔子胥灵　我只雇
空中祭風没理論　这才錯了進関中　明輔之灵也要緊
尔等功劳也不挓　細思量　伍辛與兵平五国
惹起干戈打仗爭　皆曰老賊身匕起　他与武子一羕同
忙吩付　軍兵快撬棺材盖　等我剁碎死尸灵
虽太西施将他害　还有骨殖在其中　我把他
剉骨物灰方解恨　衆兵動手不消停　一齐劈開棺木盖

还有口棺木里边盛　恃典说　这是一棺配一椰
快些砸開我看清　恃典这一刺骨殖　谁知道
是他母親的死尸灵　那晓得　恃典这一回老去
開对合老中将兵

正是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京还怯典听見军卒说棺才里边还有一口棺材呢怯典说你等不懂得这叫一棺一椰挟的是王侯之理那椰里边才是子胥的骨殖我想伍子胥这个奸贼当日他在吴国借兵伐楚平鄭到后来鞭打平王之尸以臣弑君他才造下弥天大罪所以尸灵今日才落吾之手内天理昭彰果然报应不错伍子胥他既会鞭尸平王我如今也鞭一鞭他的尸骨权当与楚平王报仇雪恨一羔旁边有黄奇黄茂霍仁霍义彰城三国的元帅上前打号口夸元帅言之有理今日鞭打伍员之尸不但与平王报仇还与越王吴王宁彼陳蔡各国洩恨達我等一齐感念元帅之恩怯典闻听此话打心眼里都是乐的连忙分付双边的军校与我把里边椰台去来撬開了材盖先用污秽之物作践々々贼尸　哦中军校各应一齐動手打開了里边的材盖把那些尿囊抬将过来一齐往里乱浇乱洒

中军兵　尿囊一齐往里洒　作践他母的死尸灵
怯典手指棺材骂　杀剐的奸贼那声住　想当出

弃走樊城皆其主　串国游邦去借兵　姑苏吴国兴人马
逞强兵困郢州城　绝不该　狗仗人势行填道
鞭尸平王八百零　盘古至今從頭论　臣打君王理欠通
到后来　扶保姬光東吴主　倚势專全任义行
天下诸侯将你怕　松棚会上動刀兵　绝不该
雷震抗州拏勾践　送在石室受苦情　卧薪嘗胆心太狠
释放回国大祸生　到后来　越王進来西施女
合该奸贼恶貫盈　夫差信宠将你害　剜剖心眼翠花宫

果然是　天理昭彰无差错　一折一磨报应清
焦休把是非起　勾引伍员兴大兵　小冤家
倚仗隐山孙武子　灭了越国把吴平　收尸撒灵要回转
指望还乡入祖茔　又谁知　今日落在我手内
要想齐全万不能　怯典只当伍明辅　那晓得
是他母親的死尸灵

这怯典一边骂着一边分付中军卒快把老贼的骨殖拿将去来用碓捣一个稀烂洒在沙江里喂那些鱼鳖虾蟹叫他永世再不畜身军卒答应不看好歹赃净大家動手立刻把死尸抬将去来放在了地下又把贵尸的一块衾单一揪大家看了一看中军校一齐乱嚷说元帅老尸了不得咧抢错了尸首来了此是个囫囵尸首我们瞧了瞧不相孙武子的又不相伍子胥的是一个白头叠雪的个老婆子怯典闻听不由的怪眼元睁冲々大怒口中说不好你等满口里胡言

乂然神　听見说是老婆子　不由怒气肖眉梢
手指军卒高声骂　你等应刻把皮剥　告诉你

虽然本帅错抢了 材上的名姓大家 不是武手是明捕
一棺一掷把尸包 尔等们 不懂里边详合细
本帅言明尽听肴 奸贼死的年深久 日子多了受湿溯
再卷肴 装在棺才又一挃 浑身上下長白毛
再遲一年合半載 还要成精变旱色 申军卒
闻听只把元帅叫 不信元戎只啟睛 怯典听说忙迈步
走至尸前用目观 这也是 合该怯典要受辱
從今结下祸根苗 他母的尸死无犒嫡 面貌如生更好睛

这怯典 仔细留神睄一遍 唬的胆战發了手
大小战将之观看 丁丁只说甚蹊跷 口中说
当真是丁老婆子 这件事情好心焦 莫非手屑化会变
莫非是丁老伏精 也有说 早魅成形将人混
这件事情摸不肴 申将说肴忙動手 抬去了
里边的套材大（脯家）
三国的申将一齐動手把套材抬去来一看只見堵頭上有字
寫的明白上写肴先母怯门郭氏之灵旁边有字写肴是越国

杭州余姚县孝男怯典奉记申将肴罢一齐就问说元帅越国
余姚乃是贵处的城池又与元帅同名同姓这尸首莫非是令
堂老太太罢一句话问的妖道怯口结舌无言可对正然羞懪
难当只見半虚空中吊下了一怯字命大家拾起来观睄（但見有诗写证）
怯典原来是瞎牛 偷棺劫本作贼囚
闹棺毁骂亲生母 难说今朔满面羞
申战将 高声念罢诗四句 羞坏了宁波扑（人印）
哎哟一声气杀我 仰面朔天倘在尘 双边的

家将肴忙朔上炮 才扶怯典叫将军 大小战将齐呼唤
帅主违了口内等 虽然是 兜手闹棺骂了母
皆因不知是真情 點来罢么點来罢 多归阴路少归阴
这正是 人不数尽难当死 怯典谢點又还魂
去叹了一声说了罢 我与妖道把命拚 分付快拉八叉鹿
登时羞恼变成嗔 决烈一声身站起 这怯典
预备茶条杖一根 申战将 一見上前忙搁住
元帅要走主何因 妖道闻听呼列位 方才此事尽睄真

这是邪 狗道孙逆旋鬼计 移尸叫我谤母亲
我双结下宽仇恨 好比三江四海深 去昭阅
去上楚范会武手 与军前把命拚 一定江当了分强弱
不报冤仇不是人 申将闻听忙解放 一丁了
口等元帅请听云
申将闻言口呼元帅我等想了一想孙武手与咱们虽是对頭
该当与他見了高低上下拼败输赢但只是一件三番双次並
无作践过他一遭便宜旧是晚夜间抢棺材的这件事不曾抢

了人家的尸首反到把老太太的灵柩抢过江来又这某番尸
倒骨大概人耶共知人口似龙飛这丁信傳到沙江南岸一来
惹人耻笑二来帅尸此去似乎难以与武手会三来老太太的
尸骸暴露该当收殓才是然后在商量定计与武手较量怯典
听毕又羞又气无奈说列位的言之有里分付军校将他母亲
的尸首收殓暂且埋在昭阅城外
匕然神 傳令申将一齐散 怯典回府怒冲冠
来至后堂下仙鹿 玉龙太子至面前 连忙问

元帅连日多心苦　隔江闹智在山前　不知输赢合泰败
对我玉龙言一番　这怯典　听见太子将他问
夺乎思忖在心间　欲代说出真情话　羞愧难言惹笑谈
有心我　今日不说真情话　似手难把玉龙瞒
不如告诉他知道　解恼分忧可问　七煞神
思想多时开言道　叫声殿下你听言　若提隔江闹智事
说肖不由气作（肝了）　恨只恨　隐仙山的孙武子
倚仗法術藐視咱　瞎用火雷要烧我　幸亏参透巧机关

我使一条反间计　烧的他　楚将楚兵心胆寒
谁知妖道把（本命里换）住　诈死埋名把我瞒　谁知恨中奸贼计
认作了　真实我才入套圈　偷营劫寨抢棺木
隔江飛渡進船关　真有武子真骨殖　棺才上
子胥之名在上边　及至打开留神看　一春怪事真罕杰
怯典说到这句话　半吐半噤又不言　三太子
一見性下忙追问　怯奈说一番的言　打开棺才看一遍
原来是　先母之尸在里边　滚过康熏又大骂

叫我难洗这羞惭　太子闻听心好恼　登时怒气冲冠
口寻元帅将心放　你等我上江河闹海调取（小大）龙兵楚兵丧黄泉

正是甩空酒下钩合線從今调出是非表这众句言词怨庞分解言且張典这一说出了实话下文書玉龙三太子调取擎龙搁住汉江才有孙武子雷砲分兵的一段節目此乃后话休提且说眼下張典因当孙武子他羞辱我这一场一怒我回帅府收什法宝过江去与孙武子誓不两立玉龙三太子听罢了此话说帅主且听愚言相帅不必動此无名别恼我玉龙的直言我想那武子的神通广大法力無边元帅你未必是他的对手前者我要参查取了旧兵还被妖道用逆龙法把我令逆住元帅也曾说过除非过了三七二十一日其法自散那时才任我无奈今業已过了十五天了只剩了六天的光景我劝元帅忍耻含羞等这六天那时我玉龙出籠了罗性去到那五湖四海三江九河借取龙兵回到汉江摆列阵式大报冤仇犹如反掌之易张典聞听心中大喜因着玉龙的解劝把怒气消了一半口中又叫殿下我还要领教一事

七煞神　眼望玉龙三太子　叫声殿下请听明
还有一事要领教　须得预先要说清　这六日

楚兵如若把江过　岂不枉费一场空　太子说你还把风祭
他过汉江万不能　張典说　怕他施回风的咒
武子奥妙果奇能　太子听说心中想　高叫元帅你听明
我如今　立刻告辞回江去　見了家祖细言明
叫他施展逆江务　截住楚兵不能行　这法術
大概武子不会破　水中擁風有神通　过了六日诸事安
我好前去调龙兵　元帅你　排兵北岸扎营寨
鸣罗响古呐喊声　凤凰山顶还瞭望　只管照日还祭风

給他了 三势加攻将他俱 总有法力用不中
張兴余听心欢喜 换去憂愁长叹客 小玉龙
说罢告辞将身欠 双足一蹬旧腾空 出了胎閃城一座
沙江不远咫尺中 这玉龙 将身一恍原形现
摇头摆尾一条龙 过了沙江沉水底 登时間
天至宫外立身形

不言三太子来至水晶宫外且说金背二妹自从奉書假变沈沙女引逢焦休放上了南岸去放雷火回至宫中分派蝦兵蟹将好々的看守宝珠屏不许丢去隐焦休放吞来一更回是几天的光景不見太子的回音二妹正杰憂虑只見北海的夜叉来报说千岁回来了说话之间只見三太子近了宝珠屏姐弟二人相見心中欢喜玉龙归坐只見那些龟背鼋鼍鱼鳖蝦蟹齐来参見玉龙眼望金背二妹口称々々前者見了書信可曾照言行事金背二娘口呼贤弟

金背二娘 余听代唤呼贤弟 愚姐说来你细听
前者按牌知此事 调動手下众水兵 把黑贼
水中混的失迷路 不分南北与西东 奴家变作沈沙女
将他引诱往南行 谁知道 果然休放撒雷火
烧了江岸楚营中 后来之事难打探 今日回宫有何因
玉龙说 皆因来不过焦黑子 惊空我去调龙兵
谁知孙赵来刺客 逆龙法術我迷踪 無奈何
假义投军見張兴 呼他帮助好成功 谁知反到遭羞辱
我今回到水晶宫 娘々你 快些施展逆江务
过了六日我好行 调取龙兵将他报 也与張兴把功成

二娘说 些须小事交给我 逆江能挡楚国兵
速回胎閃报音信 六日以后你急行 三太子
听罢告辞二娘女 去回胎閃且不明 先表母龙金背女
立刻出宫不暂停 取出了 聚务瓶見托掌上
口中念咒显神通 金背二娘多玄妙 果然他
逆江冷务有奇能

这坊逆江大务非全小可不相平常的海务此务内中代着腥风细臭知若是人拿見必要頭疼眼痒四肢無力書理交代明白言为正傳且说孙武子自從用移尸计之后歇了一日次日升帳商量过江之计忽見軍卒来报说沙江水面大务迷漫内中代着腥臭难拿武子说这是沙江之中龟鳖的瘴氣無妨吞为多怕务散云消眾我知道探軍各应下帳而去这些事俱各不表且说玉龙三太子回到胎閃見了張兴把見了金背二娘的言辞说了一遍

小玉龙 说罢从前一往话 張兴余听不暂停
中軍快打聚将古 前所归生把令行 忙分付
中軍快打聚将古 只听花腔似雷鸣 外边京都争战将
一齐近所見元戎 这張兴 手提令箭朝下呼
霍仁霍义与彭成 黄奇四将速听令 只听下面有人应
一个々 打弓口内等元帅 有何軍令且言明
張兴说调兵十五万 沙江北岸下連营 多々的
预备罗古在营中 軍卒擂打不消停 見部暂换齐呐喊
过了六日在近城 我本帅 金沙雖边安营寨
风凰山顶还张風 截拦楚兵不过陵 十天之后大成功

張興說　本帅施展退江务　还要调取中龙兵
不怕孙赴有仙術　皆叫他　滚汤泼雪一般全
中將聞听說得令　立刻正府去调兵　張興跨上八岔鹿
率领搭彼大小兵　中人也领人合马　登時间
沙江一代下連巴
沙江北岸安営下寨全沙滩也有人马張興在凤凰山顶踩風
北岸上是三軍贼罗古青鸣这个信可旧报与了武子天仙全
伍孛中將代兵预备好与張興打仗白预备了一天没見人马

前来大务送江望对面又看不見只得防守总而言之一連旧
是三日武子了心中納闷这个务下的奇怪预待要占算心中
一想此乃天公之事何必犹疑雨雪皆有運阴想是大务也有
天仙想罢傳令中將暂换輪流防备敵兵刦寨又說江务一放
此一日大漩江中將荅應总而言之这个务一連旧是六日才
住有人报与武子
沙江内　金背二娘妆冷务　不見細雨共腥風
云妆务散天清亮　一輪紅日正当空　有人来

京报天仙孙武子　老丁奔听長咲咨　欠起身形离坐位
率领中將往外行　中軍外　一齐上了能行马
正了元门预走砲　一齐来至沙江案　勒马往北看分明
这天仙　慧眼遥观江北岸　密〻杂〻下連巴
旌旗指展分五色　鋭刀劍戟亮光明　又则見
凤凰山上扎巴寨　金沙滩内有左兵　风摆坐纛书大字
陈蔡吴闵三处兵　帝波的　帅字旗飘冩几字
旧知四围下連巴　武子一見犹吟咲　瞎把張興骂几声

你仗着　兵廣將廣屯江岸　要想截擄万不能
老丁马上正思想　李王一旁向一声　口中說
祖帅何不傳將令　踏排战船渡江中　武子奔听腮代咲
叫声孙〻你听明　只因为　羞辱張興結下恨
沿江下寨有敵兵　必須用计將他破　抢岸奪江好战争
且记着　行兵必須黄道日　今日明日不可行
开日建日皆黑道　后日是除可行兵　忠孝王
奔听此話將頭点　說着奇近大巴中　不言南岸楚兵事

且把張興明一明　看了看　大务已散心中喜
忙進昭閣見玉龙　这一去令三太子　預备着
下回書三太子江湖河海去請擎龙

正是信阴阳者明灯指路不信阴阳者黑地瞎推孙武子皆因素
日善晓阴阳能知祸福故此說是这双天偏〻又是一个黑道
日子不宜行軍只善着后日才是黄道好过沙江与張興交兵
这且不表且說張在凤凰山顶扎巴瞭望一連禁了六日的北
風江岸上是擂古鸣罗三軍吶喊晝夜不斷也是这六日江面
上的大务已收天清氣朗張興傳令止住了声音这妖道伴〻
得意离了凤凰山跨上了仙鹿進了昭閣回轉帅府至堂下了
脚力面見了玉龙三太子忙〻归坐口中說展下江中的迷江

的大夯已收今日又是整々的二十一天了大概逆龙法也没有了日期已满孙武子还没渡江你还不去養空取旧等到多咱玉龙点头说帅主我旧此告别了说着取了令牌说元帅如若取旧回来我必差遣夜叉赔来送信武子如若过江用龟尿碳砂写在牌上沉于海底与我送信我好预备张典拿听口说知道

三太子
眼望张典等元帅
洗耳留神仔细听
多者三日必回轉
少者五日旧回程
捆取那
水卒龙兵齐来到
大家聚在水晶宫
元帅不时须辛苦
瞭望楚兵过江中
如若是
武子闹般要寄信
大家努力好成功
张典拿听说知道
金牌接过笑盈々
小玉龙
说罢站起一拱手
双足一踉旧養空
张典一见心大悦
帅府等候吾不去
且说那
求旧的玉龙三太子
去了那阁一座城
是龙法术俱散去
南北东西任他行
送玉龙
招展金光往上起
悠々荡々在空中
一直先扑东洋海
后奔南海请孽龙
然后他
又扑西江与北海
来往奔驰快似风
三江五湖都走到
九河处々请龙兵
半空中
论走也得好几载
神龙何用片刻功
来往十万八千里
只须昼夜立刻成
小玉龙
他到各处全请到
奇扑汰江不暂停
手擎空中生叅务
来了那
一百三十九条龙

玉龙三太子把五湖四海三江九河俱各到聘请的那都是作耗的孽龙齐说我等随后旧到那五湖兄乃是洞庭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太湖那四海兄乃是东洋大海南陀伦海西流星宿海北琦溟海那三江兄乃是洋子江钱塘江乌龙江那九河乃是黄河洋河混河渭河漳河济河淮河泗水河滹沱河一共是二十一处共调了一百三十九条作耗的孽龙代了一万三千虾兵蟹将鳅鲇鲤鲫龟鳖蛟鳄鼋鼍等类不上双日的工夫都到了汰江水底

众龙兵
一齐来至汰江内
玉龙接至水晶宫
大家谦恭朝里让
齐近宫门往里行
来至了
宝珠座上齐为坐
两边虾蟹献茶羹
茶把掬盏接下去
玉龙含春把列位称
叫一声
同族亲眷合手友
洗耳在上细听拿
小龙各处々聘请
可喜齐聚水晶宫
我今日
邀请不为别的事
听我细我綿内中情
当年子胥将兵借
吴国帮助动大兵
伍子胥
报仇平郑要伐楚
军师武子掌权衡
娘光弑兄夺大位
剑刺娘寮一命坑
李顺着
人马要把汰江渡
焦燕下海要擒龙
杀了我父弟兄双
直到如今数载零
杀父的
冤仇至今无处报
时々刻々里在心
谁知伍辛平五国
子报父报现回兵
又打过
汰江所过要报楚
如今南岸下连营
前者略施一手段
战船沉落在江中
恨又恨
焦燕黑贼又下水
连伤四将显其能
小龙一想将他挠
谁知道
吸呼一命丧幽冥

三太子说列位宗亲我与焦休杕在宫外交战谁知黑贼果然利害険些兄没死在他的手内我要脱逃指望各处求用谁知

道孙武子他用迷魂法将我迷住不能脱身幸遇胆阁的元帅收由在他的帅府之内等了三七二十一天方能脱身逃去所以才把年位京亲约请前来只求助我一膀之力若能替父报仇列位的恩有重报又不敢忘这些孽龙拿听此言一个々齐声说道三殿下只管放心常言说的不错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殿下的父仇必然要报尤如我哥的亮然一样

众孽龙　一齐口中呼殿下　拔刀相助理上通
太子只管将心放　不惧淮南楚将兵　三太子

拿听此话心欢喜　朝上深々打一弓　玉龙吩咐排筵宴
虾兵蟹将不消停　则见他　七手八脚齐动手
调桌摆凳放团屏　锦绣毡毯铺上摆　设下珊瑚与水晶
上几道　稀奇海味人间少　异美鲜馐妥果精
玉龙太子忙让坐　各按远近弟合兄　大殿中
二十四桌排两酒　坐下一群作耗龙　鼋鼍蛟龙把玉盏
鱼鳖虾蟹捧金瓶　一个々　侍盃换盏说又笑
猜枚行令喜盈々　高谈阔论讲武义　各言自己水中能

又听得　笙管笛箫音乐响　画古打的振耳鸣
虾婆螺女弹又唱　龙下歌舞在殿中　又听得
孽龙争盃又讲话　说道明朝去战争　楚兵过后兴波浪
战船一口吞腹中　孽龙一声说大话　又谁知
京动了一位女魂灵

水晶宫群龙聚会京动了一位沙江的龙母这位龙母乃是当年抱石投江的浣沙女只因伍明辅报他回转沙江与浣沙女盖庙塑像封为江龙母那玉龙三太子心高气傲听见是子胥所封他可旧心中不服成日家不服不服可有一件好处浣沙女虽是鬼魂住在江中无拘无束由着他逍遥自在那些水怪精灵也不敢冒犯自从那一日谏言解劝玉龙有毛如鹤诱坏々把他撑到了水晶宫烈女一气旧有二十多日没到江内这日仙魂正从水晶宫外所过一抬头只见门外屯着有许多的龙兵海将又听得宫里笙管振耳不知是什么元故

浣沙女　听见宫中音乐响　外面屯着无数兵
仙魂一见心中想　这番热闹大不全　心中想

不知今日有何事　大排筵宴在宫中　台头细看龙兵等
不像沙江众怪形　又则见　各有执旗与生纛
上边有字写的清　江湖河海有名色　每杆旗下一簇兵
浣沙女　看罢心中说是了　必是庆贺各处龙
何不近去看一看　忙移金莲走入宫　门上的
夜人不敢来拦扰　仙魂近殿往里行　站在水怪身背后
望上观瞧看分明　但只见　许多蛟龙来饮酒
耍笑喧哗在殿中　又见孽龙说大话　要与楚国争一争

那怕他　将有千员一齐上　兵有百万大家冲
只用弟兄施威武　吓他全丧大江中　浣沙女
听罢垂在一片话　不由心中吃一京　口虽不言心犯想
这件大事不非轻　只当是　水晶宫中排佳宴
群龙相聚挡楚兵　商量绝断沙江路　搅海翻江坑楚兵
郢州的　明辅与我有恩忠　江边盖庙把我封
伍辛难把沙江过　谁能替旧郢州城　我奴家
不知此事尤自可　既然知道别庄禁　趁此前去将机泄

好叫他　便防近孰作耗的君　浣沙女說军將身轉
急忙走上水晶宮　仙魂这一去報信　下回書
孫武子雷砲分兵霹掣擊龍

正是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湧泉之报这句比語說的旧是浣沙
女的好处皆因他受过明释之恩心〻念〻总要神报他听見
了眾擊龍之言急忙走了水晶宮要泄机与武子好叫天仙使
防水怪仙魂走了江心味滿〻抬展金光起在空中竟救了南
岸來到了楚營至中军帳仙魂在空中往下現看只見灯烛輝
煌照如白昼浣沙女在云端上当神則見武子天仙在中军大
帳本坐揣到誰而的男女眾將議論軍情烈女口中不言心下
暗呼我如今有心按落云頭下去答話怎奈这些楚將俱是男

眼見胎难分真假孫武子乃是太罗天仙雖則可笑見面若等
今人散了又怕担惧了時候有〻我如今不如寫下一辦東帖
空中抛将下去武子一見心下自然明白浣沙女想罢叫一声
当方土地何在沙江的土地听見呼喚急忙來至跟前推背弓
自口尊龍母相召小神有何使令仙魂說快看近文方四宝我
用工地答應吹口之力將过紙筆墨硯
半空中　仙魂忙展花箋紙　土地一齊把墨研
浣沙提起斑竹管　登時寫了字一篇　發放了

沙江土地为神位　東帖抛下碧云端　一阵旋風吹近帳
浣沙回江不少言　且說那　武子中軍聚眾將
眼望住亭把話言　明月一程渡江去　大家忠勇抢江渡
只三千号　战船軍兵三千万　今日要派將八員
焦休伏合柳盖他　中文龍石风小英豪　李建風
焦識王禅王敬号　八个人頭隊好附舡　抢过北岸齊努力
大家代兵踊芭盍　顧哨的　撥回空舡到南岸
人馬过渡莫遲延　黄蓊朱莫四健將　四位王妃是八員

抢北岸　照着頭排是一聚　大家努力球照陶
空舡在渡大眾將　伍孝与我在后边　眾戰將
才要答應說得全　一阵旋風至案前　飄〻摇〻一字東
眾人一見說罕太　一个〻　上前伸手拿東帖
聖人忙把眾人搁　口說此帖從空降　一定是
雖有天机密事情
聖人說天降東帖定有机密尔等不可現看与我俱各退后　戬
眾將答應一声退〻的在旁站立武子天仙一伸手把東帖

拿起用手打開在灯下留神細看上面共寫有八句言語
兵阻沙江風浪催　擊龍敢自调兵力　五湖四海眾朋友
还有江河水卒随　作耗成群大聚会　須防月下有灾危
大船埋备吞龍附　特报天仙早挽回
后边又看有一行小字上寫受封沙江龍母浣沙女之魂暗报
机密眾情早宜防备須当仔細小心要紧〻〻
孫武子　看罢東帖上的話　想〻顶上走真魂
半胸回过一口氣　伽業答穷呼报心　想当初

只为闹宝伍明辅　贪尽三毛七孔心　平郢伐楚将他报
更早江东保吴君　雖知道　老了吴天反为臣
夫差即位作龙墩　只为放回越句践　敌国之仇作好人
即勾践　近献一个西施女·　惑乱夫差行昏事
孟世忠良丧了命　明辅劖眼又劖心　姑苏城
只从屈死擎天柱　江东遍及将人责　焦燕郢州去报孝
懒坏救王合伍辛　忠孝王　替父报仇与人马
干戈抖起灭烟尘　只为大摆四象阵　无奈我二次下山林

也是我　始终折为伍明辅　要与子胥大报冤
佩越平吴破来戒　一日擒拿五国君　明知道
扭天别地弄不好　皆因师徒我连心　兵至临江遭风浪
焦燕拎龙惹祸根　因此上　临江关志羞缓与
结下冤仇海样深　调唆玉龙取去旧　水晶宫
聚会群龙一大群
这如今群龙聚会又有水怪海兵要过这一道沙江到只怕比
登天还难这可知何是好武子在灯下越思越想心内着急

把双眉紧皱附中说罢了〻〻打墙也是動土〻〻也是打墙
不如我一狠二狠索性大破来戒我又把这些孽龙〻得罪〻
武子想罢叫一声列位军这一联东帖方才看过乃是上天防〻
肠内中的言词不敢泄漏天机你等暂且各归本帐有什么军
情明日在议我与家人自然必有道理　哦　忠孝王等一齐告辞
各为本帐歇息暂且不表
且说那　武子打发众人散　眼望毛遂叫一声
禅教二人休伺候　一人灯下用神功　三个人

答應咨自归后帐　圣人伸手不消停　文房四宝忙取过
展开黄表墨研浓　别〻〻　如柳栽花一般仝
字〻端正写的清　武子灯下写哀表　所为请雷擎孽龙
之要是　素常临敌或摆阵　如若用雷至现成
不过书符念咒语　雷部神祇下九重　今一日
雷砲分兵事情大　伤害一百四十条龙　孽龙修行也不小
性命相关别当轻　孙武子　故此先写请雷表
须先知会九天宫　应元天尊准了表　太后雷砲好分兵

此营中　话已言明归本传　写完哀表到果传
欠身出了中军帐　指头仰面看虚空　但只见
民何肱〻星晨朗　忽中吉打正三更　武子手仗戟看剑
掐诀念咒不消停　只听得　半虚空中云磨响
持符使者露形容　云端之中将鼓打　口中说
法官何事快言明
持符使者躬身控背口呼法官相召吾神那边使用武子圣人
一見口中说無事不敢亵渎尊神今有请雷神的哀表一道相

烦尊神送至九天宫雷部掌印的天尊台下投递持符使者答
应将哀表接将过去口中说谨遵法旨脚驾祥云咪喻〻蓄空
而去武子回帐等候回信这且不提且说持符使直扑了雷部
九天宫而来不多时到了宫外将哀表交与了四帅旧把来义
言明回为了本位部章张陶四帅接过哀表入了宫中来至了
大殿门外伺候九天雷祖登殿
雷部中　四帅宫中来伺候　九天雷祖把兵登
只听一阵钟声响　香烟缭绕满殿中　但只见

对对幢幡与宝盖　双双彩扇有金童　雷部中神排班站
應元天尊坐居中　中神旅　一齐参見九天祖
天尊坐上語高声　尔等下方查善恶　妖邪鬼怪与精灵
如若有　忤逆不孝奸恶子　五雷轰顶不留情
從边中神齐答应　法音傳宣違旨行　則見那
御案阴部上轉　口等雷祖請听明　今有天仙名孙迎
公文真人有表封　持符使　方才投遞宫门外
不知表内有何情　伏乞圣日来观览　说着将表放案中

九天下　坐上伸手拿起表　拆開仔細看分明
從頭至尾讀一遍　九天雷祖瞻吃京　叫一声
雷部中神听我講　这道表表了不成　元秀武子將山下
又入紅塵降五行　帮助小耗兵旧楚　汶江阻路過玉龍
三太子　聚会江湖水卒等　要合天仙賭鬥争
孙迎一心破佘戒　故此上表近天宫　他要害
一百四十存性命　这件大事别与輕　好生之德為本等
上天齐不怪中生　这件事　我也难忠难主意

不知我去見三清　孙迎乃是三清教　可行可止自太明
雷部之一見教主　推备着差遣雷廣成老道進聖旨

時才話表九天雷祖心下為难故代准了哀表这件事情重大
一百四十条草龍的性命非同小可再者天有好生之德此事
难行天尊心中一想说孫武子乃是三清门下道教的徒弟他
有教主所轄还如今將伍子表文我何不轉達三清教主可行
則行可止則止自太有一个定夺九天了想罢將表從新案上
拿手高擎双身离坐下了大殿双足一蹤脚駕祥云出离了北
天宫直扑了清霄紫府玉虚宫来不多時来至了玉虚宫门外
向宫门侍者言明就礼侍者往裡急轉且说三清祖师正太在

宫中谈講道德真經侍者禀报有九天應元天尊前重（王）宫外说
面見老祖三清吩咐有請不多時九天了来至宫内要祖一見
就问说雷部天尊手拿何物不知到此有何事情雷祖口呼三
位教主今有下界天仙孫迎中了一道請雷的哀表小要不敢
专取以轉達三位祖师过目说着將表文朝上一遞元始天尊
忽忙打開了表文三清教主一齐举目观看
上寫着　道教玄门徒弟子　孫迎虔誠上表文
自從隱仙大聚会　竭力扶持楚伍員　帮助他

平勤伐楚冤仇报　後保吴国作大臣　老赴松棚拿勾践
雷震杭州一郡民　到後来　姬光駕崩立幼主
天差会道酒色昏　释放越王回本国　山海冤仇怀在心
他君臣　鋪謀定計近西施　鳴精戮乱害伍員
望月楼中双劍服　翠花宫裡劍剖心　可怜那
盖世忠臣死的苦　勸怀他娘兜鍒根孝　伍子一怒兴人馬
替父报仇把冤伸　因此我　二次又出隱仙观
灭越平吴把恨伸　付又回兵去救楚　路阻汶江水孟津

又誰知　孽龙作耗难过渡　现今家会打成群
还有妖道老張奕　截住船関捆拷人　千思万想无计策
因此上　哀求雷部众等神　借仗神威助一陣
难忘大德与洪恩　我孫通　先上一道通知表
右按天書六甲文　少若延遲悞法令　那時節
休怨凶羅众等神
三清教主看罢了家表不由的京疑不止开說道善哉〻〻孫
延修成了大罗神仙之果位為何起此恶念要用五雷擊死这

一百四十条蛟龙性命非同小可豈能輕易伤害若是大破了
杀戒只怕昊天玉帝嗔怪他今就在我的门下須当解劝他回
回心轉意視好三清想罢太上老君望下用言謝雷部天将且
請回宫我这裡自有定奪九天了闻听告辞回九天宫去不提
且說三清教主打發九天下去後叫一声廣成子何在只听一
声有人答应說弟子何候
廣成子　下面答应說何使　呼喚弟子有何情
座上三清齐分付　立刻下凡到楚营　見了那

武子孫延将他劝　好言好语要說明　早奔红尘归正道
免得堕落五行中　廣成子　闻听答应說知道
弟子遵旨走一程　說着辞别三清主　离了清霄玉虚宫
這仙家　双足一踩騰空起　脚架祥云快似風
一边走着心中想　暗把武子叫几声　只因你
静中思動将山下　帮助伍辛大变兵　今朝要把沙江过
誰知遇見作耗龙　安心你　雷炮分兵显手段
九天拜表告三清　老祖宫中差遣我　廣成子只得走一程

見了你　金石良言将他劝　趁早回頭免禍星
廣成讚嘆催云霧　直扑沙江水孟津　登時间
相离楚营不甚远　空中老祖看分明　只見沙江煞氣滿
果然内有作耗龙　又則見　一座連营安数里
梆鈴不斷人打更　廣成子一見不悞急　急忙〻
按云攬霧落在沉平
咧一声廣成落在中軍帳外脚扎了实地叫一声大罗天仙何
在且說武子正在灯下等候回音听見有人叫他連忙出帳外

一抬頭看見了廣成子口呼祖师来了駕到早知仙駕前来弟
子該当远接〻待来遲在祖师的面前請罪一隻手把成子
讓進大帳各按等次归坐武子就问說祖师老了不知仙駕降
臨有何見教廣成子說吾今到此非為别事只因你上了一道
請雷家表要害那一百四十条蛟龙的性命三清教主慈悲不
忍你大破杀戒故此命我下凡解劝于你
廣成子　坐上代咲開言道　孫延賢徒叫一声
神仙果位非容易　百煉千磨别当輕　就犹如

銅眼扶針一般樣　乳沙求油一羕同　既然修煉成大道
不該身落五行中　想当初　离了高山隐仙洞
鱼腸会上動刀兵　暗使專諸去行刺　二命但傷被你坑
到后来　扶助姬光登龙位　兵下钱塘起战争
姬慶死在岳离手　是你主谋把事成　保休欣
沙江下海将龙斬　是你借劍起禍星　平鄭滅晋又代楚
一路伤了多少兵　果然是　子胥拔把冤仇报
到是你为帅掌权兵　後来大赴松棚会　雷震杭州行事由

絕不該 娶妻生子圖歡樂 不該杭州練女兵
不弓雷通逃了命 嗳呀把 大罗神仙摆水中
既然回轉德仙观 就該养性修行 改过前非是正礼
絕不該 又下高山调领兵 手起代吴干戈動
姑蘇日鎮五国龍 到如今 同兵救楚沙江过
与張興 陽江閑忘罢才能
廣成子說孫避兵阻沙江小玉龍拥路唯怪他兵波作浪這是
他要报父仇群龍聚会也是你十二年前种下的灾祸何苦你

偏要拟天行事我还有几句良言若是别人只怕难以消悟你
乃是大罗神仙何事不知何事不曉豈不可龍乃是天地间最
灵之物秉陰陽五氣從造化所生怒則生風喜則致雨若大搆
破世界若小芥菜子藏身為活几千年的算是小龍竟有生長
不老之為就与你我作神仙的一樣非是一朝一夕苦修苦煉
好容易修成了一條蛟龍的果位
何況是 一百四十条性命 只怕龍天不肯容
旺時旺運全不明 運敗時衰了不成 这如今

况且不事自事己情 何苦要去惹灾星 搁过手罢歇心罢
早去归山去修行 常言道 各人自扫门前雪
别管他人瓦上霜 早弃邪崖修道慢 大罗神仙作的成
孫武子 听罢廣成一夕話 老祖連了為二声
並非弟子不听勸 有个元故在其中 这如今
妖道張興他人馬 聯到親拥挽楚兵 又有孽龍阻江路
猫鼠仝眠一義全 我若是 不破未成难过去
只怕难保郢州城 当年未出隐山观 有言在先记的清

我孫避 一心扶助淮南將 有始定然要有終
為人一場為到底 枉来不能落哎声 若要是
半途而廢归山去 可惜辛苦一場空 还有一句断絕话
說与老祖細听了 大罗神仙愿不作 务必要
滅尽沙江这群龍 打破昭关拿張興 还把陳蔡二国平
那時節 兵围郢州淮南郡 眼观子胥入祖營
伍員的屍骨归土了 方显师徒父子情 那時了却平生愿
搃送下 弥天大罪我虑服 五雷轰死也瞑目
万古千秋留美名 老祖不必往下劝 明朝雷炮要分兵
武子說罢一夕話 把一位廣成子閉口无言似哑庸

真是閉口藏舌安身处々廣成子听见了孫武子的遠見
絕斷的言辞点頭讚嘆說善哉々々說孫避你不因不由就是
說兩这们一句話来日后你要是中了誓愿那時節休誤從勝
既然你一心要破未戒我总有金石言言也劝你退异累性之
人也罢我有只句要紧的言词須要謹記懷中若要遇难临頭
到要乱了真性只用當一卬解开还不失本來的面目廣成子
說罢一拱手叹身說請了頭也不回嘶架祥云回玉虛宫去有
不提也不言武子具說小玉龍三太子在水晶宫中定害宗親

至二古方散三太子写了一封書信交与了夜叉叫他近昭貞
至帅府后堂与張興下書夜叉接过去了水晶宮脚架腾配去
了沙江且休了昭闗慈而言至后堂見了妖道將書信呈上書
明来义夜叉告辞回宫交令不表且說妖道張興說肴来書原
来是玉龙把三江九河五湖四海共调了一百三十九位宝龍
还有龙兵海將一万三千之衆張興看罢满心欢喜
且不言　張興附身知音信　先把武子明一明
自從走了廣成子　不多一会交五更　又听得

金鸡报曉天大亮　武子欠身往外行　陞坐中军忙分付
军政擂鼓莫消停　只听得　聚將鼓打如道至
京動淮南虎一棚　大小战將齐上帳　只听甲叶响连声
忠孝王　率領众將見武子　天仙坐上語高声
昨夜覌看仙東帖　叫我一陣把功成　令一日
貧道另派众战將　必須接令好施行　說有接令朝下叫
盖光左与盖光庭　柳美焦斌四員將　只听得
下边答应身打躬　武子說四人接聽令　四路催船好渡兵

大小的　船隻一概全催趱　又日限期運江中
四位英雄忙答应　一齐接令出大营　来武子
又把五老軍门叫　上来了小將名城养　老了老中快挑選
百程挑一精壮兵　挑選他　一万四千籐牌手
領倫听用好交鋒　养成不忙接令箭　云中軍
挑選籐牌不暫停
武子者了又望不听盖大將軍盖二將軍何在有　哇　弟子盖英
盖守伺候武子說二位当年曾在昭関鎮守此处地方頗熟不

論鄉村鎮店軍民百姓人等如有姓雷的挑選他一百五六十
名限明日午時前后齐到大营伺候听用不得違誤仙家的話
剛才說完盖英盖守一齐開言說国师老了若要姓雷的不用
遠处去我离此四十里之遥地名兒就叫雷家庄有五百多户
家並無二姓一盖俱是姓雷武子聞听满欢喜既然這等真凑
巧二位即去挑選务必要年力精壮的才好
盖家的　弟兄二人接令箭　出帳去上雷家庄
武子傳令众將散　天仙独坐等時光　直坐到

更深半夜交五古　武子親身写表文　铺下黄表忙研墨
特饱霜毫细思量　灯光下　淨手虔心書催表
字〻行〻寫的清　上寫隐山名孫避　只為孽龙阻沙江
求乞普化天尊駕　差遣雷神降下方　作日裡
虔诚曾上頭道表　今夜又上二道章　前言講过免重叙
爷依法令下天堂　只为有　三道表至急速降
雷炮分兵好过江　定滅孽龙建悮限　拜求那
天尊垂圣细端詳　武子寫罢封催表　念咒召請不慌忙

持符神　使者接表辞武子　祥云一蹤起金光
来至九天宫门外　交与四帅近展堂　九天了
覌看却是催雷表　天尊坐上细思量　此事重大催的紧
好叫为难無主張　不知我　亲身还把三清見
向〻教主放心腸　天尊想罢將身欠　手捧表
云光忽展走慌忙
九天雷不敢自专登時来至玉虚宫外才要往祖師处只見那
廣成子出来了老祖看見了天尊就問說雷部天尊到此又有

何事九天门回答说道贵教门徒孙避又上了一道催雷的法
表故此前来请问三清教主的是不广成子说天尊不必再讨
示下昨晚我也曾亲自下凡再三的劝解叫孙避回心转意岂
知武子痴迷不悟赌咒发愿也要大破杀戒伤害生灵大略难
以相劝随即回宫缴旨三清教主也是无可奈何湛他自作其
孽你我不必枉费唇舌天尊请罢
九天门　听罢广成一夕话　告辞老祖转回宫
只等三道催雷表　莽齐天仙法令行　且不言

普化天尊雷祖事　再把武子明一明　打发使者持催表
中军坐到大天明　忠孝王　率领手将齐参见
两边列摆中英众　盖英盖字进大帐　变令二人齐打躬
口中说　姓雷的挑了一六百　人人精壮正年轻
武子前所将头点　操左营中听令行　又则见
柳盖侯斌上大帐　后跟尧庞与尧众　四人参见变军令
祖师老了在上听　孙孙等　四路催的船不少
三千六百有余零　大小渡船与战艘　湾在沙江把舟停

孙武子　前听点头说是实　共合六千河渡兵
雷姓之人也有了　大小船只可已行　这些人
往下忙把军政叫　上帐前来把令听　江边速搭台一座
预备香烛多鲜明　朱砂黄纸合新笔　伺候我
催请雷部众神灵
军政官口中答应尊令圣人说法台要高三丈六尺必须要速
快军政等令出帐抵白去不提圣人又问莽将军呢莽成即忙
答应上帐武子说你一万四千藤牌手可曾挑了无有莽成说

乞上国师俱各照数挑齐武子前听叫一声八家英豪听令只
听下边连答应柳盖侯斌盖尧盖尧庞柏楨安印姜英不凤
进八位小门参见武子说战船一共有六十余号拣选大船要
一百四十只编为次序傳在江边听候过渡湧令又叫五营军
门莽成把你挑的藤牌手一万四千分在一百四十只船上每
只船上共六藤牌一百船头上各安轰天大炮二两位
孙武子　坐上又把莽成叫　每船炮手派二名
船至心在点炮　登了北岸一齐攻　藤牌手

一下战船齐奋勇　八将率领踏贼营　必须要把船[illegible]破
违背军机问典刑　齐莽成　口中答应说得令
出营代领藤牌兵　个个身上穿软甲　绑腿鞋足末下坠
尽都是　头上勒着虎壳脑　单刀一〻快如几
挽挎藤牌画兽面　一万四千猛烈兵　分在了
一百四十只战船上　两尊大炮在船中　预备炮手在江下
八位英豪调派停　只等着　将令一下好过渡
先表武子在营中　又叫盖英与盖字　二人答应朝上行

这天仙　取出一轴雷神像　往下分付二人听
当相挑在中军外　出着上边〻义形　挑来的
雷姓只用一百四　扮作雷部众雷公　齐在江边伺候我
少时法台要点名　盖英等　二人答应撑着像
挑选雷姓扮雷形　任子又把伍字叫　孝王门才往上行
武子说　一同男女众战将　老少魁元大小兵
人马六十四万整　分为五队快拔营　把灵旗
抬在江边把船上　伺候炮雷好分兵　一百四十声雷炮响

一齐上船看勇争　灵椎变与四然将　共破船阅好立功
武子营中发将令　下回书雷炮分兵大显能

正足朝中天子三宣不如阆外将军一令孙武子代令已毕代
领王祥王鳌毛遂黄敬朱杨薛中英文四员然将不中军帐五
了六世登时来至江边只见法台业已搭满了武子分付把姓
雷的百姓叫过了十名忙问百姓叫什么名了告诉我知道
我姓头派事人前听中了报名题一名叫雷德胜武子说好一
个吉祥名字第二名雷成功三名雷得力四名雷大振五名雷
大声六名雷振远七名雷振敖八名雷振蛟九名雷振江十名
雷振龙武子听过十个姓雷的名字心中大喜分付盖字每人

先赏一定白银成功之后按名俱有重赏武子说罢登台等候
写表祭雷且江不提且说张兴接了三太子的书信来至凤凰
山瞭望只見沙江南岸摆列的大小船支不少真有五六千支
又見人马沿江北岸大队成道看罢口中不言肚内犯想看这
个光景孙武子今日要过沙江快取金牌上写信说在江底通
知玉龙三太子好叫他早作准备
　这张兴　说着取出硃砂笔　沿着龟底不消停
登时写在金牌上　差遣家将下山峰　你急速

沉在江中快回转　家丁接牌不暂停　金牌沉在沙江内
夜叉接过进宫中　空碌溟　西見玉龙三太子
孽龙一見聚群龙　商量少时出波浪　堵挡天仙武子兵
水晶宫　群龙聚会先不表　且把武子明一明
立罢十个雷名姓　上了法台看分明　但只見
沙江之内船去满　桅杆密密扯风篷　前队船支一百四
一万四千藤牌兵　还有那　二百四十名火炮手
大炮二位每船中　八员小将分各队　立等令下就兴兵

早岸上　大概儿郎扎大队　大小战将抖威风
雷姓扮作雷公样　都在台前把令听　这天仙
看罢多时心欢喜　暗说今日定成功　说着武子提新笔
暗饱硃砂擎手中　蘸了的　掐诀进印口念咒
仙家妙术果然灵　特受了写符（的硃砂笔）　这天仙
下了法台然风平
武子天仙站在台上特受了硃砂笔下了法台眼望德胜雷姓
等闲言说是家百姓听真忠孝王的这六十四万人马今日全

仗着你等之力好过这艰险的沙江你等听真过来每人手心
上写一道雷符上船之时须要紧紧攥实听見炮响即便撒手
临时休要害怕人马破了贼兵个个俱有重赏武子分付以必
把雷德胜叫过来在左手心里用神笔画了一道雷符派在头
船上又叫雷成功过来也如此派在第二支船上书中可要剪
断一百四十名俱各画符派在了一百四十支大船之上
姓雷的　派在各船有次序　人人船上咲嘻嘻
只等叫你去打仗　元来不是去临敌　谁知道

这位天仙会武法　灵符画在手心裡　少時听炮响一声
撒手一定有玄虛　不知道　空道灵符作何使
八成見咱咱去拿　不言可雄私淡论　先把~~天~~天仙提一提
一回頭　又叫船上开炮手　只等你細参听知
紅旗一展開舡走　皂旗展動別延遲　先点炮
江中如若風浪起　在点二炮要收即　炮手闻听說為令
上船各條站班齊　这武子　諸事派妥不代慢
抬頭仰面看天時　只見天氣多清爽　万里无云过刷時

这天仙　看罢又指法台上　掐诀念咒說妖即
霎時更改乾坤变　一片陰云黑霧迷　為的是
遮住張興看不見　好拘雷部众神祇　天仙又写三道表
字字行行写的奇　这武子　不用拘遣持符使
恐怕担擱悞午時　速忙口念催符咒　灯光上
火化灵符真快急
孫武子灯上火化催雷的灵符托着这一道表章腾空而去也
武子急忙又写了數道催雷的灵符速忙摘下了網巾打開了青

絲赤脚蓬頭手仗着截肯宝剑眼望玉虚宫跪倒磕頭口中呼
三清教主弟子孫臏今日無奈要大破来叔伤害沙江的孽龙
眷恳九天雷部众神速降武子祝讚已必立起身形又在灯上
燒了一道催雷的紫符到任名公可要把准了表章是一連三
次催雷的灵符也消之着武子燒了第二道灵符拿起了这三
道灵符
这武子　拔状宝剑忙念咒　六甲灵文七字真
真言咒语念三遍　手舉灵符火上焚　咏嘯了

一道火光往上起　直扑界去召雷神　雷部神祇不怠慢
驚了天宮紫彩云　咔嚓了　只听空中雷声响
金光招展降九霄　九天應元顯神通　坐下跨定黑其麟
又則見　鄧辛張陶挑馬道　庞刘苟畢后随跟
電母亂幌照妖鏡　佈霧童子忙佈云　二十四
天君雷舉令雷將　架定雷車吊火輪　收云攬霧往下落
滿台以前見圣人　九天丁　空中不把別的叫
武子天仙為又為　三道表文催雷咒　吾神下界問元因

廣成子　相劝不肯回心文　扭却蒼天淂罪神
武子听罢忙程躬　口呼雷部普化真　並非是
孫某如今不省悟　只為孽龍恨痛心　今日若不破示成
急过沙江水孟津　望乞那　天尊施威將我助
除却一縣孽龙根　九雷要借天雷力　必須要
為希天書六甲文
武子說只用八部雷神霹靂响一百四十声違令接天書听敗
雷部天尊卷底起在空中隐在云端之内單等令牌一响立刻

施行且說武子在法台往下高叫旗牌官先展红旗舡到了江
心在展皂旗不可違悮戒旗牌官答應站在高坪之处把红旗
展只見大舡閙放頭一支一動第二支也走来至江心内皂旗
一展只听咕咚一声炮响且說一百四十條孽龙正在水晶宮
等候只聽見江心的炮响就知道是楚兵过江玉龙忙問那一
位宗条当先大黑神威上去走了就有东海敖龙他口說恩叔
愿往
这敖龙　說罢鱗甲只一抖　當身出了水晶宮

撹浪翻波往上蹿　帳牙舞爪抖威风　登時间
行見江心明亮了　特别水面霧散了　剪尾搖頭將巨口
要吞船上衆兵　頭船上　炮手一齐不怠慢
火繩一晃不消停　一声炮响山搖動　雷德贼一見好不情
左手一撒嘀拉响拉　掌心雷起振天廷　空中的
八神雷神不住忙　闪光一晃令人惊　九雷借着天雷力
天雷所伏炮威风　只听得　一声雷炮彼此响
擊了東海这蛟龙　焦頭烂额鳞甲吊　这一霎

天灵擊碎大窟窿　皮囊吊在江南岸　犹如沙轮一艇座
看了看　腸有十围長数丈　看怔了楚国将兵丁
台上武子频嗟叹　掌聲連了叫几声　可惜你
苦修苦炼几千载　今朝死在我的手　红旗岸上又一展
二支船走快似风　刚到了　江心之中皂旗展
炮手運忙点火繩　一声大炮震天地　沙江又有一條龙
這是那　西海蛟龙很了耗　抖擞出了水晶宫
翻浪攪波如山湧　張牙舞爪抖威风　他一心

要把大船吞着腹　搖頭摆尾令人惊　二船炮手不怠慢
裹天大炮似雷鸣　雷成功一見撒左手　刷拉下
掌中响雷振天廷　空中雷神忙不迭往　一声大炮令人惊
雷声也响炮也响　这不就擊死了西海的壹條蛟龙

吴越春秋

二十七

七言排律一首

油壁香車不再逢　峽云無跡任西東　梨花院落溶々月　柳絮池塘淡々風
几日家寥伤酒后　一番肃索禁烟中　魚書欲寄何由達　水遠山長處處同

残数罢念一不多觉下演一部秋疑通俗忠孝英勇吴越春秋全传昨日言至何方表净归结至那段節目上文書言請的是忠孝王回兵路阻沙江小玉龙会合張興调龙兵隔江闹智孙武子一差僕與雷砲分兵的節目但是昨日交代且說二声炮响二名的雷成功把左手一擬只听劉拉々一声雷响空中的雷公電母一齊施威只听得雷声响亮好不利害把一条西海的鎮龙頭顱擊碎從空中吊在了南岸把那些楚兵楚将只嚇得京疑不止只見又粗又長寔太的雅看武子也在台上看的明白点頭讚嘆可怜他修煉几千余年今朝喪在吾之手内支又支舡直扑了北岸分付把紅旗再展

旗牌官　江岸又把紅旗展　三支大舡把橋搭
船到江心皇旗展　炮手連忙恍火繩　只听得
咕咚大炮京天地　沙江又起一条龙　北海的演龙彝甲抖

飄々出了水晶宫　沙江上　攪波着浪往上湧
剪尾摇頭起在空　張開巨口噴云雾　舒爪要抓舡上兵
船上的　炮手一見不怠慢　慌忙点炮怎消停
第三声炮响山摇動　雷得力一見不容情　他把那
左手一張劉拉々响　背心雷起振天庭　空中神圣忙不住
闪光一恍全人京　果太是　九雷借的是天雷力
天雷所仗炮威風　炮声一响雷也响　罢了北海逆演龙
只振得　身上彝甲紛々落　天灵擊碎大窟窿

尸囊摇在江南岸　好一似　高搭浮桥一条全
嚇坏淮南兵合将　圣人台上噴連声　闻言不把别的呼
紫陪定々那住声　只因你　結拐成群来作耗
几千年修炼一场空　武子台上要传令　忽然间
心血来潮不寧净

武圣人才要傳令展旗忽然一陣心红来潮嚇了一跳連忙掐指把文袖占了一课早知其义哎呀吸呼之间伤损我几舡人的性命元来这孽孽龙此一番要齐心並力作耗他那里既会並力我这里旧会並雷砲一定是这个主义不言武子也有了准备且說水晶宫中玉龙三太子見叔龙鎮龙復龙玉去了总未見回来放心不下只見北海龙又慌々張々跑进宝殊厦报乞展下得知方才三位大王前后出去指望江面吞舟谁知俱丧在了黒雷之下报知千岁乞令定夺

三太子　听罢夜叉一夕话　心下着忙京又京
闻言不把别的呼　列位宗亲那住声　都只為
一心要把父仇报　捨死妄生调旧兵　三江九河都走到

五湖四海去勾兵　多亏了　列位宗亲心切热
冤死叔怒卿玉龙　指望並力拿武子　賊居淮南将与兵
三位叔父指頭阵　谁知道　前后俱遭雷下坑
妖道神通法力廣　枉费心机用不中　到不如
散了云来散了罢　这段冤仇报不成　玉龙正然發急躁
来了全背女蛟龙　口中说　兄長不必生懊恼
豈不白费一场功　小妹今有一拐兒　並力相持可成功
玉龙说　表妹何為相並力　全背二娘呼長兄

武子所仗法術的 掌心雷响可立功 方才是
三位叔父分前后 一雷一个丧残生 如今派下三大隊
也分次序一齐争 頭一隊 十位宗亲有五陣
二隊五十位打威風 三隊齐都去陷陣 七十七位
一擁而去把功成
金背二娘说那孙武子一支手不过發一个掌心雷双支手他不过打俩如今並
為三隊挨次先去给他个措手不及諒那个畀子他没有这段了
雷牙並力相持可保全勝乎孽龍拿听一齐说公主的此计甚妙

我等旧依此计而行乎孽龍在水晶宫商量此事谁知又被浣
沙女听见了急忙写了一聯柬帖悄〻的丢了水晶宫脚架神
先奠补了南岸把柬帖搭在了法台桌案上武子一見拏起来
晓看上写着四句言词
孽龍並力要相持 頭隊十个二五十 三隊一齐来作耗
须防末尾七十七 后边贅有说沙女又来报信
孙武子 看罢柬心欢杰喜 口中無語暗沉音
方才多说我指畀 知道孽龍拼力拼 並不知道有几隊

那時抵擋貴京神 若不亏 沙江龍母来报信
只怕多伤大小軍 武子想罢忙分付 旂牌台下要听真
傳下令 所有戰船分三隊 挨次前后要记真
頭隊十支先開路 二隊五十支要攪匀 余剩下
七十七支第三隊 你等留神要細心 紅旂一展開船走
旱旂一展响雷音 沙江中 如若遇見風浪滚
一齐点炮要留神 旂牌台下说号令 登將傳与船上人
八員將 指揮水手分派定 一排一隊尽看兵

武子台上不急慢 令牌敲動请雷神 告知了
雷部天尊普化祖 按数發雷要记真 頭隊十雷孽龍種
二隊五十打業根 七十七 雷声大振罢三隊
八部雷神各用心 武子台上不急慢 忙分付
展旂開船要留神
圣人在台上傳令展紅旂開船旂牌答應把紅旂一摇頭一隊
十支戰船走動如飛似箭来至江心旱旂一展这十名炮手不
敢代慢一齐点炮只听得咕咚〻〻声音响亮尤如地裂山崩

京動了玉龍三太子眼望孽龍開言口呼列位宗亲分作三
隊前去要緊須要齐心努力孽龍一齐答應一百三十七条孽龍分
為三隊丢了水晶宫后跟着金背公主他可不在其数很随玉
龍為的是帮助兄長替父報仇一齐忿勇前来且說頭一隊的
十条孽龍当先頭陣
沙江里 十条孽龍摇頭陣 大家努力抖威風
張牙舞爪翻波浪 摇頭擺尾响風声 船上的
炮手一見波浪起 忙点大炮响十声 十个炸雷的不代慢

齐撒左手不消停 只听得 劈拉〻〻連声响
掌心雷起振天庭 空中神圣忙不住 閃光連忙令人京
真正是 仁雷借的是天雷力 天雷借仗炮威風
炮也响来雷也响 罢了十条作耗龍 一个〻
顶门擊碎鳞甲吊 皮囊尸身墜岸中 武子台上頻嗟嘆
傳令展開把船撑 第二隊 五十支船忙還聚
風蓬扯起快如風 船至江心旱旂展 炮手連忙悦火繩
只听得 震天炮响山岳動 江中来了五十条龍

成群打粉往上起　盖云架务使狂风　一个〻
巨浪吞舡如兒戏　惧牙舞爪闹烘〻　五十名砲手齐点炮
霆环一振阵虚空　各舡上　娃雷之人搬左手
掌心雷起响连声　空中雷神齐施勇　闪电恍的满人红
劈拉〻　九雷借的是神雷力　神雷也伏炮威风
砲声响亮雷响亮　罢了五十条作耗龙　一个〻
鳞甲齐落天灵碎　尸骨皮囊似紫棚　高搭浮桥在南岸
看枉了淮南将与兵　武子台上频嗟叹　六十三条龙命坑

孙武子　付又台上傳将令　准备有
要伤那七十七条作耗的龙

時才話表孙武子雷砲分兵在沙江南法台之上拘遣八部雷神一
蓮擊壓了作耗的孽龙六十三条过六十三支战舡扯起了風蓬直扑了
沙江的北岸有五營軍内乔成率領舡上一百藤牌手一百驍刀手共是
六百三十名藤牌六百三十名楚兵好抢北岸过且不提且说
武子往下观看剩下了另三隊七十七支战舡在江中專听号
令圣人往下傳令大小男女战将兵丁等不必扎隊急速快些〻
上舡少時雷声响亮过去尔等随后抢过江岸去蹈老孟先破
了那關要紧忠孝王任辛拿听連忙吩马步三軍上舡率楚兵

亂紛〻登跳上舡江岸内一共是还有六十余支战船兒进大
十四万足兵勾閑杰后任辛一仝男女兵將上舡把明輔的灵
權交与了黄歇蒋申朱擴莫文四員鎮將俱各上了战舡武子
在台上看的明白心中暗想说不得的这一陣要滅不了沙江
的这伙孽龙圣人想罢傳令在展紅旗〻牌官把紅旗一展江
中的七十七支战舡走動
过一隊　战舡走動如双槳　要过汪洋水孟津
舡到江心車旗展　只听大炮响連声　咕咚〻

連珠大炮如雷振　京動龍心小玉龙　水底聞言高声叫
列位宗親莫又称　六十位　宗亲去了無音信
少主吉来多主凶　此陣大家齐努力　奮勇当先争一争
申龙苍龙说知道　三層下　又曾放心快玉宫
我等先拿孙武子　后吞大小申楚兵　杰后再
吞了伍辛焦晗子　曾叫个〻丧残生　说着一齐朝上起
鳞甲抖〻長威風　三太子　玉龙当先領頭哨
后跟七十六条龙　金背龙母押后陣　报恨雪冤助長兄

忽拉〻　翻波湧浪江上　围住战舡裏行凶
各舡炮手忙点炮　連响七十单七声　大概的
雷娃之人搬左手　掌心雷响振天康　雷部中神齐忙乱
閃光乱恍眼难睁　九雷所借天雷力　天雷所伏炮威風
七十七声　霹雷七十七声响　裏死了
七十六条作耗龙
正是遭劫的好難在数的难逃响了七十七声炮打了七十七个大焦雷
又擊了七十六条孽龙这内中独把个小玉龙脱逃还有金背

毋龙兄妹众个一見梦狐不祥一齐跳云要想逃命谁知半空
中的鄧辛張陶庞刘苟畢八部雷神與電娘〻看的明白一齐
说不好若是走脱了小玉龙如何交法旨说着随后追赶登时
之间把个三太子围住一齐神器並举動手厮杀金背龙女随
后他也赶到見八部雷神围住了他的兄長不由的冲〻大怒
喝一声好毛神还不退后休得京嚇我的兄長
金背女　说着〻了冲〻怒　手擒金刀火焰生
玉龙一見威风長　摇身一恍变人形　手拈着

梨花战杆高声喊　兄妹杀力恶相争　雷神抖搂威风長
半云半务比雕太　半空中　二龙大战玉雷帅
法台上圣人吃一京　说声不好忙不住　走脱玉龙了不成
他乃是　起祸根苗罪魁首　他要逃走有衬星
圣人说着双足跺　脚架祥云起在空　口中喊
雷部尊神快退后　等我捉拿这畜生　玉雷四帅众边内
玉龙一見勁無名　一声喊　闲言不把别的罢
什身子連了那住声　当年主谋害我父　結下宽他山海全

小玉龙　说着掉鲵分心刺　武子一見噴連声
側架艮鉈撒左手　掌心雷起振天庭　傍边的
玉雷四帅齐努力　唰拉〻雷响令人京　一声响亮京天地
擊死招灾小玉龙　死皮囊　咕咚吊在沙江岸
金背女一見魂梦京　随光逃了金背女　下回書
抖起干戈不太平
不言金背女脱逃且说天仙雷擊了玉龙三太子只見九天应
元雷声普化天尊生騎墨其麟帅領雷神二十四位天君来至

武子的面前口呼大罗天我等尊奉法旨将一百四十条孽龙
俱在雷下尽行除治特来交令望乞發落施行武子耳听控背
弓身尊一声雷部天尊众位神祇有劳列位的法力既然事毕
请尊神回归本位说着口念送神的咒语只听得空中呼噜〻
雷声响亮齐架祥云回九天宫而去且说武子发放了众神祇
云穢务又落在了法台之上
孙武子　落在台上朝下看　仔細留神看真假
雷打的孽龙如山積　沙江南岸晾龙身　数了数

岸上一百三十九　玉龙飘在大江心　一座艮塔差多少
皮囊横躺碎顶门　这天仙　看罢点頭心嗟嘆
修行二目泪纷〻　闲言不把别的叫　擊降群龙枉用心
若知时务不作耗　你等们　岂能雷下尽归阴
苦修苦炼非容易　尤如沙里澄黄金　可恰你
寒来暑往熬岁月　春長秋藏度光阴　能会兴云能致雨
龙乃為灵本是真　好容易　寿数熬到几千岁
一但無常休怨人　並非是我破杀戒　皆因守等使欺心

过正是　未曾害人先害己　报应循还针对针
你们造下逆天罪　更我明知惹祸根　今日我
伤了一百四十条龙　将来我有大难临　玉雷裹顶脱不过
明知孙逊罪業深　老了嘆罢将台下　忙傳令
大小战将听我云
武子下傳令大兵过江且说过江的那一百四十支舡顶头的
三支雄〻的到了北岸恐怕梦狐不敢揽岸又等后边的来了十
支又等一会只听得雷炮一陣响亮又来了五十支大舡上有

篆牌楚兵人多胆壮起来这才一齐觉岸嘀嗒的战将吹声了
一声喊车有三千六百篆牌手在前六千三百执刀手来在后
上了队江的北岸旧闯近了三国的大寨边三座营盘不曾服
作篆牌兵到了跟前登时间旧杀在了一处拿敌兵是乱罚齐
督尤如骤雨霍仁彭程黄奇三将督着兵迎头好一指他敌恶
战
但只见 队江北岸交了战 马步兜郎往上跃
六千三百篆牌手 齐心努力踹营盘 后跟着

六千三百骁刀手 扬威耀武敢争先 拐闯人马齐呐喊
一齐亿勇猪闯发 篆牌兵 前跃后跳满地滚
钢刀亮舞吐光寒 又下里对面合上伙 又听后面喊连天
元来是 七十七支加拢岸 大小偏将勇无边
七千七百篆牌手 也有骁刀在后边 一共是
二万八千真勇兵 闯近三座大营盘 只听一阵兵刃响
削瓜切菜一样同 篆牌手 素日习练能上阵
犹如猛虎怎遁拦 篆牌乱恍迷人眼 战马京慌跑又颠

右手的 削刀揣无破马腿 又则三军透胆寒
骁刀兵军多猛烈 双刀牵起照项删 连一队
楚兵拾死不顾命 安心今日破拐闯 紫困的彭程心害怕
不敢迎敌怕上前 保国的 霍仁心京说不好
要想得营只怕难 要将黄奇早赴命 会合黄茂弃拐闯
只杀的 金古旂幡播满地 折弓乱窜似堆山
悲声惨々人叫苦 血水成河一般般 江岸上
敌兵难挡篆牌手 失机败阵奔拐闯 霍仁彭程齐赴命

二人齐扑金沙滩 心想前去找根兴 找他代兵堵闯夜
双员将 一齐竟扑凤凰岭 忽听得
文炮声响元来是伍孚督兵到面前

不言霍仁彭程来找救兵且说七煞神在凤凰山上瞭望谁知
孙武子渡江的时候早用云务把江心掩住所以他只听见雷
响炮响黑漫々一点形踪也看不出来赶出时只听见一声炮
一声雷到后来炮声乱响霹雳交加妖道心里疑惑忙向仙鹿
说道友借仗你的慧眼睛一瞄雷炮乱响是什么元故仙鹿早
旧知道假左不知说是道友这里务条船々连我也看不出来
根兴听说把腿一拍眼睛々赶在空中亲自观看正是八部雷
神困住了玉龙武子用掌心雷内光一恍露出了形迹只见艮塔相似的一条白龙死

在万雷之下从空中吊在了江内妖道一见心中纳闷忽听河北
岸上喊呼连天仔细往下观瞧只见三座大营乱成一处说声
不好连忙驭云拨务落在半坡只见有无数的篆牌手乱踹军
营才知道是楚兵过了江了又见对面来了二人尽至跟前一
看是霍仁彭程二人说元帅不好了楚兵杀上了北岸快去堵
挡根兴说往跟我近闯调取人马
且不言 三将回城调人马 先把伍孚明一明
催趱大兵来过渡 舟行江面快如风 武子下

代領毛遂神鰲爷 旂旗軍政把紅登 擺下法台全不要
右面催紅賀大兵 前边的 大概戲紅音批岸
青紅上了馬能行 聖人隨后也來到 立刻傳令那滿傳
忠孝王 代兵先把昭閣破 今日务必要成功
任辛養應説知道 帥領男女全無在 音催馬
過了金沙灘一座 看見前面纂牌兵 任辛擺鎗傳將令
快俩里老取関城 只听得 大小三軍齊呐喊
吹仁灘南探甲兵 兵下三軍頭里跑 馬上尔即催走着

只听得 三軍呐喊京天地 刀鎗乱舞下絶情
前有冲巷纂牌手 后有尔陰勇烈兵 穿败的
大老一座也踏破 谁人敢挡这支兵 雖而华將如猛虎
征駒戰季似欢龙 但只見 人々都把威風抖
谁要相搁命必坑 杀过金沙灘一座 一抬頭
看見昭閣鉄壁城

過了金沙灘鳥昭閣不返任辛傳令我兵急速殺上前去只听人呐喊以々旧如海湧山崩一表且説張輿立刻近城把城門

各国人馬大小戰將全都調將五來安心要与楚兵决一死戰七煞神催督人馬五了昭閣走了没有一里旧与楚兵从下里擋了个滿怀妖道在底上抬頭旧看見谁而的軍兵势乎有点毛々的有心要撤回人馬一时間又不能了無奈何只得高声傳令々大小戰將各国的兄弟既与敵兵对面尔等須要忽勇当先千万的不許退后

只听得 三軍呐喊山摇動 要与楚兵大厮杀
忠孝王了催人馬 手將催駒把馬撤 龙虎王

老將休欽双眉皺 益英盖字用鎗扎 姜立石晋掄方刀
安仁杰梅配把馬扣 假隨着 軍門介成戚風抖
一班小將乱如麻 焦斌柳盖朝上闯 虎龙晃熊大厮杀
还有那 柏楨姜奚与石凡 安印掄木往下砸
四位王把齊忽勇 軍中欢仁女妖洼 大小的
三軍猛烈如狼虎 馬步兄弟咬剛牙 乱軍之中南尋对
無非乱戰混厮杀 使鎗的 杆打光扎紅光冒
三股剛义及脚扎 水磨下打天冒盖 剛刀闪々放光華

这一边 王明鐘李明亮々 那边樺村又鐵砸
这边掄動宣花斧 那边旧是紫金抓 只听得
嘆以呪以人頭滚 尤如切菜与削瓜 穿孩的兄弟齊呼苦
哀声不止泪如麻 只杀得 血水成河抹脚面
陰風陣々不住刮 將不雇兵々不雇將 只杀的
滚的漫天色的色

这一陣交兵打仗非全小可只杀的天昏地暗紅日無光霍仁霍又彭程三將估量看不能保守昭閣暗々的代領殘兵敗將

各四本国而去不表且説張輿兔有法術到此之際难以施展無奈何弃了昭閣一拍八卦座咪滿々騰空而去竟自逃走难南的人馬把三国的兄弟杀了个大敗弓輸無奈的死了乱刃之下有命的四散奔逃昭閣城東西门大開忠孝王傳令大兵进関男女手將催動三軍一齊近城武子圣人代領徒弟四位鐵將保着明輔的凤攆也进了昭閣入了帥府

孙武子 进了帥府忙傳令 介成急速領大兵
昭閣西门外三十里 找道暂且扎下老 追介戚

代兵扎老且不表 且說武子坐研中 分付孟英玉帅府
姓當的百姓放玉城 无人是 一定白銀賞給
了卻分兵帮助功 孟英頒賞給百姓 當姓回家也不晌
圣人他 眼望中将肥含咲 到位当神仔細听
當他分兵破来戒 傷害無數命生灵 我孙迸
這下達天大罪恶 只恐将来不善終 所為子胥伍明輔
好容易 攻破昭關一座城 張與這一脫逃走
必是別处去勾兵 業障不肯歇心又 还有九場恶战争

趣有這 得勞之兵軍心整 星夜回上郢州城
解圍埋葬伍明輔 了卻心頭事一宗 那時節
依旧为山修行去 不曾到人旁与共 武子說有将身欠
西下巨戲鎮守城 定武子 玉閣佛全兵投案
三声大炮旧拾老 不言武子與人馬 急回来
表々脫处的金背龍
不言武圣人回兵旧楚且說金背公主自從當下脫处眼睏与
他的兄長玉龍三太子命喪在當下急忙々借遁光回了洮江

近了水晶宮只見那些龜鱉鼋鼍一个々目瞪痴呆公主是泪流
满口中說可怜那些位遠近宗亲尽死在了孫武子的手内我想
这段冤他奴家要报說为分付夜叉告訴外面很随来的龍兵海将叫他
他们自己回为江湖河海前去报信夜叉答应通知了那一万三千龍兵
一齐奔了洮江各回巢穴不表且說金背二娘分付水卒小心
看守这龍宮海藏
金背龍 眼望蝦兵与蟹将 偏对看守要留神
我今立刻到南海 黄龍潭内有門亲 是我的

恼桑姑父与姑母 求旧前来把恨伸 郢州雅南找武子
这拿伍辛焦休欣 这母龍 现着搖身玉海藏
奔了沙江架起云 指云展务不代置 直扑南海大江滨
这龍女 一只走着一只想 可恨武子太欺人
倚仗神通法力廣 请下五雷四帅神 伤害了
老火亲族真可恨 可怜个々命为阴 只是為把父仇报
反到代累这些人 我一定 見自姑母頻哀告
调将勾兵把恨伸 龍女思想推云务 云光拈展奔江濱

真正是 云中那有夔花者 各内没有杏花村
正走中间留神着 南泡滄海面前存 但只見
海島名山栓几处 一望無边罕京人 滔々白浪焦天滔
滚々江畔洞又深 登時間 到了黄龙潭一座
果然另是一乾坤 四围週遭天連水 海島一座在当心
这龍女 看罢之時放云务 蕩々悠々往下沉
站立这山潭嶼下 二眼睁睛細留神 这一座
黄龍深潭地方大 若比洮江增万分 公主正然观潭景

潭中水响似龍吟 巡海夜叉上海岸 二鰻招呼訴元由
金背龍 这一潭中見姑母 准备着
调兵来帮七煞神

適才話表金背女龙正在潭边站立忽听得水声响亮巡海的夜叉一声叱咤叫何处來的精灵胆大在此窥探龙女闻听代咲口呼夜叉煩你通报就說沙江金背女娘求見夜叉闻听說元來是公主随我來且在宮外等候代我替公主通禀說着下海頭前引路金背后面跟随过了分水牌楼來至水晶宮外庭叉進宮通禀不提且說这座黄龙潭有一条鰲背滄龙乃是沙江烏龙的妹丈烏龙只因争夺这座黄龙潭被虬龙損坏了二目后來鰲龙报仇才得了这座巢穴也有数千年了生了一位金鰲太子可喜这鰲背沧龙一心向善從不與波作浪又守着普陀山落伽島常听菩薩講经所以心闹物現書理交代明白言归正轉夜叉他报与了蝦婆ゝゝ連忙進了宮中見母烏龙口尊龙母外有沙江的金背二娘龙女公主前來看望母烏龙娘ゝ來了老龙母闻所满心欢喜分付蝦婆快請蝦婆傳話夜叉說請進宮內相見

不多时 宮外進來金背女 参見姑母在床前

口尊姑母身康健 侄女金背來问安 老母龙

坐上探手說罢了 分付左右快來挽 螺女一旁設坐位

二娘坐下仔細覌 看了看 姑母上边合二目

难解其中旧里情 蝦婆蠏女將茶献 烏龙上面问婵娟

我的兒 你的兄長他可好 金背闻所心痛酸

口中連ゝ尋姑母 細听侄女言一番 只因為

任辛與兵平吴越 回到沙江把芒安 兄長想起杀父恨

一怒與波沉战船 有一个 黑賊休欣下了海

劍斬龙宮將四員 玉龙一怒臨軍隊 强弱不敢取券难

無奈何 江河湖海去求救 宗亲代兵帮助咱

楚芒有个孫武子 本是一位大罗仙 誰知他

未卜先知將神請 雷炮分兵堵閘滄 一陣之威全伤害

連兄長 一百四十喪黄泉 小女得便逃了命

不然雷下也命坑 無奈前來見姑母 求姑父

雪冤报恨把亲怜

金背龙女說道其间悲声慘切龙母闻所泪流满面口中說可怜玉龙姣兒死的好苦想当年吾兄吾弟二人皆遭焦、休欣所害那时節我旧要與兵报仇誰知你的姑母又被虬龙扎了我的二目只到如今二目失明我如何替你出氣也旧是白干着急無法子可治金背女闻听此言这才知道他的姑母二目失明这却如何是好龙女正自發闷又听得龙母叫声我姣兒走身如今难作主义少时等你姑父前來你们卩兒俩个從常商义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这龙母 說着往下忙分付 設擺筵宴莫遲延

手下螺女其斋查 蝦婆來问把菜端 上几道

諸般海味人间少 真有鳳髓与龙肝 蝦婆把盏來斟酒

螺女一旁把菜端 姑侄女 二人正自來飲酒

忽听宮外闹声喧 齐喚大王回來了 又听脚步响連声

宮门外 近來老少人双个 容粧結束不非凡

龙女偷睛留神看 二人相貌非等闲 这一个

九梁頭巾廂珠宝 黄蝦龙袍身上穿 皂靴一双登足下

磨瓔玉代束腰间 天生成 面如藍靛紅須飞

顛倒涂牙唇外番 身高休胖多力莊 形如苍古代吴彥

卯一个　東髪金冠插雉尾　淡黄袍服花朵鮮
腰中緊計勾玉代　厚底烏靴足下穿　生成的
身高八尺背膀寛　劍眉朗目方海口　海下微々有鬚鬚
龙女上下細留神　金背女　看罢老少鰲龙到
慌忙离座款金蓮　口芓姑父侄女拜
万福深深拜展前
金背龙女一見認得是姑父連忙下拜口中說侄女金背女恭
拜老苍龙一見心中大喜說姑娘時常我与你姑母想念你兄

妹两个今日是那陣風刮你到此处說着伸手拉起只見金鰲
太子上前打弓口芓姐々小弟金鰲拜見龙女連忙还礼口說
兄弟可好說着一齐归坐两边伺候的蝦要重新正里杯盤换
酒添菜忘而言之归坐飲酒々过几巡菜过數位老苍龙就问
故娘今日到此不知还有何事金背女闻听口中嘆氣归把那
已往之事滔々不断又細說了一遍
金背女　又說已往從前事　沧龙听罢好伤情
口中只叫三展下　可怜嗚呼把命抗　这如今

父亲之仇尚未报　自已落得丧幽明　代累多少残生命
令人闻知真惨情　忽听得　金背二娘芓姑父
細听侄女說分明　父兄之仇双要报　特到龙宫請救兵
老苍龙　闻听此話長吁氣　姑娘留神仔細听
並非不肯將兵借　几宗大事要听明　頭一件
孫遥武子神通大　劍海移山法力精　金辰黄旂諸神帕
还有蛾眉劍二条　你想々　江河湖海宗亲等
一百三十九条龙　打伙成群吞武子　还叫天仙雷下轰

何况我　如今業已皈三宝　常听菩薩去講経
事々皆知輕与重　善恶臨頭自然明　旧讓我
所為亲情領水卒　焉能取券是实情　更甭不成反頦犬
又叫别人作笑声　劝姑娘　不必痴心生妄想
要想伸冤万不能　苍龙說罢一夕話　金背女
闻听无言似啞聾
金背二娘闻听老苍龙的这一片言辞可旧凉了半截了剛在
座上默々無言又听得龙母說姑娘方才你姑父說的恨是況

且那孫武子名揚四海法力無边孩子你别招惹是非是老身
宮怕你哥々到請了一百三十九位宗亲那一个沒有好几千
年的修煉連你哥々还被他一雷一个全都丧在他的手内你
姑丫若是找了他去不用說咧他也是照方兒下葯可也不是
完的留着我们这条老命喝粥罢你要安心报仇去往别处請
去若是不报仇好孩子你就住在我这黄龙潭内
金背女　听罢龙母一夕話　暗々奪手心下沉
早知不上南陀海　反悬叨々費嘴唇　正左了

一句俗言說的是　事不違心枉徒然　莫若奴家尋武子
豁出一命与他拚　姑侄女　想罢多时長吁氣
口芓姑母細听真　從今以后不丟念　奴家叔起报仇心
这如今，　辞别姑母奴同去　早回沙江要安神
說着欠身忙离坐　拜别苍龙就轉身　老苍龙
明知金背心負氣　假意含春咲臉迎　分付金鰲送姐々
龙女堵氣旧蓄身　送金背　出了黄龙潭一坐
双足一跺旧滕云　龙女归宮吾不表　書中单表女佳人

出尚了　南沦苍海黄龙潭　不由陣々好傷情
指望到此將兵借　振恨雪冤拿武辛　誰知道
龙父龙母怕武子　闲言闲語反説人　吽我别处去取救
那里有我省已親　金背女　悲々切々推云务
一坐大山面前存　清雅幽淨仙人府　内有長生不老春
金背女　抬頭奔目留神看　但見松柏綠陰々
青鸞白鶴空中舞　麋鹿啣芝打成群　又則見
週圍一片是大海　明显一代紫竹林　龙女看罢心中喜

就知此处是覌音　腑内暗々自思忖　說道是
我今如此這般行　哀告菩薩帮助我　捉拿武子与伍辛
想罢收云朝下落　這一上山准备盜出经卷文

正是雁飛不到处人被利名牽這句話就說的是金背龙女回為求救這才撤兵而回路過普渡山落伽島只見祥云龙罩瑞氣盤旋不由渴欢喜說這不覌音大士在此修煉之处我何不上山哀求問一問此仇可報不可報在作定奪龙女想罢一接云頭落在了落伽山下只見週圍是海紫竹成港龙女正然覌看只見從必崖山后走出一位巡山護法看見龙女一声大吒吆何处的精邪快把来文言明不然將你拿住龙女聞听口尊護法我乃沦海黄龙潭内鰲背沦龙的侄女特来求告大士護法聞听說你乃是沦龙侄女今日不巧菩薩方才代領金童玉女護法韋它上了西方樂極樂国会仝文殊普美去朝如来赴三乘大法佛会去了改日在会龙女聞听菩薩赴会去了可救動了偷盜之心連忙告辞回頭就走

金背女　告辞護法回身走　双足一跺就騰空
一直竟奔普陀后　幽辟之处落流平　去列那
立山后后拿主义　思量展轉在心中　可巧覌音赴佛会
不知何时轉山峯　現如今　菩薩不在慈航调
何不如此這般行　偷進紫竹林一座　盜几件
佛宝快离落伽峯　淮南去拿孫武子　大段冤仇氣也平
龙女想把主义定　摇身变化妙无穷　变作了
感应韋它一般仝　架起祥光往上冲　来至前山朝下落
直扑山门往里行　好一个　胆大心不金背女
竟奔蓮台不暂停　裡边景致真可爱　異草奇花紅配青
双々青鶴来回舞　对面丹鳳自合鳴　支々鶴鹿啣瑶草
翩々青鸞立山峯　這龙女　无心去看庭中景
連台不远咫尺中　進了紫竹林一座　抬頭仔細看明白
法坐上　两边並无人看守　龙女慌忙往上行
慢闪二目留神看　並无法宝在台中　傍边有经在那放
急忙々　拿將起来不消停

金背一瞧没什么拿的又怕這个工夫菩薩回来這个乱子可就不小只見一套经卷龙女不好多细了一本忙々揣在怀中内出了蓮台往后所走出了紫竹林台頭一看来了两个侍者龙女一見无处可躲誰知這侍者早以看見說護法神為何又

回来了金背女灵机一動說我随着大士走至途中菩萨想起
一事差我前来告訴你等好〻看守蓮台的物件侍者闻听答
应龙女急忙出了后门一蹬云光出了南海
金背女　出了南海还本相　云光招展在空中
一直不往别处去　要回沙江水孟津　心里說
指望盗取佛门宝　捉拿武子狠易容　誰知拿了経一部
不知経内有何情　我何不　我个地方看一看
要有用处算成功　金背想罢催云务　尤如電闪一般仝

迎面前　一座高山多凶險　壁陡然前峻嶺峰
龙女一見朝下落　山頂之上立身形　坐在了
山坡之上一伸手　取出菩萨一卷經　留神細看有四字
增廣神咒寫的清　金背女　展開閃目留神看
上邊佛法記不清　無邊奧妙在其中　金背看罢長歎容
心中想　既然有了增光法　不必回轉水晶宫
直上淮南郢州去　立刻报仇擂楚兵　金背女
正然思想纔要走　忽然山下喊連声　龍女低頭朝下看

远〻来了一支兵　但只見　旌旂招展飄秀代
抡刀戟劍似寒星　龙女看罢心中喜　等我去
迎着兵將看分明
金背女下了山坡挡住这支兵丁去路不提且說張典在昭関
脱逃丢臉回寧波一路上収了败残人馬一萬有餘安心要会
合陳蔡兩国兵破郢州淮南先佔了伍辛根本之地然后在报
仇妖道的主义拿定代領人馬直仆楚国大路而行这一日来
至双界山前正催着兵進山口只見前哨的来报乞元帥在上

前边有員女將口称有机密軍情要見主帥張典闻听一催八
叉鹿来至前哨抬頭观看
七煞神　来至前哨勤仙鹿　对面留神仔细瞧
迎頭站了一女子　生的百媚与千娇　真有那
沉魚落雁羞花貌　傾城国色难画描　春山双道如翠代
杏眼秋波真爱人　又見他　双耳藏春英桃口
鼻倚玉柱似瓊瑶　金鳳簪上明珠嵌　雉尾双插左右飄
身穿着　魚鱗寮㓤黄金甲　内穿大紅秀花袍

護心宝竟胸前掛　宝代横珠束柳腰　配一口
斬將珠軍三环劍　玉腕擎着龙鳳刀　張典看罢高声叫
女子有話講根苗　金背女　闻听抱刀腮含笑
口尊元帥细听着　奴家並非民间女　沙江居住本姓敖
我奴家　乳名唤作金背女　玉龙太子是胞兄
因报父仇雷下死　奴家借遁我脱逃　我本那
南海蒼龙求姑母　老人失目枉途劳　敗與而归过南海
紫竹林把大士朝　又誰知　观音大士赴佛士

盗出経卷背地瞧　上边佛法穷奥妙　故此我
時見元帥講根苗
元帥所罢女子一片言詞满面堆欢說元来是沙江金背公主
失敬〻〻方才說得了菩萨的経卷不知上边有什么奥妙之
处金背女說乃是一卷增廣神咒若將神咒唪念起来一增十
十增百百增千〻增萬廣河沙流之数不知元帥还有多少人
馬張典闻听公主不必提起只因領兵至昭関截攔楚兵三国
合兵有三十余万昨日被孫武子雷炮分兵江场損的人馬不

又这如今只剩下了不足一萬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这遍
如何是好
七煞神 說道其间長嘆氣 龙女聞听咲盈〻
口呼元帥將心放 包骨雪恨把氣伸 現如今
既有一万人共馬 仗着神咒立刻增 登时叫他添百万
瞞山遍野下連营 双界山 正是楚国煙塵路
截住伍辛不能行 然后勾連陳合蔡 共破郢州一座城
七煞神 聞听此話等公主 不知神咒灵不灵

龙女取出增廣咒 照着工边念的清 这金背
增廣神咒来念動 伏家妙法果然灵 一万敗殘人合馬
忽然间 变成百万有餘零 壓地兵山差多少
金迎金岸数不清 張與一見心大樂 連忙下令就扎营
金背女 另立一营為楼应 張與安兵扎下营
單表伍辛来傾犯 在正淮南將与兵 离船閑
心中只要来殺護 馬不停蹄昼夜行 旌旂招展遮紅日
抡刀劍戟似明星 龙虎王 開路先夆領前哨

元帥养成調大兵 武子天仙在中隆 乘將王妃一齐行
忠孝王 伍辛后隊保棺木 殘將四員緊護灵
淮南大兵正走路 架云如飛走進营 口中說
前哨有人攔住路 要見天仙有事情 武子听說忙傳令
三軍暫且止行营 快把那人叫進見 登时一人進帳中
武子坐上留神看 頭頂上 一股白气往上冲
天仙这一来问話 这不旧收了黄叔央与那張與堵輸营

正是有緣千里来相会無緣对面不相逢圣人正在行营吩付把那人代来哦不多时領進一人天仙往下觀看則見那人平常打扮生得劍眉朗目微須細看只見他頂门上白氣冲空武子一見心内京疑此人大有来利但見这人双夕跪倒口称国師老卩小民叅見武子聞听說那你叫什么名字所為何事情快講那人聞听在下面叩首口等国師小民家住姑蘇城内宝代喬地方名叫黄叔央只因我在楊州一代与人傭工有十几年未回今歲归家不見我兄長黄伯央打听了打听才知道我兄跟着国師作了徒弟小人才打听老卩現今領兵回楚故此連夜赶来一来叩見国師二来看望兄長因此抖胆前来叩見武子听說滿心欢喜說黄叔央你的兄長現今我派他扶养公子在黄桑店居住我出家人看你后来必有神仙的果位若不棄嫌也跟我貧道作了徒弟

黄叔央 聞听此話心中喜 叩首連把老卩等
伯央既在黄桑店 小人情愿作徒弟 黄叔央
說着叩首在下面 武子一見面含春 分付王禪弟兄等

代至后面唤衣衿 從令后 圣人叫他將經念
打坐参禪煉道心 禪教二人忙參拜 代下叔央不必云
忙傳令 三軍起身朝前進 天仙上馬崔赶軍
大兵正走藍旂报 双界高山面前存 山口外
百万軍兵扎下寨 擋住要路似云屯 武子听見这句話
代領更將把馬伸 云鳥了 前哨勒馬留神看
对面現瞄甚是真 但見旂旛分五色 抡刀劍戟似麻林
又剎見 隊伍交杂連环寨 明显三才暗四门

漫山遍野人合馬　无边无岸尽是人
五湖四海来的水　兵山将海似云屯　不亚如
众将个〻面如金　暗思想　武子看罢心惊怕
掐住咽喉攔楚兵　要上郢州淮南去　这是合处人共馬
人生双翅馬騰云　除非是
孫武子暗自着急与代在此屯軍粮草将尽又无有别处的那
助这如何是好思想多会叫一声忠孝王你一同众将保着你
父灵棺代領四十万人馬可以從衛梁双国蹺道發陳如若缺

少粮草衛文公梁定公祖父曾授过你父明輔之恩定然伏义
接济兵馬的粮草不缺那时大展軍威把陳国围住陽佈一定
回兵郢州之危自解然后在作商义忠孝王答应撥了四十万
人馬領着一千男女众将保着明輔棺木当下了四員姪将众
家徒弟辞别了武子
忠孝王　辞别天仙孫武子　远路行程去代吴
代領人馬四十万　一千众将把帥跟　子胥的
棺木尸灵随营走　双边保守加小心　旌旗招展遮紅日

抡刀劍戟似麻林　且不言　伍辛領兵河南去
先来天仙武圣人　兵馬不足二十万　继将四員众徒门
武圣人　傳令安营扎下隊　咕咚大炮正三軍
揮下门旗安鹿角　战豪创的寬又深　紫微营
竖起一坐中軍帳　坐下天仙武圣人　三軍鍘草喂战馬
埋鍋造飯至黄昏　这老下　独坐中軍心纳闷
那里来的馬步軍　山東齐魯燕韓趙　陳蔡梁衛魏郑君
双介山　这支人馬有百万　領兵元帥是何人

明日亲身临軍隊　问个明白可放心　且不言
武子安营一切事　在来临九七煞神　藍旗進帳报張興
对面安营是楚軍　这張興　闻听摆手說知道
吩付軍卒加小心　妖道正自傳将令　從外边
進来金背女佳人
金背龙女上了中軍大帳張興一見代笑口尊公主為何不在
营盤有何話講龙女說元帥方才軍卒报到楚兵在对面安营
明早奴家前去討战得勝便罢如若是失机那时元帥在去对

敌張興点頭說公主言之有礼我这里净听回音龙女点頭告
辞出了帳一宿晚景休提次日清辰金背女代領一隊增廣兵
半夜里用佛法把玉龙的分水噴云獸拘来龙女騎上了异獸
腕騎双刀張興派了四員偏将跟随金背女助陣只听得轅门
外炮响連天
轅门外　大炮三声京天地　寧波兒郎吶喊声
一对门旗前引路　四将崔動出大营　金背女
一蹬水噴云獸　登时来至战场中　龙女分付出討战

打陣旗牌頓坐季　来至了　楚营刀指高声喊
营门小校要听明　金背公主来要战　只叫伍辛快出营
藍旗官　闻听番身進大帳　双夊跪倒帳中间
口尊国師听我禀　一員女将討战征　孫武子
闻听摆手說知道　藍旗出帳先莫云　圣人坐上低頭想
何处女将領人馬　这天仙　正自坐上心纳闷
只听下面語高声　弟子莫文出营去　拿住女将问口供
武圣人　坐上点頭說仔細　姪卩答应往外行

代領五百人合馬 炮响京天出大营 江坊上
京動沙江金背女 慢闪秋波看分明 一隊軍卒扎下隊
当先显漏鉄面熊 身矬矮小一員將 則見他
兩把短棒手中拏
金背龙女留神細看一員矬將頭代青緞扎巾勒着抹額身穿
掩心甲内襯皂罗袍腰束絲鸞代足登一双薄底児战靴生的
身高三尺膀乍腰粗面如鍋底濃眉朗目手拏着一对生鉄短
棒跳〻蹦〻直仆了江坊龙女看罢嬌音叱咤吔耶一个矬將

火往前来有你公主久等多时快报你的名来矬卩莫文听見
招呼往对面观瞧只見位美色的佳人金鳳冠双插雉尾身波
黄金甲内襯大紅袍腰束碧玉代足登鳳頭靴騎下一匹分水
獸手拏及口金背刀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闭月差花之貌莫文
看罢用短棒一指高声喊叫
鉄背熊 短棒一指高声喊 女子留神你是听
九宫山中曽李文 莫文人称鉄背熊 卯助你
忠孝王卩平吴越 你是何人快报名 龙女闻听叫矬子

你听公主要言明 我本是 金背龙女沙江住
玉龙太子是長兄 我今提兵来报恨 捉拿武子亨祭灵
依我説 叫出伍幸卯妖道 何苦替他送殘生
矬卩闻听心好怯 大叫精灵了不成 説着他
迈闹短腿朝上蹤 鉄棒掄元照頂楞 龙女一見用刀架
只听咣噹响一声 分水獸 四蹄如飛蹿过去
忙旋异獸動手爭 金背掄刀剁矬將 矬卩鉄棒把刀封
他們双 軍陣前边大交战 刀棒併奔堵輸营

矬卩他全蹿又跳 左右夾攻显其能 鉄面熊
上下前后用棒敲 忽〻只听風声响 蹿蹤如飛只一陣
搖了二娘金背女 只使淂 分水獸上流香汗
桃腮粉面赤通紅 英桃小口喘吁〻 堪〻难敌鉄面熊
金背女 一旋异獸朝下敗 莫文一見喊連声
大叫妖女休要跑 赶上拿回我立功 追矬卩
吆〻喝〻朝下赶 連蹿代跳快如風 龙女回来心欢喜
扑下双刀不消停 回手怀中取法宝 烈火明珠执掌中

不用招呼不念咒 一撒手要打这位鉄面熊

时才话表鉄面熊把金背龙女杀敗隨后追赶龙女心中欢喜
連忙扑下双刀打代布之中取出了一棵明珠托在掌上对準
了矬卩一撒手可就打将出去这才用声叱咤吔矬賊你休要
追赶看你公主的法宝打你莫文拿听抬頭观看只見一道紅
光直扑了迈面打来矬卩不認得是何邪物说声不好双足一
踩哧喃〻借遁光逃回营去龙女連忙收回了烈火旃珠又望
杭门讨战且说莫文来至中軍往里所走見了圣人跪倒口尊
祖師老卩在上弟子出营交战谁知那一女子是沙江小玉龙

的妹子名唤金背龙女我们双个人在江端赤子十几盏妖女
败阵用邪物来打弟子ゝゝ借遁光逃回見祖師卩前来交令
武子耳听坐上点頭说元来是这个小畜生话未说完只見盖
旂来报乞上国师那一員女将还在芒门讨战武子一摆手那
名盖旂回归汎地
孫武子　说着欠身忙下帐　秉家徒门那消停
天仙云了中軍帐　番身跨上馬蛰龙　芒门外
咕咚响了三声砲　楚兵呐喊助威风　王家弟兄排馬道

叔央毛遂往前行　还有那　四位娃卩保坐毒
一齐来至战塲中　武子天仙崖坐李　对面京動金背龙
这龙女　分水獸上抬頭看　打量天仙面貌容
綸巾一頂頭上代　身穿仙衣是豆青　繫一条
黄絨糸條水火和　皂靴一双足下登　手擎双把虬龙劍
坐下跨定馬蛰龙　身背后　金攥黄旂蛾眉劍
胸藏奥妙有神通　目朗眉清良盆臉　五頓長冉在下生
金背女　看罢天仙忙荅话　武子収駒休逞能

圣人耳听留神看　对面果是女花容　渾身上
我摇介来多威武　天生俊俏体軽盈　坐下跨定噴云獸
金背双刀掌上擎　孫武子　看罢龙女用劍指
叫声金背你听明　雷下既然逃性命　就应该
水府躲藏隱身形
武子说好精灵那日在雷下逃生就该远去如何又去勾兵前
来截路是要送死龙女耳听微ゝ冷笑叫一声妖妖道你用雷
打死子我的兄長我与你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四路勾兵

会合李波的将元帅共凑了兵太百萬特又在此截擱你的归
路你公主先把你狗道拴住然后在拿焦賊与狗子伍辛別要
走看公主刀来取你说着一磕分水獸手掄双刀照定武子楼
頭旧剁天仙一見微ゝ冷笑看刀臨近忙用劍招架
双个人　话不投机沓了臉　遮攔不住大廝殺
金背公主掄刀剁　寒霞滚绕放光華　武子的
虬龙宝劍将刀架　响亮一声火星発　天仙忙旋坐下馬
仙眉緊皺咬刚牙　恶狠ゝ　手掄宝劍砍金背

龙女招架逞豪侠　二人江塲動了手　刀又砍来劍又扎
蛰龙駒　旋住分水噴云獸　噴云獸吼吐龙霞
公主双刀如闪快　着人一下命花消　則見他
上三下四分门路　刀法李的真可夸　武子掄動虬龙劍
安心要斩女姣娃　只听得　双陣見郎齐呐喊
花腔战鼓振天塌　刀来劍去叮噹响　劍去刀迎迸火星
武子卩　口中只罵金背女　老卩今朝把你拿
除邪去怪免后患　活把剝皮把眼剜　这龙女

英桃口内声叱咤　氣的不住咬艮牙　双刀掄動如风快
犹如雪片似梨花　孫武子　馬上不由微ゝ笑
業障逞强是白塔　天仙馬上施展勇　虬龙劍
霞光灼ゝ放光華
武子卩在江塲一路劍法金背女如何招架在分水獸上来了
个手忙脚乱暗说不好这妖道果然劍法高强武义不弱有了
不如我佯輸乍败用法宝将武子治住是这个主义金背女想
罢須剁一刀往下大败武子一見微ゝ冷笑好畜生要想脱逃

怎得能勾一崔黄龙驹望下追赶且说金背龙女一边败阵一边回頭观看見圣人追下来了滿心欢喜連忙扑下了双刀又把那一棵烈火真珠就取将出来托在了掌上对准了面门他要打武子

金背女 手托烈火珠一粒 对准武子把手撒
似雨如龙騰空起 一片烈焰起红霞 这龙女
姣音叱咤忙招呼 法宝降邪把你砸 天仙耳听忙搂馬
瞄見邪物笑哈哈 我当是 异宝奇珍将我治

这丁邪術你自誇 圣人着说怖在手 接住宝珠用手擎
叫一声 精灵还有何法術 只受施展逞才華
龙女一見红粉面 氣的乱战咬艮牙 口中喊
妖道収了值钱宝 合该对頭是冤家 有你无我拼了罢
一定今朝把你杀 说着话 摘下双刀催异獸
柳眉直竖怒氣発 双刀並举朝下剁 二人付又大厮杀
他们双 刀劍齐挥兵刃响 獸馬横冲不竟乏
来回不过三双温 江場拔了女姣娃 只使的

英桃口内吁吁喘 香腮热汗似滚瓜 四支无力刀难举
双支膀背酸又麻 龙女並无还手力 江塢上
金背龙女真漏乏

金背女堪堪的难挡武子这双口宝劍心中一急把异獸一拍只見那匹异獸大吼一声把口一张好不利害喷出了一道白光登时波浪滔滔一片好水喷云獸把口一张冷氣溲溲陣陣水冷寒氣冷務吹人面登时平地变作汪洋大海千層雪浪如艮汗着丈深潭白茫茫乃崔浪滚如虎嘯眼前犹如洋子江大水畜花高数丈忽忽的响亮使人慌迴頭不見金背女岂知金背在水中藏

孫武子正与金背龙女交战只見一片汪洋大海不由的害怕連说是不好

孫武子 看見一片汪洋海 不由暗笑双三声
明知龙女使的法 要想成功万不能 这要是
别者之人遭水难 邪水之内丧了生 你说你会我也会
看看谁能谁不能 一回手 安侉扑下虬龙劍

忙取降邪貴宝灵 金摸黄旂拿在手 右手掐决不消停
武子口 口中忙念退水咒 杏黄旂指显神通
一道金光冲出去 仙家法術果然精 登时间
一片汪洋无字影 照旧平地战場中 龙女一見心害怕
武子委果法力能 急忙忙 一旋了水喷云獸
失机败陣要逃生 武子一見微微笑 大罢精灵了不成
我貧道 有心今日饒了你 只恐后来又逞能
看我的 法宝降邪将你打 叫你本朝把命坑

龙女耳听抬頭看 一片金光紫務蒙 龙女一見说不好
把頭一低闭二睛 只听噹的一声响 这一神石真不軽
龙女哎哟把形現 元来是一条金背母蛟龙

时才话表圣人祭起了神石打伤了龙女的脊背只打的龙犇乱吊番身吊下异獸現了元形是一条金龙腾空而去武子一見倒念真言收回法宝看了看天色以晚打得勝古率領衆家徒弟收兵回营不表且说七煞神烧典听見龙女代兵上楚营前去射敵不时的差人打听只見盖斩近帐跪倒说乞元帅老卩在上金背公主頭一陣杀敗一員健將二陣孫武子临陣杀了个难解难分被武子用邪術打敗了公主变了一条金龙逃回营寨烧典聞听只唬的京徙不止一摆手那名盖斩出帐而

去只見金背女走上了大帐烧典抬頭观看只見公主面如金紙口鲜吐红拱肩縮背走上了中軍烧典代咲口尊公主多有受京龙女含羞归座口中哎哟只嚷疼痛烧典知道龙女伤重連忙取出一粒金丹遞与金背口尊公主这是贫道的百草仙丹拿回本帐调在着伤之处就能止些疼痛

这龙女 伸手接过灵丹药 口中長吁把话说
只因要報家恨兄 沙江一怒起风波 杀不过
老贼休欣将兵调 去上三江与九河 宗亲聘請齐来到

商议一陣滅楚國 孫武子 雷炮多兵把江过
衆龙雷下見閻罗 奴家投奔南陀海 谁知枉自受奔波
紫竹林 盜去一部增廣咒 添了軍卒百万多
双界山中屯人馬 要与武子動干戈 谁知道
妖道神通法力大 着伤敗陣我逃脱 血海冤仇何时报
金背吁氣泪如梭 烧元帅 口呼公主我送养
貧道慢〻再斟酌 龙女告辞回本帐 上药养伤且不说
这烧典 独自悶坐中軍帐 心中思想犯顛奪

有心堵挡孫武子 妖道机谋見事多 頭一件
淮南衆將能爭战 男女个〻猛又頗 有心撤了人合馬
会虎志去上寧波 这如今 近退两难如何好
烧典心似滚油潑 千思万想无别计 忽然间
想起法宝壮仙盒

七煞神正自着急忽然想起了伏家的至宝自己吁着自己我把你这个无志的匹夫愿不得你常〻的失机放着自己有这值钱的法宝為何不施展〻〻呢明日与見孫遊不中与他厮杀打伏只用壮仙盒把他壮起来别说是一个孫武子就是十个孫武子我也不怕不言烧典要害武子且说圣人帅領衆人回营一宿无话至次日早旦清晨陞帐圣人往下分付衆人跟随出家人前去讨战昨日龙女言講说他与寧波的烧元帅合兵我怕是烧典

武圣人 说着往下闹言道 吽声王敖与王禅
先到敵营去要战 这般如此在軍前 如若是
诱出妖道贼烧典 山人与他堵闹滄 治住賊人将营踹

人馬好过双界山 禅敖等 口中答应说知道
弟兄双个把身番 武子欠身出大帐 左右忙将脚力牵
这天仙 忍鐙撒安上脚力 衆人悼随在后边
抗门大闹兵擺隊 三声大炮振天闹 衆战将
乱抖系江崖坐季 尔郎揭威喊連天 一对对旂前引路
三軍司命立中间 来至了 江坊三軍站隊伍
衆人身后馬把圈 武子每下勒脚力 王家弟兄把馬顛
来至了 双界山前抬頭看 一望四野把营安

禅敎看罢勃住馬　劍指托门把话言　守汛的
尔郎近营急通报　只叫侉典云营盍　少若延遲不云战
未近营中刀剁完　字波的　小校奔听不代慢
有担令旂把身耆　跑近中軍忙跪倒　口中说
元帅在上请听言
盍旂稟报元帅在上营外有楚将要战口：声、只叫帅主眷
话侉典说知道于盍旂云營而去且说妖道心喜说这是合该
叫我成功想来軍陣前必有贼牛真正是自来送死说着慌忙

把壮仙盒揣在怀内列公这件法宝是他师付瞿留孫送与侉
典茶条杖侉典偷盗棨仙盒扣仙鼓八叉仙鹿这才二下夹危
山剎言少敘且说道人怀揣伏宝手提茶条杖云了中軍帐上
了八叉仙鹿四員偏將跟随代領五百兒郎云了大寨
七煞神　帅領三軍云大寨　三声炮响振天曺
字波三軍齐呐喊　尔郎撒馬手擎刀　唰拉、
门旂引軍分左右　居中帅旂被风瓢　侉典崔動八仙鹿
京動王禅与王敎　弟兄双　单系代江勒坐季

对面西神仔细瞧　一家道教多醜陋　赤髮红須火靛瓢
天生的　膀乍腰粗多丑恶　凜：身材八尺高
一字抢乃頭上代　身穿一件䴔皂袍　坐下跨
八叉特角梅花鹿　手使茶条杖一条　二人看見是侉典
不由喜氣上眉梢　王大尸　丹田儹勁高声叫
妖道收驹你看着　侉典慢来我在此　老尸拿你把皮剝
七煞神　奔听勃鹿亩神看　認得王禅与王教
宝明火起高千丈　双眉緊皺怒冲肖　口中喊

卒毛野道休撒野　江坊李捕把兵交　说着一顶八叉鹿
手掄茶条盖顶歘　王禅用劍忙招架　这不旧
氣坏二尸叫王敎
侉典掄茶条杖就打王禅用劍招架鹿馬相冲二人交手王敎
一見冲、大怒口中大叫侉典你在昭關脱逃為何又在此处
逞勇好一个不害臊的狗道说着掄劍搂頭就剁侉典微：冷
咲好双个不知死活的業障尔等无非是狗仗人势前来冲勇
说着用杖招架二人的兵刃只听咭叮咯咭声音响亮三个人

未了个难解难分七煞神在脚巾上施展妖法掄元好似金龙
摆尾怪蟒畜身二人难以抵挡大尸心中犯想老尸叫我弟兄
二人為的是逛哄侉典云营不必与他在江坊恋战
鬼谷子　王禅想罢主义定　靈剁一劍代安心
大叫侉典休要赶　敵尔不过少来跟　眼看着
大撒征它朝下败　二尸一見也随跟　侉典一見冲：怒
大罢禅敎不是人　既杰你　妄有三合真本领
也来要战在营门　有心今日饒过你　情理难当恨痛心

说着他　霍動坐下八叉鹿　四蹄登開似架云
口中吆喝那里跑　赶上拿回抽了筋　七煞神
呐喊如雷朝下赶　对面京動武圣人　一碰哲龙朝上闖
手仗乩龙劍二根　讓过了　王家弟兄掏去路
大喝侉典好妖人　妖道奔听抬頭看　一人頭代九瑜巾
身上穿　豆青道袍襯鑒敞　腰擊黄绦代一根
背插双口宸眉劍　皂靴一双不沾塵　坐下跨
哲龙駒走如闪電　乩龙宝劍冷森：　双道仙眉分八字

一双金眼满精神　又見他　五绺長冉生頦下
腹藏道術果京人　怀典看見是武子　回手怀中取宝珍
暗〻把　捉仙盒中揭開蓋　左袖藏器袍内吞
只听武子叫怀典　醜贼休走把你拎　這怀典
明知放向高声喊　莫非孫避把陣臨　老卩吞在说杰也
魂灵云霄罗京人　怀典扣上仙盒盖　孫武子
贵身坠落战安心　对面上　登时唬怀手徒弟
到把那四姓将个〻　唬的冒了魂

吳越春秋　二十八

正是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武子听見怀典向他[illegible]遁庄圣人吞在肚也怀典忙把装仙盒盖一扣老卩的一[illegible]真性鎖進了盒内咕咚一声仙体吊在尘埃人世不知怀典中心欢喜一圈八叉鹿竟自回巷而去对面上把卓将唬了一跳催馬上前跳下了坐骑四位姓卩赶至跟前一齐抽的抽抬的抬進了大营抬至中軍帳上分付軍卒頭俻軟榻把圣人搭將上去輕〻兒的放在上面只見天仙似醉如痴昏迷不醒一齐章伴守到黃昏已後東上灯烛不多时老中交了更古武子老卩這才身子活動酥醒〻〻二目是行睜行閉瞧見了四員姓將与卓家徒弟口中说尔等众人闻听一齐说好子〻〻老卩言语云来子说祖师老〻今日臨陣当先与怀典刚才对面為什麼明坠落安心這叢昏迷不醒莫非是妖道他用了什麼邪術不成武子闻听点頭嘆氣口中叫一声列位太子若论我孫某修成了一个大罗神仙的果位总有妖術邪法我也不怕

孫武子　軟榻之上長吁氣　叫声太子细听知
今日当先去探陣　要与妖道大对敵　谁知他

未曾出世先有计　怵典设下诓骗局　他一问我々答应
真魂立刻把窍出　扣在了　装仙盒中盖上盖
登时我倒我昏迷　如今出去我酥醒　还有一件要说知
这如今　三魂摄了一魂去　六魄二魄把身出
装仙盒是伕门宝　非比邪物了不的　此盒是
釋教如来他执掌　為何怵典到手里　天仙说着又嘆氣
吾徒听我讲根苗　若说起　装仙宝盒真利害
世人听着心胆盡　自從混沌分天地　才有无極生有極

太極品

本叙三才分四象　開天闢地是伏羲
三皇圣祖来治世　五帝為君各有时　儒釋道
各立门户為三教　旧分彼此要争持　儒家治国平天下
分出文武定華夷　元始天尊　本是玄门道教主
如来釋教為第一　三教之中皆一礼　细听那
三教归一提一提

武子说何為三教归一咱门道教玄门苗下的金木水火土釋教伕门苗下的生老病死若儒教圣人苗下的仁义礼智信这上五个字总而言世间人那一个跳的出去儒家是兴邦治国受享洪福不必講論惟有僧道两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修成正果受享清福图的是无生无滅谁知後来又有截教害门各显其能比此分争强弱旧有如来与咱门元始天尊商议说我家伕门弟子慈悲為本徒子徒孫尽皆软弱恐怕後来遇見道教的仙家倚仗法術欺负我伕门弟子

武子说　岂不僧道伤和氣　欺负釋门使不得
众人闻听往下问　元始天尊讲什么　圣人说
偺家教主心慈善　恐怕後人法力多　万一欺押伏弟子
故此製造装仙盒　送与了　西方如来掌教主
叫他执掌镇邪魔　若有野仙欺釋教　一呼名姓不能活
那怕是　大罗神仙千年道　三魂七魄入仙盒
七天之内全消滅　永世不能把身脱　众徒门
聞听此話唐色变　个々唬的似楞鸡　一齐都把祖师叫
这件法宝了不得　為什么　玄门製下真法宝
反到送与如来伕　今日落在怵典手　这件情由摸不着

圣人说　欲待占算盒来歷　怎奈心似滚油潑
精神恍惚心不定　叫我如今可奈何　这武子
说着々々闭上眼　似醉如痴二目合　王禅王敖腮落泪
黄叔央毛遂怔々柯　中軍帳　黄歇朱揚级脚跺
蘇申英丈泪如梭　众将个々无主义　忽听得
营中敲了二棒罗

你说圣人这们一下可把众人吓迷咧一个々是一点主义全无可应了双句俗語兒咧長虫吃扁担直咧街防家的煮餑々不知道什么餡兒今日圣人遭此大难仗伏大觉众没有主腔骨兒是的本来么这方才要是别人遭此大难圣人必是要变着法子答救本人今日遭逢此事可見得旧没有这们一个人能解救淨剩干着急忽听得营中交了二古只見武圣人在榻上哎哟了一声慢々的睁開二目口中说徒弟们我有几句要緊緊的言词听我慢々的言讲

孙武子　慢々翻身睜二目　叫声大众听明白
嘱付几句要緊话　你们牢记在心怀　我如今

魂魄一半离了体　虽然酥醒似痴呆　岂非丌伏修的剑
扎挣精神强忍捱　那悿典　别的法术还由可
怕他搭下懈魂台　巴到子时呼名姓　我不答应免非灾
怕的是　三月之后胡答应　急忙打点作棺材
过了三日怕六日　若不答应还可挨　如若是
六日再要混答应　那时准上望乡台　大罗天仙成何济
七尺身躯土里埋　还怕那　悿典前来将营踹
大家必须好安排　若要遇着对了面　别把真名报出来

倘若是　他把咒等装了去　立剑形消一命丧
争名夺利因何故　为生为死为谁来　我孙某
始终丌为任明辅　因此招灾惹祸胎　武子说到这句话
一阵昏迷身一歪　众人上前忙扶住　一个个
守定武子痛伤怀
武子说着话复又昏迷不醒王禅王教毛遂黄叔央与四位姓
尸守定软榻坐在不放声痛哭一个个是伤心落泪忽听营中
罗打三棒王禅说列位天交了三古如今祖师老尸中了悿典
的法术吉凶未定生死难保对面又有贼兵现安着有二十多
座连营至少有百万人马他的势众僧们的力孤还怕他前来
来偷营劫寨先要商量一个防范之策别等临期在防范可旧
逢了黄叔央说师兄所虑的不错低头想了一想说列位若依
小弟的愚见僧营中挑选一个相祖师尸的模样面貌相同的
粧扮起来好哄悿典
黄叔央　眼望众人开言道　列位抑净请听明
呼他扮作天仙表　明日清晨出大营　每日里

或是两次合三次　出营巡哨暗观乃　丑贼难办真合假
再访高人救仙翁　黄叔央　说罢移花接木计
众人听罢点头应　毛遂分传头目付　有相祖师的（个咗）行
又听得　二尸王教说不用　黄师弟面貌（相旧）仝
众人闻听灯下看　不差上下一般般　众人说
二尸真是好眼力　说说请请交五更　不多一时东方亮
眼看红日望东昇　黄叔央　立剑旧把衣巾换
纶巾鹤氅袍豆青　金幞黄旂峨眉劍　手中拿着剑虬龙

黄叔央　粧扮已毕大家看　果然与武子一般仝
可已能勾哄悿典　受叫贼人办不清　留下了
毛遂王教在帐内　看守天仙软榻中　其余众人都跟定
预俻辇龙俊能行　率领着　一队三军五百整
个个俻驹颠走龙　元开门放兵发喊　三声大炮似雷鸣
众三军　排开队伍前引路　刀鎗劍戟似寒星
旌旗招展出营寨　天仙武子顿辇龙　出大寨
并不射敌去要战　众人羣随望北行　拐湾往东朝前去

又到正西近了营　且说那　寧波三军皆看见
急忙飞报七煞星　悿典闻听心晓异　急忙忙
立剑出营要看虚实真假情

真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黄叔央出了一个主意假扮武子巡哨可旧京動寧波营的军校看的明白不敢代慢高身進营至中军帐朝上跪倒报已元帅老了在上孙武子方才出营巡哨走了一遍回营而去特来禀报北典闻听此话口中不言心内犯想而昨日用装仙盒把孙武子打住明々而的着见他坠下了坐骑稳々的把他的魂魄捏在盒内今日焉能又出来巡哨呢这句话难以凭信北典在坐上叫一声军校想必是你看错了军校说老了明々白々是孙武子出营巡哨小的焉能撒谎妖道说既是如七再去仔细瞭望若孙武子他真要出营速来通报哦这名军校答应一声转身出营说与中伙伴一个々是不错眼珠儿一齐望楚营观看堪々天又晌午又听得三声炮响只见对面营门大开两杆老黄旗上前引路又是孙武子出了大营这名军卒急々往里飞跑上了大帐报道元帅那孙武子又出营巡哨

七煞神　听见军卒一夕话　急忙离坐下中军
左右拉过八盘鹿　妖道住蹬上安心　率顾看

一千中将催坐李　登时出了寨营门　妖道勒鹿留神着
果然来了一队人　但只见　前打黄旗分左右
对子馬执闹营两旁　督龙驹上是武子　頭代九偏万字巾
身上穿　立青道袍襯雀氅　腰计黄绒絛一根
皂靴一双登足下　虬龙双剑亮如良　背后插
金镶黄旗光愤宝　嵗肩宝剑是青珠　双道仙眉通入鬓
一双忠眼有精神　又见他　五绺長冉如墨染
手挂羽扇笑吟々　往来往门合字将　簇拥修真养性人

身后边　一根坐安跟武子　身为国师领大军
五百儿郎多骁勇　打马催驹随后跟　皆因为
叔央相貌如武子　北典难以假合真　越腊月若心中闷
肚内暗呼々闷心　瞎々的　可不是武子那个
装仙盒中未收魂　寻我赶上将他问　看々他
怎果形貌有理论

妖道想罢一催枚花鹿高声叱喝叫那对面上的可是引仙观孙遁底黄叔央耳轮中听的明白一扭头说声不好这个妖道想必是又来叫魂呢千万的别答应他才好黄叔央想罢将手中的羽扇往后摆了一摆口内不言心里说咱们回营去罢你说身后的苗敞朱杨莫文薛申一见不懂得这个更谜儿只当是叫他们临阵捉拿北典身量虽小嗓子比别人分外的更燥亮一个々声音洪亮一齐连深代遁真似狮猴一般往上所闯

但只见　四位往丁齐撒马　时呢响亮似春雷
一齐不把别的罢　先拿元畜可恶贼　绝不饶
你用妖术合邪法　装仙盒要逞能为　要拘老了真魂魄
你将军前独显威　枉费心机不中用　可笑你
李的法术不精微　九々老祖现在此　正要捉拿这丑贼
黄面太　苗敞当先举槐杖　朱杨双刀放光辉
薛申高举竹々棒　莫文双偏铁棒槌　四个人
连蹿代进扑北典　丑贼一见魂帅飞　慌忙圈回八盘鹿
跑進元营罢寨回　皆因为　四家阵中打过杖
池州刺营吃过亏　损将师回名北典　众人心長扎寨归
且说那　北典進营下仙鹿　中军归坐想几回

装仙盒是伏家宝　奥妙无穷宝中魁　那怕是
大罗神仙难逃遁　七天之内化为灰　莫非七宝是假的
莫非降逊有假为　不如我　再将出来看一看
瞧々真假的恭贼　北典想把一回了　再出了
法宝降邪为一回
北典再出了法宝才要三捐后盖伏又自思说住了孙武子的
魂魄乃在里面一捐后盖岂不能例不如所早把伏过果一个
扁々紧々的装在这代里面我在身上等到七日七夜常出来

再看如何北典王又已定把这代面出来内中有一个已装仙
盒的一概实作平的已代伏铺下要装仙后只见已伏上边有
字状道等赶来观看上写有七个乃是无妖天有清造寺装把
戒之仙花用之时呼名印至三魂先收一魂七魄先收二魄紧
紧盖定不可开看
要搭下　三丈六尺大一座　擗魂台上面点魂
白布做成旗一首　黑纸旗儿一叶全　本人姓名
写在黑白布旗上　装仙合放香案中　法官一旁要紧守

童男童女派二名　左边是　白旗童男擗手内
右边黑旗童女擗　台下用人四十九　不分昼夜叫平安
三日后　又收一魂合二魄　六日魂魄入合中
七日七夜全消灭　随应沉输永不生　七煞神
看罢不由心欢喜　满面添欢长笑容　开言不把别的叫
想师连々尊二声　装仙盒　师父将常对我讲
用宝的前批说的　不是邑伏这行字　枉自修来用不中
这也是　武子孙逊扶倒莲　老天叫我立奇功

北典想罢忙分付　中军搭台莫消停　两边下
三丈六尺要齐备　香灯五供要鲜明　几间批送童男女
黑白布旗要有名　白的是　左边引魂旗立定
招魂旗上右边擗　写上孙逊名合姓　批送那
年挂军卒卌九名
北典说叫已四十九个军卒在台下伺候不分昼夜叫武子的
名姓中军官口中答应之刻高搭法台又派人上丹界山一代
挑选童男女各时齐备台上设下了香案把童男女把将上去

左边是童男手执引魂旗是白的右边是童女手执招魂旗是
黑的北典恨搞看装仙盒登模子上了法台设下了坐位守定
香案忙把装仙合捐将出来挂々兄的放在斩魂台的高桌当
中一旁坐定不多时黄昏以后法台上点上了灯烛北典分付
四十九个人快叫名姓
七煞神　炉中降香忙跪倒　叩拜仙合秉忠诚
开言先叫孙武子　台下军卒也高声　一个々
口中不把别的叫　孙逊々那住声　快些来罢快来罢

斩魂台上把身停　全你里　不要你的物物件
要你七魄与魂灵　叫了一次又一次　台前清々有阴风
只听得　引魂招魂旗子响　童男童女不消停
手中不住将旗摆　北典大叫武子名　斩魂台
不言北典作法　再表战仙河边公　招摇々上悠々气
七人弟守尽都京　不多时　太阳归宫黄昏临
大帐中军秉上灯　王禅分付众头目　小心巡罗人打更
兄弟们　不许偷安与歪懒　提防敌寇夜劫营

頭目答將齊答應　梆鈴唱号鬧烘〻　挪小得
兆典台上守法宝　那方工夫到大营　堪〻巷中交二古
武子床上口哼〻　則見他　慢〻睜睛瞞左右
修行二月泪盈〻　口中只叫众弟子　我的安难真不轻
王祥等　一齊含泪闹喧喧　师父放心免挂亲
非與不过些妖法　大罢允妨可安宣　孫武子
床上点頭口嘆氣　叫声尔等仔细听　妖底業已台搭下
那里拔魂呼我名　天仙正自来言齊　忽听陛下喊些声

孫遲武子不住叫　众人闻听一个〻目瞪痴呆似亞庢

真是越怕月有鬼老〻正是言齊怕叫他的名字忽听得帐外人声大喊武子孫遲众人俱各听見一个〻心中害怕但守看武子鼻子口氣兒也不敢出恐怕胡應乱叫只見天仙说兒等可曾听見了那些妖道在營中立下了懈魂台招看元帅天尊的法術在那里拔我的魂魄呼名叫姓使我不安〻夜晚通可以支持怕的是明日三更我又去了丑魂丑魄場〻的难以答救说看〻〻漫又答速不醒这日晚上是王祥王叔毛遂三个人守看歇稍不敢安寝一夜的工夫守到了大天亮次日清

辰假武子幸䟦众人出营巡哨忌而言之一日则了三次惊〻的又到了黄昏以后中军帐上东上灯烛四員死将与四个徒门八个人初这〻日三更天更利害所以不敢远离一齐守看武子不多时只听得营中起了更吉人声不断更柳罗响武子天仙也不睁眼也不说话口只有微呼之氣众人又不敢亲動不多一时天交了二古
中军内　四个门徒四員将　守動床沿不動身
三更打罢交三古　星稜斗轉子时辰　巡夜的

梆鈴不断人哨号　淮由军兵加小心　众人正守孫武子
忽听人声振耳輪　只听得　孫遐長未孫遐姓
風送声兒听的真　王祥等读呼外住　你们听〻真怕人
这两声　懈魂台前呼名找　指名石将好拘魂
千万师父别答应　奸兵庢声是祸根　这王祥
话未说完又听喊　孫遐未罢動身形　胃〻失〻武子喊
未了〻〻喊的真　这天仙　答应一声不大紧
十分石众更昏沉　紧闭双睛牙關緊　好似臨危待死人

这老〻　終〻只剩一口氣　众人吹看师胃魂
黄井央毛遂推手　急忙搀抱一世人　四員死将
你看我来我看你　誰救天仙出又真　忽听営中交四古
众人守定不動身　忽听得　金鸡乱叫交五古
不多一时到午辰　众人闹了又一夜　有一个
振事营前進帐门
营前来报已上众任将军营门外有紫云山修行一位老道姑
黄字你央战欲有一位本力的英才只称是祖师老〻的公子

前未孫父玩走咼 外等今衆人听見黄伯夫未啣淚心欢喜一
齊説想当初師尊老卩把三卷陰書傳与了伯夫他不定有些
个兄識得高量吞救祖師説后衆人久身迎將出来把黄伯夫
孫操接進了中軍黄伯夫瞎兄武子卧在牀榻之上昏迷不醒
運忙使閙列位師兄祖師老了爲何這般模様黄叔夫回把張
典用仙盃裝去魂魄的話説了一遍
黄叔夫 説罷武子遇難的話 伯夫孫操吃一京
公子上前跪几步 武曲星抱住蚊星 這小卩

口中不把别的叫 扇執天倫朋住声 孫操生以孤苦命
從小先狠誰兇疼 自從那 父親代我高山去
扶養孫兒在洞中 只有心補孔的苦 託付伯夫黄長兄
狠心的 老父將我扔他閃 你孫兒
身在崇竜攻書史 几年音信总不通 醒未淚冬千行淚
一日常思好几遍 将居扇京夢里逢 几次央求黄兄長
晝夜啼哭不住声 在高山 哀求伯夫黄兄長
全亦高山音牟房 到此奇未到此訪 才至千軍万馬营

实指望 父子相逢訴訴苦 長久相随过几冬
誰知中了妖邪術 攝去魂魄在营中 這如今
然然只剩一口氣 叫有十声九不應 老父若有好共歹
不肯孫操活不成 這公子 一旁哭得如泥醉
衆人各各泪直淋 工兩劝住小公子 這孫操
止住悲哀二目紅
孫公子止住了泪痕王大卩閙言叫一声黄叔弟你我跟随祖
師老卩來隱仙山修行同受師父的恩恵共为同叔的徒门老

卩把三卷陰書傳授于你胸中的文業比我們吞查百倍如今
老祖遭七大难何不施展法力吞救一番黄伯夫听罷叫一声
兄長当初師尊虽把三卷陰書傳授於我里边不过是平常的
法術此典這个妖道用法術攝去了師尊的魂魄祖師乃是大
罗天仙尚且自身难保何况你我都是学文的徒弟焉能勾破
的開妖道的邪術衆人閙听供个長吁短嘆
黄伯夫 説罷一往实情話 衆人各各氣長吁
公子孫操叫列位 想起一事我説知 黄伯夫

閙听口内尊兄弟 你有何事提一提 孫操説兄長且聽
我在雨洞學下棋 忽然間 外面走進一仙長
身才不过三尺余 只称到山来看望 他与老父是相知
想当年 一同扶助任州捕 代楚狠仇把兵提
錢塘平皆剌姬慶 這位仙長名崇高 他在那
崑崙洞中曾修煉 小弟開听旧作揖 施礼讓坐將茶到
談論道術与玄机 但問我 阮与玄门为徒弟
为何穿看儒教衣 我是老父名与姓 仙長立刻笑嘻嘻

皆因為 兄長採弄工夫大 等的看急他去拜
临行之时留一物 一个令兒是金漆 但説是
如果我们全用此物遶 信香三枚燎紧处 如若遇兄为难事
等到三更交子时 焚起信香來准到 他与我
解难个受不必疑
孫操説那仙長進匿兒近与小弟他旧出门而去至今约有二
年老父九七遭此大难何不把這信香焚將起来的請那崇叔
父到此方一化布解救之法也未可定衆人聽罷一齊旧聞説

公子返信香可众代有吮公子说环左身边众人闹听心中大
悦说吶们著至夜晚焚起来武一武说有分付摆饭军校茶店
一声登时摆上了高饭众人相陪一齐用饱黄叔央又扮作假
武子出了大营前去巡哨这一天只巡了一次大家去营内守
定武子只盼天晚夜至三更好叫公子焚香伯请仙家解救
返西芝
往日太阳落得快 偏遇〻和暾归山
人逢喜悦揸夜短 若有愁闷恨天長 返世人
盼黑不黑偏不晚 一齐急至好熬煎 早饭以后交了午

日色斜偏在正南 又等了 半夜交了晌午错
来去申初望西偏 不多一時交酉正 三军晚饭往上端
酌君的 众人用饭黄昏后 日落西山归了天
中军大帐将灯点 守定营速遇难仙 众徒门
都盼三更交半夜 好焚信香去花天 不多一時交更古
东方以月透良悻 只听得 柳铃不断军哨号
交更传萧闹声喧 打罢一更交二古 又盼三更半夜天
忽听得 远〻高叫将武子 孫避来吓英避延

伯央闻听沖〻怒 何人旺大礼不端 老〻的
名字竟自有人叫 快些查出用刀诛 王教闻听说不是
北與左 懈魂台上用机关 一连三夜时名推
九君左声连一番 伯央忙问因何故 王教说
若死魂魄旧不全 伯央听罢微〻笑 列位不要连谗言
我偏不信羊上树 等我茶后若一番 众人说
装仙拿兄真利害 休要自惹灾祸缠 孩来说完又听叫
相性伯央只摇頭 口中大叫说未了 谁知魂魄入套圈

伯央一阵头发昏 咕咚〻 身形倒在地流平
众人一见魂不在 把一个 叔央系魂去也旧迷〻

总是为人真刚吃牛心海儿才好如若一相性必要硼〻大丁
子但才死心化地众人芝真三的劝解黄伯央心中不行茶店〻
定咧只听得远〻有人高声叫孫避快来时黄伯央口中喊叫
你家祖师〻来咧刚茶店了一声好魂魄离了本家咕咚一声
栽倒在地黄叔央若见化哥〻倘下了只师得魂不付体连忙
扶起〻内说道是何若吮不叫在店你偏不依如〻果然死了
这可如何是好黄叔央脒脚推门振起兄长众人一齐相劝说
二送友合兄出去恨中了邪法也是化的灾星所出急会子也

是不中用如今交了三古了且叫公子焚起信香乐仙長或来
或不来那时再作商又说有吩咐军校抬过一张软榻放在武
子老〻的床榻一旁把黄伯央搭将上去也是昏迷不醒又叫
设摆香案军校茶店摆设停妥听了听巷中正交了三更三点
公子把手净了一净走至香案以前打铁匣之内取出了仓漆
金光指闹了墨将信香拆出了一块放在炉内
武曲星 双膝跪在尘埃地 信香焚上秉虔诚
来从叩首先祝告 乐仙速〻尊又尊 小拙兄

孫操叩首求仙長 哀恰苔救父天倫 当并蒙賜香三塊
嘀咐叮嚀記在心 曾記过 凡遇急难焚一塊
叔父一定下山林 你宋解元立刻到 使他当能免憂心
逗九令 我父現在遭大难 救少回生起死人
仙長若念朋友义 急々仙駕到來臨 老仙長
如若不肯解大难 穩坐高山别動身 孫操祝讃將頭叩
信香一燒罕來人 啼滴々 一股香烟通上界
直扑崑山古洞門 且說樂禹正打坐 盤膝息氣養精神

忽然間 閬仙山擺着多少 髮仙人掀几万根
眼皮往不接々跳 咸光々々打噴嚏 送仙長
不由心中說不好 為何々日欠精神 三尸折封先生滅
六賊承送不來侵 莫非是 那洞仙長有了事
暴雨狂風尋上门 仙長忽要忙回手 在空上
子午卯酉細披尋
樂禹掐指尋致神占一剎子和其又吹咽元來芒天仙孫武子
身遭大难被北典在丹骂山用裝仙金叫了去了攝魂台九令

搜去了二魂四魄只剩下了一魂三魄一到六天鳴呼哀哉一
命休矣現在他的兄男武曲星孫操他在芒中焚毛信香哀恰
請我下山苔救他父我不而去苔救天仙还有何人苔救武子
仙長想要叫声卧云童兄苔應仙長說你到后洞把你師弟尔
李能叫了來哦卧云童兄來至后洞中說師弟師父在而居等
你說話呢李能聞听番身党扑了而居
天翁至 苔應一声說知道 出了后洞笑哈哈
登時進了三清居 叫声師父你甚庅 送樂禹

醉床之上面神着 進來身材一小娃 红眉倒挂僂加眼
豆青臉旦相冬爪 則兄他 奔拉頭相甜依辮
鼻吼朝天嘴下巴 怪肉横生蒲扇耳 大口一咧露黄牙
生的 罗肚臍趑罗圈腿 身量只有二尺八
若問此人名何姓 他祖是周朝刹騎 是他的
七華採々有本領 李能李藝出了家 崑石古洞為徒弟
变化无穷难比他 則兄他 恭兄师尊打稽首
叫我李能作甚庅 老道說信香入中间 元來武子被人暗

偕師徒 一同下山將他救 打五色果法宝哲
李能苔應至后洞 收拾停妥候仙家 崑石洞
交与卧云將山下 師徒駕起遁光華 一直不往别处去
直扑大寨底云霞 師徒两 收展金光來得快
着兄賞望把手搭 一擔遁光落在地 着了着
五去察爪柳子砜
瞄了瞄天亮了樂仙長走至元門高声叫営内的小校报將進
去回說有崑石洞的樂仙長來至了中军不敢代慢近了大帳

口中說报已到仕將军有崑石洞的樂仙長到了卑人聞听々
但得心歡喜看說公子的信香果然灵驗樂仙長說、悉來了師
尊法該有救說有一齊往外相迎一見了樂禹一个个躬身控
背呆知师丼前來弟子在当远迎尽生仙駕前请罪樂禹口說
不敢把手一拱一齊近了元门來至中军帐上也不施礼也不
讓坐先到了軟榻的根前双者武子
軟榻前 樂禹近前面神着 只見天仙又昏迷
尤如沉醉一般同 身躺倒卧竟不知 送天仙

看罢不由頻嗟嘆　師兄道友口中提　法力无边谁不晓
神通广大有玄机　師兄你　今日为何遭此难
皆因俯就把人欺　裂仙金刹害人々怕　为何偏要碰了丁
如何是　赶死回生非容易　费尽气力与神思
仙長嘆气回頭看　瞒兄伯夷也昏迷　忙開道
这个是谁遭此难　玉祥一旁尊祖師　伯夷手心不断劝
是他奔走自迷昏　乐仙長　闻听点頭说罢了
他笑擦实替々師　不尤武子更沉重　多宽一天好一時

乐禹说　但只一件我不信　活々闹死我乐禹
裂仙金是元始製　这马如来伏祖師　为什麽
此宝落在此典手　怎不叫我心内疑　等我差遣小徒去
叫他敢賞採虚实　说有忙把李能叫　天罡星
答应近步見乐禹
李能口中答应走至根前王祥众人一齐观看只見甜瓜頭豆
青脸身不满三尺生得奇形異相毛遂与四位神将看兄了李
能俱各大笑着说好这才是我们的朋友呢人不觀身量兄乐

乐禹说你们要拜朋友笑上我是你们的把子大哥众人哈々
大笑叫一声徒弟我差你到此典的营中打听装仙盒的来歷
须要急去快来小心仔细李能答应一声说弟子知道说罢下
了中军往外所走出了大营来至无人之处坐在了土坑儿之
下心中打算好進此典的营盘这个李能虽是乐禹的徒弟学
的都是修行养性的道理炼丹运气的工夫艺业
這李能　绰号人称鑽山虎　高明传授矮英魁
二郎杨了是師父　多端变化有能为　还有那

一椿艺业人难会　鑽山入土快如飞　闲言少叙归正传
矮子思量好几回　我如今　变个虫蟻飞追去
打听一遭好回归　矮子想罢身形恍　变了个
丁斗蝦蠓嘴似錐　飞起去　追了大寨用目觀
馬棚拴有一匹鹿　李能一見笑微々　这支鹿
必是此典他坐李　丁他一下狠一回
伸出尖嘴似刚錐　恶狠々　一翅飞在腮頰上
矮子一翅望上飞　馬棚顶上往下落　丁的仙鹿身乱迸
　　　　　　　　　　　　　　　　　用目涵神听一回

只听得　八宝仙鹿说了好　都々嚷々骂恶贼
好々我在深山洞　逍遥自在无是非　好此典
偷下山来你骑坐　背在棚内怎能威　蚊子蝦蠓常丁我
受这闹气我怒难　你又把　伏佛法宝来偷盗
两界山前逞左威　可笑隱仙孫武子　枉作天仙吃了亏
裂仙盒　把你魂魄来扣住　眼看堪々把地府归
焚系春有能人到　我把那　机关泄漏拿恶贼
矮子闻听心欢喜　暗々思量好几回　元来是文武仙鹿

就是武功有老群　何不叫他将机泄　拿出实話把老归
李能想罢主意定　嘤的声　乍闻耳翅往下飞
飞上仙鹿耳根下　下回书仙鹿泄机斩魂台下拿恶贼

適才話表鑽山鼠季銚要叫仙鹿洩漏机関与他說了实話呀的一声飛上了仙鹿的耳根台上仙鹿說不好又來了我來了不住的只是摇頭就相那摇頭的一献季銚子拜〻兒的叫了声鹿道友你别要着急我不了你仙鹿听見說話支着牙耳痴呆〻的只是發愣心里說怎应一个瞎蒙也会說話呢真正的奇怪这不成了妖精咧季銚子付又闻言說道友你休当我是妖怪我本是淮营中探细〻人特来到此皆因裝仙盒打住了武子不知是何處得了来的法宝道友若肯把机関洩漏救出了天仙圣人武子得活了命断不肯亏負于你仙鹿耳听低声便问你果然是悲苦的细作難子說难道我哄你不成仙鹿說你既然是人何必不現出形来我看季銚叫声道友你何不明白了青天白日满营中都是你们的人我若很〻原形被人瞒砍根与張興那孫武子岂不是火上澆油一般了道友你若不信我将后往說与我知

鑽山鼠

情話低言来言齊　叫声鹿先你听咱
提起家鄉都不遠　南陽城内是吾家　我的祖
扶保武王曾代付　周朝八百名季鍋　師尊二郎名楊戩
妙道真君讀不讀　季会了　变化也能真妙法
五行通術与廝杀　后来跟随岳仙長　昆名洞内出了家
皆因為　武子圣人被人害　裝仙盒兒混腿修
比宗元是如来掌　元始送給把人難　為什么
仙盒落在佛與手　差我到此把根〻拿　安个瞎蒙都進來
看見道友真坏咱　我这才　頑笑〻〻叮一口
得罪鹿兄不当家　听見道友你說話　仙盒来歷你能查
洩漏机関救武子　你就是　重生〻父再生媽
仙鹿听罢一夕話　連呼道友细听咱　潜江口
二郎小圣常見面　岳爺我也会过他　既然你是他徒弟
算来咱们是一家　你要问　裝仙盒的真来歷
不由恨的我咬牙　道友你可須紧記　听我把
根底說来可詳查

仙鹿說此宝本是如来佛执掌后来交与呂留孫先祖當此宝張興他拜巨留孫為師二次上山他就把裝仙盒偷在手还有扣仙鉞連我是三義兒他就下山来救此他才打住了武子若能着救急还要紧季銚耳听出大营到了無人之處現了原形回到楚營進了中軍大帳岳爺一見忙问說吾徒打听的事情如何季銚就罢仙鹿所說之言细〻說了一遍岳爺听罢不由暗說善哉〻〻話譲我師兄圣人武子天仙命里有救不由心中欢喜

季銚卩

說罢一往提前話　喜坏昆山石岳爺
代笑含春呼列位　大家洗耳要听真　裝仙盒
既然得了真实信　合該道友把难處　可有一件為难事
列位㨂常好商議　巨留孫　此人有些脾氣拐
扭嘴扭舌惹不的　如今要是將他見　央求于他不肯依
那时節　徒費周折反惹氣　進退两难怎结局
如今有个遭三又　不必去求巨留孫　七禪等
一齊忙把師叔叫　不知怎樣用心机　仙長听說用手指
小徒他的法術奇　曾受过　二郎真君季义業
三十六变無间希　叫他立刻当面看　变作巨留可使的

派他去　宰波营中叫烤典　要那装仙盒一支
太后吞掷孙武子　伯共也把对准禹　两个人
立刻视傀归本寂　又得法宝可相宜　家人耳听心欢喜
圣帐听说尊祖師　那弟子　虽然今定也容易
可有一件要说知　巨留祖師死見过　别反到
定的不相叫人疑
岳岛耳听这个不难作　要看、巨留孙的身材形相却也容易
武子道先他有个軸画相一軸叫作真影仙上边画的是天下

四海仙山各洞有名儿神仙一軸叫作千佛画画是那诸天教
主的佛相时常代也在行李相内如有若是有怅大家打开看
、定有巨留孙的形相睛一睛自太就明白了王敖听说连忙
荅应说在行礼相内代我取来大家看二说着走进了后帐把
那軸画画取将出来拿在中軍帐抽出了外边的黃缎子的套
儿上边都贴着红件、儿上写的甚是清楚
一軸上　写着四海万仙影　千佛画相字迹真
打开千佛画一軸　大家观看细留神　頭一層是

三世古佛灵光现　尊：罗汉有金身　然灯古佛释迦牟尼
大肚弥勒是三尊　接着那　过去未来層、有
五層中间巨留孙　大家子细留神看　李帅一傍更留神
但只见　五佛冠戴毗卢帽　锦卢袈沙上指金
卢舍坐在莲台上　合掌当胸打问讯　生成的
大眼金睛放光彩　赤红脸上有毛根　尖嘴猪腮耗猴相
也是西天一佛等　还有位　大闹天宫孙大圣
闘战圣佛有金身　如今出押五行下　千佛画内有奇文

王禅等　看把那边抬头看　巨留傍边四徒门
法名俱在傍边赞　字、行：写的真　左边是
心元又会二徒弟　右边文空共馬空　心元文馬都有相
伺候巨留佛一等　众人看把时多会　岳仙長
坐上有请唤徒门
岳岛在坐上叫声徒弟廷就是巨留祖師之相不知你定的
上来定不上来姪子说既有了真相何难之有王禅在一傍
荅话说師叔巨留孙的本相李道友会定还有心元文馬达

四个徒来叫谁去定　他李帅说若有好戏儿原义的咱们就去走
我会替他定言还未了只见四个人一齐居庭我等愿往个人
耳听观看原来是毛遂黃歇真文朱杨李姪子一见哈、大笑
说有趣：、都是与我相是一兼身材正将坐一个師父徒弟
不知四位貴姓高名四位姓个个通了名姓李帅说既要全去
个个自认准了一位须要瞅定了画画的形相好心心相照
毛金眼　上前认准各心会　朱杨把先会认真
黃歇就将文空认　馬空记住是真文　李姪子

眼望误值闲言道　只听下面有人应　「他连忙
分付中軍把画取　挑起画挂中軍　暗嗙真言忙念咒
摇身先定巨留孙　就与那　仙家法术果然真
庚頭庚脑佛一尊　两边又吹四口气　心元文馬四徒门
眼前本是四姪将　定作了　四个胜身站一傍
众人一见心中喜　个、夸奖李姪子　灯时之间天色晚
太阳归宫已黃昏　中軍上　点起灯烛明又亮
李传只把四位尊　千万别要漏本相　分付師徒要记真

四位呀　千萬別要你呼錯　見了張典要留神
与倫绳貢合棍棒　立刻同行把我跟　四个人
灯时与倫不代慢　告辞岳鎬合衆人　师父当先頭里走
后边跟定四徒门　五个人　一斉下了中軍帳
出了淮南大寨门　縱架遁光往上起　半悬空中架着云
来到了　两界山前大営内　五位空中细留神
手打凉蓬朝下看　营中灯火亮如艮　只听得
十麼連忙起更古　梆令喊号滿声音　季鉄留神观子细

高台一座在当心　台上一人仗宝劍　台下站立一羣人
斉声大呼孙武子　童男女　手摇旛子要折魂
跳户一見是张典　还一下去解魂台上要拿人

正是孫你使尽千耽力救到臨期一旦無这两句話比作張典
且說鑽山鼠李能着把搭々光的叫了一声徒弟們睄一睄那
台上是張典不是金眼毛遂耳听手打凉蓬睄勾多时可不是
張典是誰呢情々的叫一声師父何曽不是那張典呢前日我
曽听見武子告訴我們說是最怕立下解魂台还怕他呼名唤
姓大概就是解魂台了姓子耳听把頭点了两点元来这个妖
道在解魂台上弄什麼法術呢我如今且不漏面你們先去如
此这般々々如此毛遂黄歇其文朱楊一斉答应俱个影住了

身形招展遁光来至了解魂台上两个人站立台前两个人站
在台后一斉观看只見七煞神張典施展法刀把装仙盒拍了
一拍口中大叫武子还不快来鸣台下七七四十九名三軍一
斉大叫武子名字台上的童男手摇白旛童女手摇黒旛招展
魂魄毛遂一見心中好恼掄元了鉄貢照着張典就打
毛金眼　手掄鉄貢朝下打　脑勺子上下绝情
張典不住说好打　装仙盒兒揣怀中　前边的
朱楊手掄山拉根　望着仙案朝上摺　只听吧叹一声响

砸碎香炉共燭灯　把两个　童男童女魂吓冒
咕咚摔在地平流　張典一見說不好　武子今日量魂灵
七煞神　說話之間忙念咒　英文掄貢响嘩啷
照着手腕又一下　妖道哎哟说好疼　則見他
口中喊叫不好了　解魂台上闹妖精　撩着道袍他要跑
四位継户心下明　灯时间　个々都把形来現
站立左右不放松　提绳拿貢斉搁住　手牵棍棒眼元睁
七煞神　一見心中真害怕　仔细留神看分明

認的心会合元会　还有又空与馬空　丢都是
巨留祖師徒弟子　心元又馬四位僧　妖道心裡有点病
皆因盗取宝三宗　由不得　賊人胆虛心発怯
口中不住叫師兄　四位到此有何事　為什麼
打々瓜々了不成
四个人一口全同說我們闲暇無事特文到此看望张典耳听
滿面陪笑說四位師兄既来看望小弟何不正大光明小弟也
好迎接々々為何暗中打々瓜々这是何苦吓了我一跳朱楊

說着人莫作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京 你怕的是什庅 我看你
这个光景 見了我们毛〻的 必是心裡有病罢 毛遂也就接言
說实告訴你罢 我们来不是瞒你 来了因為你的事情犯了 奉
命前来拿你 快把真賍献出来 無的話講
这張典 听見二人一夕話 心中無語暗顛奪
想必是要入又鹿 扣仙銭与裝仙盒 这如今
咬定牙关不認賍 把他支吾将賴訛 張典忙把師兄叫
休浮要咲弱偷摸 毛金眼 一傍閒言先講話

張典留神細听着 休推睡里合夢里 柔和話語且別說
你莫有 萬両黄金不稀罕 望你只要裝仙盒
三声拿出無的講 如若嘴硬到啰嗦 这毛遂
說着就用貢来套 后边莫文用根打 妖道捏手忙捆拮
霎情假文咲吟〻 口中說 四位師兄别碍咲
不比高山把文学 如今領兵為元帥 我比先前体面多
軍校們 倘式看見落衆賍 背地三軍乱胡說
既然来了别空去 一盃清茶也得喝 这張典

指望他要来脱套 要打猫進想逃难 雄卩不肯将他赦
一齊伸手怀裡摸 着身的 台上張典乱喊叫
两手連忙紧把着 解魂台上正吵闹 半空中
来了微庄巨留孙
四位雄卩正在解魂台上混乱 張典則見提空中唎的一声一
道金光落将下来 豆在台上哈〻大咲 口中作詩
劝你修来你不修〻成正果任自逰 十洲三島隨吾乐 空〻
无界四部州 为什庅要学偷〻了 法宝自己收 惹事招非尋

煩惱事到临頭不自由 成伏的也有偷大仙丹 把名留三
反天宫諸神怕 五行山下自谋求 成仙的也有偷〻翻偷桃
不為慈神仙所伏 偷業渡不相愚 徒不害着
張典耳听嚇了个硬气 到嘘連忙双乡跪例
这張典 跪在台上将頭叩 假庄巨留不理他
口中連叫衆徒弟 為何不把賊盗拿 卞人說
真賊業已拿住了 他不認賍閙奸滑 因此惱了工夫大
伏卩不信問〻他 李雄子 忙問真賍在何处

卞人說在地下跪 雄卩抬起頭来看 張典抬頭抬不搭
李雄他 一是故又吟〻咲 叫声吴徒細听咱
我当是谁原是你 徒弟偷師是一家 我的兒
裝仙盒交給我了 師父好把卞仙轄 免的師徒伤和气
外人耳听人咲話 这張典 耳听付又拿言又
生性不認且搪他 裝仙盒乃伏门宝 弟子從来不敢拿
弟子是 不知此盒元与扁 方的長的不知他
望乞祖師細〻想 另找别人可详查 这張典

說着不住将頭叩 師兄伏燭屈賴我 硬說是我偷法宝
見面他们打嘴巴 常言拿賊要賍証 望祖師
想礼究精細〻查
天雄星李修听見了張典的一派流言 可就着咧灯时双眉紧
鎖大眼元睁 一声断喝 哇 我把你这嘴硬夜障 舌頭就該剁了
我且問你 裝仙盒你既先偷 要这解魂台頭何用 你說这回才
结实 快可就把张典問住 咧毛遂說伏祖老卩裝仙盒現在他
的怀裡 快李修說給我掏出来 四位雄卩不容分說这一个一

貞嘆师先把烬典的脖子食住了往后一摔那一个搶元了巴
掌臉旦子上吧就是一个嘴巴只打的哀声不止順嘴角流血
那个伸進手去打怀中把裝仙盒掏出來双手捧定
逗朱耩　掏出法宝双手捧　口尊祖師咲迎腮
真賍实犯現在此　忘暴發落逗業障　錯山席
伸手接過值錢宝　連忙就往怀内揣　二目元睁沖々怒
罵声業障直調歪　你既太　釋教伏门為弟子
賊手賊脚该不该　法宝原是如來賞　交付与我是高指

都只為　一时粗心失檢点　誰知被你偷盗來
各處尋我無宗影　急的抓耳又撓腮　不料你
用宝打住路武子　作揖又立解魂台　不是老僧來的快
大罗天仙定受灾　到如今　真賍实犯無可賴
你还调歪不歪　越思越想可我恼　剥皮剜眼把心摘
假巨留　高叫徒弟拉下去　快打一顿乱劈柴
心元又馬高上手　丢番摔倒在台上　把烬典
扒了中衣綁個住　山拉大棍手掄開　一起一落如雨点

可怜妖道苦哀哉　只打的　哀声不肯求饒恕
祖師吽的嘴都歪　打的高興难拉手　到得加頓乱劈柴
只打的　皮開肉綻难扎争　恨不錯進土中埋
李鉄吃喝住了批　下边这才把手抬　天煞星
這才要把神仙量　把臉一抹真怪哉　又望左右吹々氣
五个人　俱个現出本相來　罵声賊人抬頭來
祖師諾々別發楞　張典听說抬頭看　瞧見了
一影挂了怨滿腮　哎哟一声氣殺我　氣的他

朝后一仰咕咚々　把張典年下解魂台

时在話表五佰矬了一齐現了本相烬典一見好誑得四个人
是毛蓮黄欧米楊莫天那一个元見过不由的氣冲双肋哎哟
元來是你們这一伙矬根子假粧巨留孙誆了我的裝仙盒去
不算还把我打了一顿氣死我也那里走才要追趕誰知他一
忙忘了是在台上呢嗐嗞咕嘈往下一滾可吊下了解魂台去
黄欧一見哈々大笑說这小子必是賣过元宵会滚床你說烬
典闹了一个馬倒安子轉实衬一齐来三丈六尺高的法台吊
下来这一下栽了一个不輕毗牙咧嘴只疼痛傳令三軍快用

乱箭围住法台往上齐射千百别放走了这五个奸細乍三軍
等令一齐发喊人々抽弓拔箭个々搭弦只听得咻々々乱箭
齐發往台上乱射且說台上五個矬了一見李鉄先把那裝仙
盒揣起說四位咱們業已成功该回営去了四个人一齐点頭
把双足一頓味滴々各駕遁光回営而去張典一見只是發怔
逗張典　站在台下只發怔　要想追趕萬不能
方才摔了一顿棍　双腿傷痕真不輕　從台上
摔在崖誒真利害　倭了肫胯腰也疼　大累不能来追趕

無奈忍氣且吞声 手下的 家將接扶回本营
先把妖尸明一明 离了解魂台一座 遁光指展在空中
一个〻 欢〻喜〻說又咲 来至淮南大老营
得宝李鉄頭里走 毛黄朱莫后边行 来至了
中軍帳前往下落 脚沾实地不消停 个〻近了中軍帳
岳爺瞧見問一声 口中說 吴弟与中回来了
可曾得宝立奇功 李鉄代咲尊師付 托賴福田把功成
装仙盒 得到手内由自可 还把妖道用松楞

说自怀中取法宝 放在桌案正居中 岳仙長
坐上点頭心欢喜 众人个〻咲盈〻 誇奖李鉄本領大
变化多端道術京 頭一次 受瞻紫灯底将泄机
二次变化巨留卧 得了法宝如全勝 叫炒典
已后奪君脑代疼
众人誇奖李鉄黄叔央心中欢喜他是救哥〻的心勝一伸手
刚要打岳爺说吴侄動不得可不是輕易打的若是魂之錯了
门路再很搭救只怕万不能与黄叔央就问师叔如若不指盖

底底若救 呢 岳仙長說此宝 呢 既然到手何必性急有若救的
妙法叫一声列位我时常合你合你们吩付常請这装仙盒的
利害若把仙家扣住最怕呼名唤姓魂灵長皆扣了去如若若
散把比盒拿来别揭盖还必須要嫡亲骨肉把魂灵招回三日
后才能入竅
岳仙長 眼望众人高声请 列位个〻要留神
嫡亲骨肉才能句 三日之内可招魂 那时節
本人魂灵才归竅 若是錯了枉用心 幸喜仙盒得到手

目今都有自己人 孙公子 現在軍营可救父
嫡亲骨肉可招魂 叔央伯央亲手足 今胞弟兄是嫡亲
就叫他 招取伯央真魂魄 孙操叫他招父魂
仙長說着忙分付 快〻引魂旛二根 必須要
写上二人名合姓 还有年月共生辰 备灯点上十四盏
香桌按摆正居中 中軍官 立刻与备多齐正
备灯点上亮如良 孙操叔央分左右 手执魂旛跪在差
岳仙長 手捧法宝不代慢 放在香桌摆具文

黄叔央左边叫跪 孙操右边叫天伦 二〻人喊
回来罢底回来罢 魂归本壳魄归身 魂魄齐来休錯走
多归阳路少阴路 香案前 一个呼兄一呼父
撩着子午去招魂 不言楚营招魂事 急回来
再表失机败阵人
不言淮营之事且说張典從解魂台归了本壳寄在软榻之上
再垒腿的根伤疼痛只疼得哀声不止連忙打直代里边取出
了一粒丹药叫手下的家将要了一壶暖酒把金丹研化用暖

酒送将下去遲了有一柱香的時候止了疼痛開言便問我的
那力可还有先有家丁說先上老尸八丈底現在馬桶拾着 呢
妖道耳听口中不言付中思想的了〻〻喜只喜先把八义底
丢了去果椿法宝仙盒是老咧还与和仙钹元蔭賜人之手
迷張典 独坐中軍心中恨 双眉紧皱咬牙根
这伏姓賊真万恶 竟敢变化巨淘孙 仙連那
心元又馬全都有 匹不叫我会信真 班去仙盒是小事
不該用根底打人 营中的 将佐兵丁都知道

苦愧那言悔痛心 趁着武子在旁情 魂魄不能归本身
到不如 气了双界山一座 拔营指寨领王军
围困郢州淮南郡 大振宽仇把根伸 七煞神
王又已定忙分付 叫声中军细听真 传与五营合四哨
收拾打点兵起身 且告诉 金背公主后营内
亲领增广平三军 一令先奔淮南去 捉拿庄王君共臣
登时间 军令传出皆知道 元帅痛骑下中军
扎挣上了八叉鹿 瞬々拔营起了身 寨波营

不展门旗不放炮 宫禹吩典怕见人 金背公主领頭情
不都走 痺眼法儿增广军 人马能力皆是假
虚张声势吓唬人 一直不往别处去 竟奔了
郢州淮南走似云
不言吩典与金背龙女興兵具说公子孙操与黄叔央二人在
中军帐内呼魂唤魄正々的叫了三天三夜这才叫回了武圣
人与黄伯央魂魄二人这才算是死而復生一个々魂魄早归
归本壳舒腿伸腰睁眼天仙一合黄伯央翻身扎起来了半晌

黄伯央下了床榻武子下了就看见了岳禹心中就知是他若救
连忙跪起上前叙礼说多承贤弟救命之恩岳禹满面代笑说
兄长不与小弟相干一概是令郎的虔心二来还有小徒之力
才能脱难
岳仙长 满脸代嗐尊兄长 提頭至尾说一番
武子耳听将頭点 公子孙操走上前 这公子
跪倒叩首尊老父 为兒拜见老年残 武子一见心欢喜
父子相逢甚喜欢 黄伯央 过来叩见孙武子

老尸坐上叫根元 二人几时每到此 伯央把前言说一番
圣人说 合该师徒该有救 细想其中是有元
回頭又叫岳真弟 令徒叫来看一番 天雄星
耳听上前忙拜见 孝能叩首在下边 武子坐上往下看
口中誇奖果可赞 久以后 汝子果位真不小
地仙之名万古传 武子誇奖赞山师 岳禹众人皆喜欢
这武子 分付军兵排酒宴 荤素菜蔬要新鲜
该推之人不代慢 登时设坐列盃盏 武子尸

傳令中人俱有坐 所為酬劳这几天 岳禹武子居正位
余者全都坐两边 手下之人斟上酒 一齐来回把菜添
师徒父子正饮酒 探事军卒跪面前 口中说
吩典丞到拔营寨 大兵离了双界山 武子耳听说不好
这个贼 一定是要夺楚国困淮南

时才话表淮营中的武子天仙大摆酒宴与岳禹师徒接风又
与众人斛劳饮酒中间只见一名远探近帐在酒席前跪倒口
中说报元國师老爷上双界山前的几座连营退不响炮竟
自拔营望西南而去不敢不报元令定夺武子将手一摆口中
说再去打探那名军磕了一个頭站起出帐而去武子了手内
拳怀感々含笑眼望岳禹口尊贤弟我想张点这一拔营而走
一定是要为困淮南报那两次羞辱之恨与代我要提兵前去
旧在郢州但只一见忠孝王等这道代陈劳有点子放心不下

此日我相烦贡弟你挑掌中軍代领着人馬前到郢州安营下寨使張点他不敢近兵楚國方保無事劣兄代领小大師徒父子前往陈國打探一番回来都在淮南相会说着装仙盒文付当了黄百史和起岳禹口中答应串人飲酒多时了取方便武子传令大兵此日起身令下五营四哨和拾打点一夜無辞至次日早旦清晨武子传令响炮拔营

只听得　三声大炮京天地　大小三軍拔大营
师徒父子齊上馬　串将般挪上走龙　岳仙長
領着大兵淮南去　二人分手个灯呈　圣师代领亲生子
还有禪散二弟兄　一直的　竟奔河南陈州城
飢餐喝飲望前行　不言岳禹合武子　先把伍辛此一此
双界山　前後分兵辞武子　代领串将与军兵
保荻灵柩番营走　綫道代陈在路行　但只見
京旅将占述如日　盔英一片赤通的　枪刀剑戟明又亮
旌軍古打似雷鸣　四十万　大小三軍如猛虎
征驹戏馬似浮龙　先奔前却是匡燕　逢山開路大兵行
后隊是　柳盖匡斌押后哨　西路催料未建功
四位王泥在中隊　保灵伍辛仲文龙　还一日
来至直隶大名府　同台不远思人中　去处所属梁國管
深州惠王掌江兵　忠孝王　大兵正走天色晚
西山堕海小流如　伍辛传令安营寨　咕咚咚
大炮三声扎下营

大兵安下营寨三軍埋锅造飯辛烟會食有佈粮官报到孝王在上军中的料草不数足用五六日用度忠孝王闻听忙与那龙虎王商议曰尊叔父现如今人馬缺少粮草难以近兵这却如何是好点侠欣闻听低然心中迟疑了一会说贤侄不必为难此处离深州梁国不远想当年你义在林同会上梁孝公爱过你义的大恩后来将辅在深州染病王下相看后代如真孝王岁死大的兒子登基即位称为会王闻听他同违天恨成民莹物卑何不带侄亲身前去保贵梁王柔借料草

忠孝王　闻听休欣一夕话　抛去尤愁面代欢
此日侄男深州去　叔父照应大营盘　龙虎王
点头答应交与我　浩朴早去早回还　一应無词至次日
伍辛戎庄不迟延　东平王　抑盖很肯为作伴
二伯家丁劣又欢　王了中軍齊上馬　离了大寨纪馬鞭
此凶中　秋景通俗多剪凯　深州梁国只天中
还有敌楼冲霄汗　近看得口凤翅揽　但只見
阁扇一代多宝单　吊桥不远在两扇　荻城门中流泉水
百姓军民来往还　忠孝王　打馬近城留神看
城中吵闹不非烦　生药市对熟药肆　油盐杏肉樣貨全
又则見　典当铺中粮食居　银楼缎号代换本
布铺卖的山东布　香烛南中纸馬全　又听得
同铺铁声叮咚响　锡烛铺物件件全　茶坊酒面人宣嚷
酒肆门前串馬拴　但只見　三街六巷人烟广
花街柳巷响丝弦　伍辛柳盖心有事　来至了
東代门在眼边前

忠孝王与东平王一同家将来至殿门伍辛下馬对黄门官说此来历贵门官不敢代慢惠身近殿且说梁会王这日驾设早

歘聚集文武只見黃门官跪倒口尊我主今有楚国淮南的忠孝王一同东平王代领兵将前来只说只因兵平吴越返如今缺道代陈现今缺欠朴草大兵现在同台扎营安身见主求乞接济料草现在元门候旨梁会王闻听是那辅之子一来梁孝公受过子胥之恩二来伍辛扶保苏王列国齐那梁惠王一见心中欢喜传旨快请忠孝王金殿相会

黄门言 领旨如飞出朝去 外边近来二英宏
會王代领诸文武 下了三禅望外迎 一抬头

看見英宏飛天豹 素体戎庄添威风 头代野鹿冠一顶
素罗袍上秀着龙 腰中计 美玉无瑕宽四尺
乱点宝带肋下横 粉底官靴足下登 身高八尺有余零
天生成 面貌清奇多福相 胸中武艺论马能
身后派有一员将 殊眉鼓脸鬓通红 他本是
占宏之子英宏汗 熊腰虎背有威风 会王看把膳踌谋
果是当时杰俊英 忠孝王 看见会王领文武
抢步前将尊主公 伍辛有何德能处 敢劳王驾把臣迎

忠孝王 说着屈身要下跪 会王连忙望上行
用手相搀呼御弟 若要行礼为不恭 想当年
那辅林间救君父 父子之恩甚敢忘 御弟今到小国内
论礼该当卯外迎 接代不周休见罪 望乞那
御弟担代望含容

梁惠王与忠孝王闲叙了一回当东平王相見他十分的敬重携手搀挽上了金殿依官设座二人谢坐内臣献茶〻罢搁盏伍辛空背口呼王驾小弟到贵邦有一事相求望兄皆因是老父被囚施刑害小的在那淮南耳听一惊代兵〻平吴越日拎五龙报仇雪恨谁知陈宜公差遣阳虎兴兵代楚公右长报信主刺回兵〻至汉江有黄龙出献阻挡人马多亏圣人当炮分兵打破搭阅兵至双界山又有敌兵阻路我当天仙分兵找送接应三军至同台交介现在缺料故此伍辛亲身到贵邦借料我伍辛恩有重报必不敢忘

忠孝王 说罢一拱深头话 会王耳听长笑声
口尊御弟将心放 些些小事我应承 梁会王

说着往下传旨意 五营军门仔细听 协同料官速与备
军营马车多〻手盈 接王那 各样具是三十万
三日献齐要我的 民间预布准车辆 同候孝王接济兵
梁国的 文武领旨接料草 会王坐上论高等
传旨大摆排筵宴 答宏宦负那消停 灯烛向
擦抹调台安坐位 设摆英格当美筵 千鸡果品般〻有
买近人间色〻情 宝杰是 无有烹龙与载凤
肉山酒海一般同 会王代笑忙让坐 孤与御弟来接风

忠孝王 一同抑盖将恩谢 梁王公敬酒列伶
伺候之人斟上酒 伍辛挐盖尊主公 口中说
多称王爷将料借 小弟代陈甚感情 梁王代笑呼御弟
寿那相助是常行 想当年 忠孝那辅旧君父
后来梁病在国中 浑身是力难以劳 东退魏国将合兵
若不亏 恩人亲顶救二次 那有小王今日中
伍辛耳听说不敢 说着一齐饮列伶 只吃到
天色亦晚将席散 梁王告辞驾回宫 伍辛抑盖家将等

住在金亭鎮湖中　深卅的　四处差人将車推
准之京動四了人　現在路与為盗寇　要抢昕補死尻吳
听見梁国即料草　下回書证料要喜小吳広

吳越春秋　二十九

且說离深卅东南有一座四維山考峯嶺有四了盗寇[illegible]此地落草此山当梁魏二国搭界大崖盗乃是蒯瞶之子名蒯制因与魏文公不合反出了魏国生的面如丙底穿里外皂生下一匹抢月马手使三股叉有几合的勇占来（明）与先了来皮豹的兄子名叫米星〃〃生的臉旋砆眉撩手（巨）尺川公扑赤是老二（大王）三大王是鄭国的卞庄之子名叫卞莊生的面如姜黄川黄色甲胄騎一匹黄驃马手使一根熟同棍也有几合的勇占四大王乃是楚国倭臣費無忌之侄名叫費可[illegible]穿白愛素騎一匹豹考碌伕方矢戟生的平常的相貌為人心有机謀山中一切是宜都是他調度手下招服了姜兵五千有餘誰知這四了盗寇都与伍子胥有杀父之仇所見伍子胥搬兵回国（川）有要前去抢吳之意尚因内有武子故此不敢輕舉妄動這一日四了盗寇正在分晓所上坐談閑話急見有一名巡哨的僂兵前来稟报

卞盗寇　張义听上正講话　费卒號倒先叩頭
口中只把寨主叫　細听小卒訴根由　我小的

八丁人脈々将下山　四处巡哨了处进　打听东南当过客
或是抢掳或是偷　方近的　村庄镇店都走遍
平西小人近了深州　城中打探一件事　振马寨主好保求
楚国的　伍辛近朝将斗借　接济三军好振饥
会王借给三十多　至亭细销犯他尚　速粮草
六十多万差人运　在贵寺叔当生日　如今地方言不少
差人了处把事当　听见说　三日以后起身走
故此上山禀根由　道冠吭见嘉宾话　个々心忧不伐愁

剷雍说
主刺带兵将山下　大家忿永上深州
先抢军粮合马车　后头伍辛大振仇　来崖说
大哥主义真不错　分付娄卒快拿牛　大家饱食将山下
得了粮草便兴欺　下罷龙　传令当备查合甲
抢夺伍辛小贼冈　众人正自来分派　费可因
一旁齐听绒看凡
你白驹里这三名道冠不勾他们嚷的咧手下的娄卒一齐荅
应旧事主刺下山则见剷雍眺望有费可因说四寨主你这应
一声儿也不言语呢有甚麽话只要言讲这了扑草是抢的呀
还是抢不得不四盗冠齐听咸々冷笑说大哥并非小弟一语
不伐背图三位仁兄是纷々乱々所以我才不敢挥言若向这
粮草抢当不抢还是抢定咧跪众娄卒前来报信当有抢不来
之理可旧是一宗卖案若盐首你们三位这向一抢列说得一
颗一粒到只怕这一下山好比作飞蛾投火自这其死
费可因　说里一棱浅前话　众人闻听把头低
了々主刺尽宝意　又听头人把话提　讓三位

李钦娄兵全都去　大概只有五千人　深州现有兵十万
保守县国并城池　手下的　千员战将能敌阵
当背地叫朴草失　还有伍辛飞天豹　此人飞马甚王奇
如若是　抢粮当见伍须後　二响推光灭失机
单扁不成及显犬　打不成来把家失　来崖说
若依贵易不必抢　你必大家往前急　两四厢齐咸々笑
叫声列位细听的　现如今　小弟有了粗主义
不用文兵当对敌　不费吹弓一支箭　包管朴草到手里

赵看这
山中现有车无数　全王了处将车雇　这里正好用心机
精细头目五千了　骡马牲口上多匹　桃选那
去上扮州客快急　假装揽头去领批　烘起大车三千辆
车脚民叉贱々的　见了那　办差之人全应许
支起大倒捞大点　装上粮草山上运　咱这里
费可因说头目假装揽头打起三千辆大车一辆大车三匹牲
口一名娄卒把朴草装上讓有兵藏不过三四百兵那里如
何中用忍然六十万朴草全不能得只少也乍他一半把朴草
赶上山来忍然伍辛前来到了咱们家门口尔或战或守那村
在宅主意剷雍来崖下丢三人闻听心中大喜好说到底是
贤弟比我的真高分咐娄卒快摆筵席先当你四寨主当费功
劳娄卒答应灯对设摆停妥真是肉山酒海四家盗冠一齐归
座一边喝酒一边传令
分金所　灯对摆上酒合内　丁々饮人把酒喝
娄卒斟酒又布菜　来回不住去忙罗　二寨主

如若有 官兵敢送休饶放 叫他了了見閻罗
还有寨主去接应 包管成功把粮得 四头目
齐听了了说得令 立刻下所去忙罗 此上车辆骡马嘶
还都是 平素之间去抢夺 喽卒当备三千乙
车夫携鞭赶着车 手握皮鞭烘牲口 吁嗜〻
一直下山扑梁闲
且不言喽卒扑的喽兵上梁闲而去 且说来座叫精细的喽卒随
后下山沿途打探 又派了五百喽兵是他亲身代领在四熊山

来座望下忙吩附 快传头目有话说 只听下边人答应
四了总镇把头随 口中说 张能专应来参見
还有义秀当孫德 来座举盏来講话 头目留神听我说
快把那 耀马凑上九千乙 当备三千大套车
精细喽卒三千个 每人赶着一辆车 再挑选
能干头目三十个 扮作揽头下山坡 速往深州城一座
催了军粮王梁闲 赶到了 四熊山下進山口
有人埋伏抢又夺 在要五百喽卒去 埋伏藏在大莽坡

的东山口内密松林大柳山坡一代埋伏等着劫粮草不提且说
山中三十名的头目扮作揽头的模样代领三千辆大车往前
正是真是不巧不成书 这头当見了深州那些〻办差的官兵正
往个处雇觅车辆一台头着見这些〻大车一个〻忙喜欢喜忙
把揽头呼住 盖向揽头说我们是打魏同安料的车而来要上
起國去的中人闻听何不先雇给梁闲运〻料草
总而言 催下大车三十辆 一日脚价六〻银
本处要当备二千辆 先装上事运芒盖 来回脚

言明六天送一盏 六十多车粮一齐完 公防报与罗天豹
伍辛柳盖都喜欢 梁会王 派兵二百官二位
运友周永当雷先 伍辛柳盖深州往 运完料草在回还
且说那 人大车上料合草 赶车喽卒手握鞭
运官兵丁贵在后 大车走動一溜烟 出离了
梁国深州城一座 上了大路扑正南 共外大名府台介
那知必过四熊山 三千辆 三套大车数里远
民车二千手加边 一早走到天掛午 百十里（连程）倾刺向

来到了 四熊高山东山口 头目个〻不迟延
吹的哨子连声响 赶车后面近山湾 后边的
民车不知有共多 眼打傍罗接大边 走了来里将山近
只听得 嘡〻同罗响连天 松林路上人无数
呐喊如雷望上窜 了〻轮刀将人砍 枪又抗棒吐炎寒
车揽头 一同车夫说不好 撂下车辆跑过去
来座纵头说声抢 民夫一見赤放滩 只听得
喽赤吃又一阵响 民夫了〻丧黄泉 运官一見真慌了

二百官兵打马回 不敢交锋打死伏 一齐逃上生死闺
运一回回去报信 准备着忠孝王冷霸之下丧黄泉

正是王其不意攻其不备正走的好々呢的嘡一棒羅鳴打樹松子里边山坡兒的后面瘋王丁四百多人一个々手里都有兵刃你說是旗的呢又一躺不怕人不算多兵里面売赶车的五千呢还有二伯兵呀好誰知遇赶车得是二壮根秘老驾他先架不住咧搭下了車跑了二大王來座車铁消妻兵連抢代衆先把民車抢了去了衆的民夫不少其余的是迸的迸溜的溜及了運友二百名兵一貝迸了勞派不小不敢迸頭头残代箭首兵一奇迸王了山口跑了三四里把迸才把馬勒住了篇

不止后頭的粮兵过才緩々綫々赶到了查了查好一个兒没死二人商量十萬料草一失其罪不小同勇说路出去咧只可以回深州見忠孝王报信叫他那主义不咧搭望他奈不了咱们害先然頭二人商义已定代领了兵丁往回里所走赶天有初古之后叫開了城门進了城分付兵丁个归本隊二人不敢進朝也不敢回家直奔了金亭驸府来报信

押料的　二人近了金亭驸　迈步慌忙上驸府

氣喘吁々忙跪倒　千岁王下叫几声　我二人

押運料草个十萬　五千車糊奔逛程　走字四怒山一座

赤凡顏內有賊人　尽把卯　料草車糊抢了去

赶車民夫丧残生　攙頭跑的无宗影　二人败阵回近芒

无柰何　金亭驸中来报信　王个千方好旋纤

伍章听罢一夕话　滚々爬边冒火星　则見他

哎約一声氣死我　此事应当了不成　向言不把引的罵

东刮的贼人那个卢　饶贼你　末浩抢料打听我

先个不是消油灯　抢我一石赔十石　粗末换细我才应

打發人　送大营來不算賬　剝皮抽筋挖眼睛

老虎嘴里奪脆骨　太岁頭上惹灾星　莫非是

三个胳代六支手　十二重樓天外生　喝令兩边拾色裹

与备民舵拉主意　我々定　我到四熊去几夜

我与攙戒征一征　忠孝王下上有氣　东平王

口呼仁兄請听的

东平王柳盖用手相搁等一声兄長我想那抢料的盗匪無非是北饿急了的草寇多大本欲何以兄仁前去代小弟当先色

管走去将来叫他送还了料草颗粒不能短少忠孝王闻听说贤弟那里知道现如今千軍万馬等奏料草甚緊劳兄我去不來早刷去将贼我也放心不下柳盖说是要去今日夜晚如何去得第至五古赶到四熊山可以天亮将当推人頭量伍車点頭脈望運官说你二人不必四去明日还叫你引路二人答應此处劳斯到了次日五古

忠孝王　心中有事起的早　飽飡战飯把衣更

披掛以必将身欠　脉望柳盖把弟称　我走后

你在必館有料草　急催車輛到消乎　柳盖答应说知道

仁兄不必你丁要　飛天豹　提抢上馬要緊束

卒領家将二百名　運官伺候来引路　出了金亭駙館中

来至了　深州东门城開放　一齊打馬旧出城

運官引路頭里走　伍章营中崔走危　二伯名

家将个々催战马　加鞭软辔快如凡　一直不住望处去

受林高山名四熊　一个々　马快人急走的紧

望見青山叠翠平　運官馬上忙回話　前边旧乎四熊寨

忠孝王 耳听雀马近山口 勒住白龙看分明
山高多丈冲霄汗 怪领敌兵远必空 又则见
林中雀鸟喳喳叫 山坡狐兔乱奔腾 瀑滚山泉流绿水
怪涧斜路狱木价 并不見 各旅京商人来往
那有樵夫为牧童 四熊山中真凶险 才有那
剪径强人逞英雄
忠孝王有基心中反想此山凶险怪不得有强人在此啸聚一
回头叫声運宦当你五十名家将一同近山探路運宦荅应代

领家将前去探路去不多时转来回话说乞上千岁小哎当掌
家去到山内看見了一座寨堡栅栏里边尽是喽卒把守报当
王驾定夺忠孝王闻听把舵登后一握伸出当先带家将紧紧
跟着赤滴滴扒拉拉闻近了山内不多一时来至盘道以下勒
住坐骑分付家将頭目上前去这般如此叫出强人前来荅话
家将耸听口中荅应
这家将 耳听吩咐说言道 一硫征驹把馬催
来至寨堡离不远 单代然江用目观 瞧了瞧

寨堡栅栏树杈垒 雨皮石砌四周围 上边明明安炮口
拴刀剑戟放光辉 还有那 京旂招展分五色
里边喽卒有威风 家将用刀郭前指 一声喊叫似春雷
喊一声 喽卒近去快通报 告诉你家那山贼
昨日抢的牛合草 不寧平常少縱為 本是那
忠孝王下往（卅洋）解 惠王差人不敢違 尔等不知不尝罪
送还牛草把罪陪 如若是 痴迷不悟講煤填
刀刀斩尽这彩贼 喽卒听見这些话 急忙离身飛似梭

来至了 分金所上双膝跪 气喘吁吁把话回
口尊寨主不好了 官兵一队把山围 忠孝王
弄的前来要料草 寨外立刻把马勒 刷雍听見喽卒话
连忙放下大酒盅 眼望有 三家盗寇呼兄弟
伍辛前来找事非 正要寻他将仇报 令该是
叫我成功灭忠贼
大盗冠刷雍分付快抬色果等我下山捉拿狗子为我父报仇
费可用用上相谢说仁兄你先别忙他就找了来还跑的了他

历听我把话说明在去交战刷雍风听说安弟待讲四寨主说
列位我想伍辛舵马无敌真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在松棚金牧
义力压五国的营盘马跳营愁涧是那了不知谁人不晓仁兄
这一出去只怕不能取勝况且他与大家都有仇恨小弟打昨
日抢朴我旧意到了伍辛不来是他的造化今日既来是更好
给他了金瓦来勤弹无竟按弟兵常死不知才好
费可用 坐上说把一身话 刷雍来座向一声
两句俗言怎应满 安弟急速快言明 可用说

仁兄素日为高准 百步川杨不肯空 小弟向你埋伏去
只代喽卒四下兵 先打那 赤凡敌后过山去
然耳满内树林中 箭箭埋伏我嘹哨 伍辛来时前下抗
来寨主 一同下見将山下 平钦喽卒壮威风
临阵当先去交战 急勇努力比雌雄 如若是
二位兄長得了勝 大家报仇也有功 尚或东过不飛天驹
谁敌该阵奔走凡 谁到那 然耳满中树林内
仁兄树后引身形 对准伍辛咽喉上 一箭叫他丧此冥

叫娄卒　尸首抬道山寨内　擠心下肺祭亡灵
弟兄供了將仇报　有了功劳又有名　第二件
十万軍朴浔的稳　晋叫梁国觀国京　费的可侃罢一夕话
三人闻听寿气生　说有话　四条盗匙齐扳扑
戎压结束忘消亭　制雍忙把刀弓配　擠上撒代二人行
卒领有　发下娄兵人の了　出了多贼聚义厅
一斉把过专尾钦　然耳湾内探藏形　设下了
埋伏制雍引树后　草寻焦兄小耗垦　下飛彪当成米屋

二人代领五百兵　抠旂呐喊望外闯　只听大炮响咕咚
盗匙这一塌山下　下面的熊耳湾伍辛中齋袁出吴

正是路遥狭道难回碎前世冤家今日逢这两句比诺说的就是蒯雍袁雇下飛彪貴如用他们四个烦成定计要害伍辛且说袁雇当下飛彪戎執已毕了提兵刃上馬卒領五百娄辛出了大寨堡子上只德得咕咚々　々三声大炮哧喋々寨门大開打一对苗如飛虎旂后边的娄兵咏々代喊律順有盗道壮下山来且说飛天豹正在山下等候听見炮响就之道是对頭的盗匙前来连忙一代白龙馬退至有凡齋之地揀了一块平坦之处為的是好動手厮杀这才睁睛望对面观看則見一前一后

有两个盗匙迎頭的这双个人好一对鲜明介胄甚見浮有贊為
八角金盔似婴武黄金甲掛龙鳞補大刀征袍染猩々莜心正
齊竟霞光吐獅蛮宝代束狼夫絆甲絲絲搏九股代灼弓湾
力無穷手中器捏鑿山劈晃吾宝齋制中戥打挪剛边二尺
五叮当架左手中擎似泼馬是如欢席面如黄靛赤髮虬身
高恃大如恶虎龙如凶神下天曹不亚恶曜如斗府
他本是　来反豹的坟前子　四熊上山聚娄兵
贼人自古生贼子　一辈鸡尿一辈啦　忠孝王

着罢又睄那一个　戎庄紮束也鲜明　赤同板言盔一顶
左右双捧雉尾令　目上川　賞子連环赤同惰
銅咸密々丁同釘　蛋黄征衣花千刹　絆甲戎绳九古換
又見他　前后双面户心竟　肷中紮束代磨瓔
打將同錘金道擊　誅單宝劍鞘中戥　飛魚袋
湾冯披把牛角面　手中前捏鬼刀同　黄騘馬背插金鞍
虎頭戮鞭把鐙登　手使有　一条同棍沉又重
鴨卵粗細亮光明　身高八尺多広壮　惊元勝大两頭亭

生成的　面如姜黄眉直竖　一部黄滿海下生
眼前同铃鼻高聳　巨口一張令人京　他本是
正国下庄坟前后　喘服高山有大名　因当子齋有仇恨
下山前来賭闹争　則見他　撒放征駒焙軍隊
那一个　左边勒住馬潭的　伍辛看把一盗匙
他这里舌挑春雷喊声喝
忠孝王看罢了二人一声叱咤吵盗匙火往前伸馬有你家千
岁爷在此久等多將根你的名来下飛彪听見有人招呼槐絨

江秋住坐李丽神堂对面观着悲見得有讃状征
顶上艮盔素婴甑分朱相欠敌光豪烂艮鍏甲鱼鳞叫蜀錦
圍花素緞袍美玉羊指無價宝户心宝竟放光豪边挑艮龙
専打将昆吾劍羽吹毛小鞘满弓十五力潔有箭揷凤凰
毛生下一匹登山玉手使梨花槍一茶好汗馬称飛天豹他
本是小耗星宦下天霄
但只見　頂门杀气高十丈　馬前威凡百贵令
月朗眉青面如玉　五猾威湏黑染成　則見他

渾身上下一抹煮　玉琢粉塗一兼同　不亞哪吒重出世
尤如太子炳令公　卞飛帅　着把五辛協攜講
用棍一指喊一声　你要向我名合姓　牢坐雕安子細听
我本是　打虎下莊梁生子　大王名唤卞飛龙
莫非你是飛天豹　伍辛狗子是你名　忠孝王
闻听威笑说然也　既知王驾快投诚　為何你把良草抢
想你不知可寬容　依我说　趁早送来交还我
免得王下把气生　再道半丁说不字　馬走搶横把命坑

將你的　寓菓揭破平山寨　大小强城来了精
飛龙听说哈々笑　叫声冤家你听叱　告訴你
代王与你有仇恨　冤家挟路又相逢　久矣我你将仇报
想不到　你上深州一座城　这旧是
天網恢々悚不漏　循环报应有苍穷　索性全都说与你
伍辛耶　叫你死后也心服
卞飛龙说伍辛我索性告诉你叫你知道；；這山是四位寨
主大寨主是姓蒯名莊人称振上王耶是衛国蒯清之子二寨

主人称威山王乃是來度豹之子名唤東座你躺现在门旃之
下略俾的旧是三大王就是吾人称立山王四寨主人称閻山
王乃是楚国的費無忌之姪名叫费可用巧别我们这四个寨
人都与你父有仇听見是你的粮草你白想々焉有不抢之理
告訴你罢抢粮是个由頭还要借你的脑代使，忠孝王不听
此话由可听見了这些言词不由得氣冲两脇
忠孝王　听見准人一夕话　不由忠氣冒眉尖
哎呀一声氣杀我　燥人万恶胆包天　这些々了

强人担敢将粮抢　狼言大话太无端　我先将你用槍挑
然后在掌牢山顽　说前话　双腿克闹白龙馬
手拈神槍刺前胸　卞飛龙用同架棍　哈哨一声把馬圈
两个人　话不投几蓄了臉　要战虎吠与龙雉
同棍只打天昊盖　招架不住梁黄泉　只听得
棍打抢迎叮当响　槍扎棍架吐光寒　一个失粮来補盗
一个抢良来报冤　这一了　神飛战扦龙摆尾
门路純熟要佔先　槍々不离至命处　战馬白龙劳又欺

那一了　熟同棍打金光滚　頭顶脑代出前肩
黄標尘李宗尾欠　人声喊叫振天関　双个人
江坊大战十几温　忠恼五辛連魁元　連一个山題奈不过
如何领将掌兵權　忠孝王　一声（叱吒）把槍法便
一拈占抒舞槍尖　大喝毛贼休要走　使了个
乌龙入洞刺胸前
下个的一棍打来伍辛並不召架将馬一踏卞飛龙的一棍打
空使的往前一栽吳広不肯容情使了个乌龙入洞的架式喝

声有飛龙躲内不及只听得咘好利害怎見得
乾坤真丁少　世间果然希　老君炉中煉　折磨盖是奇
摩擱太行山顶石　港于黄河九曲溪　上阵不战圣世界
有鉈一根血腥霜
忠孝王一鉈把丁立山王下飛龙挑当馬下你说把一个畧阵
的威山王末產气冲两肋一伏身催开似沙鳥望上所闯
威山王　末產催馬高声喊　大骂伍辛了不成
你今鉈挑三寨主　我当你　雪上加霜加一層

馬临且近掄槊打　盖顶搂頭下绝情　五辛心知是末產
刃膀勁勁把鉈舞　急忙忙　战杆抬架衣襟湖
只听咯叮响一声　手拍長鉈刺來產　山王用刑把鉈逆
忠孝王　二馬一冲壮过去　肯旋坐宇两相争
只听兵刃丁当响　大战龙潭庙穴中　一个是
翊打天罡与脳后　怒怒只听响飞声　一个良鉈多变化
不离两肋当前胸　忠不言　二人杀勾十数遭
怨恼恼几小耗星　更改门路要取券　末產馬上猜吃京

住不得　狗子天下将名响　果然鉈法门路持
不入趣此败了阵　催咲伍心入牢龙　威山王
馬上想罢主义定　须打一翔旋支龙　大撒征它朝下败
竟扑來拳跑似兄　忠孝王　一見不由冲冲怒
大骂成種了不成　末时与我喝激口　敗阵尤如兎不驚
说有话　催動白龙背後赶　威些吆喝喊的凶
末產过了青虎欲　熊耳湾在只尺中　威山王
催馬跑进松林内　京動贼人名荆雍　走獸壶中忙拔箭

飛鳥袋内取雕弓　一根朱竹搭上扣　伏伏浅污定雕弓
前拳一挺撒后手　对准了　忠孝王下下绝情
只听刷的一声响　咻唠吧哒伍辛的胭喉中了刁鋼

真正明鉈容易躲拔箭最难防一声响亮正中了三刃台伍辛
（哎吖）斛斗的跟猫跌下了坐騎來產一見滿心欢喜旋回坐騎
要事動手后边的二個家将看的附内齐说不好以代了一声
喊催開坐騎赶至跟前人人尽都是贯战能征的好汗敢勇争
先的豪杰齐声断喝吆山贼休得撒也一个个乱举刀鉈齐末
動于末產一見竟有势派凶恶不敢交兄一同振山王荆雍剑
山王黄可用代领四名喽卒打后边回上而去不提且说軍家
将一齐下馬把忠孝王扶将起來大家留神仔细只見一支刁鋼

正中了咽喉哽嗓解血淋漓溅淌了甲一点气不没了一个个
下的驚跡不止赵有尸首末根先把白龙馬拉住两边的家将
打尸首抬起末抽在了馬上六七个人左右扶定两个人抬着
良鉈一同解运官周秀青先出了四熊山的东山口運官说列
在左后保有尸首他们先进深卅送信家将点头也不提报信
保尸的軍人先表荆雍末產黄可用三人盗寇
且说那　荆雍末產黄可用　三人得券将山林
來至寨外下坐騎　分賍亭上一私身　忙了时

山下要兵撤了隊　各自把守寨頭門　三寨主的（尸首挑近泰）
三人一見尽〻傷心　無非是　破木的棺忙游殮
埋埜山前不必云　荊雍分付擺筵宴　大家公賀引杯巡
衆賊人　開怀暢引說又笑　可因挙怀把話云
可惜死了三寨主　可樂爵射名五辛　明日起
大家倫流守山口　怕有楚兵到來焰　差伐細作下山採
若有動京好留神　如若是　梁兵楚兵若來到
不必交兵怕傷人　固守高山不見陣　大得便宜又省心

振山王　荊雍代咲連忙向　実弟必須破玩真
貴城有語呼二位　細忻其中旧孔周　頭一件
上高路險可以守　洞澗崎嶇可擋人　二件良阜足句用
耗上丁　一年半載不貴神　可因玩把一夕話
荊永來産面含春　不言焌城有准具　急回來
在表回城報信人
且說押運官荏馬先近了深州來至金亭館驛的門前下馬望
程飛跑一見了東平王口中說乞上千岁不得了忠孝王前去

上四熊山要糧与山成交戰擋挑了一丁來就了一丁忠孝王
丁旗后趨赶候中了賊人掀罰灯將氣斷身亡我等急忙擋回
了尸首如今現在中途特來報知千岁柳盖聞听哧了一跳分
付程馬忙〻上了坐騎出了金亭館离了深州梁國催趲坐騎
走了約有十數余里遠見了二百家將保駕着忠孝（王）死尸在
馬上東平王一見連忙滚安下馬
東平王　慌忙跳跑上戲下　急〻忙〻跑上前
伸手拉（主）叫兄長　叫你十声九不应　返郊盖

肴〻非甲鮮血染　哽噪咽喉被罰川　英雄一見刀割胆
滔〻疼淚似湧泉　則見他　手拉嚼环双腳跳
仁兄叫得口舌干　只為父仇來吊孝　代越平吳大振寬
武圣人　帶炮分兵沙江渡　休的怯典破船閃
繞道攻陳來至此　兵缺糧草受艱難　咱二人
深州良國借糧草　又与焌城搶上山　一怒仁兄拎盜叩
催之衆罰衆黃彪　早知到　仁兄出去遭此難
金亭館內我横瀾　大江大浪全走適　死水沿滿當了船

前一日　弟兄同來借糧草　如今盛下我孤單
兄長一死坑了我　有何面目歸淮南　頭一件
見了莊王怎啟奏　叫我怎好对宰宮　二來難見孫吾子
他要向我怎答言　第二件　四老怎見其叔父
江東軍将与年残　柳盖哭得如泣辭　但只見
運官家丁走上前
運官与家將在三解劝東平王這才不哭（咧）止淚停悲他無柰
〻何緊〻張定一齊往回里所走早有梁忠王在朝中聞知此〻

信平領合朝文武接出了城外一同近了深州旧有〻平几的
百姓紛〻談論都說当年忠（正）那補在深州染过病春公杲身
接近城來后來請的那醫扁鵲治好了那補遇見團國伐兵困
城要定了子胥了应那補一怒代病出城活捉了荊蹟這才來
退了人馬今（日）忠孝（王）中爵身王梁忠王又是亲身接近城來
可見得他父子二人的威勢能動天下的倩慶王罵
且不言　深州百姓閑談論　再罢忠王那一那
抬着尸首將城近　送至金亭驛館中　忙傳旨

尸首停在上廳上　委派礼工二部官　總理丧仪速预备
打造棺木搭芦棚　急速去　侍旨僧道将经念
超度亡魂好脱生　收日派家亲身奈　惠王传旨进殿中
又叫那　五营軍门挑人马　五千兒郎将阅兵
大将四員領人馬　去上四然把山平　教军场
挑选完必起身走　军门领旨不消停　深州梁国尼一阵
又办丧事又挑兵　且不言　惠王城中一切事
先把天仙收一收　自从与呉兵分了手　你往西来我往东
尚了那　两界高山登远路　直北河南大路行
公子孫孫曼老父　王禅王教亲弟兄　師徒（父子）
飢食渴飲灯下道　小行宿夜旅店中　一路之上打听信
退赴淮南楚国兵　那一日　走至大路同台界
看見远远下連营　京祈招展書楚字　武子了
师徒父子到軍营
这一日到了同台的交界远远的看見安有一座大营看了看
正是淮南的兵马师徒四了到了元门早有人看見了振与軍
将出营迎楸近了中軍大帐武子归坐更将家兒以必天仙旧
向為何不見忠孝王与东平王二人今在何处龙虎焦王休欣
说祖师在上只因人马缺欠粮草他弟兄二人代领有家将前
往深州梁國前去借粮一去数日至今上為回转五子耳听心
中日有点子不喜欢叫一声軍将我想忠孝王行事一点主意
全无望那里借不得粮草
孫武子　坐上有信叫中将　大家前神子細听
别处可借粮合草　為何去上深州城　言未知

伍姓父子下兒及　犯了深州有难星　当年的排将兵皆
深州梁病险丧生　若不亏　芦医扁鹊来治好
不然难保命残生　小将又往深州去　定然有祸要遭凶
必须我　山人亲身走一遭　有、预实假真情
说有望下忙传令　盖大将军你是听　大营中
交与将军你掌管　小心看守大軍营　盖左答应说得令
祖师不必细叮嘱　武子了　叫声焦燕同我去
师徒急去莫消停　说有下了中軍帐　一齊搬兵上走龙
龙虎王　休欣上与緊根定　又有禅教二弟兄
出了元营离大寨　直北深州一座城　皆因为
算定伍卑必有难　兄弟昼夜奔途程　此去抄禄如飛快
到了梁国見都城　武子了　近成忙把门官问
打听孝王吉共凶　门官就知楚营将　现在金亭館驿中
孫吾子　打马加鞭朝前走　金亭不远面前存
来至门外抬头看　狸边忙乱正搭棚　但只見
引魂搭在门左挑　木匠坐材斧子声　又听里面悲声惨
一片哀声振耳鸣　武子一見说不好　軍人有忙京又京
这一進館不大累　孫武子煉丹答救美英広

時才话表武圣人代領王祥王教焦休欣近了深州来至金亭
館外一看里面搭棚（吃）木匠搕打宫材武子老（丫）下门一跳連
忙棄騎往里所走重人肯后跟有武子来至陽所只見那正中
向亭有一張木床上边亭有一丫死尸那盖在那里哭（吃）武子
看（必旧）知道是伍辛死了迈步標袍緊走几步来至一看不是
伍辛是谁慌忙（旧）向挪盖忠孝王是得的甚座病多咱死的老
丫看見了圣人泪流满面跪倒坐埃口尊祖师老丫忠孝王何
曾有病只因来到深州借朴多称梁惠王的美义借朴草六十

万因為車叔短少粮草運送二十万谁是揽粮那是四熊山的强
冦將粮草抢去忠孝王闻知肯后赶至山前就与見来虎豹的
兇子名叫朱崖不起来了谁知成人伴输下败把忠孝王诓近
密松林去早有埋伏藏下了擒人将見長一箭贯咽喉而死了
辛喜平承將抢回了尸首祖师若是遲一步搭木得了（旧）要入殓
趁此未曾入殓老丫还好見他一面

武子丫　听罢柳盖一夕话　不由一陣好伤心
休行二月流痛泪　抱住尸吴大放声　口中说

当初你父不得地　川国遊邦去借兵　引先观中与見我
指很四海平吳広　访専诸　大摆一座魚腸阵
劍刺姬僚一命亡　吴王姑光登龙位　又上杭州去战征
我為他　末湾代楚先平鄭　拒仇争必转江东
后来在赵松棚會　大战五柳在杭城　我為他
害振杭州掌句戏　破成闹斋陈女兵　取安生子吴天忠
五宗遊里進了生　我在那　引仙山上修彷道
修真养性念皇圣　谁知吴王臭了驾　夫差急位掌江洪

谁亡道　越国近了而拖女　起乱吴王行不公
你父諫言惹下禍　挖眼割心翠岽宫　焦休欣
郢州淮南去报信　伍辛吊孝下江东　领将提兵把仇报
捨死亡生苦战征　池州城　与見妖道吖炼典
拼弓领上夜劫营　神射王丫遭乱箭　楚王机
恭帅焦危犯姓名
武子天仙越恩越脩口说逗世我出家人的我為你父子双丫
贵尽了心机恭由机一死之後你吽炼典杀了丫大败弓输兵

败安堂府遭困扰典与你会战拖展莲背折要伤你的性命我
出家人也曾救中苍救后来星遣王祥下山九宫山中四熊姓
将在岳尺闹金有了焦休欣闹兵而回大破炼典雕了安堂之
危遇炼典雷打莲背折吴圣蛊烧领大战惹下了金豪筝要战
请下了四衣妖仙大撲天罗四象阵捉住了王祥黄欽与你我
孫逛才又動了不平之氣
武子丫　思前想后心疼痛　吊拜孫先吽几声
為你一怒將山下　聘请孔雁诗魁星　好容易

破了天罗四象阵　捉拿窮妖女精吴　杀败炼典败逃去
兵至满塘安下营　我為你　冰冻不塘抗州陂
平了越國下江东　郗河常州兵交战　収伏操江专建兄
我為你　双路交兵姑苏取　日拎五龟支鸡精
皆困阳吊把楚国　撒兵救楚韩田营　我為你
吊江闹智掌炼典　雷炮分兵个显能　一怒之间破杀戎
伤害了　一百四十作乱龟　兵过狗关分文马
统道伐陳你领兵　丹界山前战炼典　装仙盒内与灾星

多亏了 岳寿谁宝羞愧面、 答救山人得付生
岳仙代兵去救主 山人追你到大名 谁知你
只为三军缺朴草 来上梁国一座成 儿子犯了父的病
背疾前下丧残生 这武子 哭的怀捺如绦碎
痛你岂兵独眼龙 王禅王教合柳盖 四了人
觉闻痛哭甚伤情
且说梁会王听见武子天仙近了深州连忙排闹万万代钦久
武来至金亭驲钦直至大听一前下了龙驹上前左三的相劝

武子老爷才把泪痕止住连忙与梁忠王施里焦休欣王禅王
教一齐上前参见各按次序归座答应宫献茶々把掐道忠王
起尺口寻国师前有忠孝王来至小邦借朴草我派念共梵君受
过那辅的忠忠亲急借与朴草六十多皆因此处车少先运二
十多送至大营不料被贼人抢去忠孝王一怒赶至四熊山前
送系的帅将毙充贵中按斋而亡其是可伤可叹
梁忠王 说有不住常叹气 也是孝王命里该
小王虔心打棺椰 超度亡魂灵上台 所有的

丧仪与俺才分派 挑下兵马教坊排 小王定要将哥踊
学仗书范把心痛 孙武子 开听摇手说不必
木匠先别坐棺材 一切丧仪暂停止 听我山人讲明白
想当初 我当伍卒异过命 寿活花甲早招排
为何中年将身丧 难道我等不明白 口中说
代我前选在开々 大家也好放心怀 说罢掐指搜求理
按你生辰慢々排 孙武子 掐异一边尊王驾
忠孝王了可脱灾 年逢太岁月白虎 岁君冲犯事应该

幸亏了 天月二德来相救 大概不能赴泉台
武子说罢忙站起 走至尸前手一拍 摸了摸
心口微々有热气 天仙立刻喜逐腮 口说英王将心放
山人能旧将英才 忠王闻听龙心喜 口中说
圣人快些去斋才
梁会王听见孙武子的一片言词龙心大悦连忙站起一弓到
地口中说我孤先替忠孝王致谢救命之恩连忙说英王不广
如此山人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会王闻听望下传旨一一的

丧仪停止传旨设摆素宴先与国师接风此兹藏断并不多叙
梁会王与天仙在大所中欣落连进休欣王禅弟兄都孟此时是
一条圣人分付当斋文方四宝珠砂如笔灯时具以齐备圣人
一边当梁会王饮酒一边先画了一道安魂定魄之符分付王
禅将符贴在孝忠王的丸宫肥肉用帛被盖严 我王大々答应
圣人说英王请回歇去三日后前来看有山人答救小将
梁忠王 开听此话龙心喜 言词五子驾回公
武子率人朝外送 梁王上了辇能行 且不言

深州会王把朝转 武子回归馆驿中 伸手研墨忙枯笔
甫下花笺开药名 写了了 百草方儿拆叠好
叫声王禅你走听 大々闻听往上走 弟子伺候请言明
武子说 此方给你收藏起 立刻出城东南行
看见高山取云岔 照有贴有草的名 必须要
净心揉去一伯叶 花草枝叶要记清 按方炮制炼丹药
要日三更要现成 我这里 立等千万别错误
好旧五年命残生 王禅答应说知道 按过药方往外行

出了那　金亭馆驿将脚搽　脚蹬金光起在空
一直不望别处去　竟朴东西几地行　这王禅
遥光拍展苗神看　惭見高山叠翠屏　收云揽雾朝下落
脚站实地看分明　但只見　峨々万丈冲霄汗
窝々拜云透碧空　山前日暖花不卸　山後堆叠多年兵
此山中　密々杂々松共柏　曲々湾々盖道出
枣々柔々花共草　重々叠々岭尚峰　又则見
峭壁領上藏虎豹　深潭洞下引苍龙　王禅懒观山中景

一心採药煉丹成　又过一山过一岭　来至山后百花峯
大户一見心欢喜　这一株药炼丹吞救这位英雄

列位细想下言明此山乃是山东即墨县所管名叫毛山二名又叫崂山々里边的药草甚多俱说是一百萬兒就是一千样兒都有可要你認得闲言少叙言归正傳且说王大户到了百花峯后睁睛观看只見漫山遍野都是药草那边一攒这边一攒真正是青々翠々红々紫々真是萬紫千红芬芳锦秀王禅一見满心欢喜連忙把药方兒打開了観看按着藥名一件一樁的探取元来是乳天夫草果芝草还魂草还阳草續命草活血草狩魂草萬青叠翠紫覆探接骨竹透骨草舒金筋散甚苗那些草摘着方兒把百草採完又对了一对一萬也是不錯又看后边的炮制的方兒上寫明白煉此丹須在那背阴之處處别見天日遠避阴人鸡犬千萬别令人觀看王禅看必口中不言肚内暗讲这萬的深山曠野並無人来那有鸡犬正好炮製仙丹包管就成说着拿起百草找寻背阴之处来到了山后只見有一座石洞上边鑿着轉魂洞三個大字

鬼谷子　看見三字轉魂洞　不由情喜在心中
洞名稱着多彩异　炮煉仙丹那可成　王大户
想把迈步走进洞　抬頭舉目看分明　一派純阳真正淨
不見太阳在当空　帖把那　百草毛腰放在地
一旁放着物二宗　石頭杵子合搗臼　大户観晴喜气生
腑中说　此处莫非常煉药　搗药炼丹很现成
王禅又把方兒看　此方炮製不清亭　有用那
草根草梢与草叶　有用花蕊並花梃　件々樁々不敢错
仔细苗神專志诚　一百樣　草药花枝煉一處
拌子搗药费長工　手指丹丸粟子大　放在背阴过々風
看了看　搗臼裡边还有药　大户一見捨不仍
伸手又捻一丸药　暗々盘算在心中　見师父
就说炼了一丸子　留下一丸積阴功　倘若在与这萬事
若救别人药现成　鬼谷子　将药炼得风吹透
装在袋内立身形　急忙出了轉魂洞　急忙々
要回深州一座城

王大户藏起一丸丹药動了救人的念頭到后来直到了唐宣时節薛仁贵征东回家在汾水河边用箭射箭把他兒子薛丁

山射死多秀了王祥苍救还阳可就之今日藏下的还丸丹药
也是后张依提丹流现在王古尸出了精魂调脚祭祥光竟回
深州不多时来至梁园收帚摸露藏在金亭館外这步往里所
走见了武子天仙临门说仙丹无有王祥说弟子炼了来了说
着取出以手高擎遞与依子、、老尸接过托在掌上留神现
看只见此精視放光彩果然是一丸百蒙丹药
孫武子 着把佩丹心欢喜 不多一时秉上灯
梁会王尸也来到 打听仙丹已炼成 武子尸

分付快取无根水 要过金杯手内擎 金簪特药分两办
用水调和使鹅翎 孫武子 橐手敷在箭伤处
敷上一層又一層 等至天交二更古 那里仙丹也合濃
不多时 古打三更交半夜 武子分付人秉灯
亲身動手把丹提 金匙副药灌口中 梁会王
一同武子旁边守 二目觀睛不錯睛 一来仙丹真灵验
二来仕辛有救星 百草丹 刚才灌在付中内
呼嚕响不绝声 煉丹炉里當添炭 空王床上有人应

真正是 金公黄婆重見面 婴兒姹女又相逢
左边青龙提元氣 右边白虎長威風 只听得
十二重楼俱个通 三関九竅响連声 渾身上下全活動
拳腿伸腰把眼睁 但只見 撒々出了几口氣
睁開二目看虚实 不用人搀忙爬起 一番身
坐在床上看分明
忠孝王死而復生急忙爬起留神観看只见武子尸連忙跳在
尘埃说祖师老尸提何处而至小孙々追赶贼人至此为何不

見賊影武子老尸所罢点頭三五点長嘆五七声说忠孝王你
还思量追赶强贼我若慢来一步你如今早在棺材里面忠孝
王所見時话心中纳闷说祖师老尸这五句话怎庅解说東平
王一傍说仁兄非道你作黄不成就把上四触山要粮身东镇
嘴箭一命而亡家将抬回尸首在金亭館驸幸与祖师尸前来
用仙丹医治的话诉说了一遍
東平王 说把一往從前话 忠孝王尸心下明
如梦方覺弟多少 方知死去又付生 急忙々

双手跪在尘埃地 叩谢天仙救命情 武子用手樽扶起
呼声孫々你细听 令孫你 五行之中应有救
死而復生是实情 会王一旁心欢喜 至人天尊仙又称
果然是 仙家法力真元妙 灵丹妙药治病症
武子耳听腮含笑 生死所伏老苍劳 还如今
孝王得命还阳世 咱且商议大事情 会王听说尊仙長
有何大事请言明 武子说 只为孝王将粮備
盗寇谁粮事非生 楚宫觀令缺粮草 人馬用度不非轻

吴王你 目下点选短车辆 准备人夫十几名
零星挑運大营内 接済三軍大小兵 梁会王
点頭答应说知道 望下傳旨准民丁 無分晝夜運粮草
送至同台大营中 忽听伍孚開言道 眼望着
武子天仙請其情
忽听得忠孝王開言说着依着小孙々的主议運粮还算小事
明日先要报一箭之仇才好武子说仇也要报粮也要運不必
着急梁王说依国师之言方要说着往下传旨設摆酒宴一桌

与国师酬劳二来与忠孝王押京贺喜答应不敢代慢设摆
荤素酒菜会王相陪饮话此书减断至次日管粮官受旨说头
一拨尔先运了三万粮草俱各起了身第二拨也运三万随后
起身陆续着运至楚邑足够三军所用忠孝王耳听你尊祖师
老卩如今粮草夜以运动了小孙々的一箭之仇也够报了武
耳听微々而笑
孙武子 耳听此话微々笑 叫声孙々师爺
你今岂太得了命 还须准备二日 现如今、新

元帅未足泪保重 等候几日去不迟 武子说把一夕话
万岁无奈点头依 还天仙 往下高声叫柳盖
孙々留神细听知 急速回营调人马 一千人马要正齐
三日后 深州城外安营寨 与俺然山去对敌
好与伍辛将仇报 拿住强人剥了皮 东平王
柳盖答应说知道 告诉众人转身躯 出了金亭上坐骑
离了深州不敢迟 此书中 减断结说休重叙
柳盖带了兵一枝 深州城外安营寨 单表报与武子知

还国师 一同中人伍辛尊 告辞梁王齐上马
君臣送出深州去 会王回阁不必提 单表那
天仙传令拔营寨 三声大炮展门旂 大小三军欢以伟
武子紧在盔龙驹 但只见 刀铃剑戟明又亮
斧钺勾叉摆列齐 东平柳盖领前哨 禅叔弟兄保国师
龙伟王 焦延伍辛在后队 犹如电转快又急
一直不往别处去 竟奔然山对敌去 忠孝王
要报娘贼一箭恨 不辞辛苦把兵提 心急忙忙来的快

四鼓高山在咫尺 武子传令安营寨 咕咚々
三声炮响似雷震 三军听说安营寨 支起中军立门旂
伍辛上帐来请令 奋心要与削痛来虎大对敌

时才话表国师一令中将代领人马来至了四鼓山前东山口
外安营下寨完做竖起中军大帐三军埋锅造饭吞烟会食武
子升帐恭叙军情一夜晚景休题至次日早旦清晨武子升帐
忠孝王上帐请令要近山射敌天仙代咲说孙々二我说你不必
性急为何你不听话你如今要去近山设敌前日的道冠明々
的把你射死今日你又去要战他们一定惊慌不说你五行有
救死而付生只说你神通广大不怕箭射刀伤贼如若胆怯
岂能出来交战伍辛说若依老卩这等说来惧贼不来就不叫

小孙々箭去设敌岂能报那一箭之仇 武子说你且在一边 我
出家人自有诱贼之计 叫一声之救 呢有唯弟子们候老卩武
子说出家人有待影任你的身形随代引火之物架遁光直扑
山后藏在后寨恨魁若是下山追赶迎敌只听山下的炮响为
号你就立刻放火烧他的山寨不得有惧 王二卩口中答应谨
尊老卩的法旨接过影身符下帐而去
王二卩 接过仙符下大帐 借遁光上四鼓山
武子坐上朝下时 休欣柳盖在那迎 只听得

二将下面齐答应　伺候国师有何言　武子代咲闻言道
二人留神记心间　你说是　素律我座休披卦
暗藏兵刃在身边　只说会王将你遣　如此这素对他言
如若是　倘贼中计将山下　软款柔和讲一番
然后動手再交战　必须急勇愚争咱　你记着
山后大赶贼必败　二人不可被他过　生擒活捉别伤命
速去遣令不容宽　催休欣　柳盖二人齐答应
下了中军不迟挨　代领军卒二十个　一齐跨上马刀安

两个人
出了元门离大寨　直扑一坐四然山
近了山口望里走　塞堡不远在眼前　不个人
一齐勒馬留神看　果然景紫不非凡　迎哨偻卒持利刃
把守山口上道边　龙虎王　一仝柳盖将坐季
悦色和容而准欢　来至栅栏离切近　忽听得
把守偻兵把话云
偻卒高声叱咤以二人少往前近有什么话须要言明好放你
们过　准休欣耳听收住了坐季高声呼道列位好汗我等是深

州梁国奉旨会王　所差只因忠孝王佐章前到深州硬来借粮
我们国王怕他的威势无其奈何把尽廒里边粮米正了个精
先带凑了三十多万先運了十萬送至楚营谁知被你家寨主
竟行抢近山中佐章因此不忿前来要粮竟中了锁喉箭一命
归阴他的家将回音去报与信淮南的平将一定领兵前来不
说你家的大王抢粮只说是我家千岁保的巧计
休欣说　楚营万一兴人馬　犊围深州了不得
将寡兵微如何挡　国王忧愁无奈何　差我等

聘请大王将山下　拔刀相助保梁国　无是无非干戈靖
重重答谢报恩德　这偻兵　听此言词说少代
翻身迈步跑如梭　盘道上山近大寨　分赃亭上把头磕
口中说　三位寨主听我禀　就把前言细细说
三家盗冦再此话　贵可用他纪颜拿　忙问道
梁国差官有几个　手下之人多不多　偻卒说差官两个
素体我座话语和　手下的　家将不过二十个
人人手内少兵刃　山口外扑有人馬　至多一半了不得

中盗冦　耳听偻卒一夕话　不由胸内起嗔拿
素座性急开言道　眼望蒯雍叫大哥　梁会王
既然差人把咱请　差官两个人不多　為何山外安营寨
其中只怕有蹊跷　贵可用　一傍盗头说不错
咱们休要入网罗　非是谁害宝们计　為的是
要猜仕卒拼死活
报山王蒯雍耳听刘山王贵可用之言哈哈大笑说二位贤弟
此言差矣若是楚国的兵将前来报仇至少也代个三萬五萬

的人馬為什么代領十數多人耳且差官只有两个俱是素体
我粧身上並無披掛要是淮南的将官人人頗敵貫戰个个武
又高燋放着正大光明不来要战為何又下这些话推辞四寨
主不必怀疑我与二寨主一同下山亲自看看或真或假然后
在作量又贵可用耳听摇头说二位兄长豈不知淮南的人鬼
计多端只可謹守山寨千萬不可轻举妄動
劉山王　满面含春呼二位　仁兄在上请听真
既在山寨安营寨　小弟定不放懼心　依我说

紧守高山不必動 倭兵小心要留神 蒯雍耳听双眉皱
口称兄弟你听真 就让是 郢州人馬何足惧
至多不过一千人 咱们这裡多少兵 倭卒猛勇谁不晓
总去是 楚国兵将能征战 一人能敌多少人
豺狼岂能敌中人 何必害怕与担京 既去是
二位兄弟心中惧 为兄出去下山林 来在口内尊众長
既要看看可留神 说着话 分付左右把披卦
与俺倭兵打伏軍 二人戎粧忙介胄 胄盔貫甲窝征裙

双个人 披卦亭吉将身欠 眼望可用把弟尊
暫且失陪四寨主 小心仔细别動身 费可用
口中答应说知道 二位仁兄请放心 蒯雍来在往外走
手提兵刃上其心 出了分脏亭一座 大寨外
倭卒三千似玉神
振山王蒯雍提又上馬威山王来在手提枣核槊上了班豹馬
代领三千倭卒来至了寨堡兵听上边吩咐、々々三声炮响京
天闹々々寨堡的栅栏只听得嘡々同罗振耳倭兵呐喊揚威

顺着齿道往下直贯焦休欣柳盖二人正在等候忽听见炮响
罗鸣只见打山上有无数的倭兵振擁自双个山王如飞似箭
相离不远留神观看这双个盗寇怎生打扮左边的頭代八角
金盔身披黄金甲内襯大红花坐下红沙馬手使枣核槊生的
靛脸硃眉獠牙巨口身高九尺不亚如瘟神降世焦柳二人看
罢方素座又睛蒯雍是怎生打扮
龙虎王 一个柳盖留神看 右边山王有威风
镔铁頭盔红抹額 乌油铠甲锁玲珑 内襯着

皂缎扎巾花绣幪 朕中紫槊代麻披 護心是卦如明月
勒甲丝绦九股撑 孤鱼代 铁胎弓湾牛角面
紫缎袿卦丹頭停 胡中插满刀剑戟 射雁川揚不脱空
竹節鞭 犹如铁塔安停卦 未人宝剑造七星
虎頭靴挑釤鉄登 坐下馬騅似墨花 手使着
三股刚又重九々 上陣冲年常立功 身高八尺多太壮
腰元背后丹頭停 生成的 掃帚眉襯对凿眼
青筋暴暴肉横生 烟熏太岁差多少 火燒金刚一般同

焦休欣 看罢馬上陪笑臉 怀抱它牛同一声
口尊大王多京動 不知貴姓与高名 双个人
耳听勒馬瞧对面 素体戎庄武将形 当先一人年少老
扎巾袄袖一身青 面如锅底一支眼 惨白胡须肃打松
手擎着 它牛佬鹭鸟獬豸 虽太年迈有威风
睛拙张目看那个 形容打扮不相仝 但只见
大红扎巾红袄袖 膝鍪盔代是红绒 赤發红須蓝靛臉
巨口獠牙唇外生 坐下一匹班豹馬 钺盔叉手内擎

振山王 蒯雍看罢双眉将 高声叱咤似雷鸣
梁国差官来到此 快把你的名姓通 二人这一名姓通
准備着四盤山的首魁活着万不能

且說盜魁看罢了二人高声便问說你們兩个就是梁国的差
官庅庀帰主滿腔語咲說小將二人就是梁国差了来的蒯雍
說既是梁王所差非道說就不認得保家寨主庅告訴你我乃
衛国的御弟王二尸蒯瞶之子名叫蒯雍只因与衛国不睦所
以情聚四熊山一仝来皮豹々后名叫朱彦招兵買馬聚草屯
粮你們叫什庅名字庀帰主听見问他的名字信口胡謅說小
將叫老朱硬蒯雍又问那一个曉东平王附內說係叔父他說
了一个老朱硬我可說一个什庅名字岀有々說寨主若问在
下庅名峡少更俠蒯雍耳听說这就是洪柱我州百姓家上展
个姓邵的兄見过姓老的一个是老朱硬一个是少更俠蒯雍
說你兩个前来邀請你大王上深州拔刀相助果然是真庅庀
帰主馬上弓身說正是泥盜魁說我且问你既求前来邀請我
們又不是打伏冲拳為什庅你二人部代着兵又領着上千人
馬在山外安營这是什庅原故怏々言語
住休欣 耳听馬上呼寨主 泊神听我倩分明
二人身边代兵器 防備帰豹与粮出 若說是
代領人馬这些人 有个元故在其中 大王若肯拔力助
所為来回把信通 一路上 棃民百姓必瞞着
前呼後擁威風 蒯雍听罢心中想 真假虛实辨不清
頭一件 二人生的多異相 不相深州架下卿
二来名姓就古怪 千万别乐计牢庄 不如我
当面推辞这件事 免劳后悔是实情 咲人想罢高声叫
兩个差官仔細听 拜会王 未曾請我該思想
休辜死在當下坑 淮南乐将与人馬 报仇必存此山中

一定是 尋找我們調動手 豈能冲犯深州城
我等差去拔刀助 累下山寨了不成 衛走是
淮南人馬若来到 却叫淮去拮敵兵 虎了梁国难雇巴
根本一失落咲声 豈不是 外赶豺狼内失虎
后到自己惹討是 你等依我快回去 多々的
拜上梁王根知情
蒯雍說尔等快些回去多々拜上梁王淮南的人馬不犯正州
就罷如若是来犯深州𡘋不用邀請打發个人来送一个信我
們必去拔力相助住休欣听罷才要開言東平王說了話別叫
一声蒯雍你既次前擾后吃看碗裡看着碗裡这樣推托你前
日拾的那粮那是我們深州的既然前的粮后怕帰不肯拔力
相助把粮来賊羨兒还来我們回去也好交旨咲人耳听此話
不由得冲々大怒吹哟好兩个狗男女既未前来邀請我們為
什庅又提起粮米来了别要走我来取你
振山王 馬上耳听冲々怒 双眉緊皺乍刚須
手揮刑又望上闯 一頂征雲它快又急 馬臨近
照準柳蓋分心刺 柳蓋招架用刀劈 嗆啷一声架过去
二人盤旋馬征駒 这正是 行說好話沓了臉
話錯言差大对敵 这个手掄飛盧刀 刷砍劈朵快又急
那一个 三股刚叉扎代刺 招架不住喪溝渠
班豹馬跑如閃電 烏鐵駒走似梭貌 一个是
紅山叔宝庅王子 淮南楚国將英豪 一个衛国蒯瞶后
振山王尸首稱尊 这一个 又刺前心与双肋
那个飛盧砍又劈 刀来又去寒光匝 又去刀近大烦飛

威山王　秦虔一見怀妬恼　在鬧坐下班豹馬
手掄金釘棗穰槊　那助剐雍共相持　住休欣
口中大罵傻山寇　挡住秦虔大对敵　它牛鈴挡釘々槊
各逞英雄用心机　四个人　刀鈴又槊叮噹响
火星乱迸叶虹电　与战莲桓分懦弱　且把那
挂々指事一倦卒
不言山下的四个人动手　且說指事的倦卒飛奔上山报与了
劍山王賚可用々々　寨听说那们捆不叫他们去偏々要尚

去这不是与人家打々仗々应我不下山显得元有用友的义
义氣分付看我披掛賚可用立刻戎庄已必下了分賍亭手提
方天戟上馬出了寨门下了益道一搬頭往江坊一看只見前
雍占一个南陋的徒力的断来秦虔与一員老将文战朱得往
天震了红日無光难分勝敗且不言四熊山交战之事單說武
子爷打發二人去后也々付々分付
武子爷　坐上往下忙分付　王禅留神仔细听
跟随賚通將山道　看着他们好立功　鬼谷子

一个天仙將身欠　师往上馬不消停　佐辛一見心焦皂
蹄々随后也出營　孙武子　来至元门忙傳令
炮响揚威吶喊声　三軍尊令不代慢　炮手連忙統火绳
只听淂　京天動地連珠炮　只听吶喊振天庭
武子师徒將山近　兵丁身后代鈴行　他只見
佳燕柳盖来交战　惱存弱死聆掄营　又个道魁多英勇
又槊相交貫戰征　忽然间　又来一个傻山寇
穿白爱素白袍　手使画杆方天戟　邦助二賊大交鋒

武子爷　一見不由冲々怒　分付王禅快去争
大爷吾夜雀鬧馬　恼怒叱咤似雷鳴　口中喊
无名小輩休撒野　吾来拿你立奇功　可用奋听抬頭看
一位元门往上冲　坐骑白龙手仗劍　劍山王
馬上指呼问一声
這賚山王一声喊叫那一个元门老道快报名来王俘奋听冲
々大怒說好一个山賊那有工夫与你通名道姓劍要送你祖
师爷前来你說着馬往上撞掄元宝劍用朶山王用戟大迎

忙还二人来在一處这且不表主教来至了后寨忽听得外面
炮响人声吶喊就只連忙把大打着取由了硫黄焰硝引火々
物就在山寨之后有一滿草堆宗上放起火来灯材引的暑了
一滿草垛可就着起来了只見黑務滚々烈焰騰々只烧的杠
天通红可就京動了前寨軍卒只見一个々京慌失色望山下
飛跑香来稟报
前寨的　倦卒看見着了火　个々害怕心内焦
一齊下山来稟报　人々吶喊闹吵々　口中说

三位寨主不好了　山后失火甚奇竟　快些归兵去救火
不是山寨一齐烧　三个人　正是動手分懦弱
听見此话発毛京　个々馬上回頭看　烈焰沖空萬丈高
只听得　哔嘣由如爆竹响　黑烟透上九重霄
山賊一見說不好　又乱心神圈馬走　且說那
王禅正战賚可用　留神不住山上睄　忽見红光飛烈焰
就知々爷立功劳　鬼谷子　口中大嚷說不非
大大烧了匡魁案　可用回頭才扭項　劍过無頭朝下刺

唱声着
腔中無血往上冒
一劍杀来貴可用
圈駒打馬要逃走
兩見来產氣冲霄
咸山王
住手一礁色山獻
哧的一声扎后背

只听咣以一声响
死尸栽下成安乔
大十僕兵魂肥消
迷孝王
大唱喉賊那里走
回頭一見误不好
赶上表產拔线毛
刺透連环挑破花

劍过無頭赴阴曹
鬼谷子
前來来產魂师另
睛々近山拔頭看
吾今拿住不拴饒
寬家盖魂快卷逃
唱声着
热血直瘀流扎冒

死尸橫淌魂不在
東平王
大唱惟賊休要跑

前來一見师被肥
柳盖羅駒隨后赶
这员太把前羅拴々

心急又乱要敗逃
伸手揪住勒甲絛
挟过了战安乔

I230.5
4